国学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二八三冊目次

明史三百三十二卷目錄四卷（五）　（清）張廷玉等撰　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　〇〇一

明史三百三十二卷目錄四卷（五）

（清）張廷玉等撰

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敕修

李　鉞子　惠　王　憲

胡世寧子　純　孫　李承勛

王以旂　范　鏓

王邦瑞子正國　鄭　曉

李鉞字虔甫祥符人弘治九年進士除御史巡視中城理河東鹽政歷有聲績正德改元天鳴星變偕同官陳數事論中官李興寧謹苗逵高鳳等罪而請斥尚書李

孟暘都督神英武宗不能用以喪歸劉瑾惡鉞劾其黨假他事罰米五百石輸邊瑾敗起故官出爲鞏昌知府尋遷四川副使巡撫林俊委鉞與副使何珊討敗流賊方四等賜金加俸遷陝西按察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寇入白羊口鉞度宣大有備必窺岢嵐五臺間乃亟畫戰守寇果犯岢嵐鉞與延綏援將安國杭雄敗之加俸一級尋討平內寇武廷章等召入理院事世宗即位歷兵部左右侍郎出總制陝西三邊軍務鉞長軍旅料敵多中初至固原寇入犯援兵未集鉞下令大開諸營門晝夜不閉寇疑有備未敢逼乃礮擊之寇引去以

其間增築墩堡謹烽堠廣儲蓄選壯勇爲備未幾寇復深入平涼邠州鉞令遊擊時陳周尚文等分伏要害遏其歸斬獲多鉞策寇失利必東犯延綏檄諸將設伏待寇果至又敗去已而言官論邠州失事罪請罷總兵官劉淮巡撫王翊等並及鉞詔奪淮職責鉞圖後效鉞自劾乞休不許盜楊錦等剽延綏殺指揮翟相鉞討禽之嘉靖二年以塞上無警召還給事中劉世揚請留鉞陝西而久任諸邊巡撫帝卒召鉞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入掌都察院事四年代金獻民爲兵部尚書兼督團營中官刁永等多所陳乞帝皆許之又錄

司禮扶安家八人官錦衣南京守備己三人復命卜春添注以徃御馬監閻洪因軍政請自考騰驤四衞及牧馬所官鉞累疏力爭帝皆不納至責以抗旨令對狀鉞引罪乃罷武定侯郭勛以會武宴列尚書下疏爭之鉞言中府官之有會武宴猶禮部之有恩榮宴也恩榮禮部爲主會武中府爲主故皆列諸尚書之次宴圖可徵不得引團營故事帝竟從勛言錦衣革職百戶李全奏乞復任鉞請治其違旨罪帝不問於是官旗鄭彪等皆援全例以請鉞執奏如初而疏有猿攀狐媚語帝惡之復責對狀奪俸一月鉞既屢諫不用失上意且知爲近

俾所嫉會病遂再疏乞休許馳驛未行卒贈太子少保遣官護喪歸葬久之賜謚恭簡子惠正德十二年進士官行人諫武宗南巡死於廷杖贈監察御史

王憲字維綱東平人弘治三年進士歷知阜平滑二縣召拜御史正德初擢大理寺丞遷右僉都御史清理甘肅屯田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歷鄖陽大同以應州禦寇功廕錦衣世百戶遷戶部右侍郎改撫陝西入爲兵部右侍郎近畿盜起借太監張忠都督朱泰捕之復以功廕錦衣武宗南征命率戶兵工三部郎各一人督理軍儲駕旋以中旨代王瓊爲兵部尚書世宗卽位爲

給事中史道劾罷嘉靖四年廷推鄧廷璋及憲爲三邊總制言官持不可帝竟用憲部將王宰史經連敗寇璽書褒諭吉囊數萬騎渡河從石臼墩深入憲督總兵官鄭卿杭雄趙瑛等分據要害擊之都指揮卜雲斷其歸路寇至青羊嶺大敗去五日四捷斬首三百餘級獲馬駝器仗無算帝大喜加憲太子太保復予一子廕至是凡三廕錦衣世百戶矣中官織花絨於陝憲請罷之又因九廟成請釋還議禮得罪者頗爲士大夫所稱張璁桂萼欲用王瓊爲總制乃改憲南京兵部尚書已入爲左都御史朔州告急廷推憲總督宣大憲不肯行曰我

甫入中臺何見驅亟也給事中夏言趙廷瑞劾憲託疾避難復罷歸未幾帝追念憲召爲兵部尚書小王子入寇條上平戎及諸邊防禦事宜又請立京營分伍操練法諸將不得藉內府供事規避營操帝皆嘉納舊制軍功論叙有生禽斬首當先殿後奇功頭功諸等其後濫冒日多憲定軍功襲替格自永樂至正德酌其輕重大小之差臚析以上詔著之會典爲成式尋兼督團營西番諸國來貢稱王號者百餘人憲與禮臣夏言等請如成化弘治間例答敕止國王一人仍限貢期人數議乃定大同兵變憲初言首亂當誅餘宜散遣而大學士張

孚敬與總督劉源清力主用兵憲乃不敢堅前議源清攻城不能下北寇又內侵請別遣大臣禦北寇已得專攻城憲亦議從其奏論者多尤憲會帝悟大同重鎮不宜破壞乃寢其事亂亦旋定源清竟得罪去居數年憲引年歸卒贈少保謚康毅子汝孝副都御史見丁汝夔傳

胡世寧字汝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性剛直不畏彊禦且知兵除德安推官岐王初就藩從官驕世寧裁之他日復請湖田持不可遷南京刑部主事應詔陳邊備十策復上書極言時政闕失時孝宗已不豫猶領之再

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善時稱南都四君子遷廣
西太平知府太平知州李濬數殺掠吏民世寧密檄龍
英知州趙元瑤禽之思明三州二十七村副總兵康泰偕世寧入思明執其兄弟
三人而泰畏文昌夜遁世寧空城中危甚諸土酋德
世寧發兵援乃得還文昌懼歸所侵地降土官承襲長
吏率要賄不時奏以故諸酋怨叛世寧令生子卽閙府
應世及者年十歲以上朔望謁府父兄有故按籍請官
於朝土官大悅母喪歸服闋赴京道滄州流寇攻城急
世寧卽馳入城晝防守計賊攻七日夜不能拔引去再
知寶慶府岷王及鎮守中官王濶皆嚴憚之遷江西副
使與都御史俞諫晝策禽盜討平王浩八以假城廣昌
南豐新城當是時寧王宸濠驕橫有異志莫敢言世寧
憤甚正德九年三月上疏曰江西之盜勦撫二說相持
臣愚以爲無難決也已撫者不誅再叛者毋赦初起者
亟勦如是而已顧江西患非盜賊寧府威日張不逞之
徒羣聚而導以非法上下諸司承奉太過數假火災奪
民廛地採辦擾旁郡胥籍徧窮鄉臣恐良民不安皆起
爲盜臣下畏禍多懷二心禮樂刑政漸不自朝廷出矣
請於都御史俞諫任漢中專委一人或別選公忠大臣
鎮撫勅王止治其國毋攙有司以靖亂源銷意外變章
下兵部尚書陸完議令諫往計賊情撫勦之宜至所言
違制擾民疑出僞託宜令王約束之得旨報可宸濠聞
大怒列世寧罪徧賂權幸必殺世寧章下都察院右都
御史李士實宸濠黨也與左都御史石玠等上言世寧
狂率當治命未下宸濠奏復至指世寧爲妖言乃命錦
衣官校逮捕世寧世寧已遷福建按察使取道還里宸
濠遂誣世寧逃馳使令浙江巡按潘鵬執送江西鵬盡
繫世寧家人索之急李承勛爲按察使保護之世寧乃
救楊一清復以危言動錢寧乃謫戍瀋陽居四年宸濠
亡命抵京師自投錦衣獄獄中三上書言宸濠逆狀卒
不省繫歲餘言官程啓充徐文華蕭鳴鳳邢寰等交章
薦魏校何瑭邵銳可講官林俊楊一清劉忠林廷玉可
輔弼知府劉蕆徐鈺先爲諫官有直聲宜擢用時韙其
言松潘所部熟番將吏久不能制率輸貨以假道番殺
官軍憚不敢詰官軍殺番輒抵罪世寧陳方畧請選將
益兵立賞罰格嚴隱匿禁修烽堠時巡徼以振軍威通
道路詔悉行之又劾罷副總兵張傑中官趙欽甫兩月

召爲吏部右侍郎未上以父憂歸既免喪家居朝廷方議大禮異議者多得罪世寧意是張璁等疏乞早定追崇大禮未上語聞京師既有議遷顯陵祔天壽山者世寧極言不可乃竝前疏上之帝深嘉歎無何聞廷臣伏闕爭有杖死者馳疏言臣向以仁明武三言進然尤以仁爲本仁生成之德明日月之臨皆不可一日無武則雷霆之威但可一震而已今廷臣忤旨陛下赫然示威辱以箠楚體羸弱者輒斃傳之天下書之史册謂鞭撲行殿陛刑辱及士夫非所以光聖德新進一言偶合後難保必當舊德老成一事偶忤後未必皆非望陛下以三無私之心照臨於上無先存適莫於中帝雖不能從亦不忤尋召爲兵部左侍郎條戍邊時所見險塞利害二十五事以上又請善保聖躬輕餌藥物獻大學衍誓章洪範惟辟威福繫辭節爻講義竝乞留中給事中余經遂劾世寧啓告密之漸世寧乞罷不許大禮成進秩一等復陳用人二十事工匠趙奎等五十四人以中官請悉授職世寧言賞過濫不納屢疏引疾改南京吏部就遷工部尚書已復召爲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辭宮銜許之世寧故方嚴及掌憲務持大體條上憲綱十餘條末言近士習忌刻一遭讒毀則終身廢棄僉事彭祺發豪強罪受謗奪官諸如此者宜許大臣申理帝採其言惟祺報寢執政請禁私謁世寧曰臣官以察爲名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由悉其才行帝以爲然遂弗禁俄改刑部尚書每重獄別白爲帝言之帝輒感悟中官剛聰誣漕卒掠御服坐二千人世寧劾其妄己聽情得抵罪帝乃益信世寧王瓊修郤陳九疇將致之死以世寧救得戍兵部尚書王時中罷以世寧代加太子太保再辭不得命乃陳兵政十事曰定武畧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馭土夷足邊備絕弊源正謬誤惜人才所言多破常格帝優旨答之土魯番貢使乞歸哈密城易降人牙木蘭王瓊上其事世寧言先朝不惜棄大寧交阯何有於哈密況初封忠順爲我外藩而自罕慎以來三爲土魯番所執遂狎與戎比以疲我中國耗財老師戎得挾以邀索臣以爲此與國初所封元孽和順寧順安定三王等耳安定在哈密內近甘肅今存亡不可知我一切不問獨重哈密何也宜專守河西謝絕哈密牙木蘭不遣居兵部三月求去帝不許免朝參世寧又上備邊三事固稱疾篤乃聽乘傳歸給廩隸如制歸數

月復起南京兵部尚書固辭不拜九年秋卒贈少保謚端敏世寧風格峻整居官廉疾惡若讐而薦達賢士如不及都御史馬昊陳九疇坐累廢副使施儒楊必進考察被黜御史李潤副使范輅爲時所抑連章薦之與人語吶不出口及具疏援据古今洞中窾會與李承勛善而持議不苟合承勛欲授隴勝官復芒部故地世寧言勝非隴氏子芒氏不當復立始以議禮與張璁桂萼合璁萼德之欲援以自助世寧不肯附會論事多牴牾萼議欲銷兵世寧力折之昌化伯以他姓子冒封下廷議世寧言吾輩不得以厚賂故誣朝廷萼爲色變萼方爲

吏部而世寧引疾言天變人窮盜賊滋起咎在吏戶兵三部不得人兵部尤重請避賢路又以哈密議語侵璁諸大臣皆忌之帝始終優禮不替子純繼純以父任知肇慶府有才行繼幼不慧不爲世寧知世寧在江西出討賊部將入見繼繼爲指陣法進退離合甚詳凡三日世寧歸閱大異之知其故嘆曰吾有子不自識何也自是擊賊輒令繼從與策方畧世寧十不失三繼十不失一世寧方草疏論宸濠繼請曰明日是且重得禍世寧曰吾已許國遑恤其他及世寧下獄繼念其父病死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父田進士官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有操執爲政不苛承勛舉弘治六年進士由太湖知縣遷南京刑部主事歷工部郎中遷南昌知府正德六年贛州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岸華林賊又陷瑞州諸道兵不敢前承勛督民兵勦數有功華林賊殺副使周憲軍大潰承勛單騎入憲營衆乃復集都御史陳金卽檄承勛討之賊黨王奇聽撫搜得其衷刃縱使還奇感泣誓以死報承勛令奇密入砦說降其黨爲內應而親率所部登山奇夜拔柵官軍奮而前降者自內出賊遂潰已從金斬賊渠羅光權胡雪二華林賊平鎮守中貴黎安誣承勛擅易賊首

王浩八獄詞坐下吏大理卿燕忠卽訊得白舉治行卓異超遷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邊備久弛開原尤甚士馬纔十二牆堡墩臺圮殆盡將士依城壍自守城外數百里悉爲諸部射獵地承勛疏請修築會世宗立發帑銀四十餘萬兩承勛命步將四人各一軍守要害身負畚鍤先士卒凡爲城壍各九萬一千四百餘丈墩堡百八十有一招逋逃三千二百人開屯田千五百頃又城中固鐵嶺斷陰山遼河之交城蒲河撫順扼要衝邊防甚固錄功進秩一等又數陳軍民利病咸報可以疾歸起故官薊南

院三遷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帝以京營多弊欲振飭之遂加承勛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專督團營尋兼掌都察院以疾三疏乞休且言山西潞城賊以四道兵討之不統於一人故無功川貴芒部之役措置乖方再勝再叛宜命伍文定深計毋專用兵豐沛河工二年三易大臣工不就宜令知水利者各陳所見而俾侍郎潘希曾度可否其尤要者在決壅蔽患倣唐宋轉對次對故事不時召見大臣帝不允辭下其議於所司時秦晉楚蜀歲祲詔免田賦承勛言有司例十月始徵賦今九月矣恐官吏督趣陰圖乾沒宜及其未徵遣

官馳告以所蠲數山陬僻壤俾悉戶曉有司不能奉宣德意者罪之撫按失舉奏并坐帝褒納之奏奪京營把總湯清職郭勛爲求復語侵承勛承勛因求退給事中王準等劾勛恣乃敕責勛而下清法司兵部尚書胡世寧致仕詔承勛還部代之疏言朝廷有大政及推舉文武大臣必下廷議議者率相顧不發洪手聽宜及未議前備條所議布告與議者俾先諗其故然後平心商質各盡所懷議苟不合聽其別奏庶足盡諸臣之見而所議者公帝然其言下詔申飭尋命兼督團營言官攻張世寧大事輒咎訪二人亦孜孜奉國知無不言世寧卒半歲承勛亦卒帝深嗟悼贈少保謚康惠所賚予常典

外特賜白金綵幣米蔬諸物承勛官四十年家無餘貲其議大禮亦與世寧相合云

王以旂字士招江寧人正德六年進士除上高知縣華林賊方熾以旂訓鄉兵禦之賊不敢犯徵授御史出按河南宸濠反鎮守太監劉璟倡議停鄉試以旂言河南去江西遠罷試無名乃止璟又言帝親征道且出汴牒取供頓銀四萬兩巡撫議予之以旂執不予世宗即位欲加與獻帝皇號以旂抗言不可已上弭災要務言司禮取中旨免張漢臧科臣不預聞此啟矯僞之漸也帝不聽累遷兵部右侍郎徐呂二洪竭潛舟膠命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漕踰年渠水通進秩一等尋拜南京右都御史召爲工部尚書改左都御史代陳經爲兵部尚書兼督團營三邊總督曾銑議復河套大學士夏言主之數下優旨獎銑令以旂集廷臣議以旂等力主銑議議上帝意忽變嚴旨咎銑令再議以旂等惶恐盡反前說帝逮銑令以旂代之套寇自西海還肆掠永昌鎮羌總兵官王繼祖禦却之已復來犯并及鎮番山丹部將蔡勳馬宗援三戰皆捷前後斬首一百四十餘級論功廕以旂一子已而寇數萬復屯寧夏塞外將大入官軍擊之斬首六十餘級寇宵遁延綏寧夏開馬市二鎮市

禁中帝爲責戶部及塤與巡按御史匿災狀塤歸罪總以自解被劾罷去總名由此顯遷兩淮鹽運使條上饟政十要歷四川參政湖廣按察使浙江河南左右布政使二十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總爲人持重有方略既涖重鎮不上首功一意練步騎廣儲蓄繕治關隘亭障寇爲遠徙俘歸者五百人上疏言邊將各有常祿無給田之制自武定侯郭勛奏以軍餘開墾田園給將領委奸軍爲莊頭害殊大宜給還軍民任耕種便帝從其請居數年引疾歸起故官撫河南尋召爲兵部右侍郎轉左尚書王以旂出督三邊總署部事頃之奉詔

總理邊關陘隘奏上經略潮河川居庸關諸處事宜請
於古道門外蜂窩嶺增墩臺一爲外屏溝濠設橋以防
衝突川西南兩山對處各設敵臺以控中流分戍兵番
直守要害又薊鎮五里墩划車开連口慕田谷等地宜
設墩臺惡谷紅生谷香鑪石等地宜斬崖墊居庸關外
諸口在宣府爲內地在居庸則爲邊藩宜敕東中路文
武臣修築加潮河川提督爲守備增副將居庸關領天
壽山黃花鎮設橫嶺守備塞懷來路增置新軍二千餘
人資團練又議紫荊倒馬龍泉等關及山海關古北口
經略事宜請於紫荊之桑谷倒馬之中窯關峪龍泉之

陡石嶺諸要害創築城垣增設敵樓營舍薊州所轄燕
河太平馬蘭密雲四路修築未竟者括諸司贖鍰竣之
而浮圖峪插箭嶺尤爲紫荊倒馬二關衝移參將分駐
石門杜家莊俾保定總兵駐紫荊薊遵懸絕千里移建
昌營遊擊於山海關三屯等營缺軍應速募馬不足者
補入其常戍之兵介胄不備量給鎧仗番上者悉予行
糧毋俾荷戈枵腹又言諸路緩急以密雲之分守爲最
各關要害以密雲之迤西爲最若燕河之冷口馬蘭之
黃崖太平之榆木嶺擦崖子皆所急也宜敕撫鎮督諸
將領分各營士馬兼側近按伏之兵迭爲戰守兵部言
軍戍久戀土瘁移置恐他變莫若山海關增置能將一
員募軍三千屯駐薊遵撫臣調度援燕河餘如總言
下守臣議帝才總甚會兵部尚書趙廷瑞罷即命總入
代總以老辭且言隨事通變之將順之宜帝怒責總不
恭削其籍時嚴嵩當國而總本由徐階薦天下推爲長
者惜其去不以罪然總罷帝召翁萬達甫至以憂去丁
汝夔代之明年俺答逼都城汝夔遂詠死而總歸久之
乃卒隆慶元年復官

王邦瑞字惟賢宜陽人早有器識爲諸生山東盜起上

勦寇十四策於知府正德十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與
王府有連出爲廣德知州嘉靖初祖憂去補滁州屢遷
南京吏部郎中出爲陝西提學僉事坐歲貢不中式五
名以上貶濱州知州再遷固原兵備副使浞邠巨盜李
孟春流劫河東西勦平之以祖母憂去服除復提學陝
西轉參政母憂解職起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寇乘
冰入犯設伏敗之改南京大理卿未上召爲兵部右侍
郎改吏部進左俺答犯都城命邦瑞總督九門邦瑞屯
禁軍郭外以巡捕軍營東西長安街大啟郭門納四郊
避寇者兵部尚書丁汝夔下獄命邦瑞攝兵事兼督團
營寇退請治諸將功罪且濬九門濠墊皆報可邦瑞見

營制久弛極陳其弊遂罷十二團營悉歸三大營以威
寧侯仇鸞統之邦瑞亦改兵部左侍郎專督營務復條
上興革六事中言宦官典兵古今大患請盡撤提督監
槍者帝報從之又舉前編修趙時春工部主事申鑑知
兵並改兵部分理京營事未幾帝召兵部尚書翁萬達
之欲改寘翰林及言路曉皆不應父憂歸久之不起許
讚爲吏部尚書調之吏部歷考功郎中夏言罷相帝惡
言官不糾劾詔考察去留大學士嚴嵩因欲去所不悅
者而曉去喬佑等十三人多嵩所厚嵩大憾曉調文選
嵩欲用趙文華爲考功曉言於讚曰昔黃瞻爲文選調
李開先考功皆山東人詔不許今調文華曉避位而已

將與列鎮將不相統攝何緣京營乃黜陟各鎮今曲徇
鸞請臣恐九邊將帥悉奔走托附非國之福也帝不悅
下旨譙讓鸞又欲節制邊將罷築薊鎮邊垣邦瑞皆以
爲不可鸞大憾益肆讒搆會邦瑞復陳安攘大計遂嚴
旨落職以冠帶辦事居數日大計自陳竟除名以趙錦
代邦瑞去鸞益橫明年誅死錦亦坐黨比遣戍於是帝
漸思之踰十年京營缺人帝曰非邦瑞不可乃起故官
既至疏便宜數事悉允行踰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
遣行人護喪歸葬邦瑞嚴毅有識量歷官四十年以廉
節著子正國南京刑部侍郎

山前後斬首九百餘賊潰去錄功再增秩三資銀幣時賊多中國人曉言武健才黠之徒固無所逞甘心作賊非國家廣行網羅使有出身之階恐有如孫恩盧循輩出乎其間禍滋大矣洪武時倭寇近海州縣以高皇帝威靈兼謀臣宿將築城練兵絕略數年猶未乂安乃招漁丁島人鹽徒蜑戶籍爲水軍至數萬人又遣使出海宣布威德久之倭始不爲患今江北雖平而風帆出沒倏忽千里倭恃華人借倭爲爪牙非詳爲耳目華人借倭爲爪牙非詳爲區畫後患未易弭也帝頗採納之尋召爲吏部左侍郎遷南京吏部尚書帝以曉知兵改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尋拜刑部尚書俺答圍大同右衞急帝命兵部尚書楊博往督大師乃以曉攝兵部曉言今兵事方棘而所簡聽征京軍三萬五千人乃令執役赴工何以備戰守乞歸之營伍帝立從之尋還視刑部事嚴嵩勢益熾曉素不善嵩而其時大獄如總督王忬以失律中允郭希顏以言事曉並予輕比嵩則置重典南都叛卒周山等殺侍郎黃懋官海寇汪直通倭爲亂曉置重典嵩故寬假之惟巡撫阮鶚總督楊順御史路楷以嵩曲庇曉不能盡法議者議其失出云故事在京軍民訟俱投牒通政司送法司問斷諸司有應鞫者亦參送法司無自決遣者後諸司不復遵守獄訟紛拏曉奏循故事帝報許於是刑部問捕囚畿府而巡按御史鄭存仁謂訟當自下而上檄州縣法司有追取毋輒發曉閉牽侍郎趙大祐傳願守故事爭存仁亦據律執奏章俱下都察院會刑科平議議未上曉疏辨嵩激帝怒切責遂落曉職兩侍郎亦貶二秩曉通經術習國家典故時望蔚然爲權貴所扼志不盡行既歸角巾布衣與鄉里父老遊處見者不知其貴人也既卒子履淳等訟曉禦倭功於朝詔復職隆慶初贈太子少保謚端簡履淳自有傳

贊曰李鉞諸人皆以威略幹濟顯於時鉞與王憲王以旂之治軍旅李承勛范鏓之盡邊計才力均有過人者胡世寧奮不顧身首發奸逆危言正色始終一節易稱王臣蹇蹇世寧近之矣王邦瑞抵抗權倖蹶而復起鄭曉諳悉掌故博洽多聞兼資文武所在著效亦不愧名臣云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終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太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臣張廷玉等奉

敕修

姚　鏌子　涞　張　嵓

伍文定　那　珂等　蔡天佑　胡　贄　張　文　錄

詹　榮　劉源清　劉天和

楊守禮　張　岳　李允簡

郭宗皐　趙時春

姚鏌字英之慈谿人弘治六年進士除禮部主事進員外郎擢廣西提學僉事立宣成書院延五經師以教士子桂人祀山魈卓旺鏌毀像俗遂變遷福建副使未幾改督學政正德九年擢貴州按察使十五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上邊務六事皆議行嘉靖元年吉囊入涇陽鏌遣遊擊彭楧出西路躡釋指揮卜雲於獄使副之夜半邀擊斬其二將乃遁璽書褒諭尋召爲工部右侍郎出督漕運改兵部左侍郎四年還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巡撫田州土官岑猛謀不軌鏌調永順保靖兵使沈希儀與張經李璋張佑程鑒各統兵八萬分道討而鏌與總兵官朱麒等攻破定羅丹梁用希儀計結猛婦翁岑璋使爲內應大破之斬猛子邦彥璋誘殺猛

獻其首詔進鏌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任一子官諸將進秩有差鏌請改設流官陳善後七事制可乃命參議汪必東僉事申惠與參將張經以兵萬人鎮其地必東惠移疾他駐猛黨盧蘇王受等詐言猛不死借交趾兵二十萬且至夷民信之蘇等薄城經突圍走城遂陷王受亦攻入思恩府巡按御史石金劾鏌失策罔上並論前總督盛應期帝以鏌有功許便宜撫勦蘇受數求赦鏌不許將大討之會廷議起王守仁督兩廣軍令鏌與同事鏌引疾乞罷許馳驛歸初廣東提學道魏校毀諸寺觀田數千畝盡入霍韜方獻夫諸家鏌至廣追還之

官韜獻夫恨甚與張璁桂萼合排鏌謂大同當征而反撫田州當撫而反征皆費宏謀國不臧釀成南北患時宏雖去猶借鏌以排之也鏌既得請方候代千夫長韋賢徐佖攻復思恩鏌上其狀詔先賞賢等而以撫勦事宜俟守仁處置既而鏌奏辯石金前疏詆金扭撓養寇金亦再疏詆鏌帝先入璁等言落鏌職閒住其後蘇受復叛帝漸思鏌十三年三邊闕總制大學士費宏李時同召對宏薦鏌時亦助之遂命以兵部尚書總制三邊軍務未赴宏卒鏌辭帝不悅仍落職閒住鏌既罷薦者至二十疏不用家居數年卒子涞字維東嘉靖二年殿

試第一授翰林修撰爭大禮廷杖又議郊祀合祀不當
輕易召修明倫大典懇辭不與累官侍讀學士
張嶺字時俊蕭山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弘治初修憲
宗實錄命往蘇松諸府採軼事事竣授上饒知縣遷南
京兵部主事就進刑部郎中正德初遷興化知府隆平
侯張祐無子弟祿與族人爭襲訴於南京法司久不決
復訴京師劉瑾方擅政遂削尚書樊瑩都御史高銓籍
嶺以郎承勅爲民瑾敗起知南雄擢江西參政進右布
政使舉治行卓異遷左寧王宸濠欲拓地廣其居嶺執
不可大恚遣人餽之嶺發視則棗梨薑芥蓋隱語也未
幾召爲光祿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忤中貴
移疾歸世宗即位命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廣西
上思州賊黃鏐糾嵩兵劫州縣嶺討會之廣東新寧恩
平賊蔡猛三等剽掠衆至數萬嶺合兵三萬餘人擊新
寧諸賊破巢二百禽斬一萬四千餘人俘賊屬五千九
百餘人猛三等皆授首自嶺南用兵以寡勝衆未有若
是役者捷聞獎賚程鄉賊梁八尺等與福建上杭流賊
相應遣都指揮李皐等會福建官兵夾擊俘斬五百餘
人歸善李文積聚奸究拒捕討之久弗克嶺遣參政徐
度等勦之俘斬千餘人佛郎機國人別都盧剽刼滿剌
加諸國復率其屬疎世利等擁五舟破巴西國遂入寇
新會嶺遣將出海禽之獲其二舟賊乃遁尋召掌南京
都察院事就改工部尚書六年大計京官拾遺被劾致
仕後數年卒
伍文定字時泰松滋人父秀貴州參議文定登弘治十
二年進士有膂力便弓馬議論慷慨授常州推官精敏
善決獄稱彊吏魏國公徐俌與民爭田文定勘歸之民
劉瑾入俌重賄與大獄巡撫艾樸以下十四人悉被逮
文定已遷成都同知亦下詔獄斥爲民瑾敗起補嘉興
江西姚源賊王浩八等流劫浙江開化都御史俞諫檄
三破執弘官軍大挫浩八突華埠洪文定擊敗之追及
於孔埠隆珊亦追至地淮破其巢進攻淫田洪以奇兵
深入中賊誘與指揮張琳等皆被執文定等殿後得還
賊亦遁歸江西諫等上文定忠勇狀詔所司獎勞擢河
南知府許禽劇賊張勇李文簡以才任治劇調吉安討
平永豐及大茅山賊已佐巡撫王守仁平橫岡橫水宸
濠反吉安士民爭亡匿文定斬亡者一人衆乃定乃迎
守仁入城知府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先後至共討賊文

定當大帥丙辰之戰身犯矢石火燎鬚不動賊平功最擢江西按察使張忠許泰至南昌欲冒其功而守仁已俘宸濠赴浙江忠等失望大恨文定出謁遂縛之文定罵曰吾不忸九族爲國家平大賊何罪汝天子璽心屈辱忠義爲逆賊報讐法當斬忠益怒椎文定仆地文定求解任不報尋遷廣東右布政使未赴而世宗嗣位上忠等罪狀且曰曩忠泰與劉暉至江西忠自稱天子弟暉稱天子兒泰稱威武副將軍與天子同簐折辱命吏誣害良民需求萬端漁獵盈百萬致餓殍遍野盜賊縱橫雖寸斬三人不足謝江西百姓今大慝江彬錢寧皆已伏法三人實其黨與乞速正天誅用章國典又請發宸濠貲財還之江西以資經費矜釋忠泰所陷無辜及寧府宗人不預謀者以清寃獄帝並嘉納之論功進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嘉靖三年討獲海賊董效等二百餘人賜敕獎勞尋謝病歸六年召拜兵部右侍郎其冬擢右都御史代胡世寧掌院事雲南土酋安銓反敗參政黃昭道攻陷尋甸嵩明明年武定土酋鳳朝文亦反殺同知以下官與銓合兵圍雲南詔進文定兵部尚書兼前職提督雲南四川貴州湖廣軍討之以侍郎梁材督餉會芒部叛酋沙保子普奴爲亂并以屬文定文定未至雲南銓等已爲巡撫歐陽重所破遂移師征普奴左都御史李承勛極言川貴殘破不當用兵遂召還命提督京營文定至湖廣疏乞省祭歸已四川巡按御史戴金復上言叛酋稱亂之初勢尚可撫而文定決意進兵一無顧惜飛芻輓糧糜數十萬及有詔罷師尚不肯已又極論土酋阿濟等罪軍民訛言幾復生變臣愚以爲文定可罪也尚書方獻夫李承勛固詆文定好大喜功傷財動衆乃令致仕文定忠義自許遇事敢爲不與時俯仰芒部之役憤小醜數亂欲爲國伸威爲議者旁撓廟堂事務姑息以故功不克就九年七月卒於家天啟初追謚忠襄邢珣當塗人弘治六年進士正德初歷官南京戶部郎中忤劉瑾除名瑾誅起南京工部遷贛州知府招降劇盜滿總等授廬給田撫之甚厚後討他盜多藉其力守仁征橫水桶岡珣常爲軍鋒功最增二秩宸濠反以重賞誘總總執其使送珣遂從珣共平宸濠徐璉朝邑人文定同年進士由戶部郎中出爲袁州知府從討宸濠獲首功千餘事定珣璉遷江西右參政世宗錄功各增秩二等嘉靖二年大計給事御史劾監司不職者二十二人珣璉與焉吏部以軍功未酬請進秩布政使致仕從之二人竟廢珣子堉嘗學於張璁嘉

靖初登鄉薦聰貴顯屢欲援之辭不應授浦城知縣有徐浦者役公府埴一見異之令與子同學爲娶妻後登第爲給事中其家世世祀埴弟壯進士歷御史終山東鹽運使以清操聞戴德孺臨海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歷工部員外郎監蕪湖稅有清名再遷臨江知府宸濠反遣使收府印德孺斬之與家人誓曰吾死守孤城脫有急若輩沉池中吾不負國也即日戒嚴旋與守仁共滅宸濠以憂去世宗以德孺馭軍最整獨增三秩爲雲南右布政使舟次徐州覆水死後贈光祿寺卿予一子官珣璉等倡義討賊月餘成大功當事者以嫉守仁故痛裁抑之或賞或否又往往借考功法逐之去守仁之再疏辭爵也爲諸人訟曰宸濠變初起勢焰猶熾人心疑懼退阻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那珣徐璉戴德孺諸人外又有知府陳槐會與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佖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儒謝源等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所謂同功一體者也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磨千戶王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僞書反間以離其心腹

裁抑之或賞或否又往往借考功法逐之去守仁之再疏辭爵也爲諸人訟曰宸濠變初起勢焰猶熾人心疑懼退阻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那珣徐璉戴德孺諸人外又有知府陳槐會與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佖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儒謝源等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所謂同功一體者也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磨千戶王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僞書反間以離其心腹

大同亂卒疑見討復鼓譟天祐懼急請再放兵部言元惡不除無以警後請特遣大臣總督宣大軍務以制其變乃命戶部侍郎胡瓚偕都督魯綱統京軍三千人以往瓚等未發而進士李枝齎餉銀至亂卒曰此承密詔盡殺大同人爲軍犒也夜中火起圍枝館出牒示之乃解寿復殺知縣王文昌圍代王府脅王奏乞赦王急擲二郡主走宣府巡按御史王官言亂卒方囂大兵壓境是趣之叛也請亟止禁軍容臣密圖乃命瓚駐兵宣府填之天祐奏總兵官桂勇已捕五十四人請止京軍勿遣帝責以阻撓令必獲首惡郭鑑等既而瓚次陽和勇甫登家瓚言非盡藏不可帝乃切讓天祐召勇還京以故總兵朱振代之敕瓚仍駐宣府居無何天祐捕戮徐甫二日鑑父郭疤子復糾徐瑾兒等十一人函首送瓚請班師瑾兒等遂班師明年正月侍郎李昆孟春總兵官馬永交章言疤子潛逃塞外必爲後患帝將遣使勘會瓚還京言逃卒無足患帝乃罷勘官勿遣疤子復潛入城焚振第明旦天祐閉城大索獲疤子及其黨三十四人悉斬以徇盡宥脅從人心乃大定事聞賚銀幣已進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尋就進兵部右侍郎久之召還部

天祐令千戶苗登禽斬鑑等十一人函首送瓚請班師甫二日鑑父郭疤子復糾徐瑾兒等夜殺勇家人又燬苗登家瓚言非盡藏不可帝乃切讓天祐召勇還京以故總兵朱振代之敕瓚仍駐宣府居無何天祐捕戮徐瑾兒等瓚遂班師明年正月侍郎李昆孟春總兵官馬永交章言疤子潛逃塞外必爲後患帝將遣使勘會瓚還京言逃卒無足患帝乃罷勘官勿遣疤子復潛入城焚振第明旦天祐閉城大索獲疤子及其黨三十四人悉斬以徇盡宥脅從人心乃大定事聞賚銀幣已進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尋就進兵部右侍郎久之召還部

天祐以藩祿久缺又歲當繕邊垣用便宜增淮鹽引價每引萬加銀五千被許帝寤之至是御史李宗樞復追論前事天祐因引疾去居二年奉詔起用未至京得疾告歸卒年九十五天祐有才智兵變時左右皆賊耳目慕府動靜悉知之天祐廣招星卜藝士往來軍中因具得其情卒賴以成功在鎮七年威德大著父老爲立安輯祠胡瓚字伯珩永平人進士官終南京工部尚書張文錦安邱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正德初爲劉瑾所陷逮繫詔獄斥爲民瑾誅起故官再遷郎中督稅陝西條上籌邊裕民十事遷安慶知府寧王宸濠必反與都指揮楊銳爲禦備計宸濠果反浮江下文錦等慮其攻南都令軍士登城佔之宸濠乃留攻卒不能克事具楊銳傳甄書褒美擢太僕少卿嘉靖元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文錦性剛以拒賊得重名遂銳意振刷操切頗無序大同北四望平衍寇至無可禦文錦曰寇犯宣府不能近鎮城者以葛谷白陽諸堡爲外蔽也今城外即戰場何以示重議於城北九十里外增設五堡曰水口宣寧只河柳溝樺溝參將賈鑑督役嚴卒已怨及堡成欲徙鎮卒二千五百家戍之衆憚行請募新丁條吏咸以爲言文錦怒曰如此則令不行矣鎮親

兵先往孰敢後親兵素游惰有室聞當發大恐請子身
往得分番又不聽嚴趣之鑑承風杖其隊長諸遷卒自
甘州五衛殺巡撫許銘朝廷處之輕頗無忌至是卒郭
鑑柳忠等乘衆憤遂假亂殺賈鑑裂其屍走出塞屯焦
山敬文錦恐與外寇連令副將時陳等招之入城卽索
治首亂者郭鑑等大懼復聚爲亂焚大同府門入行都
司縱獄囚又焚都御史府門文錦踰垣走匿博野王府
第亂卒欲燔王宮王懼出文錦郭鑑等殺之亦裂其屍
遂焚鎮守總兵公署出故總兵朱振於獄脅爲帥時嘉
靖三年八月也事聞帝命侍郎李昆赦亂卒昆爲文錦

請卽典不報久之文錦父政訟其子守安慶功禮部爲
之請終不許文錦妻李氏復上疏哀請帝怒命執齎疏
者治之副都御史陳洪謨言文錦僨事朝廷綴之可也
假手士卒傳之四方損國威不小復降旨詰責自是廷
臣不敢言萬曆中始贈右都御史天啟初追謚忠愍
詹榮字仁甫山海衛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
郎中督餉大同值兵變殺總兵官李瑾總督劉源清率
師圍城久不下榮素有智畧善應變叛卒掠城中無犯
榮者外圍益急榮密約都指揮紀振游擊戴濂鎮撫王
寧同盟討賊察叛卒馬昇楊麟無道志乃陽令寧持官
民狀詣源清所爲叛卒乞原而陰以榮謀告請宥昇麟
再遷太常寺少卿二十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魯迤貢使留甘州者九十餘人總兵官楊信驅以禦寇
死者十之一榮言彼以好來而用之鋒鏑失遠人心且
示中國弱詔奪信官楫死者送之歸番人感悅踰年以
大同巡撫趙錦與總兵官周尚文不相能詔榮與錦易
任俺答數萬騎入掠榮與尚文破之黑山陽進右副都
御史寇復大舉犯中路參將張鳳等陣殺榮與尚文及
總督翁萬達嚴兵備陽和而遣騎邀擊多所殺傷寇乃
引去代府奉國將軍充灼行剽榮奏奪其祿充灼等結
小王子入寇謀據大同榮告尚文捕得皆伏辜榮以大
同無險乃築東路邊牆百三十八里堡七墩臺百五十
四又以守邊當積粟而近邊弘賜諸堡三十一所延亘
五百餘里關治之皆膏腴田可數十萬頃乃奏請召軍
佃作復其租徭移大同一歲市馬費市牛賦之秋冬則
聚而遏寇帝立從焉寇入犯與尚文破之彌陀山斬一
部長榮先以靖亂功進兵部右侍郎又以繕邊破敵累

破獎賚召還理部事進左尚書趙廷瑞罷榮署部務奏行秋防十事已而翁萬達入爲尚書遭母喪榮復當署部務辭疾乞休帝怒奪職閒住越二年卒當榮之撫大同也萬達爲總督尚文爲總兵三人皆有才畧寇數入不能得志自後代者不能任寇無歲不入蹂邊人益思榮等明年俺答薄京師萬達榮皆已去論者謂二人在寇未必至此萬曆中榮孫延爲順天通判上書訟榮功贖工部尚書予卹如制劉源清字汝澄東平人正德九年進士授進賢知縣宸濠反源清積薪環室命家人曰事急火吾家一僕逸手刃以徇縣中諸惡少與賊通者悉杖殺之宸濠妃弟婁伯歸上饒募兵源清邀戮之賊撤至立斬其使會餘干知縣馬津龍津驛丞孫天祐亦起兵拒賊賊七殿下者奪運舟於龍津天祐與戰殺數人賊黨募兵過龍津天祐追殺之焚其舟婁氏家衆西下亦爲天祐所遏禽七十餘人賊兵不敢經湖東以窺兩浙者三人力也賊平源清徵爲御史嘉靖改元津亦入爲御史津滁州人終福建副使源清孳遷大理丞謝病歸六年夏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滴水崖賊郭春據城叛稱王源清遣卒捕之爲所覺副總兵劉淵令曰止禽元惡以旗遶城而呼其黨皆散春等自到死總兵永討賊倣馳疏言將士妄殺激變速旋師亂可已源清

亦詆倣媚賊張孚敬主源清侍郎顧鼎臣黃綰吉用兵謬帝不能決城圍久大困毀王府及諸廨舍供爨兵部復下安撫令源清亦樹幟招降叛卒稍稍自投首惡黃鎮等亦分日出見乞通樵採路永許諾盟日採薪者出永悉執之城中人益懼亂卒復叛勾外寇爲助永遇之大敗而遁叛卒遂引寇十餘騎入城指代府曰以此爲那顏居那顏者華言大人也城中人聞之皆巷哭明日外寇攻東南二關叛卒與特角官軍殊死戰互有殺傷寇知叛卒不足賴倒戈擊之大詬而去是時寇游騎南掠至朔應源清請募九邊兵增總制官禦之已得一意攻城帝不許源清乃百道攻穴城爲毒烟熏死者相籍復請壅水灌之帝大不懌奪其職閒住以兵部侍郎張瓚代之瓚未至郎中詹榮等已悉捕首惡黃綰勘功罪言源清永實罪魁具劾其棼賄不貲狀兵科曾忭等言宸濠亂源清有保障功當蒙八議之貸帝怒下忭等詔獄逮源清治之獄久不決綰憂去乃減死斥爲民俺答薄京師郎家起之未赴而卒隆慶初贈兵部尚書

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劉瑾黜御史十八人改他曹二十四人補之天和與焉車可蔽三四十人一人輓之推且翼者各二人戰則護騎士其中敵遠則施火器稍近發弓弩又近乃出短兵相間非所部辭不往堂奏天和拒命詔逮之部民哭送者萬人錮詔獄久不釋吏部尚書楊一清疏救法司奏當贖杖還職中旨謫金壇丞刑部主事孫繼芳抗章救不報屢遷湖州知府多惠政嘉靖初擢山西提學副使紮遷南京太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督甘肅屯政請以庸州丁壯及山陝流民於近邊耕牧且推行於諸邊尋奏當與革者十事田利大興改撫陝西靖撤鎮守中官及罷爲民患者三十餘事帝皆從之洮岷番四十二族蠢動天和諭不順命者又討平湖店大盜及漢中妖賊就進右副都御史母憂服闋以故官總理河道黃河南徙歷濟徐皆旁溢天和疏汴河自朱仙鎮至沛飛雲橋殺其下流疏山東七十二泉自鳧尼諸山達南旺河濟其下流役夫二萬不三月訖工加工部右侍郎故事河南八府歲役民治河不赴役者人出銀三兩天和因歲饑請盡蠲旁河受役者課遠河未役者半之詔可十五年改兵部左侍郎總制三邊軍務兵車皆雙輪用二十人遇險卽困又行遲不適於用天和請倣前總督秦紘隻輪車上置砲槍斧戟廂前樹後貌牌左右虎盾連二車可蔽三四十人一人輓之推且翼者各二人戰則護騎士其中敵遠則施火器稍近發弓弩又近乃出短兵

敵走則騎兵追復製隨車小帳令士不露宿又毒弩矢修邊牆濠塹皆從之吉囊十萬衆屯賀蘭山後遣別部寇涼州副將王輔逐奪其纛寇莊浪總兵官姜奭屢敗之進天和右都御史宣府復大集兵將入犯天和策寇瞷寧夏者總兵官王效復破之帝大喜進天和左都御史吉囊犯河西天和禦却之進兵部尚書寇將入平虜城天和伏兵花馬池寇戰不勝走河上遇伏兵多死於水

吉囊乘虛寇固原剽掠且饗會淫潦弓矢盡膠無鬬志而諸將多畏縮天和斬指揮二人召故總兵周尚文令立功會陝西總兵官魏時角寇至黑水苑尚文盡銳夾擊殺吉囊子小十王寇退寧夏巡撫楊守禮總兵官任傑等復邀擊敗之鐵柱泉斬獲共四百四十餘級論功加天和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千戶前後賚銀幣十數遷南京戶部尚書召爲兵部尚書督團營言官論天和衰老遂乞休歸家居三年卒贈少保謚莊襄天和初舉進士劉瑾欲與敘宗姓謝不往晚年內召陶仲文以刺迎稱咸屬天和返其刺曰候矣吾中外姻連無是人仲文恚曰子一年進士授行人武宗寢疾豹房請令大臣侍從臺諫

楊守禮字秉節蒲州人正德六年進士除戶部主事嘉靖初屢遷湖廣僉事以計禽公安賊魁坐事謫敘州通判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與副將何卿平蒲番亂賚銀幣初守禮貶敘州爲僉事張文奎所辱至是文奎遷四川參議恐守禮修隙先以所撫事奏詔二人俱解職歸守禮才器敏達中外以爲能居家未久工部尚書秦金等會薦起河南參政再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寇犯固原爲總督劉天和所敗欲自寧夏去守禮與總兵任傑等邀敗之會天和召還進守禮右都御史總督軍務代之錄前功進兵部尚書總兵官李義楊信連却吉囊三賜璽書銀幣尋上疏乞休帝惡其避難降俸二級其秋寇三萬騎抵綏德游擊張騰却之總兵官吳英等追至塞外東路參將周文兵亦至夾擊敗之巡按御史殷學言寇入內地五百里請治諸將罪部議延綏游兵俱調宣大寇方避實擊虛而我能以寡勝衆宜錄其功乃加守禮太子少保學謫外官守禮尋以憂去俺答薄都城廷臣首以守禮薦詔趣上道寇退止不行久之卒

張岳字維喬惠安人自幼好學以大儒自期登正德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武宗寢疾豹房請令大臣侍從臺諫

輸直起居視藥餌防意外變不報與同官諫南巡杖闕下謫南京國子學正世宗嗣位復故官遷右司副母老乞便養改南京武選員外郎歷主客郎中方議大禘禮張璁求始祖所自出者實之禮官皆唯唯岳言於尚書李時曰不如爲皇初祖位毋實以人時大喜告璁璁不謂然以初議上帝竟令題皇初祖主如岳言璁銜之出爲廣西提學僉事行部柳州軍缺餉大譁城閉五日岳令守城啟門召詰譁者予餉去尋以計禽首惡留之理入賀改提學江西不謝璁璁黜廣西選貢七人謫岳廣東鹽課提舉遷廉州知府督民墾棄地教以桔槔運水而知也使往受讒詞辱國靖留使者毋前經不可知欽州林希元上書請決計莫氏岳胎書止之復條上不可詰莫登庸殺主岳言於總督張經曰莫氏篡黎可無勘討六事爲書貽執政曰據邊民報黎瞞襲封無嗣以兄子憲爲子陳暠作亂瞞遇害暠篡未幾國人擁立憲暠奔諒山憲立七年爲莫登庸所逼出居升華登庸立讓幼弟廣而相之卒弒廣自立國分爲二黎在南莫居中陳在西北後諒山亦爲登庸有陳遂絕而黎所居即古日南地與占城隣限大海登庸不能踰之南故兩存近登庸又以交州付其孫福海而自營海東府地都齋居之蓋安南諸府惟海東地最大即所謂王山郡也此賊負篡逆名常練兵備我又時揚言求入貢邊人以非故王也弗敢問愚以爲彼內亂未嘗有所侵犯可且置之待其亂定乃貢若必用兵勝負利鈍非岳所敢知執政得書不能決已毛伯溫來視師張經以翁萬達才進二人於伯溫岳與伯溫語數日伯溫曰交事屬君矣許登庸如岳議會岳遷浙江提學副使又遷參政伯溫馳奏留之乃改廣東參政分守海北登庸降加岳俸一級賜銀幣尋以征瓊州叛黎功加俸及賜

如之塞上多事言官薦岳邊才伯溫言岳可南翁萬達可北也遂擢岳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旋移撫江西進右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討破廣東封川獲蘇公樂等進兵部右侍郎平廣西馬平諸縣猺賊先後俘斬四千招撫二萬餘人誅賊魁韋金田等增俸一級召爲刑部右侍郎以御史徐南金言命留任連山賊李金與賀縣賊倪仲亮等出沒衡永郴桂積三十年不能平岳大合兵討禽之蕩鎮四年巨寇悉平召拜兵部左侍郎湖貴間有山曰蜡爾諸苗居之東屬鎮溪千戶所筸子坪長司官隸湖廣西屬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隸貴

州北接四川酉陽廣袤數百里蕃苗數反官兵不能制
侍郎萬鐘征之四年不克乃授其魁龍許保寇帶湖苗
暫息而貴苗反如故鐘班師龍許保及其黨吳黑苗復
亂貴州巡撫李義壯告警乃命岳總督湖廣貴州四川
軍務討之進右都御史義壯持鐘議欲撫岳劾其阻兵
罷之先義壯撫貴州者僉都御史王學益與鐘附嚴嵩
主撫議數從中撓岳岳持益堅許保襲執印江知縣徐
文伯及石阡推官鄧本忠以去岳坐停俸乃使總兵官
沈希儀參將石邦憲等分道進躬入蜩仁督之先後斬
賊魁五十三人獨許保黑苗跳不獲岳以捷聞言貴苗

漸平湖苗聽撫請遣土兵歸農朝議許之未幾西陽宣
慰冉元蜈許保黑苗突思州刼執知府李允簡邦憲兵
邊奪允簡還允簡竟死嵩父子故憾岳欲逮治之徐階
持不可乃奪右都御史以兵部侍郎督師邦憲等旋破
賊岳搜山箐餘賊獻思州印及許保湖廣兵亦破禽首
惡李通海等岳以黑苗未獲不敢報功已而冉元謀露
岳發其奸元賄嚴世蕃責岳絕苗黨邦憲竟得黑苗以
獻苗患乃息岳卒於沅州喪歸沅人迎哭者不絕已敕
功復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襄惠岳博覽工文章經
術湛深不喜王守仁學以程朱爲宗李允簡融縣人由

舉人起家以郡境多寇遷拏歸獨與孫炳文居祖孫皆
無行不任風紀坐奪俸兩月尋出爲雁門兵備副使轉
陝西參政遷大理少卿二十三年十月寇入萬全右衛
抵廣昌列營四十里順天巡撫朱方下獄擢宗皐右僉
都御史代之寇已去宗皐言密雲最要害宜宿重兵乞
敕馬蘭太平燕河三屯歲發千人以五月赴密雲有警
則總兵官自將赴援居庸白楊地要兵弱遇警必待部
奏不能及事請預擬借調之法令建昌三屯軍平時則
協助密雲遇警則移駐居庸俱報可久之宗皐閱敵騎
四十萬欲分道入奏調京營山東河南兵爲援已竟無
實坐奪俸一年故事京營歲發五軍詣薊鎮防秋宗皐

請罷三軍以其窮軍銀充本鎮募兵費又請發修邊餘銀增築燕河營古北口帝疑有侵冒令罷歸聽勘既而事得白起故官巡撫大同與宣府巡撫李仁易鎮尋進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俺答三萬騎犯萬全左衛總兵官陳鳳副總兵林椿與戰鵰兒嶺殺傷相當宗皇坐奪俸明年再犯大同絕兵官張達及椿皆戰死宗皇與巡撫陳耀坐奪俸給事中唐禹追論死事狀以言全軍悉陷乃數十年未有之大衂帝乃逮宗皇及耀各杖一百耀遂死宗皇戍陝西靖虜衛隆慶改元從戍所起刑部右侍郎改兵部協理戎政旋進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給事中莊國禎劾宗皇衰庸宗皇亦自以年老求去詔許之萬曆中再存問歲給廩隸十六年宗皇年九十又遣行人存問是年卒贈太子太保益康介

趙時春字景仁平涼人幼與羣兒嬉輒列旂幟部勒如兵法年十四舉於鄉踰四年爲嘉靖五年會試第一選庶吉士以張璁言改官得戶部主事尋轉兵部九年七月上疏曰陛下以災變求言已旬月大小臣工率浮詞面諛蓋自靈寶知縣言河清受賞都御史汪鋐繼進甘露今副都御史徐讚訓導范仲斌進瑞麥指揮張楫進嘉禾鋐及御史楊東又進鹽華禮部尚書李時再請表賀仲斌等不足道鋐讚司風紀時典三禮乃罔上欺君事得白起故官巡撫大同與宣府巡撫李仁易鎮尋進壞風傷政帝責其妄言且令獻讜言者策時春惶恐引咎未對帝趣之於是時春上言當今之務最大者有四最急者有二最大者曰崇治本若之喜怒賞罰所自出勿以逆心事爲可怒則賞罰大公而天下治曰信號令無信一人之言必參諮公論毋狃一時之近必稽之永遠苟利十而害一則利不必興功百而費半則功不必舉如是而天下享安靜之福矣曰廣延訪宜倣古人輪對及我朝宜召之制使大臣臺諫侍從各得敷納殿陛間羣吏則以其職事召問之曰勵廉恥大臣宜待以禮取大節略小過臺諫言是者用之非者寬容之庶臣工自愛不敢不勵其最急者曰惜人才凡得罪諸臣其才不當棄其過或可原宜漸然發命召還故秩且因南郊禮成除謫戍之罪與之更始曰固邊圉敗軍之律宜嚴臨陣而退者稗將得以戮士卒大將得以戮稗將總制官得以戮大將則人心震慄而所向用命曰正治教請復古冠婚喪祭之禮絕醮祭禱祀之術凡佛老之徒有假引符籙依託經懺幻化黃白飛昇遐景以冒寵祿者即賜遣斥則正道修明而民志定帝覽之益怒下詔獄

掠治黜爲民久之選東宮屬起翰林編修兼司經局
校書帝有疾時春與羅洪先唐順之疏請東宮御殿受
百官正旦朝賀帝大怒復黜爲民京師被寇朝議以時
春知兵起兵部主事贊理京營務統民兵訓練大將軍
仇鸞倡馬市時春憤曰此秦檜續耳身爲大將而效市
儈可乎忤鸞爲所構幾重得罪稍遷山東僉事進副使
三十二年擢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時春慷慨負奇氣善
騎射慨寇縱橫將帥不任戰數謂人使吾領選卒五千
俺答邱福不足平也作禦寇論論戰守甚悉既秉節鉞
益思以武功自奮其年九月寇入神池利民諸堡時春
率馬步兵往禦之至廣武諸將畢會諜報寇騎二千餘
去兩舍時春擐甲欲馳大將李涞固止之時春大言曰
賊知吾來必遁緩追即不及遂策馬前及於大蟲嶺伏
兵四起敗績倉皇投一墩守卒絕之上乃得免涞軍竟
覆被論解官聽鬻時春喜談兵至是一戰而敗然當是
時將帥率避寇不擊爲督撫者安居堅城遙領軍事無
躬搏寇者時春功雖不就天下皆壯其氣時春讀書善
強記文章豪肆與唐順之王愼中齊名詩伉涼自喜類
其爲人

贊曰姚鏌等討疆宦其孽書軍務暢其機謀動績咸有

可紀伍文定從王守仁平宸濠之難厥功最懋趙時春
將畧自命一出輒蹶夫危事而易言之固知兵者所弗
取乎

明史卷二百終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事加二級臣張廷玉等奉

敕修

陶琰子　滋　王縝

李充嗣

方良永　弟良節　子重杰　吳廷舉　弟廷弼

王軏　王巘

張邦奇　族父時徹　韓邦奇　弟邦靖

周金　徐問

陶琰字廷信絳州人父鈃進士陝西右參議琰舉成化七年鄉試第一十七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弘治初進員外郎歷固原兵備副使練士卒廣芻粟歷九年部內晏如遷福建按察使浙江左布政使正德初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遷刑部右侍郎陝西遊擊徐謙訐御史李高謙故劉瑾黨行厚賂欲中高危法琰往按直高瑾怒假他事下琰詔獄礪其職又罰米四百石輸邊瑾誅起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諸府六年轉南京刑部侍郎明年賊劉七等將犯江南王浩八又入衛州進琰右都御史巡視浙江至則七等已滅浩八聽撫會寧紹瀕海地颶風大作居民漂沒萬數琰出帑金振

救而大築蕭山至會稽堤五萬餘丈奏設兵備道守要害防浩人黨出沒遣將擊斬其渠魁遂城開化常山遂安蘭谿境內以靖復命總督漕運七疏乞歸世宗嗣位起故官凡三督漕軍民習其政不嚴而肅琰性清儉飯惟一疏每到官及罷去行李止三竹筒尋加戶部尚書士授行人諫武宗南巡杖闕下謫國子學正嘉靖初歷兵部郎中率同官伏闕爭大禮再授杖謫戍榆林兵部尚書王時中等言琰老病呻吟聲聞近衞不許十五年赦還卒

王縝字文哲東莞人父恪寶慶知府縝登弘治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劾三邊總制王越附汪直李廣不可復玷節鉞出理南畿屯田有司徵松江白紵六千疋縝言紵非正供且請停上清宮役詔皆罷之累遷工科都給事中武宗初立內府工匠以營造加恩縝率同官言陛下初登大寶工匠末技已有以微勞進者誠不可示後世宜散遣先朝諸畫士革工匠所授官帝不能用中官張永請改築通州新城縝言泰陵工作方

與不當復與無益之役帝乃止正德元年出爲山西右參政歷福建布政使還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府協平江西賊王浩八乾清宮災疏請養宗室子宮中定根本去南京新增內官召還建言被黜諸臣不報已調郎陽巡撫還南京刑部右侍郎即世宗卽位陳正本十事嘉靖二年就擢戶部尚書卒官

李充嗣字士修內江人給事中蓁孫也登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弘治初授戶部主事以從父臨安爲郎中改刑部坐累謫岳州通判久之移隨州知州擢陝西僉事歷雲南按察使正德九年寧治行卓異當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歲大祲請發帑金移粟振之不足則勸貸富室時流民多聚開封煮糜哺之踰月賚遣還鄉初鎮守中官廖堂黨於劉瑾假進貢名要求石端緞者以爲常充嗣言近中官進貢有古銅器窯變盆黃鷹角鷹錦雞走狗諸物皆借名科斂外又有拜見銀須知銀及侵扣驛傳快手月錢河夫歇役之屬無慮十餘事苛派動數十萬其左右用事者又私於境內抑買雜物擅權商貫貨利乞嚴行禁絕詔但禁下人科取而已十二年移撫應天諸府寧王宸濠反充嗣謂尚書喬宇曰都城守禦屬於公幾輔則充嗣任之乃自將精兵萬人

西屯采石遣使入安慶城中令指揮楊銳等堅守傳檄部內聲言京邊兵十萬旦夕至趣供餉以給賊賊果疑懼事定兵部及巡按御史胡潔言其功時已就進戶部右侍郎乃賜敕嘉勞有建議修蘇松水利者進充嗣工部尚書兼領水利事未幾世宗嗣位遣工部郎林文霈顏如璞佐之開白茅港疏吳淞江六閱月而竣工浩詳河渠志嘉靖元年論平宸濠功加太子少保蘇松白糧輸內府正德時驟增內使五千人糧亦加十三萬石帝用充嗣言減從故額又請常賦外羨餘解之浮額者內府徵收監以科道官毋參內臣苛索帝俱從之尋改南京兵部尚書七年致仕卒久之詔贈太子太保謚康和

吳廷舉字獻臣其先嘉魚人祖成梧州遂家焉成化二十三年登進士除順德知縣上官屬修中貴人先祠廷舉不可市舶中官市葛以二葛與之曰非產也中官大怒御史汪宗器亦惡廷舉門彼專抗上官市名耳會廷舉毀淫祠二百五十所撤其材作堤葬學宮書院宗器調有所侵盜執下獄按之不得問懲而止爲縣十年稍遷成都同知憂歸補松江用尚書馬文升劉大夏薦擢廣東僉事從總督潘蕃討平南海滿遠諸盜正德初歷

副使發總鎮中官潘忠二十罪忠亦訐廷舉他事逮繫
詔獄劉瑾矯詔枷之十餘日幾死戍雁門旋赦免楊一
清薦其才擢江西右參政敗華林賊於連河從陳金大
破姚源賊其黨走裴源復從俞諫破之賊首胡浩三既
撫復叛廷舉往諭爲所執居三月盡得其要領誘使擒
及得還浩三果殺其兄浩二內亂官兵乘之遂禽浩三
與副使李夢陽不協奏夢陽侵官因乞休不俟命竟去
坐停一歲俸起廣東右布政使復佐陳金平府江賊擢
右副都御史振湖廣饑已復出湖南定諸夷疏地寧王
宸濠有逆謀疏陳江西軍政六事爲豫防計世宗立召

爲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上疏祇陸完王瓊梁儲及少
傅蔣冕而自以爲己昔居憲職無一言乞罷黜以儆幸
位時完早得罪瓊及儲已罷去廷舉借以傾冕冕遂求
罷帝頗不直廷舉調南京工部而慰諭冕固請留之
不聽嘉靖元年廷舉乞休詔許馳傳以災異復自劾求罷勸帝
修德應天因奏行其部與革十二事尋就改戶部遷右
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長洲知縣郭波以事挫織造中
官張志聰志聰伺波出倒曳之車後與史簫景臏操兵
本兵爲白於朝費銀幣正德初父喪除待銓闕下外官
朝見畢必謁劉瑾鴻臚導良永笞左順門叩頭畢令東

學會事陳獻章居湫隘亡鄰外田有書萬卷及卒總督
姚鏌尤其喪隆慶中追謚清惠弟廷弼舉於鄉廷舉柳
吏部前廷弼臥其棺下刑部主事宿進爲奏記張綵乃
得釋
方良永字壽卿莆田人弘治三年進士督通兩廣峻却
饋遺爲布政使劉大夏所器還授刑部七事進員外郎
擢廣東僉事瓊州賊符南蛇爲亂大夏時爲總督檄攝
海南兵備會師討平之御史坐良永失利大夏已入爲
本兵爲白於朝費銀幣正德初父喪除待銓闕下外官
朝見畢必謁劉瑾鴻臚導良永笞左順門叩頭畢令東

向揖瑾良永竟出或勸詣瑾家良永不可及吏部除良永河南撫民僉事中旨勒致仕既去瑾怒未已欲假海南殺人事中之刑部郎中周敏力持乃不坐瑾誅起湖廣副使尋擢廣西按察使發巡按御史朱志榮罪至謫戍遷山東右布政使旋調浙江改左錢寧以鈔二萬粥於浙良永上疏曰四方盜甫息瘡痍未瘳浙東西雨雹寧廝養賤流假義子名驍公侯之列賜予無算納賄不貲乃敢攫民財戕邦本有司奉行急於詔旨胥吏緣為奸椎膚剝髓民不堪命鎮守太監王堂劉璟畏寧威受

役使臣何敢愛一死不以聞乞陛下下寧詔獄明正典刑並治其黨以謝百姓寧懼留疏不下謀遣校尉捕假勢粥鈔者以自飾於帝而請以鈔直還之民陰召還前所遣使寧初欲散鈔徧天下先行之浙江山東山東為巡撫趙璜所格而良永白發其奸寧自是不敢粥鈔矣寧方得志公卿臺諫無敢出一語良永以外僚訟言誅之聞者震悚良永念母老恐中禍三疏乞休去世宗即位中外交薦拜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以母老再疏乞終養都御史姚鏌請破格褒寵尚書喬宇孫交言良永家無贏貲宜用侍郎潘禮御史陳茂烈故事賜廩米詔月給三石久之母卒詔賜祭葬皆異數也服除以故官

巡撫應天郎家賜救至衢州疾作連疏乞致仕未報遽歸卒卒後有南京刑部尚書之命僅暨訃聞賜卹如制謚簡肅良永侍父疾衣不解帶者三月母病良永年六十餘矣手進湯藥無少怠居倚廬哀毀稱純孝焉素善王守仁而論學與之異嘗語人曰近世專言心學自謂超悟獨到推其說以自附於象山而上達於孔子曰賢聖教人次第為小子無用之學程朱而下無不受擯而不知其入於妄弟良節官廣東左布政使亦有治行子重杰舉於鄉以孝聞

王爌字存納黃巖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太常博士正德時屢遷刑科都給事中武定侯郭勛鎮兩廣行事乖謬詔白陳勛強辦嬪等駁之都察院覆奏不錄爌言爌並劾都御史彭澤帝責澤置勛不問御史林有年直言下獄浙江僉事聶邦奇忤中官破遣嬪皆救之帝幸大同久不反爌力請回鑾又與工科石天柱救彭澤忤王瓊中旨調兩人於外嬪得惠州推官世宗立召復都給事中旋擢太僕少卿改太常嘉靖三年遷應天府尹歲大祲奏免其賦居四年遷南京刑部右侍郎以母老歸養家居十年起故官尋擢南京右都御史守備中官進表率以兩御史監禮爌曰中官安得役御史止之奉賀

入朝謁內閣夏言言倨甚大臣多隅坐嬪獨引坐正之言不悅嬪遂謝病歸嬪與御史潘壯不相能壯坐大獄詔嬪提問嬪力白壯罪至竟作旨人以此稱嬪長者卒贈

工部尚書

王軏開平衛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正德初歷工部員外郎屢遷山東左布政使嘉靖初入為順天府尹房山地震軏言召災有由語多指斥忤旨切責尋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芒部土官知府隴慰死庶子政與嫡子壽爭立朝議立壽政倚烏撒數搆兵使人誘殺壽奪其印軏請討之乃會貴州兵分道進禽政於水西招降四十

九砦璽書獎勞時將營仁壽宮就拜軏工部右侍郎督採大木工罷召還改戶部霦九門苜蓿地以餘地歸之民勸御馬監草場廬地二萬餘頃募民以佃房山民以牧馬地獻中官韋恒軏廬歸之官奸人馮賢等復獻中官李秀秀為請於帝軏抗疏劾之帝雖宥秀竟治賢等如律出霦勛戚莊田請如田制計品秩別親疏以定多寡非詔賜而隱占者俱追斷戶部尚書梁材採其言兼并者悉歸官稍進左侍郎初軏之平隴政也以隴氏無後請改設流官兵部尚書李鉞等然之遂改芒部為鎮雄府分置四長官司授隴氏疎屬阿濟等為長官而擢

重慶通判程洸為試知府隴氏舊部沙保等攻執洸奪其印欲復立隴氏後巡撫王廷相等破保洸得還保子普奴復連烏撒水西苗攻劽罪節諸衛帝命伍文定圖之以朝議不合召還御史戴金因言芒部改流之議諸司咸執不可軏徇洸邪說違衆獨行致疆場不靖遂罷軏官以兵部尚書李承勛薦起故官總督倉場再遷南京戶部尚書御史龔湜劾軏老悖吏部言軏居官儉素指紳儀表帝乃責湜妄言久之就改兵部參贊機務詔舉將材薦鄭卿沈希儀等二十一人皆擢用居四年以老乞罷疏中言享年若干帝以為非告君體勒為民久之卒

徐問字用中武進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廣平推官遷刑部主事歷兵部出為登州知府地濱海多盜問盡捕之調臨江修築壞堤七十二轉長蘆鹽運使運司故利數自好者不樂居問曰吾欲清是官也終任不取一錢累遷廣東左布政使嘉靖十一年以治行卓異拜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獨山州賊蒙鉞弒父為亂問聞南丹泗城欲助逆檄廣西撫按伐其謀又檄鉞弟釗復父讐事平得承襲鉞援絕問督大兵分道入誅之捷聞賜金綺召為兵部右侍郎疏陳武備八事又言兩廣雲貴半

土司深山密箐猺獞羅鞭所窟穴邊將喜功召貴好爲
搗穴之舉王師每入巨酋憨潛踪所誅戮率無孑赤子與
大兵費厚餉以易無辜命非陛下好生意宜敕邊臣布
威信嚴阨塞謹哨探使各安邊境以絕禍萌帝深納其
言尋引疾歸二十一年召爲南京禮部侍郎久之就遷
戶部尚書復引疾去卒於家問清節自勵居官四十年
敝廬蕭然田不滿百畝好學不倦粹然深造爲士類所
宗隆慶初謚莊裕

張邦奇字常甫鄞人年十五作易解及釋國語登弘治
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出爲湖廣提學副使下教
曰學不孔顏行不曾閔雖文如雄褒吾且斥之在任三
四年著生競勸時世宗方爲興世子獻皇遣就試乃特
設兩案己居北而使世子居南文成送入學世宗由此
知邦奇嘉靖初提學四川以親老乞歸久之桂萼掌銓
去留天下提學官起邦奇福建未幾選外僚入坊局改
右庶子遷南京祭酒以身爲教學規整肅就遷吏部侍
郎丁外艱歸帝嘗奉太后謁天壽諸陵語及擇相太后
曰先皇嘗言提學張邦奇器識他日可爲宰相其人安
在帝憬然曰尚未用也服闋卽召爲吏部右侍郎掌部
事推轂善類人不可干以私銓部升除多受教政府邦

奇獨否大學士李時銜之郭勛家人犯法昇重賄請寬
邦奇不從帝欲卽授邦奇尚書爲兩人沮止尋改掌翰
林院事充日講官加太子賓客改掌詹事府九載考績
晉禮部尚書以母老欲便養乃改南京吏部復改兵部
參贊機務帝猶念邦奇時與嚴嵩語及之嵩曰邦奇性
至孝母老不樂北來帝信其言遂不召二十三年卒年
六十一贈太子太保謚文定邦奇之學以程朱爲宗與
王守仁友善而語每不合躬修力踐眞步必謹晝之所
爲夕必書於冊性篤孝以養親故屢起輒退其母後邦
奇卒壽至百歲邦奇事寡嫂如事母所著學庸傳五經

說及文集粹然一出於正族父時徹少邦奇二十歲受
業於邦奇仕至南京兵部尚書有文名
韓邦奇字汝節朝邑人父紹宗福建副使邦奇登正德
三年進士除吏部主事進員外郎六年冬京師地震上
疏陳時政闕失忤旨不報會給事中孫禎等劾臣僚不
職者並及邦奇吏部已議留帝竟以前疏故黜爲平陽
通判遷浙江僉事轄杭嚴一府寬濠令內豎假飯僧聚
千人於杭州天竺寺邦奇立散遣之其儀賓託進貢假
道衢州邦奇詰之曰入貢當沿江下奚自假道歸語王
韓僉事不可誑也時中官在浙者凡四人王堂爲鎮守

晁進督織造崔珪主市舶張玉管營造爪牙四出民不聊生邦奇疏請禁止又數救抑堂邦奇閔中官採富陽茶魚爲民害作歌哀之堂遂奏邦奇沮格上供作歌怨謗帝怒逮至京下詔獄廷臣論救皆不聽斥爲民嘉靖初起山東參議乞休去尋用薦以故官蒞山西再乞休去起四川提學副使入爲春坊右庶子七年偕同官方鵬主應天鄉試坐試錄謬誤謫南京太僕丞復乞歸起山東副使遷大理丞進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宜府入佐院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時遼陽兵變侍郎黃宗明言邦奇素有威望請假以便宜速往定亂帝方四百三萬當痛爲澄汰中官迎佛及監織造者濫乞引事姑息不從命與山西巡撫任洛換官至山西爲政嚴肅有奸妊女弟當誅昂納而還其女朝議用兵土魯番復哈密金言西邊虛憊而土魯番險遠且青海之寇窺伺西寧不宜討哈密已卒從金議嘉靖元年由太僕寺少卿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邊人貧甚金爲招商聚粟廣屯積豁以時給其食改撫宜府進右副都御史大同叛卒殺張文錦邊鎮兵皆驕宣府總督侍郎馮清苛刻諸軍請糧不從且欲鞭之衆轟然圍清府署金方病出坐院門召諸軍官數之曰是若輩剝削之過欲痛鞭之軍士氣稍平擁而前請曰總制不恤我耳金從容諭以利害衆乃散解去得

無變改撫保定巡按御史李新芳疑廣平知縣謀已欲
抶之知府爲之解並欲執知府發兵二千捕之知府及
佐貳皆走一城盡空金發其罪狀而都御史王廷相庇
新芳與相爭帝卒下新芳刑部黜官金遷兵部右侍郎
未幾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久之擢南
京刑部尚書就轉戶部二十四年致仕踰歲餘卒贈太
子太保謚襄敏

吳嶽字汝喬汝上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
郎中督餉宣府吏進羨金數千拒之出知廬州府稅課
歲萬金倒輸府獄以代郵傳費西山薪故供官爨獄弛
以利民以憂去服除改保定治如廬州歷山西副使浙
江參政湖廣按察使山西右布政使並以清靜得民還
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奏裁徵發冗費十六七民
力遂寬甫浹歲引疾去久之以貴州巡撫徵尋進左副
都御史協理院事隆慶元年歷吏部左右侍郎京察竣
給事中胡應嘉有所申救嶽內閣抗聲曰科臣敢留
考察罷黜官有故事平應嘉遂得謫南京禮部尚書
就改吏部抑浮薄杜僥倖南都縉紳憚之上疏陳六事
帝頗納其言尋改兵部參贊機務未上給由過家病卒
詔贈太子太保謚介肅嶽清望冠一時禔躬嚴整尚書

馬森言平生見廉節士二人嶽與譚大初耳嶽知廬州
時王廷守蘇州以公事遇京口嶽召爲金山遊攜酒一
餅肉一斤菜數束廷笑曰止是乎嶽亦笑曰足供我兩
人食矣歡竟日而還去廬日假一蓋禦雨至卽命還之
譚大初字宗元始與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授工部主事
憂歸起補戶部改戶科給事中數論事歷兵科左給事
中出爲江西副使淸軍多所釋御史孫愼以失額爲疑
大初曰失額罪小殃民罪大嚴嵩親黨奪民田治之不
少貸遷廣西右參政投劾歸久之起故官河南未上擢
南京右通政俄遷應天府尹將赴南都而穆宗卽位乞
屢疏乞休不允拜南京戶部尚書引疾去家居田不及
百畝卒年七十五謚莊懿

贊曰當正嘉之際士大夫利方爲圓駭其素履羔羊素
絲之節寖以微矣陶琰諸人淸操峻特卓然可風南都
列卿後先相望不其賢乎琰之督漕充嗣之守禦良永
之過錢寧周金之弭亂卒所豎立甚偉至琰子之直節
廷弼邦靖之篤行尤無忝其父兄云

明史卷二百一終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張居正等奉
敕修

廖紀　王時中
周期雍　唐龍子汝楫
王杲王臨　周用宋景屠僑
聞淵　劉訒胡鐵宗
孫應奎徐垓孫應方統　聶豹
李默萬鐘　周延潘恩
賈應春　張永明

胡松績溪胡松　趙炳然

廖紀字時陳東光人弘治三年進士授考功主事屢遷文選郎中正德中歷工部右侍郎提督易州山厰羨金無所私遷吏部左右侍郎世宗立拜南京吏部尚書謂兵部參贊機務被論解職嘉靖三年大禮議既定吏部尚書楊旦赴召道劾張璁桂萼璁萼之黨陳洸遂劾旦而薦紀帝罷旦以紀代之紀疏辭言臣年已七十精力不如喬宇聰明不如楊旦時宇旦方爲帝所惡不許光祿署丞何淵請建世室祀興獻帝下廷議紀等執不可帝弗從紀力爭曰淵所言干君臣之分亂昭穆之倫茂

祖宗之制臣謹昧死請罷勿議不納會廷臣多爭者議竟寢已條奏三事其末言人材當惜謂正德之季宗社幾危議者但知平定逆藩之功而不知保護京師之力自陛下繼統老成接踵去新進連茹登以出位喜事爲賢以凌分犯禮爲貴伏望陛下於昔年致仕大臣念其保護之勳量行召用其他降職除名遣戍者使得以才自効帝但納其正士風重守令二事而已三邊總督楊一清召還內閣聰等欲起王瓊紀推彭澤王守仁帝不允復以鄧廷瓚王憲名上竟用憲五年正月御史張亥喻茂堅朱實昌以世廟禮成請宥議禮得罪諸臣聰萼亦以爲請章俱下吏部紀等列上四十七人卒報罷御史魏有本以劾郭勛救馬永謫官給事中沈漢等論救帝不聽紀從容爲言且薦永及楊銳帝納之有本得無謫紀在南都持議與聰合坐是劾罷聰輩欲引助己遂首六卿而紀顧數與牴牾聰輩亦不喜年老稱病乞歸許之去初獻皇實錄成加太子太保至是進少保賜敕乘傳夫廩視故事有加卒贈太保謚僖靖

王時中字道夫黃縣人弘治三年進士授鄢陵知縣嘗出郊旋風擁馬首時中曰冤氣也跡得屍督井乃婦與所私者殺之遂伏辜召拜御史督察畿輔馬政正德初

請革近畿皇莊不報吏部尚書馬文升致仕時望屬劉大夏閔珪時中誣珪和媚大夏昏耄兩人各求退焦芳遂得之衆咸咎時中出按宣大逮繫武職貪汚者百餘爲東廠太監邱聚所奏劉瑾捕時中下詔獄荷重枷於都察院門時中病甚其妻往省遇都御史劉宇哭且詬宇不得已言於瑾釋之謫戍鐵嶺衛瑾誅起四川副使遷湖廣按察使十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世宗立召爲右副都御史父喪除起故官會上章聖太后尊號時中言本生二字不當去及上冊寶百官陪列不至者九人時中與焉帝責對狀已而貰之歷兵部左侍郎代李鉞爲尚書中官黃英等多所陳請時中皆執不可敎薊州平盜功濫及通州守備鄔祐爲言官李鳴鶴等所劾時中乞休且詆言者給事中劉世揚等言時中不當逞忿箝言官帝乃切責時中令歸聽勘嘉靖十年四月起復爲兵部尚書御史郭希愈請重兵部侍郎之選以邊臣有才者兩人分掌邊方內地軍務吏部議從之時中言非祖宗臨時遣將意帝遂從其議帝欲用王憲於兵部乃調時中刑部尚書坐論御史馮恩獄落職閒住始恩疏詆時中及是以寬恩得罪時稱爲長者久之遇赦復官致仕

周期雍字汝和江西寧州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南京御史劉瑾既誅爲瑾斥者悉起而給事中李光翰任惠徐番牧相徐暹趙士賢御史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葛浩姚學禮張鳴鳳王良臣徐鉉趙佑楊璋朱廷聲劉玉部郎李夢陽王綸孫磐等以兼劾鞏閹未得錄期雍偕同官王佩力請皆召用兵部尚書王敞附瑾進期雍請斥之焦芳劉宇猶在列而劉大夏韓文楊守隨林瀚張敷華未雪期雍皆極論陳金討江西賊縱苗殺掠期雍發其狀尋清軍廣東劾鎮守武定侯郭勛金與勛皆被貴出爲福建僉事宸濠反簡銳卒赴討會賊平乃還嘉靖初爲浙江參議討平溫處礦盜子一子官再遷湖廣按察使九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大酋州密雲闕堡數十以避寇警移入內地關外益無備期雍悉修復之數列上便宜入爲大理卿歷刑部左右侍郎右都御史拜刑部尚書大計京官言官劾期雍納賄吏部白其誣詔爲飭言者十九年郭勛修前郤因風霾勸帝罷免大臣期雍遂夫位家居十年卒

唐龍字虞佐蘭谿人受業於同縣章懋登正德三年進士除鄒城知縣禦大盜劉六數敗之加俸二等父喪服除徵授御史出按雲南錢寧義父參將盧和坐罪當死

寧爲奏辯下鎭撫覆勘會遣官錄囚受寧屬欲出和爲
龍所持卒正其罪士官鳳朝明坐罪死革世職寧令演
人爲保舉而矯旨許之龍抗疏爭寢其事再按江西疏
趣張忠許泰班師三司官從宸濠叛者猶居位龍召數
之曰脅從罔治謂凡民耳若龍讀書食祿何覩顚乃爾
立收其印綬擢陝西提學副使遷山西按察使召爲太
僕卿嘉靖七年改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
諸府奏罷淮西官馬種牛罷壽州正陽關權稅通泰二
州虛田租及漕卒船料民甚德之召拜左副都御史歷
吏部左右侍郎十一年陝西大饑吉囊擁衆臨邊延綏

告警詔進龍兵部尚書總制三邊軍務兼理振濟齋帑
金二十萬以行龍奏行救荒十四事時吉囊居套中西
抵賀蘭山限以黃河不得渡用牛皮爲渾脫渡入山後
俺答亦自豐州入套爲患龍用總兵官王效梁震數敗
敵屢被奬賚召爲刑部尚書大猾劉東山搆陷建昌侯
張延齡與大獄延齡昭聖皇太后母弟帝所惡也吏坐
獄不窮竟去者數十人龍獨執正東山罪大禮大獄及
諸建言獲罪者廷臣屢請寬不能得會九廟成覃恩龍
錄上充軍應赦者百四十人率得宥所不原惟豐熙楊
慎壬元正馬錄呂經馬恩劉濟邵經邦而已考尚書六

年滿加太子少保以母老乞歸侍養久之用薦起南京
刑部尚書就改吏部兵部尚書戴金罷召龍代之太廟
成加太子太保尋代熊浹爲吏部尚書龍有才居官著
勞績及爲吏部每事咨僚佐年老多疾輒爲所欺御史
陳九德劾前選郎高簡罔上行私并論龍衰暮乃下簡
詔獄龍引疾未報吏科楊上林徐良輔復論簡詔杖簡
六十遣戍上林良輔以不早言罷職龍默爲民龍已有
疾與出國門卒後數年子修撰汝楫疏辯詔復官贈少
保謚文襄龍故與嚴嵩善龍之罷實夏言主之而汝楫
素附嵩得第一人及第官至左諭德後坐嵩黨奪官

王杲字景初汶上人正德九年進士授臨汾知縣擢御
史巡視陝西茶馬帝遣中官分守蘭靖杲言窮邊饑歲
不宜設官累民不報嘉靖三年帝將遣中官督織造於
蘇杭杲疏諫不納久之擢太僕少卿改大理再遷左副
都御史進戶部右侍郎河南大饑命杲往振杲請急發
帑金詔齎臨清倉銀五萬兩以行既至復請發十五萬
兩全活不可勝計事竣賜銀幣尋以右都御史總督漕
運故事繇運艘軍三民七總兵官顧寬以軍民困敝請
發兩淮餘鹽銀七十萬戶部尚書李如圭不可杲請改
折兩年漕運十之三以所省轉輸費治運艘勿重困軍

民報可踰年入爲戶部尚書后父安平侯方銳乞張家莊馬房地果言此地二千餘頃正供所出不可許宜以大慈恩寺入官地二十頃予之帝從其議時國儲告匱諸邊請增餉無虛月四方多水旱給事中李文進請議廣儲蓄果列九事以獻已又上制財用十事帝咸納之舊制歲漕四百萬石果以數有餘而用不足遇災傷率改折以便民一日帝見改折者過半大驚以詰戶部果等引罪敕自今務遵祖制毋輕變果掌邦計事無不辦帝深倚之後有詔買龍涎香久不進帝以此不悅給事中馬錫劾果及巡倉御史艾朴受賄給事中厲汝進言乎於雷州戍所隆慶初給事中辛自修等訟果寃詔復官賜祭葬贈太子太保王暐句容人由進士除吉安推官從王守仁平宸濠遷大理寺副爭大禮下獄廷杖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歷兩京戶部侍郎出督漕運進尚書歷官著清操

周用字行之吳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正德初擢南京兵科給事中父憂服闋留補禮科已乞南改南右布政使代監司鞫南陽滯獄獄爲之空嘉靖八年京兵科諫迎佛烏斯藏及以中旨遷黜尚書都給事中等官且請治鎮守江西中官黎安罪出爲廣東參議預

潔與用相似景末久卒而僑居職八年屬嚴嵩柄政風紀不振議丁汝夔獄受杖不能去宋景字以賢奉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知睢州正德五年入爲河南道御史故事知州無改御史者劉瑾創之也瑾誅景引疾去嘉靖二年以薦補浙江僉事進山西副使民饑爲盜殺守禦指揮景樹幟令被脅者赴之賊咸歸命乃禽斬其魁四遷山西左布政使累官南京吏工二部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入爲左都御史卒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謚莊靖居儉宇安卿吏部尚書滿再從子也正德六年進士授御史巡視居庸諸關武宗遣中官李嵩等捕虎豹

僑力言不可世宗時歷左都御史卒贈少保謚簡肅

聞淵字靜中鄞人弘治十八年進士初授禮部主事已改刑部楊一清爲吏部調淵稽勳員外郎歷考功郎中改掌文選遷南京右通政嘉靖初擢應天府尹改尹順天累遷南京兵部右侍郎正德中擢部事薦馬永等十餘人召爲刑部右侍郎遷左進南京刑部尚書就移吏部召爲刑部尚書周用卒代爲吏部尚書侍郎徐階得帝眷前後議言獄淵謂言事祇任意跡涉要君請帝自裁決帝大怒切責淵嚴嵩既殺言勢益橫部權無不侵數以小故奪淵俸淵年七十矣遂乞骸骨歸家居十四年卒先累加太子太保卒贈少保謚莊簡淵居官始終一節晚抑權相功名頗損在南刑部時張璁先爲曹屬嘗題詩於壁屬淵勒石後堂淵曰此尚書堂也吾敢以相君故爲郎官勒石耶

劉訒鄢陵人父璟刑部尚書訒登正德十二年進士爲寧國推官攝蕪湖縣事武宗南巡中貴索賄不得繫訒詔獄世宗立復官尋擢御史遷南京通政參議歷南京刑部尚書召改北初帝幸承天河南巡撫胡纘宗嘗以事笞陽武知縣王聯聯尋爲巡按御史陶欽夔劾聯

素兇狡嘗毆其父良論死久之以良請出獄復坐殺人求解不得知帝喜告訐乃撫纘宗迎駕詩穆王八駿語爲謗詛言纘宗命已刊布不從屬欽夔論黜羅織成大辟候長至日令其子詐爲常朝官闖入閤門訟冤凡所不悅若副都御史劉隅給事中鮑道明御史胡植馮章張洽參議朱鴻漸知府項喬賈應春等百十人悉搆入之帝大怒立遣官捕纘宗等下獄命訒會法司嚴訊訒等盡得其誣罔仍坐聯死當其子詐冒朝官律斬而爲纘宗等乞宥帝既從法司奏坐聯父子辟然心嗛纘宗頗多詰讓下禮部都察院參議嚴嵩爲之解乃革纘宗職杖四十訒亦除名法司正貳停半歲俸郎官承問者下詔獄嵩以對制平獄有功令兼支大學士俸嵩辭乃允時法官率骫法徇上意稍執正讜責隨至訒於是獄能持法身雖黜而天下稱之胡纘宗陝西秦安人正德三年進士由檢討出爲嘉定判官歷山東巡撫改河南孫應奎字文宿洛陽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章邱知縣嘉靖四年入爲兵科給事中上疏言輔臣之任必忠厚鯁亮純白堅定者乃足當之今大學士楊一清雖練達國體而雅性尚通難以獨任張璁博性偏傷於自恃猶飭厲功名當抑其過而用之至於桂萼以梟雄桀驁

之資作威福納財賄阻抑氣節私比黨與勢侵六官氣
制言路天下莫不怨憤乞鑒別三臣賢否以定用舍其
意特右璁而帝因其奏慰留一清戒論璁等既而同官
王準陸粲劾璁萼罷相準粲亦下吏遠謫以應奎首抗
章不罪未幾劾吏部尚書方獻夫帝頗納其言獻夫援
江鉞爲助遂詆應奎議再遷戶科左給事中行人薛侃
建言忤旨下廷訊詞連張璁應奎與同官曹怀揖璁避
且上疏言狀帝怒下之詔獄尋釋還職十一年大計天
下庶官王準謫富民典史應奎言汪鋐爲璁孽修郤誣
以不謹而黜之乞復準官責鋐爲黨比戒吏部尚書王

瓊亦言準當黜乃謫應奎高平縣丞屢遷湖廣副使督
采大木坐累復逮繫尋釋還歷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召理院事遷戶部侍郎進尚書俺答犯京師後羽書旁
午徵兵餉應奎乃建議加派自北方諸府暨廣西貴州
外其他量地貧富繫增銀一百十五萬有奇而蘇州一
府乃八萬五千御史郭仁吳人也詣應奎請減不從仁
遂劾奏應奎疏辨帝以仁不當私屬謂之外既而圄用
猶不足應奎言今歲入二百萬而諸邊費六百餘萬一
切取財法行之已盡請令諸曹所隸官吏儒士厮役校
卒悉去其冗者而臣部出入贏縮之數亦綜其大綱列

籍進御使百司庶府咸知爲國惜財報可三十一年正
月命應奎條上京邊備用芻糧之數應奎言自臣入都
至今計正稅加賦餘鹽五百餘萬外他所搜括又四百
餘萬而所出自諸邊年例二百八十萬外新增二百四
十五萬有奇修邊振濟諸役又八百餘萬帝以耗費多
疑有侵冒分遣科道官往核諸邊竟實給事中徐公遴劾
應奎粗疏自用遂改南京工部尚書以方鈍代諸邊餉
銀益增鈍計無所出請令諸臣條上理財策議行二十
九事益織屑傷大體應奎就移戶部致仕歸卒應奎爲
諫官屢犯權貴以風節自勵晚官計曹一切爲苟且計

功名大損於前有與應奎同姓名者餘姚人字文卿由
進士授行人擢禮科給事中疏劾汪鋐奸忤旨下詔獄
已復杖闕下謫華亭縣丞徙鋐亦罷去兩孫給諫之名竝
震於朝廷累官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踰年罷歸爲山
東布政時有創開膠萊河議者應奎力言不可入覲與
吏部尚書爭官屬賢否時稱其直方鈍巴陵人掌戶部
七年廉慎無過嚴嵩中之詔改南京遂乞骸骨歸
聶豹字文蔚吉安永豐人正德十二年進士除華亭知
縣濬陂塘民復業者三千餘戶嘉靖四年召拜御史巡
按福建出爲蘇州知府憂歸補平陽知府山西頻中寇

民無寧居豹令富民出錢罪疑者贖得萬餘金修郭家溝冷泉靈石諸關隘練鄉勇六千守之寇却廷議以豹爲知兵給事中劉繪大學士嚴嵩皆薦之擢陝西副使備兵潼關大計拾遺言官論豹在平陽乾沒大學士夏言亦惡豹逮下詔獄落職歸二十九年秋都城被寇禮部尚書徐階豹知華亭時所取士也爲豹訟冤言其才可大用立召拜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未赴擢兵部右侍郎尋轉左仇鸞請調宣大兵入衛豹陳四慮謂宜固守宣大宣大安則京師安鸞怒伺豹過無所得乃已三十一年召翁萬達爲兵部尚書未至卒以豹代之奏上

防秋事宜又請增築京師外城皆報可是年秋寇大入山西覆總兵官李涞軍大掠二十日而去總督蘇祐反以大捷聞爲巡按御史毛鵬所發章下兵部豹言寇雖有所掠而我師斬獲過當實上元垂祐陛下威靈所致宜擇吉祭告論功行賞帝喜進秩任子者數十人豹亦加太子少保廕錦衣世千戶京師外城成進太子少傅南北屢奏捷及類奏諸邊功豹率歸功元祐祭告行賞如初豹亦進太子太保當是時西北邊敝遷寇東南倭又起羽書日數至豹本無應變才而大學士嵩與豹鄉里徐階亦入政府故豹甚爲帝所倚久之寇患日棘帝深以爲憂豹卒無所謀畫條奏皆具文帝漸知其短會侍郎趙文華陳七事致仕侍郎朱隆禧請設巡視福建大臣開海濱互市禁豹皆格不行帝大怒切責豹震慴請罪復辦增官開市之非再下詔譴讓豹愈惶懼條便宜五事以獻帝意終不懌降俸二級頃之竟以中旨罷而用楊博代之歸數年卒年七十七隆慶初贈少保益貞襄豹初好王守仁良知之說與辨難心益服後聞守仁歿爲位哭以弟子自處及繫獄著困辨錄於王守仁說頗有異同云

李默字時言順寧人正德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嘉靖初改戶部主事進兵部員外郎調吏部歷驗封郎中眞人邵元節貴幸請封誥默執不予十一年爲武會試同考官及宴兵部默據賓席欲坐尚書王憲上憲劾其不遜謫寧國同知屢遷浙江左布政使入爲太常卿掌南京國子監事博士等官得與科道選自默發之歷吏部左右侍郎代夏邦謨爲尚書自正德初焦芳張綵後吏部無侍郎拜尚書者默出帝特簡蓋異數也嚴嵩柄政擅黜陟權默每持己意嵩銜之會推遼東巡撫列布政使張臬謝存儒以上帝問嵩嵩言其不任奪默職爲民以萬鐘代默掌銓僅七月逾年鐘罷特旨復用默已命

入直西內賜直廬許苑中乘馬尋進太子少保未幾復
命兼翰林學士給事中梁夢龍劾默徇私帝爲責夢龍
會大計羣吏默戒門下謝賓客同直大臣亦不得燕見
嵩甚恨趙文華視師還默氣折之總督楊宜罷嵩文華
欲用胡宗憲默推王詰代兩人恨滋甚初文華爲帝言
餘倭無幾而巡按御史周如斗以敗狀聞帝疑數詰嵩
文華謀所以自解稔帝喜告許會默試選人策問言漢
武唐憲以英睿興盛業晚節用匪人而敗遂奏默誹謗
且言殘寇不難滅以督撫非人敗衂由默恨臣劾其同
鄉張經思爲報復臣論曹邦輔郎嗾給事中夏栻孫洊

嫉孽臣延今半載疆事日非昨推總督又不用宗憲而
用詰東南塗炭何時解陛下宵旰憂何時釋帝大怒下
禮部及法司議奏默偏執自用失大臣體所引漢唐事
非所宜言帝責禮部尚書王用賓等羣護各奪俸三月
而下默詔獄刑部尚書何鰲遂引子罵父律絞帝曰律
不著臣罵君謂必無也今有之其加等斬錮於獄默竟
瘐死時三十五年二月也默博雅有才辨以氣自豪同
考武試得陸炳爲門生炳貴盛力推轂默由外吏驟顯
有所恃不附嵩凡有銓除與爭可否氣甚壯然性褊淺
用愛憎爲軒輊頗私鄉舊以恩威自歸士論亦不甚附
之默既得罪繼之者吳鵬歐陽必進視喜父子意承順
惟謹吏部權盡失隆慶中復默官予祭葬萬曆中賜謚
文愍萬鏜字仕鳴進賢人父福金華知府鏜登弘治十
八年進士正德中由刑部主事屢遷吏部文選郎中司
署火下獄瞷還職歷太常大理少卿世宗嗣位以鏜嘗
貽書知縣劉源清令預防宸濠賚金幣毒遷順天府尹
累遷右副都御史歷兵部侍郎右都御史皆南京彗星
見應詔陳八事中言人邪正相懸而形迹易混其大較
有四人主所取於下者曰任怨曰任事曰恭順曰無私
而邪臣之态强戾好紛更巧逢迎肆攻訐者其迹似之

人主所惡於下者曰避事曰沽名曰朋黨曰矯激而正
臣之守成法恤公議體羣情規君失者其迹似之察之
不精則邪正倒置而國是亂矣此不可不愼也治天下
貴貫文今陛下議禮制度考文至明備矣而於理
財用人安民講武之道或有缺焉願輟聲容之繁飾畧
太平之美觀而專從事於實用斯治天下之道得矣至
大禮大獄得罪諸臣幽錮已久乞量加寬錄帝大怒斥
爲民令吏部錮勿用家居十年屢推薦輒報罷同年生
嚴嵩柄政援引之湖廣蠻叛起鏜副都御史相
機勦撫鏜納土指揮田應朝策誘致其酋督兵破之條

上善後七事帝咸報可召鏜還未幾銅平酋龍子賢復
叛御史繆文龍言鏜勦撫皆失詔下撫按官勘覆歸罪
於參將李繼事乃解鏜得爲兵部侍郎遷南京刑禮二
部尚書召掌刑部俄代李默爲吏部尚書鏜既爲冢所
引每事委隨又頗通饋遺撫治鄖陽都御史關鏜以通
政使趙文華名上會給事中朱伯辰劾文華文華上言
納言之職倒不外推鏜意在出臣又嗾所親伯辰論劾
欲去臣且鏜以侍郎起用乃縢臟奏二品九年滿得加
太子少保又以不得一品面設腹誹無大臣禮帝怒遂
與伯辰並黜爲民久之卒隆慶初復官贈太子太保

周延字南喬吉水人嘉靖二年進士除潛江知縣改新
會擢兵科給事中時議新建伯王守仁罪將奪其爵延
抗疏爲訟坐謫太倉州判官歷南京吏部郎中出爲廣
東參政撫安南征黎寇皆預有功三遷廣東左布政使
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靖海寇林成亂進兵部右侍
郎提督兩廣軍務召爲刑部左侍郎歷南京右都御史
吏兵二部尚書嘉靖三十四年召爲左都御史帝用給
事中徐浦議令廷臣及督撫各舉邊才於是故侍郎郭
宗皐都御史曹邦輔吳嶽祭酒鄒守益修撰羅洪先御
史吳悌方涯主事唐樞參政周大禮曾亭參議劉志知

府黃華在舉中御史羅廷唯駁曰滿疏本言邊才而今
廷臣乃以清修苦節實學懿行舉去初議遠矣況又有
貲緣進者是假明詔開倖門帝納其言責吏部濫舉命
與都察院更議延與尚書吳鵬等言所舉皆人望公無
私帝終不悅切責延等而舉者悉報罷世宗時海內賢
士大夫被斥者衆及是舉上稍冀復用而爲廷唯所阻
自是皆不復召矣延頗面寒峭砥節奉公權臣用事政
以賄成延未嘗有染然居臺端七年無諫諍名卒官贈
太子太保謚簡肅延卒歐陽必進代踰月遷吏部乃以
潘恩繼之恩字子仁上海人嘉靖二年進士授邵州知
州調繁鈞州鈞徽王封國也宗戚豪悍恩約束之擢南
京刑部員外郎遷廣西提學僉事署按察使事有大猾
匿靖江王所捕之急王不得已出之憾恩誣以事按無
實得免累遷山東副使御史葉經以試錄忤旨並恩下
詔獄謫廣東河源典史四遷復爲江西副使進浙江左
參政按部海鹽倭猝至圍城數匝恩與參將湯克寬僉
事姜廷頤力禦却之俄遷浙江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
史巡撫河南偕按臣劾徽王載堉貪虐遂奪國伊王典
楧驕橫恩一切裁之河南民素苦藩府恩制兩悍王名
大著久之由刑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子允端爲刑部主

事吏部尚書郭朴恩門生也調之禮部給事中張益劾
允端奔競恩溺愛朴徇私帝置朴不問改允端南京工
部令恩致仕萬曆初賜存問卒年八十七贈太子少保
謚恭定

賈應春字東陽眞定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南陽知縣遷
和州知州入爲刑部郎中歷知潞安開封二府遷陝西
副使未赴河南巡按陳蕙劾其貪監滴山東鹽運同知
蕙亦坐貶久之由漢陽知府復遷陝西副使進右參政
寧羌賊起會兵討平之遷按察使左右布政使皆在陝
西就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三十二年進兵部右侍

郎總督三邊軍務俺答諸部蔑撓邊應春言諸邊間諜
不通每寇入莫測其向我則無所不備兵分勢孤往往
失事夫寇將內犯必聚衆治器腊肉飼馬傳箭祭旗其
形先露而我民被掠者間亦臨邊傳報頗有左驗使邊
臣厚以官賞令密偵候視漫然散守者功相十百乃定
賞格以請帝立從之其秋寇大入延綏殺掠五千餘人
應春督諸將邀擊獲首功二百四十以捷聞而巡按御
史吉澄極言敗狀帝竟錄應春功官其一子明年罷宣
大總督蘇祐以應春代時秋防將屆代應春者江東未
至令仍舊任套寇數萬人屯寧夏山後先遣騎五百餘
入掠總兵官姜應熊守紅井以級敵而密遣精兵薄其
營斬首百四十餘級進應春右都御史踰月寇別部入
永昌西寧爲守將所破番人入鎮羌總兵官王繼祖擊
敗之竝賜應春銀幣久之寇五千騎犯環慶爲都督袁
正所破掠莊涼守將邀斬百二十人再予應春一子官
在鎮數載築邊垣萬一千八百餘丈以花馬池開田二
萬頃給軍屯墾邊人賴之徵拜南京戶部尚書論邊垣
功進秩一等旋召爲刑部尚書改戶部國用不足應春
以爲吉凶命徵不及七分者所司毋遷官漕政廢弛運
艘多逋負亦以應春言重其罰歲餘致仕去卒贈太子

太保

張永明字鍾誠烏程人嘉靖十四年進士除蕪湖知縣
獻皇后梓宮南祔所過繁費不貲永明望江岸佛舍爲
殿供器飾箔金財用大省尋擢南京刑科給事中寇入
大同山西總督樊繼祖巡撫史道陳講等不能禦永明
偕同官論其罪已又劾兵部尚書張瓚黷貨悞國又劾
大學士嚴嵩及子世蕃貪汚狀已又劾兵部尚書戴金
爲御史巡鹽時增餘鹽羨銀阻壞邊計疏雖不盡行中
外憚之出爲江西參議累遷雲南副使山西左布政使
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伊王典棪恣橫永明發其惡

後竟伏辜四十年遷刑部右侍郎未上改吏部進左侍
拜刑部尚書居數月改左都御史條上飭厲撫按六事
御史黃廷聘按浙歸道湘潭慢知縣陳安安發其裝得
所攜金銀貨幣廷聘皇恐謝乃還之永明聞劾罷廷聘
浙江參政劉應箕先爲廷聘論罷見廷聘敗撫其陰事
自辨永明惡之劾應箕亦斥故事京官考滿日翰林外
皆報名都察院修庭謁禮後吏部郎恃權張濂廢報名
陸光祖廢庭謁永明榜令遵故事列儀節奏聞詔諸司
遵守郎中羅良當考滿先詣永明郎約免報名庭謁乃
過院永明怒疏言此禮行百年非臣所能損益良輕薄

無狀當罷又卿貳大臣考滿詣吏部與堂官相見乞卽
詣四司門揖司官輒南面答揖亦非禮當改正良疏辨
奪俸詔禮部會禮科議之奏言永明議是自今吏部郎
其承舊制九卿翰林官揖四司當罷詔可永明素清謹
宰憲在嚴嵩罷後以整飭綱維爲己任會給事中魏時
亮劾永明力求去詔許馳驛歸明年卒贈太子少保謚
莊僖

胡松字汝茂滁人幼嗜學嘗輯古名臣章奏慨然有用
世志登嘉靖八年進士知虞東平州設方略捕盜民賴以
安再遷南京禮部郎中歷山西提學副使三十年秋上
邊務十二事謂去秋俺答掠興嵐卽傳箭徵兵赴期深
入守臣皆稔聞之而巡撫史道總兵官王陛等備禦無
素待其壓境始以求貢上聞又陰致賄遺令勿侵已分
地冀嫁禍他境今山西之禍實大同貽之宜亟寘重典
以厲諸鎮大同自兵燹以來壯士多逃漠北爲寇用今
宜招使歸有攜畜產器械來者聽其自有更給牛種費
優復數年則我捐金十萬可得壯士二萬打而用之皆
勁旅也孰與棄之以資強敵哉大同最敵衝爲鎮巡者
較諸邊獨難今宜不拘資格精擇其人豐給祿廩使得
收召猛士畜黎健丁又久其期非十年不得代彼知不

可驟遷必不爲苟且日夕計而邊閫自固又必稍寬文
網非大干憲典言官毋得輒劾以壞其成功至用閒之
道兵家所貴今寇譎獲於山西者已數十人他鎮類是
故我之虛實彼無不知今宜厚養死士潛縱遣之得間
則斬其名王部長及諸用事貴人否亦可覘強弱虛實
而陰爲備又寇貪而好利我誠不愛金帛東賂黃毛三
衛以牽其左西收亦不刺遺種予善地以竢其右使首
尾掣曳自相狠顧則我可起承其敝坐收全勝矣他所
條析咸切邊計帝嘉其忠懇進秩左參政松疏上當事
者已惡其侵官及遷擢益忌之不畀以兵柄令於三關

聽用欲因以陷之寇大入抵太原給事中馮良知遂劾松建言冒賞無寸功紀功科道官張堯年王珩劾總兵官張達等竝論松虛議無補遂斥爲民家居十餘年屢薦輒報罷至三十五年以趙文華言起陝西參政分守平涼復條嚴保甲均賦稅置常平簡伉健數事三遷江西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所部多盜松奏設南昌南豐萬安三營遣將討捕以次削平進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以會討廣東巨寇張璉及援閩破倭功兩賜銀幣居三年召理部事進左侍郎改吏部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代郭朴爲吏部尚書奏言撫按舉

劾每舉數十人虛譽浮詞往往失實所劾犯贓僅擬降調罷輒貪殘僅擬改教賞罰不當人何所激勸且巡撫歲終例有冊第屬吏賢否今皆寢閣乞申飭其敝玩者帝嘉納之松潔已好修富經術鬱然有聲望晚主銓柄以振拔淹滯爲己任甫七月病卒贈太子少保謚恭肅時又有胡松者字茂卿績溪人正德九年進士嘉靖時爲御史桂萼薦王瓊松論之忤旨謫廉州推官累官工部尚書伊王欲拓其洛陽府第計直十萬金以十二賑嚴嵩期必得松據祖制爭乃止俺答入寇仇鸞以邊衆入衛欲悉召其衆實京師移武庫仗於營便給調松言邊兵外也而內之武庫仗內也外之非所以重肘腋杜徼懷防也執弗許尋引疾歸卒年八十三居家以孝友稱

趙炳然字子晦紹州人嘉靖十四年進士除新喻知縣徵拜御史與給事中李文進數宦大山西兵餉劾前後督撫樊繼祖史道監司楊銳指揮馮世彪等一百七十七人侵冒罪坐謫有差條上備邊十二事歷按雲南浙江擢大理寺丞進少卿尋改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進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浙江福建總督胡宗憲下獄召罷總督毋設大學士徐階以浙江寇甫平請設巡撫綏

輯逢進炳然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往任之浙羅兵戍久又當宗憲沒後財匱力絀炳然廉以率下悉更諸政令不便者仍奏減軍需之半民皆尸祝之福建巡撫游震得請浙兵勦賊紹發義烏精兵一萬命副總兵戚繼光將以往仍諭炳然協勦炳然言福建所以致亂者由將吏撫馭無術民變爲兵兵變爲盜耳今又驅浙兵以赴閩急竊懼浙之復爲閩也請令一意團練土著使人各爲用家自爲守急則兵緩則農然後聚散兩有所歸即不得已而召募亦必先本土後鄰壤庶無蘴

鬨本又條上防海八事中言蘇松浙江水師皆統於總

兵駐定海陸師皆統於副總兵駐金山衞並受總督節制今督府旣革則已判爲二鎭彼此牽制不得調發請畫地分轄各兼水陸軍務俱報可其年繼光破賊瀕海餘寇流入浙江官軍迎戰於連嶼陡橋石坪斬首百餘級新倭復犯石坪將士乘勝藏之炳然以援勦功再賜金幣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給事中辛自修劾罷戎政都御史李鐩請擇素知兵者代之乃召炳然爲兵部尚書協理戎政踰年詔兼右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新平平遠保平三堡密邇宣府舊屬大同天成相去六十里孤懸塞外隔崇山寇騎時出沒炳然奏添設

參將別爲一營報可尋以總兵官馬芳等却敵功被賚己召還部代楊博爲尚書考滿加太子少保炳然清勤練達所至有聲績隆慶初以病乞休去卒贈太子太保謚恭襄

贊曰世宗朝璁蒿相繼用事六卿之長不得其職大都波流茅靡典忍取容廖紀以下諸人其矯矯者與應奎司邦計不能節以制度顧務加賦以病民豹也碌碌無足觀矣

明史卷二百二終

纂修官編修官檢討官庶吉士臣張廷玉等奉敕撰

鄭岳　劉玉子慈

汪元錫　孫寀　寇天敍

唐胄　潘珍　族子旦　余光

李中　李楷　歐陽鐸

陶諧　孫大順　大臨　潘埙　呂鯤

歐陽重　朱裳

陳察　孫懋

王儀　子學夔　會鈞

鄭岳字汝華莆田人弘治六年進士授戶部主事董天錫偕錦衣千戶張福決囚福坐天錫上岳言其非體且言糾劾非鎭監職而董讓行之太常本禮部屬而崔志端專之內外效尤益無忌憚忤旨繫獄尚書周經侍郎許進等救不聽贖杖還職尋進員外郎許進督師大同貴近惡其剛方議代之罷職總兵官趙景謀起用京軍屢出無功岳言進不可代景不可用京軍不可出朝論韙之遷湖廣僉事歸宗藩侵地於民施州夷民相讐殺者有司以叛告岳會治其魁餘悉縱遣荊

岳饑勸富民出粟弛河泊禁屬縣輸糴遠衞率二石致一石岳以其直給衞而留粟備振民乃獲濟正德初擢廣西副使士官岑猛當徙福建據田州不肯徙岳許爲奏改近地猛乃請自效尋改廣東遷江西按察使就遷左布政使宸濠奪民田億萬計民立砦自保宸濠欲興因以脅岳宸濠因助夢陽奏其事囚掠江巡撫任漢顧慮不能決帝遣大理卿燕忠會給事中黎奭按問忠等奏勘岳子私有迹而夢陽挾制撫按俱宜斥岳遂奪官

爲民宸濠敗中外交薦起四川布政使以憂不赴世宗初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甫兩月召爲大理卿嘉靖元年冬上言內臣有犯宜聽部院問理毋從中決不能從帝數不豫岳請遵聖祖寡欲勤治之訓宮寢有制進御以時而退朝卽御文華裁決章奏日暮還宮以養壽命之源報聞出按甘肅亂卒事總兵官李隆等皆伏罪還朝以災異陳刑獄失平八事尋遷兵部右侍郎時大禮未定岳言若以兩考爲嫌第稱孝宗廟號毋稱伯考以稍存正統大學士石瑤請從之帝切責瑤奪岳俸兩月轉左侍郎請罷山海關稅弗許中官崔文欲用其兄子爲副將岳持不可寧夏總兵官仲勛行賄京師御史聶豹以風聞論岳岳自白丐乞休歸十五年而卒

劉玉字咸粟萬安人祖廣衡永樂末進士正統間以刑部郎中出修浙江荒政積粟數百萬督治陂塘爲旱澇備景泰初歷左副都御史鎮守陝西請遇災傷毋俟勘報卽除其賦庶有司不得借覆核陰行科率從之還治院事福建浙江盜起命往督兵捕議創壽寧縣於官臺山以清盜窟討平處州賊已復巡撫遼東居官以廉節稱終刑部尚書父喬成化初進士累官湖廣左布政使玉登弘治九年進士授輝縣知縣發粟振饑奏蠲虛稅

復業者千家擢御史初孫伯堅金琦王寧皆以傳奉得官己又以指揮胡震爲都指揮分守通州玉抗疏言傳奉不已繼之內批累聖德乞皆罷之不納武宗卽位甫四月災異迭見玉陳修省六事出按京畿中官吳忠奉命選后妃肆貪虐玉奏不問劉健謝遷罷玉馳疏言劉瑾等佞幸小臣巧戲弄投陛下一笑顧讒邪而棄輔臣此亂危所自起兄今白虹貫日彗見紫微宮星搖天王之位民窮財殫所在空虛陛下不改圖天下將殆乞置瑾等於理仍留健遷輔政不報玉遂引疾歸後瑾榜玉奸黨復誣搆之罰輸粟塞下者三最後逮繫詔獄削籍

放歸瑾誅起河南僉事遷福建副使皆董學政正德十
五年累擢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江防寇濠反攻安慶
玉以舟師赴援事定改撫鄖陽世宗即位召爲左僉都
御史論遏亂功進右副都御史嘉靖元年改左歷刑部
左右侍郎初偕九卿爭興獻帝不宜稱皇及帝欲考獻
帝又偕廷臣伏闕哭爭六年秋坐李福達獄削籍卒於
家玉所居僅庇風雨天文地理兵制刑律皆有論著隆
慶初贈刑部尚書謚端毅子慤南京工部右侍郎歷官
亦有聲

汪元錫字天啓婺源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
三遷都給事中陝西鎮守中官廖鑾族子鎧冒功爲錦
衣千戶隨鑾於陝元錫爭之言鎧父鵬已亂中州勿使
鎧復亂陝右乞徵還鵬眞鎧父子於理偏頭關之捷錄
功太濫偕同官言太監張忠總兵官劉暉等不宜賞湖
廣鎮守太監杜甫請巡歷所部帝許之元錫等據祖制
力爭帝幸昌平宣府大同元錫偕同官邢寰累疏諫復
言宣府守將朱振等皆寇從西巡寇乘虛入塞何以禦
之已聞帝將選禁軍親征四海治部寇復極陳不可安
遠侯柳文鎮湖廣奏擒叅隨七十餘人元錫乞褒所奏
左右侍郎致仕卒邢寰黃梅人正德三年進士數言事
殺邊民無算六軍多傷今君臣欣喜交賀而軍民繫賊
庭南向號哭臣等何忍受賜中旨以納粟都指揮馬昇
守備儀眞復遣內官分守瀆關山海關駕又幸大喜峯
口欲招二衛花當把兒孫元錫等皆抗章諫帝欲南幸
舒芬黃鞏切諫得罪給事御史遂不敢爭及帝將親征
宸濠元錫復諫沮宸濠就執元錫寰偕六科馳疏論迴
鑾十五年帝在南京元錫等復屢申前論且言供億繁
費使牒旁午奸宄官校少女充離宮陛下不以宗社
爲重專事遨遊豈能長保天下語甚危切中官以內官
晁進楊保分守蘭州肅州元錫等言二州逼強寇不可
增官守累居民羣小不悅矯旨責之詔改團營西官廳
爲威武團練營以江彬許泰等提督之別擇地爲團營
教場元錫言拓地則擾居民與工則費財力以朝廷自
將之軍而彬等槩加提督則僭名分不從會帝崩事已
世宗即位疏言都督郤永以附江彬下獄宜擇而用之
錦衣都指揮郭鑾等十八皆彬黨宜下獄治咸報可張
銑許泰繫獄帝忽宥其死元錫爭不聽屢遷至太僕卿
嘉靖六年帝以李福達獄下三法司於理元錫不能平
有後言聞於張璁并下獄奪職後用薦起故官歷戶部
左右侍郎致仕卒邢寰黃梅人正德三年進士數言事

有直聲

寇天敘字子惇榆次人由鄉舉入太學與崔銑呂柟善登正德三年進士除南京大理評事進寺副累遷應天府丞武宗駐南京從官衛士十餘萬日費金萬計近幸求索倍之尹齊宗道憂懼卒天敘攝其事日青衣阜帽坐堂上江彬使者至好語之曰民窮官帑乏無可結歡丞專待譴耳彬使累至皆然彬亦止他權幸有求則曰俟若奏即予禁軍攫民物天敘與兵部尚書喬宇選拳勇者與搏戲禁軍卒受傷慙且畏不敢橫其隨事禁制多類此駕駐九月南京不大困者天敘與宇力也嘉靖三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未行改郎陽甫二月又改甘肅回賊犯山丹督將士禽其長脫脫木兒西域貢獅子犀牛西狗天敘請却之不聽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寇人固原擊敗之斬首百餘又討平大盜王居等累賜銀幣織造太監至有刓印議奏罷之天敘曰甫至遽請罷即不罷亦且益張會歲侵乃請蠲租稅發粟振饑民因言織造非儉歲所宜設帝立名還歷兵部右侍郎卒家貧喪事不具天敘在太學時嘗聞父疾馳六晝夜抵家父疾亦瘳

唐胄字平侯瓊山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以憂歸劉瑾斥諸服除久不赴官者坐奪職瑾誅召用以母老不出嘉靖初起故官疏諫內官織造請爲宋死節臣趙與珞追謚立祠進員外郎遷廣西提學僉事令土官及猺蠻悉遣子入學擢金騰副使土酋莽信虐計禽之木邦孟養搆兵胄遣使宣諭木邦遂獻地屢遷廣西左布政使官軍討古田賊久無功胄遣使撫之其魁曰是前唐使君令吾子入學者卽解甲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移山東遷南京戶部右侍郎十五年改北部進左侍郎帝以安南久不貢將致討郭勛復贊之詔遣錦衣官問狀中外嚴兵待發胄上疏諫曰今日之事若欲其修貢而已兵不必用官亦無容遣若欲討之則有不可者七請一一陳之古帝王不以中國之治治蠻夷故安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也太宗旣滅黎季犛求陳氏後不得始郡縣之後兵連不解仁廟每以爲恨章皇帝成先志棄而不守今日當率循二也外夷分爭中國之福安南自五代至元更曲劉絡吳丁黎李陳八姓迭興迭廢而嶺南外警遂稀今紛爭正不當問奈何殃赤子以威小醜割心腹以補四肢無益有害三也若謂中國近境宜乘亂取之臣考馬援南征深歷瘴泊士卒死亡幾半所立銅柱爲漢極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朝雖嘗

平之然屢服屢叛中國士馬物故者以數十萬計竭二
十餘年之財力僅得數十郡縣之虛名而止況又有征
之不克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朝故事乎此可爲
殷鑒四也外邦人貢乃彼之利一則奉正朔以威其鄰
則通貿易以足其國故今雖兵亂尚絡繹奉表牋具
方物款關求入守臣以姓名不符却之是彼欲貢不得
非抗不貢也以此責之詞不順五也興師則需餉今四
川有採木之役貴州有鑿口之師而兩廣積儲數十萬
率耗於田州岑猛之役又大工類興所在儲氣悉輸將
作興師數十萬何以給之六也然臣所憂又不止此唐

之衰也自明皇南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神宗伐遼之
役始今北寇日强據我河套邊卒屢叛毀我藩籬北顧
方殷更啟南征之議脫有不利誰任其咎七也錦衣武
人閣於大體倘稍枉是非之實致彼不服反足損威即
令按問得情伐之不可不伐不可進退無據何以爲謀
且今嚴兵待發之詔初下而征求騷擾之害已形是憂
不在外夷而在邦域中矣請停遣勘官罷一切征調天
下幸甚章下兵部請從其議得旨待勘官還更議明年
四月帝決計征討侍郎潘珍兩廣總督潘旦巡按御史
余光相繼諫皆不納後遣毛伯溫往卒撫降之郭勛爲
祖英請配享胃疏爭帝欲祀獻皇帝明堂配上帝胃力
言不可帝大怒下詔獄拷掠削籍歸遇赦復冠帶卒隆
慶初贈右都御史胃耿介孝友好學多著述立朝有執
持爲嶺南人士之冠

潘珍字玉卿婺源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正德中歷官山
東僉事分巡兗州賊劉七等猝至有備不敢攻引去掠
曲阜珍奏徙縣治而城之遷福建副使湖廣左布政使
嘉靖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累遷兵部左侍郎
時議諫討安南珍上疏諫曰陳暠莫登庸皆弒逆之賊
黎寧與其父譖不請封入貢亦二十年揆以大義皆所

當討何獨徇寧請爲左右且其地不足郡縣置飯服無
與中國今北敵日蕃聯帳萬里烽警屢聞顧釋門庭防
遠事瘴蠻非計之得宜遣大臣有文武才者聲言進討
檄數登庸罪赦其脇從且令黎寧合勦賊父子不擒則
降何必勞師帝責珍撓成命礪職歸尋以恩詔復官致
仕珍廉直有行誼中外十餘薦皆報寢卒贈右都御史
珍族子旦字希周弘治十八年進士知漳州郤武三遷
浙江左布政使斥羨金不取嘉靖八年擢右副都御史
撫治鄖陽數平巨寇累遷刑部右侍郎十五年冬以兵
部左侍郎提督兩廣軍務諭起復毛伯溫討安南旦行

過其里語之曰安南非門庭寇公宜以終喪辭往來之
間少緩師期俟其聞命求欵因撫之可百全也且抵廣
適安南使至馳疏言莫登庸之簒黎氏猶黎氏之簒陳
氏也朝廷將興問罪師登庸即有求貢之使何嘗不畏
天威乞容臣等觀變待彼國自定若登庸奉表獻琛於
中國體足矣豈必窮兵萬里哉章下禮兵二部族父珍
適以言得罪尚書嚴嵩張瓚紐曰議不用會伯温入都
見旦疏不悅言總督任重宜擇知兵者遂改旦南京兵
部以張經代之未行引疾乞休語侵伯温帝怒勒致仕
將還吏白倒支庫金爲道里費旦笑曰吾不以妄取爲

例卒贈工部尚書旦上書半歲廣東巡按御史余光亦
言黎氏魚肉國君在陳氏爲賊子抗拒中國在我朝爲
亂魁今失國或天假手登庸以報之也自宋以來了移
於李李奪於陳陳篡於黎又轉於莫欲興黎兵勢
必不能臣已遣官責其修貢道里懸遠往復陳請必失
事機乞令臣便宜從事帝以光疏中引五季六朝事下
之兵部咎光輕率奪其俸無何光進鄉試錄禮部尚書
嚴嵩摘其誤奏之被逮削籍光江寧人

李中字子庸吉水人正德九年進士楊一清爲吏部數
有不悅者降四川右參政十八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
山東歲歉令民捕蝗者倍予穀蝗絕而饑者濟禽劇盜

關繼光隣境攘其功中不與辯進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御史金燦按四川時嘗薦中中不謝燦憾之至是撫他事誣劾方議調用而中卒光宗時追謚莊介中守官廉自廣西歸欲飯客貸米隣家米至又乏薪將以浴器爨會日已暮竟不及飯而別少學於同里楊珠既而仕雖通顯家具蕭然卒贈工部尚書謚恭簡

年周子恭皆能傳其學中族人楷又傳洪先之學楷字陶諧字世和會稽人弘治八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邦正由舉人授湯溪知縣母艱服闋補青田時倭躪東南楷積穀資守禦青田故無城倭至楷禦於沙埠倭不得渡乃以閒築城倭又至登陴守日役賊數人倭遁去遷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請命儒臣日講大學衍義孝宗嘉納之正德改元劉瑾等亂政諸請以瑾等誤國罪告先帝罪之勿赦瑾摘其譌字令對狀伏罪乃宥之帝命中官崔杲等往江南浙江織造杲等復乞長蘆鹽引諸再疏爭皆不聽諸當出理邊儲以工科掌印無人請俟行日遣官代署瑾遂中諸下詔獄廷杖斥爲民旋榜爲奸黨又誣以巡視十庫時缺布不奏復械至闕下杖之謫戍肅州瑾誅釋還鄉其黨猶用事竟不獲召嘉靖元年復官未至除江西僉事轉河南管河副使命沿河植柳防護葬有事採以爲埽總理都御史請推行之諸道歲省費鉅萬遷參政歷左右布政使皆在河南久之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疏言守令遷太驟宜以六年爲期言官忤旨當優容養病官才力堪任

者毋終棄時南京御史馬駿等劾王瓊被逮而新例養病久者率不復收敘故諸以為言又奏今天下差徭煩重既有河夫機兵打手富戶力士諸役乃編審里甲復徵曠丁課及供億諸費乞皆罷免帝採納之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海寇陳邦瑞許折桂等突入波羅廟欲犯廣州為指揮李嵩所遮邦瑞投水死折桂還所執指揮二人乞就撫諸居折桂等東莞編為總甲使約束其黨五百人為新民兵部以降賊羣聚恐乘隙為變令解散其黨已陽奉春賊趙林花等攻城與德慶賊鳳二仝相倚為患諸討破百二十五砦帝曰諸功足錄第

前縱患者誰乃僅賚銀幣瓊山沙灣洞賊黎佛二等殺典史諸復勦平為總督二年俘斬叅萬母聚歸起兵部左侍郎九廟災自陳致仕歸卒贈兵部尚書隆慶初謚莊敏孫大順字景熙嘉靖四十五年進士歷官福建右布政使司帑失銀吏卒五十人皆坐繫大順言於左使曰盜者兩三人耳何盡繫之為請為公治之乃縱囚令跡盜果得眞者終右副都御史廣西巡撫弟大臨字慮臣嘉靖三十五年進士及第授編修吳時來劾嚴嵩大臨為定疏草時來下詔獄詰所共謀大臨不顧曰鉤之藥物時來亦忍死無一言萬曆初累官吏部侍郎卒贈吏部尚書謚文僖大臨少應舉杭州隣婦夜奔拒之旦遂徙舍為人寬然長者而內持貞介不以勢利易大順子允淳與父同登進士終光祿寺署丞

潘塤字伯和山陽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性剛決彈劾無所避論諸大寨王鼎劉機竇杲陳天祥等多見納乾清宮災塤上疏曰陛下在阼九年治效未臻災祥迭見臣願非安宅不居非大道不由非正人不親非儒術不崇非大閱不觀兵非執法不成獄非骨肉之親不干政非汗馬之勞不濫賞臣聞陛下好戲謔矣臣以為入而內庭琴瑟鐘鼓人倫之樂不必遊離宮以為

惟狎羣小以為快也出而外廷華裔一統莫弁臣妾不必收朝官為私人集遠人為勇士也聞陛下好佛矣臣以為南郊有天地太廟有祖宗錫祉迎庥佛於何有番僧可逐而度僧可止也聞陛下好勇好貨好士木矣臣以為誅奸邊亂大勇也不須馳馬試劍以自勞三軍六師大武也不須邊將邊軍以自擁任土作貢皇店奚為閽閽駢闐內市安用阿房壯麗古以為金塊珠礫也況養豹乎金碧熒煌古以為淦膏發血也況供佛乎是數者之好皆可已而不已者也疏入報聞十一年正月上書言陛下始者血氣未定禮度或踰今春秋已盛更絃

易轍此其時也昔太甲居桐處仁遷義不失中興漢武下輪臺之詔年已七十猶爲令主況陛下過未浮於太甲悔又早於武帝何愆不可蓋何治不可建乎時欲毀西安門外民居有所興作塤與御史熊相曹雷復切諫皆不報三還至兵科都給事中右都督毛倫以附劉瑾論死削世蔭倫嘗有德於錢寧恃爲內援其子求復襲貪暴者四人摹小咸惡遂謫蒲州同知又以事忤中官黃玉誣劾繫獄世宗即位擢山東參政嘉靖十三年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故事每軍一佐以餘丁三每馬一給牧地五十畝經損餘丁之二編入均徭冊盡收牧地還官又役軍築邊牆督趣過當諸軍詣經乞罷役都指揮劉尚德叱之不退經呼左右榜笞者卒遂爭毆經裂其冠裳幽之都司署帝詔經還朝都指揮袁璘將經裂其冠裳幽之都司署帝詔經還朝都指揮袁璘將赴諸軍草價爲辦裝卒復執經裸而寘之獄虐辱之脅鎮守中官王純等奏經十一罪帝逮經亂卒復寘官校於獄久之始解經下詔獄謫戍茂州數年釋還隆慶初復官卒亂卒爲曾銑所定見銑傳

歐陽重字子重廬陵人正德三年進士殿試對策歷詆閹政授刑部主事劉瑾兄死百官往弔重不往張銳錢

寧掌厥衞連搆搢紳獄重皆力與爭銳等假他事繫之獄贖杖還職仍停俸再遷郎中歷四川雲南提學副使遷浙江按察使未上嘉靖六年春拜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會尋甸土酋安銓鳳朝文反廷議以重諳練事乃改雲南初武定土知府鳳朝文與詔母子坐事留雲南朝文紿其衆言詔已戮官軍將盡滅其部黨以故諸蠻悉從爲亂攻圍會城重督兵擊敗之而遣詔母子還故地其黨悔相率歸之朝文計窮絕普渡河走追兵至殲焉銓逃尋甸故巢官軍攻破其砦銓賊盡平乃散其黨二萬人還尋甸府於鳳梧山下更設守禦千戶所重推功於前撫臣傅習並進秩任子緬甸木邦隴川孟密孟養諸酋相讐殺各許奏於朝下重等勘覆遣參政王汝舟知府嚴時泰等遍歷諸蠻譬以禍福皆還侵地供貢如故重列善後數事悉報可賜敕書褒諭重乃卽創殘振貧之輕徭賦規畫鹽鐵商稅屯田諸務民咸便之雲南歲貢金千兩費不貲大理太和蒼山產奇石鎮守中官遣軍匠攻鑿山崩壓死無算重皆疏罷之浮費大省當是時鎮守太監杜唐黔國公沐紹勛相比爲奸利長吏不敢問羣盜由此起重疏言姿盜率唐紹勛莊戶請究主者又奏紹勛任千戶何經廣誘奸人奪民產唐役占官軍

下任事哉願曲宥二臣全朝廷之體帝怒奪言等俸重罷歸在道聞御史王化劾其爲桂萼黨不勝忿抗疏陳辨請錄大禮大獄被逐諸臣而自乞褫職又言得紹勛所遣百戶丁鎮私書知行賄張璁乞其覆護璁不宜在左右聰疏辨帝以重失職怨望黜爲民重以梟被誚言等奪俸皆由已致之復疏乞重謫代言官罪帝益怒以已除名置不問重家居二十餘年言者屢薦竟不復召

朱裳字公垂沙河人年十四爲諸生讀書舍躬執爨提學御史顧潛俾受學於崔銑登正德九年進士擢御

史巡鹽河南錢寧遣人牟鹽利裘禁不予巡按山東前
御史王相忤鎮守中官黎鑑被誣下詔獄裘抗疏直相
幼鑑八罪帝還自宣府裘請下罪己詔新庶政以結人
心不報山東大水淹城武單二城以裘言命相地改築
帝幸南都久裘極陳小人蠱惑之害出爲鞏昌知府嘉
靖二年舉治行卓異遷浙江副使日啜菜羹妻操井臼
迎父就養同列知其貧製衣一襲爲壽父亦拒不納三
遷至浙江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數條上
方畧外艱歸久不起帝南巡謁行在命以故官總理河
道迎章聖太后梓宮暑卒隆慶中追贈戶部右侍郎
諡端簡

陳察字元習常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南昌推官正
德初擢南京御史尋改北劉瑾既誅武宗猶日狎羣小
察偕同官請務講學節嗜欲勤視朝語甚切直以養親
歸家居九年始赴補會帝將親征宸濠察請無行而亟
下罪己詔忤旨奪俸一年諭羣臣更諫必置極典俄巡
按雲南助巡撫何孟春討定彌勒州以功增秩世宗即
位疏言金齒騰衝地極邊徼既統以巡撫總兵又有監
司守備分轄無事鎮守中官因幼太監劉玉都督沐崧
太僕少卿馬陸留御史徐文華名還謝遷韓文孫交張
原周廣高公詔王思等罷還嘉靖初按四川請罷鎮守中官不聽帝親

留邊兵汰錦衣冗官諸疏皆侃侃江彬導帝巡幸懋言彬梟桀險狡邪挾至尊出居庸無大臣保護獨處沙漠將半載兩宮違養郊廟不親四方災異迭見盜賊蜂起留彬一日爲宗社一日寢不省視規主闕者往往得無罪一觸權倖禍立至人皆爲懋危而彬方日侍帝娛樂亦不之見也請回鑾諫南幸懋皆與宸濠反帝在南都懋從行請急定平賊功賞既又數請還京奉同官伏闕皆不省世宗卽位疏薦建言貶謫諸臣周廣范輅等二十人皆名用劾南京祭酒陳霽太常卿張道榮皆罷未幾言謝遷韓文起用乞倣

宋起文彥博故事不煩職務大禮大政時令參預必有裨新政帝雖善之不能用出爲廣東參議遷副使嘉靖四年有錦衣官校偵事廣東懋與按察使張祐疑其僞執之事聞逮下詔獄謫滕縣典史屢遷至廣西布政使十六年入爲應天府尹坐所進鄉試錄忤旨致仕卒

王儀字克敬文安人嘉靖二年進士除靈璧知縣以能調嘉定七年擢御史巡按陝西泰府豪占民產儀悉奪還民延綏大饑朝命陝西布政使胡忠爲巡撫儀論罷之已巡按河南趙府輔國將軍祐椋招亡命殺人劫敓積十餘年莫敢發儀偕巡撫吳山奏之奪爵禁錮會儀

出爲蘇州知府甫三月祐椋潛入都奏儀據撫并訐都御史毛伯温以私憾入己罪且言臣嘗建醮祈皇嗣爲知府王天民訕笑請并按問帝心知祐椋罪而悅其建醮語爲遣使覆按解儀伯温任下天民獄使者奏儀不誣第祐椋罪在赦前宜輕坐帝終憐祐椋愛已竟復其爵除儀名伯温山天民皆得罪終嘉靖世多以謗謗

醮獲重禍由祐椋訐奏始儀去蘇州士民走闕下乞留帝不許既而薦起知撫州蘇州士民復走闕下乞還儀至再不報歸懇於巡撫侯位位以聞帝乃許之至則歎曰蘇賦當天下什二而田額淆錯無可考何以定賦乃履

畝丈之使縣各爲籍以八事定田賦以三條核稅課徵兵備時巡撫歐陽鐸均田賦儀佐之以治蘇者推行於旁郡坐與操江王學夔討賊敗績停俸戴罪未幾殪賊江中進秩一等遷山西右參政分守冀寧寇抵潞源城儀洞開城門寇疑引去按行所部築城郭積糗糧榆次平定間遂皆有城二十一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還入龍門總兵官卻永等敗之儀進右副都御史尋以築邊垣費銀幣寇自萬全右衛入游騎犯完唐奪俸二級考察拾遺貶一官已勘上失事罪貶秩如初久之除

肅州兵備副使協巡撫楊博徙哈密遺種於境外稍遷右參政復拜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未行俺答犯京師詔儀馳鎮通州仇鸞部卒掠民貲捕笞之柳市門外鸞訴於帝逮訊斥爲民卒隆慶初子緘訟寃復官賜卹緘官按察使分巡遼陽以知兵名王學夔安福人正德時以吏部主事諫南巡跪闕下受杖嘉靖初奏請裁戚畹又申救言官歷考功文選郎中廉謹爲時所稱嘗撫治卽陽有僞稱皇子者諸司議用兵學夔曰妄竪子耳密捕致之辟累遷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隆慶萬曆間存問者再年九十四卒贈太子少保

會鈞字廷和進賢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南京禮科給事中時四方銀場得不償費且爲盜窟鈞奏罷之鈞剛廉疾俗首劾罷叅贊尚書劉龍已劾翊國公郭勛禮部尚書嚴嵩未幾劾工部侍郎蔣淦延綏巡撫趙錦最後劾罷操江都御史柴經直聲震一時出爲雲南副使兩司詣黔國公率廷謁鈞始正其禮且奄還所侵麗江民地遷四川參政黔寇亂撫定之屢遷河南左布政使三十一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徐邳等十七州縣連被水患帝憂之趣上方畧鈞請潞劉伯臺至赤

宴廟八十里築草灣老黃河口增高家堰長堤繕新莊

總裁官總理軍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柱國贈太師謚襄毅王唐

敕修

陳九疇　翟鵬　張漢

孫繼魯　曾銑

丁汝夔　楊守謙

商大節　王忬

楊　選

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倜儻多權畧自爲諸生卽習武事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有重囚越獄人莫敢

櫻九疇挺槊逐得之遂以武健名正德初錄囚南畿忤劉瑾謫陽山知縣瑾敗復故官歷郎中遷肅州兵備副使總督彭澤之賂士魯番也遣哈密都督寫亦虎仙往九疇奮曰彭公受天子命制邊疆不能身當利害何但模棱爲乃練卒伍繕營壘嚴若臨大敵寫亦虎仙果通賊番酋速檀滿速兒犯嘉峪關遊擊芮寧敗死寧復遣斬巴思等以駱馬乞和而陰遣書虎仙及其姻黨阿剌思罕兒失拜烟答等俾內應九疇知賊計執阿剌思罕兒及斬巴思付獄通事毛鑑等守之鑑等故與通欲縱

帳走兵部尚書王瓊惡澤并坐九疇失事罪逮繫法司獄以失拜烟答繫死爲罪除其名世宗卽位起故官俄進陝西按察使居數月甘肅總兵官李隆嗾部卒毆殺巡撫許銘焚其屍乃擢九疇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按驗銘事誅隆及亂卒首事者九疇抵鎭言額軍七萬餘存者不及半且多老弱請令召募詔可嘉靖三年速檀滿速兒復以二萬餘騎圍肅州九疇自甘州晝夜馳入城射賊賊多死已又出兵擊走之其分掠甘州者亦爲總兵官姜奭所敗論功進副都御史賚金幣九疇上言番賊敢入犯者以我納其朝貢縱商販使得稔虛實也寫亦虎仙逆謀已露輸貨權門轉掌寵幸以犯邊之寇爲來享之賓邊臣怵利害拱手聽命致內屬番人勾連接引以至於今卽不能如漢武興大宛之師亦當效光武絕西域之計先後入貢未歸者二百人宜安置兩粵共謀逆有逆者加之刑僇則賊內無所恃必不復有侵軼倘更包含隱忍恐河西十五衞所永無息肩之期也事下總制楊一清頗採其議四年春致仕歸初土魯番敗遁都指揮王輔言速檀滿速兒及牙木蘭俱死於啟九疇以聞後二人上表求通貢帝怪且疑而番人先在京師者爲禁語言肅州之圍由九疇激之帝益信會

石戶王邦奇訐楊廷和彭澤詞連九疇吏部尚書桂萼等欲緣九疇以傾澤因請許通貢而追治九疇激變狀大學士一清言事已前決帝不聽逮下詔獄刑部尚書胡世寧言於朝曰世寧司刑而殺忠臣寧殺世寧乃上疏爲訟冤曰番人變詐妄騰誘萬欲害我謀臣耳夫其畜謀內寇爲日已久一旦擁兵深入諸番約內應非九疇先幾奮傺且近遣屬夷扣其營帳遠交瓦剌擾其窟巢使彼內顧而返則肅州孤城豈復能保臣以爲文臣之有勇知兵忘身殉國者無如九疇宜番人深忌而欲殺也惟聽部下卒妄報以滿速兒等爲己死則其罪有不免耳已法司具獄亦如世寧言帝卒中萼等言論戍極邊居十年赦還

翟鵬字志南撫寧衞人正德三年進士除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爲衞輝知府調開封擢陝西副使進按察使性剛介歷官以清操聞嘉靖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時邊政久弛壯卒率占工匠私役中官家守邊者拉羸老不任兵又番休無期甚者夫守墩妻坐鋪鵬至盡清占役使得選更野雞臺二十餘墩孤懸塞外久棄不守鵬盡復之歲大侵請於朝以振坐寇入停修復坐劾總兵官趙瑛失事爲所訐奪職歸二十年八月俺答入山西內地兵部請遣大臣督軍儲因薦鵬乃起故官整飭畿輔山西河南軍務兼督餉鵬馳至俺答已飽去而吉囊軍復寇汾石諸州鵬往來馳驅不能有所挫寇退乃召還明年三月宣大總督樊繼祖罷除鵬兵部右侍郎代之上疏言將吏遇賊掠人牧近塞宜多方招徠殺降邀功者宜罪寇入官軍過敵雖無功竟賴以安者當錄若賊衆我寡奮身戰雖有傷折未至殘生民者罪當原於法停敍論功損挫論罪乃有摧鋒陷陣不暇斬首而在後掩取者反積級受功有逡巡觀望幸苟全而力戰當先者反以損軍治罪非戎律之平帝皆從其

議會有降人言寇且大入鵬連乞兵衛帝怒令革職閒住因罷總督官不設鵬受事僅百日而去其年七月俺答復大入山西縱掠太原路安兵部請復設總督乃起鵬故官令兼督山東河南軍務巡撫以下並聽節制鵬受命寇已出塞即馳赴朔州請調陝西薊遼客兵八支及宣大三關主兵兼募土著選驍銳者十萬統以良將列四營分布塞上每營當一面寇入境游兵挑之誘其追諸營夾攻脫不可禦急趨關南依牆守邊擊其困歸帝從之鵬乃浚壕築垣修邊牆三百九十餘里增新墩二百九十二護墩堡一十四建營舍千五百間得地

萬四千九百餘頃募軍千五百人人給五十畝省倉儲無算疏請東自平刑西至偏關畫地分守增游兵三支分駐雁門寧武偏關寇攻牆戍兵拒游兵出關夾攻此守中有戰東大同西老營堡因地設伏伺寇所向又於宣大三關間各設勁兵而別選戰士六千分兩營遇警令總督武臣張鳳隨機策應此戰中有守帝從其議且命自今遇敵逗遛者都指揮以下即斬總兵官以下先取死罪狀奏請先是鵬遣千戶火力赤率兵三百哨至豐州灘不見寇復選精銳百遠至豐州西北遇牧馬者百餘人擊斬二十三級奪其馬還未入塞寇大至官軍間分駐邊堡謂之暗伏鵬請入秋悉令赴塞畫地分守謂之擺邊九月中還鎮遂著爲令二十三年正月帝以去歲無寇爲將帥力降敕獎鵬賜以襲衣至三月俺答寇宣府龍門所總兵官郤永等却之斬五十一級論功進兵部尚書帝倚鵬珍寇錫命屢加所請多從而責效甚急鵬亦竭智力然不能呼吸應變御史曹邦輔嘗劾鵬鵬乞罷弗允是年九月薊州巡撫朱方請撤諸路防秋兵兵部尚書毛伯溫因併撤宣大三關客兵俺答遂

以十月初寇膳房堡爲郤永所拒乃於萬全右衞毀牆入由順聖川至蔚州犯浮屠峪直抵完縣京師戒嚴帝大怒屢下詔責鵬鵬在朔州聞警夜半至馬邑調兵食復趨渾源遣諸將遏敵御史楊本深劾鵬逗遛致賊震畿輔兵科戴夢桂繼之遂遣官械鵬而以兵部左侍郎張漢代鵬至下詔獄坐永戍行至河西務爲民家所窘告鈔關主事杖之厥衞以閫復逮至京卒於獄人皆惜之初鵬在衞輝將入覲行李蕭然通判王江懷金遺之鵬曰豈我素履未孚於人耶江慙而退其介如此隆慶初復官張漢鍾祥人代鵬時寇已出境乃命翁萬達總督宣大而以漢專督畿輔河南山東諸軍漢條上選將練兵信賞必罰四事請令大將得專殺偏裨而總督亦得斬大將人知退怯必死自爭赴敵帝不欲假臣下權惡之兵部言漢老邊事言皆可從帝令再議部臣乃言漢議皆當而專殺大將與會典未合帝姑報可會考察拾遺言官劾漢剛愎遂械繫詔獄謫戍鎮西衞後數年邊警御史陳九德薦漢帝怒斥九德爲民漢居戍所二十年卒隆慶初贈兵部尚書

孫繼魯字道甫雲南右衞人嘉靖二年進士授澧州知州坐事改國子助教歷戶部郎中監通州倉歷知衞輝

淮安二府織造中官過淮繼魯與之忤誣逮至京大學
士夏言救免繼魯不謝言不悅改補黎平擢湖廣提學
副使進山西參政數繩宗藩豐遷按察使宗藩百餘人
擁馬發其裘敝衣外無長物乃載酒謝過遷陝西右布
政使二十六年擢右副都御史代楊守謙巡撫山西繼
魯耿介所至以清節聞然好剛使氣總督都御史翁萬
達議撤山西內邊兵幷力守大同外邊帝報可繼魯抗
章爭言紫荊居庸山海諸關東枕滇勘雁門寧武偏頭
諸關西據黃河天設重險以藩衛國家豈可聚師曠野
利開重門以延敵夫紫荊諸關之拱護京師與雁門諸

關之屏蔽全晉一也今議者不撤紫荊以幷守宣府豈
可獨撤雁門以幷守大同耶況自偏頭寧武雁門東抵
平刑關爲山西長邊自右衛雙溝敬至東陽河鎮口臺
爲大同長邊自丫角山至雙溝百四十里爲大同緊邊
自丫角山至老牛灣百四十里爲山西緊邊論長邊則
大同爲急山西差緩論緊邊則均爲最急此皆密邇河
套譬之門闔山西守左大同守右山西幷力守左尚不
能支又安能分力以守大同之右近年寇不敢犯山西
內郡者以三關備嚴故也使三關將士遠離堡戍欲其
不侵犯難矣全師在外强寇內侵即紫荊倒馬諸關不
將徒守哉萬達聞之不悅上疏言增兵擺邊始於近歲
與額設守邊者不同繼魯乃以危言相恐復遣臣書言
往歲建雲中議寧執幾不免近年撤各路兵督撫業蒙
算其詆排如此今防秋已逼乞別調繼魯否則早罷臣
無悞邊事兵部是繼魯言帝不從下廷議廷臣請如萬
達言帝方倚萬達怒繼魯騰私書引往事議君上而夏
言亦惡繼魯不爲地遂逮下詔獄痛箠於項瘐死繼魯
爲巡撫僅四月山西人習其前政襲有所設施遠以非
罪死咸爲痛惜宗藩有上書訟其冤者即前奪視其疲

者也穆宗即位贈兵部左侍郎賜祭葬廕一子謚清愍
曾銑字子重江都人自爲諸生以才自豪嘉靖八年成
進士授長樂知縣徵爲御史巡按遼東遼陽兵變執辱
都御史呂經銑時按金復急徵副總兵李鑑罷經苛急
事爲亂軍乞赦經罷趨廣寧悍卒于蠻兒等復執辱經
其月撫順卒亦縛指揮劉雄父子會朝廷遣侍郎林庭
歸往勘亂卒懼遼陽倡首者趙劍兒潛詣廣寧與蠻兒
合謀欲俟鎮城官拜表集衆亂爲總兵官劉淮所覺計
不行復結死囚欲俟庭楫至閉城門爲變而銑已刺得
二城及撫順爲惡者姓名密授諸將劍兒等數十人同
日捕獲銑上言往者甘肅大同軍變處之過輕羣小謂

辱命臣殺主帥罪不過此遂相率爲亂今首惡宜急誅
乃召還庭棹命銑勘實悉斬諸首惡懸首邊城全邊大
定擢銑大理寺丞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俺答數入
內地銑請築臨清外城工畢進副都御史居三年改撫
山西經歲寇不犯邊朝廷以爲功進兵部侍郎巡撫如
故二十五年夏以原官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寇十萬餘
騎由寧塞營入大掠延安慶陽境銑率兵數千駐寨門
而遣前參將李珍搗寇巢於馬梁山陰斬首百餘級寇
聞之始遁捷奏賚銀幣既而寇屢入游擊高極死焉副
總兵蕭漢敗績銑疏請將罪治如律時套寇牧近塞零

騎往來居民不敢樵採銑方築塞慮爲所擾乃選銳卒
擊之寇稍北間以輕騎入掠銑復率諸軍驅之遠徙參
將李珍及韓欽功爲多詔增銑俸一級賜銀幣有加銑
素喜功名又感帝知遇益圖所報稱念寇居河套久爲
中國患上疏曰賊據河套侵擾邊鄙將百年孝宗欲復
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古囊據爲巢穴出套則敍
宣大三關以震畿輔入套則寇延寧甘固以擾關中深
山大川勢顧在敵而不在我封疆之臣曾無有以收復
爲陛下言者蓋軍興重務也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鑊
刀鋸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戰危而枕戈汗馬切齒

痛心有日矣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矢勁利彼聚而攻
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藁春寒陰雨壞無
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銳卒六萬
益以山東鎗手二千每當春夏交攜五十日餉水陸交
進直搗其巢材官騎發礮火雷激則寇不能支此一勞
永逸之策萬世社稷所賴也遂條八議以進是時銑與
延寧撫臣欲西自定邊營東至黃甫川一千五百里築
邊牆禦寇請帑金數十萬期三年畢功疏並下兵部部
臣難之請令諸鎮文武將吏協議詔報曰賊據套爲中
國患久矣朕宵旰念之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銑倡恢復

議甚壯其令銑與諸鎮臣悉心上方略予修邊費二十
萬銑乃益銳而諸巡撫延綏張問行陝西謝蘭寧夏王
邦瑞及巡按御史盛唐以爲難久不會奏銑怒疏請於
帝帝爲責讓諸巡撫會問行已罷楊守謙代之意與銑
同銑遂合諸臣條上方略十八事已又獻營陣八圖並
優旨下廷議廷臣見上意向銑一如銑言帝忽出手詔
諭輔臣曰今逐套賊師果有名否兵食果有餘成功可
必否一銑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初銑建議時輔臣夏
言欲倚以成大功主之甚力及是大駭請帝自裁斷帝
命刊手詔徧給與議諸臣時嚴嵩方與言有隙欲因以

傾言乃極言套必不可復陰詆言故引罪乞罷以激帝
怒旋復顯攻言謂向擬旨褒銑臣皆不預聞兵部尚書
王以旂會廷臣覆奏遂盡反前說言套不可復帝乃遣
官逮銑出以旂代之責科道官不言悉杖於廷停俸四
月帝雖怒銑然無意殺之也咸寧侯仇鸞鎮甘肅時以
貲賕餉行賂事幾死卒不承淳用是免珍竟論死世威
阻撓爲銑所劾逮問當故雅親鸞知銑所善嗣邑蘇綱
者言繼妻父綱與銑言嘗交關傳語乃代鸞獄中草疏
誣銑掩敗不奏尅軍餉鉅萬遣子淳屬所親蘇綱賂當
途其言絶無左驗而帝深入其說立下淳綱詔獄給事
中齊譽等見帝怒銑甚請早正刑章帝責譽黨奸避事

鐫級調外任及銑至法司比擬邊帥失陷城砦者律帝
必欲依正條當銑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即日
行刑銑既死言亦坐斬而鸞出獄銑有膽略長於用兵
歲除夜猝命諸將出時塞上無警諸將方置酒不欲行
賂鈴卒求緩於銑妾銑斬鈴卒以徇諸將不得已丙夜
被甲行果遇寇擊敗之翼日入賀畢前請故銑笑曰見
烏鵲非時噪故知之耳皆大服銑廉敗家無餘貲降
慶初給事中辛自修御史王好問訟銑志在立功身罹
重辟識與不識痛悼至今詔贈兵部尚書謚襄愍萬曆
中從御史周磐請建祠陝西李珍者故坐事失官銑從

馳至居庸南順天巡撫王汝孝駐薊州誤聽諜者謂寇向西北汝夔信之請令鸞還大同勿東詔俟後報及與州報至命鸞壁居庸汝孝守薊州未幾寇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薄關城總兵官羅希韓盧鉞不能却汝孝師大潰寇遂由石匣營達密雲轉掠懷柔圍順義城閉保定兵駐城內乃解而南至通州阻白河不得渡駐河東孤山分剽昌平三河犯諸帝陵殺掠不可勝紀京師戒嚴召各鎮勤王分遣文武大臣各九人守京城九門定西侯蔣傳兵部侍郎王邦瑞總督之而以錦衣都督陸炳禮部侍郎王用賓給事御史各四人巡視皇城四門詔大小文臣知兵者許汝夔委用汝夔條上八事請列正兵四營於城外四隅奇兵九營於九門外近郊正兵營各一萬奇兵營各六千急遣大臣二人經略通州涿州且釋罪廢諸將使立功贖罪帝悉從之然是時冊籍皆虛數禁軍僅四五萬老弱半之又半役內外提督大臣家不歸伍在伍者亦逋竄不敢前從武庫索甲仗主庫奄人勒常例不時發久之不能軍乃發居民及四方應武舉諸生乘城且大頒賞格仇鸞與副將徐玨游擊張騰等軍白河西楊守謙與副將朱楫等軍東直門外諸路援兵亦稍集議者率謂城內虛城外有邊兵足恃宜移京軍備內禦汝夔亦以爲然遂量增禁軍入營十王府慶壽寺前掌營務者成國公朱希忠恐以兵少獲譴乃東西抽掣爲掩飾計士疲不得息出怨言而莫聽執爲調者則爭詈汝夔竊兵餉無紀律掠民間帝方眷鸞令勿捕汝夔亦戒勿治鸞兵民益怨怒寇游騎四出去都城三十里及辛巳遂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鋒七百騎駐安定門外教場明日大營薄都城分掠西山黃村沙河大小榆河畿甸大震初寇過通州部所遣偵卒出城不數里道遇傷者輒奔還妄言誰汝夔既而言不能知宣府總兵官趙國忠參將趙臣孫時讓袁正游擊姚冕山西游擊羅恭等各以兵入援營玉河諸處詔兵部核議鎮兵數行賞賚勤王兵先後五六萬人皆聞變即赴未齎糧糈制下犒師牛酒無所出越二日援軍始得數餅餅益餒疫不任戰帝久不視朝軍事無由面白廷臣多以爲言帝不許禮部尚書徐階復固請帝乃許癸未羣臣朕入至日瞻帝始御奉天殿不發一詞但命階奉敕諭至午門集羣臣切責之而已帝怒文武臣不任事尤怒汝夔吏部因請起楊守禮劉源清史道許論於家汝夔不自安請督諸將出城戰而以待郎

謝蘭署部事帝責其推委命居中如故寇縱橫內地八日諸軍不敢發一矢寇本無意攻城且所掠過望乃整輜重從容趨白羊口而去方事棘帝趣諸將戰甚急汝夔以吝嵩嵩日塞上敗或可掩也失利輦下帝無不知誰執其咎寇飽自颺去耳汝夔因不敢主戰諸將亦益閉營寇以此肆掠無所忌既退汝夔蘭及戶工尚書李士翺胡松侍郎雒遵孫禮皆引罪命革士翺職停松俸俱戴罪辦事侍郎各停俸五月而下汝夔獄帝欲大行誅以懲後汝夔窘求救於嵩嵩曰我在必不令公死及見帝怒甚竟不敢言給事御史劾汝夔禦寇無策帝責

其不早言奪俸有差趣具獄怒法司奏當緩杖都御史屠僑刑部侍郎彭黯大理卿沈良才各四十降俸五等刑科張侃等循故事覆奏各杖五十斥侃爲民坐汝夔守備不設卽日斬於市梟其首妻流三千里子戍鐵嶺汝夔臨刑始悔爲嵩所賣方廷訊時職方郎王尚學當從坐汝夔曰罪在尚書郎中無預得減死論戍比赴市問左右王郎中免乎尚學子化適在旁謝曰荷公恩免矣汝夔歎曰汝父勸我速戰我爲政府悞汝父免我死無恨聞者爲泣下隆慶初復官汝夔既下獄幷逮汝孝希韓鉞寇未盡去官校不敢前託言汝孝等追寇白羊口遠不可卒至比逮至論死帝怒漸解而汝孝復以首功間命俱減死戍邊

楊守謙字允亨徐州人父志學字遜夫弘治六年進士巡撫大同寧夏邊人愛之累官刑部尚書卒謚康惠守謙登嘉靖八年進士授屯田主事改職方歷郎中練習兵計出爲陝西副使改督學政有聲就拜參政未任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上言偏頭老營堡二所餘地千九百餘頃請興舉營田因薦副使張鎬爲提調牛種取給本土帝稱爲忠卽報可俄移撫延綏請久任鎬終其事其後二年營田大興計秋穫可當折銀十萬邊關穀價減十五守謙薦鎬可大用且言延綏安定諸邊可如例戶部請推行之九邊帝悅命亟行之錄守謙鎬功守謙未去延綏而鎬已巡撫寧夏矣守謙至延綏言激勸軍士在重賞令斬一首者陞一級不願者予白金三十兩賞已薄又文移察勘動歲時以故士心不勸近宣大事棘稍加賞格請倍增其數鎮巡官驗明卽給蓋增級襲廕有官者利之窮卒覩賞而已兵部以爲然定斬首一級者與五十兩蓄爲令以前山西修邊功增俸一級賜金幣有加請給新設游兵月餉發倉儲貸饑卒皆報許二十九年進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兼督紫荊諸關

去鎮之日傾城號泣有追送數百里外者未幾俺答入
寇守謙率師倍道入援帝聞其至甚喜令營崇文門外
會副總兵朱楫參將祝福馮登亦各以兵至人心稍安
寇游騎散掠枯柳諸村去京城二十里守謙及楫等兵
移營東直門外詔同仇鸞調度京城及各路援兵相機
戰守寇薄都城諸將高秉元徐鏞等禦之不能却帝拜
鸞大將軍進守謙兵部右侍郎協同提督內外諸軍事
鸞時自孤山還至東直門觀望斬死人首六級報功守
謙孤軍薄俺答營而陣無後繼不敢戰帝聞不悅而尚
書丁汝夔慮喪師戒勿輕戰諸將離城遠見守謙不戰

亦堅壁輒引汝夔及守謙爲辭流聞禁中帝益怒初寇
抵安定門詔守謙與楫等合擊莫敢前守謙亦委無部
撤第申儆備寇遂毀城外廬舍城西北隅火光燭天內
臣園宅在焉環泣帝前稱將帥爲文臣制故寇得至此
帝怒曰守謙擁衆自全朕親降旨趣戰何得以部撤爲
解寇退遂執守謙與汝夔廷鞫之坐失悞軍機即日戮
於市守謙臨刑時慨然曰臣以勤王反獲罪讒賊之口
實蔽聖聰皇天后土知臣此心死何恨邊陲吏士知守
謙死無不流涕者守謙坦易無城府馭下多恩意守宮
廉位至開府蕭然若寒士然性遲重客有勸之戰者應

日周亞夫何人乎客曰公悞矣今日何得比漢法守謙
不納竟得罪隆慶初贈兵部尚書謚恪愍
商大節字孟堅鍾祥人嘉靖二年進士授豐城知縣始
爲築城捕境內盜幾盡擢兵科給事中京察竣復命科
道互相劾被譴鹽城縣丞三遷刑部郎中出爲廣東僉
事搗海南叛黎巢增秩賜金幣累官山東按察使擢右
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兼提督紫荊諸關慮俺答內侵疏
請電根本護神京居四年召理院事俺答果大舉薄都
城詔城中居民及四方入應武舉者悉登陴守以大節
率五城御史統之發帑金五千兩命便宜募壯士屢條

上軍民急務比寇退復命兼管民兵經略京城內外訓
練鼓舞軍容甚壯擢右副都御史經略如故所募民兵
已四千請以三等授餉上者月二石其次遞減五斗帝
亟從之仇鸞爲大將軍盡統中外兵馬惡大節獨爲一
軍不受其節制欲困之乃請盡地分守以京師四郊委
大節大節言臣雖經略京城實非有重兵專戰守責者
也京城四郊利害鸞欲專以臣當臣節制者止巡捕軍
鸞又頻調遣奸究倖發誰爲捍禦哉所爭甚晰而帝方
寵鸞不欲人撓其事責大節懷奸避難立下詔獄法司
希旨當大節斬覆奏言大節誠有罪但法司引律非是

幸赦其死戍極邊亦不聽時三十年四月也明年八月
鷲死大節故部曲石鏜孫九思等數百人伏闕訟寃章
再上兵部侍郎張時徹等言大節爲逆鷲制肘以抵於
法乞順羣情赦之帝怒鐫時徹二秩明年竟卒於獄隆
慶初復故官贈兵部尚書謚端愍

王忬字民應太倉人父倬南京兵部右侍郎以謹厚稱
忬登嘉靖二十年進士授行人遷御史皇太子出閤疏
以武宗居青宮爲戒又劾罷東廠太監宋興出視河東
鹽政以疾歸已起按湖廣復按順天二十九年俺答大
舉犯古北口忬奏言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
因疾馳至通爲守禦計盡徙舟楫之在東岸者夜半寇
果大至不得渡遂壁於河東帝密遣中使覘軍見忬方
厲士乘城環奏帝大喜副都御史王儀守通州御史姜
廷頤劾其不職忬亦各儀縱士卒虐大同軍大同軍者
仇鸞兵也帝立命逮儀而超擢忬右僉都御史代之寇
退忬請振難民築京師外郭修通州城築張家灣大小
二堡置沿河敵臺皆報可尋罷通州易州守禦大臣召
忬還三十一年出撫山東甫三月以浙江倭寇亟命忬
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及福興漳泉四府先後上方畧十
二事任參將俞大猷湯克寬又奏釋參將尹鳳盧鏜擊
賊犯溫州克寬破之其據昌國衛者爲大猷擊退而賊
首汪直復糾島倭及漳泉羣盜連巨艦百餘蔽海至濱
海數千里同告警上海及南匯吳淞乍浦蘇嶼諸所皆
陷蘇松寧紹諸衛所州縣被焚掠者二十餘留內地三
月飽而去忬乃言將士逐艘其船五十餘艘於是先所
奪文武將吏俸皆得復尋以給事王國禎言改巡撫忬
方視師閩中賊復大至犯浙江盧鏜等頻失利御史趙
炳然劾其罪帝特寧忬忬因請築嘉善崇德桐鄉德清
慈谿奉化象山城而恤被寇諸府時已遣尚書張經總
督諸軍大同適中寇督撫蘇祐侯鉞俱被逮乃進忬右

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秋防事竣就加兵部右侍郎薊遼
總督楊博還朝卽移忬代之莘進右都御史忬言騎兵
利平地步兵利險阻今薊鎮晝地守請去他郡防秋馬
兵八千易之以步歲省銀五萬六千餘兩從之打來孫
十餘萬騎深入廣寧諸處總兵官殷尚質等戰歿忬停
俸三月未幾打來孫復以十萬騎屯青城分遣精騎犯
一片石三道關總兵官歐陽安拒却之事聞賚銀幣把
都兒等犯遷安副總兵蔣承勛戰死降忬兵部侍郎留
任初帝器忬才甚眷之及所部屢失事則以爲不足辦
寇論嚴嵩與兵部計防守之宜嵩奏流河口邊牆有缺

故寇乘之入宜大修邊牆且令忻選補額兵操練戰守不得專恃他鎮援兵部條六事如嵩指帝乃下詔責忻赦其罪實主兵滅客兵初忻議於是練兵之議起時寇別部入瀋陽有鄉兵金仲良者禽其長討賴忻資銀幣官仲良三級防秋畢復忻官尋復用瀋陽却寇功蔭一子已而寇復入遼陽副總兵王重祿敗績御史周斯盛以聞帝置忻不問治他將吏如律初帝從楊博言命薊鎮入衛兵聽宣大調遣忻言古北諸口無險可守獨恃入衛卒護陵京奈何聽調發帝怒曰曩令薊鎮練兵今一卒不練遇防秋輒調他鎮兵部詳議以聞部臣言薊撫馬珮及諸將袁正等俱宜按治乃降忻俸二級帝因問嵩邊兵入衛舊制乎嵩曰祖宗時無調邊兵入內地者正德中劉六猖獗始調許泰郤永領邊兵討賊庚戌之變仇鸞選邊兵十八支護陵京未用以守薊鎮至何棟始借二支防守忻始盡調邊兵守要害去歲又徵全遼上馬入關致寇乘虛入犯遼左一空若年復一年調發不已豈惟糜餉更有他慮帝由是惡忻甚踰月寇犯清河總兵官楊照禦之斬首八百餘級越四日土蠻十

鶩騎薄界嶺口副將馬芳拒却之明日敵騎二百奔還芳及安俘斬四十級忻猶被劾三十八年二月把都兒辛愛數部屯會州挾衆顏爲鄉導將西入聲言東忻遽引兵東寇乃以其間由潘家口入渡灤河而西大掠遵化遷安薊州玉田駐內地五日京師大震御史王漸方輶遂劾忻安及巡撫王輪畏帝大怒斥安貶輪於外切責忻令停俸自効至五月輶復劾忻失策者三可罪者四遂命逮忻及中軍游擊張倫下詔獄刑部論忻戍邊帝手批曰諸將皆斬主軍令者顧得附輕典耶改論斬明年冬竟死西市忻才本通敏其驟拜都御史及屢更督撫也皆帝特簡所建議無不從爲總督數以敗聞由是漸失寵既有口不練主兵者益大恚忻怠事負我嵩雅不悅忻而忻子世貞復用口語積失歡於嵩子世蕃嚴氏客又數以世貞家瑣事搆於嵩父子楊繼盛之死世貞又經紀其喪嵩父子大恨深河髮問遂得行其計穆宗即位世貞與弟世懋伏闕訟冤復故官子鄒

楊選字以公章邱人嘉靖二十二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遷易州兵備副使俺答圍大同右衛巡撫朱笈被逮超拜選右僉都御史代之與侍郎江東總兵官張承勛解其圍憂歸再起仍故職四十年擢總督薊遼副都御

史條上封疆極弊十五事多從其請以居庸岔道却敵功進兵部右侍郎明年五月古北口守將遷哨卒出塞采顏衛掠其四人部長通漢叩關索賞副總兵胡鎮執之幷縛其黨十餘人通漢者辛愛要其父也選欲以牽制辛愛要其子入質乃遣還父自是諸子迭爲質半歲而代選馳疏以聞自詡方畧選及巡撫徐紳等俱受賞十月丁卯辛愛與把都兒等大舉自牆子嶺磨刀峪潰牆入犯京師戒嚴帝大驚諭閣臣徐階曰朕東見火光此賊去京不遠其令兵部諭諸軍幷力勦逐明日選以寇東遁聞爲

將士祈賞帝疑以問階對曰寇營尚在平谷選等往通州矣謂追殺者妄也帝衛之寇稍東大掠三河順義閒諸將傅津等於鄭官屯選遣副將胡鎮偕總兵官孫膤游擊趙溱擊之膤溱戰殁鎮力戰得脫寇留內地八日不退給事中李瑜遂劾選紳與副使盧鎧參將馮詔胡粲游擊嚴瞻等俱逮下詔獄又二日寇始北去京師解嚴初諜者言寇將窺牆子嶺部檄嚴待之而三衛爲寇導者紿選赴潘家口寇已入選紳懼得罪徑趨都城屯東直門外旋還通州及遣鎮等禦又不勝內侍家蓄西者譁言通漢父子實召寇帝入其言益怒法司坐選紳銑復套之議甚偉然權臣當軸而敵勢方強雖頗牧爲能有爲丁汝夔之戮於法誠不爲過然戎律之弛有中來矣而汝夔獨蒙其咎王忬楊選於邊備甚踈宜不免云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太保加一級臣張廷玉等奉

敕修

朱紈

胡宗憲　既　鴈

宗　憲　蘧

李　遂弟　逢

進

朱紈字子純長洲人正德十六年進士除景州知州調開州嘉靖初遷南京刑部員外郎歷四川兵備副使與副總兵何卿共平深溝諸砦番五遷至廣東左布政使二十五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明年七月倭寇起

改提督浙閩海防軍務巡撫浙江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許入海承平久奸民闖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機諸國入互市閩人李光頭歛人許棟踞寧波之雙嶼爲之主司其貿契勢家護持之漳泉爲多或與通婚姻假濟渡爲名造雙桅大船運載違禁物將吏不敢詰也或負其直棟等卽誘之攻剽負直者脅將吏捕逐之泄師期令去期他日償他日至負如初倭大怨恨益與棟等合而浙閩海防久隳戰船哨船十存一二漳泉巡檢司弓兵舊額二千五百餘僅存千人倭剽掠輒得志益無所忌來者接踵紈巡海道採僉事項高及士民言謂不革渡船則海道不可清不嚴保甲則海防不可復上疏具列其狀於是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閩人資衣食於海舶失重利雖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壞之紈計平覆鼎山賊明年將進攻雙嶼使副使柯喬都指揮黎秀分駐漳泉福寧邊賊奔逸使都司盧鏜將福清兵由海門進而日本貢使周良遲舊約以六百人先期至紈奉詔便宜處分度不可却乃要良自請後不爲例錄其船延良入寧波賓館奸民投書激變紈防範密計不得行夏四月鏜遇賊於九山洋俘日本國人稽天許棟亦就禽棟黨汪直等收餘衆道鏜築塞雙嶼而還番船後至者不得入泊南麂金鄉門青山下八諸島勢家舊失利則宣言被禽者皆良民非賊黨用搖惑人心又挾制有司以脅從被擒子輕比重者引强盜拒捕律紈上疏曰今海禁分明不知何由被擒何由脅從若以入番導寇爲强盜海洋敵對爲拒捕臣之愚暗實所未解遂以便宜行戮執法既堅勢家皆懼貢使周良安插已定閩人林懋和爲主客司宜言宜發回其使紈以中國制馭諸番宜守大信疏爭之强且曰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濱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閩浙人益恨之竟勒周良還泊海嶼以俟貢期吏部用御史閩人

周亮及給事中葉鏜言奏改統巡視以殺其權統憤又
明年春上疏言臣整頓海防稍有次第亮欲侵削臣權
致屬吏不肯用命既又陳明國是正憲體定紀綱扼要
害除禍本重斷決六事語多憤激中朝士大夫先入浙
閩人言亦有不悅統者矣統前討溫盤南麂諸賊連戰
三月大破之還平處州礦盜其年三月佛郎機國人行
劫至詔安統擊禽其渠李光頭等九十六人復以便宜
戮之具狀聞語復侵諸勢家御史陳九德遂劾統擅殺
落統職命兵科都給事杜汝禎按問統聞之踵慨流涕
曰吾貧且病又負氣不任對簿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
人必殺我吾死自決之不須人也製壙志作絕命詞仰
藥死二十九年給事汝禎巡按御史陳宗夔還稱奸民
鬻販拒捕無僭號流劫事坐統擅殺詔逮統統已前死
柯喬盧鏜等并論重辟統清强峭直勇於任事欲爲國
家杜亂源乃爲勢家搆陷朝野太息自統死罷巡視大
臣不設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脈中衛所四十一戰
船四百二十九尺籍盡耗統招福清捕盜船四十餘分
布海道在台州海門衛者十有四爲黃嚴外障副使丁
湛盡散遣之撤備弛禁未幾海寇大作毒東南者十餘
年

張經字廷鎔侯官人初官蔡姓久之乃復正德十二年
進士除嘉興知縣嘉靖四年名爲吏科給事中歷戶科
都給事中數有論劾言官指爲張桂黨吏部言經行修
不問擢太僕少卿歷右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十六年進
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斷藤峽賊侯公丁據弩灘
爲亂經與御史鄒堯臣等定計以軍事屬副使翁萬達
誘執公丁參議田汝成請乘勢進討命副總兵張經將
三萬五千人爲左軍萬達監之指揮王良輔等六將分
六道會南寧都指揮高乾將萬六千人爲右軍副使梁
廷振監之指揮馬文傑等四將分四道會賓州抵賊巢
夾擊賊奔林峒而東良輔等邀之賊中斷復西奔斬首
千二百級其東者遁入羅運山萬達等移師攻之檄右
軍沿江而東繞出其背賊刊巨木塞隘口布蒺藜簽
伏機弩毒鏢懸石樹杪急則撼其樹石皆墜官軍莫以
計破之右軍怨期田州土酋盧受乃縱賊去俘其衆四
百五十招降者二千九百有奇土人言祖父居羅運八
世矣未聞官軍涉茲土也捷聞進經左侍郎加秩一級
尋與毛伯溫定計撫定安南再進右都御史平思恩九
土司及瓊州黎進兵部尚書副使張瑤等討馬平猺屢
敗帝罪瑤等而宥經給事中周怡劾經經乞罷不允以

憂歸服闋起三邊總督給事中劉起宗言經在兩廣尅餉銀寢前命三十二年起南京戶部尚書就改兵部明年五月朝議以倭寇猖獗設總督大臣命經解部務總督江南江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便宜行事經微兩廣狼土兵聽用其年十一月用兵科言改經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專辦討賊倭二萬餘據柘林川沙窪其黨方踵至經日選將練兵爲搗巢計以江浙山東兵饜敗欲俟狼土兵至用之明年三月田州羌氏兵先至欲速戰經不可東蘭諸兵繼至經以羌氏兵隸總兵官俞大猷以東蘭那地南丹兵隸遊擊都繼芳以歸順及思恩桌蕩兵隸參將湯克寬分屯金山衞閔港乍浦犄賊三面以待永順保靖兵之集會侍郎趙文華以祭海至與浙江巡按胡宗憲比屢趨經進兵經曰賊狡且衆待永保兵至夾攻庶萬全文華再三言經守便宜不聽文華密疏經縻餉殃民畏賊失機欲俟倭飽颺勦餘寇報功宜亟治以紓東南大禍帝問嚴嵩嵩對如文華指且謂蘇松人怨經帝怒卽下詔逮經三十四年五月也方文華拜疏永保兵已至其日卽有石塘灣之捷至五月朔倭突嘉興經遣參將盧鏜督保靖兵援以大猷督永順兵由湖趨平望以克寬引舟師由中路擊之合

戰於王江涇斬賊首一千九百餘級焚溺死者甚衆自軍興來稱戰功第一給事中李用敬闔望雲等言王師大捷倭奪氣不宜易帥帝大怒曰經欺誕不忠闔文華幼方一戰用敬等黨奸杖於廷人五十斥爲民已而帝疑之以問嵩嵩言徐階李本江浙人皆言經養寇不戰文華宗憲合謀進勦經皆以爲功因極言二人忠帝深入其言經既至備言進兵始末且言任總督半載前後俘斬五千乞賜原宥帝終不納論死繫獄其年十月與巡撫李天寵俱斬兵下寬之兵寬孟淳人由御史遷徐州兵備副使却倭通州如皐三十三年六月擢右僉都

御史代王忬巡撫浙江倭掠紹興殲之賊犯嘉善圍嘉興劫秀水歸安副使陳宗夔戰不利百戶賴榮華中礮死嘉善知縣鄧植棄城走入城大掠賊復陷崇德攻德清殺裨將梁鄂等文華竭天寵嗜酒廢事帝遂除天寵名而擢宗憲以代未幾御史葉恩以倭闖北新關劫天寵宗憲亦言其縱寇帝怒逮下獄遂與經同日死代經者應城周琉衡水楊宜節制不行狼土兵肆焚掠東南民既苦倭復苦兵矣隆慶初復經官謚襄懋琉爲戶科給事中坐諫世宗南幸謫鎮遠典史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諸府疏陳禦倭有十難有三策

經既得禍即擢琉兵部右侍郎代之無所展會宗憲已代天寵固欲奪琉位文華遂劾琉薦宗憲帝爲奪琉俸尋勒爲民琉在官僅三十有四日而楊宜代宜撫河南平劇賊師尚詔遷南京戶部右侍郎未幾代琉時倭勢猶盛宜爲總督而文華督察軍務威出宜上易置文武大吏惟其愛憎宜懲經天寵禍曲意奉之文華視之蔑如也倭據陶宅官軍久無功文華遂劾宜宜以狼兵徒剽掠不可用請募江浙義勇山東箭手益調江浙福建嚴嵩內援态甚經天寵不附也獨宗憲附之文華大悅因相與力排二人倭寇嘉興宗憲中以毒酒死數百人及經破王江涇宗憲與有力文華盡掩經功歸宗憲經遂得罪尋又陷天寵即趙擢宗憲右僉都御史代之時柘林諸倭移屯陶宅勢稍殺會蘇松也起嘉靖三十二年訖三十九年其間爲巡撫者十人安福彭黯遷南京工部尚書滁墅文華欲攘功不得大恨遂進勦陶宅殘寇宗憲與共將銳卒四千營磚橋約邦輔夾擊倭殊死戰宗憲兵死者千餘文華令副使劉燾攻之復大敗而倭犯浙東諸州縣殺文武吏甚衆宗憲乃與文華定招撫計文華還朝盛毀總督楊宜而薦宗憲遂以爲兵部右侍郎代宜初宗憲令客蔣洲陳可願諭日本國王遇汪直養子盜厓趙忻坐金山軍變下獄貶官次江陵陳錠數月罷

去大翁大立當大立時倭患已息而坐惡少年鼓譟爲亂竟罷職無一不得罪去者

胡宗憲字汝貞績溪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歷知益都餘姚二縣擢御史巡按宜大詔徙乃定三十三年出石卒聚而譁宗憲單騎慰諭許勿徙大同左衛軍於陽和獨按浙江時歙人汪直據五島嫗諸倭入寇而徐海陳東麻葉等巢柘林乍浦川沙崖日投郡邑帝命張經爲總督李天寵撫浙江又命侍郎胡宗憲督察軍務威出宜上易置文武嚴嵩內援态甚經天寵不附也獨宗憲附之文華大悅因相與力排二人倭寇嘉興宗憲中以毒酒死數百人及經破王江涇宗憲與有力文華盡掩經功歸宗憲經遂得罪尋又陷天寵即趙擢宗憲右僉都御史代之時柘林諸倭移屯陶宅勢稍殺會蘇松也起嘉靖三十二年訖三十九年其間爲巡撫者十人安福彭黯遷南京工部尚書滁墅文華欲攘功不得大恨遂進勦陶宅殘寇宗憲與共將銳卒四千營磚橋約邦輔夾擊倭殊死戰宗憲兵死者千餘文華令副使劉燾攻之復大敗而倭犯浙東諸州縣殺文武吏甚衆宗憲乃與文華定招撫計文華還朝盛毀總督楊宜而薦宗憲遂以爲兵部右侍郎代宜初宗憲令客蔣洲陳可願諭日本國王遇汪直養子故於五島邀使見直直初誘倭入犯倭大獲利各島由

此日至既而多殺傷有全島無一歸者死者家怨直直乃與澈及葉碧川王清溪謝和等據五島自保島人呼為老船主宗憲與直同鄉里欲招致之釋直母妻於金華獄資給甚厚洲等諭宗憲指直心動又知母妻無恙大喜曰俞大猷絕我歸路故至此若貸罪許市吾亦欲歸耳但日本國王已死各島不相攝須次第諭之因留洲而遣澈等護可願歸宗憲厚遇澈令立功澈遂破倭舟山再破之列表宗憲請於朝賜澈等金幣縱之歸澈大喜以徐海入犯來告亡何海果引大隅薩摩二島倭分掠瓜洲上海慈谿自引萬餘人攻乍浦陳東麻葉與

俱宗憲壁塘棲與巡撫阮鶚相犄角會海趨皂林鶚遣游擊宗禮擊海於崇德三里橋三戰三捷既而敗死鶚走桐鄉禮常熟人由世千戶歷署都督僉事驍健敢戰練卒三千連破倭至是敗殁贈都督同知益忠壯賜祠皂林鶚既入桐鄉賊乘勝圍之宗憲計曰與鶚俱陷無益也遂還杭州遣指揮夏正等持澈書要海降海驚曰老船主亦降乎時海商剽意頗動因曰兵三路進不由我一人也正曰陳東已他有約所慮獨公耳海遂疑東而東知海營有宗憲使者大驚由是有隙正乘間說下海海遣使來謝索財物宗憲報如其請海乃歸俘二百人解桐鄉圍東留攻一日亦去復巢乍浦鶚知不能當乃與澈及葉碧川王清溪謝和等據五島自保島人呼為老船主宗憲與直同鄉里欲招致之釋直母妻於金華獄資給甚厚洲等諭宗憲指直心動又知母妻無恙大喜曰俞大猷絕我歸路故至此若貸罪許市吾亦欲歸耳但日本國王已死各島不相攝須次第諭之因留洲而遣澈等護可願歸宗憲厚遇澈令立功澈遂破倭舟山再破之列表宗憲請於朝賜澈等金幣縱之歸澈大喜以徐海入犯來告亡何海果引大隅薩摩二島倭分掠瓜洲上海慈谿自引萬餘人攻乍浦陳東麻葉與俱宗憲壁塘棲與巡撫阮鶚相犄角會海趨皂林鶚遣游擊宗禮擊海於崇德三里橋三戰三捷既而敗死鶚走桐鄉禮常熟人由世千戶歷署都督僉事驍健敢戰練卒三千連破倭至是敗殁贈都督同知益忠壯賜祠皂林鶚既入桐鄉賊乘勝圍之宗憲計曰與鶚俱陷無益也遂還杭州遣指揮夏正等持澈書要海降海驚曰老船主亦降乎時海商剽意頗動因曰兵三路進不由我一人也正曰陳東已他有約所慮獨公耳海遂疑東而東知海營有宗憲使者大驚由是有隙正乘間說下海海遣使來謝索財物宗憲報如其請海乃歸俘二百人解桐鄉圍東留攻一日亦去復巢乍浦鶚知不能當乃與澈及葉碧川王清溪謝和等據五島自保島人呼為老船主宗憲與直同鄉里欲招致之釋直母妻於金華獄資給甚厚洲等諭宗憲指直心動又知母妻無恙大喜曰俞大猷絕我歸路故至此若貸罪許市吾亦欲歸耳但日本國王已死各島不相攝須次第諭之因留洲而遣澈等護可願歸宗憲厚遇澈令立功澈遂破倭舟山再破之列表宗憲請於朝賜澈等金幣縱之歸澈大喜以徐海入犯來告亡何海果引大隅薩摩二島倭分掠瓜洲上海慈谿自引萬餘人攻乍浦陳東麻葉與俱宗憲壁塘棲與巡撫阮鶚相犄角會海趨皂林鶚遣游擊宗禮擊海於崇德三里橋三戰三捷既而敗死鶚走桐鄉禮常熟人由世千戶歷署都督僉事驍健敢戰練卒三千連破倭至是敗殁贈都督同知益忠壯賜祠皂林鶚既入桐鄉賊乘勝圍之宗憲計曰與鶚俱陷無益也遂還杭州遣指揮夏正等持澈書要海降海驚曰老船主亦降乎時海商剽意頗動因曰兵三路進不由我一人也正曰陳東已他有約所慮獨公耳海遂疑東而東知海營有宗憲使者大驚由是有隙正乘間說下海海遣使來謝索財物宗憲報如其請海乃歸俘二百

人解桐鄉圍東留攻一日亦去復巢乍浦鶚知不能當乃與澈及葉碧川王清溪謝和等據五島自保島人呼為老船主宗憲與直同鄉里欲招致之釋直母妻於金華獄資給甚厚洲等諭宗憲指直心動又知母妻無恙大喜曰俞大猷絕我歸路故至此若貸罪許市吾亦欲歸耳但日本國王已死各島不相攝須次第諭之因留洲而遣澈等護可願歸宗憲厚遇澈令立功澈遂破倭舟山再破之列表宗憲請於朝賜澈等金幣縱之歸澈大喜以徐海入犯來告亡何海果引大隅薩摩二島倭分掠瓜洲上海慈谿自引萬餘人攻乍浦陳東麻葉與俱宗憲壁塘棲與巡撫阮鶚相犄角會海趨皂林鶚遣游擊宗禮擊海於崇德三里橋三戰三捷既而敗死鶚走桐鄉禮常熟人由世千戶歷署都督僉事驍健敢戰練卒三千連破倭至是敗殁贈都督同知益忠壯賜祠皂林鶚既入桐鄉賊乘勝圍之宗憲計曰與鶚俱陷無益也遂還杭州遣指揮夏正等持澈書要海降海驚曰老船主亦降乎時海商剽意頗動因曰兵三路進不由我一人也正曰陳東已他有約所慮獨公耳海遂疑東而東知海營有宗憲使者大驚由是有隙正乘間說下海海遣使來謝索財物宗憲報如其請海乃歸俘二百

月阮鶚改撫福建卽命宗憲兼浙江巡撫事蔣洲在倭中諭山口豐後二島主源義長源義鎭遣被掠人口具方物入貢宗憲以聞詔厚賚其使遣還至十月復遣夷目善妙等隨汪直來市至岑港泊焉浙人聞直以倭船至大驚巡按御史王本固亦言不使朝臣謂宗憲且釀東南大禍直遣澈詣宗憲曰我等奉詔來將息兵安境謂宜使者遠迎宴犒交至今盛陳軍容禁舟楫往來公紿我耶宗憲解諭至再直不信乃令其子以書招之直曰兒何愚也汝父在厚汝父來閩門死矣因要一貴官爲質宗憲立遣夏正偕澈往宗憲嘗預爲赦直疏引澈入臥內陰窺之澈語直疑稍解乃偕碧川清溪入謁宗憲慰藉之甚至令至杭見本固本固下直等於獄宗憲疏請曲貸直死俾戍海上毅番夷心本固爭之彊而外議疑宗憲納賄賂宗憲懼易詞以聞直論死碧川清溪戍邊澈與謝和遂支解夏正棚舟山阻岑港而守官軍四面圍之賊死鬬多陷歿者至明年春新倭復大至嚴旨責宗憲宗憲懼得罪上疏陳戰功謂賊可指日滅所司論其欺誕帝怒盡奪諸將大猷等職切讓宗憲令剋期平賊時趙文華已得罪死宗憲失內援見寇患未已思自媚於上會得白鹿於舟山獻之帝大悅行告廟禮

遣領而已不能過經畫然小勝輒論功受賚無虛月卽敗卹不與其罪三十八年賊大掠溫台別部復寇濱海諸縣給事中羅嘉賓御史屠尚鵬奉詔勘之言宗憲養寇當置重典帝不問明年論平汪直功加太子太保宗憲多權術喜功名因文華結嚴嵩父子歲遺金帛子女珍奇淫巧無數文華死宗憲結嵩益厚威權震東南性善賓客招致東南士大夫預謀議名用是起至技術雜流豢養皆有恩能得其力然刱編提均徭之法加賦額外民爲困敝而所侵官帑斂富人財物亦不貲嘉賓尚鵬還上宗憲侵帑狀計二萬二千他冊籍沉滅宗憲自

辯言臣爲國除賊用問用餌非小惠不成大謀帝以爲
然更慰諭之尋上疏請得節制巡撫及操江都御史如
三邊故事帝卽晉兵部尚書如其請復獻白龜二五色
芝五帝爲謝元告廟如前賚宗憲加等明年江西盜起
又兼制江西未至總兵官咸繼光已平賊九月奏言賊
屢犯寧台溫我師前後俘斬一千四百有奇賊悉蕩平
帝悅加少保兩廣平巨盜張璉亦論宗憲功時嵩已敗
大學士徐階曰兩廣平賊浙何與焉僅賜銀幣未幾南
京給事中陸鳳儀劾其黨嚴嵩及奸欺貪淫十大罪得
旨逮問及宗憲至帝曰宗憲非嵩黨朕擢用八九年人

無言者自累獻祥瑞爲羣邪所疾且初議獲直子五等
封今若加罪後誰爲我任事者其釋令開住久之以萬
壽節獻秘術十四帝大悅將復用矣會御史汪汝正籍
羅龍文家上宗憲手書乃被劾時自擬旨授龍文以達
世蕃者遂逮下獄宗憲自敘平賊功言以獻瑞得罪言
官且許汝正受贓事帝終憐之竝下汝正獄宗憲竟瘐
死汝正得釋萬曆初復官謚襄懋阮鶚者桐城人官浙
江提學副使時倭薄杭州鄉民避難入城者有司拒不
許入鶚手劍開門納之全活甚衆以附文華宗憲得超
擢右僉都御史代宗憲巡撫浙江又以文華言特設福
建巡撫卽以命鶚初在浙不主撫自桐鄉被圍懼甚寇
犯福州賂以羅綺金花及庫銀數萬又遺巨艦六艘俾
載以走不能措一譬而斂括民財動千萬計帷帑盤盂
率以錦綺金銀爲之御史宋儀望等交章劾逮下刑部
嚴嵩爲屬法司僅黜爲民所侵餉數浮於宗憲追還之

官

曹邦輔字子忠定陶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知元城南
和以廉幹稱擢御史巡視河東鹽政巡按陝西幼總督
張珩等冒功皆謫戍出爲湖廣副使補河南柘城賊帥
尚詔反陷歸德檢校董綸率民兵巷戰手刃數賊與其

妻賈氏俱死之又陷柘城劫舉人陳閏詩爲帥不聽斬
從者脅之閏詩紿曰必欲我行毋殺人毋縱火賊許諾
擁上馬不食三日至鹿邑自縊賊圍太康都指揮尚允
紿與戰鄢陵敗績允紿復擊賊於霍山賊圍之兵無敢
進邦輔斬最後者士卒競進賊大潰禽斬六百餘人尚
詔走葦縣破禽賊起四十餘日破府一縣八殺戮十餘
萬邦輔亟戰殲之詔賚銀幣擢山西參政遷浙江按
察使三十四年拜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倭聚柘林其
黨自紹興轉掠杭嚴寧太平遂犯南京破溧水抵
宜興爲官軍所迫奔滸墅副總兵俞大猷副使任環數

邀擊之而柘林餘賊已進據陶宅邦輔督副使王崇古圍之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協勦賊走太湖追及之盡殲其衆副將何卿師潰邦輔援之以火器破賊舟前後斬六百餘人侍郎趙文華欲攘其功邦輔捷書先奏文華大恨既而與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會邦輔攻陶宅賊諸營皆潰賊退邦輔進攻之復敗坐奪俸文華奏邦輔避難擊易致師後期總督楊宜亦奏邦輔故違節制給事中夏栻孫濬爭之得無罪文華還京奏餘賊且盡而巡按御史周如斗又奏失事狀帝頗疑文華文華因言賊易滅督撫非人致敗臣昔論邦輔栻濬遂媒孽臣東南塗炭何時解乃逮繫邦輔謫戍朔州隆慶元年楊博爲吏部起邦輔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進兵部右侍郎理戎政尋以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言修治邊牆非上策宜急練兵兵練而後邊事可議以給事中張鹵言召爲右都御史掌院事帝以京營事重更協理爲閱視令仗大臣知兵者遂以左都御史召還任之已從恭順侯吳繼爵言復改閱視爲提督未幾轉南京戶部尚書奏督倉王事張振選不奉約束吏部因言往昔執政喜人悅已屬吏恃爲奧援搆陷堂上官至屈體降意倒置名分在外巡按御史亦曲庇進

士推知監司賢不肖出其口吻害政無甚於此穆宗深然其言爲黜振選勦內外諸司然迄不能變邦輔累乞骸骨不聽萬曆元年給由赴闕復以病求去且言辛愛有窺覦志宜慎防之遂致仕去居二年卒贈太子少保邦輔廉峻自吳中被逮時有司上所儲俸錢揮之去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貲撫按奏其狀詔遣右評事劉叔龍爲營墳墓任環字應乾長治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歷知黃平沙河滑縣並有能名遷蘇州同知倭患起長吏不嫻兵革環性慷慨獨以身任之二十一年閏三月禦賊竇山洋小校張治戰死環奮前搏賊相持數日賊遁去尋犯太倉環馳赴之當遇賊短兵接身被三創幾殆宰夫捍環出死之賊亦引去已而復至裹瘡出海擊之怒濤作檝舟者失色環意氣彌厲竟敗賊俘斬百餘復連戰陰沙寶山南沙皆捷擢按察僉事整飭蘇松二府兵備倭剿掠厭悉歸惟南沙三百人丹壞不能去環與總兵官湯克寬列兵守之數月賊大至與舊倭合掠華亭上海環等被劾得宥踰年賊犯蘇州城閉鄉民繞城號環盡納之全活數萬計副將解明道擊退賊論前後功進環右參政賊掠常熟環率知縣王鈇破其巢焚舟二十七未幾賊掠陸涇壩都督周子德敗績環偕總兵

官俞大猷擊敗之焚舟三十餘賊犯吳江環大猷擊敗之鶯脰湖賊奔嘉興頃之三板沙賊奪民舟出海環大猷襲敗之馬蹟山其別部屯嘉定者火藝之盡死論功廕一子副千戶母憂奪哀賊屯新場環與都司李經等率永順保靖兵攻之中伏保靖土舍彭翅等皆死環停俸戴罪賊平乞終制許之踰二年卒年四十給事中徐師曾頌其功詔贈光祿卿再廕一子副千戶建祠蘇州春秋致祭環在行間與士卒同寢食所得賜予悉分給之軍事急終夜露宿或數日絕餐嘗書姓名於肢體曰戰死分也先人遺體他日或收葬將士皆感激故所向

有功時休寧吳成器由小吏爲會稽典史倭三百餘刼會稽爲官軍所逐走登龍山成器遮擊盡殪之未幾又破賊曹娥江擢浙江布政司經歷遭喪總督胡宗憲奏留之擢紹興通判論功進秩二級成器與賊大小數十戰皆捷身先士卒進止有方罷所部無秋毫犯士民率於其戰處立祠祀之

李遂字邦良豐城人弱冠從歐陽德學登嘉靖五年進士授行人歷刑部郎中錦衣衛送盜十三人遂惟抵一人罪餘皆辨釋東宮建赦天下遂請列大禮大獄諸臣於赦令中尚書聶賢懼不敢乃與同官盧蕙請於都御史王廷相廷相從之事雖報罷者嘉焉俄調禮部忤尚書夏言因事劾之下詔獄謫湖州同知三遷衢州知府擢蘇松兵備副使屢遷廣東按察使釋囚八百餘人進山東右布政使江洋多盜遂遷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軍政明盜不敢發俺答犯京師召遂督蘇州軍餉未謝恩請閱防待驗用新銜帝怒刻其籍三十六年倭擾江北廷議以督漕都御史兼理巡撫不暇辦寇請特設大水且日役民艱大木輸京師遂請餉增兵恤民節用次第畫戰守計三十八年四月倭數百艘寇海門遂語諸將曰賊趨如皐其衆必合合則侵犯之路有三由泰州逼天長鳳泗陵寢驚矣由黃橋逼瓜儀以搖南都運道梗矣若從富安沿海東至廟灣則絕地也乃命副使劉景韶遊擊邱陞扼如皐而身馳泰州當其衝時賊勢甚盛副將鄧城禦之敗績指揮張谷死焉賊知如皐有備將犯泰州遂急檄景韶陞過賊連戰丁堰海安通州皆捷賊沿海東掠遂喜曰賊無能爲矣令景韶陞尾之而致賊於廟灣復慮賊突淮安乃夜半馳入城賊尋至遂督參將曹克新等禦之姚家蕩通政唐順之副總兵劉顯來援賊大敗走以餘衆保廟灣景韶亦敗賊印莊

追奔至新河口焚斬甚衆賊潰廟灣賊據險不出攻之月餘不克遂令景韶塞塹夷水壓壘陳火焚其舟賊乘夜雨潛遁官軍據其巢追奔至鰕子港江北倭悉平帝大喜璽書獎勵賊駐崇明三沙者將犯揚州景韶戰連勝閒之劉莊會劉顯來援遂檄諸軍盡屬顯攻破其巢追奔白駒場賊盡殄時遂已遷南京兵部侍郎論功予一子官賚銀幣御史陳志勳上遂平倭功前後二十餘戰斬獲二千八百有奇再予一子世千戶增俸二級從南京參贊尚書鎮撫之營卒給一丁資往來費也遂已名拜兵部左侍郎以言官薦擢南京參贊尚書鎮撫之營卒或亡命繳頭復倡訛言遂捕斬繳頭申嚴什伍書其名籍妖僧繳頭復倡訛言遂捕斬繳頭申嚴什伍書其名籍倭素驕悍舊制南軍有妻者月糧米一石無者減其四之一督儲侍郎黃懋官又奏革募補者妻糧諸軍大怨代坤者蔡克廉方病諸軍以歲饑求復折色故額於懋官不可給餉又踰期三十九年二月都肄日振武卒鼓譟懋官署懋官急招鏊及守備太監何紋魏國公徐鵬舉臨淮侯李庭竹及參將湯越坦投吏舍亂卒隨及鵬舉銀爭攫之懋官見勢洶洶越垣投吏舍亂卒隨及鵬舉鏊慰解不聽竟戕懋官裸其屍於市紋鵬舉遣吏持黃紙許給賞萬金卒輒碎之至許增十萬金乃稍定明日

死諸軍特不當殘辱之吾據實奏朝廷不以叛相誣也因麾衆退許復妻糧及故額人畀之一金補折價始散遂乃托病閉閤給免死券以慰安之而密諭營將掩捕首惡二十五人繫獄詔追磔懋官及克廉職罷綏庭竹鏊任鵬舉如故遂以功議擢止誅叛卒二人餘戍邊衛而三人已前死遂歎曰兵自此益驕矣未幾江東代鏊爲尚書江北池河營卒以千戶吳欽革其糈丁毆而縛之卒幫丁者操守卒給一丁資往來費也遂已名拜兵部左侍郎以言官薦擢南京參贊尚書鎮撫之營卒或妖僧繳頭復倡訛言遂捕斬繳頭申嚴什伍書其名籍散千人留都自是無患越四年以老致仕逐博學多智長於用兵然亦善逢迎帝將重建三殿遂奏五河縣泗水中湧大杉一此川澤效靈爲聖主鼎新助帝大喜又進白兎帝爲遣官告廟由此益眷遇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敏弟逢字邦吉由進士爲吏科給事中侍郎劉源清下吏逢救之並繫得釋進戶科左給事中偕同官諫南巡下詔獄謫永福典史終德安知府遂子材自有傳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祖賢戶科給事中父寶永州知府順之生有異質稍長洽貫羣籍年三十二舉嘉靖八

年會試第一改庶吉士座主張璁疾翰林出諸吉士爲他曹獨欲留順之固辭乃調兵部主事引疾歸久之除吏部十二年秋詔選朝官爲翰林乃改順之編修校累朝實錄事將竣復以疾告璁持其疏不下有言順之欲遠璁者璁發怒擬旨以吏部主事罷歸永不復敘至十八年選宮僚乃起故官兼春坊右司諫與羅洪先趙時春請朝太子復削籍歸卜築陽羨山中讀書十餘年中外論薦並報寢倭躪江南北趙文華出視師疏薦順之右僉都御史代遂巡撫四品但賜祭順之以勞得賜葬云順之於學無所不窺自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盡取古今載籍剖裂補綴區分部居爲左右文武儒釋六編傳於世學者不能測其奧也爲古文洗洋紆折有大家風生平苦節自厲輟屏爲床不飾裀褥又聞良知說於王畿閉戶兀坐匝月忘寢多所自得晚由文華薦商出處於羅洪先洪先曰向已隸名仕籍此身非我有安得侔處上順之遂出然聞望頗由此損崇禎中追謚襄文子鶴徵隆慶五年進士歷官太常卿亦以博學聞

贊曰朱紈欲嚴海禁以絕盜源其論甚正蔡指斥士大夫令不能堪卒爲所齕齮憤悗以死氣質之爲累悲夫沙又屢告急順之乃復援三沙督鐙顯進擊再失利順之憤親躍馬布陣賊搆高樓望官軍見順之軍整堅壁不出顯請退師順之不可持刀直前夫賊營百餘步鐙顯懼失利固要順之還時盛暑居海舟兩月遂得疾返太倉李遂改官南京卽擢順之右僉都御史代遂巡撫順之疾甚以兵事棘不敢辭渡江賊已爲遂等所滅淮揚適大饑條上海防善後九事三十九年春汛期至力疾泛海度焦山至通州卒年五十四訃聞予祭葬故事四品但賜祭順之以勞得賜葬云順之於學無所不窺自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盡取古今載籍剖裂補綴區分部居爲左右文武儒釋六編傳於世學者不能測其奧也爲古文洗洋紆折有大家風生平苦節自厲輟屏爲床不飾裀褥又聞良知說於王畿閉戶兀坐匝月忘寢多所自得晚由文華薦商出處於羅洪先洪先曰向已隸名仕籍此身非我有安得侔處上順之遂出然聞望頗由此損崇禎中追謚襄文子鶴徵隆慶五年進士歷官太常卿亦以博學聞

贊曰朱紈欲嚴海禁以絕盜源其論甚正蔡指斥士大夫令不能堪卒爲所齕齮憤悗以死氣質之爲累悲夫

當寇患孔熾撲滅惟恐不盡便宜行誅自其職爾而以爲罪則任法之過也張經功不賞而以寃戮檢倭毒而助之攻東南塗炭數十年讒賊之罪可勝誅哉宗憲以奢黷蒙垢然令徐海汪直之徒不死貽患更未可知矣曹邦輔任璟戰功可紀李遂唐順之捍禦得宜而邦輔之平師尚詔李遂之靖亂卒其功尤著以其始終倭事故並列焉

明史卷二百六　列傳第九十四

總督倉場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兼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兼管吏部事加右柱國張居正等奉

敕修

馬錄　顏頤壽　聶賢　湯沐　劉琦

盧瓊　沈漢　王科

程啟充　張達

鄭一鵬　唐樞

杜鶚　葉應驄　藍田

解一貫　鄭洛書　陸光祖　梁劉希簡　黃綿

張鏞　王準

邵經邦　劉世揚　趙漢

魏良弼　秦鰲　張寅

葉洪

馬錄字君卿信陽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固安知縣居官廉明徵爲御史按江南諸府世宗卽位疏言江南之民最苦糧長白糧輸內府一石率費四五石他如酒醋局供應庫以至軍器胖襖顏料之屬輸內府者費皆然戶部侍郎秦金等請從錄言命石加耗一斗毋得苛求中官黃錦詆劾高唐判官金坡詔逮之連五百餘人錄言祖宗內設法司外設撫按百餘年刑清政平先帝時劉瑾錢寧輩盡惑聖聰動遣錦衣官校致天下洶洶陛下方勤新政不虞復有高唐之命給事中許復禮等亦以爲言獄得少解嘉靖二年大計天下庶官被黜者多訐

撫按以錄言禁止五年出按山西而妖賊李福達獄起
福達者嶧人初坐妖賊王良李鉞黨戍山丹衞逃還更
名午爲清軍御史所勾再戍山丹衞復逃居洛川以彌
勒教誘愚民邵進祿等爲亂事覺進祿伏誅福達先還
家得免更姓名曰張寅往來徐溝間輸粟得太原衞指
揮使子大仁大義大禮皆昌京師匠籍用黃白術干武
定侯郭勛勛大信幸其仇薛艮訟於錄按問得實檄洛
川父老雜辨之益信勛爲遺書錄祈免錄不從偕巡撫
江潮具獄以聞且劾勛庇奸亂法章下都察院都御史
聶賢等覆如錄奏力言勛黨逆罪詔福達父子論死妻

女爲奴沒其產責勛對狀勛懼乞思因爲福達代辨帝
置不問會給事中王科鄭一鵬程輅常泰劉琦鄭自璧
趙廷瑞沈漢秦祐張達陳皐謨御史程啟充盧璞邵酬
高世魁任淳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王獻評事杜
鶚刑部郎中劉仕主事唐樞交章劾勛謂罪當連坐勛
亦累自訴且以議禮觸衆怒爲言帝心動勛復乞張璁
桂萼爲援璁萼素惡廷臣攻己亦欲借是舒憤乃謂
諸臣內外交結借端陷勛將漸及諸議禮者帝深入其
言而外廷不知攻勛益急帝益疑命取福達等至京下
三法司訊既又命會文武大臣更訊之皆無異詞帝怒

將親訊以楊一清之言而止仍下廷鞫尚書顧頤壽等
不敢白堅改擬妖言律斬帝猶怒命法司俱戴罪辦事
遣官往械錄潮及前問官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玨僉
事章綸都指揮馬豸等時璋玨已還都御史璋巡撫寧
夏玨巡撫甘肅皆下獄廷訊乃反前獄抵艮誣告罪帝
以罪不及錄怒甚命璁萼方獻夫分署三法司事盡下
尚書顧壽侍郎劉玉王啟左都御史賢副都御史劉文
莊僉都御史張潤大理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佖寺丞
汪淵獄嚴刑推問遂搜錄篋得大學士賈詠都御史張
仲賢工部侍郎閔楷御史張英及寺丞淵私書詠引罪

致仕去仲賢等亦下獄璁等上言給事中琦泰郎中仕
聲勢相倚挾私彈事佐錄殺人給事中科一鵬祐漢輅
評事鸞御史鳴鳳壯雄扶同妄奏助成奸惡給事中達
御史世魁方幸寅就死得誣勛謀逆率同連名同聲駕
禍郎中司馬相妄引事例故意增減誣上行私通者言
官締黨求勝內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任情恣橫
殆非一日請大奮乾斷彰國法帝納其言幷下諸人獄
收繫南京刑部先是廷臣會訊太僕卿汪元錫光祿少
卿余才偶語曰此獄已得情何再鞫偵者告璁以聞亦
逮問璁等遂肆搒掠錄不勝刑自誣故入人罪璁等乃

定爰書言寅非福達錄等恨勛搆成冤獄因列諸臣罪名帝悉從其言謫戍極邊遇赦不宥者五人璋狂瀾豕前山西副使遷大理少卿文華謫戍邊衛者七人琦逵泰瓊啟充仕及知州胡儁爲民者十一人賢科一鵬祐漢輅世魁淳鳴鳳相鷺革職閒住者十七人頤壽玉啟潮文莊沐泌淵元錫才楷仲賢潤英壯雄前大理永遷僉都御史毛伯溫其他下巡按逮問革職者副使周宣等復五人良抵死衆證皆成寅還職錄以故入人死未決當徒帝以爲輕欲坐以奸黨律斬鶚等謂張寅末死而錄代之死恐天下不服宜永戍煙瘴地令緣及子孫

乃戍廣西南丹衛遇赦不宥帝意猶未慊語楊、清等曰與其僇及後世不若誅止其身從舜典罰弗及嗣之意一清曰祖宗制律具有成法錄罪不中死律若法外用刑吏將緣作奸人無所措手足矣帝不得已從之以鶚等平反有功勞諭之文華毆賜一品服俸金帶銀幣給三代誥命遂編欽明大獄錄頒天下時嘉靖六年九月壬午也至十六年皇子生肆赦諸謫戍者俱釋還惟錄不赦竟卒於戍所顏壽巴陵人居官有清望踈賢長壽人爲御史清廉奪官五年用薦起工部尚書改刑部尚書致仕卒謚榮襄湯沐字新之江陰人弘治九年進士除榮德知縣徵授御史正德初嘗劾中官苗逵等恨勛搆成冤獄因列諸臣罪出爲湖廣僉事劉瑾以沐不附己用牙儈同寅訐學士張芮事波及沐謫武義知縣瑾誅復爲廣東僉事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請立土官世系籍絕其爭襲之弊而令其子弟入學報可嘉靖二年改撫四川入爲大理卿既坐福達獄罷歸家居六年薦章數十上不召卒沐居官三十載屏絕餽遺以廉潔稱

劉琦字廷珍洛陽人正德九年進士嘉靖初由行人授兵科給事中時給京軍冬衣布棉恒過期以琦請即命琦立給李福達逃洛川琦知之甚悉事覺琦疏陳顛末因劾郭勛竊逆又與御史張問行劾勛侵盜草場租銀既而馬錄獄具坐琦佐使殺人下獄謫戍瀋陽閱十年赦歸卒盧瓊字獻卿浮梁人正德六年進士由固始知縣入爲御史嘉靖改元上言景皇帝有撥亂大功而實錄猶稱郕戾王敬皇帝深仁厚澤而實錄成於焦芳手是非顛倒乞詔儒臣改撰帝惟命史官正孝宗實錄之不當者然亦未有所正也出按畿輔桂萼疾臺諫排己考察京官既竣令科道互糾劾吏科都給事中王俊民等爭之瓊與同官劉隅等亦言交相批抵報復非盛世事帝切責俊民隅奪其俸五月瓊等皆三月而命部院

考之瓊竟以劾勛謫戍邊赦還卒沈漢字宗海吳江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中官馬俊王堂久廢忽自南京召至漢論止之改元詔書蠲四方逋稅漢以民間已納者多飽吏橐請已徵未解者作來年正課又言近籍沒奸黨貲數千萬請悉發以補歲入不足之數皆報可嘉靖二年以災異指斥時政尚書林俊去位復抗章爭之戶部郎中牟泰坐吏盜官帑下詔獄貶官漢言吏爲奸利在泰未任前事敗泰發之泰無罪因極言刑獄宜付法司毋委鎮撫不納大獄起法司皆下吏漢言祖宗之法不可壞權侍之漸不可長大臣不可辱妖賊不可赦不可遂并漢收繫除其名家居二十年卒曾孫璟萬曆中爲吏部員外郎請王恭妃封號忤旨降行人司正天啟初贈少卿王科字進卿涉縣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藍田知縣城隘且無水科導西山水入城拓而廣之遂爲望邑毀境內淫祠以其材葺學宮嘉靖四年徵爲工科給事中嘗劾兵部尚書金獻民無功總兵官趙哉乞追奪勛等官爵優卹馬錄諸人以作忠良之氣由是福達獄始明

程啟充字以道嘉定州人正德三年進士除三原知縣入爲御史嬖倖子弟家人濫冒軍功有至都督賜蟒玉者啟充言定制軍職授官悉準首功今倖門大啟有買

遂下獄削籍方諸臣之被罪也舉朝皆知其冤莫敢白踰月南京御史吳彥獨抗章請寬之上怒斥於外已而御史張祿亦以爲言忤旨切讓自是無敢言者十一年桂萼已死張璁亦免相聶賢毛伯溫始起用張潤汪元錫李玨閻楷亦相繼收錄唯臺諫曹郎竟無一人召復者隆慶初諸人皆復職贈官錄首贈太僕少卿琦瓊俱光祿少卿漢科俱太常少卿當萼等反福達之獄舉朝不直萼等而以寅福達姓名錯互亦或疑之至四十五年正月四川大盜蔡伯貫就禽自言學妖術於山西李同所司檄山西捕同下獄同供爲李午之孫大禮之子世習白蓮教假稱唐裔惑衆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同竟伏誅暨穆宗即位御史龐尚鵬言據李同之獄福達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至四十餘人汞冠之禍可謂慘烈郭勛世受國恩乃黨巨盜陷朝紳職樞要者承其頤指鍛鍊周內萬一陰蓄異謀人人聽命禍可勝言哉乞追奪勛等官爵優卹馬錄諸人以作忠良之氣由是福達獄始明

程啟充字以道嘉定州人正德三年進士除三原知縣入爲御史嬖倖子弟家人濫冒軍功有至都督賜蟒玉者啟充言定制軍職授官悉準首功今倖門大啟有買

功冒功寄名竄名併功之弊權要家賄軍士金帛以易所獲之級是謂買功衝鋒斬馘者甲也而乙取之甚者殺平民以爲賊是謂冒功身不出門閭而名隸行伍是謂寄名賄求掾吏洗補文冊是謂竄名至有一人之身一日之間不出京師而東西南朔四處報功者按名累級驟至高階是謂併功此皆壞祖宗法解將士體乞嚴爲察革帝不能用十一年正旦羣臣待漏入賀日晡禮始成及散朝已昏夜衆奔趨而出顧仆相踐踏將軍趙朗者死於禁門啟充具奏其狀請帝眎爽視朝以闕明作之治都督馬昂進妊身女弟啟充等力爭既又極陳

冗官冗兵冗費之弊乞通行革罷帝皆不省騰驤四衛軍改編各衛者奉詔撤回而各衛遺籍仍支糧糜倉儲八十七萬餘石啟充力言之国支弊絕以憂歸世宗即位起故官即爭與獻帝皇號嘉靖元年正月郊祀方畢清寧宮小房火啟充言災及內寢良由徇情之禮有戾天常僭逼之名深乖典則輔臣執議禮臣建明不能啟經生之邪說佞倖之諛辭動假母后以箝天下之口臣謂不正大禮不黜邪說所謂修省皆具文也況遘者肯由中出而內閣不知奸黨獄成而曲爲庇護諛臣斥逐耳目有壅蔽之虞大臣疎遠股肱有痿痺之患司禮之權重於宰相樞機之地委之宦官遞臣貪濁頻有遷除邊帥偾師不得讁斥莊田之賞賚過多潛邸之乞恩未已仗望陛下仰畏天明俯察衆聽親大臣肅庶政以回災變報聞尋出按江西得宸濠通蕭敬張銳陸完等私書欲亟去孫燧云代者湯沐梁宸可其次王守仁亦可因論敬銳等罪並言守仁黨逆宜追奪給事中汪應軫訟守仁功言逆濠私書有詔焚毀啟充輕信被黜知縣章立梅据據之辭復有此奏非所以勸有功主事陸澄亦爲守仁奏辨御史向信因劾應軫與澄帝曰守仁一聞宸濠變仗義興兵裁定大難特加封爵以酬大功不必更議帝從太監梁棟請遣中官督南京織造啟充偕同官及科臣張嵩等極諫不納啟充素蹇諤張聰桂萼惡之會郭勛庇李福達獄爲啟充所劾聰萼因指啟充挾私謫戍邊衛十六年赦還言者交薦不復用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

張逵字懋登餘姚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嘉靖元年授刑科給事中疏言陛下臨御之初國是大定今舉動漸乖弊端旋復齋醮繁興爵賞無紀政事不關於宰執者非一刑罰不行於貴近者甚多臺諫會奏而斥爲瀆擾大臣執法而責以回奏至如崔元封侯蔣綸市

龍陳萬言乞賜第先朝貴戚未有若是恩倖也廖鵬緩死劉暉得官李隆復遣官勘問先朝罪人未有若是淹縱也願陛下一反目前之所爲報開給事中劉最鄧繼曾謫官逵疏救不聽尋伏闕爭大禮下獄廷杖四年十一月上疏曰近廷臣所上封事陛下批答必曰已有旨處置是已行者不可言也曰尚議處未定是未行者不可言也二者不言則是終無可言也且今日言者已非陛下初政時比矣初年事之大者既會疏公言之又各疏獨言之一不得行則相聚環視以不得其言爲愧近者不然會疏則劃削忌諱以避禍獨疏則毛舉纖微以

塞責一不蒙譴則交相慶賀以苟免爲幸消讜直之氣長循默之風甚非朝廷福也章下所司尋進右給事中王科陳察劾郭勛帝慰留之達與同官鄭自璧趙廷瑞言勛倚奸成橫用酷濟貪籠絡貨資漁獵營伍爲妖鼓李福達請屬爲逆黨陸完雪寃溫旨諭留是旌使縱也既復言福達誑惑愚民稱兵犯順勛黨叛逆罪不容誅不聽尋以言事忤旨黜爲吳江縣丞復坐福達獄逮問謫戍遼東邊衛居十年母死不得歸哀痛而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

鄭一鵬字九萬莆田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嘉靖初官至戶科左給事中一鵬性伉直居諫垣中最敢言御史曹嘉論大學士楊廷和因言內閣柄太重一鵬駁之曰太宗始立內閣簡解縉等商政事至漏下數十刻始退自陛下即位大臣宣召有幾張銳魏彬之獄獻帝追崇之議未嘗召廷和等面論所擬旨內多更定未可謂專也帝用中官崔文言建醮乾清坤寧諸宮西天西番漢經諸廠五花宮兩暖閣東次閣莫不有之一鵬言祈福祭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臣巡視光祿見一齋醮蔬食之費爲錢萬有八千陛下忍斂民怨而不忍傷佞佛之心況今天災頻降京師道殣相望邊境戍卒日夜荷戈不得飽食而爲僧道靡費至此此臣所未解報聞東廠理刑干戶陶淳曲殺人論謫戍詔覆案改擬帶俸一鵬與御史李東等執奏并劾刑部侍郎孟鳳帝不聽給事中鄧繼曾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以言獲罪一鵬皆疏救宮中用度日侈數倍天順時一鵬言今歲災用詘往往借支太倉而清寧仁壽未央諸宮每有贏積率饋遺戚里曷若留供光祿彰母后德帝命乾清坤寧二宮暫減十之一魯迷貢獅子西牛西狗西馬及珠玉諸物一鵬引漢閉玉門關謝西域故事請敕邊臣量行貿賚遣還國勿使入京彰朝廷

不寶遠物之盛德不聽尋伏闕爭大禮杖於廷侍郎胡
瓚都督僉綱督師討大同叛卒列上功狀請徧頒文武
大臣臺諫部曹及各邊撫按鎮監賞一鵬言桂勇誅郭
鑑等在瓚未至之先徐氏兒等之誅事由朱振於瓚無
與瓚欲邀功冒賞懼衆口非議乃請并敘以媚之夫自
大同搆難大臣臺諫誰爲陛下畫一策者孤城窮寇尚
多逋逃各邊鎮撫相去數千里安在其能犄角也請治
瓚等欺罔罪賞乃不行時諸臣進言多獲譴而一鵬間
得俞旨益發舒言事論楊宏不宜推寧夏總兵官席書
不宜許費宏留其弟春爲修撰王憲寘緣貴近鄧璋敗

事甘肅不宜舉三邊總督服闋尚書羅欽順請告祭酒
魯鐸被譴修撰呂柟宜召罷置經筵廷臣乞省親養疾不
宜槩不許諸疏皆侃侃會武定侯郭勛欲得虎賁左衛
以廣其第使指揮王琬等言衛湫隘不足居吏士而民
郭順者願以宅易之順勛家奴也其宅更湫隘一鵬與
同官張嵩劾勛以敝宅易公署驕縱罔上昔竇憲改沁
水園卒以逆誅勛謀奪朝廷武衛其惡豈止憲比部臣
附勢曲從宜坐罪尚書趙璜等因自劾詔還所易勛甚
銜之而一鵬復以李福達獄劾勛桂萼張璁因坐以妄
奏拷掠除名九廟災言官會薦遺賢及一鵬竟不復召

久之卒隆慶初復官贈光祿少卿

唐樞字惟中歸安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言官
以李福達獄交劾郭勛然不得獄辭要領樞上疏言李
福達之獄陛下駁勘再三誠古帝王欽恤盛心而諸臣
負陛下欺蔽考肆其讒詔者溷其說畏威者變其辭
訪緝者淆其眞是以陛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臣
竊惟陛下之疑有六謂謀反罪重不宜輕加於所疑一
也謂天下人貌有相似二也謂薛良言弗可聽三也謂
李玨初牒明四也謂臣下立黨傾郭勛五也謂嶂洛證
佐皆讐人六也臣請一一辯之福達之出也始而王良

李鉞從之其意何爲繼而惠慶邵進祿等師之其傳何
事李鐵漢十月下旬之約其行何求我有天分數語其
情何謀太上元天乖文秘書其辭何指劫庫攻城張旗
拜爵雖成於進祿等其原何自鉞伏誅於前進祿敗露
於後反狀甚明故陝西之人曰可殺山西之人曰可殺
京畿中無一人不曰可殺惟左右之人曰不可則臣不
得而知也此不必疑一也且福達之形最易辨識或取
驗於頭禿或證辨於鄉音如李二李俊李三是其族識
之矣發於戚廣之妻之口是其孫識之矣始認於杜文
柱是其姻識之矣質證於韓良相李景全是其友識之

矣一言於高尚節王宗美是鄜州主人識之矣再言於邵繼美宗自成是洛川主人識之矣三言於石文舉等是山陝道路之人皆識之矣此不必疑二也薛良恬惡誠非善人至所言張寅之即福達即李午實有明據不得以人廢言況福達蹤跡詭譎密黠慧過人人咸墮其術中非良狡猾亦不能發彼陰私從來發摘告訐之事原不必出之敦良朴厚之人此不當疑三也李玨因見薛良非善人又見李福達無龍虎形硃砂字又見五臺縣張子眞戶內實有張寅父子又見崞縣左廂都無李福達李午名遂苟且定案輕縱元兇殊不知五臺自嘉靖

元年黃冊始收寅父子忽從何來鵝粟拜官其爲素封必非一日之積前此何以隱漏崞縣在城坊既有李伏答乃於左廂都追察又以李午爲眞名求其貫址何可得也則軍籍之無考何足據也況福達既有妖術則龍虎形硃砂字安知非前此假之以惑衆後此去之以避罪亦不可盡謂薛良之誣矣此不當疑四也京師自四方來者不止一福達既改名張寅又衣冠形貌似之郭勛從而信之亦理之所有其爲妖賊餘黨亦意料所不能及在勛自有可居之過在陛下既宏議貴之恩諸臣縱有傾勛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不用疑五也鞫獄之樞竟不錄

杜鬱字羽文陝西咸寧人正德末進士授大理評事嘉靖初伏闕爭大禮杖午門外長沙盜李鑑與父華劫村聚華誅鑑得脫後復行劫捕獲之席書時撫湖廣劾知府宋卿故入鑑帝遣大臣按之言鑑盜有狀帝命逮鑑至京書上言臣以議禮忤朝臣問官故與臣左乞赦法司會官覆於是鬱會御史蘇恩再訊無異詞疏言書以惡卿故爲鑑奏辨且以議禮爲言夫大禮之議發於聖孝書偶一言當意動援此以挾陛下壓羣僚壞亂政體莫此爲甚帝重違書意竟免鑑死戍遼東已復有張寅

之獄鸞與刑部郎中司馬相御史高世魁司其牘鸞上言往者李鑑之獄陛下御席書言誤恩廢法權倖遂以驚獄爲常請託無忌今勛謀又成矣書曰以議禮招怨書曰欲殺鑑以仇臣勛亦曰欲殺寅以仇臣簠鼓聖聰如出一口以陛下尊親之盛典爲奸邪掩覆之深謀將使賄賂公行亂賊接踵非聖朝福也已而桂萼等力反前獄鸞坐除名初書之欲究李鑑也給事中管律言比言事者每借議禮爲詞或乞休或引罪或爲人辯恕於議禮本不相涉而動必援引準何哉蓋小人欲中傷人以非此不足激陛下怒而欲自固其寵又非此不足得陛下歡也乞誠自今言事者據事直陳毋假借以累聖德帝是其言命都察院曉示百官越二日御史李儼以世廟成請恤錄議禮獲罪諸臣且請詳察是非議禮是而行事非者不以是掩非議禮非而行事是者不以非掩是使黨與全消時靡有爭則大公之治也未幾給事中陳皐謨亦言獻皇帝追崇之禮實出陛下至情書輩乃貪爲己功互相黨援恣情喜怒作福作威若李鑑父子成案昭然書曲爲申救謂衆以議禮憾臣因陷鑑死夫議禮者朝廷之公典合與不合何至深譬縱使譬書鑑非書子弟親戚交遊也何故

譬之至郭勛黨庇奸人請屬事露則又代奸人妄訴亦驚獄爲常請託無忌今勛謀又成矣書曰以議禮招怨書曰欲殺寅以仇臣簠鼓聖聰如出一口以陛下尊親之盛典爲奸邪掩覆之深謀將使賄賂公行亂賊接踵非聖朝福也已而桂萼等力反前獄鸞坐除名初書之欲究李鑑也給事中管律言比言事者每借議禮爲詞或乞休或引罪或爲人辯恕於議禮本不相涉而動必援引準何哉蓋小人欲中傷人以非此不足激陛下怒而欲自固其寵又非此不足得陛下歡也乞誠自今言事者據事直陳毋假借以累聖德帝是其言命都察院曉示百官越二日御史李儼以世廟成請恤錄議禮獲罪諸臣且請詳察是非議禮是而行事非者不以是掩非議禮非而行事是者不以非掩是使黨與全消時靡有爭則大公之治也未幾給事中陳皐謨亦言獻皇帝追崇之禮實出陛下至情書輩乃貪爲己功互相黨援恣情喜怒作福作威若李鑑父子成案昭然書曲爲申救謂衆以議禮憾臣因陷鑑死夫議禮者朝廷之公典合與不合何至深譬縱使譬書鑑非書子弟親戚交遊也何故

譬之至郭勛黨庇奸人請屬事露則又代奸人妄訴亦驚獄爲常請託無忌今勛謀又成矣書曰以議禮招怨書曰欲殺寅以仇臣簠鼓聖聰如出一口以陛下尊親之盛典爲奸邪掩覆之深謀將使賄賂公行亂賊接踵非聖朝福也已而桂萼等力反前獄鸞坐除名初書之欲究李鑑也給事中管律言比言事者每借議禮爲詞或乞休或引罪或爲人辯恕於議禮本不相涉而動必援引準何哉蓋小人欲中傷人以非此不足激陛下怒而欲自固其寵又非此不足得陛下歡也乞誠自今言事者據事直陳毋假借以累聖德帝是其言命都察院曉示百官越二日御史李儼以世廟成請恤錄議禮獲罪諸臣且請詳察是非議禮是而行事非者不以是掩非議禮非而行事是者不以非掩是使黨與全消時靡有爭則大公之治也未幾給事中陳皐謨亦言獻皇帝追崇之禮實出陛下至情書輩乃貪爲己功互相黨援恣情喜怒作福作威若李鑑父子成案昭然書曲爲申救謂衆以議禮憾臣因陷鑑死夫議禮者朝廷之公典合與不合何至深譬縱使譬書鑑非書子弟親戚交遊也何故

錄都御史王時中請罷洸聽勘洸奏羣奸恨臣抗議大
禮將令撫按殺臣請遣一錦衣往洸意錦衣可利誘也
得旨遣應驄及錦衣千戶李經應驄與焚香誓天會御
史熊蘭涂相等雜治具上洸罪狀至百七十二條除救
前及曖昧者勿論當論者十三條罪惡極宜斬妻離異
子柱絞洸懼亡詣闕申訴帝持應驄奏不下尚書趙鑑
副都御史張潤給事中解一貫御史鄭本公等連章執
奏帝不得已始命覆鞫郎中黃綰力持應驄議書夢爲
居間不能得要聰共奏謂洸議禮臣爲法官所中帝入
其言命免罪爲民大理卿湯沐及鑑一貫更爭之不聽

未幾大禮書成丼原洸妻子應驄尋遷吉安知府丹喪
歸六年聰夢益用事而夢方掌刑部廷臣馬錄等以劾
郭勛下獄洸謂乘此故案可反也上書訐應驄等夢因
訟洸冤遂遠洸應驄元輸綰而令按察使張祐等還籍
候命詞連四百人九卿及錦衣衞廷訊應驄對曰某所
持者王章耳必欲直洸惟諸公命刑部尚書胡世寧等
心知洸罪重而懲前大獄不敢執會是日黃霧四塞獄
弗竟次日又大風拔木有詔修省不用刑乃當應驄按
事不實律爲民元輸綰及田等貶斥有差洸授冠帶罷
歸再疏爲洸訟不能得洸益憾應驄適數年更令人奏

應驄勘獄時酷殺無辜二十六人下巡按李美覆勘美
言死者皆有狀非故殺刑部尚書許讚白應驄無罪帝
特謫應驄戍遼東是獄也始終八載凡攻洸與治洸獄
者無不得罪逮捕至百數十人天下惡夢輩奸橫益羞
言議禮臣矣應驄赴戍所道經蘇州知府治具候之立
解維去致餽不受十六年赦歸明堂大享禮成復冠帶
應驄敦行誼好著書數更患難氣不挫黃綰息人爲刑
部主事諫南巡被杖歷郎中出爲紹興知府以寬大爲
治被徵時士民哭震野爭致鹽綰止取二錢至京下詔
獄瘐死隆慶初贈太常少卿藍田卽署人爭大禮被杖

張璁掌都察院考察其屬落職歸
解一貫字曾唯交城人正德十六年進士除工科給事
中陳講學修德親賢孝親任相遠奸用諫謹令戒欲恤
民十事世宗嘉納之嘉靖元年偕御史出覈牧馬草場
太監閻洪等奏遣中官一人與俱一貫言不可乃已還
朝劾太監谷大用李鐩奪產殃民罪帝宥之而內臣勛
戚所據莊田率歸之民帝爲后父陳萬言營第極壯麗
一貫力請裁節復助楊廷和爭織造皆不納歷刑科左
右給事中雲南巡按郭楠以建言廣東按察使張祐副
使孫懋以辱官校皆逮治御史方敬顏以杖死宦官家

人落職元城知縣張好古以拘責戚畹家旛級一貫皆論救忤旨停俸尋進吏科都給事中教授王价錄事錢予勛以考察罷假議禮希復用一貫等言如此將壞祖宗百年制事竟寢張璁桂萼日擊費宏不已一貫偕同官言宏立朝行事律以古大臣罔不能無議但入仕至今未聞有大過至璁萼平生奸險特以議禮一事偶合聖心超擢以來憑恃寵靈凌轢朝士與宏積怨已久欲奪其位而居之陛下以累疏俱付所司而於其終乃曰爾等宜各修乃職蓋所以陰折其奸謀者至矣二三臣不體至意或專攻宏或兼攻璁萼不知能去宏不能

去璁萼也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不然宏恤人言顧廉恥猶可望以君子璁則小人之尤何所忌憚苟其計得行則奸邪氣勢愈增善類中傷無已天下事將大有可慮者時鄭洛書張鎰皆論三人事而一貫言尤切詔下之所司璁萼等銜不已竟謫開州判官以卒鄭洛書字啟範莆田人弱冠登進士授上海知縣有善政嘉靖四年召拜御史張璁桂萼以陳九川事訐費宏洛書與同官鄭氣言九川事人謂璁萼與謀固已得罪公論而宏取與之際亦未明夫朝廷有紀綱大臣重進退宏璁萼皆不可不去宏不去則有持祿保位之誚璁萼不去

所劾無所泄憤復劾洛書及王重賢等九人貪汚闒茸重賢等皆降黜時論駭之洛書家居再踰歲卒年三十九子開往依上海上海人治田百畝資之歲一至收其入以歸鎰字宗制城武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太常博士擢御史嘉靖初伏闕爭大禮下獄廷杖出按畿輔劾宜府諸將失事皆伏辜西域魯迷貢獅子西牛方物言所貢玉石計費二萬三千餘金往來且七年邀中國重賞鎰言明王不貴異物今一獅日各飼一羊是歲用七百餘羊也牛食芻菽今乃食果餌則食人之食矣願返其獸歸其人薄其賞以阻希望心帝不能用張璁擢兵

部侍郎錄與諸御史爭之不聽聰與桂萼屢攻費宏錄言今水旱相仍變異迭出正臣工修省時諸人爲國股肱相傾排若此欲弭災變不亦難乎乞並黜三人以回天譴帝爲戒諭聰萼後聰以侍郎總臺事修前憾言錄不諳憲體遂罷歸家居二十年卒

陸粲字子餘長洲人少竭同里王鏊鏊異之曰此子必以文名天下嘉靖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七試皆第一張璁桂萼盡出庶吉士爲部曹縣令粲以才獨得工科給事中勁挺敢言疏言我朝太祖至宣宗大臣造膝陳謀不啻家人父子自英宗幼冲大臣爲權宜計常朝奏

事先日擬旨其餘政事具疏封進沿襲至今陛下銳意圖治願每日朝罷退御便殿延見大臣侍從臺諫輪日奏對撫按藩臬廷辭入謝召訪便宜復妙選博聞有道之士更番入直講論經史如仁宗弘文閣故事則上下情通而天下事舉矣帝不能用既言資格獨重進士致貢舉無上進階州縣教職過轄王官終身禁錮皆宜變通因陳久任使慎考察汰冗官諸事而終之以復制科倣唐宋法數歲一舉以待異才高者儲之禁近其次分寘諸曹先有官者遞進庶人才畢出野無遺賢尋偕御史郗元洪清覈馬房錢穀抗疏折御馬太監

閻洪宿弊爲清與同官劉希簡爭張福達獄帝怒俱下詔獄杖三十釋還職事具熊浹傳張璁桂萼竝居政府專擅朝事給事中孫應奎王準發其私帝猶溫旨慰諭粲不勝憤上疏曰璁萼兇險之資乖僻之學曩自小臣贊大禮拔置近侍不三四年位至宰弼恩隆寵異振古未聞乃敢罔上逞私專權招賄擅作威福報復恩仇璁很愎自用執拘多私萼外若寬迂中實深刻忮忍之毒一發於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臣請姑舉數端言之萼受尚書王瓊賂遺鉅萬連章力薦璁從中主之遂得起用昌化伯邵杰本邵氏養子萼納重賄竟使奴隸小

人濫襲伯爵萼所厚醫官李夢鶴假托進書貪緣受職居室相隣中開便戶往來嘗與萼家人吳從周等居間又引鄉人周時望爲選郎交通囑託時望既去胡森代之森與主事楊麟王激又輔臣鄉里親戚也銓司要地盡布私人典選僅踰年引用鄉故不可悉數如致仕尚書劉麟其中表親也侍郎嚴嵩其子之師也僉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一轉徑入內臺南京太僕少卿夏尚朴由知府期月遂得清卿禮部員外張敔假曆律而結知御史戴金承風搏擊甘心鷹犬皆萼姻黨相與朋比爲奸者也禮部尚書李時柔和善逢徇狡多智南京禮

部尚書黃綰曲學阿世虛誕眩人論德彭澤貪緣改秩
躐玷清華皆陰厚於璁而陽附於夢者也璁等威權既
盛黨與復多天下畏惡莫敢訟言不亟去之兇人之性
不移將來必爲社稷患帝大感悟立下詔暴璁夢罪狀
罷其相而以粲不早發下之吏既而詹事霍韜力詆粲
謂楊一清嗾之希簡言璁夢去位由聖斷且使犬謂之
嗾韜以言官比之犬侮朝廷而帝竟納韜言召璁還奪
一清官下希簡詔獄釋還職謫粲貴州都鎮驛丞稍遷
永新知縣前後獲盜數百人姦猾屏跡久之以念母乞
歸論薦者三十餘疏皆報罷霍韜亦薦粲粲曰天下事

大壞愉人手尚欲以餘波汚我耶母殺毀甚未終喪而
卒劉希簡字以順漢州人進士除行人爲工科給事中
甫五月兩以直言得罪聲大振久之謫縣丞終鞏昌知
府王準字子推世籍秦府儀衛司準以進士授知縣爲
禮科給事中巡視京營幼郭勛專恣罪明年劾璁夢引
私人璁夢罷準亦下吏謫富民典史稍遷知縣都御史
汪鋐希璁指以考察罷之
邵經邦字仲德仁和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工部主事
權荊州稅甫三月稅額滿遂啓閽任商舟往來進員外
郎嘉靖八年冬十月日有食之經邦時官刑部上疏曰
茲者正陽之月有日食之異質諸小雅十月之篇變象
懸符說詩者謂陰壯之甚由不用善人而其咎專歸皇
父然則今之調和燮理者得無有皇父其人乎邇陛下

納陸粲言命張璁桂萼致仕尋以璁議禮有功復召輔
政人言籍籍陛下莫之恤也乃天變若此安可勿畏夫
議禮與臨政不同議禮貴當臨政貴公正皇考之徽稱
以明父子之倫禮之當也雖排衆論任獨見而不以爲
偏若夫用人行政則當辨別忠邪審量才力與天下之
人共用之乃爲公耳今陛下以璁議禮有功不察其人
不揆其才而加之大任似私議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
設近於私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陛下果以尊親之典
爲至當而欲子孫世世守之乎則莫若於諸臣之進退
一付諸至公優其賚予全其終始以答其議禮之功而
博求海內碩德重望之賢以弼成正大光明之業則人
心定天道順俾萬年之後廟號世宗子孫百世不遷顧
不偉歟如徒加以非分之任使之履盈蹈滿犯天人之
怒亦非璁等福也帝大怒立下鎮撫司拷訊獄上請送
法司擬罪帝曰此非常犯不必下法司遂謫戍福建鎮
海衛十六年皇子生大赦惟經邦與豐熙等八人不在

赦例經邦之戍所閉戶讀書與熙及同戍陳九川時相
討論居鎮海三十七年卒閩人立寓賢祠祀三人隆慶
初復官

劉世揚字實甫閩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除刑
科給事中世宗卽位議加興獻帝皇號世揚疏諫都察
院牒司禮監攝中官吳善良帝手批原牒付刑科以善
良付司禮世揚言祖宗制凡降詔旨必書於題奏疏揭
或登聞鼓狀乃發六科宣於諸曹或國有大事上命先
發諸曹必補牘於次日早朝進之無竟批文牘者今旨
從中出褻天語更舊制不可帝不聽已列先朝直臣舒

芬馬汝驥王思汪應軫張原等二十人請加恩以旌忠
直諸臣各進秩一等嘗因災異世揚請倣古人凡杖箠
銘之義取聖賢格言書殿廡帝納之歷吏科左給事中
進都給事中與同官李仁劾詹事顧鼎臣汙佞且言今
日詹事卽他日輔臣帝怒詰詹事進輔臣出何典倒世
揚等引罪帝怒不解予杖下詔獄既乃得釋帝以久旱
躬禱世揚言在獄繫囚及建言謫戍諸臣怨咨之氣上
干天和請悉疏釋帝不能用張璁桂萼被劾罷帝責諫
官不言世揚等乃盡劾尚書王瓊而下數十人亦璁萼黨也但去編修金璐
章下吏部而尚書方獻夫亦

御史遊鈇太僕丞姚奎郎中劉汝輗員外郎張致郭憲
待詔葉幼學儲良才八人而已未幾復偕同官趙漢等
陳修省八事中言大學士石瑤貞介歿未易名尚書李
鐩國之盜臣身後遺金得謚給事中鄭一鵬坐論楊一
清再杖削職一清敗一鵬宜復官世揚發璁萼黨見憾
於璁一鵬叉嘗忤璁萼會璁已再相而瑤實前賜謚璁
因激帝怒謂給事言皆妄乃謫世揚江西布政司照磨
停漢等俸然鐩謚亦由此奪世揚屢遷河南提學僉事
告歸卒趙漢字鴻達平湖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建昌推
官擢南京戶科給事中改兵科嘉靖初尚書林俊以執

奏獄囚李鳳陽被旨詰責漢因言太監崔文亂政巧逞
奸欺不特庇一李鳳陽而已工部尚書趙璜發文家人
罪文輒捕其諜者痛杖幾死曰此杖寄與趙尚書其無
狀至此望急譴逐毋爲新政累不聽已哭爭大禮繫詔
獄廷杖歷吏科左給事中以疾去起故官遷工科都給
事中疏言內閣桂萼翟鑾稱病三月未嘗以曠職懇辭
張璁久專政權亦未聞引賢共濟乞諭鑾萼亟去簡用
兩京大臣及家居者舊以分璁任上摘其譌字詰之諭
璁毋避趣赴閣璁因言漢忠謀宜令備列堪內閣者帝
卽令漢舉所欲用漢惶恐言臣欲璁引賢無私主帝怒

責漢對不以實趣以名上漢益懼言輔臣簡命出自朝
廷非小臣所敢預帝乃宥之奪俸一月尋出爲陝西右
參政告歸久之以故官起山西不數月復致仕子伊賡
西副使年四十卽以養父歸屢徵不起
魏良弼字師說新建人嘉靖二年進士授松陽知縣召
拜刑科給事中採木侍郎黃衷事竣歸家乞致仕未許
緝事者奏衷潛入京師帝怒奪衷職良弼言衷大臣入
都豈能隱乞正言者欺罔罪不赦張璁桂萼初罷相詔
察其黨給事中劉世揚等議及良弼以吏部言得留尋
命巡視京營劾罷提督五軍營保定侯梁永福太僕卿
曾直罪武定侯郭勛家奴論團營兵政之弊又請發銀
米振京師饑直聲大著會南京御史馬敬等以劾吏部
尚書王瓊被逮良弼請釋之帝怒并下詔獄論贖還職
仍奪俸一年三遷至禮科都給事中十一年八月彗星
見東井芒長丈餘良弼引占書言彗星晨見東方君臣
爭明彗孛出井奸臣在側大學士張孚敬專橫竊威福
致奸星示異亟宜罷黜孚敬奏良弼挾私帝已疑孚敬
兩疏皆報聞給事中秦鰲疏再入孚敬竟罷去踰月良
弼復偕同官劾吏部尚書汪鋐帝方向鋐奪良弼俸鋐
孚敬俱恨良弼明年元日副都御史王應鵬坐事下詔

獄良弼言履端之始不宜以微過繫大臣帝怒再下詔
獄獄卒訝曰公又來耶爲垂涕尋復職奪俸時孚敬復
起柄政與鋐修前郤以考察後命科道官互糾又奏上
十一人又不及良弼孚敬益怒擬旨切責令吏部再考
鋐乃別糾二十六人而良弼及秦鰲葉洪皆前劾孚敬
洪字子源德州人嘉靖八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十一
年肇舉祈穀禮於圜丘帝不親祀洪疏諫帝責洪妄言
尋巡視京營進工科右給事中汪鋐遷吏部尚書洪極
論其奸忤旨奪俸明年考察鋐修怨遂坐洪浮躁貶寧
國縣丞居二年復以大計奪其職言者屢訟冤不復用
秦鰲字子元崑山人嘉靖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
事中劾魏國公徐鵬舉中官賴義不法狀義罷還等星
見劾張孚敬妬賢病國擬議詔旨輒引以自歸帝遂罷
孚敬已孚敬再相汪鋐承風指以考察謫鰲東陽縣丞
屢遷福建右參議卒官又有張寅者太倉人嘉靖初進
士歷南京御史嘗劾禮部侍郎黃綰十罪比張孚敬罷
政寅言其憸邪壞政不可悉數請追所賜封誥銀章之
厲明正其辟并劾左都御史汪鋐陰賊邪媚帝怒謫高

唐判官屢遷南京文選郎中會簡宮僚改春坊右司直兼翰林院檢討未幾被劾罷

贊曰書曰非佞折獄罔非在中又曰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言折獄之不可不得其中也張寅李鑑罪狀昭然中於郭勛席書之說廷臣獲罪而寅還職鑑宥死陳洸罪至百七十二條竟得免死而倫上書訟冤凡攻洸之惡與治洸之獄者逮捕至百數十人皆由議禮觸衆怒一言有以深入帝隱甚矣佞人之可畏也夫反成案似於明出死罪似於仁而不知其借端報復刑罰失中佞戾之辨可弗審歟

明史卷二百六終

明史卷二百七 列傳第九十五

總督倉場糧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太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鄧繼曾 劉最 朱測 馬明衡 陳迫

楊言 劉安 林應驄

薛侃 喻希禮 楊名 黃直

郭弘化 劉世龍 徐申

張選 黃正色 劉世龍 羅虞臣

謝廷漙 包節 弟孝

楊思忠 樊深 凌儒 王與齡 周鈇

王時舉 方新

鄧繼曾字士魯貴縣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世宗即位之四月以久雨疏言明詔雖頒而廢閣大半大獄已定而遲留尚多擬旨間出於中人奸諛漸倖於左右禮有所不遵孝有所偏重納諫如流施行則寡是陛下修己親賢之誠漸不如始故天降霪雨以示警戒伏願出令必信斷獄不留事惟咨於輔臣寵勿啟於近習割恩以定禮稽古以崇孝則一念轉移可以銷天災答天戒矣未幾擢兵科給事中疏陳杜漸保終四事一定君心之主宰以杜蠱惑之漸二均兩宮之孝養以杜嫌隙之漸三一政令以杜欺蔽之漸四清傳奉以杜假託之

漸尋言與府從駕官不宜濫授帝納之嘉靖改元帝欲
尊所生爲帝后會被庭火延臣多言咎在大禮繼曾亦
言去年五月日精門災今日長安榜廊災及今郊
祀日內廷小房又災天有五行火實主禮人有五事火
實主言名不正則言不順則禮不興今歲末期
而災者三廢禮失言之效也提督三千營廣寧伯劉佶
久病繼曾論罷之宣大闕陝廣西數有警中原盜竊發
繼曾陳戰守方略及儲將練兵足食之計多議行三年
帝漸疏大臣政率內決繼曾抗章曰比來中旨大戾王
言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悅邪說之諂媚則賜敕褒俞惡

師保之抗言則漸將放黜臣目覩出涕口誦吞聲夫祖
宗以來凡有批答必付內閣擬進者非止慮獨見之或
偏亦防矯僞者之假託也正德之世蓋極弊矣尚未有
如今日之可駭可歎者左右羣小目不知書身未經事
乘隙招權弄筆取寵故言出無稽一至於此陛下不與
大臣共政而倚信羣小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帝震
怒下詔獄掠治謫金壇縣丞給事中張逵韓楷鄭一鵬
御史林有孚馬明衡季本皆論救不報累遷至徽州知
府卒帝初踐阼言路大開進言者或過於切直帝亦優
容之自劉最及繼曾得罪後厭薄言官廢黜相繼納諫

之風微矣最字振廷崇仁人繼曾同年進士由慈利知
縣入爲禮科給事中世宗議定策功大行封拜最疏止
之毋請帝勤聖學於宮中日誦大學衍義勿令左右近
習誘以匪僻嘉靖二年中官崔文以禱祠事誘帝最極
言其非且奏文耗帑金狀而帝從文言命最自覈侵耗
數最言帑銀屬內府雖計臣不得稽贏縮文乃欲假難
行事逃己罪制言官疏入忤旨出爲廣德州判官言官
論救不納已而東廠太監芮景賢奏最在途仍故銜乘
巨舫取夫役巡鹽御史黃國用復遣牌送之帝怒逮二
人下詔獄最充軍邵武國用謫極邊雜職法司及言官
救之貴以黨比最居戍所久之赦還家居二十餘年卒
朱澍字必東莆田人舉鄉試第一嘉靖二年成進士明
年春與同縣馬明衡竝授御史甫閱月會昭聖皇太后
生辰有旨免命婦朝賀澍言皇太后親挈神器以授陛
下母子至情天日昭鑒若傳免朝賀何以慰親心而隆
孝治明衡亦言暫免朝賀在恒時則可在議禮紛更之
時則不可且前者與國太后令節朝賀如儀今相去不
過數旬而彼此情文互異詔旨一出臣民駭疑萬一因
禮儀末節稍成嫌隙俾陛下貽譏天下匪細故也時帝
亟欲尊所生而羣臣必欲帝母昭聖相持未決二人疏

入帝恚且怒立捕至內廷責以離間宮闈歸過於上下詔獄拷訊侍郎何孟春御史藉一中論救皆不聽御史陳逅季本員外郎林應驄繼諫帝愈怒并下詔獄遠謫之帝必欲殺二人變色謂閣臣蔣冕曰此曹誣朕不孝罪當死冕膝行頓首請曰陛下方與堯舜之治奈何有殺諫臣名良久色稍解欲戍之冕又固請繼以泣乃杖八十除名爲民兩人遂廢廷臣多論薦不復召澈爲人長者不欺人或爲人欺亦不校與明衡皆貧澈尤甚鄉里利病必與有司言雖忤貴弗顧家居三十餘年卒明衡字子萃父思聰死宸濠難自有傳明衡登正德十二年

進士授太常博士甫爲御史即與澈同得罪閹中學者率以蔡清爲宗至明衡獨受業於王守仁閹中有王氏學自明衡始陳逅字良會常熟人正德六年進士除福清知縣入爲御史以救兩人謫合浦主簿累官河南副使帝幸承天坐供具不辦下獄爲民林應驄亦莆田人明衡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嘉靖初尚書孫交駁各官莊田帝以其數稍參差有旨詰狀應驄言部疏臣司檢視郎有誤當罪臣尚書總領部事安能徧閱今旬日間戶工二部尚書相繼令對狀非尊賢優老之意疏入奪俸以救澈等謫徐聞縣丞代其長朝覲疏陳時事多議

行

楊言字惟仁鄞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行人嘉靖四年擢禮科給事中閱數日即上言遘者仁壽宮災諭羣臣修省臣以爲責在公卿而不在陛下罪在諫官而不在聖躬朝廷設六科所以舉正欺蔽也今吏科失職致陛下賢否混淆進退失當大臣蔣冕林俊輩去矣小臣王相張漢卿輩皆得禍矣而張璁桂萼始由捷徑以竊清秩終怙威勢以賊良善戶科失職致陛下儉德不聞而張崙輩請索無厭崔和輩敢亂舊章禮科失職致陛下享祀未格於神而廟社無併幪之庇兵科失職致陛下

綱紀廢弛而錦衣多冒濫之官山海擾抽分之利匠役增收而不禁奏帶踰額而不裁刑科失職致陛下用罰不中元惡如藍華輩得寬籍沒之法諍臣如郭楠輩反施桎械之刑工科失職致陛下與作不常局官陸宣輩支俸踰於常制內監陳林輩抽解及於蕪湖凡此皆時弊之急且大而足以拂天意者願陛下勤修庶政而罷臣等以警有位庶可以格天心弭災變帝以浮謗責之奸人何淵請建世室言與廷臣爭不聽言復抗章曰祖宗身有天下大宗也君也獻皇帝舊爲藩王小宗也臣也以臣竝君亂天下大分以小宗竝大宗干天下正統

獻帝雖有盛德非若周文武創王業也欲襲世室名舛矣如以獻帝爲自出之帝是前無祖宗以獻帝爲禰而宗之是後無孝武二帝陛下前既罪醫士劉恕之言今乃納淵之說前既俞禮卿席書之議今乃咈書之言臣不知其何謂也楊一清召入內閣言請留之三邊特旨拜張璁兵部侍郎言以璁貪佞險躁且新進未更國家事請罷璁并劾吏部尚書廖紀引匪人同官解一貫等亦諫皆不納有投匿名書御道者言靖即燒之報可六年錦衣百戶王邦奇借哈密事請誅楊廷和彭澤等下部議未覆而邦奇復誣大學士費宏石珗陰庇廷和詞

連廷和子主事惇等將興大獄言杭疏曰先帝晏駕江彬手握邊軍四萬圖爲不軌廷和密謀行誅俄頃事定迎立聖主此社稷之勳也縱使有罪猶當十世宥之今既以奸人言罷其官戍其長子矣乃又聽邦奇之誣而盡逮其鄉里親戚誣爲蜀黨何意聖明之朝忽有此事至宏珗乃天子師保之官百僚之表也邦奇心懷怨望文飾奸言詆辱大臣熒惑聖聽若窮治不已株連益多臣竊爲國家大體惜也書奏帝震怒并收繫言親鞫於午門羣臣悉集言備極五毒折其一指卒無挽詞既罷帝責仕隆等徇情然獄亦因是解謫言宿州判官御史程啟充請還言舊任不聽稍遷溧陽知縣歷南京吏部郎中坐事再謫知霑陵累官湖廣參議言爲吏多著聲績溧陽霑陵皆祠祀之

劉安字汝勉慈谿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改河南道御史入臺甫一月上疏曰人君貴明不貴察察非明也人君以察爲明天下始多事矣陛下臨御八年而治理未臻識者謂陛下之治功損於明察夫治可以緩圖不可以急取可以休養致不可以督責成以急切之心行督責之政於是躬親有司之事指摘臣下之失令出而復返方信而忽疑大小臣工救過不暇多有不安其位者孰能爲陛下建長久之策以圖平治哉且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內之君臣習尚如此則外而撫按守令之官風從響應上以苛察繩下以苛察應恐民窮爲起盜之源貪寡無強兵之理今明天子綜核於上百執事振刷於下叢蠹之弊十去其九所少者元氣耳伏望大包荒之量重根本之圖畧繁文而先急務簡細故而弘遠猷不以一人之毀譽爲喜怒不以一言之順逆爲行止久任老成優容言官則君臣上下一德一心人人各安其位事事各盡其才雍熙太和之治不難見矣

帝閱疏大怒逮赴錦衣衛拷訊兵科給事中胡堯時救之并逮治獄具謫堯時攸縣主簿安餘干典史築決堤數十丈人稱劉公堤再遷長沙同知擢鳳陽知府治行卓異賜正三品服以憂歸喪孝正德十二年成進士即以薛侃字尚謙揭陽人性至孝始食粥嘉靖七年起故官聞侃授行人母訃隕絕五日守仁卒偕歐陽德輩爲位朝夕哭時方議文廟祀典侃請祀陸九淵陳獻章九淵得報允已進司正十年秋疏言祖宗分封子弟必留一人京師司香有事居守或代行祭饗列聖相承莫之或改至正德初逆瑾懷貳始令就封乞稽舊典擇親藩賢者居京師愼選正人輔導以待他日皇嗣之生此宗社大計帝方祈嗣諱言之震怒立下獄廷鞫究交通主使者南海彭澤爲吏部郎無行因議禮附張孚敬遂與爲腹心後京察破黜孚敬奏留之復引爲諭德至太常卿侃以疏草示澤澤與侃及少詹事夏言同年生而言是時數忤孚敬澤黜計儲副事觸帝諱必與大獄誣言同謀可禍也紿侃藁示孚敬因報侃曰張公甚稱善此國家大事當從中贊之與爲期

趣之上孚敬乃先錄侃藁以進謂出於言請勿先發以待疏至帝許之侃猶豫澤頻趣之乃上拷掠備至侃獨自承累日獄不具澤挑使引言侃瞋目曰疏我自具趣我上者爾也爾謂張少傅許助之言何豫給事中孫應奎曹汴揖孚敬避孚敬怒應奎等疏聞詔並下言應奎汴詔獄命郭勛翟鑾及司禮中官會廷臣再鞫具得其實帝乃釋言等出孚敬密疏二未廷臣斥其忮罔令致仕侃爲民澤成大同澤在朝專寵等爲邪媚及敗天下快之侃至潞河遇聖壽節焚香叩祝甚謹或報參政項喬曰小舟中有民服而祝聖者喬曰必薛中離也跡之果然

中離者侃自號也歸家益力學從游者百餘人隆慶初復官贈御史俊子宗鎧自有傳侃歸數月御史喻希禮石金皆以言皇嗣得罪希禮言陛下祈嗣禮成瑞雪遂降臣以爲招和致祥不盡於此往者大赦今歲免刑臣民盡沾澤獨議禮議獄得罪諸臣遠戍遷徙乞量移近地或特賜赦免則和氣薰蒸前星自耀帝大怒曰謂朕罪諸臣致遲嗣續耶所司參議以聞議未上金亦言陛下一日萬幾經理勞瘁何若中涵太虛物來順應凡人才之用舍政事之敷施始以九卿之詳度繼以內閣之咨謀其弗協於中者付諸臺諫之公論陛下恭默凝神

擊其綱領使精神內蘊根本充固則百斯男之慶自不期而至王守仁首平逆藩繼靖巨寇乃因疑謗狀其前勞大禮大獄諸臣久膺流竄困鬱既久物故已多望錄守仁功寬諸臣罪則太和之氣塞宇宙間矣帝不悅曰金欲朕勿御萬幾卽古奸臣導其君不親政之意其幷察奏尚書夏言等言二人無他腸帝益怒下二人詔獄而責言等陳狀伏罪乃宥之二人竟謫戍邊衛久之赦還卒隆慶初俱贈光祿少卿諭祭禮葬麻城人石金黃梅人巡按廣西與姚鏌不協後與守仁共撫盧蘇王受還臺値張桂用事御史儲良才輩爭附之金獨侃侃不阿以是有名

楊名字實卿遂寧人童子時督學王廷相奇其語補弟子員嘉靖七年鄉試第一明年以第三人及第授編修閱大母喪請急歸還朝爲展書官十一年十月彗星見名應詔上書言帝喜怒失中用舍不當語切直帝銜之而答旨稱其納忠令無隱名乃復言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鋐小人之尤也武定侯郭勛奸回險詖太常卿陳道瀛金贊仁粗鄙酣淫數人者輩情皆曰不當用而陛下用之是聖心之偏於喜也諸臣建言觸敦聖孝明聖鑒勤聖學務聖道六事除漳州推官以漳俗尚鬼盡廢境內淫祠易其材以葺橋梁公廨御史誣

以罪送吏部降用行至中途疏請早定儲貳帝怒遽緹騎逮問無何得釋貶沔陽判官嘗署崇陽縣事有惠政外艱歸三年不御酒肉服闋赴部適名宗明下獄直抗疏言九經之首曰修身其中曰敬大臣體羣臣今楊名以直言寘詔獄非所以敬大臣二者未盡天下後世疑陛下修身之道亦有所未盡矣帝大怒幷下詔獄拷掠命發極邊編戍雷洲衛教還貧甚妻紡織以給朝夕直讀書談道自如久之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

郭弘化字子弼安福人嘉靖二年進士除江陵知縣徵

授御史十一年冬彗星見弘化言按天文志井居東方其宿爲木今者彗出於井則土木繁興所致也臣聞四川湖廣貴州江西浙江山西及眞定諸府之採木者勞苦萬狀應天蘇松常鎮五府方有造甎之役民間耗費不貲窰戶逃亡過半而廣東以採珠之故激民爲盜至攻劫會城皆足戾天和干星變請悉停罷則彗滅而前星耀矣戶部尚書許讚等請聽弘化言帝怒曰採珠故事也朕未有嗣以是故耶責讚等附和黜弘化爲民久之言官會薦報寢卒於家穆宗立贈光祿少卿

劉世龍字元卿慈谿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太倉知州

改國子助教遷南京兵部主事嘉靖十三年南京太廟災世龍應詔陳三事一杜諂諛以正風俗天下風俗之不正由於人心之壞人心之壞患得患失使然也今天下刻薄相尚變詐相高諂媚相師阿比相倚仕者日壞於上學者日壞於下彼倡此和靡然成風惟陛下赫然矯正勿以詭隨阿比者爲賢勿以正直骨鯁者爲不肖勿以私好有所賞勿以私惡有所罰虛心以防邪佞謙受以來忠讜更救大小臣工協恭圖治無權勢相軋朋黨相傾則風俗正矣二廣容納以開言路陛下臨御之初犯顏敢諫之臣比先朝爲盛所言或傷於激切而放

逐既久悔悟日深當宥其既往以存大體立國者在敬大臣不遺故舊蓋任之既重則禮之宜優今或忽然去之忽然召之甚至嬰三木被箠楚何以厲臣節哉臣愚以爲陛下歷試之餘其人果無足取則宜以禮使退如素行無缺偶以一時喜怒輒從而顛倒之陛下固付之無心而天下有以窺陛下也至如張延齡憑寵爲非法難容假側聞長老之言孝宗時待之過厚遂釀今日之禍顧區區腐鼠何足深惜獨念孝廟在天之靈太皇太后垂老之景乃至不能自庇其骨

肉於情忍乎恐陛下孝養兩宮亦不能不爲一動心也
頃創造神御閣啟祥宮特令大臣督理其事臣以爲南
京太廟方被災工役之急當無過此今興作頻年四方
凋敝正時紲舉贏之會亦宜量酌緩急而爲之以漸此
皆應天以實之道也疏入帝震怒謂世龍訕上庇逆械
繫至京下詔獄拷掠獄具復廷杖八十斥爲民張延齡
者昭聖太后弟也帝必欲殺之故世龍重得罪後二年
又以大猾劉東山訐告盡斥諸刑曹郎羅處臣徐申等
猶以延齡故也世龍家居五十年自養親一肉外蔬食
終身卒之日族人爲治衣冠葬之徐申字周翰崑山人

嘉靖初由鄉舉除蘄水知縣改知上饒徵授刑部主事
延齡之繫獄也申奏記尚書聶賢唐龍言太后春秋高
延齡旦暮數何以慰太后心宜援議貴議親例請於帝
賢等深然之獄久不決始延齡下獄提牢主事沈椿不
令入獄置別所繼者益寬假之脫梏奉通家人出入會
大猾劉東山亦繫獄上告延齡有不軌謀憾前主事羅
惟陛下曲赦帝愈怒責言等黨比命執選闕下杖八十
虞臣笞己因訐及椿等帝震怒命執先後提牢主事三
十七人付詔獄榜掠申與焉獄具當輸贖還職帝命杖
之廷盡謫外任而斥虞臣爲民虞臣廣東順德人歷吏
部主事好剛疾惡既歸結廬山中讀書纂述年僅三十

五卒申既講官不赴歸與同里魏校方鳳輩優游歌咏
爲樂久之卒曾孫應聘字伯衡少有才名萬曆十一年
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二十一年京察中蜚語當謫拂
衣歸座主沈一貫當國數招之不出家居十餘年始起
行人司副遷尚寶司丞再遷太僕少卿卒官

張選字舜臯黃正色字士光尚皆無錫人同登嘉靖八年
進士正色除仁和知縣選知蕭山縣又隣境也選治蕭
山有聲十二年冬先入爲戶科給事中明年四月時享
太廟遣武定侯郭勛代選上言宗廟之祭惟誠與敬孔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傳曰神不歆非類孟春廟享遣

官暫攝中外臣心知非得已茲孟夏禘享倘更不親行
則迹涉怠玩如或聖體初復未任趨蹌宜明詔禮官先
期告廟陛下亦宜靜處齋宮以通神明帝閱疏大怒下
之禮部尚書夏言等言代祭之文載之周官語曰予之
所愼齋戰疾疾當愼無異於祭選言非是但小臣無知
惟陛下曲赦帝愈怒責言等黨比命執選闕下杖八十
帝出御文華殿聽之每一人行杖畢輒以數報杖折者
三曳出已死帝怒猶未釋是夕不入大內遶殿走製祭
祀記一篇一夕綴成明旦分賜百官而選出家人投良
劑得甦帝竟削選籍選居職甫三月遽以言得罪名震

海內正色是時方憂居已補香山旋改南海座主霍韜
宗人橫甚正色繩以法韜顧以爲賢豪強屏跡縣中大
理十七年召爲南京御史劾兵部尚書張璁奸貪事甚
有跡而中有歷官藩臬無一善狀語璁言己未任藩臬
帝以誣劾奪俸兩月明年章聖太后梓宮南葬命正色
護視事竣劾中官鮑忠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溫仁
和所過納饋遺帝召詰忠等皆叩頭祈哀因譖正色擅
於梓宮前乘馬執扇及江行涉險又不隨舟督護大不
敬帝遂發怒立捕下詔獄掠掠遣戍遼東正色與選初
同志相友善至是先後以直節顯正色居戍所二十年

其顛躓窮困視選尤甚穆宗初起選通政參議以年老
子致仕召正色爲大理丞進少卿尋遷南京太僕卿亦
引年致仕選先卒正色後數年卒
包節字元達先世嘉興人其父始遷葬亭節祖鼎池州
知府爲治清簡早歲乞休爲鄉邑所重節生五歲而孤
母躬教育之登嘉靖十一年進士授東昌推官入爲御
史劾兵部尚書張璁貪穢出按雲南時仕者以荒徼憚
不欲往因設告就遠方之法節言此曹志甘投荒非年
迫衰遲則家貧急祿志在爲己豈在恤民滇中長吏所
以多不得人也請自今以附近選人充之而州縣佐貳

始用此曹庶吏治可舉吏部請以節言概行於雲貴兩
廣制可以疾歸起故官再按湖廣顯陵守備中官廖斌
擅威福節欲繩之語先洩斌俟節謁陵時故獻膳羞遽
使撤去詭稱節麾出之鍾祥民王憲告斌黨庇奸豪周
章等節捕章斃之杖下斌益怒遂奏節不以正旦謁陵
次日始謁時當進膳不旁立褻慢大不敬奏已入節始
奏斌前事帝大怒以節抵罪逮詣詔獄掠掠承戍莊浪
衛莊浪極邊敗屋頹垣節處之甚安獨念其母自傷不
克終養日飲泣母卜至晝夜哭已又聞弟孝卒撫膺曰
誰代吾奉祀者哭益悲病死遺言以衰絰殮孝字元愛
善部希顏編修袁煒帝皆不問未幾又劾巡撫孫禮吳
瀚罷去孝兄弟分居南北臺竝著風采又皆有至情
節官北不得養母孝遂以侍養歸母亡哀毀骨立未終
喪卒節亦繼殞時竝稱其孝
謝廷薦字子佩富順人嘉靖十一年進士除新喻知縣
徵授吏科給事中御史胡黎言京師優倡雜處請敕五
城諸非隸教坊兩院者斥去之都御史王廷相等議可
帝惡黎言褫謫鹽城丞尋廷相等俸廷薦救之被詔切

責雷震謹身殿疏陳修省數事語直帝摘疏中訛字停其俸十八年偕同官曾烶李逢周琥諫帝南巡忤旨已給事中戴嘉猷馳疏請回鑾而車駕已發帝大怒甫還即執嘉猷并廷漼等下詔獄謫廷漼雲南典史屢遷浙江僉事以侍養歸遂不出隆慶元年起故官山西僊擢河南右參議皆不拜吏部高其行請得以新秩歸老許之萬曆改元四川巡撫曾省吾奏言廷漼隱居三十年家徒四壁樂道著書宜特加京秩風勵士林詔即加進太僕少卿又數年卒

王與齡字受甫寧鄉人嘉靖八年進士授蘇州推官入為戶部主事調吏部進員外郎二十一年遷文選郎中澄清銓敘所推薦皆廉靜老成大學士翟鑾為禮部主事張惟一求吏部嚴嵩為監生錢可教求東陽知縣俱書抵與齡與齡借員外郎吳伯亨主事李大魁周鈇白之尚書許讚具疏以聞言平時請屬甚多臣等違抗積罪如山非聖明覆庇則二權奸主於中羣鷹犬和於外臣等不為前選郎王嘉賓之斥得為近日御史謝瑜之罷幸矣疏入鑾言惟一資望應遷當抵無致書事請逮可敕訊治因言聖明日覽奏章革弊蘆奸悉宸斷而讚等妄意臣輩為之偕以修怨然讚柔良第受制所屬耳

入寇總督侍郎翟鵬以聞鈇以中樞無籌策請早為計帝以為浮詞亂政責降廬州府知事張惟一求吏部嚴嵩為監生錢可教求東陽知縣俱吏部文選主事坐與齡發嵩等私屬事貶河閒通判已而吏部擬擢南京吏部主事當言鈇調官甫四月不得驟遷帝怒詰責尚書許讚等令錄左降官遷擢者姓名讚引罪并列陳权頤等十六人以聞詔奪讚等俸鐫文選郎鄭曉三級鈇叔頤等俱職為民廷臣論薦鈇以嵩在位不復召穆宗初贈光祿少卿

楊思忠字孝夫平定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歷禮科給事中二十九年孝烈皇后大祥欲預祔仁宗祔后太廟下

廷議尚書徐階以爲非禮思忠力贊階議餘人莫敢言
帝使人覘知狀及議上嚴旨譴責命階與思忠更定二
人復據禮對帝益怒竟祧仁宗階故得帝眷獨銜思忠
每當遷輒報罷逾三年正旦日食陰雲不見六科合疏
晚年進言者多得重譴二十九年俺答薄都城通政使
百斥爲民四十二年正月御史凌儒請重貪墨之罰革虛冒
御史巡撫陝西五年改南京戶部右侍郎致仕卒世宗
贊深陳禦寇七事中言仇鸞養寇要功帝方眷鸞立斥
賀帝摘疏中語詰爲不成文曰思忠懷欺不臣久矣杖
入斥爲民深大同人儒泰州人時舉順天通州人新青
陽人穆宗嗣位並復官深尋遷刑部右侍郎齊康之劾
徐階也深劾康井誣高拱時登極詔書赦死罪以下囚
而流徙已至配者所司拘律令不遣深言殊死猶赦而
此反不及非所以廣皇仁詔從其議旋進左侍郎罷歸
儒既復御史益發舒亦以康事牽同列劾拱拱罷又劾

去大學士郭朴頃之劾罷撫治鄭陽都御史劉秉仁又
之兵搜遺佚之士因薦羅洪先陸樹聲吳嶽吳悌帝惡
以永平失事劾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總兵官李世忠
其市恩杖六十除名四十五年十月御史王時槐劾刑
罪隨卿世忠被逮燾貶官隆慶二年儒再遷右僉都御
部尚書黃光昇言內官季永以訴事犯乘輿本無死比
史理山西屯鹽吏部追論其知永豐時貪墨遂落職閒
乃擬眞犯奸人王相私閹良民者三本無生法乃擬矜
住時舉復官後巡按貴州聞給事中石星迕杖且帝方
疑宜勒令致仕帝怒命編氓口外論月御史方新上言
廣市珠寶馳疏救星極陳奢靡之害已請陳后還中宮
黃河與北狄之患自古有之乃今豐沛間陸地爲渠而
章並報聞萬曆初都給事中雒遵御史景嵩韓必顯論
與都有陵寢之憂鳳陽有冰龍之厄河南有儀鑾之災
譚綸被謫時舉抗章救之歷大理左少卿新終湖廣參
堯之洚水不烈於此矣諸邊將惰卒驕寇至輒巽懦觀
議
望而寧武有軍士之變南贛有土兵之叛徽州諸府有
贊曰賈山有言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
礦徒竊發之虞舜之三苗不棘於此矣夫洚水三苗不

然切直之言明主之所亟欲聞忠臣之所蒙死而竭知也鄧繼曾諸人箴主闕指時弊言切直矣而杖斥隨之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旨哉有旨哉

明史卷二百七終

列傳第九十六

總裁官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理部尚書事加六級臣王鼎等奉

敕修

張芹　汪應軫　蕭鳴鳳高公韶　齊之鸞　袁宗儒　許相卿　顧濟子章志　章僑　余珊　汪珫　韋商臣　黎貫　王汝梅　彭汝實　鄒元標　戚賢　劉繪子黃裳　錢薇　洪垣方矗　周思兼　呂坤　顏鯨

張芹字文林峽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福州推官正德中召爲南京御史寧夏既平大學士李東陽亦進官階子芹抗疏曰東陽謹厚有餘正直不足儒雅足重節義無聞逆瑾亂政東陽爲顧命大臣既不能遏之於始及惡跡既彰又不能力與之抗脂韋順從惟其指使今叛賊底平東陽何力冒功受賞何以服人心乞立賜罷斥奪其加恩爲大臣事君不忠者戒疏出東陽涕泣不

能辯帝責芹沽名令對狀芹請罪停俸三月給事中賈
明言事下獄芹疏救之帝嘗馳馬傷編修王思切諫坐
遠戍芹曰彼非諫官尚爾吾儕可坐視乎遂上疏曰孟
子言從獸無厭謂之荒老聃曰馳騁田獵使人心發狂
心狂志荒何事不忘皆甚言無益有害也今輕萬乘之
尊乘危冒險萬一有不可諱望嗣未誕如宗廟社稷何
帝不省尋出爲嶽州知府寧王宸濠反旨者以芹家江
西慮賊劫其親屬取道出嶽乃改知杭州已復還嶽州
嘉靖初遷浙江海道副使歷右參政右布政使坐爲海
道時倭人爭貢誤僞居民罷歸芹事繼母孝持身儉素

衾袍糲食終其身
汪應軫字子宿浙江山陰人少有志操正德十二年成
進士選庶吉士十四年詔將南巡應軫抗言自下詔以
來臣民旁皇莫有固志臨清以南率棄業罷市逃竄山
谷苟不即收成命恐變生不測昔谷永諫成帝謂陛
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數離深宮挺身晨夜
與羣小相逐與門戶奉宿衛者執干戈而守空宮其言
切中於今夫谷永諸諛之臣成帝庸闇之主永言而成
帝容之豈以陛下聖明不能俯納直諫哉疏入留中繼
復偕修撰舒芬等連章以請毆閽門受杖幾斃教習竣
擬授給事中有旨補外遂出爲泗州知州土瘠民惰不
知農桑應軫勸之耕買桑植之募江南女工教以蠶繅
織作由是民足衣食帝方南征中使驛騷道路應軫率
壯夫百餘人列水次舟至即挽之出境車駕駐南京命

州進美婦善歌吹者數十人應軫言州子女荒陋無以
應敕旨臣向募有桑婦講納之宮中傳受蠶事事遂寢
世宗踐阼召爲戶科給事中山東礦盜起掠東昌兗州
流入畿輔河南境應軫奏言弭盜與禦寇不同禦寇之
法驅之境外而已若弭盜而縱使出境是嫁禍於鄰國
也凡一方有警不行撲滅致延蔓他境者俱宜重論報
可任科歲餘所上凡三十餘疏咸切時弊以便養乞改

南遂調南京戶科張璁桂萼在南部方議追尊獻皇帝
稱知應軫名欲倚以自助應軫與議不合即奏請遵禮
經崇正統以安人心不報嘉靖三年春出爲江西僉事
居二年具疏引疾不俟命而歸爲巡按所劾詔所司逮
問應軫自陳親老鮮兄弟乞休侍養吏部爲之請乃免
逮久之廷臣交薦起故官視江西學政父艱歸病卒
蘇鳴鳳字子譲浙江山陰人少從王守仁遊舉鄉試第
一正德九年成進士授御史副使胡世寧下獄抗章救
之同官內江高公韶劾王瓊巽邊計言松潘副將吳坤

請增設總兵於成都瓊即以坤任之花當本我屬衛日
悉陵由本兵非人致小醜輕中國瑕怒奏許公韶中旨
責公韶陰結外蕃交通間諜令首實鳴鳳上疏曰公韶
劾瓊所論者天下之事瓊不當逞忿恣辯以箝諫官曰
中旨責鳴鳳黨庇而謫公韶富民典史鳴鳳又劾江彬
恃寵恣肆蔓將難圖士論壯之尋巡視山海諸關武宗
將出塞捕虎鳴鳳疏諫因具陳官司捨尅軍民疾苦狀
不報引疾歸起督南畿學政諸生以比前御史陳選曰

陳泰山蕭北斗嘉靖初遷河南副使仍督學政考察拾
遺被劾吏部惜其學行調爲湖廣兵備副使明年復改
督廣東學政鳴鳳三督學政廉無私然性剛狠以憤捷
肇慶知府鄭璋璋慙恚投劾去由是物論大譁八年考
察兩京言官交章論坐降調已與璋相詆訐皆下巡按
御史逮治鳴鳳遂不出公韶正德中爲御史嘗劾總兵
官郭勛罪朶顏花當入寇又劾總兵官遂安伯陳鏸中
官王欣巡撫王倬鏸坐解職世宗立起鏸歷右副都
御史巡撫江西終戶部右侍郎

齊之鸞字瑞卿桐城人正德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刑
科給事中十一年冬帝將置肆於京城西偏之鸞上言
近聞有花酒鋪之設或云車駕將臨幸或云朝廷收其
息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乃至競錐刀之利如倡優
館舍乎應州奏捷帝降敕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
官朱壽勦寇有功宜特加公爵制下舉朝大駭之鸞偕
諸給事中上言自古天子亦有親臨戰陣勘定禍亂者
成功之後不過南面受賀勒之金石播之歌頌已耳未
有加爵酬勞如今日之顛倒者不知陛下何所取義爲
此不祥之舉以驍天下耳日貽百世之譏笑也未幾詔
召還編修王思給事中張原陳鼎御史周廣高公韶李
熙徐文華李稽施儒劉寓生僉事韓邦奇評事姚鐩皆
不聽帝將巡邊復自稱威武大將軍御史袁宗儒疏諫

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以去就爭之鸞偕同官言三
臣居師保之重身係安危邊者先後稱疾今六飛臨邊
踰月矣宗廟社稷百官萬姓寄空城中人心危疑幾務
叢積復杜門求決去萬一事起倉卒至於僨敗三臣將
何辭謝天下乞陛下以社稷爲重亟返宸居與大臣共
圖治理已而御史李潤等復爭之卒不省之鸞再遷兵
科左給事中中官馬永成死詔授其家九十餘人官之
鸞言永成貴顯用事十有餘年兄弟子姪皆高爵美官
而其僭復爲陳乞將及百人永成何功恩濫如此恐天
下聞而解體也帝將南巡之鸞偕同官及御史楊秉中

寺文章力諫章入二日未報之鶚等不知所出伏闕俟命自辰至申帝令中官傳諭乃退明日託疾免朝欲以爲之鶚等罪會諸曹郎薛貢等聯章力諫乃止不行然輩等下獄杖讁之鶚輩亦不敢救也宸濠反張忠許泰等南征命之鶚偕左給事中祝續從軍紀功未至賊已滅羣小忌王守仁嗾毀百端之鶚力白其誣忠泰廣搜逆黨株引無辜之鶚多所開釋且請蠲田租停力役寬逋負帝頗採納初冒徐姓至是始復舊世宗踐阼首上疏言祖宗法制悉紛更於羣小補救之道在先定聖志起鄖陽改山東坐屬吏振饑無術不能覺察罷免以薦大理寺丞嘉靖三年爭大禮廷杖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吏部尚書桂萼議宗儒改調遂解職歸未幾起鄖陽改山東坐屬吏振饑無術不能覺察罷免以薦起左副都御史扈蹕承天還京宗卒

許相卿字伯台海寧人正德十二年進士世宗立授兵科給事中宦官張銳張忠有罪論死帝復寬之給事中顧濟疏爭帝下所司議卒欲寬其死相卿言天下望陛下爲孝皇陛下奈何自處以正德帝議加與獻帝皇號相卿復爭之嘉靖二年詔檢中宦官張欽義子李賢爲錦衣世襲指揮相卿言于謙子冕止錦衣千戶王守仁子正憲止錦衣百戶賢中官厭養反過之忠勛大臣裔曾不若近倖奴殉國勤事之臣誰不解體部臣彭澤科臣許復禮安磐相繼言之悉拒不納母乃重內侍而輕士大夫哉尋復言天下政權出於二則治二三則亂公卿

大夫參議則治匪人僭干則亂陛下繼統之初登用老成嘉納忠讜裁抑僥倖黜斥險慝再期偏聽私昵秕政亟行明少蔽剛少遜操權未得其術而陰伺旁竊者得居中制之如崔文以左道罔上師保臺諫言之而不聽羅洪載守職遑繫廷臣疏七十上而不行近又庇崔文奴奪法司之守斥林俊以違旨怒言官之奏擾事涉中人曲降溫旨犯法不罪請乞必從此與正德朝何異哉俊國之望也其去志決矣俊去類俊者必不留陛下將與二三近習私人共理天下乎今日天下與先朝異武宗時勢已阽危然元氣猶壯調劑適宜可以立起何也承孝宗之澤也今日病雖稍蘇而元氣已竭調劑無方將至不起何也承武宗之亂也伏願深察亂機收還政柄取文輩置之重典然後務學親賢去讒遠色延訪忠言深恤民隱務使宮府一體上下一心而後天下可爲也同官趙漢等亦皆以文爲言帝卒不聽未幾以給事中李學會章僑主事林應驄皆言事奪俸復上疏諫指帝氣驕志怠甘蹈過舉詞甚切爲給事三年所言皆不聽遂謝病歸八年詔養病三年以上不赴都者悉落職閒住相卿遂廢夏言故與同僚相善既秉政招之謝弗應

顧濟字舟卿崑山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擢刑科給事中武帝自南都還臥病豹房惟江彬等侍濟言陛下孤寄於外兩宮隔絕骨肉日疎所恃以爲安者果何人哉漢高帝臥病數日樊噲排闥譬以趙高之事今羣臣中豈無噲憂者願陛下愼擇廷臣更番入直起居動息咸使與聞一切淫巧戲劇傷生敗德之事悉行屏絕則保養有道聖躬自安不報再踰月而帝崩世宗即位之月濟上疏曰陛下踐阼除弊納諫臣民踴躍思見德化之成然立法非難守法爲難聽諫非難樂諫爲難今新政所擾多不便於奸豪權倖臣恐盤據既深玩縱未已非依怙宮闈必誚託左右持法不固則此輩將叢聚而壞之此守法之難也唐太宗貞觀初每導羣臣使言及至晚年諫者乃多忤旨陛下首闢言路臣工靡不因事納忠高遠者似涉於迂闊切直者或過於犯顏若怒其犯顏其言必不入視爲迂濶則計必不行此樂諫之難也毋復言內臣張雄張銳等生禍先帝業已遠治又獲寬假願斷以大義俾無所售奸帝頗嘉納既又劾司禮蕭敬黨庇銳等而三法司會訊依違無大臣節不聽帝欲加與獻帝皇號濟言不可尋請侍養歸越數年卒子章志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累官南京兵部侍郎奏減

進奉馬快船額南都人祀之

章僑字處仁蘭谿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嘉靖元年擢禮科給事中疏劾中官蕭敬苪景賢等又言二代以下正學莫如朱熹近有聰明才智倡異學以號召天下好高務名者靡然宗之取陸九淵之簡便詆朱熹爲支離乞行天下痛爲禁革御史梁世驃亦言之帝爲下詔申禁尋又請依祖宗故事早朝班退許百官以次啟事經筵日講賜清問密勿大臣勤召對又簡儒臣十數人更番直便殿以備咨訪上納其言而不能用好人何淵請立世室於太廟東北僑力言其不可未幾又言添

設織造內臣貪橫殊甚行戶至廢產鬻子以償帷急停革與天下更始疏入不省又因條列營務劾定國公徐光祚陽武侯薛倫不職倫遂解任尋請斥張璁霍韜等不聽孝陵司香谷大用乞還京治疾僑言大用初連逆瑾後引寧彬樹八黨之凶釀十六年之禍至先帝不得正其終若不早遏絕恐乘間伺隙輩兒競起不至復亂天下不止章下所司吳廷舉請召家居大臣議禮僑劾其陰附邪說孟秋時享太廟帝遣京山侯崔元僑言奉命臨時倉皇就位誠敬何存帝怒奪其俸二月歷禮科左給事中出知衡州府終福建布政使

余珊字德輝桐城人正德三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庶吉士許成名等罷教習留翰林者十七人珊以爲濫疏論之語侵內閣不納乾清宮災疏陳弊政極指義子西僧之謬巡鹽長蘆發中官奸利事爲所誣械繫詔獄謫安陸判官移知澧州世宗立擢江西僉事討平梅花峒賊遷四川副使備兵威茂嘉靖四年二月應詔陳十漸其畧曰陛下有堯舜湯武之資而無稷契伊周之佐致時事漸不克終者有十正德間逆瑾專權假子亂政不知紀綱爲何物幸陛下起而振之未幾而事樂因循政多苟簡名實乖謬宮府異同紛拏泄沓以爲在朝廷而不在朝廷以爲在宮省而不在宮省遂至天子以其心爲心百官萬民亦各以其心爲心此紀綱之頹其漸一也正德間士大夫寡廉鮮恥趨附權門幸陛下起而作之乃今則前日之去者復來來者不去自夫浮沉一世之人擢掌銓衡首取軟美脂韋重富貴薄名檢者列之有位致使佞成風廉恥道薄甚者侯伯專糾彈罷吏議禮樂市門復開貴賤仍舊此風俗之壞其漸二也正德間國柄下移王靈不振是以有安化南昌之變賴陛下起而整肅之乃塞上成卒近益驕恣曩殺許巡撫而姑息頃遂殺張巡撫而效尤曩縛貢參將以立威近又縛

桂總兵而報怨致榆關妖賊效之而戕主事北邊庫吏仿之而賊縣官陛下感鄙儒姑息之談準俗吏權宜之計遂使廟堂號令出於三戍卒之口此國勢之衰其漸三也白逆瑾以來以苞苴易將帥故邊防盡壞賴陛下起而申嚴之然積弊已久未能驟復今衆顏蹐蹐於邊海羌戎跳梁於西川北狄蹂躪於沙漠寇勢方張而食肉之徒不能早見預料亟求制馭之方乃假鎮靜之虛名掩無能之實跡甚且許飾捷功濫邀賞賚虛張勢伐峻取官階而塞上多事日甚此外裔之彊其漸四也自逆瑾以來盡天下之脂膏輸入權貴之室是以有劉

趙藍鄢之亂賴陛下起而保護之乃近年以來黃紙鬻放白紙催徵額外之斂下及雞豚織造之需自爲商賈江淮母子相食兗豫盜賊橫行川陝湖貴疲於供餉田野嗷嗷無樂生之心此邦本之搖其漸五也正德朝衣冠蒙禍家國幾空幸陛下起而收錄之乃未幾而狂瞽之言一鳴輒斥昔猶謫遷外任今或編配遐荒昔猶禁錮終身今至箠死殿陛蓋自呂柟鄒守益等去而殿閣空顧清汪俊等去而部寺空張原胡瓊等死而言路空間有一二忠直士又爲權奸排擯而遠之俾不通致陛陽曰晝冥冥罕有暉采尤爲可畏此災異之蘗其漸六也正德朝奸邪迭進忠諫不聞幸陛下起而開通之顧閱時未久而此風復見降心未懲其憤逆耳或動諸顏不勵說而折人以言即臆度而虞人以詐朝進一封疏投千里甚至三木囊頭九泉含泣此言路之塞其漸七也正德朝忠賢排斥天下幾危賴陛下起而主持之豈期一轉瞬間憸邪投隙而起飾六藝以文奸言假周官而奪漢政堅白異同模棱兩可是蓋大奸似忠大詐似信王莽匿情於下士之日安石垢面於入相之初雖有聖哲誰其辨之臣恐正不敵邪羣陰日盛此邪正之消其漸八也正德之世大臣日疏小人日親致政

事乖亂賴陛下紹統堂廉復親乃自大禮議起凡偶失聖意者譴謫之鞭笞之流竄之必一網盡焉而後已由是小人窺伺巧發奇中以投主好以弋功名陛下既用先入爲主順之無不合逆之無不怒由是大臣顧望小臣畏懼上下乖戾寖成睽孤而泰交之風息矣此君臣之睽其漸九也正德之世天鳴地震物怪人妖曾無虛歲賴陛下紹統災異始除乃頃歲以來雨雹殺禽獸雷風拔樹屋婦人產子兩頭無極晝晦如夜四方旱潦奏報不絕曾何異正德之季乎且京師陰霾之氣上薄太陽白晝冥冥罕有暉采尤爲可畏此災異之蘗其漸十

也此十者天子有一無以保四海陛下聖明何以致此無乃輔弼召之歟竊見今日之爲輔弼第一人者徒以奸佞作食怙恩致上激天變下召民災中失物望臣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而陛下乃任信之不至於魚爛不已願亟去其人更求才兼文武如前大學士楊一清老成厚重如今大學士石瑤者竝置左右庶弊政可除天下可治臣又聞獻皇帝好賢下士容物恕人天下所共知也今議禮諸臣一言未合輒以悖逆加之謫配死徙朝宁爲空此豈獻皇帝意苟非其意雖尊以天下無當也陛下何不起而用之使駿奔清廟以慰獻皇帝在天之靈哉疏反覆萬四千言最爲剴切帝付之所司其所斥輔弼第一人謂費宏也珊律己清嚴居官有威惠外艱歸士民祠之名宦後副使胡東皐蜀祠獨顧珊嘆曰此吾師也服闋以故官撫廣東終四川按察使先是有御史汪珊者於嘉靖元年七月疏陳十漸畧言陛下初卽位天下忻然望治邇來漸不如初初每事獨斷今咸里左右或潛移陰奪初每事咨訪大臣今禮貌雖隆而實意日疎初罷諸不經淫祠今稍稍議復初屏絕玩好今教坊諸司或以新聲巧伎進初日覽奏章今或罰不省輒令左右可否初整革冗食冗費今騰驤勇士不行竅實御馬實數不得稽察初裁革錦衣冒濫今大臣近侍以迎立授世蔭舊邸旗校盡補親軍初中官有罪德以成法今犯者多貸死舉朝爭不得初中官有過不復任用今鎮守守備營求易置倖門復啟初納諫如流今政事不便者言官論奏直日有旨詆拒人帝頗納其說未幾曲爲河南副使歷官至南京戶部右侍郎珊字德聲貴池人正德六年進士巡撫貴州時討都勻叛苗有功

韋商臣字希尹長興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大理評事明年冬商臣以大禮初定廷臣下吏貶謫者無虛日乃上疏曰臣所居官以平獄爲職乃自授任以來竊見羣臣以議禮忤旨者左遷則吏部侍郎何孟春一人謫戍則學士豐熙等八人杖斃則編修王思等十七人以佛中使逮問則副使劉棨鑑布政馬卿知府羅玉查仲道等十人以失儀就繫則御史葉奇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朝官爲所屬訐奏下獄則少卿樂護御史任洛等四人此皆不平之甚上干天象下駭衆心臣竊以爲皆所當有況比者水旱疫癘星隕地震山崩泉湧風雹蝗蝻之害殆徧天下有識莫不寒心及今平反庶獄復戍者之官錄死者之後釋逮繫者之囚正告訐者之罪亦弭災

穰患之一道也帝責以沽名賣直謫清江永量移德安推官遷河南僉事討平永寧巨寇以功受賞伊王虐殺其妃商臣論如律嘗治里居給事中杜桐殺人罪桐構之吏部尚書汪鋐甫遷四川參議遂以考察落職歸言官薛宗鎧戚賢戴銑輩交章救不納家居數十年卒

黎貫字一卿從化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剛卷福建劾鎮守內官尚春侵官帑狀悉追還之世宗入繼貫請復起居注之制命詞臣編類章奏備纂述從之登極詔書禁四方貢獻後鎮守中貴貢如故貫上言陛下明詔甫頒而諸內臣曲說營私希恩罔罷其假嘉靖二年帝從玉田伯蔣輪請於承天立興獻帝家廟以輪子榮奉祀貫言陛下信一諛臣之說委祀事於外戚神不歆非類獻帝必將吐之不聽尋疏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一萬而今損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而今損二百五十萬以歲入則日減以歲出則日增乞敕所司通稽祖宗以來賦額及今日經費之數列籍上聞知賦入有限則費用不容不節帝嘉納焉出按江西父喪歸久之起故官會帝從張孚敬議去孔子王

號改稱先師並損籩豆俾舞之數編修徐階以諫謫御製改正祀典說頒示廷臣而孚敬復爲祀典或問以希合帝意議已定貫率同官合疏爭之帝震怒曰貫等謂朕已尊皇考爲皇帝孔子豈反不可稱王奸逆甚矣其悉下法司按治於是都御史汪鋐言比者言官論事每挾衆以凌人曰此天下公議也不知倡之者止一人請究倡議之人明正其罪帝然之已而刑部尚書許讚等上其獄當贖杖還職帝特命稍貫爲民久之卒於家方貫等上疏時禮科都給事中華陽王汝梅亦率同官抗論且曰陛下萬幾之餘留神典禮甚盛舉也但恐生事之臣望風紛起今日獻一議謂某制當復國家自此多事矣兄祖宗成法守之百六十年縱使少不如古循而行之亦未爲過何必紛紛事更易乎帝覽奏斥其違旨以祀典說示之汝梅字濟元由行人歷禮科都給事中八年二月以災異求言汝梅言比來章奏多逢迎請分別忠佞毋信諛言大臣奏事近多留中請悉付之公論人主之學詞命非所重今一事之行動煩宸輸亦少褒矣宜倣祖宗故事時御平臺召見宰執面決大議既省筆札之勞且絕壅蔽之害疏入忤旨及夏言請分祀天地汝梅復偕同官力爭尋出

爲浙江參政卒官

彭汝實字子充嘉定州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吏科給事中嘉靖三年疏言九江益起殺傷官軍操江伍文定不即議勦應城伯孫鉞擁兵不出俱宜切責帝並從之呂柟鄒守益下獄汝實抗章救又因災異上言遘耆黃風黑霧春旱冬雷地震泉竭揚沙雨土加以肇小盛長盜賊公行萬民失業木異草妖時時見告天變於上地變於下人物變於中而修省之詔無過具文廷陛之間忠邪未辨以逢迎爲合禮以守正爲沽直長鯨巨鰕決網自如朕田甲第橫賜無已陛下春秋已逾志學

而經筵進講畧無問難黃閣票擬依常批答棄燕朋於女寵委腹心於貂璫二廖諸張尚然緩死李隆蘇晉竟得無他如此而望天意回人心感不可得矣大學士費宏以子坐事被論不出禮部侍郎溫仁和以奪王台泓事聽勘汝實言宜聽二臣避位以明進退之義因薦石珗羅欽順顧清蔣冕可代宏李廷相崔銑湛若水何瑭許誥可代仁和章下所司奸人王邦奇之訐楊廷和彭澤也汝實言邦奇先後兩疏始爲惶駭之語終雜鄙褻之辭中所引事多顛倒滑惑至謂費宏石珗夜入楊

清門今不聞召問一清又久不爲白何也陛下即位之初廷和裁省冗員數萬坐此叢怒罷去今其長子棄以狂愚發遣亦可已矣而羣小蓄忿蔓連不已并其次子及壻又復下獄夫誣告之律視其所誣輕重反坐此國法也願追究主使之人與告人同罪毋令苟免貽議外藩不聽汝實數言時政缺失又嘗力爭大禮爲聰鬱等所惡因親老再疏請改近地教職而舉貢上高任說王表自代章下吏部承聰鬱指言汝實倡言鼓衆撓亂大禮且與御史方鳳程啟充朋黨通賄自知考察不容乃欲辭尊居卑不當聽其俾免遂奪職閒住與啟充及徐文華安磐皆同里時稱嘉定四諫

鄭自璧字采東祥符人隸籍京師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除工科給事中世宗踐阼中外競言時政自璧請采有關化理者類輯成書以備觀覽從之初正德中奄人多奪民業爲莊田至是因民訴遣使往勘自璧復備言其弊帝命勘者嚴治民患稍除嘉靖二年后父陳萬言辭黃華坊賜第請西安門外新宅詔予之自璧以所請宅已鬻之民不當奪與安磐力爭不聽明年爭大禮受杖三遷至兵科都給事中中官李能以修墩堡爲詞請定山海關稅額中官張忠尚書金獻民等論什麼功廕子錦衣其下參隨皆進秩鎮守江西中官黎鑑參

隨踰常額中官武忠從子英冒功擢副千戶錦衣官裁革者多貪緣復職而司禮監奏收已汰諸侂近五百人孝陵淨軍千壽擅赴京奏辨安邊伯許泰戍死其子請襲祖職中官扶安黃英先後死官其親屬白璧皆抗疏爭帝多不聽嘗偕同官劾郭勛奸貪及李福達事起復劾勛交結妖人帝以勛故降旨責自璧六年三月宣府失事復劾總兵傅鐸并及鎮守中官王玳巡撫周金副將時陳等罪鐸逮問陳褫冠帶而玳金責立功贖罪禮部侍郎桂萼請起王瓊於邊自璧率同官與御史譚纘等言瓊罪宜追治萼引奸邪請并論不納自璧敢敢言所言皆權倖直聲震朝野側目者共爲蜚語鬨於上吏部以資推太僕少卿不用至是科道共劾中旨降二級調外任遂謫江陰縣丞命下大臣屢論薦竟不召

戚賢字秀夫全椒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歸安知縣縣有蕭總管廟報賽無虛日會久旱賢禱不驗沉木偶於河其言久之劾郭勛吞噬徧天下太廟災復劾勛及尚書張璨樊繼祖等而薦閻淵熊浹劉天和王畿程文德徐樾萬鏜呂柟魏校程啟充馬明衡魏良弼葉洪王臣可是特未焚耳趣焚之潛令健隸入岸傍社誡之曰水中人出械以來已果獲數人蓋奸民慕善泅者爲之也知府萬雲鵬操下急賢數忤之當上計有毀雲鵬者將被

黜賢走吏部白其枉雲鵬竟得免而尚書桂萼獨心異賢喪去起知唐縣召爲吏科給事中十四年春當大計外吏大計罷者例永不用而是時言事諸臣忤柄臣意率假計典錮之賢乃先事言所黜有未當者宜聽言官論救帝稱善從其請會參議王存葦商臣言事忤要人前給事中葉洪劾汪鋐被謫果在黜中賢方勘事陝西給事中薛宗鎧因據賢疏伸救吏部持不可帝遂命已之及賢還朝以鋐恣橫實張孚敬庇之乃條其罪狀曰輔臣孚敬布腹心以操吏部之權懸利害以箝言官之口卽如考察一事陛下曲聽臣言許其申雪正防大臣

行私也今言官爲洪等辯救孚敬及乃曲庇冢臣巧言阻遏陛下有堯舜知人之明輔臣負伯鯀方命之罪放流之典具在惟陛下以威斷之帝內嘉賢言而重違孚敬鋐意洪等竟不復再以喪去補刑科都給事中夏言柄國會當選庶吉士不能無所徇賢疏陳請屬之弊帝納其言久之劾郭勛吞噬徧天下太廟災復劾勛及尚書張璨樊繼祖等而薦閻淵熊浹劉天和王畿程文德徐樾萬鏜呂柟魏校程啟充馬明衡魏良弼葉洪王臣可任用言滋不悅激帝怒謫山東布政司都事諸被薦者皆奪俸賢尋以父老自免歸十餘年卒賢少聞王守仁

說心契之及官於浙遂執弟子禮
劉繪字子素一字少質光州人祖進太僕少卿繪長身
修髯磊落負奇氣好擊劒力挽六石弓舉鄉試第一登
嘉靖十四年進士授行人改戶科給事中二十年詔兩
京言官會薦邊才給事中邢如默等薦毛伯溫劉天和
等二十人而故御史段汝礪副都御史翟鑾王洙
與焉繪言汝礪乃大學士翟鑾姻戚瓚洙則夏言詭指
如默排羣議而薦之者相臣挾權以遏言官言官懼勢
而咈公議上下雷同非社稷福乞罷鑾言罪如默爲徇
私植黨者戒帝是其言出如默於外言適罷政鑾置不

問明年寇大入山西繪上疏曰俺答方彊必爲腹心患
議者謂宜守不宜戰以故邊將多自全或拾殘騎報首
功督巡諸臣亦第列士馬守要害名曰清野實則避鋒
名曰守險實則自衛請專任翟鵬得便宜從事馳發宣
大山西士馬合十七八萬人三路竝舉有進無退寇雖
多可計日平也帝壯其言令假鵬便宜得戮都指揮以
下然鵬竟不能出塞頃之劾山西巡撫劉梁結納夏言
且請罷吏部尚書許贊宜府巡撫楚書梁書由是去職
繪兩劾言慑之出爲重慶知府土官爭地相讐檄論
之卽定上官交薦而言再入政府屬言者論罷之家居

二十年卒子黃裳兵部員外郎倭陷朝鮮命贊畫侍郎
宋應昌軍務渡鴨綠江抵平壤大敗賊兵賊遁黃裳追
逐又連破之錄功進郎中
錢薇字懋垣海鹽人嘉靖十一年進士受業湛若水官
行人泊然自守與同年生蔣信輩朝夕問學擢禮科給
事中請令將帥家丁得自耕塞下田毋徵其賦總督大
臣假便宜專制閫外格不行又疏劾大學士李時禮部
尚書夏言工部尚書溫仁和外戚蔣輪進右給事中郭
勛請復鎮守內官擅易置宿衛將校薇憤疏其不法七
事帝眷勛然素知其橫兩不問已因星變極言主德之

失帝深銜之未發疏諫南巡坐奪俸內閣夏言輩所選
宮僚多以徇私劾罷薇偕同官呂應祥任萬里乞如會
推故事集內閣九卿公舉帝特命竝斥爲民累薦皆報
寢集鄉里晚進與講學足跡不及公府倭患起請於巡
撫王忬集兵爲備鄉人德之卒年五十三隆慶初贈大
常少卿
洪垣字峻之婺源人嘉靖十一年進士禮部侍郎湛若
水講學京師垣受業其門授永康知縣徵授御史十八
年世宗南巡留立皇太子命閣臣夏言顧鼎臣選宮僚
垣再疏言溫仁和張衍慶薛僑胡守中屠應埈華察胡

經史際白悅皇甫涍等皆庸流不可使輔導青宮帝亦
已從他諫官言廢黜者數人未幾劾文選郎中黃祖先
貽選郎楊育秀得爲考功及居文選貪婪放閙知州王
顯祖等考察調簡而補大州知縣何瑭年過六十而選
御史皆非制今當大計京官乃以獰瑣之曹世盛爲考
功郎誤國甚帝下其章都察院令會吏科參覈乃下禎
詔獄及育秀顯祖等咸斥爲民因詰責吏部尚書許讚
都御史王廷相而令十三道御史公舉隱年月進若瑭
者御史王之臣等坐調者四人世盛亦改他部垣一疏
而御史曹郎以下得罪者至二十餘人出按廣東以安

南款附增俸一級未竣出爲溫州知府歲饑有閉糴者
饑民殺之垣坐落職歸復與同里方瓘往從若水若水
爲建二妙樓居之家食四十餘年年九十瓘絕意仕進
嘗自廣東還同行友瘴死舟中例不載屍瓘秘不以告
與同寢曇曰至韶州始發之垣同年呂懷廣信永豐人
亦若水高弟子由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改春坊左司
直郎歷右中允掌南京翰林院事每言王氏之良知與
湛氏體認天理同旨其要在變化氣質作心統圖說以
明之終南京太僕少卿

周思兼字叔夜華亭人少有文名嘉靖二十六年進士
除平度知州躬巡郊野坐藍輿中攜飯一盂令鄉民以
次舁行因盡得閭閻疾苦狀悉蠲除之王府奄人縱莊
奴奪民產監司杖奴斃奄迫王奏聞巡撫彭黯令思兼
謝之王置酒欲有所囑竟席不敢言思兼閱獄詞曰此
決杖不如法罪當杖以王故加一等奄誣告罪當戍以
王故未減監司竟得復故秩旁郡饑民掠食所司持之
急且爲亂上官檄思兼治之作小木牌數千散四郊令
執牌就撫悉振以錢穀事遂定入覲舉治行第一當遷
州人走闕下以請乃復留一年擢工部員外郎督臨清
磚厰士民遮道泣送同年生貌類思兼使經平度民競

走謁見非是各歎息去河將決思兼募民築隄身立赤
日中隄成三日而秋漲大發民免於災進郎中出爲湖
廣僉事岷府宗室五人封爵皆將軍殺人掠貲財監司
避不入武岡者二十年思兼廉得奸狀縛其黨悉繫之
獄五人藏利刃入思兼與揖而捫其臂曰吾爲將軍百
口計將軍乃爲此曹死耶皆沮退乃列其罪奏聞悉錮
之高牆還田宅子女於民遣內艱去官不復出居久之
起廣西提學副使未聞命而卒

顏鯨字應雷慈谿人嘉靖二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
史出視倉場奸人馬漢怙定國公勢貸子錢漕卒償不

時則沒人其糧爲怨家所訴漢持定國書至鯨立論殺之四十一年畿輔山東西河南北大稔鯨請州縣賦罰銀毋輸京師盡易粟備振且發內府新錢爲糴本帝悉報可已上漕政便宜六事明年出按河南伊王典棪怙惡久結掖廷中官嚴嵩父子內外應援所請奏立下爪牙牽礦盜鯨欲除之與參政耿隨鄆計持王承奉王鑑罪鑑日告王所謀時嵩已敗鯨乃奏記徐階說諸大璫絕其援又盡捕王偵事飛騎馳言防寇檄知府兵分屯要害地乃會巡撫胡堯臣幼典棪抗旨矯敕偕擬淫虐十大罪王襲衛及諸亡命幾萬人不敢發帝震怒廢王

爲庶人錮之高牆沒其貲制世封兩河人鼓舞相慶景王之國越界奪民產爲莊田鯨執治其爪牙魏國公侵民產假欽賜名樹碑爲界鯨作其碑成其人錦衣帥受諸俠少金署名校尉籍中爲民害列侯使王府道路驛騷王府內官進奉鷁龍舟所過恣橫鯨請校尉缺從兵部補冊封改文臣王府進奉遣屬吏詔冊親王及如遣列侯餘皆如鯨議改督畿輔學政大興知縣高世儒奉詔核逃役都督朱希孝以勾軍劫之下部議鯨劫希孝以亂法言世儒等按籍召行戶非勾禁軍此乃禁軍于弟家人倚城社冒禁衛名致吏不敢問富人得抗詔而貧者爲濃中瘠世儒無罪罪在錦衣帝怒責鯨誣逼勛臣貶安仁典史隆慶元年歷湖廣提學副使以試恩貢生失張居正指降山東參議改行太僕少卿都御史海瑞薦鯨異才不報鯨按河南時黜新鄭知縣其人高拱所庇也在湖廣王篆欲祀其父鄉賢執不許至是拱掌吏部篆爲考功遂以不謹落鯨職萬曆中給事中鄒元標御史饒位交章薦之報寢御史顧雲程言陛下大起遺佚獨鯨及管志道以考察格之夫相與冢宰賢則黜凶爲公典否則驅除異己而已近又登用被察吳中行艾穆魏時亮趙世卿獨靳鯨志道何也給事中姜應麟李

弘道亦言之帝以湖廣副使致仕中外論薦十餘疏不果用

贊曰傳稱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已然志節之士惓惓忠愛何忍以不信自外其君哉張芹等懷抱悃忱激昂論事其言雖不盡用要與緘默者異矣

明史卷二百八終

總裁官經筵講官保孫嘉淦等奉
敕修

楊　最顧存仁　高金王納言
王納言

楊　爵浦　鉉
周天佐

劉　魁

沈　鍊

楊允繩馬從謙　孫允中
狄斯彬

楊最字厥之舜洪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督遠山西憫其民貧不俟奏報輒返尚書李鐩劾之有詔

復往最乃與巡按御史牛天麟極陳歲災民困狀請緩其徵從之歷郎中治水淮揚值世宗即位上言寶應氾光湖西南高東北下運舟行湖中三十餘里而東北隄岸不踰三尺雨霆風濤輒衝決阻壞運舟鹽城興化通泰良田悉遭其害宜如往年白圭修築高郵康濟湖專敕大臣加修內河培舊隄爲外障可百年無患是爲上策其次於緣河樹杙數重稍障風波而增舊隄毋使庳薄亦足支數年若但窒隙補闕苟冀無事一遇霪潦爲巨浸是爲無策部議用其中策焉出爲寧波知府請罷浙東貢幣詔悉以銀充民以爲便累遷貴州按察使

入爲太僕卿世宗好神仙給事中顧存仁高金王納言皆以直諫得罪會方士段朝用者以乩所煉白金器百餘因郭勛以進云以盛飲食物供齋醮即神仙可致也帝立召與語大悅朝用言帝深居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益悅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親政如初堪朝愕不敢占最抗疏諫曰陛下春秋方壯乃聖諭及此不過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仙耳神仙乃山棲深錬者所爲豈有高居黃屋紫闥衮衣玉食而能白日翀舉者臣雖至愚不敢奉詔帝大怒立下詔獄重杖之杖未畢而死最既死監國議亦罷明年勛以

罪瘐死朝用詐僞覺亦伏誅降慶元年贈最右副都御史謚忠節顧存仁字伯剛太倉人嘉靖十　年進士除餘姚知縣徵爲禮科給事中十七年冬疏陳五事首言宜廣聽納恩赦楊慎馬錄馮恩呂經等未云敗俗妨農冀甚釋氏棄疑秀何人而敢乞度帝方崇道家言凝秀道士也帝以爲刺己且惡其欲釋楊慎等遂責存仁妄指疑秀爲釋氏廷杖之六十編氓口外往來塞上幾三十年穆宗即位召爲南京通政參議歷太僕卿未幾致仕存仁困阨久方兒用遽勇退世尤高之萬曆初卒高金石州人爲兵科給事中嘉靖九年上疏言陛下臨御

之初盡斥法王國師佛子近又黜姚廣孝配享臣每歎大聖人作爲千古莫及乃有眞人邵元節者誤蒙殊恩爲聖德累夫元節一道流耳有勞優以金帛足矣乃加崇秩復賜其師李得晟贈祭廣孝不可配享於太廟則二人益不可拜寵於聖朝望削元節眞人號并奪得晟恩卹庶異端闢正道昌帝方欲受長生術大怒立下詔獄拷掠終以其言直釋之臺諫御史唐愈賢稽覈御用監財物劾奉御李興等侵蝕狀寘諸獄後累官蘇州兵備副使王納言信陽人爲戶科給事中請斥太常卿陳道瀛等坐下詔獄謫湖廣布政司照磨累官陝西僉事

馮恩字子仁松江華亭人幼孤家貧母吳氏親督教之比長知力學除夜無米且雨室盡濕恩讀書牀上自若登嘉靖五年進士除行人出勞兩廣總督王守仁遂執贄爲弟子擢南京御史故事御史有所執訊不具獄以移刑部刑部獄具不復牒報恩請尚書仍報御史諸曹郎謹謂御史屬吏我恩曰非敢然也欲知事本末得相檢覈耳尚書無以難已巡視上江指揮張紳殺人立寘之辟大計朝覲吏南臺例先糾都御史汪鋐擅權請如北臺既畢事始許論列恩與給事中林士元等疏爭之得如故帝用閣臣議分建南北郊且欲令皇后躬北郊

詔廷臣各陳所見而詔中屢斥異議者爲邪徒恩上言人臣進言甚難明詔令直諫又詆之爲邪徒安所適從哉此非陛下意必左右奸佞欲信其說者陰詆之耳今士風日下以緘默爲老成以謇諤爲矯激已難乎其忠直矣若預恐有異議而逆詆之爲邪則必雷同附和而後可也況天地合祀已百餘年豈宜輕改禮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皇后深居九重豈宜遠出郊野願速罷二議母爲好事希寵者所誤恩草疏時自意得重譴及疏奏帝不之罪恩於是益感奮十一年冬彗星見詔求直言恩以天道遠人道邇乃備指大臣邪正謂大學士李時小心謙抑解梦撥亂非其所長翟鑾附勢持祿惟事模棱吏戶部尚書許讚謹厚和易雖乏剸斷不經之費必無禮部尚書夏言多蓄之學不羈之才駕馭在之庶幾救時宰相兵部尚書王憲剛直不屈通達有爲刑部尚書王時中進退昧幾委靡不振工部尚書趙璜廉介自持制節謹度吏部尚書左侍郎周用才學有餘直諒不足右侍郎許諾講論便捷學術迂邪禮部左侍郎湛若水聚徒講學素行未合人心右侍郎顧鼎臣警悟疏通不局偏長器足任重兵部左侍郎錢如京安靜有操守右侍郎黃宗時雖擅文學因人成事刑部左侍郎聞淵存

心正大處事精詳可寄以股肱右侍郎朱廷聲篤實不浮謙約有守工部左侍郎黎奭滑稽淺近才亦有爲右侍郎林廷棉才器可取通達不執而極論大學士張孚敬方獻夫右都御史汪鋐三人之奸謂孚敬剛愎兇險娼嫉反側近都給事中魏良弼已痛言之不容復贅獻夫外飾謹厚內實詐奸前在吏部私鄉曲報恩譬廢所不至昨歲僞以病去陛下遣使徵之禮意懇至彼方倨傲旨別用然後忻然就道夫以倨傲蹇入山讀書直俟傳旨別用然後忻然就道夫以吏部尚書別用非入閣而何此獻夫之病所以痊也今又遣兼掌吏部必將呼引朋類播弄威福不大壞國事

不止若鋐則如鬼如蜮不可方物所仇惟忠良所罔惟報復今日奏降某官明日奏調某官非其所憎惡則宰相之所憎惡也臣不意陛下寄鋐以腹心而鋐遑奸務私乃至此極且都察院爲綱紀之首陛下不早易之以忠厚正直之人萬一御史銜命而出效其鍥薄以希稱職爲天下生民害可勝言哉故臣謂孚敬根本之孽也鋐腹心之孽也獻夫門庭之孽也三孽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雖欲弭災不可得已帝得疏大怒逮下錦衣獄究主使名思曰受掠瀕死者數語卒不變惟言御史宋邦輔嘗過南京談及朝政暨諸大臣得失遂幷逮邦輔下獄奪職明年春移恩刑部獄帝欲坐以上言大臣德政律致之死尚書王時中等言恩疏毀譽相半非專頌大臣宜減成帝愈怒曰恩非專指孚敬三臣也徒以大禮故仇君無上死有餘罪時中乃欲欺公駕獄耶遂礙時中職奪侍郎聞淵俸貶郎中張國維員外郎孫敬言者時鋐已遷吏部尚書而王廷相代爲都御史以恩所坐未當疏請寬之不聽比朝審鋐當主筆東向坐恩獨向闕跪鋐令卒拽之西面恩起立不屈卒呵之恩叱曰聖天子在上汝爲大臣欲以私怨殺言官耶且此何地而對百察公言之何無忌憚也吾死爲厲鬼擊汝鋐怒曰汝以廉直自負而獄中多受人饋遺何也恩曰忠難相恤古之義也豈若汝受金錢鬻官爵耶因歷數其事詆鋐不已鋐益怒推案起欲毆之恩聲亦愈厲都御史王廷相尚書夏言引大體爲緩解鋐稍止然猶署倩奧恩出長安門上民觀者如堵皆歎曰是御史非但尸如鐵其膝其膺其骨皆鐵也因稱四鐵御史恩母吳氏擊登聞鼓訟寃不省又明年行可上書請代父死不

許其冬事益迫行可乃刺臂血書疏自縛闕下請臣父幼而失怙祖母吳氏守節教育底於成立得爲御史舉家受祿圖報無地私憂過計陷於大辟祖母吳年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若臣父今日死祖母吳亦必以今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煢然一孤必不獨生冀陛下哀憐置臣辟而赦臣父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僇臣不傷臣心臣被僇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通政使陳經爲入奏帝覽之惻然令法司再議尚書聶賢與都御史廷相言前所引律情與法不相麗宜用奏事不實律輸贖還職帝不許乃言恩情重律輕請成之邊徼制可遂遣戍雷州而鉉亦後兩月罷矣越六年遇赦還家居專爲德於鄉穆宗即位錄先朝直言恩年已七十餘即家拜大理寺丞致仕復從有司言旌行可爲孝子恩年八十一卒行可既脫父於死越數年登鄉薦久之不第謁選得光祿署正還應天府通判有善政弟時可隆慶五年進士累官按察使以文名宋邦輔字子相東流人既罷歸躬耕養親妻操井臼子樵牧歲時與田夫會飲醉即作歌相和高風動遠邇士大夫造其門者屏輿從而後入焉薛宗鎧字子修行人司正佩從子也嘉靖二年與從父僑同成進士授貴溪知縣補將

樂調建陽求朱子後復之以主祀事歲饑振倉粟先發後聞給由赴京留拜禮科給事中以通賦還任至則民爭輸課吏最仍詔入垣再遷戶科左給事中吏部尚書汪鋐以私憾斥王臣等宗鎧白其枉語具戚賢傳其後鋐愈騶會御史曾翀戴銑劾南京尚書劉龍聶賢等九人鋐覆疏具留之帝召大學士李時言鋐有私留三人而斥其六宗鎧與同官孫應奎復言鋐肆奸植黨擅主威福巧庇龍等上格明詔下負公論且縱二子爲奸利鋐疏辨乞休帝不許而給事御史翁溥曹達等更相繼劾鋐疏辨乞休帝不許而給事御史翁溥曹達等更相繼劾翀銑又抗辨且極詆宗鎧等挾私翀復言鋐一經論正厥辟帝果罷鋐官而責宗鎧言不早又惡翀諍臣杜口語執下鎮撫司鞫訊詞連應奎溥達及御史方一桂皆杖闕下斥宗鎧翀一桂爲民鐫應奎溥達等級調外宗鎧翀死杖下時十四年九月朔也隆慶初復宗鎧官贈太常少卿翀字習之霍邱人以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改御史廷杖垂斃曰臣言已行臣死何憾神色無變

隆慶初贈太常少卿

楊爵字伯珍富平人年二十始讀書家貧燃薪代燭耕隴上輒挾冊以誦兄爲吏怍知縣繫獄爵投牒直之並

繫會代者至爵上書訟寃代者稱奇士並釋之齊以齊火益奮於學立意爲奇節從同郡韓邦奇遊遂以學行名登嘉靖八年進士授行人帝方崇飾禮文爵因使王府還上言臣奉使湖廣睹民多菜色挈筐採刃割道旁食之假令周公制作盡復於今何補老羸饑寒之衆奏入被俞旨久之擢御史以母老乞歸養母喪廬墓冬月笋生推車糞田妻饁於旁見者不知其御史也服闋起故官帝經年不視朝歲頻旱日夕建齋醮修雷壇壝與工作方士陶仲文加宮保而太僕卿楊最諫死蒯國公郭勛尚承寵用事二十年元日微雪大學士夏言尚書嚴嵩等作頌稱賀爵撫膺太息中宵不能寐踰月乃上書極諫曰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卽欲拯之無措手地方且奔競成俗賄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諛面諛流爲欺罔士風人心頹壞極矣諍臣拂士日益遠而快情恣意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天下大憂也去年自夏入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旣而一冬無雪元日微雪卽止民失所望憂旱之心遠近相同此正撤樂減膳憂懼不寧之時而輔臣言等方以爲符瑞而稱頌之欺天欺人不已甚乎翊國公勛中外皆知爲大奸大蠹陛下寵之使殘惡肆毒羣狡趨赴善類退處此任用匪人足以失

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臣巡視南城一月中凍餒死八十人五城共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赤子欲延須臾之生而不能而土木之功十年未止工部屬官增設至數十員又遣官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殷民膏血而不知恤是豈不可以已乎況今北寇跳梁內盜竊發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交空尚可勞民糜費結怨天下哉此與作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陛下卽位之初勵精有爲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矣乃數年以來朝御希簡經筵曠廢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睹聖容數

陳復逆未得一聆天語恐人心日益怠媮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都俞吁咈協恭圖治之氣象也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左道惑衆聖王必誅今異言異服列於朝苑金紫赤紱賞及外方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今舉而畀之奇邪之徒流品之亂莫以加矣陛下誠與公卿賢士日論治道則心正身修天地鬼神莫不祐享安用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清禁爲聖躬累耶臣聞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近者妖盜繁興誅之不息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非細故也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陛

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盧懷納諫一時臣工言過激切
獲罪多有自此以來臣下震於天威懷危慮禍未聞復
有犯顏直諫以爲沃心助者往歲太僕卿楊最言出而
身殞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國體治道所損
甚多臣非爲最等惜也古今有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
而興拒諫而亡忠盡杜口則讒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
得聞此阻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望陛
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覽臣所奏
賜之施行宗社幸甚先是七年三月靈寶縣黃河清帝
遣使祭河神大學士楊一清張璁等屢疏請賀御史鄧

人周相抗疏言河未清不足虧陛下德今好諛喜事之
臣張大文飾之佞風一開獻媚者將接踵顧罷祭告止
稱賀詔天下臣民毋奏祥瑞水旱蝗蝻即時以聞帝大
怒下相詔獄拷掠之復杖於廷謫韶州經歷而諸慶典
亦止不行及帝中年益惡言者中外相戒無敢觸忌諱
論忘其困所著周易辨說中庸解則獄中作也浦鉉字
汝器文登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洪洞知縣有異政嘉
靖初召爲御史刑部尚書林俊去國中官秦文已斥復
用鉉疏力爭之且言武定侯郭勛奸貪宜罷其兵權忤
旨奪俸三月以養母歸母喪除起掌河南道事給事中
饒秀考察黜訐鉉與同官張祿殷汝爌給事中李鳳來

考功郎余允緒談省署得失鉉等坐罷家居七年廷臣交薦起故官出按陝西連上四十餘疏總督楊守禮請破格超擢未報而楊爵以直諫繫詔獄鉉馳疏申救曰臣惟天下治亂在言路通塞言路通則忠諫進而化理成言路塞則奸諛恣而治道窳御史爵以言事下獄幽囚已久懲創必深臣行部富平皆言爵怒誠孚鄉里孝友式風俗有古賢士風且爵本以論郭勛獲罪今勛奸大露陛下業致之理則爵前言未爲悖妄望弘覆載之量亟日月之照賜之矜釋使列朝端爵必能盡忠補過不負所學疏奏帝大怒趣緹騎逮之秦民遠近奔送舍

車下者常萬人皆號哭曰願還我使君鉉赴徵業已病既至下詔獄掠掠備至除日復杖之百錮以鐵枷爵迎哭之鉉息已絕徐張目曰此吾職也子無然繫七日而卒穆宗嗣位卿典視爵等周天佐字子弼晉江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屢分司倉場以清操聞二十年夏四月九廟災詔百官言時政得失天佐上書曰陛下以宗廟災變痛自修省許諸臣直言闕失此轉災爲祥之會也乃今闕政不乏而忠言未盡聞蓋示人以言不若示人以政求言之詔示人以言耳御史楊爵獄未解是未示人以政也國家置言官以言爲職爵繫言官以言爲職爵繫獄數月聖怒彌甚一則曰小人二則曰罪人夫以盡言直諫爲小人則爲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秉直納忠爲罪人又孰不能爲容悅將順之功臣哉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所以怒爵果合於天心否耶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溘先朝露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損聖德不細願旌爵忠以風天下帝覽奏大怒杖之六十下詔獄天佐體素弱不任楚獄吏絕其飲食不二日卽死年甫三十 比屍出獄瞰日中雷忽震人皆失色天佐與爵無生平交入獄時爵第隔扉相問訊而已大興民有祭於柩而哭之慟者或問之民曰吾傷其忠之至

而死之酷也穆宗卽位贈光祿少卿天啟初益忠愍

周怡字順之太平縣人爲諸生時嘗曰鼎鑊不避滿壑不忘可以稱士矣不然皆僞也從學於王畿鄒守益登嘉靖十七年進士除順德推官舉卓異擢吏科給事中疏劾尚書李如圭張瓚劉天和天和致仕去如圭還籍待勘瓚留如故頃之劾湖廣巡撫陸杰工部尚書甘爲霖採木尚書樊繼祖立朝僅一歲所擢擊率當事有勢力大臣在廷多側目怡益奮不顧二十三年六月吏部尚書許讚率其屬王與齡等怡上疏曰人臣以盡屬事帝方黜嵩反責讚逐與齡等怡上疏曰人臣以盡

心報國家爲忠協力濟事爲和未有公卿大臣爭於朝
文武大臣爭於邊而能修內治禦外侮者也大學士夔
嵩與尚書讓互相詆訐而總兵官張鳳周尚文又與總
制侍郎翟鵬督餉侍郎趙廷瑞交惡此最不祥事誤國
孰甚今陛下日事禱祠而四方災祲未銷歲開輸銀之
例而府庫未充累頒蠲租之令而百姓未蘇時下遴將
練士之命而邊境未寧內則財貨匱而百役興外則寇
敵橫而九邊耗乃鑾嵩憑藉寵靈背公營私弄播威福
市恩酬怨夫輔臣眞知人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之退
之不宜挾勢徇私屬之進退嵩威靈氣焰凌轢百司凡

有陳奏奔走其門先得意旨而後敢聞於陛下中外不
畏陛下惟畏嵩久矣鑾澳忍委靡讚贊小心謹畏然不
能以直氣正色銷權貴要求之心桑亦甚矣且直言敢
諫之臣於權臣不利於朝廷則大利也御史謝瑜童漢
臣以劾嵩故嵩皆假他事罪之諫諍之臣自此箝口難
有樵杭驤兆誰復言之帝覽疏大怒降詔責其謗訕令
對狀杖之闕下錮詔獄者再隆慶元年起故官未上擢
太常少卿陳新政五事語多刺中貴時近習方導上宴
遊由是忤旨出爲登萊兵備僉事給事中岑用賓爲怡
訟不納改南京國子監司業復召爲太常少卿未任卒
天啟初追諡恭節

劉魁字煥吾泰和人正德中登鄉薦受業王守仁之門
嘉靖初謁選得寶慶府通判歷鈞州知州潮州府同知
所至潔己愛人扶植風教人爲工部員外郎疏陳安攘
十事帝嘉納二十一年秋帝用方士陶仲文言建祐國
康民雷殿於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務宏侈程工峻急
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命家人粥棺以待遂上章曰頃
秦享殿大高元殿諸工尚未告竣內帑所積幾何歲入
幾何一役之費動至億萬上木衣文繡匠作班朱紫道
流所居擬於宮禁國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復爲此不經

無益之事非所以承天下後世帝震怒杖於廷錮之詔
獄時御史楊爵先已逮繫既而給事中周怡繼至三人
屢瀕死講誦不輟繫四年得釋未幾復追逮之魁未抵
家緹騎已先至繫其弟以行魁在道聞之趣就獄復與
爵怡同繫時帝怒不測獄吏懼罪窘迫之愈甚至不許
家人通飲食而三人處之如前無幾微尤怨又三年與
爵怡同釋尋卒隆慶初贈卹如制
沈束字宗安會稽人父儘邠州知州束登嘉靖二十三
年進士除徽州推官擢禮科給事中時大學士嚴嵩擅
政大同總兵官周尚文卒請卹典嚴嵩格不予束言尚

文爲將忠義自許費家莊之役奇功也雖晉秩未酬勲
宜賜封爵延子孫他如蕭賜江瀚力抗强敵繼之以死
難已廟祀宜賜祭以彰死事忠今當事之臣任意予奪
冒濫或降蒙忠勤反捐棄何以鼓士氣激軍心疏奏當
大恚激帝怒下吏部都察院議閣淵屠僑等言束無他
腸第疎狂當治帝愈怒奪淵僑俸下束詔獄已刑部坐
束奏事不實輸贖還職特命杖於廷仍錮詔獄時束入
諫垣未半歲也踰年俺答薄都城司業趙貞吉以請寬
束得罪自是無敢言者束繫久衣食屢絕惟日讀周易
爲疏解後同邑沈鍊劾嵩嵩疑與束同族爲報復令獄

吏械其手足徐階勸得免沿嵩去位束在獄十六年矣
妻張氏上書言臣夫家有老親年八十有九衰病侵尋
朝不計夕往臣因束無子爲置妾潘氏比至京師束已
繫獄潘矢志不他適乃相與寄居旅舍紡織以供夫衣
食歲月積深悽楚萬狀欲歸奉舅則夫之體粥無資欲
留養夫則舅又旦暮待盡輾轉思維進退無策臣願代
夫繫獄令夫得送父終年仍還赴繫實陛下莫大之德
也法司亦爲請帝終不許竟疾言官以廷杖遣戍未
足遏其言乃長繫以困之而日令獄卒奏其語言食息
謂之監帖或無所得雖諸語亦以聞一日鵲噪於束前
東謾曰豈有喜及罪人耶卒以秦帝心動會戶部司務
何以尚疏救主事海瑞帝大怒杖之錮詔獄而釋束還
其家束還父已前卒束枕塊飲水佯狂自廢甫兩月世
宗崩穆宗嗣位起故官不赴喪除召爲都給事中旋擢
南京右通政復辭疾布衣蔬食終老於家束繫獄十八
年比出潘氏猶處子也然束竟無子

沈鍊字純甫會稽人嘉靖十七年進士除溧陽知縣用
伉倨忤御史調茬平父憂去補清豐人爲錦衣衛經歷
鍊爲人剛直嫉惡如讐然頗疎狂每飲酒輒箕踞笑傲
旁若無人錦衣帥陸炳善遇之炳與嚴嵩父子交至深

以故鍊亦數從世蕃飲世蕃以酒虐客鍊心不平輒爲
反之世蕃憚不敢較會俺答犯京師致書乞貢多嫚語
下廷臣博議司業趙貞吉請勿許廷臣無敢是貞吉者
獨鍊是之吏部尚書夏邦謨曰若何官鍊曰錦衣衛經
歷沈鍊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遂罷議鍊憤國無人
致寇猶狂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而合
勤王師十餘萬人擊其惰歸可大得志帝弗省嵩貴幸
用事邊臣爭致賄遺及失事懼罪益蕃金賄嵩賄日以
重鍊時搤腕一日從尚寶丞張遜業飲酒半及嵩因
慷慨罵詈流涕交頤遂上疏言昨歲俺答犯順陛下奮

揚神武欲乘時北伐此文武羣臣所願戮力者也然制
勝必先廟算廟算必先爲天下除奸邪然後外寇可平
今大學士嵩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頑於鐵石
當主憂臣辱之時不聞延訪賢豪咨詢方畧惟與子世
蕃規圖自便忠謀則多方沮之訐諂則曲意引之要賄
鬻官沽恩結客朝廷賞一人曰由我罰之人皆伺嚴氏之愛惡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忍
言哉姑舉其罪之大者言之納將帥之賄以啟邊陲之
釁一也受諸王餽遺每事陰爲之地二也攬御史之權
雖州縣小吏亦皆貨取致官方大壞三也索撫按之歲

例致有司遞相承奉而閭閻之財日削四也陰制諫官
俾不敢直言五也妬賢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
縱子受財斂怨天下七也運財還家月無虛日致道途
驛騷八也久居政府擅寵害政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上
貽君父憂十也因併論邦奠諂諛黷貨狀請均罷斥以
謝天下帝大怒榜之數十謫佃保安既至未有館舍賈
人某詢知其得罪故徙家舍之里長老亦日致薪米遣
子弟就學鍊語以忠義大節皆大喜塞外人素憨直又
稔知嵩惡爭詈嵩以快鍊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
爲常日縛草爲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

射之或蹄騎居牖闚戶南向戚手詈嵩復痛哭乃歸語
稍稍聞京師嵩大恨思有以報鍊先是許論總督宣大
常殺良民冒功鍊貽書誚讓後嵩黨楊順爲總督會俺
答入寇破應州四十餘堡懼罪欲上首功自解縱吏士
遮殺避兵人逾於論鍊遣書責之加切又作文祭死事
者詞多刺順順大怒走私人白世蕃言鍊結死士擊劍
習射意叵測世蕃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曰
有之已陰散其黨矣既而代鳳毛者路楷亦嵩黨也世
蕃屬與順合圖之許厚報兩人日夜謀所以中鍊者會
蔚州妖人閻浩等素以白蓮教惑衆出入漠北泄邊情

爲患官軍捕獲之詞所連及甚衆順喜謂楷曰是足以
報嚴公子矣竄鍊名其中誣浩等師事鍊聽其指揮其
獄上嵩父子大喜前總督論適長兵部竟覆如其奏斬
鍊宣府市戍子襄極邊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待銓五
品卿寺時三十六年九月也順曰嚴公薄我賞意豈未
慊乎取鍊子袞袞杖殺之更移檄逮襄襄至掠訊方急
會順楷以他事逮乃免後嵩敗世蕃坐誅臨刑時鍊所
教保安子弟在太學者以一帛署鍊姓名官爵於其上
持入市觀世蕃斷頭訖大呼曰沈公可瞑目矣因慟哭
而去隆慶初詔褒言事者贈鍊光祿少卿任一子官襄

乃上書言順楷殺人媚奸狀給事中魏時亮陳瓚亦相繼論之遂下順楷吏論死天啓初諡忠愍

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七歲失母庶母妒使牧牛繼盛經里塾覩里中兒讀書心好之因語兄請得從塾師學兄曰若幼何學繼盛曰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耶兄言於父聽之學然牧不廢也年十三歲始得從師學家貧益自刻厲舉鄉試卒業國子監徐階器賞之嘉靖二十六年登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從尚書韓邦奇遊覃思律呂之學手製十二律吹之聲畢和邦奇大喜盡以所學授之繼盛名益著召改兵部員外郎俺答闕京師咸

寧侯仇鸞以勤王故有寵帝命鸞爲大將軍倚以辦寇鸞中情怯畏寇甚方請開互市市馬冀與俺答媾幸無戰鬬固恩寵繼盛以爲讐恥未雪遽議和示弱大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大畧謂互市者和親別名也俺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天下大讐也而先之和不可可五謬明顯易見蓋有爲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一往下詔北伐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征繕助兵食忽知而莫爲一言陛下宜奮獨斷悉按諸言互市者發明詔選將練兵不出十年臣請爲陛下笞俺答之首於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入帝頗心動下鸞及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嚴嵩徐階呂本兵部尚書趙錦侍郎聶豹張

時徹議鸞援諍譬曰豎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諸大臣率裁禁今乃導之使與通不可六盜賊伏莽徒懾國威不敢肆耳今知朝廷畏怯聊睨之漸必開不可七俺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不可八或俺答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下馬索上直不可九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不可十議者曰吾外爲市以羈縻之而內修我甲兵此　謬也夫寇欲無厭其以貪終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羈縻曰吾陰市以益我馬此二謬也夫和則不戰馬將焉用且彼寧肯予我良馬哉曰市不已彼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賞不貲是名美而實大損也曰俺答利我市必無失信此四謬也吾之市能盡給其衆乎能信不給者之無入掠乎曰佳兵不祥此五謬也敵加己而應之何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夫此十不可五謬明顯易見蓋有爲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爲一言陛下宜奮獨斷悉按諸言互市者發明詔選將練兵不出十年臣請爲陛下笞俺答之首於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入帝頗心動下鸞及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嚴嵩徐階呂本兵部尚書趙錦侍郎聶豹張時徹議鸞援諍譬曰豎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諸大臣

遂言遷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尚猶豫鷲復進密疏乃下
繼盛詔獄既狄道典史其地雜番俗罕知詩書繼盛簡
子弟秀者百餘人聘三經師教之鷲所乘馬出婦服裝
市田資諸生縣有煤山爲番人所據民仰薪二百里外
繼盛召番人諭之咸服曰楊公即須我酋穹帳亦舍之
兄煤山耶番民信愛之呼曰楊父已而俺答數敗約入
寇鷲奸大露疽發背死戮其屍帝乃思繼盛言稍遷諸
城知縣月餘謫南京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郎當
是時嚴嵩最用事恨鷲凌己心善繼盛首攻鷲欲驟貴
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惡嵩甚於鷲且念起謫籍

一歲四遷官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草奏劾嵩奸二
日乃上奏曰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超擢不次夙夜祗
懼思圖報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方今外賊惟
俺答內賊惟嚴嵩未有內賊不去而可除外賊者去年
春雷久不聲占曰大臣專政冬日下有赤色占曰下有
叛臣又四方地震日月交食臣以爲災皆嵩致請以嵩
十大罪爲陛下陳之高皇帝罷丞相設立殿閣之臣備
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
先面白而後草奏百官請命奔走直房如市無丞相名
而有丞相權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是壞祖宗之成

法大罪一也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
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
得罪於我故報之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羣臣感嵩甚
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
也陛下有善政嵩必令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
而成之又以所進揭帖刊刻行世名曰嘉靖疏議欲天
下以陛下之善盡歸於嵩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也
陛下令嵩司票擬蓋其職也嵩何取而令子世蕃代擬
又何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趙孟凱聚而代擬題疏方上
天語已傳如沈鍊劾嵩疏陛下以命呂本本即潛送世

蕃所令其擬上是嵩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
盜父之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縱姦子之
僭竊大罪四也嚴效忠鷙乳臭子耳未嘗一涉行伍
嵩先令效忠冒兩廣功授錦衣所鎮撫矣效忠以病告
鷙襲兄職又冒瓊州功擢千戶以故總督歐陽必進躡
掌工部總兵陳圭游統後府巡按黃如桂亦驟亞太僕
既藉私黨以官其子孫又因子孫以拔其私黨是冒朝
廷之軍功大罪五也逆鷙先已下獄論罪賄世蕃三千
金鷹爲大將鷙冒禽哈明兒功世蕃亦得增秩嵩父子
自誇能薦鷙矣及知陛下有疑鷙心復互相排詆以恨

前迹鷺勾賊而嵩世蕃復勾鷺是引背逆之姦臣大罪六也前俺答深入擊其惰歸此一大機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戒無戰及汝夔逮治嵩復以論救給之汝夔臨死大呼曰嵩誤我是誤國家之單機大罪七也郎中徐學詩劾嵩革任矣復欲斥其兄中書舍人應豐給事厲汝進劾嵩嵩典史矣復以考察令吏部削其籍內外之臣被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之大柄大罪八也凡文武遷擢不論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將弁惟賄嵩不得不脫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捐剋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離毒徧海內臣恐今日之患

不在境外而在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也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薦及盜跖疏拙者黜逮夷齊守法度者爲迂疎巧彌縫者爲才能勵節介者爲矯激善奔走者爲練事自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今日者蓋嵩好利天下皆尚貪嵩好諛天下皆尚諂源之弗潔流何以澄是敗天下之風俗大罪十也嵩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凡陛下言動舉措莫不報嵩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也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用趙文華爲使凡有疏至先送嵩閱竟然後入御王宗茂劾嵩之章停五日乃上故嵩得展轉遮飾是陛下之喉舌及賊嵩之鷹犬也畏厭

衛之緝訪也令子世蕃結爲婚姻陛下試詰嵩諸孫之姊皆誰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也畏科道之多言也進士非其私屬不得預中書行人選推官知縣非通賄不得預給事御史選既選之後入則杯酒結歡出則餽饘相屬所有愛憎授之論刺暨俸五六年無所建白即擢京卿諸臣忍負國家不敢忤權臣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也科道雖入籠絡而部寺中或有如徐學詩之輩亦可懼也令子世蕃擇其有才望者羅置門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報嵩預爲布置連絡蟠

結深根固蒂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膂也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忍百萬蒼生陷於塗炭哉至如大學士徐階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違不敢持正不可不謂之負國也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輕則勒致仕內賊既去外賊自除雖俺答亦必畏陛下聖斷不戰而喪膽矣疏入帝已怒嵩見召問二王語稟謂可指此爲罪密搆於帝帝益大怒下禮盛沼獄詰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慍嵩者獄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侍郎王學益嵩黨也受嵩屬欲坐詐傳親王

令旨律敎郎中史朝賓持之嵩怒謫之外於是尚書何
鰲不敢違竟如嵩指成獄然帝猶未欲殺之也繫三載
有爲營救於嵩者其黨胡植鄢懋卿怵之曰公不觀養
虎者耶將自貽患嵩頷之會都御史張經李天寵坐大
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名並奏得報
其妻張氏伏闕上書言臣夫繼盛誤聞市井之言尚狃
書生之見遂發狂論聖明不即加戮俾從吏議兩經奏
讞俱荷寬恩今忽闘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臣仰惟聖
德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覆盆倘以
罪重必不可赦願即斬臣妾首以代夫誅夫雖遠禦魑

魅必能爲疆場效死以報君父嵩屏不奏遂以三十四
年十月朔棄西市年四十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
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
頌之初繼盛之將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却之曰椒山自
有膽何蚺蛇爲椒山繼盛別號也及入獄創甚夜半而
蘇碎簪盌手割腐肉肉盡筋挂膜復手截去獄卒執燈
顫欲墜繼盛意氣自如朝審時觀者塞衢皆歎息有泣
下者後七年嵩敗穆宗立卹直諫諸臣以繼盛爲首贈
太常少卿謚忠愍予祭葬任一子官已又從御史郝杰
言建祠保定名旌忠後繼盛論馬市得罪者何光裕龔

愷光裕字思問梓潼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除
刑科給事中偕同官楊上林齊譽請召遺佚帝可之已
而報罷巡視京營劾尚書路迎與給事中謝登之御
史曾佩建議節財冗費大省邊事迫命清理諸陵守衛
軍條上祛弊七事多報可屢遷兵科都給事中都指揮
呂元貪緣得錦衣總旗王松目功襲千戶光裕皆舉奏
之兵部尚書趙錦疏辯帝斥元下松都察院獄而奪錦
等俸仇鸞之開馬市也命尚書史道主之徇俺答請以
叅豆易牛羊光裕與御史龔愷等劾道委靡遷就馬市
既開復請封號今其表意在請乞而道以爲謝恩兄表

文非出賊手道不去則彼有無厭之求我無必戰之志
誤國事不小時帝方嚮鸞責光裕等借道論鸞以探朝
廷杖光裕愷八十餘奪俸光裕不勝杖卒隆慶初贈太
常少卿愷既杖官如故尋列靖江王驕恣狀疏止大征
粵寇終湖廣副使愷字次元松江華亭人嘉靖二十六
年進士

楊允繩字翼少松江華亭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行
人久之擢兵科給事中嚴嵩獨相有詔廷推閣員允繩
偕同官王德沈束陳愼簡輔臣收錄遺佚二事未幾奉
命會英國公張溶撫寧侯朱岳定西侯蔣傳等簡應襲

子弟於閱武場指揮鄭璽忽傳寇至溶等皆懼走允繩
獨不動因奏之礪璽職奪溶岳營務罰傳等俸由是知
名又劾罷兵部尚書趙廷瑞居諒垣未幾疏屢上言提
學憲臣宜簡行誼府州縣職宜量地煩簡爲三等皆報
可俺答入犯朝議急兵事允繩請令五軍都督府府軍
前衞及錦衣衞堂上官每週考選軍政之歲各具疏自
陳聽科道官拾遺騰駿四衞及錦衣衞指揮以下聽兵
部考察詔皆從之著爲令已又陳禦邊四事報可再遷
戶科左給事中謝病歸久之起故官三十四年九月上
疏言倭患因推弊原謂近者督撫命令不行於有司非

官不尊權不重也督撫莅任例賂權要名謝禮有所奏
請佐以苞苴名候禮及俸滿營遷避難求去犯罪欲彌
縫失事希芘覆輸賄載道爲數不貲督撫取諸有司有
司取諸小民有司德色以事上督撫覥顏以接下上下
相蒙風俗莫振不肖吏又乾沒其間指一科十矛遺待
盡之民必將挺而爲盜懸憂不止海島間也其冬巡視
光祿光祿丞胡膏僞增物直允繩與同事御史張巽言
劾之下法司按驗膏窘言元典隆重所用品物不敢徒
取充數允繩憎臣簡別太精斥言醮齋之用取具可耳
何必精擇其欺謗元修如此帝遂大怒下允繩及膏詔

獄刑部尚書何鰲當允繩儀仗內訴事不實律絞帝命
仍與巽言杖於廷巽言奪三官膏調外任居五年允繩
竟死西市先是有馬從謙者以謗醮齋杖死穆宗即位
贈允繩光祿少卿子一子官天啓初諡忠恪膏尋以貪
墨被劾誅馬從謙字益之溧陽人嘉靖十年舉順天鄉
試第一越三年成進士授工部主事出治二洪有政績
改官主客擢尚寶丞掌內閣制誥章聖太后崩勸帝行
三年喪不報稍遷光祿少卿提督中官杜泰乾沒歲鉅
萬爲從謙奏發泰因誣從謙誹謗巡視給事中孫允中
御史狄斯彬劾奏如從謙言帝方惡人言醮齋而從謙

奏頗及之怒下從謙及泰詔獄所司言誹謗無左証帝
益怒下從謙法司以允中斯彬黨庇謫邊方雜職法司
擬從謙戍遠邊帝命廷杖八十戍烟瘴竟死杖下而泰
以能發謗臣罪宥之時三十一年十二月也久之光祿
寺災帝曰此馬從謙餘孽所致耳隆慶初卹先朝建言
杖死諸臣中官追恨從謙沮之給事中王治御史龐尚
鵬力爭帝以從謙所犯比子罵父終不許允中太原人
後屢遷應天府丞斯彬從謙同邑人

贊曰語有之君仁則臣直當世宗之代何直臣多與重
者顯戮次乃長繫最幸者得賤斥未有苟全者然士威

愈震而士氣不衰批鱗碎首者接踵而不可遏覩其蒙難時處之泰然足使頑懦知所興起斯百餘年培養之效也

明史卷二百十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軍加一級臣等奉

敕修

桑喬　胡汝霖　謝瑜　王暘　伊敏　生

何維柏　徐學詩　葉紹　陳紹

厲汝進　查秉彝等　王宗茂

周冕　趙錦

吳時來　張翀

董傳策　鄒應龍　張楨

林潤

桑喬字宇木江都人嘉靖十一年進士十四年冬由主事改御史出按山西所部頻寇蹂喬奏請盡蠲舊逋厚恤死者家參將葉宗等將萬人至荊家莊陷賊伏中大敗賊遂深入天城陽和兩月間五遭寇巡撫樊莊祖紹兵官魯綱以下皆爲喬劾副將李懋及宗等六人並逮治十六年夏雷震龍身殿下詔求言喬偕同官陳三事略言營造兩宮山陵多侵官舍橫邊備積弛而末言陛下遇災而懼下詔修省不外人事人事無過擇官尚書嚴嵩及林庭榔張瓚張雲皆上負國恩下乖輿望災變之來由彼所致疏奏四人皆乞罷詔庭榔雲

致仕留嵩瓚如故嵩再疏辨且詆言者給事中胡汝霖
言大臣被論引罪求退而已嵩負穢行召物議逞辭奏
辨陰撝言官無大臣體帝下詔戒飭如汝霖指時嵩拜
尚書甫半歲方養交遊揚聲譽爲進取地舉朝猶未知
其奸喬龐首發之喬尋巡按畿輔引疾都御史王廷相
以規避劾之嵩因搆其罪逮下詔獄廷杖戍九江居戍
所二十六年而卒隆慶初贈恤如制胡汝霖綿州人由
庶吉士除戶科給事中二十年四月九廟災偕同官疏
靜御史李乘雲劾文武大臣救火緩慢者二十六人嵩
與焉帝怒所劾不盡下詔獄訊治俱鐫級調外汝霖得

太平府經歷既謫官則請解於嵩反附以進累遷至右
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及嵩敗以嵩黨奪官
謝瑜字如卿上虞人嘉靖十一年進士由南京御史改
北十九年正月禮部尚書嚴嵩屢被彈劾求去帝慰留
瑜言嵩矯飾浮詞欺罔君上箝制言官且援明堂大禮
南巡盛事爲解而謂諸臣中無爲陛下任事者欲以激
聖怒奸狀顯然帝留疏不下嵩奏辨且言瑜擊臣不已
欲與朝廷爭勝帝於是切責瑜而慰諭嵩甚至居二歲
竟用嵩爲相甫踰月瑜疏言武廟盤遊佚樂邊防宜壞
重賄其言官吏貪濁由陛下無心腹耳目之人在四方
又曰文武愷奸避事許內臣劾奏則奸貪自息果若勛

國不忠而陛下任用失也自張瓚爲中樞掌兵而天下
無兵擇將而天下無將說者謂瓚形貌魁梧足稱福將
夫誠邊塵不聳海宇晏然謂之福可也今瓚無功而恩
蔭屢加有罪而褫奪不及此其福乃一身之福非軍國
之福也昔舜誅四凶萬世稱聖今瓚與郭勛嚴嵩胡守
中聖世之四凶陛下旬月間已誅其二天下翕然稱聖
何不並此二凶放之流之以全帝舜之功也大學士翟
鑾起廢棄中授以巡邊之寄乃優游曼衍靡費供億以
盛包苴者爲才獻淫樂者爲敬遂使邊軍益瘠邊備更
弛行邊若此將焉用之故不清政本天下必不治也不

易本兵武功必不競也疏入留不下嵩復疏辯帝更慰
諭瑜復被譴讓然是時帝雖黜嵩猶未深罪言者嵩亦
以初得政未敢顯擠陷故瑜得居職如故未幾假他事
貶其官又三載大計嵩密諷主者黜之比令如貪
酷例除名瑜遂廢棄終於家始瑜之爲御史也武定侯
郭勛陳時政極詆大小諸臣不足任請復遣內侍出鎮
守詔從之瑜抗章奏曰勛所論諸事影嚮恍惚而復設
鎮守則其本意所注也勛交通內侍代之營求利他日
重賄其言官吏貪濁由陛下無心腹耳目之人在四方
又曰文武愷奸避事許內臣劾奏則奸貪自息果若勛

言則內臣用事莫如正德時其爲太平極治耶陛下革
鎭守內臣誠聖明善政而勛詆以偏私在朝百官孰非
天子耳目而勛詆以不足任欲陛下盡疑天下士大夫
獨倚宦官爲腹心耳目臣不知勛視陛下爲何如主會
給事中朱隆禧亦以爲言勛奏始寢瑜隆慶初復贈太
僕少卿王暘字韜孟金壇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吉安
推官召拜南京吏科給事中二十年九月偕同官上言
外寇陸梁本兵張瓚及總督尚書樊繼祖新遷侍郎費
采不堪重寄帝下其章於所司居兩月復劾瓚因及禮
部尚書嚴嵩總督侍郎胡守中與巨奸郭勛相結納嵩
明史卷二百十 列傳 四
所居第宅則勛私人代營之踰月御史伊敏生鄭芸陳
策亦云嵩居宅乃勛私人孫濂所居濂籍沒嵩第應在
籍中帝怒奪敏生等俸一級嵩不問而守中竟由暘疏
獲罪明年秋嵩入內閣吏科都給事中沈良才御史喻
時等交章劾嵩踰月山西巡按童漢臣章上又踰月暘
與同官陳瑄御史陳紹等章亦上大指皆論嵩奸貪而
暘疏並及嵩子世蕃語尤剴切帝皆不省嵩憾甚未有
以中也久之爲山東僉事給由入都道病後期嵩遂奪
其官暘在臺嘗劾罷方面官三十九人直聲甚著比歸
環堵蕭然數年卒伊敏生上元人鄭芸陳策俱莆田人
敏生官至山東參政策台州知府芸終御史沈良才泰
州人起家庶吉士歷官至兵部侍郎三十六年大計自
陳已調南京矣嵩附批南京科道拾遺疏中落其職踰
時光山人官至南京兵部侍郎童漢臣錢塘人由魏縣
知縣入爲御史寇大人宣府大同總督樊繼祖等掩敗
三以捷聞漢臣等劾之得罪其按山西督諸將擊却俺
答之薄太原者會方劾嵩觸其怒明年漢臣與巡撫李
廷聚上繼祖等失事狀章下吏部漢臣前劾嵩並劾吏
部尚書許讚讚亦憾漢臣因言漢臣劾遲延宜並論嵩
遂擬旨鐫廷一階留任謫漢臣湖廣布政司都事舉朝
明史卷二百十 列傳 五
皆知爲嵩所中莫能救也久之爲泉州知府倭賊薄城
有保障功終江西副使陳瑄餘姚人後爲嵩斥罷
何維柏字喬仲南海人嘉靖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
御史雷震謹身殿維柏言四海困竭所在流移而所司
議加賦民不爲盜不止因請罷沙河行宮金山功德寺
工作及安南問罪之師帝頗嘉納尋引疾歸久之起巡
按福建二十四年五月疏劾大學士嚴嵩奸貪罪比之
李林甫盧杞且言嵩進藥可學盛端明修合方藥邪媚
要寵帝震怒遣官逮治士民遮道號哭維柏意氣自如
下詔獄廷杖除名家居二十餘年隆慶改元召復官擢

大理少卿遷左僉都御史疏請日御便殿召執政大臣謀政事並擇大臣有才德者與講讀儒臣更番入直宮中燕居愼選謹厚內侍調護聖躬俾游處有常幸御有節非隆冬盛寒毋輟朝講報聞進左副都御史母憂歸萬曆初還朝歷吏部左右侍郎極論薦官之害御史劉臺劾大學士張居正乞罷維柏倡九卿留之及居正遭父喪詔吏部諭留尚書張瀚叩維柏維柏曰天經地義何可廢也瀚從之而止居正怒取旨罷瀚停維柏俸三月旋出爲南京禮部尚書考察自陳居正從中罷之卒謚端恪

徐學詩字以言上虞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二十九年俺答薄京師既退詔廷臣陳制敵之策諸臣多援細事以應學詩憤然曰大奸柄國亂之本也亂本不除能攘外患哉卽上疏言大學士嚴嵩輔政十載奸貪異甚內結權貴外比羣小文武遷除率邀厚賄致此輩挾克軍民釀成寇患國事至此猶敢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謾清問近因都城有警密輸財賄南還大車數十乘樓船十餘艘水陸載道駭人耳目又納奪職總兵官李鳳鳴二千金使鎮薊州受老廢總兵官郭琮三千金使督漕運諸如此比難可悉數舉朝莫不歎憤而無有一人敢牴牾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比周積久勢成而其子世蕃又兇狡成性擅執父權凡諸司奏請必先白其父子然後敢聞於陛下亦安得而盡悉之乎蓋嵩權力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勢利足以廣交自固文詞便給足以掩罪飾非而精悍警敏揣摩巧中足以趨利避害彌縫缺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又足以結人歡心箝人口舌故前後論嵩者嵩雖不能顯禍之於正言之時莫不假事託人陰中之於遷除考察之際如前給事中王曙陳瑨御史謝瑜童漢臣輩于時亦蒙寬宥而今皆安在哉陛下誠罷嵩父子別簡忠良代之外患自無不寧矣帝覽奏頗感動方上陶仲文密言嵩孤立盡忠學詩特爲所私修隙耳帝於是發怒下之詔獄嵩不自安求去帝優詔慰諭嵩疏謝佯爲世蕃乞回籍帝亦不許學詩竟劾削籍先劾嵩者葉經謝瑜陳紹與學詩皆同里時稱上虞四諫隆慶初起學詩南京通政參議未之官卒贈大理少卿初學詩族兄應豐以善書擢中書舍人供事無逸殿悉嵩所爲嵩疑學詩疏出應豐指會考察屬吏部斥之應豐詣迎和門辭特旨留用嵩恚益甚居數年以誤寫科書籍於帝竟杖殺之葉經字叔明嘉靖十一年進士除常州推官

擢御史嵩爲禮部交城王府輔國將軍表柙謀襲郡王
爵秦府永壽王世子惟燉與嫡孫懷墡爭襲皆重賄嵩
嵩許之二十年八月經指其事劾嵩嵩懼甚力彌縫且
疏辯帝乃付襲爵事於廷議而置嵩不問嵩由是憾經
又二年經按山東監鄉試試錄上嵩指發策語爲誹謗
激帝怒廷杖經八十斥爲民創重卒提調布政使陳儒
及參政張臬副使談愷潘恩皆謫邊方典史由嵩報復
也穆宗卽位贈經光祿少卿任一子官陳紹終韶州知
府

鷹汝進字子修濮州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池州推官
徵拜吏科給事中湖廣巡撫陸杰以顯陵工成召爲工
部侍郎汝進言杰素犯清議不宜佐司空並劾尚書甘
爲霖樊繼祖不職不納三遷至戶科都給事中戶部尚
書王杲下獄汝進與同官海寧查秉彝馬平徐養正巳
縣劉起宗章邱劉祿合疏言兩淮副使張祿遣使入都
廣通結納如太常少卿嚴世蕃府丞胡奎等皆承賂受
囑有証世蕃竊弄父權嗜賄張敏詞連倉場尚書王暐
嵩上疏自理且求援於中官以激帝怒帝責其代杲解
釋命廷杖汝進八十餘六十並謫雲南廣西典史明年
嵩復假考察奪汝進職隆慶初起故官未至京卒秉彝

由黃州推官歷戶科左給事中數建白時事終順天府
尹養正以庶吉士歷戶科右給事中隆慶中官至南京
工部尚書起宗初除衢州推官召爲戶科給事中延綏
海饑請帑金振救終遼東苑馬寺卿祿以行人司擢戶
科給事諭後自免歸
王宗茂字時育京山人父橋廣東布政使從父格太僕
卿宗茂登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行人三十一年擢南
京御史時先後劾嚴嵩者皆得禍沈鍊至謫佃保安中
外懾其威益箝口宗茂積不平甫拜官三月上疏曰嵩
本邪諂之徒寡廉鮮恥久持國柄作福作威薄海內外

罔不怨恨如吏兵二部每選請屬二十人人索賄數百
金任自擇善地致文武將吏盡出其門此嵩負國之罪
一也任私人萬寀爲考功郎凡外官遷擢不察其行能
不計其資歷唯賄是問致端方之士不得爲國家用此
嵩負國之罪二也往歲遭人論劾潛輸家資南返輦載
珍寶不可數計金銀人物多卓二三尺者下至溺器亦
金銀爲之不知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負國之
罪三也廣布良田遍於江西數郡又於府第之後積石
爲大坎實以金銀珍玩爲子孫百世計而國計民瘼一
不措懷此嵩負國之罪四也畜家奴五百餘人往來京

邸所至騷擾驛傳虐害居民長吏皆怨怒而不敢言此嵩負國之罪五也陛下所食大官之饌不數品而嵩則窮極珍錯殊方異產莫不畢致是九州萬國之待嵩有甚於陛下此嵩負國之罪六也往歲寇迫京畿正上下憂懼之日而嵩貪肆益甚致民俗歌謠遍於京師達於沙漠海內百姓莫不祝天以冀其早亡嵩尚恬不知止此嵩負國之罪七也葵朝士爲乾兒義子至三十餘輩若尹耕梁紹儒早已敗露此輩實衣冠之盜而皆爲之爪牙助其虐燄致朝廷恩威不出於陛下此嵩負國之罪八也夫天下之所恃以爲安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臣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剝民之財去百而求千去千而求萬民奈何不困不才之武將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尅軍之餉或缺伍而不補或踰期而不發兵奈何不疲通者四方地震其占爲臣下專權試問今日之專權者寧有出於嵩右乎陛下之帑藏不足支諸邊一年之費而嵩所蓄積可贍儲數年與其開賣官鬻爵之令以助邊盍去此蠹國害民之賊籍其家以紓患也臣見數年以來凡論嵩者不死於廷杖則役於邊塞臣亦有身家寧不致惜而敢犯九重之怒撄權相之鋒哉誠念世受國恩不忍見祖宗天下壞於賊嵩之手也疏至通政司趙

時太子生十一年矣猶未出閣講學見極言教諭不可緩請早降綸言慎選侍從帝又大怒謫雲南通海縣典史見雖遠竄意慷慨無所屈數遷至武選郎中楊繼盛幼嚴嵩及嚴效忠冒功事語侵歐陽必進必進奏辯章下兵部見上言臣奉詔檢得二十七年通政司狀效忠年十六因武會試未第咨兩廣軍門聽用已而必進及總兵官陳圭奏黎賊平遣效忠報捷授錦衣試所鎮撫未踰月嚴鵠言兄效忠曾斬首七級幷功加賞應得署副千戶今效忠身抱痼疾鵠請代職臣心疑其僞方將覈實以聞嵩子世蕃乃自創一藁付臣屬臣依違題覆

臣觀其藁率誕謾舛戾請得一一折之如效忠曾中武舉何初無本籍起送文牒今又稱民人而不言武舉如效忠果鵠之兄世蕃之子則世蕃數子俱幼未有名效忠者如效忠果斬首七級則當時狀稱年止十六豈能赴戰何軍門諸將俱未聞斬獲功獨宰相一孫乃驍勇冠三軍如曰效忠對敵歷臂受創計臨陣及差委相去未一月何以萬里軍情即能馳報如曰效忠到京以創甚疾故何以鵠代職之日止告不能受職如曰效忠鎮撫當代則奏捷功止及身例無傳襲如曰效忠功當并論倒先奏請何止用通狀而逼令司官奉行臣悉心廉訪初未有名效忠者赴軍門聽用鵠亦非效忠親弟其姓名乃詭設首級亦要買而非有纖毫實蹟也必進既嵩鄉曲主又世蕃姻親依阿朋比共爲欺罔臣如不言陛下何從知其奸且自累朝以來未聞有宰相之子孫送軍門報效者今嵩不唯吝送軍門而且詭託名姓破壞祖宗之制彼蔣應奎唐鶚相輩何怪其效尤耶臣職守攸關義不敢隱乞特賜究正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有不可幸之功不可犯之法臣雖得罪死無所恨疏奏直聲震朝廷嵩父子大懼力事彌縫帝責冕報復下詔獄拷訊斥爲民冕既得罪而尚書覆奏如世蕃指矣隆慶初錄先朝直臣起冕太僕少卿遭母憂未任卒

趙錦字元樸餘姚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江陰知縣徵授南京御史江洋有警議設總兵官於鎮江錦言小寇剽掠不足煩重兵帝乃罷之已疏言淮兗數百里民多流傭乞寬租徭簡廷臣督有司拊循報可軍興民輸粟馬得官錦衣錦極陳不可尋清軍雲南三十二年元旦日食錦以爲權奸亂政之應馳疏劾嚴嵩罪其畧曰臣伏見日食元旦變異非常又山東徐淮仍歲大水四方類地震災不虛生昔太祖高皇帝罷丞相散其權於諸司爲後世慮至深遠矣今之內閣無宰相之名而有其實非高皇帝本意頃夏言以貪暴之資恣睢其間今大學士嵩又以佞奸之雄繼之怙寵張威竊權縱欲事無鉅細罔不自專人有違忤必中以禍百司望風惕息天下事未聞朝廷先以聞政府白事之官班侯於其門請求之賂輻輳於其室銓司黜陟本兵用舍莫不承意指邊臣失事率脫削軍資納賕嵩所無功可以受賞有罪可以逭誅至宗藩勳戚之襲封文武大臣之贈謚其遷速予奪一視賂之厚薄以至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號不倫廉恥掃地有臣所不忍言者陛下天縱聖神乾綱獨運自以予奪由宸斷題覆在諸司閣臣擬旨

取裁而已諸司奏稿竝承命於嵩陛下安得不
誅而嵩得播惡者言剛暴而疏淺惡易見嵩柔佞而機
深惡難知也嵩窺伺逢迎之巧似乎忠勤諂諛側媚之
態似乎恭順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伺諸臣之動靜而先
發以制之故敗露者少厚賂左右親信之人凡陛下動
靜意向無不先得故稱旨者多或伺聖意所注因而行
之以成其私或乘事機所會從而鼓之以肆其毒使陛
下思之則其端本發於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
於政府幸而洞察於聖心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
遂傳於後世則陛下代嵩受其譽陛下豈誠以嵩爲賢

邪自嵩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斂羣臣憚陰
中之禍而忠言不敢直陳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
以愁困頃自庚戌之後外寇陸梁陛下嘗募天下之武
勇以足兵竭天下之財力以給餉搜天下之遺逸以任
將行不次之賞施莫測之威以風示內外矣而封疆之
臣卒未有爲陛下寬宵旰憂者蓋緣權臣行私將吏風
靡以掊克爲務以營競爲能致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
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陛下欲致太平則羣臣不
足承德於左右欲遏戎寇則將士不足禦侮於邊疆財
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又虞將作

陛下躬秉至聖憂勤萬幾三十二年於茲矣而天下之
勢其危如此非嵩之奸邪何以致之臣願陛下觀上天
垂象察祖宗立法之微念權柄之不可使移思紀綱之
不可使亂立斥罷嵩以應天變則朝廷清明法紀振飭
寇戎雖橫臣知其不足平矣當是時楊繼盛以劾嵩得
重譴帝方蓄怒以待言者周冕爭冒功事亦下獄而錦
疏適至帝震怒手批其上謂錦欺天誑君遣使逮治復
慰諭嵩備至於是錦萬里就徵屢嚾檻車瀕死者數矣
既至下詔獄拷訊拷四十斥爲民父塤時爲廣西參議
亦投劾罷錦家居十五年穆宗卽位起故官擢太常少

卿未上進光祿卿江陰歲進子鰣萬斤奏減其半隆慶
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破會叛苗龍得鮓等宣
慰安氏素桀驁畏錦爲劾命入爲大理卿歷工部左右
侍郎嘗署部事有所爭執萬曆二年遷南京右都御史
改刑部尚書張居正遭喪南京大臣議疏留錦及工部
尚書費三賜不可而止移禮部又移吏部俱在南京錦
以居正操切頗訾議之語聞居正令給事中費尚伊劾
錦講學談禪妄議朝政錦遂乞休去居正死給事御史
交薦起故官十一年召拜左都御史是時方籍居正貲
產錦言世宗籍嚴嵩家禍延江西諸府居正私藏未必

逮嚴氏若加搜索恐貽害三楚十倍江西民且居正誠擅權非有異志其胡戴冲聖夙夜勤勞中外寧謐功亦有不容泯者今其官廕贈謚及諸子官職竝從褫革已足示懲乞特哀矜稍寬其罰不納二品六年滿加太子少保尋加兵部尚書掌院事如故錦摘陳御史封事可採者數條請旨行之四川巡按雒遵憾錦假條奏指錦爲奸臣御史周希旦給事中陳與郊不直遵交章論列遂調遠外任帝幸山陵再奉敕居守其冬以繼父喪歸十九年召拜刑部尚書年七十六矣再辭不許次蘇州卒贈太子太保謚端肅錦始終臲凾操篤信王守仁學而教人則以躬行爲本守仁從祀孔廟錦有力焉始忤嚴嵩得重禍及之官貴州道嵩里見嵩葵路旁惻然憫之屬有司護視後忤居正罷官居正被籍復爲營救人以是稱錦長者

吳時來字惟修仙居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松江推官攝府事倭犯境鄉民攜妻子趨城時來悉納之客兵驍悍好剽掠時來以恩結其長犯卽行法無譁者賊攻城驟雨城壞數丈時來以勁騎扼其衝急興版築三日城復完賊乃棄去羅刑科給事中劾罷兵部尚書許論宣大總督楊順及巡按御史路楷皆嚴嵩私人嵩疾之

甚會將遣使琉球遂以命時來三十七年三月時來抗章劾嵩曰頃陛下赫然震怒遣治債事邊臣人心莫不欣快邊臣殷軍實饋執政受其饋明奸罔上獨得無罪哉嵩輔政二十年文武遷除悉出其手潛令子世蕃出入禁所批答章奏世蕃因招權示威顧指公卿奴視將帥筐篚苞苴輻輳山積猶無饜足用所親萬案爲文選郎方祥爲職方郎每行一事推一官必先稟命世蕃而後奏請陛下但知議出部臣豈知皆嵩父子私意哉他不具論如趙文華王汝孝張經蔡克廉以及楊順吳嘉會輩或祈免死或祈遷官皆剝民膏以營私中袁洪張燈御史萬民英亦嘗屢及之顧多旁指微諷無直攻嵩父子者臣竊謂除惡務本今邊事不振由於軍困軍困由官邪官邪由執政之好貨若不去嵩父子陛下雖宵旰憂勞邊事終不可爲也時張翀董傳策與時來同日劾嵩而翀及時來皆徐階門生傳策則階邑人其言遂下三人詔獄嚴鞫主謀者三人濒死不承第言此高廟神靈教臣爲此言耳主獄者乃以三人相爲

王使讞上詔皆成烟瘴時來得橫州隆慶初召復故官進工科給事中條上治河事宜又薦譚綸俞大猷戚繼光宜用之薊鎮專練邊兵省諸鎮徵調帝皆從之撫治鄖陽僉都御史劉東仁被劾且調用時來言東仁薦太監李芳無大臣節東仁遂坐罷帝免喪既久臨朝未嘗發言時來上保泰九劄報聞尋擢順天府丞隆慶二年拜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移巡撫廣東將行薦所屬有司至五十九人給事中光懋等劾其濫舉會高拱掌吏部雅不喜時來貶雲南副使復爲拱門生給事中韓楫所劾落職閒住萬曆十二年始起湖廣副使俄擢

左通政歷吏部左侍郎十五年拜左都御史誠意伯劉世延佔惡數抗朝令時來劾之下所司訊治時來初以直竄聲振朝端再遭折挫沈淪十餘年晚節不能自堅委蛇執政間連爲饒伸薛敷教王錡趾史孟麟趙南星王繼光所劾時來亦連乞休歸未出都卒贈太子太保謚忠恪尋爲禮部郎中于孔兼所論奪謚

張翀字子儀柳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疾嚴嵩父子亂政抗章劾之其畧曰竊見大學士嵩貴則極人臣富則甲天下子爲侍郎孫爲錦衣中書賓客滿朝班親姻盡朱紫犬馬尚知報主乃嵩則不然臣試

以邊防財賦人才三大政言之國家所恃爲屏翰者邊鎮也自嵩輔政文武將吏率由賄進其始不核名實但通關節卽與除授其後不論功次但勤問遺卽被超遷託名修邊建堡覆軍者得廕子濫殺者得轉官公肆詆欺交相賑濫而祖宗二百年防邊之計盡廢壞矣戶部歲發邊餉本以贍軍自嵩輔政朝出度支之門暮入奸臣之府輸邊者四饋嵩者六臣每過長安街見嵩門下無非邊鎮使人未見其父先饋其子未見其子先饋家人家人嚴年富已踰數十萬嵩家可知私藏充溢半屬軍儲邊卒凍餒不保朝夕而祖宗二百年豢養之軍盡

耗弱矣邊防既棄邊儲既虛使人才足供陛下用猶不足憂也自嵩輔政藐茲名器私營囊橐世蕃以狙獪資倚父虎狼之勢招權罔利獸攫鳥鈔無恥之徒絡繹奔走靡然成風有如狂易而祖宗二百年培養之人才盡敗壞矣夫嵩險足以傾人詐足以惑世辯足以亂政才足以濟奸附己者加諸膝異己者墜之淵籍天下口使不敢言而共惡日以恣此忠義之士所以捶胸憤激懷深長之憂者也陛下誠賜乏謴以快衆憤則緣邊將士不戰而氣自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新書奏逮下詔獄考訊謫戍都匀穆宗嗣位召爲吏部主事再遷大理

少卿隆慶二年春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所部萬羊山跨湖廣福建廣東境故盜藪四方商民種藍共間至是盜出劫狆遣守備董龍勦之龍聲言搜山諸藍戶大恐盜因嫗之嘯聚千餘人兵部令二鎮撫臣協議撫勦之宜久乃定南雄劇盜黃朝祖流劫諸縣轉掠湖廣勢甚熾狆討禽之移撫湖廣名拜大理卿進兵部右侍郎不以侍養歸萬曆初起故官督漕運召爲刑部右侍郎不拜連章乞休卒於家天啟初贈兵部尚書謚忠簡

董傳策字原漢松江華亭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除刑部主事三十七年抗疏劾大學士嚴嵩略言嵩稔惡悞國陛下豈不洞燭其奸特以輔政故尚爲優容令自省改而嵩恬不知戒負恩愈深居位一日天下受一日之害臣竊痛之夫邊疆督撫將帥欲得士卒死力必資財用今諸邊軍饟歲費百萬強半賂嵩遂令軍士饑疲寇賊深入此其壞邊防之罪一也吏兵二部持選簿就嵩填註文選郎萬寀職方郎方祥甘聽指使不異卒隸都門諺語至以文武管家目之此其鬻官爵之罪二也侍郎劉伯躍以採木行部擅斂民財及郡縣贓罪輦輸嵩家前後不絕其他有司破冒攘放入獻於嵩者更不可數計嵩家私藏富於公帑此其蠹國用之罪三也趙文華以罪放逐嵩沒其囊橐巨萬而令人護送南還恐喝州縣私役民夫致道路驛騷公私煩費此其黨罪人之罪四也天下藩臬請司歲時問遺動以千計勢不得不掊克小民民財日殫嵩貲日積於是水陸舟車載還其鄉月無虛日所至要索供億勢如虎狼此其騷驛傳之六也嵩以蔽欺行其專權生死予奪惟意所爲而世蕃又以無賴之子竊威助惡父子肆凶中外飲憤有臣如此非國法可容臣待罪刑曹宜詰奸慝陛下誠不惜嚴

氏以謝天下則臣亦何惜一死以謝權奸疏入下詔獄謫戍南寧穆宗立召復故官歷郎中隆慶五年累遷南京大理卿進工部右侍郎萬曆元年就改禮部言官劾傳策受人賄免歸繩下過急竟爲家奴所害

鄒應龍字雲卿長安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嚴嵩擅政久廷臣攻之者輒得禍相戒莫敢言而應龍知帝眷已潛移其子世蕃益貪縱可攻而去也乃上疏曰工部侍郎嚴世蕃憑籍父權專利無厭私擅爵賞廣致賂遺使選法敗壞市道公行羣小競趨要價轉鉅刑部主事項治元以萬三千金轉吏部舉人潘鴻業

以二千二百金得知州夫司屬郡吏賂以千萬則大而
公卿方岳又安知紀極平時交通賕賄爲之居間者不
下百十餘人而其子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入嚴年幕
客中書羅龍文爲甚年尤禁黯士大夫無恥者至呼爲
鶴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輒獻萬金爲壽藏獲富侈若是
主人當何如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廣置良田美宅於南
京揚州無慮數十所以豪僕嚴冬主之抑勒使奪民怨
入骨外地牟利若是鄉里又何如尤可異者世蕃喪母
陛下以嵩年高特留侍養令鵲扶櫬南還世蕃乃聚狎
客擁豔姬恒舞酣歌人紀滅絕至鵠之無知則以祖母

喪爲奇貨所至驛騷要索百故諸司承奉郡邑爲空今
天下水旱頻仍南北多警而世蕃父子方日事掊克內
外百司莫不竭民脂膏塞彼谿壑民安得不貧國安得
不病天人災變安得不迭至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於
市以爲人臣凶橫不忠之戒苟臣一言失實甘伏顯戮
嵩溺愛惡子召賂市權亦宜誅放歸田用清政本帝頗
知世蕃居喪淫縱心惡之會方士藍道行以扶乩得幸
帝密問輔臣賢否道行詐爲乩語具言嵩父子弄權狀
帝由是疏嵩而任徐階及應龍奏入遂勒嵩致仕下世
蕃等詔獄擢應龍通政司參議然帝雖罷嵩念其贊修
元功意忽忽不樂手札諭階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再
言者當并應龍斬之應龍深自危不敢履任賴階調護
始視事御史張橫巡鹽河東不知帝指上疏言陛下已
顯擢應龍而王宗茂趙錦輩首發大奸未召是曲突者
不賞也帝大怒立逮至杖六十斥爲民久之世蕃誅應
龍乃自安隆慶初以副都御史總理江西江南鹽屯還
工部右侍郎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朝弼驕恣廷議遣大
臣有威望者鎮之乃改應龍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巡撫雲南至則發朝弼罪朝弼竟被逮萬曆改元鐵索
箐賊作亂討平之已番人栂發反合土漢兵進討斬獲

各千餘人應龍有才氣初以劾嚴嵩得名驟致通顯及
爲太常省牲北郊東廠太監馮保傳呼至導者引入正
面燕香儼若天子應龍大駭劾保僭肆保深銜之至是
京察自陳保修郤令致仕臨安士官普崇明崇新兄弟
搆爭崇明引廣南儂兵爲助崇新則召交兵已交兵退
儂兵尚留應龍命部將楊守廉往勦守廉掠村聚殺人
儂賊乘之再敗官軍人以咎應龍應龍聞罷官不俟代
徑歸代者王凝欲自以爲功力排應龍給事中裘應章
遂劾應龍僨事巡按御史郭廷梧雅不善應龍勘如凝
言應龍遂削籍卒於家十六年陝西巡撫王璇言應龍

歿後遺田不及數畝遺址不過數楹卹典未被朝野所恨帝命復應龍官予祭葬張檟江西新城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居臺中敢言穆宗初復官屢疏抗中官嘗劾大學士高拱拱復入閣掌吏部檟已遷太僕少卿坐不謹罷歸萬曆中累官工部右侍郎

林潤字若雨莆田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臨川知縣以事之南豐寇猝至爲畫計却之徵授南京御史嚴世蕃心憚之既罷屬客詣之蕃置酒召潤潤談辨風生世蕃心憚之既罷屬客詣之曰嚴侍郎謝君無刺當世事潤到官首論祭酒沈坤擅殺人置之理已劾副都御史鄢懋卿五罪嚴嵩庇之不

問伊王典棪不道數遣論列不悛潤復糾之典棪累奏辨詆潤挾私部科交章論王抗朝命脅言官世蕃納其賄下詔責讓而已潤因言宗室繁衍歲祿不繼請亟議變通帝爲下所司集議會帝用鄒應龍言戍世蕃雷州其黨羅龍文潯州世蕃留家不赴龍文詣戍所即逃還徽州數往來江西與世蕃計事四十三年冬潤按視江防廉得其狀馳疏言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羣盜悉竄入逃軍羅龍文嚴世蕃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心而世蕃日夜與龍文誹謗時政搖惑人心近假名治第招集勇士至四千餘人道路恟懼咸

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絕禍本帝大怒即詔潤逮捕送京師世蕃子紹庭官錦衣聞命亟報世蕃使詰戍所方二日潤已馳至世蕃猝不及赴乃械以行龍文亦從梧州捕至遂盡按二人諸不法事二人竟伏誅潤尋擢南京通政司參議歷太常寺少卿隆慶元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屬吏懾其威名咸震慄潤至則持冤平多惠政吏民皆悅服居三年卒官年甫四十潤鄉郡興化陷倭特疏請蠲復三年發帑金振卹鄉人德之喪歸遮道四十里爲位祭哭凡三日

贊曰世宗非庸惡主也嵩相二十餘年貪蕃盈貫言者踵至斥逐罪死甘之若飴而不能得君心之一悟唐德宗言人謂盧杞奸邪朕殊不覺各賢其臣若蹈一轍可勝歎哉世蕃之誅發於鄒應龍成於林潤二人之忠非過於楊繼盛其言之切直非過於沈鍊徐學詩等而大慈由之授首蓋惡積滅身而鄒林之彈擊適會其時歟

明史卷二百十終

總裁官總理軍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太子太保

敕修

馬　永　王　效劉文　馬芳子林孫炯孺　周尚文趙國忠　梁震祝雄　周尚文趙國忠　何卿　石邦憲　沈希儀

馬永字天錫遷安人生而魁岸驍果有謀習兵法好左氏春秋嗣世職爲金吾左衞指揮使正德時從陸完擊蔡有功進都指揮同知江彬練兵西內永當隸彬稱疾避之守備遵化寇入馬蘭峪參將陳乾被劫擢永代戰柏崖白羊峪皆有功十三年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薊州盡汰諸營老弱聽其農賈取傭直給健卒由是永所將獨雄於諸鎮武宗至喜峰口欲出塞永叩馬諫帝注視久之笑而止中路擦崖當敵衝無城堡耕牧者輒被掠永令人持一月糧營崖表版築其內城屏如期立乃遷軍守之錄功進署都督同知嘉靖元年金山礦盜作亂遣指揮康雄討平之塞其礦朶顏把兒孫結諸部邀賞不得盜邊永迎擊洪山口而伏兵斷其後斬薄過當進右都督已復藏其驍將把兒孫不敢復擾邊大

同兵變殺巡撫張文錦命桂勇爲總兵官往鎮而議將撫之永言逆賊干紀朝廷赦其脅從恩至渥也顧猶抗命今不勦春和北寇南牧叛卒勾連禍滋大宜亟調薊鎮兵赴期攻城曉譬利害懸破格之賞令賊自相斬爲功元凶不難殄也乃命永督諸軍與侍郎胡瓚往會亂平乃還鎮永上書爲陸完請恤典且乞宥議禮獲罪諸臣帝大怒奪永官寄祿南京後府巡按御史邱養浩言永仁以恤軍廉以律已固邊防却強敵軍民安堵資彼長城闖永去遮道乞留且攜子女欲遂逃移夫陸完久死炎瘴非有權勢可託永徒咸國士知欲效區區之報不負知己寧負國家祈曲賜俯容俾還鎮順天巡撫劉澤及給事御史交章救之俱被譴永竟廢不用永杜門讀書清約如寒士久之用薦命書南京前府大同軍再亂廷臣交薦召至已就撫復還南京十四年遼東兵變寇總兵官劉淮以永代之太淸堡守將徐顯誘殺大寧衞九人部長把當孩怒寇邊永擊斬之其族屬把孫借衆顏兵報讐復爲永所却已復入犯中官王永戰敗永坐戴罪遼東自軍變後首惡雖誅漏網者衆悍卒無所憚結黨叫呼動懷不逞廣寧卒佟伏張鑑等乘旱饑倡衆爲亂諸營軍憚永無應者伏等登譙樓鳴鼓大譟永

率家衆仰攻千戶張斌被殺永戰益力盡殲之事聞進左都督永畜士百餘人皆西北健兒驍勇敢戰遼東變初定帝問將於李時時薦永且曰其家衆足用也帝曰將須文武兼寧專恃勇乎時曰遼土新定須有威力者鎮之至是竟得其力都御史王廷相言永善用兵且廉潔宜仍用之薊鎮作京師藩屏未及調卒遼人爲罷市喪過薊州州人亦灑泣兩鎮竝立祠永爲將厚撫間諜得敵人情僞故戰輒勝雅知人所拔卒校後多至大帥尚書鄭曉稱永與梁震有古良將風

梁震新野人襲檮林衞指揮使嘉靖七年進署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與武營尋充延綏遊擊將軍廉勇好讀兵書善訓士力挽彊命中數先登擢延綏副總兵與總兵官王效却敵鎮遠關進都督僉事吉囊俺答犯延綏震敗之黃甫川尋犯響水波羅參將任傑大敗之吉囊復以十萬騎入寇震大破之乾溝獲首功百餘先後被獎賚已增俸一等乾溝凡三十里當敵衝震濬使深廣築土牆其上寇不復輕犯十四年進都督同知充陝西總兵官尋論黃甫川功進右都督明年移鎮大同大同亂兵連殺巡撫張文錦總兵官李瑾繼瑾者魯綱威不振兵益驕文武大吏不敢要束廷議以爲憂移震往震素畜健兒五百人至則下令軍中申約束鎮兵素憚震由是帖服寇入犯震破之牛心山斬級百餘寇憤駐近邊伺隙時車駕記山陵震伏將士於諸路寇果入大破之宣寧灣又破之紅崖兒斬獲甚衆進左都督僉一子百戶震父棟前陣亡震辭廕子乞父祭葬帝嘉而許之毛伯溫督師與震修鎮邊諸堡不數月工成卒贈太子太保賜其家銀幣加贈太保謚武壯震有機畧號令明審前後百十戰未嘗少挫時率健兒出塞劫敵營或議其啟釁震曰凡啟釁者謂寇不擾邊我橫挑邀功也今數深入乃不思挫之耶震歿健兒無所歸守臣以聞

編之伍邊將羞顏得其力代震者遼東視雄起家世廕歷都督僉事自山西副總兵遷鎮大同被劾解職起鎮薊州善撫士治軍肅寇入塞率子弟爲士卒先子少却行法不貸世宗書其名御屏爲將三十年布袍氈笠不異卒伍既歿遺貲僅供殮具薊人祠祀之

王效延綏人讀書能文辭嫻韜畧騎射絕人中武會試嘉靖中累官都指揮僉事充延綏右參將出神木塞擣寇雙乃山斬獲多尋擢延綏副總兵十一年冬進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代周尚文鎮寧夏吉囊犯鎮遠關效與梁震敗之柳門追北蜂窩山陡溺之河斬首百四十

有奇璽書獎賚旨囊十萬騎復窺花馬池效震拒之不
得入轉犯乾溝震分兵擊遂趨固原總兵官劉文力戰
寇趨青山峴大掠安定會寧效方敗別部於鼠湖追至
沙湖疾移師往援破之安定再破之靈州先後斬首百
五十餘級總制三邊尚書唐龍以大捷聞而巡按御史
奏諸將失事罪給事中戚賢往勘奏安會二縣多殺掠
文當罪然麾下卒僅八千倍道蒙險援八九萬方張之
寇殊死戰宜以功贖震乾溝效鼠湖沙湖安定靈州之
戰以孤軍入百當寇萬餘功俱足錄龍亦善調度詔文
奪職震效賚銀幣龍一子入監是役也功多執政尼之

故賞薄御史周鈇以為言龍效震各加一級效進都督
同知尋以清水營功進右都督寇以輕騎犯寧夏效伏
兵打鐘口俟其半入橫擊敗之而防河卒復以戰艘邀
斬其奔渡者捷聞進左都督寇憤設伏誘敗之貶右都
督十六年移鎮宣府踰年卒謚武襄效言行謹飭用兵
兼謀勇威名著西陲與馬永梁震周尚文竝為名將劉
文者陽和衞人襲指揮同知屢遷署都督僉事涼州右
副總兵嘉靖八年以總兵官鎮陝西大破洮岷叛番若
籠板爾諸族斬首三百六十有奇十一年寇西掠還將
犯寧夏河東文擊破之積前功進都督同知後落職起
鎮延綏改甘肅卒亦謚武襄
周尚文字彥章西安後衞人幼讀書粗曉大義多謀畧
精騎射年十六襲指揮同知屢出塞有功進指揮使寘
鐇反過黃河渡口獲叛賊丁廣等推掌衞事闔內回賊
四起倚南山尚文次第平之御史劉天和劾中貴廖堂
繫詔獄事連尚文拷掠令引天和終不承久之始釋已
守備階州計禽叛番進署都指揮僉事充甘肅遊擊將
軍嘉靖元年改寧夏參將尋進都指揮同知為涼州副
總兵御史按部莊浪猝遇寇尚文亟分軍擁御史而自
引麾下射之寇乃遁嘗追寇出塞寇來益衆尚文軍半
至麾下皆恐乃從容下馬解鞍背崖力戰所殺傷相當
部將丁杲來援寇始退尚文破創甚乃告歸尋起故官
吉囊數踏冰入尚文築牆百二十里繞以水水滑不可
上冰泮則令力士持長竿鐵鉤鉤殺渡者九年擢署都
督僉事充寧夏總兵官王瓊築邊牆尚文督其役且濬
渠開屯軍民利之寇掠西海過寧夏巡撫楊志學議發
兵邀尚文不從劾解職久之起山西副總兵寇由偏頭
關趨岢嵐尚文轉戰三百里破之與子君佐俱傷賚銀
幣尋以總兵官鎮延綏寇犯紅山墩力戰敗之破賚吉
囊復大掠清平堡坐奪俸尚文優將才負氣桀傲所至

與文吏競文吏又往往挫折之以故彌不相得巡撫賈
啟劾尚文老諱兵部請調之甘肅帝不從各奪其俸巡
按張光祖言兩人必不可共處乃革尚文任亦貶啟秩
吉囊大入抵固原天和時已爲總督激尚文立功奮擊
之黑水苑殺其子號小十王者獲首功百三十餘乃以
尚文面叱將劫奏之嵩謝得免調世蕃治中以避尚文
銜次骨其秋以總兵官鎮大同請增餉及馬兵部言尚
文陳請過當方被詔切責而尚文與巡撫趙錦不協乞

休弗允日相構御史王三聘乞移之他鎮廷議大同敵
衝尚文假此避不宜墮其奸謀乃以錦爲甘肅巡撫吉
囊數萬騎犯前衛尚文與戰黑山殺其子滿罕反追至
涼城斬獲多進右都督已寇由宣府逼畿甸出大同塞
而北尚文邀之稍有俘獲後寇復大舉犯鶴鴿谷將南
下尚文備陽和遣騎四出邀寇寇遁賜敕獎勞之總督
翁萬達議築邊牆自宣府西陽和至大同關山口延袤
二百餘里以屬尚文乃益築陽和以西至山西丫角山
凡四百餘里敵臺千餘斥屯田四萬餘頃益軍萬三千
有奇帝嘉其功進左都督加太子太保永除屯稅叛人

充灼召小王子寇邊尚文偵得其使者加太保廕子錦
衣世千戶終明之世總兵官加三公者尚文一人而已
初俺答及吉囊諸子盛強諸邊歲受其患大同尤甚自
尚文蒞鎮與總督萬達巡撫詹榮規畫戰守備邊民息
肩者數年尚文益招叛人孤敵勢歸者相屬二十七年
八月俺答伏兵五堡旁誘指揮顧相等出圍之彌陀山
尚文急督副總兵林椿參將呂勇遊擊李梅及二子君
佐君仁出塞援圍始解相及指揮周奉千戶呂愷郝經
等已陣殁尚文轉戰次野口伏突起殊死戰斬其長一
人相持月餘乃引去尚文設伏殺其殿卒而還尚文三

子俱罪戍至是以父功得釋俺答數萬騎犯宣府萬達
檄尚文大破之曹家莊錄功兼太子太傅賜賚有加其
年卒年七十五尚文清約愛士得士死力善用間知敵
中曲折故戰輒有功自二十年後俺答頻擾邊宿將王
效馬永梁震皆前死惟尚文存威名最盛嚴嵩父子謀
傾陷功高帝方籍以抗強敵讒不得入暨卒格恤典不
予給事中沈束以爲言嵩激帝怒錮束詔獄穆宗立始
贈太傅謚武襄趙國忠字伯進錦州衛人嗣指揮職嘉
靖八年舉武會試進都指揮僉事守備襄陽擢錦義右
參將連破敵增秩賜金幣進署都督僉事爲遼東總兵

官禦敵有功斬級百七十有奇進都督同知賜賚踰等
敵以八百騎從鴉鶻關入都指揮康雲戰歿裨將三人
亦死詔國忠戴罪立功已坐事被劾命白衣視事守備
張文瀚禦敵死國忠坐解任尋起西官廳右參將授都
督僉事提督東官廳俺答大舉犯宣府總兵官趙卿不
任戰命國忠代之至坌道寇已爲周尚文所敗東走國
忠命參將孫勇率精卒逆擊於大洋花敗之與尚文分
道擊寇盡走以功受賚復坐寇入降俺答薄京
師國忠趨入衛壁沙河北已移護諸陵寇騎至天壽山
見國忠陣紅門前不敢入三十一年再鎮遼東小王子
打來孫以數萬騎寇錦州國忠禦却之明年入獅子口
督參將李廣等逐出塞斬禽五十人寇屢入榆林堡高
臺蛤利河先後掩擊獲首功百五十有奇進秩一等尋
被論罷國忠善戰射穿札爲將有威嚴歷兩鎮繕亭障
練士馬邊防賴之

馬芳字德馨蔚州人十歲爲北寇所掠使之牧芳私以
曲木爲弓削矢射俺答微虎號其前芳一發斃之乃授
以良弓矢善馬侍左右芳陽爲之用而潛自問道亡歸
周尚文鎮大同奇之署爲隊長數禦寇有功當得官以
父貧悉受賞以養嘉靖二十九年秋寇犯懷柔順義芳
馳斬其將授陽和衛總旗寇嘗入威遠伏驍騎鹽場而
以二十騎挑戰芳知其詐用百騎薄伏所三分其軍銳
以次擊之奮勇跳盪敵騎辟易十里斬首凡九十級已
復禦之新平寇營野馬川剋日戰芳度寇且遁急乘之
斬級益多衆方賀芳遽策馬曰賊至矣趣守險而身斷
後頃之寇果麕至芳戰益力寇乃去亡何戰泥河復大
破之累遷指揮僉事以功進都指揮僉事充宣府遊擊
將軍復以功超遷都督僉事隸總督爲參將戰鎮山堡
不利奪俸已襲寇有功進二秩爲右都督尋以功進左
賜蟒袍徧裨加左都督自芳始也三十六年遷薊鎮副
總兵分守建昌土蠻十萬騎薄界嶺口芳與總兵官歐
陽安斬首數十獲驍騎猛克兔等六人寇不知芳在芳
免胄示之驚曰馬太師也遂却捷聞靡世總旗未幾辛
愛把都兒大入薄遷化玉田芳追戰金山寺有功而州
縣破殘多總督王忬以下俱獲罪芳亦貶都督僉事尋
移守宣府寇大入山西芳一日夜馳五百里及之七戰
皆捷已復爲左都督就擢總兵官以功進二秩寇薄通
州芳入衛令專護京師寇退再進一秩尋與故總兵劉
漢出北沙灘搗寇巢已坐寇入令戴罪四十五年七月
辛愛以十萬騎入西路芳迎之馬蓮堡堡圮衆請塞之
父貧悉受賞以養嘉靖二十九年秋寇犯懷柔順義芳

不可請登臺亦不可開堡門偃旗鼓寂若無人比暮野燒燭天嘗呼達旦芳臥日中不起敵騎窺者相屬莫測所爲明日芳蹶然起乘城指示衆曰彼軍多反顧且走勒兵追擊大破之隆慶初或爲辛愛謀以五萬騎犯蔚州誘芳出而以五萬騎襲宣府城可得志芳豫伐木環城寇至不可上遂解去頃之率參將劉潭等出獨石塞外二百里襲其帳於長水海還至塞追者及鞍子山迎戰又大敗之塵子千戶芳有膽智諳敵情所至先士卒一歲數出師搗巢或躬督戰或遣裨將家蓄健兒得其死力嘗命三十人出塞四百里多所斬獲寇大震芳乃帥師至大松林頓舊與和衞登高四望耀兵而還時大同被寇視宣府尤甚總督陳其學恐擾畿輔令總兵官趙苛扼紫荊闗寇乃縱掠懷仁山陰閒苛坐貶三秩遂調芳與易鎮俺答轉犯威遠幾破會其學率胡鎮等救而芳軍亦至相拒十餘日乃走芳謂諸將曰大同非宣府比與我鬥一牆耳寇不時至非大創之不可乃將兵出右衞戰威寧海子破之其年俺答就撫塞上遂無事元年閱視侍郎吳百朋發芳行賄事勒閒住已起僉書前軍都督府順義王要賞聲言渝盟復用芳鎮宣府七年以疾乞歸又二年卒芳起行伍十餘年爲大帥戰

膳房堡朔州登鷹巢鴿子堂龍門萬全右衞東嶺孤山土木乾莊坌道張家堡得勝堡大沙灘大小百十接身被數十創以少擊衆未嘗不大捷禽部長數十人斬馘無算威名震邊陲爲一時將帥冠石州城陷副將田世威參將劉寶論死芳乞寢已而薦子贖二將罪爲御史所劾敕戒諭後世威復爲將遇芳薄芳不與校識者多之二子棟林棟官至都督無所見林由父廕累官大同參將萬曆二十年順義王擒力克獻吏車二部長林以制敵功進副總兵二十七年擢署都督僉事爲遼東總兵官林雅好文學能詩工書交遊多名士時譽籍甚自許亦甚高嘗陳邊務十策語多觸文吏寢不行稅使高淮橫恣林力與抗淮劾奏之坐奪職給事中侯先春論救改林成烟瘴先春亦左遷二官久之遇赦免遼左用兵詔林以故官從征楊鎬之四路出師也令林將一軍由開原出三岔口而以遊擊竇永澄監北闗軍並進林軍至尚間崖結營浚壕嚴斥堠自衞及聞杜松軍敗方移營而

大清兵已逼乃還兵別立營浚壕三周列火器壕外更布騎兵於火器外他士卒皆下馬結方陣壕內又一軍西營飛芬山杜松軍既覆

大清兵乘銳薄林軍見林壕內軍已與壕外合而陳縱精騎直前衝之林軍不能支遂大敗副將麻巖戰死林僅以數騎免死者彌山谷血流尚聞崖下水爲之赤

大清遂移兵擊飛芬山僉事潘宗顏等軍亦覆北關

兵聞之遂不敢進林既喪師謫充爲事官俾守開原時

蒙古宰賽緩免許助林兵林與結約特此不設備其年

六月

大清兵忽臨城林列衆城外分少兵登陴

大清兵設楯梯進攻而別以精騎擊破林軍之營東門

外者軍士爭門入遂乘勢奪門攻城兵亦踰城入林城

外軍望見盡奔

大清兵據城邀擊壕不得渡悉藏之林及副將于化龍

參將高貞遊擊于守志守備何懋官等皆死焉尋贈都

督同知進世廕二秩林雖更歷邊鎮然未經强敵無大

將才當事以虛名用之故敗林五子燃熠炯燦懸燃熠

戰死尚聞崖炯天啟中湖廣總兵官協討貴州叛賊從

王三善至大方數戰皆捷已大敗三善自殺炯潰歸得

疾而卒燦幼習兵畧天啟中爲遼東遊擊督師閣部孫

承宗以其父死王事奬用之命代王楹守中右所及巡

撫袁崇煥更營制以故官掌前鋒左營數有功屢遷至

副總兵守徐州崇禎八年正月賊陷鳳陽大掠而去燦

及守備駱舉率兵入以恢復告遂留戍其地八月賊擾

河南總督朱大典命移駐潁亳事定還徐州十年賊犯

桐城燦赴救破之羅唱河壽以護陵功增秩一級歸德

徐州間有地曰朱家廠土寇據之時出掠燦勦滅之賊

犯固始大典檄燦及遊擊張士儀等分戍霍邱西南扼

賊東下賊遂走六安大典又移燦等駐壽州東兼護二

陵當是時長淮南北專以陵寢爲重燦馳驅數年幸無

失事十二年六月擢總兵官鎮守天津久之移鎮甘肅

十五年督三協副將王世寵王加春魯蔭昌等討破叛

番斬首七百餘級撫安三十八族而還其冬督師孫傳

庭檄召不至疏劾之帝令察燦堪辦賊許戴罪圖功否

卽以賜劍從事及燦至軍傳庭貸其罪已復以逗遛淫

掠被劾帝仍令戴罪自効明年秋傳庭將出關有傳賊

自內鄉窺商雒者檄燦移商州扼其北犯已而傳庭師

覆燦遂還鎮未幾賊陷延綏寧夏遂陷蘭州渡河抵甘

州環攻之燦與巡撫林日瑞竭力固守賊乘雪夜坎而

登士卒寒甚不能戰城遂陷燦曰瑞及中軍哈維新姚

世儒皆死焉弟颺爲汚陽州同知城陷亦死之燦父子

兄弟並死國難

何卿成都衛人有志操習武事正德中嗣世職爲指揮僉事以能擢筠連守備從巡撫盛應期擊斬叛賊謝文禮文義世宗立論功進署都指揮僉事充左參將協守松潘嘉靖初芒部土舍隴政土婦支祿等叛卿討之斬首二百餘級降其衆數百人政奔烏撒卿檄土官安寧禽以獻寧佯諾而匿政不出巡撫湯沐言狀帝奪卿冠帶如初五年春羅卿副總兵仍鎮松潘隴氏已絕改芒部爲鎮雄府設流官未幾政遣黨沙保復叛卿偕參將魏武參議姚汝皐等並進斬保等賊首七人餘盡殄錄功武最卿次之賜賚有差

黑虎五砦番反圍長安諸堡烏都鶴鳴諸番亦繼叛卿皆破平之就進都督僉事威茂番十餘砦連兵劫軍饟且攻茂州及長寧諸堡要撫賞卿與副使朱紈築茂州外城以困之旋以計殘其衆戮屢捷遂攻深溝焚其碉砦諸番窘請贖罪卿責獻首惡番不應復分勦淺溝渾水二砦殲之諸番乃爭獻首惡插血斷指耳誓不復叛卿乃與刻木爲約分處其酋畫疆守松潘路復通巡撫潘鑑等上二人功詔賚銀幣進署都督同知鎮守如故久之以疾致仕二十三年寧塞上多警召卿以疾辭帝怒奪其都督命以都指揮使詣部聽調未幾寇逼畿輔命

營盧溝橋松潘副總兵李爵爲巡撫邱養浩劾爵代給事中許天倫言卿賄養浩劾爵及養浩官令巡按冉崇禮覈實時兵事棘翁萬達復盧卿還其都督僉事督東官廳軍馬已而崇禮具言爵貪汚卿鎮松潘十七年爲蜀保障軍民頌德且貧安所得賄帝意乃解四川白草番爲亂副總兵高岡鳳被劾兵部尚書路迎奏卿代之卿再蒞松潘將士咸喜乃會巡撫張時徹討禽渠惡數人俘斬九百七十有奇克營砦四十七毀碉房四千八百獲馬牛器械儲積各萬計進署都督同知卿素有威望爲番人所憚自威茂迄松潘二十四年軍民戴之若慈母再以疾歸三十三年倭寇海上詔卿與沈希儀各率家衆赴蘇松軍門明年充副總兵總理浙江及蘇松海防卿蜀中名將不諳海道年已老兵與將不習竟不能有所爲爲巡按御史周如斗劾罷卒

沈希儀字唐佐貴縣人嗣世職爲奉議衛指揮使機警有膽勇智計過絕於人正德十二年調征永安以數百人擣陳村砦馬陷淖中騰而上連戮三酋破其餘衆進署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臨桂還巢希儀追之巢有兩

脇賊伏兵其一使熟猺紿官兵入希儀策其詐急從別
隘直抵賊巢賊倉卒還救遂大破之荔浦賊八千渡江
東掠希儀率五百人駐白面砦待其歸砦去蛟龍滑石
兩灘各數里希儀以滑石灘狹難衆可薄蛟龍灘廣濟
則難圖欲誘致之滑石乃樹旗百蛟龍灘守以羸卒然
柴以疑之賊果趨滑石希儀預以小艦載勁卒伏葭葦
中賊渡且半乘瀧急衝之兩岸軍譟而前賊衆多墜水
死收所掠而還從副總兵張祐連破臨桂灌陽古田賊
進署都指揮同知掌都司事嘉靖五年總督姚鏌將討
田州岑猛用希儀計間猛婦翁歸順土酋岑璋使圍猛
而分兵五哨進希儀將中哨當工堯工堯賊要地聚衆
守之希儀夜遣軍三百人緣山上繞出其背比明合戰
則所遣軍已立幟山巔賊大潰敗猛走歸順爲璋所執
田州平希儀功最鏌抑之止受賚鏌議設流官希儀曰
思恩以流官故亂至今未已田州復然兩賊且合從起
鏌不從以希儀爲右參將分守思田希儀請還鄉治裝
以參將張經代守浦一月田州復叛鏌罷歸王守仁代
多用希儀計思田復定改右江柳慶參將駐柳州象州
武宣融縣猺反討破之謝病歸頃之還故任柳在萬山
中城外五里卽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官軍素罷不

任戰又賊耳目徧官府閭閻動靜無不知希儀謂欲大
破賊非狠兵不可請於制府調那地狼兵二千來戍兵
稍振乃求得與猺通販易者數十人持其罪而厚撫之
使詗賊賊動靜希儀亦無不知希儀每出兵雖肘腋親
近不得聞至期嗚號則諸軍咸集合一人挾旗引諸軍
行不測所往及駐軍設伏賊必至遇伏輒奔官軍擊之
無不如志已賊寇他所官軍又先至遠村僻聚賊度官
軍所不逮者往寇之官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爲神希
儀得賊巢婦女畜産果縶巢者悉還之惟取陰助賊者
諸猺盡聲伏無敢嚮賊希儀初至令譯熟猺得出入城中
無所禁因厚賚其黠者使爲諜後漸令猺婦入見其妻
賚以酒食紿帛其夫常以賊情告者則陰厚之諸猺婦
利賞爭勸其夫輸賊情或自入府言之以故賊益無所
匿形希儀每於風雨晦冥夜偵賊所止宿分遣人齎銃
潛伏舍旁中夜銃舉賊大驚曰老沈來矣咸挈妻子匍
匐上山兒啼女號或寒凍觸厓石死爭怨悔作賊非計
至曉下山則寂無人聲他巢亦然衆愈益驚潛遣人入
城偵之則希儀故居城中不出也賊膽落多易而爲熟
猺韋扶諫者馬平猺魁也累捕不得有報扶諫逃鄰賊
二層巢者希儀潛率兵勦之則又與三層賊往劫他所

希儀盡俘二層巢妻子歸希儀俘賊妻子盡以畀狼兵至是獨閉之空舍飲食之使熟猺往語其夫曰得韋扶諫還矣諸猺聞悉來謁希儀令入室視之妻子固無恙乃共誘扶諫出巢縛以獻易妻子還希儀剖扶諫目支解之懸諸城門諸猺服希儀威信益不敢爲盜自是柳城四旁數百里無敢攘竊者希儀嘗上書於朝言狼兵亦猺獞耳猺獞所在爲賊而狼兵死不敢爲非非狼兵順而猺獞逆也狼兵隸土官猺獞隸流官土官令嚴足以制狼兵流官勢輕不能制猺獞若割猺獞分隸之旁近土官土官世世富貴不敢有他望以國家之力制土官以土官之力制猺獞皆爲狼兵兩廣世世無患矣時不能用至十六年而有思恩岑金之變初思恩土官岑濬既誅改設流官以其酋二人韋貴徐五爲土巡檢分掌其兵各萬餘夷民不樂漢法凡數叛鎮安有男子名金自言濬子鎮安土官乃潛召其舊部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若小主也諸酋羅拜擁金歸聚兵五千將攻城復故地遠近洶洶濬誅時其酋楊留者無所歸率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希儀在賓留入言欲往見小主人希儀故患金及聞留言益大駭因好謂留曰是岑之其酋那燕遂結崖州感恩昌化諸黎爲亂總督歐陽必進議并萬州陵水黎討之分兵五道希儀適病最後欲以深動留果喜已召留密室高予重賂即爲金復官且出復呼入曰韋貴徐五今分將思恩兵必讐金善防之留益大信金遂從五千人因留以見門者奔告請無納希儀罵曰金土官子非賊奈何不納引入厚結之又引以詣兵備副使隨以計漸散其五千人卒縛金留亦自恨死思恩復寧已從總督張經大破斷籐峽弩濬賊受賚歸希儀鎮柳慶久渠魁宿猾捕誅殆盡先後擒巢斬馘積五千餘級未嘗悉奏功故多不敘十九年復謝病柳人祀之山雲祠旋起四川左參將分守敘瀘及貴州迤西諸處其冬擢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貴中希儀鎮柳慶每戰必先登身數被創陰雨輒痛劇故數謝病至京亦以病辭帝疑其規避礪都督官令赴部候用翁萬達薦其才會江淮多盜議設督捕總兵官乃復希儀署都督僉事以往二十六年以爲廣東副總兵命自今將領至白川廣雲貴者毋推京營及西北邊著爲令從總督張岳大破賀縣賊倪仲亮等予實授仍賚銀幣瓊州五指山黎素畏法供徭賦知州邵濬虐取之其酋那燕遂結崖州感恩昌化諸黎爲亂總督歐陽必進議并萬州陵水黎討之分兵五道希儀適病最後

至謂必進日萬州陵水黎未有黨惡之實奈何并誅益
樹敵莫若止三道必進從之希儀乃偕參將武鶚俞大
猷等直入五指山下斬那燕及其黨五千四百有奇俘
獲者五之一招降三千七百人捷聞進都督同知改貴
州總兵官復從岳平銅仁叛苗龍許保吳黑苗又以病
歸倭寇海上命督川廣兵赴勦無功爲周如斗劾罷希
儀爲人坦率居恒談笑洞見肺腑及臨敵應變出奇人
莫測尤善撫士卒常染危病卒多自戕以禱於神最後
一人至以箭穿其喉其得上心如此

揮使累功進署都指揮僉事充鋼仁參將苗龍許保吳
黑苗叛總督張岳議征之而賊陷印江石阡邦憲坐逮
問岳以鋼仁賊巢穴而邦憲有謀勇乃奏留之邦憲遂
與川湖兵進貴州破苗砦十有五窩山箐者搜殺殆盡
上功邦憲第一未及敘而許保等突入思州執知府李
允簡以去邦憲急邀奪之歸坐是停俸戴罪賊既破思
州復糾餘黨與湖廣蜡爾山苗合欲攻石阡不克還過
省溪千戶安大朝等邀之斬獲大半盡奪其輜重賊不
能軍邦憲乃使使購老猺等執許保送軍門而黑
苗竄如故復以計購烏郎土官田興邦等斬黑苗賊盡

平遂進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代沈希儀鎮貴州臺黎
砦苗關保侶亂四川容山廣西洪江諸苗應之遠近騷
然撫勦莫能定邦憲與湖廣兵分道討破之傳檄十八
砦許執首惡贖罪諸苗聽撫設盟受約而還播州宣慰
楊烈殺長官王蘭蘭黨李保等治兵相攻且十年總督
馮岳與邦憲討平之播州苗盧阿項爲亂邦憲以兵七
千編筏渡江直抵磨子崖策賊必夜襲先設備賊至擊
敗之賊求援於播州吳鯤諸將懼邦憲曰水西宣慰安
萬銓播州所畏也吾調水西兵攻烏江聲楊烈縱鯤助
逆罪烈奚暇救人乎已水西兵至邦憲進逼其巢乘風
縱火斬關而登賊大奔潰禽賊首父子斬獲四百七十
餘人進署都督同知破地隆阡叛苗四砦又破答千諸
砦禽其渠魁地隆阡遁賊龍老三龍得牽結龍停苗老
天叛殺苗石章保等縱兵掠執石耶洞土官妻冉氏以
歸攻梅平砦官軍要禽老三得牽結走免復與老天等攻
破平南營岡邦憲偵冉氏在老天所陽議贖而潛擊殺
老天官軍遂入龍停砦并執叛殺砦苗龍老丙令執獻
章保於是諸苗悉降白洗養鵝諸苗叛討禽其魁降百
餘砦湖廣溆浦猺沈亞當等爲亂總督石星檄邦憲討
之生禽亞當斬獲二百有奇溆浦平銅仁都勻苗相

煽叛邦憲亟馳還率守備安大朝進勦先破彪山砦賊
乘勝畧定諸砦獲賊首龍老羅王三等餘黨盡平又與
總督黃光昇修湖北整臺烽堠百十所招降冷水溪諸
洞苗二十八砦播州容山副長官土舍韓甸與正長官
土舍張問相攻甸屢勝遂糾生苗剽湖貴境垂二十年
問亦糾黨自助邦憲討之斬百餘人問潛出被獲官軍
乘勝入甸巢會暮大雨迷失道守備葉勛百戶魏國相
等陷伏中死焉邦憲奪圍出還軍鎮遠再征之賊沿江
守邦憲佯與爭而別自上流三十里編竹以渡水陸並
進大破之斬甸容山平進右都督尋與巡撫吳維嶽招

降平州叛酋楊珂勦平龍里衞賊阿利等當是時水西
宣慰安國亨恃衆跋扈調上官辭色不善輒鼓衆讙譟
而出邦憲召責之曰爾欲反耶吾視爾釜中魚爾兵
孰與雲貴川湖多爾四十八酋長吾鐫四十八印畀之
朝下令夕滅爾矣國亨叩頭謝爲斂戢隆慶元年勦平
鎮遠苗已又破咏白泥土官楊賛及苗酋龍力水等部
內帖然邦憲生長黔土熟苗情善用兵大小數十百戰
無不摧破前後進秩者四賚銀幣十有三所得俸賜悉
以饗士家無贏資爲總兵官十七年威鎮蠻中與四川
何卿廣西沈希儀並稱一時名將明年卒官贈左都督

贊曰嗚呼明至中葉曷嘗無邊材哉如馬永梁震周尚
文沈希儀之徒出奇制勝得士卒死力雖古名將何以
加焉然功高賞薄起臟廢常此無異故其抗懷奮激無
以結歡在朝柄政重人宜其齟齬不相入也馬芳三代
爲將父子兄弟先後殉國偉矣哉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事吏部尚書加太級臣王鴻緒等奉
敕修

俞大猷　盧鏜　戚繼光　弟繼美
湯克寬　朱先
劉顯　郭成　李錫　黃應甲
張元勳　尹鳳

俞大猷字志輔晉江人少好讀書受易於王宣林福得蔡清之傳又聞趙本學以易推衍兵家奇正虛實之權復從受其業嘗謂兵法之數起五猶一人之身有五體雖將百萬可使合爲一人也已又從李良欽學劍家貧

屢空意嘗豁如父歿棄諸生嗣世職百戶舉嘉靖十四年武會試除千戶守禦金門軍民囓訟難治大猷導以禮讓訟爲衰止海寇頻發上書監司論其事監司恕曰小校安得上書杖之奪其職尚書毛伯温征安南復上書陳方畧請從軍伯温奇之會兵罷不果用二十一年俺答大入山西詔天下舉武勇士大猷首應御史上其名兵部會伯温爲尚書送之宣大總督翟鵬所召見論兵事大猷屢折鵬鵬謝曰吾不當以武人待子下堂禮之驚一軍然亦不能用大猷辭歸伯温用爲汀漳守備泊武平作讀易軒與諸生爲文會而日教

武士擊劍連破海賊康老伢斬三百餘人擢署都指揮僉事會給事僉書廣東都司新與恩平峒賊譚元清等屢叛總督歐陽必進以屬大猷乃令良民白爲守而親率數人徧詣賊峒曉以禍福且教之擊劍賊駭服有蘇青蛇者力格猛虎大猷紿斬之賊益驚乃詣何老貓峒令歸民侵田而招降渠魁數輩二邑以寧二十八年朱紈巡視福建薦爲備倭都指揮會安南入寇必進奏留之先是安南都統使莫福海卒子宏濛幼其大臣阮敬謀立其壻莫敬典范子儀謀立其黨莫正中互讐殺正中敗挈百餘人來歸子儀收殘卒遁海東至是妄言宏濛死迎正中歸立剽掠欽廉等州嶺海騷動必進檄大猷討之馳至廉州賊攻城方急大猷以舟師未集遣數騎諭降且聲言大兵至賊不測果解去無何舟師至設伏冠頭嶺賊犯欽州大猷遮奪其舟追戰數日生禽子儀弟子流斬首千二百級窮追至海東雲屯檄宏濛殺子儀函首來獻事平嚴嵩抑其功不敘但賚銀五十兩而已是年瓊州五指山黎那燕搆感恩昌化諸黎共反必進復檄大猷討而朝議設參將於崖州即以大猷任之乃會廣西副將沈希儀諸軍擒斬賊五千三百有奇招降者三千七百大猷言於必進曰黎亦人也率數年一反一

征豈上天生人意宜建城設市用漢法雜治之必進納
其言大猷乃單騎入峒與黎定要約海南遂安三十一
年倭賊大擾浙東詔移大猷寧台諸郡參將會賊破寧
波昌國衛大猷擊却之復攻陷紹興臨山衛轉掠至松
陽知縣羅拱辰力禦賊而大猷邀諸海斬獲多竟坐失
事停俸未幾逐賊海中焚其船五十餘予俸如故越二
年賊據寧波普陀大猷率將士攻之半登賊突出殺武
舉火斌等三百人坐戴罪辦賊俄敗賊吳淞所詔除前
罪仍資銀幣賊自健跳所入掠大猷連戰破之旋代湯
克寬爲蘇松副總兵所將卒不三百入徼諸道兵來集

賊犯金山大猷戰失利時倭屯松江柘林者益二萬總
督張經趣之戰大猷固不可及永順保靖兵稍至乃從
經大破賊於王江涇功爲趙文華胡宗憲所攘不敘坐
金山失律謫充爲事官柘林倭雖敗而新倭三十餘艘
突青村所與南沙小烏口浪港諸賊合犯蘇州陸涇壩
直抵婁門敗南京都督周于德兵賊復分爲二北掠滸
墅南掠橫塘延蔓常熟江陰無錫之境出入太湖大猷
偕副使任環大敗賊陸涇壩焚舟三十餘又遮擊其自
三丈浦出海者沉七艘賊乃退泊三板沙頃之他倭犯
吳江大猷及環又邀破之鶯脰湖賊走嘉興三板沙賊

掠民舟將遁大猷追擊於馬蹟山禽其魁金涇許浦白
茅港賊俱出海大猷追擊於茶山焚五舟賊走保馬蹟
山三板沙將士復追及壞其三舟江陰蔡港倭亦去官
兵分擊於馬蹟馬園寶山值颶風作賊舟多覆柘林倭
亦爲官兵所擊沉二十餘舟餘賊退發陸已復泛舟出
海大猷及俞事董邦政分擊獲九舟而賊又遭風壞三
舟餘三百人登岸走據華亭陶宅鎮屢敗趙文華等大
軍夜屯周浦永定寺官兵四集進圍之而柘林失風賊
九舟巢於川沙窪糾合至四十餘艘勢猶未已巡撫曹
邦輔劾大猷縱賊帝怒奪其世廕責取死罪招立功自
贖時周浦賊圍急乘夜東北奔爲遊擊曹克新所邀斬
首百三十遂與川沙窪賊合諸軍日夜擊賊焚巢出海
大猷偕副使王崇古入洋追之及於老鸛觜焚巨艦八
斬獲無算餘賊奔上海浦東初以倭患急特命都督劉
遠爲浙江總兵官兼轄蘇松諸郡數月無所爲廷臣爭
言大猷才三十五年三月遂罷遠以大猷代賊犯西庵
沈莊及清水窪大猷偕邦政擊敗之賊走陶山詔還世
麾賊自黃浦遁出海大猷追敗之其年冬以與平徐海
功加都督僉事海既平浙西倭悉靖獨寧波舟山倭召
險官兵戮守不能克是時土兵狼兵悉已遣歸而川貴

所調麻寮大刺鎮溪桑植兵六千始至大猷乘大雪四面攻之賊死戰殺土官一人諸軍益競進焚其柵賊多死其逸出者復殖賊盡平加大猷署都督同知明年胡宗憲方圖汪直用盧鏜言將與通市大猷力爭不可及直誘入下吏其黨毛海峯等遂據舟山阻岑港自守大猷環攻之時小勝然苦仰攻將士先登多死新倭又大至朝廷趣宗憲甚急宗憲護爲大言以對廷臣競詆宗憲并劾大猷乃奪大猷及參將戚繼光職期一月內平賊大猷等懼攻益力賊益死守三十七年七月乃自岑港移柯梅造舟成泛海去大猷等橫擊之沈其一舟餘賊遂揚帆而南流劫閩廣大猷先後殺倭四五千賊幾平而官軍圍賊已一年宗憲亦利其去陰縱之不督諸將邀擊比爲御史李瑚所劾則委罪大猷縱賊以自解帝怒遣繫詔獄再奪世廕陛炳與大猷善密以己資投嚴世蕃解其獄令立功塞上大同巡撫李文進習其才與籌軍事乃造獨輪車拒敵馬嘗以車百輛步騎三千大挫敵安銀堡文進上其制於朝遂置兵車營京營有兵車自此始也文進將襲板升謀之大猷果大獲詔還世廕寇掠廣武大猷拒却之先論平汪直功許除罪錄用及是鎮算有警川湖總督黃光昇薦大猷即用爲鎮

算參將廣東饒平賊張璉數攻陷城邑積年不能平四十年七月詔移大猷南贛合閩廣兵討之時宗憲兼制江西知璉遠出檄大猷急擊大猷盡平加大猷署都督同知明年胡攻其必救奈何以數萬衆從一大猷謂宜以潛師搗其巢千人登柏嵩嶺俯瞰賊巢璉果還救大猷連破之斬首千二百餘級賊懼不出用間誘璉出戰從陣後執之并執賊魁蕭雪峯廣人攘其功大猷不與較散餘黨二萬不戮一人擢副總兵協守南贛汀漳惠潮諸郡遂乘勝征程鄉盜走梁寧禽徐東洲林朝曦者獨約黃積山大舉官軍攻斬積山朝曦遁後亦爲徐甫宰所滅大猷尋擢福建總兵官與戚繼光復興化城共破海倭詳繼光傳繼光先登受上賞大猷但賚銀幣四十二年十月徙鎮南贛明年改廣東潮州倭二萬與大盜吳平相犄角而諸嶼藍松三伍端溫七葉丹樓輩日掠惠潮間閩則程紹祿亂延平梁道輝擾汀州大猷以威名懾羣盜單騎入紹祿營督使歸嶼因令驅道輝歸兩人卒爲他將所滅惠州參將謝敕與伍端溫七戰失利以俞家軍至恐之端乃驅諸酋以歸無何大猷果至七被禽端自縛乞殺倭自効大猷使先驅官軍繼之圍倭鄒塘一日夜克三巢焚斬四百有奇又大破之海豐倭悉奔崎沙甲

子諸澳奪漁舟入海舟多沒於風脫者二千餘人還保海豐金錫都大猷圍之兩月賊食盡欲走副將湯克寬設伏邀之手斬其梟將三人參將王詔等繼至賊遂大潰乃移師潮州以次降藍松三葉丹樓遂使招降吳平居之梅嶺平未幾復叛造戰艦數百聚衆萬餘築三城守之行劫濱海諸郡縣福建總兵官戚繼光襲平平遁保南澳四十四年秋入犯福建把總朱璣等戰沒於海中大猷將水兵繼光將陸兵夾擊平南澳大破之平僅以身免奔據饒平鳳凰山繼光留南澳大猷部將湯克寬李超等躡賊後連戰不利平遂掠民舟出海闖廣巡按御史交章論之大猷坐奪職平卒爲克寬所追擊遠遁以免不敢入犯矣河源翁源賊李亞元等猖獗總督吳桂芳留大猷討之徵兵十萬分五哨進大猷使間攜賊黨而親搗其巢生禽亞元俘斬一萬四百奪還男婦八萬餘人乃還大猷職以爲廣西總兵官故事以勳臣總兩廣兵與總督同鎮梧州帝用給事中歐陽一敬議兩廣各置大帥罷勳臣乃召恭順侯吳繼爵還京以大猷代予平蠻將軍印而以劉顯鎮廣東兩廣並置帥自大猷及顯始也伍端死其黨王世橋復叛劫執同知郭文通大猷連敗之其部下執以獻進署都督同知海賊曾一本者吳平黨也既降復叛執澄海知縣敗官軍守備李茂才中礮死詔大猷暫督廣東兵協討隆慶二年一本犯廣州尋犯福建大猷合部郭成李錫軍擒滅之錄功進右都督廣西古田獞黃朝猛韋銀豹等嘉靖末嘗再劫會城庫殺參將黎民表巡撫殷正茂徵兵十四萬屬大猷討之分七道進連破數十巢賊保潮水巢極巔攻十餘日未下大猷佯分兵擊馬浪賊而密令參將王世科乘雨夜登山設伏黎明礮發賊大驚諸軍攀援上賊盡死馬浪諸巢相繼下斬獲八千四百有奇禽朝猛銀豹百年積寇盡除進世蔭爲指揮僉事大猷爲將廉馭下有恩數建大功威名震南服而巡按李良臣劾其奸貪兵部力持之詔還籍候調起南京右府僉書未任以都督僉事爲福建總兵官萬曆元年秋海寇突閩峽澳坐失利奪職復以署都督僉事起後府僉書領車營訓練三疏乞歸卒贈左都督謚武襄大猷負奇節以古賢豪自期其用兵先計後戰不貪近功忠誠許國老而彌篤所在有大勳武平崖州饒平皆爲祠祀譚綸嘗與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則甚大受戚謂戚繼光劉謂劉顯也子咨皐福建總兵官盧鏜汝寧衛人嘉靖

時由世廕歷福建都指揮僉事爲都御史朱紈所任紈
自殺鏜亦論死尋赦免以故官備倭福建遷都指揮擊
賊嘉興敗責戴罪尋擢參將分守浙東濱海諸郡與副
將大猷大破賊王江涇旋督保靖土兵及蜀將陳正元
兵擊賊張莊焚其壘追擊之後港爲賊所敗賊出沒台
州外海都指揮王沛敗之大陳山賊登山官軍焚其舟
鏜會勦禽其酋林碧川等餘倭盡滅別賊掠諸縣指揮
閔溶等敗死鏜奪職戴罪旋以薦擢協守江浙副總兵
賊陷仙居趨台州鏜破之彭溪乃與胡宗憲共謀滅徐
海宗憲招汪直鏜亦說日本使善妙令禽直直與日本
貳卒伏蘇倭犯江北鏜馳援破之又敗北洋倭二十餘
艘賊斂舟三沙復流劫江北巡撫李遂劾鏜縱賊鏜已
擢都督僉事爲江南浙江總兵官奪職視事以通政唐
順之薦復職如初尋以誅汪直功進都督同知倭復犯
浙東水陸十餘戰斬首千四百有奇總督宗憲以蕩平
聞鏜復增俸賚金鏜擢用由宗憲宗憲敗給事中邱橓
劾鏜八罪逮治免歸鏜有將畧倭難初興諸將悉望風
潰敗獨鏜與湯克寬敢戰名亞俞咸云克寬邵州衡人
父慶嘉靖中江防總兵官克寬承世廕歷官都指揮僉
事充浙江參將倭犯溫州克寬擊敗之別賊寇嘉興屬

邑克寬至海鹽被圍偕參政潘恩等拒守賊不能克乃
焚掠而去無何陷乍浦城轉掠奉化寧海克寬追圍於
獨山民家火焚之賊半死餘奪圍遁時濱海多被倭患
而將士無紀律賊至輒奔議設大將統制江淮乃命克
寬爲副總兵駐金山衞提督海防諸軍倭三百人泊崇
明南沙克寬偕僉事任環攻之敗績賊移舟寶山克寬
追敗之南家蕩賊乃轉寇嘉定上海間被劫奪官從軍
倭二千餘分掠蘇松克寬逆戰揉淘港斬首八百餘級
都御史王忬薦爲浙西參將遇賊嘉湖復失利詔以白
衣辦賊總督張經議搗賊柘林令克寬將廣西土兵屯
赦免廣東用兵命赴軍前自効從大猷大破倭海豐還
世廕俄以爲惠潮參將復從大猷破吳平平未幾復振
克寬已擢狼山副總兵命留討賊俄敗之陽江烏豬洋
平窩奔安南都御史吳桂芳檄安南協討遣克寬以舟
師會夾擊平蕩橋山下焚其舟禽斬四百人平遠竄乃
進克寬署都督僉事爲廣東總兵官會一本突海豐惠
來間克寬倡議撫之令居潮陽下滄地未幾激民變一
本亦反詔遣克寬訊治尋赦免赴劻鎮立功萬曆四年

炒蠻入掠古北口克寬偕參將苑宗儒追出塞遇伏戰死

戚繼光字元敬世登州衛指揮僉事父景通歷官都指揮署大寧都司入爲神機坐營有操行繼光幼倜儻負奇氣家貧好讀書通經史大義嘉靖中嗣職用薦擢署都指揮僉事備倭山東改僉浙江都司充參將分部寧紹台三郡三十六年倭犯樂清瑞安臨海繼光援不及以道阻不罪尋會俞大猷兵圍汪直餘黨於岑港久不克坐免官戴罪辦賊已而倭遁他倭復焚掠台州給事中羅嘉賓等劾繼光撫功且通番方按問旋以平汪直功復官改守台金嚴三郡繼光至浙時見衛所軍不習戰而金華義烏俗稱慓悍請召募三千人教以擊刺法長短兵迭用由是繼光一軍特精又以南方多藪澤不利馳逐乃因地形制陣法審步伐便利一切戰艦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軍名聞天下四十年倭大掠桃渚圻頭繼光急趨寧海扼桃渚敗之龍山追至鴈門嶺賊遁去乘虛襲台州繼光手臧其魁燬餘賊瓜陵江盡死而圻頭倭復趨台州繼光邀擊之仙居道無脫者先後九戰皆捷俘馘一千有奇焚溺死者無算總兵官盧鏜參將牛天錫又破賊寧波溫州浙東平繼光進秩

三等蔭廣賊流入江西總督胡宗憲檄繼光援擊破之上坊巢賊奔建寧繼光還浙江明年倭大舉犯福建自溫州來者合福寧連江諸倭攻陷壽寧政和寧德自廣東南澳來者合福清長樂諸倭攻陷元鍾所延及龍巖松溪大田古田莆田是時寧德已屢陷距城十里有橫嶼四面皆水路險隘賊結大營其中官軍不敢擊相守踰年其新至者營牛田而會長營與化東南互爲聲援閩中連告急宗憲復檄繼光勦之先擊橫嶼賊人持草一束填壕進大破其巢斬首二千六百乘勝至福清搗敗牛田賊覆其巢餘賊走與化急追之夜四鼓抵賊柵連克六十營斬首千數百級平明入城與化人始知牛酒勞不絕繼光乃旋師抵福清遇倭自東營溪登陸擊斬二百人而劉顯亦屢破賊闔宿寇幾盡於是繼光至福州飲至勒石平遠臺及繼光還浙後新倭至者日益衆圍興化城匝月會顯遣卒八人齎書城中衣刺天兵二字賊殺而衣其衣紿守將得入夜斬關延賊副使翁時器參將畢高走免通判秦世亮攝府事遇害焚掠一空留兩月破平海衛據之初興化告急時帝已命俞大猷爲福建總兵官繼光副之及城陷劉顯軍少壁城下不敢擊大猷亦不欲攻需大軍合以困之四十二年四

月繼光將浙兵至於是巡撫譚綸令將中軍顯左大猷
右合攻賊於平海繼光先登左右軍繼之斬級二千二
百還被掠者三千人綸上功繼光首顯大猷次之帝爲
告謝郊廟大行敘賚繼光以橫嶼功進署都督僉事
及是進都督同知世廕千戶遂代大猷爲總兵官明年
二月倭餘黨復糾新倭萬餘圍仙遊三日繼光擊敗之
城下又追敗之王倉坪斬首數百級餘多墜崖谷死存
者數千奔據漳浦蔡丕崗繼光分五哨身持短兵緣崖
上俘斬數百人餘賊遂掠漁舟出海去久之倭自浙犯
福寧繼光督參將李超等擊敗之乘勝追永寧賊斬截

三百有奇尋與大猷擊走吳平於南澳遂擊平餘孽之
未下者繼光爲將號令嚴賞罰信士無敢不用命與大
猷均爲名將操行不如而果毅過之大猷老將務持重
繼光則鋭發電舉屢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隆慶初給
事中吳時來以薊門多警請召大猷繼光專訓邊卒部
議獨用繼光乃召爲神機營副將會譚綸督師遵薊乃
集步兵三萬徵浙兵三千請專屬繼光訓練帝可之二
年五月命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
事總兵官以下悉受節制至鎮上疏言薊門之兵雖多
亦少其原有七營軍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將門

老弱僅充伍一也邊塞遥遞絕鮮郵置使客絡繹日事
將迎參游爲驛使營壘皆傳舍二也寇至則調遣無法
遠道赴期卒鑿馬僵三也守塞之卒約束不明行伍不
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
心離六也乘障卒不擇衝緩備多力分七也七害不除

邊備曷修而又有士卒不練之失六難練無益之弊四
何謂不練夫邊所藉惟兵兵所藉惟將今恩威號令不
足服其心分數形名不足齊其力緩急難使一也有火
器不能用二也棄士著不練三也蒼黃鎮入衛之兵嫌非
統屬漫無紀律四也班軍民兵數盈四萬人各一心五

也練兵之要在先練將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但
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難練無益今一營
之卒爲礮手者常十也不知兵法五兵迭用當長以衛
短短以救長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
不蓄今皆置不用二也弓矢之力不强於寇而欲藉以
制勝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
不美觀而今悉無其實四也臣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
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原廣陌內地百
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
翳翳邊外之形也寇入平原利車戰在近邊利馬戰在

邊外利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
嫻山戰林戰谷戰之道也惟浙兵能之願更予臣浙東
殺手鏃手各三千再募西北壯士足馬軍五枝步軍十
枝專聽臣訓練軍中所需隨宜取給臣不勝至願又言
臣官爲創設諸將視爲綴疣臣安從展布章下兵部言
薊鎮既有總兵又設總理事權分諸將多觀望宜召還
總兵郭琥專任繼光乃命繼光爲總兵官鎮守薊州永
平山海諸處而浙兵止弗調錄破吳平功進右都督寇
入青山口拒却之自嘉靖以來邊牆雖修堠臺未建繼
光巡行塞上議建敵臺畧言薊鎮邊垣延袤二千里一

瑕則百堅皆瑕比來歲修歲圮徒費無益請跨牆爲臺
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人鎧仗糗糧
具備令戍卒盡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然邊卒未彊律
以軍法將不堪請募浙人爲一軍用倡勇敢督撫上其
議許之浙兵三千至陳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
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五年秋臺功成精堅雄
壯二千里聲勢聯接詔予世蔭賚銀幣繼光乃議立車
營車一輛用四人推輓戰則結方陣而馬步軍處其中
又製拒馬器體輕便利遏寇騎衝突寇至火器先發稍
近則步軍持拒馬器排列而前間以長鎗筅寇奔則

騎軍逐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以南兵爲選鋒入衛
薊山戰林戰谷戰之道也惟浙兵能之願更予臣浙東
殺手鏃手各三千再募西北壯士足馬軍五枝步軍十
枝專聽臣訓練軍中所需隨宜取給臣不勝至願又言
臣官爲創設諸將視爲綴疣臣安從展布章下兵部言
薊鎮既有總兵又設總理事權分諸將多觀望宜召還
總兵郭琥專任繼光爲總兵官鎮守薊州永
平山海諸處而浙兵止弗調錄破吳平功進右都督寇
入青山口拒却之自嘉靖以來邊牆雖修堠臺未建繼
光巡行塞上議建敵臺畧言薊鎮邊垣延袤二千里一

瑕則百堅皆瑕比來歲修歲圮徒費無益請跨牆爲臺
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人鎧仗糗糧
具備令戍卒盡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然邊卒未彊律
以軍法將不堪請募浙人爲一軍用倡勇敢督撫上其
議許之浙兵三千至陳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
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五年秋臺功成精堅雄
壯二千里聲勢聯接詔予世蔭賚銀幣繼光乃議立車
營車一輛用四人推輓戰則結方陣而馬步軍處其中
又製拒馬器體輕便利遏寇騎衝突寇至火器先發稍
近則步軍持拒馬器排列而前間以長鎗筅寇奔則

騎軍逐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以南兵爲選鋒入衛
兵主策應本鎮兵專戍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
容遂爲諸邊冠當是時俺答已通貢宜大以西烽火寂
然獨小王子後土蠻徙居插漢地控弦十餘萬常爲薊
門憂而朶顏董狐狸及其兄子長昂交通土蠻時叛時
服萬曆元年春二寇謀入犯駙喜峯口索賞不得則肆
殺掠獲傍塞以誘官軍繼光掩擊幾獲狐狸其夏復犯
桃林不得志去長昂亦犯界嶺官軍斬獲多邊吏冒之
降狐狸乃款關請貢廷議給以歲賞明年春長昂復窺
諸口不得入則與狐狸共逼長秃台入寇繼光逐得之

以歸長秃者狐狸之弟長昂叔父也於是二寇率部長
親族三百人叩關請死罪狐狸服素衣叩頭乞赦長秃
繼光及總督劉應節等議遣副將史寬羅端喜峯口
受其降皆羅拜獻還所掠邊人攢刀設誓乃釋長秃許
通貢如故終繼光在鎮二寇不敢犯薊門尋以守邊勞
進左都督已增建敵臺分所部十二區爲三協協置副
將一人分練士馬炒蠻入犯湯克寬戰死繼光被劾不
罪久之炒蠻偕妾大嫂只襲掠邊卒官軍追破之土蠻
犯遼東繼光急赴偕遼東軍拒退之繼光已加太子太
保錄功加少保自順義受封朝廷以八事課邊臣曰積

錢穀修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收塞馬散
叛黨三歲則遣大臣閱視而殿最之繼光用是頻歷賚
南北名將馬芳俞大猷前卒獨繼光與遼東李成梁在
然薊門守甚固敵無由入盡轉而之遼故成梁擅戰功
自嘉靖庚戌俺答犯京師邊防獨重薊增兵益餉騷動
天下復置昌平鎮設大將與薊相屬薊猶時躪內地總
督王忬楊選並坐失律誅十七年間易大將十人率以
罪去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宴然繼之者踵
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亦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
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確欲爲繼光難者輒徙

之去諸督撫大臣如譚綸劉應節梁夢龍瞿咸與善動
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居正歿半歲給事中張鼎思言
繼光不宜於北當國者遽改之廣東繼光悒悒不得志
強一赴踰年即謝病給事中張希皐等復劾之竟罷歸
居三年御史傅光宅疏薦反奪俸繼光亦遂卒繼光更
歷南北並著聲在南方戰功特盛北則專主守所著紀
效新書練兵事實談兵者遵用焉弟繼美亦爲貴州總
兵官有朱先者嘉興人當繼光時爲薊鎮南兵營參將
遷副總兵後數爲廣東福建總兵官初起家武舉募海
濱鹽徒爲一軍自胡宗憲爲御史至總督皆倚任先大
小數十戰皆先登殺倭甚衆以功授都司宗憲被逮先
解官護行宗憲釋還先乃歸御史按福建巡撫王詢侵
軍費檄先証之先曰先王公部將也不敢誣府主御史
怒坐先萬金論死繫獄閱八年始白萬曆初用薦起薊
山把總歷登閫帥以年老謝事歸復起辭不赴先爲將
有胆智砥節首公其處宗憲詢二事時論以爲有國士
風
劉顯南昌人生而膂力絕倫稍通文義家貧落魄之叢
祠欲自經神護之不死問行入蜀爲童子師已盲籍爲
武生嘉靖三十四年宜賓苗亂巡撫張臬討之顯從軍

陷陣手格殺五十餘人酋首惡三人諸軍繼進賊盡平
顯由是知名官副千戶轉貴爲指揮僉事南京振武營
初設用兵部尚書張鏊薦召令訓練擢署都指揮僉事
會浙江都司遷參將分守蘇松倭犯江北逼泗州鏊
檄顯防浦口顯測賊將遁追擊至安東方暑披單衣率
四騎誘賊伏精甲岡下賊出斬一人所乘馬中矢下拔
其鏃射殺追者誘至岡下大敗之去賊出所俘女子盡
將士顯悉送有司明日倭賊出潛燬其舟賊敗走舟舟
已焚死者無算顯進秩三等尋遷副總兵協守江浙三
沙倭復劫江北破圖於劉家莊賊以銳卒數千至巡撫

李遂令盡護江北軍顯率所部直入諸營繼之自辰迄酉賊巢破逐北至白駒場茅花墩斬首六百有奇賊盡殄而遂謂賊由三沙來寶慮鏜及顯罪顯坐停俸已應天巡撫翁大立薦顯驍勇請久任帝可之振武營兵變後諸將務姑息兵益驕給事中魏元吉薦顯署都督僉事節制其軍顯挈蜀卒五百人往一軍帖然閩賊流入江西大掠石城臨川東鄉金谿殺吏民萬計詔顯赴勦擊敗之陽湖賊乃遁四十一年五月廣東賊大起詔顯充總兵官鎮守會福建倭患棘顯赴援與參將戚繼光連破賊賊畧盡而新倭大至攻陷興化城顯以兵少逼城未敢戰被劾戴罪賊以間攻掠平海衛他倭劫福清謀與平海倭合顯及俞大猷合於遮浪盡殲之平海倭欲遁爲把總許朝光所邀敗乃盡焚其舟退還舊屯戚繼光亦至顯與大猷共助擊之遂復興化錄功進先所廕世職二秩江北倭未平廷議設總兵官於徐山統制大江南北改顯任之顯行部通州以敕書許節制知府以下而同知王汝言不爲禮劾奏鎖其秩已移鎮浙江顯有將畧居官不守法度巡按御史劾之革任候勘用巡撫劉畿薦命充爲事官鎮守如故隆慶改元以軍政拾遺被劾貶秩視事用巡撫谷中虛薦還故官移鎮貴

州廣西獞賊者念父子僭稱王攻剽安順巡撫阮文中檄顯勦俘斬五百餘人四川巡撫曾省吾議征掛掌蠻令顯移鎮其地復被劾罷省吾奏留之都掌蠻者居敘州戎縣介高珙筠連長寧江安納溪六縣間古藺賊也成化初爲亂程信討平之正德中普法惡復爲亂馬昊討平之至是其酋阿大阿二方三等據九絲山剽遠近其山修廣而四隅峭仄東北則雞冠嶺都都寨凌霄峯三岡峻壁數千仞有阿苟者居凌霄峯爲賊耳目威儀出入如王者省吾議討之屬顯董軍事起故將郭成安大朝爲佐諭諸土兵合官軍凡十四萬人萬曆改元三月畢集敘州誘執阿苟攻拔凌霄進逼都都寨三酋遣其黨阿堅固守官軍頓匝月盤灘以通潛擊斬阿堅拔其寨阿大自守雞冠顯令人誘以官而分五哨盡壁九絲城下乘無備夜半腰絚上斬關入遲明諸將畢至阿二方三走保牡豬寨郭成破雞冠獲阿大諸軍攻牡豬禽方三阿二走追獲於貴州大盤山克寨六十餘獲賊魁三十六俘斬四千六百拓地四百餘里得諸葛銅鼓九十三銅鐵鎗各一阿大泣曰鼓聲宏者爲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號稱王鼓山顛羣蠻畢集今已矣鎗狀如鼎大可面牛刻畫有文彩相傳諸葛

亮以鼓鎮蠻鼓失則蠻運終矣錄功進顯都督同知已而勦餘孽復俘斬千一百有奇都掌蠻既滅顯引疾求去而以有司阻撓爲言詔聽顯節制顯益行其志擊西川番沒吾丟骨人荒蕩砦斬其首惡撫餘衆而還建昌傀廈洗馬諸番咸獻首惡西陲以寧九年冬卒官子綬自有傳郭成四川敘南衛人由世職歷官蘇松參將進副總兵倭犯通州爲守將李錫所敗轉掠崇明三沙成擊沈其舟斬首百三十餘級隆慶元年冬擢署都督僉事爲廣東總兵官渡海追曾一本大獲進署都督同知叛將周雲翔等殺參將耿宗元亡入賊中屯平山大安

峒將寇海豐成偕南贛軍夾擊之斬首千三百餘級獲被掠通判潘槐而下六百餘人生縶雲翔潮州諸屬邑賊巢以百數郭明據林樟胡一化據北山洋陳一義據馬潮剿劫二十載成督諸軍擊殺明等俘斬千三百有奇四川都掌蠻爲亂詔成移鎮尋被劾罷歸萬曆改元命劉顯大征詔成充爲事官爲之副先登九絲山生縶阿大初成父爲蠻殺乃以所斬首級及生禽諸蠻置父墓前剖心致祭鄉人壯之尋僉書南京後府出爲貴州總兵官鎮守銅仁成有膽智每苗出掠潛遣壯士入其砦斬酋而出嘗挺身入林箐察賊苗一日數驚曰郭將

軍至矣相戒莫敢犯復被劾罷歸起四川總兵官永寧宣撫奢效忠卒其妻奢世統無子妾奢世續子崇周幼前總兵劉顯因命世續署宣撫印世統怒攻奪其落紅寨世續奔永寧成遣義兒郭天心偕指揮禹嘉續按問天心遂據世續永寧私第罄取其資而成亦入落紅盡掠奢氏九世之積效忠弟沙卜遂拒殺神將三人執天心等撫按交章劾成下吏遣成雲南會有松茂之役薦從軍成乃將七千人直抵黃沙屢破賊與總兵官李應祥盡平河東西諸巢以功授參將復偕應祥大破賦乃諸賊增世職二級賦乃黨楊九乍復出爲亂成討平之

火落赤擾西寧四川巡撫李尚思以地近松潘檄成軍松林游擊萬鰲軍漳臘寇不敢逼西陲獲安楊應龍叛成進討無功戴罪辦理尋卒於官

李錫歙人世新安衛千戶倭警數有功爲通州守備屢擢揚州參將江北副總兵隆慶元年冬以署都督僉事爲福建總兵官海寇曾一本橫行閩廣閒俞大猷將赴廣西總督劉燾令會閩師夾擊一本至閩錫出海禦之與大猷遇賊柘林澳三戰皆捷賊遁馬耳澳復戰會廣東總兵官郭成率參將王詔等以舟師會次菜蕪澳分三哨進一本駕大舟力戰諸將連破之燬其舟詔生禽一

本及其妻斬首七百餘死水火者萬計時廣寇惟一本最强錫大猷成共平之而錫功最鉅其後一本餘黨梁
本豪復亂爲黃應甲所禽然視錫時力較易錫論功加
署都督同知倭入寇擊却之六年春以征蠻將軍代大
猷鎮廣西平樂府江者桂林抵梧州驛道也南北亘五
百里兩岸崇山深箐賊巢盤互自嘉靖間張岳破平後
至是復猖獗嘗執知州邀重賄道路梗塞城門晝閉大
猷議討之會罷官去巡撫郭應聘與錫計徵兵六萬令
參將錢鳳翔王世科都指揮王承恩董龍各將一軍以
副使鄭茂金柱僉事夏道南監之錫居中節制破賊巢

數十斬馘五千有奇獲首楊錢甫等悉授首錄功進世
職二等柳州懷遠猺獞猺狪環居之猺尤獷悍侵據縣
治久吏民率寓郡城隆慶時大征古田諸猺懼而聽命
知縣馬希武之官繕城甎程役過嚴諸猺殺希武及經
歷等五人復反巡撫應聘與總督殷正茂議征之萬曆
元年正月錫進次長安鎮會連雨雪乃退師益徵浙東
鳥銃手湖廣永順鈎刀手及猺兵十萬人令參將鳳翔
世科都指揮楊照戚繼美故參將亦孔昭魯國賢六道
縱擊亡二十四方大總白號無敵峒王既降復反應甲
討平之益戶蘇觀陞周才雄招亡命數千人縱掠雷廉
間殺斷州千戶田治應甲率五軍並進生禽觀陞才雄
水陸並進會鳳翔等亦至賊悉舟西遁追擊連破數巢
賊據楓木大山前阻隄淵鼓譟出諸軍奮擊而別以奇
兵繞其後賊大奔保天鵝嶺錫以水軍截海江督諸將
攻斬渠魁二人乘勝復破數巢直抵清州界賊奔大巢
亘數里崖壁峭絕爲重柵拒官軍鏢弩矢石雨下婦人
裸體揚箕擲牛羊犬首爲厭勝諸軍大呼直上四面舉
火賊盡殲先後破巢一百四十獻馘二千五百有奇俘
獲撫降者無算永福永寧都城并以賊告洛容韋殺
典史錫令王端討永寧柳昭討柳城參將門崇文討永
福亦孔昭討洛容已帥舟師屯理定江節制諸軍南二
旬四道並捷斬首四千五百有奇洛容賊首陶淚金等
俱伏誅錫以功進秩二等巡按御史唐藩言錫一年內
破賊二百一十四巢獲首功一萬二千餘級宜久其任
帝可之尋從凌雲翼大破羅旁賊授世廕百戶六年卒
官黃應甲者不知何許人隆慶中以海梧左參將從俞
大猷討平韋銀豹進秩二等萬曆五年屢遷浙江總兵
官改鎮廣東龍川鮑時秀者妻杜氏有妖術乃據義都
縱橫六七年四方大總白號無敵峒王既降復反應甲
討平之益戶蘇觀陞周才雄招亡命數千人縱掠雷廉
間殺斷州千戶田治應甲率五軍並進生禽觀陞才雄

斬首四百餘級其黨縛酋長陳泉以降未幾梁本豪乳
本豪故曾一本黨亦璽戶也一本誅竄海中習水戰遠
通西洋且結倭兵爲助殺千戶掠通判以去十年六月
總督陳瑞與應甲謀分水軍南駐老萬山備倭東駐
虎門備璽別以兩軍備外海兩軍扼要害水軍沈璽舟
二十生禽本豪諸軍競進大破之石茅洲賊復奔潭洲
沙灣聚舟二百及倭舟十相犄角諸將合追先後俘斬
千六百有奇沈其舟二百餘撫降者二千五百帝爲告
郊廟大行敘賚應甲等進秩有差他倭寇瓊崖應甲斬
首二百餘奪其舟再賜金旋入僉左軍府罷歸卒尹鳳

字德輝南京人錫總兵福建時步將也世府軍後衞指
揮同知鳳早孤讀書嫻騎射嘉靖中舉武科鄉會試皆
第一擢署都指揮僉事備倭福建徙僉浙江都司進福
建參將倭陷福清南安連脅出海鳳邀擊沈其七舟追
至外洋連戰游嶼東洛七礁禽斬二百人擊倭梅花洋
走之追至橫山禽斬二百六十大小凡十數戰內地賴
以稍寧改掌浙江都司謝病歸隆慶初以故官涖福建
從錫平會一本萬曆初累官署都督僉事提督京城巡
捕未幾謝事歸

張元勳字世臣浙江太平人嗣世職爲海門衞新河所

百戶沈毅有謀備倭警捕盜賊繼光麾下有功進千戶從
破橫嶼諸賊屢進署都指揮僉事充福建游擊將軍隆
慶初破倭福安改南路參將從李錫破曾一本進副總
兵五年春擢署都督僉事代郭成爲總兵官鎮守廣東
惠州河源賊唐亞六廣州從化賊萬尚欽韶州英德賊
張廷光劫掠郡縣莫能制明年元勳進勦斬馘六百有
奇亞六等授首餘黨悉平萬慶恩平十三村賊陳金鷺
等與鄰邑苦村三巢賊羅紹清林翠蘭譚權伯藤峒九
逕十寨賊黃飛鷺邱勝富黃高暉諸可行黃朝富等相
煽爲亂故事兩粵惟大征得敘功勦勦不敘故諸將不

樂鵬勦總督殷正茂與元勳計令鵬勦得論功諸軍爭
奮正茂又密遣副將梁守愚游擊王端等屯思平若常
戍者掩不備斬翠蘭等生禽紹清權伯以獻其諸路鵬
勦者效首功二千四百有奇還破掠子女千二百餘人
生得金鶯惟高暉等亡去元勳逐北至藤峒又生獲勝
富可行朝富等八十八部將鄧子龍等亦獲高暉飛鷺
三巢十寨十三村諸賊盡平餘悉就撫惠潮地相接山
險木深賊首藍一滿賴元爵與其黨馬祖昌黃民太曾
廷鳳黃鳴時曾萬璋李仲山卓子望葉景清曾仕龍等
各據險結砦連地八百餘里黨數萬人正茂議大征會

金鶯等已滅諸賊頻懼廷鳳萬璋並遣子入學祖昌景
清亦佯乞降正茂知其詐徵兵四萬令參將李誠立沈
思學王詔游擊王瑞等分將之元勳居中節制監司陳
奎唐九德顧養謙吳一介監其軍數道並進賊敗乃憑
險自守官軍遍搜深箐邃谷間而元勳偕九德追亡至
南嶺一日夜馳至養謙所擊破李坑生得子望等明年
破烏禽嶂仕龍阻高山元勳佯飲酒高會忽進兵擊禽
之先後獲大賊首六十一人次賊首六百餘人破大小
巢七百餘所禽斬一萬二千有奇帝爲宣捷告郊廟進
元勳署都督同知世廕百戶元勳復討斬餘賊千三百

有奇撫定降者巨寇皆靖潮州賊林道乾之黨諸良寶
既撫復叛襲殺官軍掠六百人入海再犯陽江敗走乃
據潮故巢居高山巔不出戰官軍營淤泥中副將李誠
立挑戰墜馬傷足死者二百人賊出掠而敗走巢固守
元勳積草七與賊壘平用火攻之斬首千一百餘級時
萬曆二年三月也捷聞進世廕一級遷孽魏朝義等四
巢亦降尋與胡宗仁共平良寶黨林鳳惠潮遂無賊其
冬倭陷銅鼓石雙魚城元勳大破之儒峒俘斬八百餘
級進秩爲眞五年從總督凌雲翼大征羅旁賊斬首萬
六千餘級進都督改蔭錦衣尋以疾致仕卒於家元勳

起小校大小百十戰成名震嶺南與廣西李錫並稱良
將
贊曰世宗朝老成宿將以俞大猷爲稱首而數奇屢躓
以內外諸臣擾敓而掩遏其功者衆也戚繼光用兵威
名震寰宇然當張居正譚綸任國事則成厥後張鼎思
張希皐等居言路則廢任將之道亦可知矣劉顯平蠻
引疾而以有司阻撓爲辭有以夫李錫張元勳首功甚
盛而不蒙殊賞武功所由不競也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事加俸一級臣張廷玉等奉

敕修

徐階　陸　子璹等　高拱　郭朴

張居正　曾孫同敞

徐階字子升松江華亭人生甫周歲墮鴛井出三日而蘇五歲從父道括蒼墮高嶺衣掛於樹不死人咸異之嘉靖二年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子歸娶丁父憂服除補故官階爲人短小白晳善容止性頴敏有權畧而陰重不泄讀書爲古文辭從王守仁門人遊有聲士

大夫間帝用張孚敬議欲去孔子王號易像爲木主遷豆禮樂皆有所損抑下儒臣議階獨持不可孚敬召階盛氣詰之階抗辯不屈孚敬怒曰若叛我階正色曰叛生於附階未嘗附公何得言叛長揖出斥爲延平府推官連攝郡事出繫囚三百毀淫祠掃鄉社學捕劇盜百二十人遷黃州府同知擢浙江按察僉事進江西按察副使俱視學政皇太子出閣召拜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丁母憂歸服除擢國子祭酒遷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故事吏部率鏁門所接見庶官不數語階折節下之見必深坐咨邊腹要害吏治民瘼皆自喜得階意

寇歸以俺答求貢書進帝以示嚴嵩及階召對便殿嵩曰饑賊耳不足患階曰傅城而軍殺人若刈菅何謂饑賊然之問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曰禮部事也帝復問階階曰寇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許則彼厚要我請遣譯者紿綏之我得益爲備援兵集寇且走帝稱善者再嵩階因請帝出視朝寇尋飽去乃下階疏弗許貢嵩怙寵弄權猜害同列既仇夏言置之死而言嘗薦階嵩以是忌之初孝烈皇后崩帝欲祔之廟念壓於先孝潔皇后又瘞宗入廟非公議恐後世議祧遂欲當己世預祧仁宗以孝烈先祔廟自爲一世下禮部議階抗言女后

無先入廟者請祀之奉先殿禮科都給事中楊思忠亦以爲然疏上帝大怒階皇恐謝罪不能守前議帝又使階往邯鄲落成呂仙祠階不欲行乃以議祔廟解得緩期至寇逼城帝益懈乃使尚書顧可學行而內銜階摘思忠元旦賀表誤廷杖之百斤爲民以怵階當因謂階可間也中傷之百方一日獨召對語及階當徐曰階所乏非才但多二心耳蓋以其嘗請立太子也階危甚度未可與爭乃謹事當而益精治齋詞迎帝意左右亦多爲地者帝怒漸解未幾加少保尋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密疏發咸寧侯仇鸞罪狀當以階與鸞同

直欲因鸞以傾階及聞鸞罪發自陳乃愕然止而忌階益甚帝既誅鸞益重階數與謀邊事時議減鸞所益衛卒階言不可減又京營積弱之故卒不在乏而在冗宜精汰之取其麤以資賞費又請罷提督侍郎孫燧帝始格於當久而皆用之一品滿三載進勳爲柱國再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俸再錄子爲中書舍人加少傅九載改兼吏部尚書賜宴禮部

有所營建以問當當請還大內帝不懌問階階請以三殿所餘材貲尚書雷禮營之可計日而就帝悅如階議命階子尚寶丞璠兼工部主事董其役十旬而功成帝即日徙居之命曰萬壽宮以階忠進少師兼支尚書俸子一子中書舍人子璠亦超擢太常少卿當乃日屈當子世蕃貪橫淫縱狀亦漸聞階乃令御史鄒應龍劾之帝勒當致仕擢應龍通政司參議階遂代當爲首輔已而帝念當供奉勞憐之又以當去忽忽不樂乃降諭欲退而修真且傳嗣復貴階等奈何以官與邪物謂應龍也階言退而傳嗣臣等不敢奉命應龍之轉乃二部奉

旨行之帝乃已帝以嵩在直久而世蕃顧爲奸於外因命階無久直階窺帝意言苟爲奸在外猶在內固請入直帝以嵩直廬賜階階榜三語其中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於是朝士侃侃得行其意袁煒數出直階請召與共擬旨因言事同衆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則私私則百弊生帝頷之階以張孚敬及嵩導帝猜刻力反之務以寬大闓帝意帝惡給事御史抨擊過當欲有所行遣階委曲調劑得輕論會問階知人之難階對曰大奸似忠大詐似信惟廣聽納則窮兇極惡人爲我搜之深情隱慝人爲我發之故聖帝

明王有言必察即不實小者置之大則薄責而容之以鼓來者帝稱善言路益發舒寇由牆子嶺入直趨通州帝方祠釐兵部尚書楊博不敢奏謀之階檄宣府總兵官馬芳宣大總督江東入援芳兵先至階請亟賞之又請重東權俾統諸道兵寇從通掠香河階請亟備順義而以奇兵邀之古北口寇趨順義不得入乃走古北口其後軍遇叅將郭琥伏而敗頗得其所掠人畜輜重始帝怒博不早聞與總督楊選之任寇入也欲罪之未發階言博雖以禍釐禁不敢聞而二鎮兵皆其所先檄若選則非尾寇乃送之出境耳帝竟誅選不罪博進階建極殿大學士袁煒以疾歸道卒階獨當國屢請增閣臣且乞骸骨乃命嚴訥李春芳入閣而待階益隆以一品

病甕階奏奪景府所占陂田數萬頃還之民楚人大悅帝欲建雩壇及興都宮殿階力止之鄢懋卿驟增鹽課四十萬金階風御史請復故額方上胡大順等勸帝餌金丹階力陳其矯誣狀大順等尋伏法帝服餌病躁戾部主事海瑞極陳帝失帝恚甚欲卽殺之階力救得繫帝病甚忽欲幸興都階力爭乃止未幾帝崩階草遺詔凡齋醮土木珠寶纖作悉罷大禮大獄言事得罪諸臣悉牽復之詔下朝野號慟感激比之楊廷和所擬登極詔書爲世宗始終盛事云同列高拱郭朴以階不與共謀不樂朴曰徐公謗先帝可斬也拱初侍穆宗裕邸階

引之輔政然階獨柄國拱心不平世宗不豫時給事中胡應嘉嘗劾拱拱疑階嗾之隆慶元年應嘉以救考察被黜者削籍去言者謂拱修舊郤吝階斥應嘉階復請薄應嘉罰言者又劾拱拱欲階擬杖階從容譬解拱益不悅令御史齊康劾階言其二子多干請及家人橫里中狀階疏辯乞休九卿以下交章劾拱舉階拱遂引疾歸康竟斥朴亦以言者攻之乞身去給事御史多起廢籍恃階而强言多過激帝不能堪諭階等處之同列欲擬譴階曰上欲譴我曹當力爭乃可導之譴乎請傳諭令省改帝亦勿之罪是年詔翰林撰中秋宴致語階言先帝未撤几筵不可宴樂帝爲罷宴帝命中官分督團營階力陳不可而止南京振武營兵屢譁階欲汰之慮其據孝陵不可攻也先令操江都御史唐繼祿督江防兵駐陵傍而徐下兵部分散之事遂定羣小瑞殿御史於午門都御史王廷將糾之階曰不得主名劾何益且慮彼先誣我乃使人以好語誘大瑞先錄其主名廷疏上乃分別逮治有差階之持正應變多此類也階所持諍多宮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多側目會帝幸南海子階諫不從方乞休而給事中張齊以私怨劾階階因請歸帝意亦漸移許之賜馳驛以春芳請給夫廩璽書褒美行人導行如故事陛辭賜白金寶鈔彩幣襲衣舉朝皆疏留報聞而已王廷後刺得張齊納賄事劾戍之邊階既行春芳爲首輔未幾亦歸拱再出扼階不遺餘力郡邑有司希拱指爭齮齕階盡奪其田戍其二子會拱復爲居正所傾而罷事乃解萬曆元年階年八十詔遣行人存問賜璽書金幣明年卒贈太師益文貞階立朝有相度保全善類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間有委蛇亦不失大節階弟陛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累官南京刑部侍郎子璠以廕官太常卿琨瑛尚寶卿孫元春進士亦官太常卿元春孫本高官錦衣千戶天啟中拒魏忠賢建祠奪職崇禎改元以薦起累官左都督諸生念祖國變城破與妻張二妾陸李皆自縊

高拱字肅卿新鄭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踰年授編修穆宗居裕邸出閤講讀拱與檢討陳以勤並爲侍講世宗嘗言立太子而景王未之國中外危疑拱侍裕邸九年敬王益敦孝謹敷陳剴切王甚重之手書懷賢忠貞字賜焉累遷侍講學士嚴嵩徐階遙當國以拱他日當得重薦之世宗拜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四十一年擢禮部左侍郎尋改吏部兼學士掌詹事府事進禮部尚書召入直廬撰齋詞賜飛魚服四十五年拜

文淵閣大學士與郭朴同入閣拱與朴皆階所薦也世宗居西苑閣臣直廬在苑中拱未有子移家近直廬時竊出一日帝不豫誤傳非常拱遽移具出始階甚親拱引入直拱驟貴負氣頗忤階給事中胡應嘉階鄉人也以劾拱姻親自危且矚階方與拱郤遂劾拱不守直廬移器用於外世宗病亟勿省也拱疑應嘉受階指大喊之穆宗即位進少保兼太子太保階雖爲首輔而拱自以帝舊臣數與之抗朴復助之階漸不能堪而是時以勤與張居正皆入閣居正亦待裕邸講階草遺詔獨與居正計拱心彌不平會議登極賞軍及請上裁去留大臣事階悉不從拱議嫌益深應嘉掌吏科佐部院考察事將竣忽有所論救帝責其牴牾下閣臣議罰朴奮然曰應嘉無人臣禮當編氓階旁睨拱見拱方怒勉從之言路謂拱以私怨逐應嘉交章劾之給事中歐陽一敬劾拱尤力階於拱辯疏擬旨慰留而不甚譴言者拱益怒相與忿詆閣中御史齊康爲拱劾階康坐黜於是言路論拱者無虛日南京科道至拾遺及之拱不自安乞歸遂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大學士養病去隆慶元年五月也拱以舊學蒙眷注性強直自遂頗快恩怨卒不安其位去既而階亦乞歸三年冬帝召拱以大學士兼掌吏部事拱乃盡反階所爲凡先朝得罪諸臣以遺詔錄用贈卹者一切報罷且上疏極論之曰明倫大典頒示已久今議事之臣假託詔旨凡議禮得罪者悉從褒顯將使獻皇在廟之靈何以爲享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爲心而陛下歲時入廟亦何以對越二聖臣以爲未可帝深然之法司坐方士王金等子弒父律拱復上疏曰人君陷於非命不得正終其名至不美先帝臨御四十五載得歲六十有餘末年抱病經歲上賓壽考令終會無暴遽今謂先帝爲王金所害誣以不得正終天下後世視先帝爲何如主乞下法司改議帝復然拱言命賴帝仁柔弗之竟也階子弟頗橫鄉里拱以前知府蔡國熙爲監司簿錄其黨子皆編戍所以扼階者無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拱練習政體負經濟才所建白皆可行其在吏部欲遍識人才授諸司以籍使署賢否姓氏月要而歲會之倉卒舉用皆得其人又以時方愛過事請增置兵部侍郎以儲總督之選由侍郎而總督由總督而本兵中外更番邊材自裕又以兵者專門之學非素習不可應卒儲養本兵當自兵部司屬始宜慎選司屬多得智謀才力曉暢軍旅者久而任之勿令

他曹他日邊方兵備督撫之選皆於是取之更各取邊
地之人以備司屬如鈐司分省故事則題覆情形可無
扞格并重其賞罰以鼓勵之凡邊地有司其責頗重不
宜付雜流及遷謫者皆報可著爲令拱又奏請科貢與
進士竝用勿循資格其在部考察多所參伍不盡憑文
貴州撫臣奏土司安國亨將叛命阮文中代爲巡撫臨
行語之曰國亨必不叛若往無激變也既而如其言以
廣東有司多貪黷特請旌廉能知府侯必登以隔其餘

又言馬政鹽政之官名爲卿爲使而實以閹局視之失
人廢事漸不可訓惟教官驛遞諸司職卑祿薄遠道爲
難宜銓注近地以恤其私詔皆從之拱所經畫皆此類
也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總督王崇古受之請於朝乞
授以官朝議多以爲不可拱與居正力主之遂排衆議
請於上而封貢以成事具崇古傳進拱少師兼太子太
師尚書大學士改建極殿拱以邊境稍寧恐將士惰玩
復請敕邊臣及時閱視嚴爲整頓仍時遣大臣閱視帝
皆從之遼東奏捷進杜國中極殿大學士尋考察科道
拱請與都察院同事時大學士趙貞吉掌都察院持議

明史卷二百十三　列傳　十二

稍異同給事中韓楫劾貞吉有所私庇貞吉疑拱嗾之
遂抗章劾拱拱亦疏辨帝不直貞吉令致仕去拱既逐
貞吉專橫益蓄尚寶卿劉奮庸上疏陰斥之給事中曹
大埜疏劾其不忠十事皆謫外任拱初持清操後其門
生親串頗以賄聞致物議帝終眷拱不衰也始拱爲祭
酒居正爲司業相友善拱亟稱居正才及是李春芳陳
以勤皆去拱爲首輔居正眉隨之拱性直而傲同官殷
士儋輩不能堪居正獨退然下之拱不之察也馮保者
中人性黠次當掌司禮監拱薦陳洪及孟冲帝從之保
以是怨拱而居正與保深相結六年春帝得疾大漸召

明史卷二百十三　列傳　十三

拱與居正高儀受顧命而前初帝意專屬閣臣而中官
嬌遣詔命與焉保共事神宗即位拱以主上幼冲懲中
官專政條奏請詘司禮權還之內閣又命給事中雒遵
程文合疏攻保而已從中擬旨逐之拱使人報居正居
正陽諾之而私以語保保訴於太后謂拱擅權不可容
太后頷之明日召輔臣入宣兩宮及帝詔拱意必逐保
也急趨入比宣詔則數拱罪而逐之拱伏地不能起居
正掖之出僕驅車出宣武門居正乃與儀請留拱弗許
請得乘傳許之拱既去保憾未釋復搆王大臣獄欲連
及拱已而得寢居家數年卒居正請復其官與祭葬如

倒中旨給半葬祭文仍寓貶詞云久之廷議論拱功贍太師謚文襄廕嗣子務觀爲尚寶丞郭朴字質夫安陽人嘉靖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累官禮部右侍郎入直西苑歷吏部左右侍郎兼太子賓客南京禮部缺尚書帝憐朴久次特加太子少保擢任之朴辭曰幸與撰述不欲遠離闕下帝大喜命卽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詹事府侍直如故頃之吏部尚書歐陽必進罷卽以朴代之越二年以父喪去及嚴訥由吏部入閣帝謀代者時重朴以工部尚書行吏部左侍郎事方受帝眷而爲人貪狡無行徐階慮其代訥急言於帝起朴故官朴固請終制不許尋以考績加太子太保四十五年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預機務與高拱竝命階早貴權重春芳訥事之謹至不敢講鈞禮而朴與拱鄉里相得事階稍倨拱尤負才自恣及世宗崩階草遺詔盡反時政之不便者拱與朴不得與聞大恚兩人遂與階有隙言路幼拱者多及朴拱謝病歸朴不自安亦求去帝固留之時朴已加至少傅太子太傅矣御史龐尚鵬淩儒等攻不止遂二疏乞歸家居二十餘年卒贈太傅謚文簡朴爲人長者兩典銓衡以廉著輔政二年無過特以拱故不容於朝時頗有惜之者

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少穎敏絕倫十五爲諸生巡撫顧璘奇其文曰國器也未幾居正舉於鄉璘解犀帶以贈且曰君異日當腰玉犀不足涓子嘉靖二十六年居正成進士改庶吉士日討求國家典故徐階輩皆器重之授編修請急歸亡何還職居正爲人頎面秀眉目鬚長至腹勇敢任事豪傑自許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測也嚴嵩爲首輔忌階善階者皆避匿居正自如嵩亦器居正遷右中允領國子司業事與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業尋還理坊事遷侍裕邸講讀王甚賢之邸中官亦無不善居正者而李芳數從問書義頗及天下事尋遷右諭德兼侍讀進侍講學士領院事階代嵩首輔傾心委居正世宗崩階草遺詔引與共謀尋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月餘與裕邸故講官陳以勤俱入閣而居正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尋充世宗實錄總裁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去學士五品僅歲餘時徐階以宿老居首輔與李春芳皆折節禮士居正最後入獨引相體倨見九卿無所延納間出一語輒中肯人以是嚴憚之重於他相高拱以很躁被論去徐階亦去春芳爲首輔亡何趙貞吉入易視居正居正與故所善掌司禮者李芳謀召用拱俾領

吏部以扼貞吉而奪春芳政拱至益與居正善春芳尋
引去以勤亦自引而貞吉殿士儕皆爲所搆罷獨居正
與拱在兩人益相密拱主封俺答居正亦贊之授王崇
古等以方略加柱國太子太傅六年滿加太傅吏部尚
書建極殿大學士以遼東戰功加太子太師和市成加
少師餘如故初徐階既去令三子事居正謹而拱銜階
甚嗾言路追論不已階諸子多坐罪居正從容爲拱言
拱稍心動而拱客搆居正納階子三萬金拱以前居正
居正色變指天誓辭甚苦拱謝不審兩人交遂離拱又
與居正所善中人馮保郤穆宗不豫居正與保密處分

後事引保爲內助而拱欲去保神宗卽位保以兩宮詔
旨逐拱事具拱傳居正遂代拱爲首輔帝御平臺召居
正奬諭之賜金幣及繡蟒斗牛服自是賜賚無虛日帝
虛己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中外想望丰
采居正勤帝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更至講學親賢愛
民節用皆急務帝稱善大計廷臣斥諸不職及附麗拱
者復具詔召羣臣廷飭之百僚皆惕息帝當尊崇兩宮
故事皇后與天子生母竝稱皇太后而嶽號有別保欲
媚帝生母李貴妃風居正以竝尊居正不敢違議尊皇
后曰慈聖皇太后兩宮遂無別

帝爲下臺詔獄命杖百遠戍居正陽具疏救之僅奪其

慈聖徙乾清宮撫視帝內任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居
正爲政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爲主雖萬里
外朝下而夕奉行黜國公沐朝弼數犯法當逮朝議難
之居正擢用其子馳使縛之不敢動既至請貸其死錮
之南京滹河通居正以歲賦逾春發水橫溢非決則涸
乃采滹臣議督艘卒以孟冬月兌運及歲初畢發少罹
水患行之久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互市饒馬乃減太
僕種馬而令民以價納太僕金亦積四百餘萬又爲考
成法以責吏治初部院覆奏行撫按勘者嘗稽不報居
正令以大小緩急爲限誤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

政體爲肅南京小奄醉辱給事中言者請究治居正謫
其尤激者趙參魯於外以悅保而徐說保裁抑其黨毋
與六部事其奉使者時令緹騎陰詗之其黨以是怨居
正而心不附保居正以御史在外往往凌撫臣痛欲折
之一事小不合卽貴隨下又敕其長加考察給事中余
懋學請行寬大之政居正以爲風己削其職御史傅應
禎繼言之尤切下詔獄杖戍給事中徐貞明等羣擁入
獄視具棄市亦逮謫外御史劉臺按遼東誤奏劾居正
方引故事縅督之臺抗章論居正專恣不法居正怒甚
帝爲下臺詔獄命杖百遠戍居正陽具疏救之僅奪其

職已卒成臺由是諸給事御史益畏居正而心不平當
是時太后以帝冲年尊禮居正甚至同列呂調陽莫敢
異同及吏部左侍郎張四維入恂恂若屬吏不敢以僚
自處居正喜建豎能以智數馭下人多樂爲之盡俺答
款塞久不爲害獨小王子部衆十餘萬東北直遼左以
不獲通互市數入寇居正用李成梁鎮遼戚繼光鎮薊
門成梁力戰却敵功多至封伯而繼光守備甚設居正
皆右之邊境晏然兩廣督撫殷正茂凌雲翼等亦數破
賊有功浙江兵民再作亂張佳允往撫即定故世稱
居正知人然持法嚴嚴驛遞省冗官清庠序多所澄汰

公卿羣吏不得乘傳與商旅無別郎署以缺少需次者
輒不得補大邑士子額監觀於進取亦多怨之者時承
平久羣盜蝟起至入城市劫府庫有司恒諱之居正嚴
其禁匿弗舉者雖循吏必黜得盜即斬決有司莫敢飾
情盜邊海錢米盈數例皆斬然往往長繫或瘐死居正
獨亟斬之而追捕其家屬盜賊爲衰止而奉行不便者
相率爲怨言居正不恤也慈聖太后將還慈寧宮諭居
正謂我不能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
累先帝付託先生有師保之責與諸臣異其爲我朝夕
納誨以輔台德用終先帝憑几之誼因賜坐蟒白金綵
幣未幾丁父憂帝遣司禮中官慰問視粥藥止哭絡繹
道路三宮賻贈甚厚戶部侍郎李幼孜欲媚居正倡奪
情議居正感之馮保亦固留居正諸翰林王錫爵張位
趙志皐吳中行趙用賢習孔教沈懋學輩皆以爲不可
弗聽吏部尚書張瀚以持慰留旨被逐去御史曾士楚
給事中陳三謨等遂交章請留中行用賢及員外郎艾
穆主事沈思孝進上卿元標相繼爭之皆坐廷杖謫斥
有差時彗星從東南方起長百丈人情洶洶指目居正
至懇誥書通衢帝部諭羣臣再及者誅無赦誥乃已於
是使居正子編修嗣修與司禮太監魏朝馳傳往代可

喪禮部主事曹誥詆治祭工部主事徐應聘治喪居正請
無造朝以青衣素服角帶入閣治政侍經筵講讀又請
辭歲俸帝許之及帝舉大婚禮居正占服從事給事中
李淶言其非禮居正怒出爲僉事時帝顧居正益重常
賜居正札稱元輔張少師先生待以師禮居正乞歸葬
父帝使尚寶少卿鄭欽錦衣指揮史繼書護歸期三月
葬畢即上道仍命撫按諸臣先期馳賜璽書敦諭範帝
賚忠良銀印以賜之如楊士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
戒次輔呂調陽等有大事毋得專決馳驛之江陵聽張
先生處分居正請廣內閣員詔即令居正推居正因推

禮部尚書馬自強吏部右侍郎申時行入閣自強素迕
居正不自意得之頗德居正而時行與四維皆自昵於
居正居正乃安意去帝及兩宮賜賚慰諭有加禮遣司
禮太監張宏供張餞郊外百僚班送所過地有司飭厨
傳治道路遵東奏大捷帝復歸功居正使使馳諭俾定
爵賞居正爲條列以聞調陽益內慚堅臥累疏乞休不
出居正言母老不能昌炎暑請俟清涼上道於是內閣
兩都部院寺卿給事御史俱上章請趣居正亟還朝帝
遣錦衣指揮翟汝敬馳傳往迎計日以俟而令中官護
太夫人以秋日由水道行居正所過守臣奉長跪無安

大吏越界迎送身爲前驅道經襄陽襄王出候要居正
宴故事雖公侯謁王執臣禮居正具賓主而出過南陽
唐王亦如之抵郊外詔遣司禮太監何進宴勞兩宮亦
各遣大璫李琦李用宣諭賜八寶金釘川扇御膳餅果
醪醴百條復班迎入朝帝慰勞懇篤于假十日而後入
閤仍賜白金彩幣寶鈔羊酒因引見兩宮及秋巍朝奉
居正母行儀從煊赫觀者如堵比至帝與兩宮復賜賚
加等慰諭居正母子幾用家人禮時帝漸備六宮太倉
銀錢多所宣進居正乃因戶部進御覽數目陳之謂每

浮費疏上留中帝復令工部鑄錢給用居正以利不勝
費止之言官請停蘇松織造不聽居正爲面請得損大
半復請停修武英殿工及裁外戚遷宮恩數帝多曲從
之帝御文華殿居正侍講讀畢以給事中所上灾傷疏
問因請振復言上愛民如子而在外諸司營私背公剝
民罔上宜痛鉏以法而皇上加意樽節於宮中一切用
度服御賞賚布施裁省禁止帝首肯之有所蠲貸居正
以江南貴豪怙勢及諸奸猾吏民善逋賦選大吏精悍
者嚴行督責以時輸國藏日益充而豪猾率怨居正
居正服將除帝召吏部問期日收賜白玉帶大紅坐蟒
盤蟒御平臺召對慰諭久之使中官張宏引見慈慶慈
寧兩宮皆有恩賚而慈聖皇太后加賜御膳九品使宏
侍宴帝初即位馮保朝夕視起居擁護提抱有力小扞
格即以聞慈聖訓帝嚴每切責之且曰使張先生
聞奈何於是帝甚憚居正及帝漸長心厭之乾清小璫
孫海客用等導上遊戲皆愛幸慈聖使保捕海用杖而
逐之居正復條其黨罪惡請斥逐而令司禮及諸內侍
自陳上裁去留因勸帝戒遊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
聖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却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
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帝迫於太后不得已皆報可而

心頗嫌保居正矣帝初政居正嘗纂古治亂事百餘條繪圖以俗語解之使帝易曉至是復屬儒臣紀太祖列聖寶訓實錄分類成書凡四十日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敬儀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儆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桑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裁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戎狄其辭多譬切

請以經筵之暇進講又請立起居注紀帝言動與朝內外事日用翰林官四員入直應制詩文及備顧問帝皆優詔報許居正自奪情後益偏恣其所驅陟多由愛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保客徐爵擢用至錦衣衛指揮同知署南鎮撫居正三子皆登上第蒼頭游七人貲爲官勛戚文武之臣多與往還通姻好七具衣冠報謁列於士大夫世以此益惡之亡何居正病帝頻頒敕諭問疾大出金帛爲醫藥資四閱月不愈百官竝齋醮爲祈禱南都秦晉楚豫諸大吏亡不建醮帝令四維等

僉事進同知至是暗上柱國益文忠命四品京卿錦衣堂上官司禮太監護喪歸葬於是四維始爲政而與居正所薦引王篆曾省吾等交惡初帝所幸中官張誠見惡馮保斥於外帝使密訶保及居正至是誠復入悉以兩人交結恣橫狀聞且訐其寶藏踰天府帝心動左右亦浸言保過惡而四維門人御史李植極論徐爵與保挾詐通奸諸罪帝執保禁中遣爵詔獄謫保奉御居南京盡籍其家金銀珠寶鉅萬計帝疑居正多蓄益心豔之言官劾篆省吾并劾居正篆省吾俱得罪新進者益務攻居正詔奪上柱國太師再奪益居正諸所引用者

斥削殆盡召還中行用賢等還官有差劉臺贈官還其
産御史羊可立復追論居正罪指居正構遼庶人憲節
獄庶人妃因上疏辯寃且曰庶人金寶萬計悉入居正
帝命司禮張誠及侍郎邱橓偕錦衣指揮給事中籍居
正家誠等將至荆州守令先期錄人口鎖其門子女多
遁避空室中比門啟餓死者十餘輩誠等盡發其諸子
兄弟藏得黃金萬兩白金十餘萬兩其長子禮部主事
敬修不勝刑自誣服寄三十萬金於省吾篆及傅作舟
等尋自縊死事閣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少緩之
刑部尚書潘季馴疏尤激楚詔留空宅一所田十頃贍

其母而御史丁此呂復追論科場事牓高啟愚以舜禹
命題爲居正策禪受尚書楊巍等與相駁此呂出外啟
愚削籍後言者復攻居正不已詔盡削居正官秩奪前
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謂當剖棺戮屍而
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發戍烟瘴地
終萬曆世無敢白居正者熹宗時廷臣稍稍追述之而
鄒元標爲都御史亦稱居正詔復故官予葬祭禒三
年禮部侍郎羅喻義等訟居正寃帝命部議復　塵及
誥命十三年敬修孫同敞請復武廕併復敬修官帝授
同敞中書舍人而下部議敬修事尚書李日宣等言故
輔居正受遺輔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勞任怨舉廢飭弛
弼成萬曆初年之治其時中外乂安海內殷阜紀綱法
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帝可其奏
復敬修官同敞負志節感帝恩益自奮十五年奉敕慰
問湖廣諸王因令調兵雲南未復命兩京相繼失走詣
福建唐王亦念居正功復其錦衣世廕授同敞指揮僉
事尋奉使湖南閩汀州破依何騰蛟於武崗永明王用
廷臣薦改授同敞侍讀學士爲總兵官劉承蔭所惡言
翰林吏部督學必用甲科乃改同敞尚寶卿以大學士
瞿式耜薦擢兵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總督諸路

軍務同敞有文武材意氣慷慨每出帥輒躍馬爲諸將
先或敗奔同敞危坐不去諸將復還戰或取勝軍中以
是服同敞大將王永祚等久閫永州
大兵赴救胡一青率衆迎敵戰敗同敞馳至全州檄楊
國棟兵策應乃解去
順治七年大兵破嚴關諸將盡棄桂林走城中虛無人
獨式耜端坐府中適同敞自靈川至見式耜式耜曰我
爲留守當死此子無城守責益去諸同敞正色曰昔人
恥獨爲君子公顧不許同敞共死乎式耜喜取酒與飲
明燭達旦侵晨被執諭之降不從令爲僧亦不從乃幽

之民舍雖異室聲息相聞兩人日賦詩倡和閱四十餘
日整衣冠就刃顏色不變既死同故屍植立首墜躍而
前者三人皆辟易而居正第五子允修字建初蔭尚寶
丞崇禎十七年正月張獻忠掠荆州允修題詩於壁不
食而死

贊曰徐階以恭勤結主知器量深沉雖任智數要爲不
失其正高拱才略自許負氣凌人及爲馮保所逐柴車
即路傾軋相尋有自來已張居正通識時變勇於任事
神宗初政起衰振弊不可謂非幹濟才而威福之操幾
於震主卒致禍發身後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可弗
戒哉

明史卷二百十四　列傳一百二

經筵日講官　經筵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楊博子俊民　馬森

劉體乾　王廷毛愷

葛守禮　靳學顏弟學曾

楊博字惟約滿州人父瞻御史終四州僉事博登嘉靖
八年進士除盩厔知縣調長安徵爲兵部武庫主事歷
職方郎中大學士翟鑾巡九邊以博自隨所過山川形
勢土俗好惡士卒多寡強弱皆疏記之至肅州屬番數
百遮道邀賞鑾慮來者益衆不能給博請鑾盛儀衛集
諸番蘇門外數以天子宰相至不悉衆遠迎將縛以屬
吏諸番羅拜請罪乃稍賚其先至者餘皆懼不復來鑾
還薦博可屬大事吉囊俺答歲盜邊尚書張瓚一切倚
辦博帝或中夜降手詔博隨事條答悉稱旨毛伯溫代
瓚博當遷特奏留之已遷山東提學副使轉督糧參政
二十五年超拜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大興屯利請募
民墾田永不征租又以暇修築肅州榆樹泉及甘州平
川境外大蘆泉諸處墩臺鑿龍首諸渠初罕東屬番避
土魯番亂遷肅州境上時與居民戕殺監生李時陽以

爲言事下守臣博爲築金墻白城七堡召其長令率屬徙居之諸番徙七百餘帳州境爲之肅清總兵官王繼祖却寇永昌鎮羌參將蔡勳等戰鎮番山丹三告捷斬首百四十餘級進博右副都御史以母憂歸仇鸞鎮甘肅總督曾銑劾之詔逮治博亦發其貪罔三十事鸞拜大將軍數毀之帝不聽服闋總己誅召拜兵部右侍郎轉左經畧薊州保定初俺答薄都城由潮河川入譙者爭請爲備水湍悍不可城博緣水勢建石墩置戍守遠督京城九門時因寇警歲七月分兵守陴博曰寇至須鎮靜奈何先事自擾罷其令孝還總督薊遼保定軍務三十三年秋把都兒及打來孫十餘萬騎犯薊鎮攻墻帝憂甚數遣騎偵博博環甲宿古北口城上督總兵官周益昌等力禦帝大喜馳賜緋袍銀幣萬金寇攻四晝夜不得入乃并攻孤山口登墻官軍斷一人腕乃退屯虎頭山博募死士夜以火驚其營寇擾亂比明悉去進右都御史廕子錦衣千戶明年打來孫復入益昌擊却之遂擢博兵部尚書錄防秋功加太子少保嚴嵩父子招權利諸司爲所撓博一切格不行嵩恨博會丁父憂去兵部尚書許論罷帝起博代之博未終喪疏辭而

以達鎮城溶大豪二各十八里小豪六十有四五旬訖功賜敕獎賚帝數欲召博還又慮邊以問嵩嵩雅不喜博請令江東署部事俟秋防畢徐議之遂不召秋防訖加太子太保留鎮如故哱承恩及叛人了都記等數以輕騎寇邊博先後計禽之又數出奇兵襲寇寇稍徙帳因議築故總督翁萬達所創邊牆招還內地民爲寇掠者千六百餘人又請通宜大荒田水利薄其租報可改薊遼總督秋防竣廷議欲召博還吏部尚書吳鵬不可鄭曉署兵部爭之曰博在薊遼則薊遼安在本兵則九邊俱安乃召還加少保帝憂邊甚博每先事爲防帝

眷倘若左右手嘗語閣臣白博入厥每愛邊其品博負爲謀博上言今九邊薊鎮爲重請敕邊臣逐大同薊使不得近薊宣大諸將從獨石偵情形預備黃花古北諸要害使一騎不得入關即首功也帝是之四十二年十月寇擁衆窺薊州聲言犯遵陽總督楊選帥師東博檄止之又手書三往卒不從博拊几曰敗矣急徵兵入援寇已潰牆子嶺犯通州帝嘆曰庚戌事又見矣諸路兵先後至命宣大總督江東統文武大臣分守皇城京城鎮遠侯顧寰以京營兵分布城內外寇解而東圍順義三河飽掠去援兵不發一矢取道薊及蓟騎傷殘者報

首功帝快快諭博曰賊復飽颺何以懲後遂誅選博懼及徐階力保持之帝念博前功不罪久之改吏部尚書隆慶改元請遵遺詔錄建言諸臣死者皆贈卹時方計羣吏山西人無一被黜者給事中胡應嘉劾博庇其鄉人博連疏乞休竝慰留且斥言者一品滿三考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帝將遊南海子博率同列諫御史詹仰庇亦以直言罷博爭之屯鹽都御史龐尚鵬被論博議留忤旨遂謝病歸尚書劉體乾等交章乞留不聽大學士高拱掌吏部薦博堪本兵詔以吏部尚書理兵部事陳薊昌戰守方畧謂議者以守牆爲怯言可聽實無少效牆外邀擊害七利三牆內格鬬利一害九夫因牆守所謂先處戰地而待敵名守實戰也臣爲總督舊拒打來孫十萬衆以爲當守牆無疑因陳明應援申駐守處京營諭屬夷修內治諸事帝悉從之博魁梧豐碩臨事安閒有識量出入中外四十餘年始終以兵事著六年高拱寵乃改博吏部進少師兼太子太師明年秋疾作三疏乞致仕歸逾年卒贈太傅益襄毅拱柄國時欲中徐階危禍博造拱力爲解拱亦心動事獲已其後張居正逐拱將周內其罪博毅然爭之及與王大臣獄博與都御史鶚守禮誥居正力爲解居正憤曰二公謂我甘心高公耶博曰非敢然也然非公不能回天會帝命守禮偕都督朱希孝會訊博陰爲畫計使校尉怵大臣改供又令拱僕雜稠人中令大臣識別茫然莫辨事乃白人以是稱博長者子俊民字伯章嘉靖四十一年進士除戶部主事歷禮部郎中隆慶初遷河南提學副使萬曆初歷大僕少卿父博致政侍歸起故官累遷兵部左侍郎署部事時議搉力克嗣封俊民言款未可遽罷惟內修守備而外勒西部使盡還巢申定市額使無濫索而已議遂定進戶部尚書總督倉場十九年還理部事河南大饑人相食請發銀米各數十萬或議其稽緩因自劾

求罷疏六上不允小人競請開礦俊民爭不得稅使乃四出天下騷然時以咎俊民在事歷三考累加太子太傅保卒官贈少保後叙東征轉餉功贈少傅兼太子太傅馬森字孔養懷安人父俊晚得子家人抱之墜殞焉俊紿其妻曰我誤也不之罪踰年而舉森嘉靖十四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太平知府民有兄弟訟者予鏡令照曰若二人老矣忍傷天性乎皆感泣謝去再遷江西按察使有進士髮外婦而殺妻撫按欲緩其獄森卒抵之法歷左布政使就擢巡撫右副都御史入爲刑部右侍郎改戶部初森在江西薦布政使宋淳淳後撫南贛以贓敗森坐謫大理卿屢駁疑獄與刑部尚書鄭曉都御史周延稱爲三平病歸起南京工部右侍郎改戶部督倉場尋轉左以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遷南京戶部尚書隆慶初改北部是時登極詔書蠲天下田租半太倉歲入少不能副經費而京通二倉積貯無幾森鉤校搜剔條行十餘事又列上錢穀出入之數勸帝節儉帝手詔責令措置森奏祖宗舊制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供邊一歲之入足供一歲之用後邊陲多事支費漸繁一變而有客兵之年例再變而有主兵之年例其初止三五十萬耳後漸

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屯田十虧七八鹽法十折四五民運十逋二三悉以年例補之在邊則士馬不多於昔在太倉則輸入不益於前而所費數倍重以詔書蠲除故今日告匱視往歲有加臣前所區畫算及錙銖不過紓目前急而於國之大體民之元氣未暇深慮願廣集衆思令廷臣各陳所見又奏河東四川雲南福建廣東靈州鹽課事宜詔皆如所請帝嘗命中官崔敏發戶部銀六萬市黃金森持不可且言故事御札皆由內閣下無司禮經傳者事乃止既又命購珠寶森亦力爭不聽三年以母老乞終養賜馳驛歸後屢薦不起森爲考官時夏言堺出其門欲介之見言謝不往嚴嵩鬨而悅之森亦不附爲徐階所重遂引用之里居贊巡撫龐尚鵬行一條鞭法鄉人爲立報功祠萬曆八年卒贈太子少保謚恭敏

劉體乾字子元東安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行人改兵科給事中司禮太監鮑忠卒其黨李慶爲其姪鮑恩等入乞遷帝已許之以體乾言止錄三人轉左給事中帝以財用絀詔廷臣集議多請追宿逋增賦額體乾獨上奏曰蘇軾有言豐財之道惟在去其害財者今之害最大者有二冗吏冗費是也歷代官制漢七千五百

員唐萬八千員宋極冗至三萬四千員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蓋十萬餘今邊功陞授勢貴傳請曹局添設大臣恩廕加以厥衞監局勇士匠人之屬歲增月益不可悉舉多一官則多一官之費請嚴敕諸曹清革冗濫減俸將不貲又開光祿庫金自嘉靖改元至十五年積至八十萬自二十一年以後供億日增餘藏頓盡進御果蔬初無定額止貯內監片紙如數供御乾沒狼籍輒轉鬻市人其他諸曹侵盜尤多宜著爲令典歲終使科道臣會計之以清冗費二冗既革國計自裕舍是而督逋增賦是揚湯止沸也於是部議請汰各監局人匠從之累官通政使遷刑部右侍郎改戶部左侍郎總督倉場隆慶初進南京戶部尚書南畿湖廣江西銀布絹米積逋二百六十餘萬鳳陽園陵九衞官軍四萬而倉粟無一月儲體乾再疏請責成有司又條上六事皆報可馬森去召改北部詔取太倉銀三十萬兩體乾言太倉銀所存三百七十萬耳而九邊年例二百七十六萬有奇在京軍糧商價百有餘萬薊州大同諸鎮例外奏乞不與焉若復取以上供經費安辦帝不聽體乾復奏今國計細乏大小臣工所共知卽存庫之數乃近遣御史所搜括明歲則無策矣今盡以供無益

不足供所出而額外陳乞者多請以內外一切經費應存革者刊勒成書報可詔市緜二萬五千斤體乾請俟湖州貢帝不從趣之急給事中李已言三月非用緜時不宜重擾商戶體乾亦復爭及乃命止進萬斤踰年詔趣進金花銀且購猫睛祖母綠諸異寶已上書力諫體乾請從已言不納內承運庫以白劄索部帑十萬體乾執奏給事中劉繼文亦言白劄非體帝報有旨竟取之體乾又乞承運庫減稅額二十萬爲中官崔敏所格不得請是時內供已多數下部取太倉銀又趣市珍珠黃綠玉諸物體乾清勁有執每疏爭積忤帝意竟奪官給事

中光懋御史浚琦等交章請留不聽神宗卽位起南京兵部尚書奏言留都根本重地故額軍九萬馬五千餘匹今軍止二萬二千馬僅及半單弱足慮宜選諸衞餘丁隨伍操練發貯庫草場銀買馬又條上防守四事竝從之萬曆二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

王廷字子正南充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改政聲累遷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三十九年轉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糧儲南京督儲自成化後皆以都御史領之至嘉靖二十六年始命戶部侍郎兼理及振武營大納鹽商楊四和數千金爲言恤邊商革餘鹽數事爲大學士階所格四和抵齊取賄蹤跡頗露齊懼得罪乃借攻階冀自掩遂下齊詔獄刑部尚書毛愷當齊成詔釋爲民四和起再相廷恐其修郤而愷亦階所引遂先後乞休以避之給事中周芸御史李純樸訟齊事謂廷愷阿階意羅織不辜刑部尚書劉自強覆奏齊所坐無實廷愷屈法徇私詔奪愷職廷斥爲民宥齊補通州判官萬曆初齊以不謹罷愷已前卒浙江巡按御史謝廷傑訟愷狷潔有古人風坐按張齊奪官今齊已黜足知愷守正詔復愷官於是巡撫四川都御史曾省吾言廷守蘇州時人比之趙清獻直節勁氣始終無改宜如毛愷例復官詔以故官致仕十六年給夫廩如制仍以高年

特賜存問明年卒謚恭節毛愷字達和江山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坐論洗馬鄒守益不當投散地爲執政所惡謫寧國推官歷刑部尚書太監李芳驟遷忤穆宗命刑部寘重辟愷奏芳罪狀未明非所以示天下公芳乃得貰死愷贈太子少保謚端簡

葛守禮字與立德平人嘉靖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彰德推官巨盜誣富家株連以百數守禮盡出之獄者譖之御史會藩府獄久不決屬守禮一訊即得乃大驚服冬至趙王戒百官朝服賀守禮獨不可遷兵部主事父喪服闋補禮部寧府宗人悉錮高牆後稍言人閥閱嵩代之守禮適遷儀制郎中駁不行故事郡王絕近支得以本爵理府事不得繼封交城懷仁襄垣近支絕以繼封請守禮持之堅會以疾在告三郎人乘間行賂遂得請旗校刷其事以閱所籍記賂遺十餘萬獨無守禮名帝由是知守禮廉遷河南提學副使再遷山西按察使進陝西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入爲戶部侍郎督餉宣大改吏部自左侍郎遷南京禮部尚書李本署吏部事希嚴嵩指考察廷臣署守禮下考勒致仕後帝問守禮安在左右謬以老病對帝爲歎

惜久之隆慶元年起戶部尚書奏言畿輔山東流移日衆以有司變法亂常起科太重徵派不均且河南北山東西土地磽瘠正供尚不能給復重之徭役工匠及富商大賈皆以無田免役而農夫獨受其困此所謂舛也乞正田賦之規罷科差之法又國初徵糧戶部定倉庫名目及石數價值通行所司分派小民隨倉上納完欠之數瞭然可稽近乃定爲一條鞭法計畝徵銀不論倉口不問石數吏書舞緣爲奸增減灑派弊端百出至於收解乃又變爲一串鈴法謂之路收分解收者不解解者不收收者獲積餘之貲解者任賠補之累夫錢穀必分數明而後稽覈審今混而爲一是爲那移者地也願敕所司酌復舊規詔悉舉行於是奏定國計簿式頒行天下自嘉靖三十六年以後完欠起解追徵之數及貧民不能輸納備錄簿中自府州縣達布政送戶部稽考以清隱漏那移侵欺之弊又以戶部專理財賦必周知天下倉庫盈虛然後可節縮調劑祖宗時令天下歲以文冊報部乃請遣御史譚啓馬明謨張問明趙巖分行天下董其事竝承敕以行覈思例賞邊軍或言士伍虛冒宜乘給賞汰之守禮言此朝廷曠典乃以賈怨耶議乃止大學士高拱與徐階不相能舉朝攻拱侍郎徐養

正劉自強拱所厚亦詣守禮言守禮不可養正等遂論
拱守禮尋乞養母歸及拱再相深德守禮起爲刑部尚
書初階定方士王金等獄坐妄進藥物比子殺父律論
死詔下法司會訊守禮等議金妄進藥無事實但習故
陶仲文術左道惑衆應坐爲從律編戍給事中趙奮言
主於入而不爲先帝地今則一
爲首將以陶仲文爲首則仲文死已久爲法如此陛下
何賴哉疏入報聞尋改守禮左都御史奏言畿內地勢

窪下河道堙塞遇潦則千里爲壑請倣古井田之制瀦
治溝洫使旱潦有備章下有司又申明巡撫事宜條列
官箴士節六事守禮議王金獄與拱合然不附拱後張
居正欲以王大臣事搆殺拱守禮力爲解乃免階拱居
正更用事交相軋守禮周旋其間正色獨立人以爲難
萬曆三年以老乞休詔加太子少保馳驛歸六年卒贈
太子太保謚端肅
靳學顏字子愚濟寧人嘉靖十三年舉鄉試第一明年
成進士授南陽推官以廉平稱歷吉安知府治行高累
遷左布政使隆慶初入爲太僕卿改光祿旋拜右副都
御史巡撫山西應詔陳理財凡萬餘言言選兵鑄錢積

穀最切其畧曰宋初禁軍十萬總天下諸路亦不過十
萬其後慶曆治平間增至百餘萬然其時財用不詘我
朝邊兵四十萬其後雖增兵益戍而主兵多缺不若宋
人十倍其初也然自嘉靖中卽以詘之告何哉宋雖增
兵而天下無養兵費我朝以民養兵而新軍又一切仰
太倉舊餉不減新餉日增費一也周豐鎬漢西都率有
其名而無實我朝留都之設建官置衞坐食公帑費二
也唐宋宗親或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我朝分封列爵
不農不仕吸民膏髓費三也有此三者儲畜安得不匱
而其間尤耗天下之財者兵而已夫陷鋒摧堅旗鼓相
當兵之實也今邊兵有戰時若腹兵則終世不一當敵
每盜賊竊發非陰陽醫藥雜職則丞貳判簿爲之將非
鄉民里保則義勇快壯爲之兵在北則借鹽丁礦徒在
南則借狼土此皆腹兵不足用之驗也當限以輪番守
戍之法或遠不可徵或弱不可任則聽其耕商而移其
食以餉邊如免班軍而徵價省充發而輸贖亦變通一
策也欲京兵強亦宜責以輪番戍守夫京師去宣府薊
鎮纔數百里京營九萬卒歲以一萬戍二鎮九年而一
周未爲苦也而怯者與邊兵同其勁矣又以畿輔之卒
塡京戍之闕其部伍號令月糧犒賞亦與京卒同而畿

輔之卒皆親兵矣夫京卒戍薊鎮則延國之費可省戍
宣府則宣府大同之氣自張寇畏宣大之力制其後京
卒之勁當其前則仰攻深入之事鮮矣臣又覩天下之
民皇皇以匱乏爲慮者非布帛五穀不足也銀不足耳
夫銀寒不可衣饑不可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獨
奈何用銀而廢錢錢益廢銀益獨行獨行則藏益深而
銀益貴貨益賤而折色之辦益難豪右乘其賤收之時
其貴出之銀積於豪右者愈厚行於天下者愈少更踰
數十年臣不知所底止矣錢者泉也不可一日無計者
謂錢法之難有二利不豐本民不願行此皆非也夫朝

廷以山海之產爲材以億兆之力爲工以賢士大夫爲
役何本之費誠令民以銅炭贖罪而匠役則取之營軍
一指麾間錢徧天下矣至不願行錢者獨奸豪爾請自
今事例罰贖徵稅賜賚宗祿官俸軍餉之屬悉銀錢兼
支上以是徵下以是輸何患其不行哉臣又聞中原者
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民有終身無銀
而不能終歲無衣終日無食今有司夙夜不遑者乃在
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國家建都幽燕北無郡國之儲
所恃爲腹心股肱者河南山東江北及畿內八府之人
心耳其人率驁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

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往往一夫作難千人響應前
事已屢驗矣弭之之計不過日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
繫其身聚骨肉以繫其心今試覈官廩之所藏每府得
數十萬則司計者安枕可矣得三萬焉猶足塞轉徙者
之望設不滿萬豈得無寒心臣竊意不滿萬者多也臣
近者疏請積穀業蒙允行第恐有司從事不力無以塞
明詔敢即臣說申言之其一曰官倉發官銀以糴也一
曰社倉收民穀以充也官倉非甚豐歲不能舉社倉雖
中歲皆可行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人宋
則準民間正稅之數取二十分之一以爲社誠倣而推
之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計每歲二倉之入
以驗其功著爲令而歲歲修之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在
官倉者民有大饑則以振在民倉者雖官有大役亦不
驟貸借此藏富於民即藏富於國也今言財用者不憂
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
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
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聖明垂意疏入下所司議
卒不能盡行也尋召爲工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
學顏內行修潔見高拱以首輔掌銓專恣甚遂謝病歸
卒弟學曾山西副使治績亦有聞

贊曰明之中葉邊防墮經費之當時任事之臣能留意於此者鮮矣若楊博馬森劉體乾葛守禮靳學顏之屬庶幾經濟之畧者就其設施與其所建白究而行之亦補苴一時而已況言之不盡行行之不能久乎自時厥後張居正始一整飭居正殁一切以空言從事以迄於亡蓋其壞非朝夕之積矣

明史卷二百十五 列傳一百三

經筵講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王治

周弘祖 岑用賓 鄧洪震

駱問禮 楊松 張遮治

陳吾德 李已 胡涍

劉奮庸 曹大埜

王治字本道忻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行人遷吏科給事中寇屢盜邊邊臣多匿不奏小勝文臣輒冒軍功治請臨陣斬獲第錄將士功文臣及鎮帥不親搏戰者止賜賚從之再遷禮科左給事中隆慶元年偕御史王好問覈內府諸監局歲費中官崔敏請止之爲給事中張憲臣所劾得旨詔書所載者自嘉靖四十一年始聽治等詳覈不載者已之治等力爭不許事竣劾中官趙廷玉馬尹乾沒罪詔下司禮監按問尋上疏陳四事一定宗廟之禮以隆聖孝獻皇雖貴爲天子父未嘗南面臨天下雖親爲武宗叔然嘗北面事武宗今乃與祖宗諸帝並列設位於武宗右揆諸古典終爲未協臣以爲獻皇祔太廟不免遷若專祀世廟則億世不改乞

敕廷臣博議務求至當一謹燕居之禮以澄化源人主深居禁掖左右便佞窺伺百出或以燕飲聲樂或以遊戲騎射近則損敝精神疾病所由生久則妨累政事危亂所由起比者人言籍籍謂陛下燕閒舉動有非祕閣所宜者臣竊爲陛下慮之其二請勤朝講親輔弼疏入劉顯掌錦衣衛都督李隆等九人不職溶留餘俱貶黜自嚴嵩敗言官爭發憤論事一敬尤敢言隆慶元年正月吏部尚書楊博掌京察黜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而山西人無下考者吏科給事中胡應嘉劾博挾私憤庇鄉里應嘉先嘗劾高拱拱修郤將重罪之徐階等重違拱意且以應嘉實佐察初未言今黨同官妄奏擬旨斥爲民言路大譁一敬爲應嘉訟斥博及拱詆拱奸險橫惡無異蔡京且言應嘉前疏臣與聞黜應嘉不若黜臣與聞黜應嘉不若黜臣會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芳疏爭階乃調應嘉建寧推官一敬尋劾拱威制朝紳專柄擅國亟宜罷不聽踰月御史齊康劾階諸給事御史以康受拱指羣集闕下詈而唾之一敬首劾康康亦劾一敬時康主拱一敬主階互指爲黨言官多論康康竟坐謫已陳兵政八事部皆議行南京振武營兵由此罷湖廣巡按陳省劾太和山守備中官呂詳詔徵詳還罷守備官未幾復遣監

未幾劾罷禮部尚書董份三遷兵科給事中言廣西總兵當用都督不當用勳臣因劾恭順侯吳繼爵罷之以俞大猷代寇大入陝西劾總督陳其學巡撫戴才俱奪官又以軍政劾英國公張溶山西浙江總兵官董一奎劉顯掌錦衣衛都督李隆等九人不職溶留餘俱貶黜自嚴嵩敗言官爭發憤論事一敬尤敢言隆慶元年正月吏部尚書楊博掌京察黜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而山西人無下考者吏科給事中胡應嘉劾博挾私憤庇鄉里應嘉先嘗劾高拱拱修郤將重罪之徐階等重違拱意且以應嘉實佐察初未言今黨同官妄奏擬旨斥爲民言路大譁一敬爲應嘉訟斥博及拱詆拱奸險橫惡無異蔡京且言應嘉前疏臣與聞黜應嘉不若黜臣會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芳疏爭階乃調應嘉建寧推官一敬尋劾拱威制朝紳專柄擅國亟宜罷不聽踰月御史齊康劾階諸給事御史以康受拱指羣集闕下詈而唾之一敬首劾康康亦劾一敬時康主拱一敬主階互指爲黨言官多論康康竟坐謫已陳兵政八事部皆議行南京振武營兵由此罷湖廣巡按陳省劾太和山守備中官呂詳詔徵詳還罷守備官未幾復遣監

之獄充孝陵衛淨軍今不宜用從之中官呂用等典京營一敬力諫事寢黜國公沐朝弼殘恣屢抗詔旨一敬懼即請治其罪報可俄擢太常少卿拱再起柄政一敬懼即日告歸半道以憂死時應嘉已屢遷參議憂歸聞拱再相亦驚怖而卒應嘉沐陽人由宜春知縣擢吏科給事中三遷都給事中論侍郎黃養蒙李登雲及布政使李磐侯一元不職皆罷去登雲者大學士高拱姻也應嘉策拱必害已遂并劾拱言拱輔政初即以直廬為隆移家西安門外夤夜潛歸陛下近稍違和拱即私運直廬器物於外臣不知拱何心疏入拱大懼亟奏辯會帝崩得不竟拱以此銜應嘉穆宗嗣位應嘉請帝御文華殿與輔臣面議大政召訪諸卿顧問侍從令科臣隨事駁議帝納焉應嘉居諫職號敢言然悻悻好博擊議者頗以傾危目之

周弘祖麻城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除吉安推官徵授御史出督屯田馬政隆慶改元司禮中貴及蕭邸近侍廕錦衣指揮以下至二十餘人弘祖馳疏請止賚金幣或停世襲且言高皇帝定制宦侍止給奔走掃除不關政事孝宗召對大臣宦侍必退去百餘武非惟不使之預亦且不使之聞願陛下勿與謀議假以顏笑則彼無亂政之階而聖德媺矣祖孝宗矣臣又聞先帝初載欲廢太監張欽義子錦衣兵部尚書彭澤執奏再四今趙炳然居澤位不能效澤忠無所逃罪報聞已請汰內府監局錦衣衛光祿寺文思院冗員復嘉靖初年之舊又請倣行古社倉制詔皆從之明年春言近四方地震土裂成渠旂竿數火天鼓再鳴隕星旋風天雨黑豆此皆陰盛之徵也陛下嗣位二年未嘗接見大臣咨訪治道邊患孔棘備禦無方事涉內庭輒見撓沮如閱馬核庫詔出復停皇莊則親收子粒大和則權取香錢織造之使累遣糾劾之疏留中內臣貿賞謝辭溫旨遠出六卿

上尤祖宗朝所絕無者疏入不報其冬詔市珍寶魏時亮等爭不聽弘祖復切諫尋遷福建提學副使大學士高拱掌吏部考察言官惡弘祖及岑用賓等謫弘祖安順判官用賓宜川縣丞用賓廣東順德人官南京給事中多所論劾又嘗論拱很愎以故拱憾之出為紹興知府既中以察典遂卒於貶所而弘祖謫未幾拱罷量移廣平推官萬曆中屢遷南京光祿卿坐朱衣蠲陵免當隆慶初以地震言事者又有鄧拱震宣化人時為兵部郎中上疏曰入夏以來淫雨彌月又京師去冬地震今春風霾大作白日無光近大同又報雨雹傷物地震有

聲陛下臨御甫半年災異疊見傳聞後宮游幸無時嬪
御相隨後車充斥左右近習濫賜予政令屢易前後背
馳邪正混淆用舍猶豫萬一奸宄潛生寇戎軼犯其何
以待之帝納其言下禮官議修省洪震尋以疾歸萬曆
改元督撫交章論薦竟不起

奏給事中魏時亮御史賀一桂等繼爭皆不聽仰庇疏
言頃言官諫購寶珠反蒙詰讓昔仲尼戒湯不遏聲色
詹仰庇字汝欽安溪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由南海知
縣徵授御史隆慶初穆宗詔戶部購寶珠尚書馬森執
不踰貨利召公戒武王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湯武能受
二臣之戒絕去玩好故聖德光千載若侈心一生不可
復遏恣情縱欲財耗民窮陛下玩好之端漸啓弼違之
諫惡聞羣小乘隙百方誘惑害有不勝言者況寶石珠
璣多藏中貴家求之愈急邀直愈多奈何以有用財耗
之無用之物今兩廣需餉疏請再三猶靳不予何輕重
倒置乎不報三年正月中官製烟火延燒禁中廬舍仰
庇請按治左右近習多切齒者帝頗耽聲色陳皇后微
諫帝怒出之別宮外庭皆憂之莫敢言仰庇入朝遇暨
禁中出詢之知后寢疾危篤即上疏言先帝慎擇賢淑
作配陛下爲宗廟社稷內主陛下宜遵先帝命篤宮闈
之好近閹皇后移居別宮已近一載抑鬱成疾陛下罄
不省視萬一不諱如聖德何臣下莫不憂惶徒以事涉
宮禁不敢頌言臣謂人臣之義知而不言當死言而觸
諱亦當死臣今日固不惜死願陛下采聽臣言立復皇
后中宮時加慰問臣雖死賢於生帝手批答曰后無子
多病移居別宮聊自適以冀却疾爾何知內庭事顧妄
言仰庇自分得重譴同列亦危之及旨下中外驚喜過
望仰庇益感奮亡何巡視十庫疏言內官監歲入租稅
至多而歲出不置籍按京城內外園廛場地隸本監者
數十計歲課皆屬官錢而內臣假上供名恣意漁獵利

填私家過歸朝宁乞備數宜留宜革并出入多寡數以
杜奸欺再照人主奢儉四方係安危陛下前取戶部銀
用備緩急今如本監所稱則盡以創鰲山修宮苑製鞦
韆造龍鳳艦治金櫃玉盆輩小用因乾沒累聖德虧國計
望陛下深省有以玩好逢迎者悉屏出罪之宜官益恨
故事諸司文移往還及牧民官出教用照字言官上書
無此體官官因指再照人主語爲大不敬帝怒下詔曰
仰庇小臣敢照及天子且狂肆屢不悛遂廷杖百除名
并罷科道之巡視庫藏者南京給事中駱問禮御史余
嘉詔等疏救且言巡視官不當罷不納仰庇爲御史僅

八月數進讜言竟以獲罪神宗嗣位錄先朝直臣以仰
庇在京時嘗爲商人居間不得內召除廣東參議尋乞
歸家居十餘年起官江西再遷南京太僕少卿入爲左
僉都御史進左副都御史仰庇初以直節負盛名至是
爲保位計頗不免附麗饒伸以科場事劾大學士王錫
爵左都御史吳時來仰庇即劾伸進士薛敷教劾時來
及南京右都御史耿定向仰庇未及閱疏即論敷教排
陷大臣敷教坐廢及吏部侍郎趙煥兵部侍郎沈子木
相繼去仰庇謀代之蹤跡頗著給事中王繼光主事姜
士昌員外郎趙南星南京御史王麟趾等交章論列仰

庇不自安屢求去帝雖慰留而衆議籍籍不止稍遲刑
部右侍郎移疾歸久之卒
駱問禮諸暨人嘉靖末進士歷南京刑科給事中隆慶
三年陳皇后移別宮問禮偕同官張應治等上言望后
正位中闈即有疾豈宜移宮望亟返坤寧毋使後世謂
變禮自陛下始不報給事張齊劾徐階爲廷臣所排下
獄削籍問禮獨言齊賊可疑不當以糾彈大臣貲其罪
張居正請大閱問禮謂非要務而請帝日親萬幾詳覽
奏章末幾劾誠意伯劉世延福建巡撫涂澤民不職帝
並留之帝初納言官請將令諸政務悉面奏於便殿問

臚遂條上面奏事宜一言陛下躬攬萬幾宜酌用羣言
不執已見使可否予奪皆合天道則有獨斷之美無自
用之失二言陛下宜日居便殿使侍從官常在左右非
嚮晦不入宮閫則涵養薰陶自多裨益三言內閣政事
根本宜參用諸司無拘翰林則講明義理通達政事皆
得其人四言詔旨必由六科諸司始得奉行脫有未當
許封還執奏如六科不封駁諸司失檢察者許御史糾
彈五言頃詔書兩下皆許諸人直言然所採納者除言
官與一二大臣外盡付所司而已宜益廣言路凡臣民
章奏不惟其人惟其言令匹夫皆得自効六言陛下臨

朝決事凡給事左右如傳旨接奏章之類宜用文武侍
從毋使中官參與則窺竊之漸無自而生七言士習頗
危稍或異同輒加排陷自今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
好惡衆人言未必得一人言未必非則公論日明士氣
可振八言政令之出宜在必行今所司題覆已報可者
未見修舉因循玩愒習爲故常陛下當明作於上救諸
臣奮勵於下以挽頹惰之風九言面奏之儀宜畧去繁
文務求實用俾諸臣入而敷奏退而治事無或兩妨斯
上下之交可久十言修撰編檢諸臣宜令更番入直密
邇乘輿一切言動執簡侍書其耳目所不及者諸司或

以月報或以季報令得隨事纂緝以垂勸戒疏奏帝不悅宦侍復從中撓之謫楚雄知事明年吏部舉雜職官當遷者問禮及御史楊松在舉中帝曰此兩人安得遷遷俟三年後議之萬曆初屢遷湖廣副使卒楊松河南衛人歷官御史巡視皇城尚膳少監黃雄徵子錢與民爭田西布政司照磨神宗立擢廬州推官終山西副使張應治秀水人在垣中抗疏多可稱爲高拱所惡出爲九江知府終山東副使

鄭履淳字叔初刑部尚書曉子也舉嘉靖四十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遷尚寶丞隆慶三年冬疏言頃年以來萬民失業四方多故天鳴地震災害荐臻正陛下宵旰憂勤時也夫饑寒迫身易爲衣食敝敝赤子聖主之所以爲資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廷困窮之懼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足以資他人矣今最急莫如用賢陛下御極三禩矣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晝思慮豫防之策乎高亢聯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編之功宮闈違脫珥之規朝陛拂同舟之義回奏蒙譴補牘奚從內批徑出封還

何自紀綱因循風俗玩愒功罪罔核文案徒繁閒寺潛爲厲階善類漸以短氣言涉宮府肆毒排擠多端梗在私門堅持不破萬衆惶惶皆謂羣小侮常明良疎隔自開闢以來未有若是而永安者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爲小故之所淆弘濬哲以任君子勿爲嬖昵之所惑移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癉瘵分昭陽細務之勤而庶政以釐裔爲關門勁敵以錢穀爲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嘉納殷士儁翁大立諸疏經史講筵日親無倦臣民章奏與所司面相可否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於此疏入帝大怒杖之百繫刑部獄數月刑科舒化等以爲言乃釋爲

民神宗立起光祿少卿卒

陳吾德字懋修餘善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行人隆慶三年擢工科給事中兩廣多盜將吏率虛文罔上吾德劾便宜八事皆允行明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已而月復食吾德言歲首日月並食天之大災陛下宜屏斥一切玩好應天以實詔遣中官督織造吾德偕同官嚴用和切諫報聞帝從中官崔敏言命市珍寶戶部尚書劉體乾戶科都給事中李已執奏不從吾德復偕已上疏曰伏睹登極詔書罷採辦獨加派且云各監局以缺乏

爲名移文苛取及所司阿附奉行者言官即時論奏治以重典海內聞之歡若更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玉市珠傳帖數下人情惶駭咸謂詔書不信無所適從邇時府庫久虛民生困瘁司度支者日夕憂危陛下奈何以玩好故費數十萬貲乎敏等獻芻蕘私罪不可宥乞亟譴斥以全詔書大信帝震怒杖已百錮刑部獄斥吾德爲民神宗嗣位起吾德兵科萬曆元年進右給事中張居正柄國諫官言事必先請吾德獨不往禮部主事宋儒與兵部主事熊敦朴不相能誣敦朴欲劾居正屬尚書譚綸劾罷之既而誣漸白吾德遂劾儒亦請之外居正以吾德不白己嫌之未幾爭成國公朱希忠贈定襄王會益忤居正及慈寧宮後宝災吾德力爭出爲饒州知府有盜建昌王印章者遁之南京見獲居正客操江都御史王篆坐吾德部下失盜謫馬邑典史御史又劾其澁饒時違制講學用庫金市學田遂除名爲民居正死薦起思州推官移寶慶同知皆以親老不赴後終湖廣僉事李已字子復磁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除太常博士擢禮科給事中隆慶中頻詔戶部有所徵索尚書劉體乾輒執奏已每助之以是積失帝意及爭珍寶事遂得禍未幾刑科給事中舒化等請釋已刑部

尚書葛守禮等因言朝審時重囚情可矜疑者咸得末減已及內犯張恩等十人獄未定不列朝審中荀瘐死奸猾將累深仁帝乃釋已恩等繫如故法司以恩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衆翕然稱帝仁明神宗立薦起兵科都給事中奏言陛下初基弊端盡去傳奉一事豈可尚踵故常內臣即有勤勞當優以金帛名器所在不容濫授帝嘉納之御史胡涍建言得罪已首論救尋劾兵部尚書譚綸去取邊將不當平江伯陳王謨罪廢復夤緣出鎮湖廣已力爭得寢擢順天府丞遷大理右少卿疏請改父母諡命日已暮逼禁門守者投入帝怒謫常州同知初已與吾德並敢言已尤以直著兩遷推抑頗事營進後爲南京考功郎中九年京察希張居正指與尚書何寵罷司業張位長史趙世卿察典遂得擢南京尚寶卿三遷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踰年罷歸卒胡涍字原荊無錫人嘉靖末舉進士歷知永豐安福二縣擢御史神宗即位之六日命馮保代孟冲掌司禮監召用南京守備張宏涍請嚴馭近習毋惑諂諛彭損聖德保大怒思傾之其冬妖星見慈慶宮後延燒連房涍乞徧察披廷中曾蒙先朝寵幸者體恤優遇其餘無論老少一槩放遣奏中有庶高不君則天爲虐語

帝怒問輔臣二語所指爲誰張居正對曰孝言雖狂悖心無他帝意未釋嚴旨譴孝逮孝惶恐請罪斥爲民踰年巡按御史李學詩薦孝詔自後有薦者并逮治孝久之卒

汪文輝字德充婺源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隆慶四年改御史高拱以內閣掌吏部權勢烜赫其門生韓楫宋之韓程文涂夢桂等並居言路日夜走其門專務搏擊文輝亦拱門生心獨非之明年二月疏陳四事專責言官其畧曰先帝末年所任大臣本協濟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爲本願陛下明飭中外消朋比之私還淳厚之俗天下幸甚疏奏下所

低昂窺所向而攻其所忌致顛倒是非熒惑聖聽傷國家大體苟踵承前弊交煽並搆使正人不安其位恐宋元祐之禍復見於今是爲傾陷祖宗立法至精密矣而卒有不行者非法敝也不得其人耳今言官條奏率銳意更張部臣重違言官輕變祖制遷就一時苟且允覆及法立弊起又議復舊政非通變之宜民無晝一之守是爲紛更古大臣坐事退者必爲微其詞所以養廉恥存國體今或掇其已往揣彼未形逐景循聲爭相詬病若市井喧鬨然至方面重臣苟非甚奸慝亦宜棄短錄長爲人才惜今或搜抉小疵指爲大蠹極言醜詆使決

引去以此求人國家安得全才而用之是爲苛刻言官之短誰爲指之者今言事論人或不當部臣不爲奏覆即憤然不平雖同列明知其非亦莫與辨以爲體貌當如是夫臣子且不肯一言受過何以責難君父哉是爲求勝此四弊者今日所當深戒然其要在大臣取鑒前失勿用希指生事之人希指生事之人進則忠直貞諒之士遠而頌成功譽盛德者日至於前大臣任己專斷即有關失執從閒之蓋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爲本願陛下明飭中外消朋比之私還淳厚之俗天下幸甚疏奏下所

司拱惡其刺己甫二日出爲寧夏僉事修屯政竄浮糧建水陸流亡漸歸御史富平孫不揚幷拱爲希指者所劾方行勘文輝抗言曰毛舉細故齮齕正人以快當路之私我固不肯爲諸君亦不可也於是紱其事未幾劾者先得罪去丕揚竟獲免神宗嗣位拱罷政召爲尚寶卿尋告歸久之有詔召用未赴卒

劉奮庸雒陽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兵部主事尋改禮部兼翰林待詔侍穆宗裕邸進員外郎穆宗即位以舊恩擢尚寶卿已藩邸舊臣相繼柄用獨奮庸久不調大學士高拱亦故講官也再起任事頗專恣奮庸疾之

隆慶六年三月上疏曰陛下踐阼六載朝綱若振飭而大柄漸移仕路若肅清而積習仍故百僚方引領以覩勵精之治而陛下精神志意漸不逮初臣念潛邸舊恩誼不忍默謹條五事以俟英斷一保聖躬人主一身天地人神之主必志氣清明精神完固而後可以御萬幾望疑神定志忍性抑情毋逞旦夕之娛毋徇無涯之慾則無疆之福可長保也二總大權令政府所擬議百司所承行非不奉詔旨而其間從違之故陛下曾獨斷否乎國事之更張人才之用舍未必盡出忠謀協公論臣願陛下躬攬大權凡庶府建白閣臣擬旨特留清覽時出獨斷則臣下莫能測其機而政柄不致旁落矣三慎儉德陛下嗣位以來傳旨取銀不下數十萬求珍異之寶作鰲山之燈服御器用悉鏤金雕玉生財甚難靡敝無紀願察內帑之空虛思小民之艱苦不作無益不貴異物則國用充羨而民樂其生矣四覽章奏人臣進言豈能皆當陛下一切置不覽非惟虛忠良獻納之誠抑恐權奸蔽壅勢自此成望陛下留神章奏曲垂容納言及君德則反己自修言及朝政則更化善治聽言者既見之行事而進言者益樂於効忠矣五用忠直遵歲進諫者或以勤政或以節用或以進賢退不肖此皆無所

利而爲之非若承望風旨肆攻擊以雪他人之憤迎合權要交薦拔以樹淫朋之黨者比也願恕狂愚之罪嘉批鱗之誠登之有位以作士氣則讜規日聞裨益非勘疏入帝但報聞不怒也而附拱者謂奮庸久不徙官快快風刺相與詆訾之給事中涂夢桂遂劾奮庸動搖國是會給事中曹大埜亦劾拱十罪帝斥之給事中程文因奏拱竭忠報國萬世永賴奮庸與大埜漸搆姦謀傾陷元輔罪不可勝誅章並下吏部拱方掌部事陽爲二臣祈寬帝不許竟謫大埜乾州判官奮庸興國知州夢桂文皆拱門生夢桂極詆奮庸文則盛稱頌拱又盡舉

大埜奏中語代拱剖析士論非之奮庸謫官兩月會神宗即位遂擢山西提學僉事再遷陝西提學副使以病乞歸卒大埜巴縣人其劾拱張居正實使之萬曆中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以貪劾免

贊曰世宗之季門戶漸開居言路者各有所主故其時不患其不言患其言之冗漫無當與其心之不能無私言愈多而國是愈益淆亂也汪文輝所陳四弊有旨哉及君德則反己自修言及朝政則更化善治聽言者既論明季言路諸臣而考其得失當於是觀之

明史卷二百十五終

總裁官禮部尚書兼太子太保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兼加六級臣張
敕修

吳山

瞿景淳子汝稷　汝說　田一儁沈懋學　懋學從孫齊民

黃鳳翔韓世能

馮琦從祖惟訥　從父子咸

翁正春

唐文獻楊道寶　陶望齡

蔡毅中

羅喻義

許士柔

吳山字曰靜高安人嘉靖十四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累官禮部左侍郎三十五年改吏部尋代王用賓爲禮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太保山與嚴嵩鄉里嵩子世蕃介大學士李本飲山欲與爲婚姻山不可世蕃不悅而罷帝欲用山內閣嵩密阻之府丞朱隆禧者考察罷官獻方術得加禮部侍郎及卒請卹山執不與裕景二邸並建國本未定三十九年冬帝忽諭禮部具景王之藩儀嵩知帝激於郭希顏疏欲覘人心諷山留王山曰中外望此久矣立具儀以奏王竟之藩可禮監黃錦嘗竊語山曰公他日得爲編氓幸矣王之藩非帝意也明年二月朔日當食徵陰曆官言日食不見卽同不食嵩以爲天眷趣部急上賀侍郎袁煒亦爲言山仰首曰日方虧將誰欺耶仍拜表如常儀帝大怒山引罪帝謂山守禮無罪而責禮科對狀給事中李東華等震懼劾山請與同罪帝乃責山賣直沽名停東華俸嵩高言罪在部臣帝乃貰東華等命姑識山罪吏科梁夢龍等見帝怒山甚又惡導劾山乃并吏部尚書吳鵬劾之詔竟致仕山冠帶閒住時皆惜山而深快鵬之去穆宗卽位召爲南京禮部尚書堅辭不赴卒贈少保謚文端

陸樹聲字與吉松江華亭人初冒林姓及貴乃復家世業農樹聲少力田暇卽讀書舉嘉靖二十年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二十一年請急歸遭父喪久之起南京司業未幾復請告去起左諭德掌南京翰林院尋召還舂坊不赴久之起太常卿掌南京祭酒事嚴教學規著條教十二以勵諸生召爲吏部右侍郎引病不拜隆慶中再起故官不就神宗嗣位卽家拜禮部尚書初樹聲屢辭朝命中外高其風節遇要職必首舉樹聲唯恐其不至張居正當國以得�樹聲爲重用後進禮先謁之

樹聲相對穆然意若不甚接者居正失望去一日以公事詣政府見席稍偏熟視不就坐居正趣爲正席其介如此北部要增歲幣兵部將許之樹聲力爭歲終陳四方災異請帝循舊章省奏牘愼賞賚防壅蔽納讜言崇儉德攬魁柄別忠邪詔皆嘉納萬曆改元中官不樂樹聲屢宣詣會極門受旨且頻趣之比趨至則曹司常事耳樹聲知其意連疏乞休居正語其弟樹德曰朝廷行相平泉矣平泉者樹聲別號也樹聲聞之曰一史官去國二十年豈復希揆席耶且虛拘何益其冬請愈力乃命乘傳歸辭朝陳時政十事語多切中報聞而已居

正就郎舍與別問誰可代者舉萬士和林燫比出國門士大夫傾城追送皆謝不見樹聲端介恬雅翛然物表難進易退通籍六十餘年居官未及一紀與徐階同里高拱則同年生兩人相繼柄國皆辭疾不出爲居正所推卒不附也已給廩隸如制加太子少保再遣存問弟樹德自有傳子彥章萬曆十七年進士樹聲誡毋就館選隨以行人終養詔給月俸異數也樹聲年九十七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彥章有節槩官至南京刑部侍郎瞿景淳字師道常熟人八歲能屬文久困諸生間教授里中自給嘉靖二十三年舉會試第一殿試第二授編

修鄭王厚烷以言事廢徙鳳陽景淳奉敕封其子載堉爲世子攝國事世子內懼賜重幣景淳亦謝不納既而語景淳吳繼爵爲正使已授幣慚景淳曰上遣使密詢狀徵公吾幾中法滿九載遷侍讀請急歸江南久苦倭總督胡宗憲奸人不得一安枕臥相公親倭患胡君坐擁十萬師南中人不得一安枕臥相公不欲聞誰爲言者嵩愕然謝之歷侍讀學士掌院事改太常卿領南京祭酒事就遷吏部右侍郎隆慶元年召

爲禮部左侍郎用總校永樂大典勞兼翰林院學士支二品俸侍經筵修嘉靖實錄疾作累疏乞骸骨歸踰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懿爲編修時典制誥錦衣陸炳先後四妻欲封最後者屬景淳撰詞不可介嚴嵩爲請亦不應橐金以投卒笑謝之子汝穆汝說汝穉字元立好學工屬文以廕補官三遷刑部主事扶溝知縣扶宗人神宗令予重比汝穆曰是微服至邑庭官自扶扶溝民耳獻上竟得釋歷黃州知府徙邵武再守辰州永順土司彭元錦助其弟保靖土司象坤與西陽冉御龍相讐殺汝穆馳檄元錦解兵去三土司皆安尋遷長蘆鹽運

使以太僕少卿致仕尋卒汝說字星卿五歲而孤撫文成輒跪薦父木主前萬曆中舉進士官至湖廣提學僉事亦以剛正聞子式耜別有傳

田一儁字德萬大田人隆慶二年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萬曆五年吳中行攻張居正奪情趙用賢等繼之居正怒不測一儁偕侍講趙志皐修撰沈懋學等疏救格不入乃會王錫爵等詣居正陳大義一儁詞尤峻居正心嗛之未幾志皐等皆逐一儁先請告歸獲免居正歿起故官屢遷禮部左侍郎掌翰林院辭疾歸未行卒一儁禔身嚴苦家無贏貲贈禮部尚書懋學

字君典宣城人父寵字畏思嘉靖中舉鄉試授行唐知縣以民不詣繇紕置機杼教之調獲鹿徵授御史官至廣西參議師貞安固歐陽德又從王畿錢德洪游知府羅汝芳創講會御史耿定向聘寵與梅守德共主其席懋學少有才名舉萬曆五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居正子嗣修其同年生也疏既格不入乃三貽書勸嗣修諫嗣修不能用以工部尚書李幼滋與居正善復貽書爲言幼滋報曰若所言宋人腐語趙氏所以不競也張公不奔喪與揖讓征誅並得聖賢中道豎儒安足知之幼滋初講學盜虛名至是縉紳不與焉懋學遂引疾歸居數年卒福王時追謚文節從孫壽民字眉生爲諸生有聲崇禎九年行保舉法巡撫張國維以壽民應詔莆入都疏劾兵部尚書楊嗣昌奪情復攻總督熊文燦言嗣昌挈軍旅權付文燦兵十二萬餉二百八十餘萬使賊面縛輿櫬猶應宣布皇威而後待以不死今乃講盟結約若與國然天下有授柄於賊而能制賊者乎通政張紹先寢不上壽民以書責紹先乃請上其留中少詹帝以疏達式命勿進壽民遂檃括兩疏上之留中奏語頗侵嗣昌嗣昌恐待罪事黃道周數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言之吾輩媿死矣後道周及何楷等相繼抗疏要自壽民發之

壽民名動天下未幾移疾去講學姑山從游者數百人福王時阮大鋮用事衙壽民劾嗣昌疏有大鋮妄陳條畫鼓煽豐芭語必欲殺之壽民乃變姓名避之金華山國變乃歸不復出

黃鳳翔字鳴周晉江人隆慶二年進士及第授編修敎習內書堂輯前史宦官行事可爲鑒戒者令誦習之世宗實錄成進修撰萬曆五年張居正奪情杖諸諫者鳳翔不平誦言於朝編纂章奏盡載諸諫疏及居正二子會試示意鳳翔峻却之當主南畿試以王篆欲私其子復謝不往屢遷南京國子祭酒省母歸起補北監時方

較刻十三經註疏鳳翔言頃陛下去貞觀政要進講禮
經甚善陛下讀曾子論孝曰敬父母遺體則當思珍護
聖躬誦學記言學然後知不足則當思緝熙聖學察月
令篇以四時敷政法天行健則可見聖治之當勤勵繹
世子篇陳保傅之教齒學之儀則可見皇儲之當早建
豫教疏入報聞尋擢禮部右侍郎兆河告警抗疏言多
事之秋陛下宜屏游宴親政事以實圖安攘爲今大計
惟用人理財二端宋臣有言平居無極言敢諫之臣則
臨難無敵愾致命之士鄒元標直聲勁節銓司特擬召
用其他建言遷謫如潘士藻孫如法亦擬輦轂而疏皆
首太宗移內藏上供物爲用兵養士之資今戶部歲進
二十萬初非舊額積成常供陛下富有四海奈何自營
私蓄竊見都城寺觀丹碧熒煌梵刹之供奉齋醮之祈
禳何一不糜內帑與其要福於冥漠之鬼神孰若廣施
於子遺之赤子帝不能用廷臣爭建儲久未得命帝諭
閣臣以明春舉行大學士王家屏出語禮部鳳翔與尚
書于慎行左侍郎李長春以冊立儀上帝怒俱奪俸意
復變鳳翔又疏爭不報遂請告去二十年禮部左侍郎

韓世能去張一桂未任而卒復起鳳翔代之尋改吏部
拜南京禮部尚書以養親歸再起故官力以親老辭久
之母卒遂不出卒於家天啟初諡文簡世能字存良長
洲人鳳翔同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與修世宗穆宗
實錄充經筵日講官歷侍讀祭酒禮部侍郎教習庶吉
士館閣文字是科爲最盛世能嘗使朝鮮贈遺一無所
受
余繼登字世用交河人萬曆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
討與修會典成進修撰直講經筵尋進右中允充日講
官時講筵久輟侍臣無所納忠繼登與同官馬琦共進
通鑑講義傳以時政缺失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充正
史副總裁已擢詹事掌翰林院兩宮災偕諸講官引洪
範五行傳切諫不報進禮部右侍郎二十六年以左侍
郎攝部事陝西山西地震南都雷火西寧鐘自鳴紹興
地湧血繼登於歲終類奏因請罷一切誅求開採之害
民者時不能用雷擊太廟樹復請帝躬郊祀廟享冊立
元子停礦稅撤中使帝優詔報聞而已旋擢本部尚書
時將討播州楊應龍繼登請罷四川礦稅以佐兵食復
上言頃者星躔失度水旱爲沴太白晝見天不和也鑿
山開礦裂地求砂致狄道山崩地震地不和也閭閻窮

困更加誅求帑藏空虛復貴珠寶奸民蟻聚中使鴟張中外壅隔上下不交人不和也戾氣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陵谷變遷高卑易位是爲陰乘陽邪干正下叛上之象臣子不能感動君父言愈數愈厭故天以非常之變警悟陛下尚可恬然不爲意乎帝不省繼登白罷部事請元子冊立冠婚疏累上以不得請鬱鬱成疾每言及輒流涕曰大禮不舉吾禮官死不瞑目病滿三月連章乞休不許請停俸亦不許竟卒於官贈太子少保謚文格繼登樸直慎密寡言笑當大事言議侃侃居家廉約學士曾朝節嘗過其里蓬蒿滿徑及病革視之擁敝絮布衾羊毳覆足而已幼子應諸生試夫人請爲一言終不可

焉琦字用韞臨朐人幼穎敏絕人年十九舉萬曆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預修會典成進侍講充日講官歷庶子三王並封議起移書王錫爵力爭之進少詹事掌翰林院事遷禮部右侍郎改吏部位政勤敏力抑營競尚書李戴倚重之二十七年九月太白太陰同見於午又狄道山崩平地湧大小山五琦草疏偕尚書戴上言近見太陰經天太白晝見已爲極異至山陷成谷地湧成山則自開闢以來惟唐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見也

竊惟上天無私惟民是聽欲承天意當順民心比來天下賦額視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而民戶殷足者則十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自礦稅使出而民間之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盜賊公行此非細故也諸中使衙命而出所隨奸徒動以千百陛下欲通商而彼專困商陛下欲愛民而彼專害民蓋近日神奸有二其一工伺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上之其一務剝小民晝有成謀假中官行之運機如鬼蜮取財盡錙銖遠近同嗟貧富交困貧者家無儲蓄惟恃經營但奪其數錢之利已絕其一日之生至於富民更蒙毒害或陷以漏稅竊礦或誣之販鹽盜木布成蔽許聲勢赫然及其得財寂然無事小民累足屏息無地得容利歸羣奸怨萃朝宁夫以刺骨之窮抱傷心之痛一呼則易動一動則難安今日猶承平民已洶洶脫有風塵之警天下誰可保信者夫哮拜誅鬬白死此皆募民丁以爲兵用民財以爲餉若一方窮民俱亂而四面應之於何徵兵於何取餉哉陛下試遣忠實親信之人采訪都城內外閭巷歌謠令一一開奏則民之怨苦居然可覩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陛下翻然改悟坐弭禍亂乃禮部修省之章未蒙批答而奸民搜括之奏又見允行如

納何其賢妄說令徧解天下無礙官銀夫四方錢穀皆
有定額無礙云者意蓋指經費羨餘近者征調頻仍正
額猶逋何從得羨此令一下趣督嚴急必將分公帑以
充獻經費罔措還派民間此事之必不可者也又如仇
世亨奏徐龍掘墳一事以理而論烏有一墓藏黃金巨
萬者借使有之亦當下撫按覈勘先正其盜墓之罪而
後沒墓中之藏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沒入貲財者也片
紙朝入嚴命夕傳縱抱深冤誰敢辨理不但破此諸族
又將延禍多人但有株連立見敗滅輦轂之下尚須三
覆萬里之外止據單詞遂令狡猾之流操生殺之柄此
風一倡孰不效尤已同告緡之令又開告密之端臣等
方欲陳訴而奸人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內搜取天下
公私金銀已二百萬奸內生奸例外創例臣等前猶望
其日減今更患其日增不至民困財殫激大亂不止伏
望陛下穆然遠覽亟與廷臣共圖修弭無令海內赤子
結怨熙朝千秋青史貽譏聖德不報尋轉左侍郎拜禮
部尚書帝將冊立東宮詔下期迫中官掌司設監者以
供費不給爲詞琦曰今日禮爲重不可與爭其弟戶部
主事瑗適輦餉銀四萬出都琦立追還給費事乃克濟
三十年帝有疾諭停礦稅既而悔之琦與同列合疏爭
且請躬郊廟祭享御殿受朝不納湖廣稅監陳奉以虐
民撤還會陝西黃河竭琦言遼東高淮山東陳增廣東
李鳳陝西梁永雲南楊榮肆虐不減於奉竝乞徵還皆
不報南京守備中官那隆請別給關防徵稅琦不可乃
以御前牙關防給之時士大夫多崇釋氏教士子作文
每竊其緒言鄙棄傳注前尚書余繼登奏請約禁然習
尚如故琦乃復極陳其弊帝爲下詔戒厲琦明習典故
學有根柢數陳讜論中外想望丰采帝亦深眷倚內閣
缺人帝已簡用朱國祚及琦而沈一貫密揭言二人年
未及艾盡少需之先用老成者乃改命沈鯉朱賡琦素
善病至是篤十六疏乞休不允卒於官年僅四十六遺
疏請薦明作發章奏補缺官推誠接下收拾人心語極
懇摯帝悼惜之贈太子少保天啓初謚文敏自琦曾祖
裕以下累世皆進士裕字伯順以成籍生於遼東師事
賈欽有學行終雲南副使祖惟重行人父子履河南參
政從祖惟健舉人惟訥字汝言江西左布政使加光祿
卿致仕惟重惟健惟訥皆有文名惟訥最著惟健子子
咸字受甫少孤事母孝母疾不解衣者踰年母殁哀毀
骨立萬曆元年舉於鄉再會試不第遂不復赴講求濂
洛之學嘗曰爲學須剛與恒不剛則蘷不恒則退治家

宗顏氏家訓鍾羽正稱子咸信道忘仕則漆雕子循經
蹈古則高子羔云
王圖字則之耀州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
討以右中允掌南京翰林院事召充東宮講官妖書事
起沈一貫欲有所羅織圖其教習門生也盡言規之累
遷詹事充日講官教習庶吉士進吏部右侍郎掌翰林
院兄圖方巡撫保定廷臣附東林及李三才者往往推
轂圖兄弟會孫丕揚起掌吏部孫瑋以尚書督倉場皆
陝西人諸不悅圖者目爲秦黨而是時郭正域劉曰寧
及圖並有相望正域逐去曰寧卒時論益歸圖葉向高
獨相久圖旦夕且入閣忌者益衆適將京察惡東林及
李三才王元翰者設詞惑丕揚令發單咨是非將陰爲
鉤黨計圖急言於丕揚止之羣小大恨初圖典庚戌會
試分校官湯賓尹欲私韓敬與知貢舉吳道南盛氣相
詬許比出闈道南欲劾賓尹以圖沮而止王紹徽者圖
同郡人賓尹門生也極譽賓尹於圖而言道南黨欲傾
賓尹并及圖宜善爲計圖正色却之紹徽怫然去時賓
尹已爲祭酒其先歷翰林京察當圖注考思先發傾之
乃與紹徽計令御史金明時劾圖子寶坻知縣淑抃贓
私鉅萬且謂國素疾李三才圖爲求解國怒詈之圖遂

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進右中允直皇長子講幄時冊
立未舉外議紛紜曰寧旁慰曲喻依於仁孝光宗心識
之礦使四出曰寧發憤上疏陳六疑四患極言稅監李
道王朝諸不法狀疏入留中以母病歸起右諭德掌南
京翰林院就遷國子祭酒奉母歸吏進贏金數千曰例
也曰寧峻却之尋起少詹事母喪不赴服闋召爲禮部
右侍郎協理詹事府道卒贈禮部尚書天啓初追謚文
簡
翁正春字兆震侯官人萬曆中爲龍溪教諭二十年擢
進士第一授修撰累遷少詹事三十八年九月拜禮部

左侍郎代吳道南署部事十一月日有食之正春極言
闕失不報明年秋萬壽節正春獻八箴曰清君心遵祖
制振國紀信臣僚寶賢才謹財用恤民命重邊防帝不
省吉王翊鑾請封支子常源爲郡王正春言翊鑾之封
在宗藩要例已定之後其支庶宜止本爵乃授鎮國將
軍王貴妃薨久不卜葬正春以爲言命偕中官往擇地
得吉中官難以煩費正春勃然曰貴妃誕育元良他日
國母也奈何以天下儉乎奏上報可代王欲廢長子鼐
潤立次子鼎沙朝議持二十餘年正春集衆議上疏鼐
潤卒得立琉球中山王遣使入貢正春言中山已入於
倭今使臣多倭人貢物多倭器絕之便否亦宜詔福建
撫臣量留土物毋俾入朝帝是之四十年進士鄒之麟
分校鄉試私舉子童學賢爲御史馬孟禎等所發正春
議黜學賢謫之麟而不及主考官給事中趙興邦元詩
教因劾正春徇私正春求去不許頃之言官發湯賓尹
韓敬科場事正春坐敬不謹敬黨大恨詩教復劾正春
正春疏辯益求去帝雖慰留然自是不安其位尋改吏
部掌詹事府以侍養歸天啓元年起禮部尚書協理詹
事府事抗論忤魏忠賢被旨譴責明年御史趙菉昌希
指劾之正春再疏乞歸帝以正春嘗爲皇祖講官特加
太子少保賜敕馳傳異數也時正春年逾七十母百歲
率子孫奉觴上壽鄉閭豔之未幾卒崇禎初謚文簡正
春風度峻整終日無狎語倦不倚倚暑不裸裎目無流
視見者肅然明一代科目職官冠廷對者二人曹鑾以
典史正春以教諭云

劉應秋字士和吉水人萬曆十一年進士及第授編修
遷南京司業十八年冬疏論首輔申時行言陛下召對
輔臣諮以邊事時行不能抒誠謀國專事蒙蔽賊大舉
入犯既掠洮岷直迫臨鞏覆軍殺將頻至喪敗而時行
猶曰掠番曰聲言入寇豈洮河以內盡皆番地乎輔臣
日敵情有按臣疏而督撫不以聞者有督撫聞而樞臣
不以奏者彼習見執政大臣喜聞捷而惡言敗故內外
相蒙恬不爲怪欺蔽之端自輔臣始夫士風高下關乎
氣運說者謂嘉靖至今士風三變一變於嚴嵩之黷賄
而士化爲貪再變於張居正之專擅而士競於險至於
今外逃貪黷之名而頑夫債帥多出門下陽避專擅之
迹而芒刃斧斤倒持手中威福之權潛移其向愛憎之
的明示之趨欲天下無靡不可得也語并侵次輔王錫
爵時主事蔡時鼎南京御史張守誠亦疏論時行竝留

中應秋尋召爲中允充日講官歷右庶子祭酒二十六年有撰憂危竑議者御史趙之翰以指大學士張位并及應秋所司言應秋非位黨宜留帝命調外應秋遂辭疾歸初御史黃卷索珠商徐性善賕不盡應上章籍沒之應秋詈卷啓天子好利之端男子諸龍光奏訐李如松至荷枷大暑中應秋言一妄人上書何必置死地時詞臣率優游養望應秋獨好讒評時事以此取忌竟被黜歸數年卒崇禎時贈禮部侍郎謚文節子同升字晉卿師同里鄒元標崇禎十年殿試第一莊烈帝問年幾何對曰五十有一帝曰若尚如少年勉之授翰林修撰升抗疏言日者策試諸臣簡用嗣昌良以中外交訌冀得一效拯我蒼生聖明用心亦甚苦矣都人籍籍謂嗣昌緩經在身且入閣非金革比臣以嗣昌必且哀痛惻怛上告君父辭免綸扉乃循例再疏遽入辦事夫人有所不忍而後能及其所忍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臣以嗣昌所忍覘其所爲知嗣昌心失智短必不能爲國建功何也成天下之事在乎志勝天下之任在乎氣志敗氣餒而能任天下事必無是理伎倆已窮苟且富貴兼樞部以重綸扉之權借綸扉爲解樞部之漸和議自

楊嗣昌奪情入閣何楷林蘭友黃道周言之俱獲罪同升抗疏言日者策試諸臣簡用嗣昌良以中外交訌冀得一效拯我蒼生聖明用心亦甚苦矣都人籍籍謂嗣昌緩經在身且入閣非金革比臣以嗣昌必且哀痛惻怛上告君父辭免綸扉乃循例再疏遽入辦事夫人有所不忍而後能及其所忍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臣以嗣昌所忍覘其所爲知嗣昌心失智短必不能爲國建功何也成天下之事在乎志勝天下之任在乎氣志敗氣餒而能任天下事必無是理伎倆已窮苟且富貴兼樞部以重綸扉之權借綸扉爲解樞部之漸和議自

專票擬由己與方一藻高起潛輩扶同罔功掩敗爲勝歲糜金繒養患邊圉立心如此獨不畏堯舜在上乎曩及應秋所司言應秋非位寵宜留帝命調外應秋遂辭疾歸初御史黃卷索珠商徐性善賕不盡應上章籍沒之應秋詈卷啓天子好利之端男子諸龍光奏訐李如松至荷枷大暑中應秋言一妄人上書何必置死地時詞臣率優游養望應秋獨好讒評時事以此取忌竟被黜歸數年卒崇禎時贈禮部侍郎謚文節子同升字晉卿師同里鄒元標崇禎十年殿試第一莊烈帝問年幾何對曰五十有一帝曰若尚如少年勉之授翰林修撰升抗疏言日者策試諸臣簡用嗣昌良以中外交訌冀得一效拯我蒼生聖明用心亦甚苦矣都人籍籍謂嗣昌緩經在身且入閣非金革比臣以嗣昌必且哀痛惻怛上告君父辭免綸扉乃循例再疏遽入辦事夫人有所不忍而後能及其所忍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臣以嗣昌所忍覘其所爲知嗣昌心失智短必不能爲國建功何也成天下之事在乎志勝天下之任在乎氣志敗氣餒而能任天下事必無是理伎倆已窮苟且富貴兼樞部以重綸扉之權借綸扉爲解樞部之漸和議自

李泝劾張鯨被廷杖文獻掖之出資給其湯藥荆州推官華玨忤稅監逮下詔獄文獻力周旋得無死掌翰林日當考察執政欲庇一人執不許卒官贈禮部尚書謚文恪楊道賓字惟彥晉江人萬曆十四年進士第二授編修累遷國子祭酒少詹事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轉左故掌部事嘗因星變請釋逮繫知縣滿朝薦等又請亟舉朝講大典皆不報南京大水疏陳時政畧言宮中夜分方寢日旰未起致萬幾怠曠請夙興夜寐以圖治功時御便殿與大臣面決大政章疏及時批答毋輒留中及從內降帝優旨報聞皇太子輟講已四年道賓極諫引唐宦官仇士良語爲戒其冬天鼓鳴道賓言天之視聽在民今民生顛躓無所赴愬天若代爲之鳴宜急罷礦使更張關政以和民心帝不聽踰年卒官贈禮部尚書謚文恪陶望齡字周望會稽人父承學南京禮部尚書望齡少有文名舉萬曆十七年會試第一殿試一甲第二授編修歷官國子祭酒篤嗜王守仁說所宗者周汝登與弟奭齡皆以講學名卒謚文簡

李騰芳字子實湘潭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好學負才名三王並封旨下騰芳爲書詣朝房投大學士王錫爵略言公欲暫承上意巧借封王轉作册立然恐王封既定大典愈遲他日公去而事壞罪公始謀何辭以解此不獨宗社憂亦公子孫禍也錫爵讀未竟遽牽衣命坐曰諸人皆我我何以自明如子言我受教但我疏必親書謂子孫禍何也騰芳曰外廷正以公手書密揭無由知其詳公乃欲藉以自解異日能使天子出公手書示天下乎錫爵憮然下明日遂反前封之詔屢遷左諭德騰芳與崑山顧天埈善天埈險詖無行爲世所指名被劾去騰芳亦投劾歸時遂有顧黨李黨之目詔論朝士擅去者罪貶騰芳太常博士三十九年京察復以浮躁謫江西都司理問稍遷行人司正歷太常少卿掌司業事光宗立擢少詹事署南京翰林院旋拜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御史王安舜劾騰芳驟遷騰芳辭位熹宗不許竟以省母歸天啟初以故官協理詹事府尋改吏部左侍郎丁內艱加禮部尚書以歸魏忠賢惡騰芳與楊漣同鄉御史王際達因論騰芳被察驟起丁憂進官皆非制遂削奪崇禎初再以尚書協理詹事府京師戒嚴條畫守禦多稱旨代何如寵掌部事卒官贈太子太保

蔡毅中字宏甫光山人祖鳳翹平陽同知父光臨洮同知毅中五歲通孝經父問讀書何爲對曰欲爲聖賢耳

萬曆二十九年第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時礦稅虐民
毅中取祖訓會典諸書禁戒礦稅者集爲二卷注釋以
上大學士沈鯉於毅中爲鄉先達與首輔沈一貫不相
能而溫純黽政河南器毅中於諸生至是爲都御史疏
侵一貫一貫疑出毅中手竟爲鯉地銜之遂用計典鐫秩
去起麻城丞旋以行人司副召擢尚寶丞移疾歸四十
五年以浮躁鐫秩天啓初大起廢籍補長蘆鹽運判官
屢遷國子祭酒擢禮部右侍郎仍領祭酒事楊漣劾魏
忠賢得嚴旨毅中率其屬抗疏言學校者天下公議所
從出也臣正與諸生講爲君難一書忽接楊漣劾忠賢
疏合監師生千有餘人無不鼓掌稱慶乃皇上不下其
奏於九卿而謂一切朝政皆親裁以奸璫爲忠代之受
過合監師生無不捫心愁歎不已也臣惟三代以後漢
隋唐宋諸君其受權璫之害與處權璫之法載在通鑑
我朝列聖受權璫之害與處權璫之法載在實錄臣皆
不必多言但取至近至親如武宗之處劉瑾神宗之處
馮保二事願皇上遵之瑾在武宗左右言聽計從一聞
諸臣劾奏夜半自起禽而殺之神宗臨御方十齡保左
右扶持盡心竭力既而少作威福毫省劾奏未聞舉朝
公疏神祖遂不動聲色而成保於南京今忠賢無保之
功而極瑾之惡二十四罪無一不當惡究舉朝羣臣欲
於朝罷跪以候旨忠賢遂要皇上入宮不禮羣臣今又
欲於視學之日羣臣及太學諸生面叩陳請矣而皇上
漫不經意數日以來但有及忠賢者留中不發如此蒙
蔽其中寧可測哉乞將漣疏發九卿科道從公究問即
不加劉瑾之誅而以處馮保之法懲之則恩威竝著與
神祖媲美矣疏入忠賢戟手大詬毅中乃再疏乞歸不
許已蘇其黨劾罷之毅中有至性四歲父病額天請代
公車時聞母喪一慟嘔血數升終喪斷酒肉不入內寢
方母病盛夏思冰孟水忽凍廬居有紫芝白鳥千鴉集
墓之異卒贈禮部尚書

公龍字孝與蒙陰人曾祖奎濟湖廣副使父家臣翰林
編修龍與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屢遷
左諭德爲東宮講官進左庶子引疾歸光宗立召拜祭
酒熹宗進兵部事乃上疏曰近聞南北臣僚論先帝升
遐一事跡涉怪異語多隱藏恐因委巷之訛傳流爲湘
山之稗說臣竊痛焉皇祖在昔原無立愛之心祇因大
典遲回於是繳還冊立之後有三王竝封之事憂危竑
議之後有國本攸關之事迨罷劉之邪謀張差之梃擊
而逆亂極矣臣嘗備員宮僚日睹狂謀孔熾以歸向東

宮者爲小人不向東宮者爲君子盡除朝士之清流陰
翊元良之羽翼批根引蔓干紀亂常至今追想猶爲寒
心夫臣子愛君存其眞不存其僞今實錄纂修在即請
將光宗事蹟別爲一錄凡一月間明綸善政固大書特
書其有聞見異詞及宮闈委曲之秒用亦皆直筆指陳
勒成信史臣雖不肖竊敢任之疏入不許天啓元年廵
以紀元甫及半載言官獲譴者至十餘人上疏切諫并
規諷輔臣忤旨譴責尋遷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充
實錄副總裁廵好學博聞磊落有器識見魏忠賢亂政
引疾歸初廷議李三才起用不決廵颺言曰今封疆倚
重者多遠道未至三才欲略奏俟家近輦轂可朝發夕
至也侍郎鄒元標趣使盡言以言路相持而止後御史
葉有聲追論廵與三才爲姻徇私妄薦遂落職閒住未
幾卒崇禎初復官賜卹諭祭葬如例

子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
羅喻義字汝方泰和人萬曆二十八年以喻義爲首推
授檢討請假歸天啓初還朝歷官諭德直經筵六年掘
南京國子祭酒諸生欲爲魏忠賢建祠喻義懲其倡者
乃已忠賢黨輯東林籍貫湖廣二十人以喻義爲首罷
烈帝嗣位召拜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事充日講官
教習庶吉士喻義性嚴冷閉戶讀書不輕接一客後見
中外多故將吏不習兵銳意講武事推演陣圖獻之帝
爲褒納以時方用兵而督撫大吏不立軍府財用無所
貪因言武有七德豐財居其一正餉之外宜別立軍府
朝廷勿預知饗士賞功購敵皆取給於是又極陳車戰
之利帝下軍府議於所司令喻義自製戰車喻義復上
言按畝加派之害而以戰車營造職在有司不宜奉詔
帝不悅疏遂不行明年九月進講尚書撰布昭聖武講
義中及時事有左右之者不得其人語頗傷執政末陳
祖宗大閱之規京營之制冀有所興革呈稿政府溫體
仁不懌使正字官語喻義令改喻義造閣中隔扉請體

仁體仁怒上言故事惟經筵進規多於正講日講則正
多規少今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制及令刪改反遺
其侮惟聖明敭察遂下吏部議喻義奏辨曰講官於正
文外旁及時事亦舊制也臣展轉數陳冀少有裨益體
仁刪去臣誠恐愚忠不獲上達致忤輔臣今稿草具在
望聖明省覽吏部希體仁指議革職閒住可之喻義雅
負時望爲體仁所傾士論交惜瀕行乞恩請乘傳帝亦
報可家居十年卒

姚希孟字孟長吳縣人生十月而孤母文氏勵志鞠之
稍長與兄文震孟同學竝負時名舉萬曆四十七年進

士改庶吉士座主韓癀館師劉一燝器之兩人並執政
遇大事多所咨決天啓初震孟亦取上第入翰林甥舅
並持清議望益重尋請假歸四年冬還朝趙南星高攀
龍等悉去位黨禍大作希孟鬱鬱不得志其明年以母
喪歸甫出都給事中楊所修劾其爲繆昌期死黨遂削
籍魏忠賢敗其黨倪文煥懼誅使使持厚賄求解希孟
執而鳴之官崇禎元年起左贊善歷右庶子爲日講官
三年秋與諭德姚明恭主順天鄉試有武生二人冒籍
中式給事中王猷論之遂褫希孟雅爲東林所推韓
爌等定逆案黜其議羣小惡希孟謀先之及華允誠劾

溫體仁閔洪學兩人疑疏出希孟手體仁遂借冒籍事
修隙擬旨覆試黜兩生下所司論考官罪擬停俸半年
體仁意未慊令再擬希孟時已還詹事乃貶二秩爲少
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尋移疾歸家居二年卒
許士柔字仲嘉常熟人天啓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
討崇禎時歷遷左庶子掌左春坊事先是魏忠賢既輯
三朝要典以光宗實錄所載與要典左乃言葉向高等
所修非實宜重修遂恣意改削牴牾要典者崇禎改元
燬要典而所改光宗實錄如故六年少詹事文震孟言
皇考實錄爲魏黨曲筆當改正從原錄時溫體仁當國
與王應熊等陰沮之事遂寢士柔憤然曰若是則要典
猶弗焚矣乃上疏曰皇考實錄總記於世系獨略皇上
嫉教之年聖誕之日不書也命名之典潛邸之號不書
也聖母出何氏族受何封號不書也此皆原錄備載而
改錄故削之者也原錄之成在皇上潛邸之日猶詳慎
如彼新錄之進在皇上御極之初何以率略如此使聖
朝父子母后兄弟之大倫皆闇而不明缺而莫考其於
信史謂何疏上不省體仁令中書官檢穆宗總記示士
柔士柔具揭爭之曰皇考實錄與列聖條例不同列聖
在位久登極後事編年排纂則總記可以不書皇考在

位僅一月三后誕育聖躬皆在未登極以前不書之總
記將於何書也穆廟大婚之禮皇子之生在嘉靖中故
總記不載至於冊立大典編年未嘗不具載也皇考
月易世熹廟之冊立當書皇上之冊封獨不當書乎體
仁怒將劾之爲同列沮止士柔復上疏曰累朝實錄無
不書世系之例臣所以抉摘改錄正謂與累朝成例不
合也孝端皇后皇考之嫡母也原錄具書保護之功而
改錄削之何也當日國本幾危坤寧調護真孝慈之極
則顧復之深恩史官不難以寸管抹摋之此尤不可解
也疏上報聞體仁滋不悅會體仁嗾劉孔昭劾祭酒倪

元璐因言士柔族子重熙私撰五朝注略將以連士柔
士柔亟以注略進乃得解尋出爲南京國子祭酒體仁
去張至發當國益謀逐士柔先是高攀龍贈官士柔草
詔詞送內閣未給攀龍家故事贈官誥屬誥敕中書職
掌崇禎初襲卿諸忠臣翰林能文者或爲之而中書以
爲侵官崇禎三年禁語文駢儷語至是攀龍家請給去
士柔草制時數年矣主者仍以士柔前撰文進中書黃
應恩告至發誥語違禁至發喜劾士柔降二級調用司
業周鳳翔抗疏辯曰詞林故事閣臣分屬撰文或手加
詳定或發竄改未有徑自糾參者也誥敕用寶歲有常
書崇禎三年所申飭未有追咎元年之史官誤爲越俎
者也不報士柔尋補尚寶司丞還少卿卒子琪詔闕辨
誣乃復原官贈詹事兼侍讀學士

顧錫疇字九疇崑山人年十三以諸生試南京魏國公
以女女之第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天
啓四年魏忠賢勢大熾錫疇偕給事中董承業典試福
建程策大有譏刺忠賢黨遂指爲東林兩人並降調已
更削籍崇禎初召復故官歷遷國子祭酒疏請復積分
法禮官格不行錫疇復申言之且請擇監生爲州縣長
己請正從祀位次進士爲國子博士者得與考選帝並
允行省親歸乞在籍終養母服除起少詹事進詹事拜
禮部左侍郎署部事帝嘗召對問理財用人錫疇退列
陳用人五失曰銓敘無法文網太峻議論太多資格太
拘鼓舞未至請先令用人之地一清其源精心鑒別隨
才器使一善也赦小過而不終廢棄二善也省議論而
專責成三善也拔異才而不拘常格四善也急獎勵而
寬督責五善也末極陳耗財之弊仍歸本於用人帝善
其奏楊嗣昌疏請撫流寇有樂天者保天下及善戰服
上刑語錫疇抗言此諸侯交鄰事稱引不倫與嗣昌大
忤嗣昌秉政諸詞臣多攻之嗣昌頗疑錫疇會駙馬都
尉王昺有罪錫疇擬輕典嗣昌搆之遂削其籍十五年
廷臣交薦召還御史曹溶給事中黃雲師復言其不當
用帝不聽起爲南京禮部左侍郎福王立進本部尚書
時尊福恭王爲恭皇帝將議廟祀錫疇請別立專廟俄
請補建文帝廟諡景皇帝廟號及建文朝忠臣贈諡並
從之東平伯劉澤清言宋高宗即位南京即以靖康二
年五月爲建炎元年從民望也乞以今歲五月爲弘光
元年錫疇言明詔已頒不可追改乃已時定大行皇帝
廟號爲思宗忻城伯趙之龍言思非美稱援証甚核錫

疇亦以爲然疏請改定大學士高弘圖以前議自己出力持之遂寢溫體仁之卒也特謚文忠而文震孟羅喻義姚希孟呂維祺皆不獲謚錫疇言體仁得君行政最專且久其負先帝罪大且深乞將文忠之謚或削或改而補震孟諸臣庶天下有所勸懲報可遂謚諸人削體仁功請復故謚遂勒錫疇致仕南都失守錫疇鄉邑亦破時方遭父喪間關赴闕唐王命以故官力辭不拜寓居溫州江心寺總兵賀君堯捷辱諸生錫疇將論劾君堯夜使人殺之投屍於江溫人見之三日乃得棺殮贊曰吳山等雍容館閣歷臺省固所謂詞苑之鴻儒廟堂之歸望也要其守正自立不激不爭淳靜敦雅承平士大夫之風流槩可想見矣

明史卷二百十六終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六級臣李　等奉

敕修

王家屏　陳于陛

沈鯉　于慎行

李廷機　吳道南

王家屏字忠伯大同山陰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預修世宗實錄高拱兄捷前爲操江都御史以官帑遺趙文華家屏直書之時拱方柄國囑稍諱家屏執不可萬曆初進修撰充日講官數奏劄肇帝嘗斂容

受稱爲端士張居正寢疾詞臣率奔走禱祈獨家屏不往再遷侍講學士十二年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甫踰月命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去史官二年即輔政前此未有也申時行當國許國王錫爵次之家屏居末每議事秉正持法不亢不隨越二年遭繼母憂詔賜銀幣馳傳行人護行服甫闋詔進禮部尚書遣行人召還抵京師三月未得見家屏以爲言請因聖節御殿受賀畢發留中章奏舉行冊立皇太子禮不報復偕同官疏請帝乃於萬壽節强一臨御焉俄遣中官諭家屏奬以忠愛家屏疏謝復請帝勤視朝屢數日帝爲一

御門延見自是益深居不出矣評事雒於仁進四箴帝將重罪之家屏言人主出入起居之節耳目心志之娛庶官不及知不敢諫者輔弼之臣得先知而預諫之故能防欲於微渺今於仁以庶僚上言而臣備位密勿反緘默苟容上虧聖明之譽下陷庶僚不測之威臣罪大矣尚可一日立於聖世哉帝不懌留中而於仁得善去十八年以久旱乞罷言邇年以來天鳴地震星隕風霾川竭河涸加以旱潦蝗螟疫癘札瘥調燮之難莫甚今日況套賊跳梁於陝右土蠻猖獗於遼西貢市屬國復鴟張虎視於宣大虛內事外內已竭而外患未休剝民供軍民已窮而軍食未裕且議論紛紜罕持大體簿書凌雜秕飾靡文綱維縱弛惕玩之習成名實混淆僥倖之風啓陛下又深居靜攝朝講希臨統計臣一歲間僅兩覲天顏而已間嘗一進瞽言竟與諸司章奏並寢不行今驕陽爍石小民愁苦之聲殷天震地而獨未徹九閽此臣所以中夜旁皇飲食俱廢不能自已者也乞賜罷歸用避賢路不報時儲位未定廷臣交章請冊立其年十月閣臣合疏以去就爭帝不悅傳諭數百言切責廷臣沽名激擾指爲悖逆時行等相顧錯愕各具疏再爭杜門乞去獨家屏在開復請速決大計帝乃遣內

侍傳語期以明年春夏廷臣無所奏擾即於冬閒議行否則待騐十五歲家屏以口勅難據欲帝特頒詔諭立具草進帝不用復論二十年春舉行家屏喜即宣示外廷外廷歡然而帝意實猶豫閣家屏宣示弗善也傳諭詰責時行等合詞謝乃已明年秋工部主事張有德以冊立儀注請帝復以爲激擾命止其事國執爭去時行被人言不得已亦去錫爵先以省親歸家屏遂爲首輔以國諫疏已列名不當獨留再疏乞罷不允乃視事家屏剬行端嚴推誠秉公百司事一無所撓性忠讜好直諫冊立期數更中外議論紛然家屏深憂之力請踐大信以塞口語消宮閫釁不報二十年春給事中李獻可等請豫教帝騐之家屏封還御批力諫帝益怒謫嫡者相屬家屏遂引疾求罷上言漢汲黯有言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臾承意陷主於不義乎每感斯言惕然內愧頃年以來九閽重閉宴安鴆毒郊廟不饗堂陛不交天災物怪罔徵宸聰國計民生莫關聖慮臣備員輔弼曠職縻官久當退避陋迹今數月間請朝講請廟饗請元旦受賀請大計臨朝悉寢不報臣大懼誠不克感回天意已可見矣至豫教皇儲自宜早計奈何厭聞直言槩加貶謫臣誠不忍明主蒙佛諫之名熙朝有橫

施之罰故旨死屢陳若依違保祿澳涊苟容汲黯所謂
陷主不義者臣死不敢出此願賜骸骨還田里帝得奏
不下大輔趙志皐亦爲家屏具揭帝遂責家屏希名託
疾家屏復奏言名非臣所敢棄顧臣所希者陛下爲堯
舜之主臣爲堯舜之臣則名垂千載沒有餘榮若徒犯
顏觸忌抗爭債事被譴罷歸何名之有必不希名將使
臣身處高官家享厚祿主德莫正政亂莫匡可謂不希
名之臣矣國家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逢迎爲悅阿
諛取容許敬宗李林甫之姦佞無不可爲九廟神靈必
陰殛臣豈特得罪於李獻可諸臣已哉疏入帝益不悅

遣內侍至即責以徑駁御批故激主怒且託疾要君家
屏言言涉至親不宜有怒事關典禮不宜有怒臣與諸
臣但知爲宗社大計盡言效忠而已豈意激皇上之怒
哉於是求去益力或勸少需就大事家屏曰人君惟所
欲爲者由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羣下心吾意大臣
不愛爵祿小臣不畏刑誅事庶有濟耳遂復兩疏懇請
詔馳傳歸家屏柄國止半載又強半杜門以戀直去國
朝野惜焉閱八年儲位始定遣官齎敕存問賚金幣羊
酒又二年卒年六十八贈少保謚文端熹宗立再贈太
保任一子尚寶丞家屏家居時朝鮮用兵貽書經略顧

養謙曰昔衞爲狄滅齊桓率諸侯城楚邱春秋高其義
未聞遂與狄仇連諸侯兵以伐之也今第以保會稽之
恥激厲朝鮮以城楚邱之功奬率將吏無爲主而爲客
則善矣養謙不能用朝鮮兵數年無功其深識有謀皆
此類也
陳于陛字元忠大學士以勤子也隆慶二年進士選庶
吉士授編修萬曆初預修世穆兩朝實錄充日講官累
遷侍講學士擢詹事掌翰林院疏請早建東宮十九年
拜禮部右侍郎領詹事府事明年改吏部進左侍郎教
習庶吉士奏言元子不當封王請及時冊立豫教又請
早朝勤政皆不報又明年進禮部尚書仍領詹事府事
于陛少從父以勤習國家故實爲史官益究經世學以
前代皆修國史疏言臣考史家之法紀表志傳謂之正
史宋去我朝近制尤可考眞宗祥符間王旦等撰進太
祖太宗兩朝正史仁宗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眞宗朝
名三朝國史此則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明證也
我朝史籍止有列聖實錄正史闕焉未講伏覩朝野所
異文可備採擇者無慮數百種倘不及時網羅歲月浸
遷卷帙散脫耆舊漸凋事跡罕據欲成信史將不可得
惟陛下立下明詔設局編輯使一代經制典章犁然可

攷鴻謨偉烈光炳天壤豈非萬世不朽盛事哉詔從之

二十二年三月遂命詞臣分曹類纂以于陞及尚書沈一貫少詹事馮琦爲副總裁而閣臣總裁之其年夏首輔王錫爵謝政遂命于陞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疏陳親大臣錄遺賢獎外吏核邊餉儲將才擇邊吏六事末言以肅皇帝之精明而末年貪黷成風封疆多事則倦勤故也今至尊端拱百職不修不亟圖更始後將安極帝優詔答之而不能用帝以軍政失察斥兩都言官三十餘人于陞與同官申救至再又獨疏請宥俱不納以甘肅破賊功加太子少保乾清坤寧兩宮災請面對不報乞罷亦不許其秋二品三年滿改文淵閣進太子太保時內閣四人趙志皐張位沈一貫皆于陞同年生遇事無齟齬而帝拒諫益甚上下百隔于陞憂形於色以不能補救在直廬數太息視日影二十四年冬病卒於位史亦竟罷贈少保謚文憲終明世父子爲宰輔者惟南充陳氏世以比漢韋平焉

沈鯉字仲化歸德人祖瀚建寧知府鯉嘉靖中舉鄉試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大學士高拱其座主又鄉人也旅見外未嘗以私謁神宗在東宮鯉爲講官嘗命諸講官書扇鯉書魏卞蘭太子須以進因命陳大義甚悉神宗否美遂蒙眷比即位用宮寮恩進編修旋進左贊善每直講舉止端雅所陳說獨契帝心帝亟稱之連遭父母喪帝數問沈講官何在又問服闋期命先補講官俟之萬曆九年還朝屬當輟講特命展一日示優異焉明年秋擢侍講學士再遷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進左侍郎屏絕私交好推轂賢士不使知十二年冬拜禮部尚書去六品前二年至正卿素負物望時論不以爲驟久之會典成加太子少保鯉初官翰林中官黃錦緣同鄉以幣交拒不納教習內書帝作講筵皆數與巨璫接未嘗與交及官僉高益無所假借雖上命及政府指不徇也十四年春貴妃鄭氏生子進封皇貴妃鯉率僚屬滿冊建皇長子進封其母不許未幾復以爲言且請宥建儲恩官姜應麟等忤旨黜帝既却羣臣請因詔諭少俟二三年至十六年則已屆鯉執前旨固請帝復不從鯉素鯁亮其在部持典禮多所建白念時俗侈靡稽先朝典制自喪祭冠婚宮室器服率定爲中制頒天下又以士習不端奏行學政八事又請復建文年號重定

景帝實錄勿稱廟庚王大同巡撫胡來貢議移祀北岳於渾源力駁其無據太廟侑享請移親王及諸功臣於兩廡毋與帝后雜祀道世廟諸妃葬金山者祀食永陵諸帝陵祀請各遣官毋兼攝諸王及妃墳祀版稱名未協者準請裁定帝憂早步禱郊壇議分遣大臣禱天下名山大川鯉言使臣往來驛騷恐重困民請齋三日以告文授太常屬致之罷寺觀勿禱帝多可其奏鄭貴妃父承憲爲父請恤援后父永年例倒鯉力駁之詔昇葬資五千金鯉復言過濫順義王妻三娘子請封鯉不予妃號仍稱夫人莫人張國祥言肅皇享國久長由虔奉

元修所致勸帝效之鯉幼國祥誣誣導諛請止刑部事亦寢秦王誼溫故由中尉入繼而乞封其弟郡王中貴爲請申時行助之鯉不可唐府遵制請封妾子執不從帝並以特旨許之京師久早鯉備陳恤民貸政以崇儉戒奢爲本且請減織造已京師地震又請蠲天戒恤民窮歲輔大侵請上下交修詞甚切帝以四方災救廷臣修省鯉因請大損供億營建振救小民帝每嘉納初潞府有所奏請賜中貴招禮臣不敢違輒如志至鯉一切格之中貴皆大怨數以事問於帝帝漸不能無疑累加詰責且奪其俸鯉自是有去志而時行銜鯉不附已亦忌之一日鯉請告遽擬旨放歸帝曰沈尚書好官奈何使去傳旨諭留時行益忌其私人給事中陳與郊爲人求考官不得怨鯉屬其同官陳尚象劾之與郊復危言撼鯉鯉求去益力帝有意大用鯉微言沈尚書不曉人意有老官人從子爲內豎者走告鯉司禮張誠亦屬趙志皐卒沈一貫獨當國廷推閣臣詔鯉以故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與朱賡並命屢辭不允明年七月始入朝時年七十有一矣一貫以士心夙附鯉深忌之貽書李三才曰歸德公來必奪吾位將何以備之歸德鯉邑名欲風鯉辭召命也三才答書言鯉忠實無他腸勸一貫同心一貫由此并憾三才鯉既至即具陳道中所見礦稅之害他日復與賡疏論皆弗納楚假王被訐事起禮部侍郎郭正域請行勘鯉是之及奸人所誤績憂危茲議發一貫輩張皇其事令其黨錢夢皐誣奏正域鯉門生協造妖言并羅織鯉奸贓數事帝察其誣不問而一貫輩使邏卒日夜操兵圍守其邸已而事解復誣鯉詛咒鯉嘗置小屏閣中列書謹天戒恤民窮開言

路發章奏用大僚補庶官起廢棄舉考選釋覽獄撤稅使十事而上書天啓聖聰撥亂反治八字每入閣輒焚香拜祝之議者遂指爲詛咒帝取入視之曰此豈詛咒耶議者曰彼詛咒語固不宣諸口賴帝知鯉深不之信先是閣臣奏揭不輕進進則無不答者是時中外扞格奏揭繁多寢不下鯉以失職累引疾求退奬諭有加卒不能行其所請三十二年敎皮林功加太子太保尋以秩滿加少保改文淵閣鯉初相卽請除礦稅居位數年數以爲言會孝陵明樓災鯉語一貫廣各爲奏俟時上之一日大雨鯉曰可矣兩人問故鯉曰帝惡言礦稅事疏入多不視今吾輩冒雨素服詣文華奏之上訝而取閱亦一機也兩人從其言帝得疏曰必有急事啓視果心動然不爲罷明年長至一貫在告鯉賡謁賀仁德門帝賜食司禮太監陳矩侍小璫數往來竊聽且執筆以俟鯉因極陳礦稅害民狀矩亦戚然鯉復進曰礦使出破壞天下名山大川靈氣盡矣恐於聖躬不利矩嘆息還具爲帝道之帝悚然遣矩咨鯉所以補救者鯉曰此無他急停開鑿則靈氣自復帝聞爲首肯一貫慮鯉獨收其功急草疏上帝不懌復止然越月果下停礦之命鯉力也鯉遇事秉正不撓歷於一貫志不盡行而是時

陝西稅使梁永求領鎮守事亦以鯉言罷遼東稅使高淮假進貢名率所統練甲至國門鯉中夜密奏其不可詔責淮而止時一貫雖稱疾杜門而章奏多卽家擬旨鯉力言非故事鯉既積忤一貫將去慮鯉在貽已後憂欲與俱去密傾之帝亦嫌鯉方鏖因鯉乞休遽命與一貫同致仕廣疏乞留鯉不報既抵家疏謝猶極陳怠政之弊以明作進規年八十五贈太師謚文端謝復陳時政要務又五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師謚文端于愼行字無垢東阿人年十七舉於鄉御史欲卽鹿鳴宴冠之以未舉父命辭隆慶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

編修萬曆初穆宗實錄成進修撰充日講官啟事率以翰林大僚直日講無及史官者愼行與張位及王家屏沈一貫陳于陛咸以史官得之異數也嘗講罷帝出御府圖畫令講官分題愼行不善書詩成屬人書之以賓對帝悅嘗大書貢難陳善四字賜之詞林傳爲盛事御史劉臺以劾張居正被逮僚友悉避匿愼行獨往視之及居正奪情偕同官具疏諫呂調陽格之不得上居正聞而怒他日謂愼行曰子吾所厚亦爲此耶愼行從容對曰正以公見厚故耳居正怫然愼行尋以疾歸居正卒起故官進左諭德日講如故時居正已啟侍郎邱時論韙之由侍講學士擢禮部右侍郎轉左改吏部掌詹事府尋遷禮部尚書愼行明習典制諸大禮多所裁定先是嘉靖中孝烈后升祔仁宗萬曆改元穆宗升祔祧仁宗萬曆改元穆宗升祔復祧宣宗愼行謂非禮作太廟祧遷考言古七廟之制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劉歆王肅並以高曾祖禰及五世六世爲三昭三穆其兄弟相傳則同堂異室不可爲一世國朝成祖既爲世室與太祖俱百世不遷則仁宗以下必實歷六世而後三昭三穆始備孝宗與

乃許家居十餘年中外屢薦率報寢三十三年始起掌詹事府疏辭復留不下居二年廷推閣臣七人首愼行詔加太子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再辭不允乃就道時愼行已得疾及廷謝拜起不如儀上疏請罪歸臥於家遂草遺疏請帝親大臣錄遺逸補言官數日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太保謚文定愼行學有原委貫穿百家神宗時詞館中以愼行及臨朐馮琦文學爲一時冠冢廷機字爾張晉江人貢入太學順天鄉試第一萬曆十一年會試復第一以進士第二授編修累遷祭酒故事祭酒每祀事則二生共舉一牌前前大書整齊嚴肅

四字蓋高皇帝所製以警師儒者廷機見之惕然故其
立教一以嚴爲主久之遷南京吏部右侍郎署部事二
十七年典京察無偏私嘗兼署戶工二部事綜理精密
奏行軫恤行戶四事商困大蘇外城陵垣多所繕治費
皆取公帑奇羨不以煩民召爲禮部右侍郎四辭不允
越二年始受任時已進左侍郎遂代郭正域視部事會
楚王華奎因正域發其饒遺書亟許正域不法數事廷
機意右楚王而徵爲正域解大學士沈一貫欲藉妖書
傾正域廷機與御史沈裕同官涂宗濬俱署名上趣定
皦生光獄株連遂紀三十三年夏雷震郊壇既率同列
條上修省事宜復言今日闕失莫如礦稅宜罷撤不報
其冬類上四方災異泰王常溍由中尉進封其庶長子
應授本爵奏緣欲封郡王廷機三疏力持王遣人居間
廷機固拒特旨許之益府服內請封亦持不可廷機遇
事有執尤廉潔帝知之然性刻深亦頗偏愎不諭大體
楚宗人華趄以奏訐楚王撫按官既擬奪爵錮高牆廷
機援祖訓謀害親王例議竄之死言路勢張政府甦銓
曹畏之不敢出諸外年例遂廢禮部主事聶雲翰論之
廷機希言路意中雲翰察典給事中袁懋謙幼之廷機
求退不允時內閣止朱賡一人給事中王元翰等慮廷

機且入輔數陰詆之三十五年夏廷推閣臣廷機果與
焉給事中曹子汴宋一韓御史陳宗契不可相持久之
卒列以上帝雅重廷機命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入參機務廷機三辭始視事元翰及給事中胡忻攻之
不已帝爲奪俸以慰廷機已而姜士昌宋燾復以論廷
機被黜羣情益憤廷機力辭求罷又疏陳十宜去帝慰
諭有加明年四月主事鄭振先論賡十二罪并及廷機
廷機累疏乞休杜門數月不出言者疑其僞數十人交
章力攻廷機求去不已帝屢詔勉留且遣鴻臚趣出堅
臥不起待命踰年乃屏居荒廟廷臣猶有繁言至四十
年九月疏已百二十餘上乃陞辭出都待命同官葉向
高言廷機已行不可再挽乃加太子太保賜道里費乘
傳以行人護歸居四年卒贈少保謚文節廷機繫閣籍
六年秉政止九月無大過言路以其與申時行沈一貫
輩密相授受故交章逐之輔臣以綺皦受辱屏棄積年
而後去前此未有也廷機輔政時四川巡撫喬璧星銳
欲討鎮雄安堯臣與貴州守臣持議不決廷機力主撤
兵其後卒無事議者稱之閩人入閣自楊榮陳山後以
語言難曉垂二百年無人廷機始與葉向高並命後周
如磐張瑞圖林釬蔣德璟黃景昉復相繼云

吳道南字會甫崇仁人萬曆十七年進士及第授編修進左中允直講東宮太子偶旁騖道南卽輟講拱俟大子爲改容歷左諭德少詹事擢禮部右侍郎署部事歷城高苑牛產犢皆兩首兩舅道南請盡蠲山東諸稅召還內臣又因災異言貂璫斂怨乞下詔罪已與天下更新皆不報尋請追諡建文朝忠臣京師久旱疏言天下人情鬱而不散致成旱災如東宮天下本不使講明經術練習政務久寘深閨聰明隔塞鬱一也法司懸缺半載獻鞫無人圄圄充滿有入無出愁憤之氣上薄日星鬱二也內藏山積而閭閻半菽不充官不發帑振救坐視其死亡轉徙鬱三也縈臣滿朝薦卞孔時時稱循吏因權璫搆陷一繫數年鬱四也廢棄諸臣實堪世用一斥不復山林終老鬱五也陛下誠渙發德音除此數鬱不崇朝而雨露遍天下矣帝不省道南遇事有操執明達政體朝鮮貢使歸請市火藥執不予土酋番貢玉靖勿納邊東議開科試士以嚴疆當重武格不行父喪歸服闋卽家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與方從哲並命三辭不允久之始入朝故事廷臣受官先面謝乃蒞任帝不視朝久皆先莅任道南至不獲見不敢入直仝官從哲爲言帝令先視事道南疏謝居數日言臣

副都御史季文子目不知書賄禮部吏與同里趙鳴陽聯號舍其首場七篇自坊刻外皆鳴陽筆也榜發同和第一鳴陽亦中式都下大譁道南等亟檢舉詔令覆試同和竟日搆一文下吏戍烟瘴鳴陽亦除名先是湯賓尹科場事實道南發之其黨側目御史李嵩周師旦遂連章論道南而給事中劉文炳攻尤力道南疏辨乞休頻使文炳文炳遂極詆御史張至發助之道南不能堪言臺諫劾閣臣職也未有肆口媒罵者臣辱國已甚請立罷黜帝雅重道南謫文炳外任奪嵩等俸御史韓浚朱壔教文炳復詆道南道南疏謝居數日言臣求去杜門踰年疏二十

七上帝猶勉留會繼母訃至乃賜道里費遣行人護歸
天啓初以單恩卽家進太子太保居二年卒贈少保謚
文恪
贊曰傳稱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其王家屏沈鯉之謂
乎廷機雖頗鼓物議然清節不汙若于陛之世德愼行
之博聞亦足稱羽儀廊廟之選矣

明史卷二百十七終

纂修官編修兼理史稿事　經筵講官忠保總裁李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申時行　子用懋用嘉　孫紹芳　王錫爵　弟鼎爵　子衡
沈一貫
沈　淮　弟演
方從哲

申時行字汝默長洲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第一授修
撰歷左庶子掌翰林院事萬曆五年由禮部右侍郎改
吏部時行以文字受知張居正蘊藉不立崖異居正安
之六年三月居正將歸葬父請賜廣閣臣遂以左侍郎兼

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已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累進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張居正攬權久操
羣下如束濕異已者率逐去之及居正卒張四維時行
相繼柄政務爲寬大以次收召老成布列庶位朝論多
稱之然是時內閣權積重六卿大氏徇閣臣指諸大臣
由四維時行起樂其寬多與相厚善四維憂歸時行爲
首輔余有丁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先後同居政府無嫌
猜而言路爲居正所遏至是方發舒以居正素曏時行
不能無諷刺時行外示博大能容人心故弗善也帝雖
樂言者許居正短而頗惡人論時事言事者問諭官衆

以此望時行口語相詆諸大臣又皆右時行抵言者口言者益憤時行以此損物望十二年三月御史張文熙嘗言前閣臣專恣者四事請帝永禁革之時行疏爭曰文熙謂部院百執事不當置考成簿送閣察考吏兵二部除授不當一一取裁督撫巡按行事不當密揭請教閣中票擬當使同官知之閣臣不職當罷黜若并其執掌盡削之是因噎廢食也至票擬無不與同官議者帝深以爲然細文熙議不用御史丁此呂言侍郎高攽愚以試題勸進居正帝手疏示時行時行曰此呂以睽昧陷人大辟恐讒言接踵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尚書羅啟愚留此呂時行巍求去有丁國言大臣國體所繫今以羣言留此呂恐無以安時行巍心國尤不勝憤專疏求去詆諸言路副都御史石星侍郎陸光祖亦以爲言帝乃聽巍出此呂於外慰留時行國而言路羣起攻之以國時行請量罰言者言者益心憾既而李植江東之以大峪山壽宮事撼時行不勝貶去閣臣與言路日相水火矣初御史魏允貞郎中李三才以科場事論及時行子用懋貶官給事中鄒元標劾罷時行姻徐學謨時行

楊巍因請出此呂於外帝從巍言而給事御史王士性李植等交章劾巍阿時行意蔽塞言路帝尋亦悔之命進酒色財氣四箴帝大怒召時行等條分析之將重譴時行請毋下其章而諷于仁自引去于仁賴以免然章奏留中自此始十四年正月光宗年五歲而鄭貴妃有寵生皇三子常洵頗萌奪嫡意時行率同列再請建儲不聽廷臣以貴妃故多指斥宮闈簡帝怒被嚴譴帝嘗詔求直言郎官劉復初李懋檜等顯侵貴妃時行請帝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帝甚悅衆多咎時行者時行連請建儲十八年帝召皇長子皇三子令時行入見毓德宮時行拜賀請亟定大計帝猶豫久之下詔曰朕不喜激聒近諸臣章

秦檜留中惡其離間朕父子若明歲廷臣不復瀆擾當以後年冊立否則俟皇長子十五歲舉行時行因戒廷臣毋激擾明年八月工部主事張有德請具冊立儀注帝怒命展期一年而內閣中亦有疏入時行方在告初不預知冊立之事聖意已定有德不諳大計惟宸斷親裁勿因小臣妨大典於是給事中羅大紘劾時行謂陽附鄭國首列時行名時行密上封事言臣方在告初不預臣之議以請立而陰緩其事以內交中書黃正賓復論時行排陷同官巧避首事之罪二人皆被黜責御史鄒德泳疏復上時行力求罷詔馳驛歸歸三年光宗始出閣講學十年始立爲皇太子四十二年時行年八十帝遣行人存問詔書到門而卒先以雲南岳鳳平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詔贈太師益文定子用懋用嘉用懋字敬中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神宗擢太僕少卿仍視職方事再遷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崇禎初歷兵部左右侍郎拜尚書致仕歸卒贈太子太保用嘉舉人歷官廣西參政孫紹芳進士戶部左侍郎王錫爵字元馭太倉人嘉靖四十一年舉會試第一廷試第二授編修累遷至祭酒萬曆五年以詹事掌翰林院張居正奪情將廷杖吳中行趙用賢等錫爵要同館十餘人請居正求解居正不納錫爵獨造喪次切苦之居正徑入不顧中行等既受杖錫爵持之大慟明年進禮部右侍郎居正甫歸治喪丸卿急馬召還錫爵獨不署名旋乞省親去居正以錫爵形已短益銜之錫爵遂不出十二年冬卽家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機務還朝請禁諂諛抑奔競戒虛浮飭修舉闢橫議簡工作帝咸褒納初李植江東之與大臣申時行楊巍等相搆以錫爵負時望且與居正貳力推之比錫爵至與時行合反出疏力排植等遂悉去時時行爲首輔許國次之三人皆南畿人而錫爵與時行同舉會試且同郡政府相得甚然時行柔和而錫爵性剛負氣十六年子衡舉順天試第一郎官高桂候伸論之錫爵連章辨訐語過忿伸笞下詔獄除名桂謫邊方御史喬璧星請帝戒諭錫爵務擴其量寬休休有容之臣錫爵疏辨以是積與廷論忤時輩臣請建儲者衆帝皆不聽十八年錫爵疏請豫敎元子錄用言官姜應麟等且求省故巡撫李材不報言因旱災自陳乞罷帝優詔留之火落赤貢相犯西陲議者爭請用兵錫爵主款與時行合未幾偕同列爭册立不得杜門乞歸尋以母老連乞歸省乃賜道里費遣官護行歸二年時行國及王家屏相繼

去位有詔趣召錫爵二十一年正月還朝遂爲首輔先是有旨是年春舉冊立大典戒廷臣毋瀆陳廷臣鑒張有德事咸默默及是錫爵密請帝決大計帝遣內侍以手詔示錫爵欲待嫡子令元子與兩弟且並封爲王錫爵懼失上指立奉詔擬論旨而又外慮公論因言漢明帝馬后唐明皇王后宋真宗劉后皆養諸妃子爲子請令皇后撫育元子則元子卽嫡子而生母不必崇位號以上壓皇貴妃亦擬論以進同列趙志皐張位咸不預聞帝竟以前論下禮官令卽具儀於是舉朝大譁給事中史孟麟禮部尚書羅萬化等羣詣錫爵第力爭廷臣諫者章日數上錫爵偕志皐位力請追還前詔帝不從已而諫者益多而岳元聲顧允成張納陛陳泰來于孔兼李啟美曾鳳儀鍾化民項德禎等遮錫爵於朝房面爭之李騰芳亦上書錫爵請下廷議不許請面對不報乃自劾三疏乞罷斥帝亦迫公議追寢前命命少俟二三年議行錫爵旋請速決且曰曩元子初生業爲頒詔肆赦詔書稱祇承宗社明以皇太子待之矣今復何疑而弗決哉不報七月彗星見有詔修省錫爵因請延見大臣又言彗漸近紫微宜慎起居之節寬左右之刑寡嗜欲以防疾散積聚以廣恩踰月復言彗已入紫微非區區用人行政所能消弭惟建儲一事可以禳之蓋天王之象曰帝星太子之象曰前星今前星既耀而不早定故致此災誠速行冊立天變自弭帝皆報聞仍持首春待期之說錫爵答奏復力言之又連章懇請十一月皇太后生辰帝御門受賀畢獨召錫爵慰勞之日卿扶母來京誠忠孝兩全錫爵叩頭謝因力請早定國本帝曰中宮有出奈何對曰此說在十年前猶可今元子已十三尚何待況自古至今豈有子弟十三歲猶不讀書者帝頗感動錫爵因請頻召對保聖躬退復上疏力請且曰外廷以固寵陰謀歸之皇貴妃恐鄭氏舉族不得安惟陛下深省帝得疏心益動手詔諭錫爵卿每奏必及皇貴妃何也彼數勸朕以祖訓后妃不得與外事安敢輒從錫爵上言今與皇長子相形者惟皇貴妃子天下不疑皇貴妃而誰疑皇貴妃不引爲己責而誰責祖訓不與外事者不與外廷用人行政之事也若冊立乃陛下家事而皇三子又皇貴妃親子陛下得不與皇貴妃謀乎且皇貴妃久侍聖躬至親且賢外廷紛紛莫不歸怨臣所不忍聞臣六十老人力捍天下之口歸功皇貴妃陛下尚以爲疑然則必如羣少年盛氣以攻皇貴妃而陛下反快於心乎疏入帝領之志舉位

亦力請居數日遂有出閤之命而帝令廣市珠玉珍寶供出閤儀物計直三十餘萬戶部尚書楊俊民等以故事爭給事中王德完等又力諫帝遂手詔諭錫爵欲易期錫爵婉請乃不果易明年二月出閤禮成俱如東宮儀中外爲慰錫爵在閣時嘗請罷江南織造停江西陶器減雲南貢金出內帑振河南饑帝皆無忤眷禮逾前後諸輔臣其救李沂力爭不宜用廷杖尤爲世所稱特以阿竝封指被物議既而郎中趙南星斥侍郎趙用賢放歸論救者咸遭譴謫衆指錫爵爲之雖連章自明且申救人卒莫能諒也錫爵遂屢疏引疾乞休帝不欲其去爲出內帑錢建醮祈愈錫爵力辭疏八上乃允先累加太子太保至是命改吏部尚書進建極殿賜道里費乘傳行人護歸歸七年東宮建遣官賜敕存問賚銀幣羊酒三十五年廷推閣臣帝既用干慎行葉向高李廷機還念錫爵特加少保遣官召之三辭不允時言官方厲鋒氣錫爵進密揭力詆中有上於章奏一槩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鳥之音等語言官聞之大憤給事中段然首劾之其同官胡嘉棟等論不已錫爵亦自閉門養重竟辭不赴又三年卒於家年七十七贈太保謚文肅子衡字辰玉少有文名爲舉首才自稱因被論遂不復會試至二十九年錫爵罷相已久始舉會試第二人廷試亦第二授編修先父卒錫爵弟鼎爵進士累官河南提學副使

沈一貫字肩吾鄞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充日講官進講高宗諒陰拱手曰託孤寄命必忠貞不二心之臣乃可使百官總己以聽苟非其人不若躬親聽覽之爲孝也張居正以爲刺己頗憾一貫居正卒始遷左中允歷官吏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加太子賓客假歸二十二年起南京禮部尚書復召爲正史副總裁協理詹事府未上王錫爵趙志皐張位同居內閣復有旨推舉閣臣吏部舉舊輔王家屏及一貫等七人名以上而帝方怒家屏謀責尚書陳有年有年引疾去一貫家居久故有清望閣臣又力薦之乃詔以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陳于陛同入閣預機務命行人即家起焉會朝議許日本封貢一貫慮貢道出寧波爲鄉郡患極陳其害貢議乃止未幾錫爵去于陛位第三每獨行己意一貫柔而深中事志皐等惟謹其後于陛卒官志皐病瘅久在告位以薦楊鎬及憂危竑議事得罪去一貫與位當私致鎬書爲贊畫主事丁應泰所劾位疏辨激上怒罷一貫惟引咎帝乃慰留之時國本未定廷臣爭十

餘年不決皇長子年十八諸請冊立冠婚者益迫帝責戶部進銀二千四百萬爲冊立分封諸典禮費以困之一貫再疏爭不聽二十八年命營慈慶宮居皇長子工竣諭一貫草敕傳示禮官上冊立冠婚及諸王分封儀敕既上帝復留不下一貫疏趣則言朕因小臣謝廷讚乘機邀功故中輟俟皇長子移居後行之既而不舉行明年貴妃弟鄭國泰迫羣議請冊立冠婚竝行一貫因再草敕請下禮官具儀不報廷議有欲先冠婚後冊立者一貫不可曰不正名而苟成事是降儲君爲諸王也會帝意亦頗悟命卽日舉行九月十有八日漏下二鼓詔下既而帝復悔令改期一貫封還詔書言萬死不敢奉詔帝乃止十月望冊立禮成時論頗稱之會志皐於九月卒一貫遂當國初志皐病久一貫屢請增閣臣及是乃簡用沈鯉朱賡而事皆取決於一貫尋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自一貫入內閣朝政已大非數年之間礦稅使四出爲民害其所誣劾逮繫者悉滯獄中吏部疏請起用建言廢黜諸臣幷考選科道官久抑不下中外多以望閣臣一貫等數諫不省而帝久不視朝閣臣屢請皆不報一貫初輔政面恩一見帝而已東征及楊應龍平帝再御午門樓受俘一貫請陪侍

賜面對皆不許上下否隔甚一貫雖小有救正大率依違其間物望漸減迨三十年二月皇太子婚禮甫成帝忽有疾急召諸大臣至仁德門俄獨命一貫入啟祥宮後殿西煖閣皇后貴妃以疾不侍側皇太后南面立稍北帝稍東冠服席地坐亦南面太子諸王跪於前一貫叩頭起居訖帝曰先生前朕病日篤矣享國已久何憾但兒佳婦付與先生惟輔之爲賢君礦稅事朕因殿工未竣權宜採取今可與江南織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內監皆令還京法司釋久繫罪囚建言得罪諸臣咸復其官給事中御史卽如所請補用朕見先生止此矣言已就臥一貫哭太后太子諸王皆哭一貫復奏今尚書求去者三請定去留帝留戶部陳葉兵部田樂而以祖陵衝決制工部楊一魁籍一貫復叩首出擬旨以進是夕閣臣九卿俱直宿朝房漏三鼓中使捧諭至具如帝語一貫者諸大臣咸喜翼日帝疾瘳悔之中使二十輩至閣中取前諭言礦稅不可罷釋囚錄直臣惟卿所裁一貫欲不予中使輒搏額幾流血一貫惶遽繳入時吏部尚書李戴左都御史溫純期卽日奉行頒示天下刑部尚書蕭大亨則謂兇獄須再請無何事變太僕卿南企仲劾戴大亨不卽奉帝諭起廢釋囚帝怒幷二

事寢不行當帝欲追還成命司禮太監田義力爭帝怒欲手刃之義言愈力而中使已持一貫所繳前諭至後義見一貫唾曰相公稍持之礦稅撤矣何怯也自是大臣言官疏請者日相繼皆不復聽礦稅之害遂終神宗世帝自疾瘳以後政益廢弛稅監王朝梁永高淮等所至橫暴奸人乘機虐民者愈衆一貫與鯉賡共著論以風又嘗因事屢爭且揭陳用人行政諸事帝不省顧遇一貫厚嘗特賜敕獎之一貫素忌鯉鯉亦自以講筵受主眷非由一貫進不爲下二人漸不相能禮部侍郎郭正域以文章氣節著鯉甚重之都御史溫純吏部侍郎

楊時喬皆以清嚴自持相標置一貫不善也會正域議奪呂本謚一貫實與本同鄉寢其議由是益惡正域并惡鯉及純時喬等而黨論漸興浙人與公論忤由一貫始三十一年楚府鎮國將軍華越訐楚王華奎爲假王一貫納王重賄令通政司格其疏月餘先上華奎劾華越欺罔四罪疏正域楚人頗聞假王事有狀請行勘虛實以定罪案一貫持之正域以楚王饋遺書上帝不省及撫按臣會勘井廷臣集議疏入一貫力右王嗾給事中錢夢皐楊應文劾正域勒歸聽勘華越等皆得罪正域甫登舟未行而妖書事起一貫方銜正域與鯉其黨

康丕揚錢夢皐等遂捕僧達觀醫生沈令譽等下獄窮治之一貫從中主其事令錦衣帥王之禎與丕揚大索鯉私第三日發卒圍正域舟執掠其婢僕乳媪皆無所得乃以皦生光具獄二事錯見正域及楚王傳中始都御史純劾御史于永清及給事中姚文蔚語稍涉一貫給事中鍾兆斗爲一貫論純御史湯兆京復劾兆斗而直純純十七疏求去一貫佯揭留純至歲乙巳大察京朝官純與時喬主其事夢皐兆斗皆在黜中一貫怒言於帝以京察疏留中久之乃盡留給事御史之被察者且許純致仕去於是主事劉元珍龐時雍南京御史朱

吾弼力爭之謂二百餘年計典無特留者時南察疏亦留中後迫衆議始下一貫自是積不爲公論所與彈劾日衆因謝病不出三十四年七月給事中陳嘉訓御史孫居相復連章劾其奸貪一貫憤益求去帝爲黜嘉訓奪居相俸允一貫歸鯉亦同時罷而一貫獨得溫旨雖廢右之論者益訾其有內援焉一貫之入閣也爲錫爵志皐所薦輔政十有三年當國者四年枝柱清議好同惡異與前後諸臣同至楚宗妖書京察三事獨犯不韙論者醜之雖其黨不能解免也一貫歸言者追劾之不已其鄉人亦多受世誣謀云一貫在位累加少傅兼太

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家居十年卒贈太傅
謚文恭
方從哲字中涵其先德清人隸籍錦衣衛家京師從哲
登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屢遷國子祭酒請告家
居久不出時頗稱其恬雅大學士葉向高請用爲禮部
右侍郎不報中旨起吏部左侍郎爲給事中李成名所
劾求罷不允四十一年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
吳道南竝命時道南在籍向高爲首輔政事多決於向
高向高去國從哲遂獨相請召還舊輔沈鯉不允御史
錢春劾其容悅從哲乞罷帝優旨慰留未幾道南至會

張差梃擊事起刑部以瘋癲蔽獄王之寀鉤得其情麗
保劉成等跡始露從哲偕道南斥之寀言謬妄帝納之
道南爲言路所詆求去者經歲以母憂歸從哲復獨相
即疏請推補閣臣自後每月必請帝以一人足辦迄不
增置從哲性柔懦不能任大事時東宮久虛講瑞王婚
禮逾期惠王桂王未擇配福府莊田遣中使督賦又議
令鬻鹽中旨命呂貴督織造駙馬王昺以救劉光復襫
冠帶山東盜起災異數見言官翟鳳翀郭尚賓以直言
貶帝遣中使令工部侍郎林如楚繕修咸安宮宣府缺
餉數月從哲皆上疏力言帝多不聽而從哲有內援以

名爭而已實將順帝意無所匡正向高秉政時黨論鼎
沸言路交通銓部指清流爲東林逐之殆盡及從哲秉
政言路已無正人黨論漸息丁巳京察盡斥東林且及
林居者齊楚浙三黨鼎立務搏擊清流齊人亓詩教從
哲門生勢尤張從哲昵羣小而帝怠荒亦益甚畿輔山
東山西河南江西及大江南北相繼告災疏皆不發舊
制給事中五十餘員御史百餘員至是六科止四人而
五科印無所屬十三道止五人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
率不得代六部堂上官僅四五人都御史數年空署督
撫監司亦屢缺不補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

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畫憑久滯都下時摯執
政與哀訴詔獄囚以理刑無人不決遣家屬聚號長安
門職業盡弛上下解體四十六年四月
大清兵克撫順朝野震驚帝初頗憂懼章奏時下不數
月泄泄如故從哲子世鴻殺人巡城御史劾之從哲乞
罷不允長星見東南長二丈廣尺餘十有九日而滅是
日京師地震從哲言妖象怪徵層見疊出除臣奉職無
狀痛自修省外望陛下大奮乾綱與天下更始朝士雜
然笑之帝亦不省御史熊化以時事多艱佐理無效劾
從哲乞用災異策免從哲懇求罷堅臥四十餘日閣中

虛無人帝慰留再三乃起視事明年二月楊鎬四路出師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用紅旗督戰師大敗禮部主事夏嘉遇謂邊事之壞由興邦及從哲庇李維翰所致兩疏劾之從哲求罷不敢入閣視事於朝房帝優旨慰留乃復故而反擢興邦爲太常少卿未幾

大清兵連克開原鐵嶺廷臣於文華門拜疏立請批發又候旨思善門皆不報從哲乃叩首仁德門跪俟俞旨帝終不報俄請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羣臣面商戰守方略亦不報請補閣臣疏十上情極哀始命廷推及推上又不用從哲復連請乃簡用史繼偕沈淮疏仍留中終

帝世寢不下御史張新詔劾從哲諸所疏揭委罪君父誣言欺人祖宗二百年金甌壞從哲手御史蕭毅中劉蔚周方鑑楊春茂王尊德左光斗山西參政徐如翰亦交章擊之從哲連疏自明且乞罷帝皆不問自劉光復繫獄從哲論救數十疏帝特釋爲民而用人行政諸章奏終不發帝有疾數月會皇后崩從哲哭臨畢請至榻體速建儲貳從哲候安因言進藥宜慎帝褒答之戊辰新閣臣劉一燝韓爌入直帝疾已殆辛未召從哲一燝前起居召見弘德殿跪語良久因請補閣臣用大僚下臺諫命帝許之乃叩頭出帝素惡言官前此考選除授者率候命二三年及是候八年從哲請至數十疏竟不下帝自以海宇承平官不必備有意損之及遼左軍興又不欲矯前失行之如舊從哲獨秉國成卒無所匡救

又用姚宗文閻邊東藺經畧熊廷弼去遼陽遂失論者謂明之亡神宗實基之而從哲其罪首也四十八年七月丙子朔帝不豫十有七日大漸外廷憂危從哲偕九卿臺諫詣思善門問安越二日召從哲及尚書周嘉謨李汝華黃嘉善黃克纘等受顧命又二日乃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鄭貴妃以前福王故懼帝銜之進珠玉及侍姬八人啟帝選侍李氏最得帝寵貴妃因請立選侍爲皇后選侍亦爲貴妃求封太后帝已於乙卯得疾丁巳力疾御門命從哲封貴妃爲皇太后從哲遽以命

禮部侍郎孫如游力爭事乃止辛酉帝不視朝從哲偕廷臣詣宮門問安時都下紛言中官崔文昇進洩藥帝由此委頓而帝傳諭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語羣情益疑駭給事中楊漣劾文昇并及從哲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御史鄭宗周竝上書從哲請保護聖體速建儲貳從哲候安因言進藥宜慎帝褒答之戊辰新閣臣劉一燝韓爌入直帝疾已殆辛未召從哲一燝前起居召見弘德殿跪語良久因請補閣臣用大僚下臺諫命帝許之乃叩頭出帝素惡言官前此考選除授者率候命二三年及是候八年從哲請至數十疏竟不下帝自以海宇承平官不必備有意損之及遼左軍興

御東煖閣憑几皇長子皇五子等皆侍帝命諸臣前從哲等因請愼醫藥帝曰十餘日不進矣遂諭冊封選侍爲皇貴妃甲戌復召諸臣諭冊封事從哲等請速建儲貳帝顧皇長子曰卿等其輔爲堯舜又語及壽宮從哲問有鴻臚官進藥者安在從哲曰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信帝命宣可灼至趣和藥進所謂紅丸者也帝服訖稱忠臣者再諸臣出竢宮門外頃之中使傳上體平善日晡可灼出言復進一丸從哲等問狀使傳上體平善如前明日九月乙亥朔卯刻帝崩中外皆恨可灼甚而從哲擬遺旨賚可灼銀幣時李選侍居乾清宮羣臣入臨諸閽閉宮門不許入劉一燝楊漣力爭之得哭臨如禮擁皇長子出居慈慶宮從哲委蛇而已初鄭貴妃居乾清宮侍神宗疾光宗卽位猶未遷尚書嘉謨責貴妃從子養性乃遷慈寧宮及光宗崩而李選侍居乾清宮給事中魏應嘉太常卿曹珖光祿少卿高攀龍主事呂維祺御史左光斗念選侍嘗邀封后非可令居乾清以冲主付託也於是議移宮爭數日不決從哲欲徐之至登極前一日一燝燝邀從哲立宮門請選侍乃移噦鸞宮明日庚辰熹宗卽位先定御史王安舜劾從哲輕薦狂醫又賞之以自掩從哲擬太子令旨賞

灼甚而從哲擬遺旨賚可灼銀幣時李選侍居乾清宮羣臣入臨諸閽閉宮門不許入劉一燝楊漣力爭之得哭臨如禮擁皇長子出居慈慶宮從哲委蛇而已初鄭貴妃居乾清宮侍神宗疾光宗卽位猶未遷尚書嘉謨責貴妃從子養性乃遷慈寧宮及光宗崩而李選侍居乾清宮給事中魏應嘉太常卿曹珖光祿少卿高攀龍主事呂維祺御史左光斗念選侍嘗邀封后非可令居乾清以冲主付託也於是議移宮爭數日不決從哲欲徐之至登極前一日一燝燝邀從哲立宮門請選侍乃移噦鸞宮明日庚辰熹宗卽位先定御史王安舜劾從哲輕薦狂醫又賞之以自掩從哲擬太子令旨賞

罰可灼俸一年御史鄭宗周劾文昇罪請下法司從哲擬令旨司禮察處及御史郭如楚馮三元焦源溥給事中魏應嘉太常卿曹珖光祿少卿高攀龍主事呂維祺先後上疏言可灼罪不容誅從哲庇之國法安在而給事中惠世揚直糾從哲十罪三可殺言從哲獨相七年憲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壅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寬議撫臣罪七馬上催戰覆沒全師罪八徇私罔上鼎鉉貽羞罪九代營權稅蠹國殃民罪十貴妃求封后舉朝力爭護奸黨罪三恣行胸臆破壞絲綸罪四縱子殺人蔑視王法罪二梃擊青宮庇護妃黨罪三恣行胸臆破壞絲綸罪四縱子殺人蔑視王法罪二梃擊青宮庇妨賢病國罪一驕蹇無禮失悞哭臨罪二梃擊青宮庇護奸

帝慰諭之給事中魏大中以九卿議久稽趣之上廷臣多主慎行罪從哲惟刑部尚書黃克纘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給事中汪慶百右從哲而詹事公鄒持兩端時大學士嬾述進藥始末爲從哲解於是吏部尚書張問達會戶部尚書汪應蛟合奏言進藥始末臣等共聞見輔臣視皇考疾急迫倉皇弒逆二字何忍言但可灼非醫官且非知脉知醫者以藥嘗試先帝龍馭卽上昇從哲與臣等九卿未能止均有罪乃反賚可灼及御史安尋有言止令養病去罰太輕何以慰皇考服中外宜如從哲請削其官階爲法任咎至可灼罪不可勝誅而文昇宜顯僇以洩公憤議上可灼遣戍文昇放南京而從哲不罪無何慎行引疾去五年魏忠賢輯擬擊紅丸移宮三事爲三朝要典以傾正人遂免可灼戍命文昇督漕運其黨徐大化請起從哲從哲不出然一時請誅從哲者貶殺畧盡矣崇禎元年二月從哲卒贈太傅益文端

三月下文昇獄戍南京

沈淮字銘縝烏程人父節甫字以安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禮部儀制主事歷祠祭郎中詔建祠禁內令黃冠祝釐節甫持不可尚書高拱恚甚遂移疾歸起光祿丞會拱掌吏部復移疾避之萬曆初屢遷至南京刑部右侍郎召爲工部左侍郎攝部事御史高舉言節甫素負難進之節不宜一歲三遷吏部以節甫有物望紬其議節甫連上疏請省浮費核虛冒止興作減江浙織造停江西瓷器帝爲稍減織造數中官傳奉節甫持不可且上疏言之又嘗獻治河之策語鑿鑿可用父憂歸卒贈右副都御史天啟初淮方柄用得賜謚端清淮與弟演同登萬曆二十年進士淮改庶吉士授檢討累官南禮部侍郎掌部事西洋人利瑪竇入貢因居南京與其徒王豐肅等倡天主教士大夫多宗之淮奏陪京都會不宜令異教處此識者韙其言然淮素乏時譽與大學士從哲同里閈相善也神宗末從哲獨當國請補閣臣未至光宗復崩天啟元年六月淮始至故事詞臣教習內書堂所教內豎執弟子禮李進忠劉朝皆淮弟子密結二人乃奏言遼左用兵亟臣謹於東陽義烏諸邑及揚州淮安募材官勇士二百餘請以勇士隸錦衣衛而量授材官職進忠

朝方舉內操得淮奏大喜詔錦衣官訓練募士授材官王應斗等遊擊以下官有差淮又奏募兵後至者復三百餘人請發遼東四川軍前詔從之尋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再進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禁中內操日盛駙馬都尉王昺亦奉詔募兵願得帷幄重臣主其事廷臣皆言淮與朝陰相結於是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等劾淮陽託募兵陰藉通內劉朝內操淮使門客誘之王昺疏疑出淮教閹人戚畹姦輔內外弄兵長安片土成戰場矣淮疏辨因請疾求罷帝慰留之世揚等遂盡發淮通內狀刑部尚書王紀再疏劾淮葉向高言紀淮交攻均失大臣體今以獻獄斥紀如公論何朱國祚至以去就爭帝皆弗聽淮不自安乃力求去命乘傳歸逾年卒贈太保謚文定淮弟演由工部主事歷官南京刑部尚書

贊曰神宗之朝於時爲豫於象爲蠱時行諸人有鳴豫之凶而無幹蠱之畧外畏清議內固恩寵依阿自守掩飾取名弼諧無聞循默避事書曰殷肱惰哉萬事隳哉此孔子所爲致歎於焉用彼相也

明史卷二百十八終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加一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張四維子秦徽甲徵

許國

張位

馬自強子怡慥

趙志皐

朱賡子敬循

張四維字子維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隆慶初進右中允直經筵尋遷左諭德四維倜儻有才智明習時事楊博王崇古久歷邊陲善談兵四維博同里而崇古姊子也以故亦習知邊務高拱深器

之拱掌吏部超擢翰林學士甫兩月拜吏部右侍郎俺答封貢議起朝右持不決四維爲交關於拱款事遂成拱益才四維亦干進不已朝士頗有疾之者御史鄧永春視鹽河東言鹽法之壞由勢要橫行大商專利指四維崇古爲勢要四維父崇古弟爲大商四維奏辨因乞去拱力護之溫詔慰留焉初趙貞吉去位拱欲援四維入閣而殷士儋黃綵得之諸人遂相搆及御史趙應龍劾士儋士儋未去言路復有劾四維者四維已進左侍郎不得已引去無何士儋亦去東宮出閤召四維充侍班官給事中曹大埜言四維賄拱得召四維馳疏

辨求罷帝不許趣入朝未至而穆宗崩拱罷政張居正當國復稅疾歸四維家素封歲時饋問居正不絕武清伯李偉慈聖太后父也故籍山西四維結爲援萬曆二年復召掌庶事府明年三月居正請增置閣臣引薦四維爲保亦與善遂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贊機務當是時政事一決居正居正無所推讓視同列蔑如也四維由居正進謹事之不敢相可否隨其後拜賜進官而已居正卒四維始當國累加至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初四維曲事居正積不能堪擬旨不盡如居正意居正亦漸惡之既得政知中外積苦居正欲大收人心會皇子生頒詔天下疏言今法紀修明海宇寧謐足稱治平而文武諸臣不達朝廷勵精本意務爲促急煩碎致徵斂無藝政令乖舛中外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誠宜及此大慶蕩滌煩苛弘敷惠澤俾四海烝黎咸戴帝德此固人心培國脈之要術也帝嘉納之自是朝政稍變言路亦發舒詆居正時事於是居正黨大懼王篆曾省吾輩厚結申時行以爲助而馮保欲因兩宮嫉居正之隙陰保數短四號封已爲伯惡四維持之篆省吾知之厚賄保欲因兩宮嫉居正之隙陰保數短四維而使所善御史曹一夔劾吏部尚書王國光媚四維拔其中表弟王謙爲吏部主事時行遂擬旨罷國光竝

謫謙四維以帝慰留復起視事命甫下御史張問達復劾四維四維窘求保心腹徐爵張大受賄保保意稍解時行乃謫問達於外以安四維四維以時行與謀也卒衔之已而中官張誠譖保保眷大衰四維乃授意門生李植輩發保奸狀保及篆省吾皆逐朝事一大變於是四維稍汲引海內正人爲居正所沉抑者雖未即盡登用然力反前事時望頗屬焉雲南貢金後期帝欲罪守土官又詔取雲南舊貯礦銀二十萬皆以四維言而止尋以父喪歸服將闋卒贈太師謚文毅子泰徵甲徵皆四維柄政時舉進士泰徵累官湖廣參政甲徵工部郎中

馬自強字體乾同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隆慶中歷洗馬直經筵遷國子祭酒振飭學政請寄不行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神宗爲皇太子出閤充講官敷陳明切遂受眷及卽位自強已遷詹事教習庶吉士乃擢禮部右侍郎爲日講官尋以左侍郎掌詹事府直講如故丁繼母憂歸服闋詔以故官協理詹事府至則遷吏部左侍郎仍直經筵甫兩月廷推禮部尚書帝遣使詢居正尚書得兼講官否居正言事繁不得兼乃用爲尚書罷日講充經筵講官禮官所掌宗藩事最多先後條例自相牴牾悟黜吏得恣爲奸利自強擇其當者俾僚吏遵守諸不可用者悉屏之每藩府疏至應時裁決榜之部門明示行止吏無所牟利龍虎山正一眞人隆慶時已降爲提點奪印敕至是張國祥求復故號自強寢其奏國祥乃重賄馮保保固求復自強力持不可卒以中旨許之初倭答通貢市賞有定額後邊臣徇其求額漸溢自強請申故約濫乞者勿與歲省費不貲世宗實錄成加太子少保六年三月居正將歸葬父念閣臣在鄉里者高拱與已有深隙殷士儋多與援或乘閒以出惟徐階老易與擬薦之自代已遣使報階既念階前輩已還當位其下乃請增置閣臣帝卽令居正推擇遂以人望薦自強及所厚申時行詔加自強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與時行竝參機務自強初以救吳中行趙用賢忤居正自分不敢望及制下人更以是多居正時呂調陽張四維先在閣調陽衰數寢疾不出小事四維代擬旨大事則馳報居正於江陵聽其裁決自強雖持正亦不能有爲守位而已已居正還朝調陽謝政自強亦得疾卒詔贈少保謚文莊遣行人護喪還子怡舉人終參議愷進士尚寶卿關中人入閣者自自強始其後薛國觀繼之終明世惟二人

許國字維楨歙縣人舉鄉試第一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神宗爲太子出閤兼校書及卽位進右贊善充日講官歷禮部左右侍郎改吏部掌詹事府十一年四月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國與首輔申時行善以丁此呂事與言者相攻語侵吳中行趙用賢由是物議沸然已而御史陳性學復摭前事劾國時行右國請薄罰性學國再疏求去力攻言者帝命鴻臚宣諭始起視事南京給事中伍可受復劾國帝爲謫可受官國復三疏乞休語憤激帝不允性學旋出爲廣東僉事先是帝考卜壽宮加國太子太保改文

淵閣以雲南功進太子太傅國以父母未葬乞歸襄事帝不允命其子代御史馬象乾以劾中官張鯨薄罪國懇教帝爲霽威受之十七年進士薛敷教劾吳時來南京御史王麟趾黃仁榮疏論臺規辭皆侵國國憤連疏力詆幷及主事饒伸伸方攻大學士王錫爵公議益不直國國性木强遇事輒發數與言者爲難無大臣度以故士論不附明年秋火落赤犯臨洮鞏昌西陲震動帝召對輔臣暖閣時行言款貢足恃國謂渝盟犯順榮驚已極宜一大創之不可復羈縻帝心然國言而時行爲政不能奪無何給事中任讓論國庸鄙國疏辨帝奪讓俸國時行初無嫌而時行適爲國門生萬國欽所論讓則時行門生也故爲其師報復云福建守臣報日本結琉球入寇國因言今四裔交犯而中外小臣爭務攻擊致大臣紛紛求去誰復爲國家任事者請申論諸臣各修職業毋恣胸臆帝遂下詔嚴禁國始終忿疾言者如此廷臣爭請冊立得旨二十年春舉行十九年秋工部郎張有德以儀注請帝怒奪俸時行適在告國與王家屏慮事中變欲因而就之引前旨力請帝果不悅責大臣不當與小臣比國不自安遂求去疏五上乃賜敕馳傳歸踰一月時行亦罷而冊立竟停人謂時行以論劾去國以爭執去爲二相優劣焉國在閣九年廉愼自守故累遭攻擊不能被以汙名卒贈太保謚文穆

趙志皐字汝遷蘭谿人隆慶二年進士及第授編修萬曆初進侍讀張居正奪情將廷杖吳中行趙用賢志皐偕張位習孔教等疏救格不上則請以中行等疏宣付史館居正恚會星變考察京朝官遂出志皐爲廣東副使居三年再以京察謫其官居正殁言者交薦起解州同知旋改南京太僕丞歷國子監司業祭酒再遷吏部右侍郎並在南京孽召爲吏部左侍郎十九年秋申時行謝政薦志皐及張位自代遂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

學士入參機務明年春王家屏罷王錫爵召未至志皐暫居首輔會寧夏變起兵事多所咨決主事岳元聲疏論錫爵中言當事者變亂傾危爲主事諸壽賢給事中許弘綱所駁志皐再辨帝皆不問二十一年錫爵還朝明年五月遂歸志皐始當國遼東失事詔視巡撫韓取善職逮副使馮時泰詔獄而總兵官楊紹勳止下御史問給事中吳文梓等論其失平志皐亦言封彊被寇武臣罪也今寬紹勳而深罪文吏武臣益恣文吏益喪氣帝不從時泰竟謫戍皇太后誕辰帝受賀畢召見輔臣暖閣志皐論宥御史彭應參言官乞減織造志皐等因

合詞請尋極論章奏留中之弊請盡付諸曹議行帝惡中官張誠黨霍文炳以言官不舉發貶黜者三十餘人志皐等連疏諫皆不納累進少傅加太子太傅改建極殿時兩宮災彗星見日食九分有奇三殿又災連歲間變異迭出志皐請下罪己詔因累疏陳時政缺失而其大者定國本罷礦稅諸事凡十一條優詔報聞而已皇長子年十六時志皐嘗請舉冠婚禮帝命禮官具儀及儀上不果行二十六年三月志皐等復以爲言終不允張居正柄國權震主申時行繼之勢猶盛王錫爵性剛負氣人亦畏之志皐爲首輔年七十餘耄矣柔而懦爲朝士所輕詬誶四起其始爲首輔也值西華門災御史趙文炳論之無何南京御史柳佐給事中章守誠言吏部郎顧憲成等空司而逐志皐實激帝怒已而給事中張濤楊洵御史龔勷況上進南京評事龍起雷相繼披詆而巡按御史吳崇禮刻其子兩淮運副鳳威鳳咸坐停俸未幾工部郎中岳元聲極言志皐宜放給事中劉道亨詆尤力志皐憤言同一閣臣也往日勢重而權有所歸則相率附之以媒進今日勢輕而權有所分則相率擊之以博名因求退益切帝慰諭之初日本封貢議起石星力主之志皐亦冀無事相與應和及封事敗議者蜂起凡劾星者必及志皐志皐每被言輒疏辨求退帝悉勉留先嘗譴言者以謝之後言者益衆則多寢不下而留志皐益堅迨封事大壞星坐欺罔下獄論死位亦以楊鎬故褫官而志皐終不問然志皐已病不能視事乞休疏累上御史于永清給事中桂有根復疏論之志皐身在牀褥於罷礦建儲諸大政數力疾草疏爭帝歲時恩賜亦如故志皐疾轉篤在告四年疏八十餘上二十九年秋卒於邸舍贈太傅謚文懿

張位字明成新建人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預修世宗實錄萬曆元年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

朝獨無疏言臣備員纂修竊見先朝政事自非出於詔
令形諸章疏悉湮沒無攷鴻猷茂烈鬱而未章徒使野
史流傳用僞亂眞今中史官充位無以自効宜日分數人
入直凡詔旨起居朝端政務皆據見聞書之待內閣裁
定爲他年實錄之助張居正善其議奏行焉後以救吳
中行趙用賢忤居正意時已遷侍講抑授南京司業未
行復以京察謫徐州同知居正卒之明年用給事中馮
景隆御史孫惟成薦擢南京尙寶丞俄召爲左中允管
司業事進祭酒疏陳六事多議行以禮部右侍郎教習
庶吉士引疾歸詔起故官協理詹事府辭不赴久之以

申時行薦拜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趙志皐竝
命王錫爵還朝帝適降諭三王竝封以待嫡爲辭而志
皐位遽請帝篤修交泰早兆高祿議者竊哂之趙南星
以考察事褫官朝士訕錫爵者多及位錫爵去志皐爲
首輔位與志皐相厚善志皐衰位積悍敢任政事多所
裁決時黜陟權盡還吏部政府不得侵撓位深憾之事
多掣其肘以故孫鑨陳有年孫丕揚蔡國珍皆不安其
位而去二十四年兩宮災礦稅議起位等不能沮及奸
人請稅煤炭開臨清皇店位與沈一貫乃執奏不可不
報明年春偕一貫陳經理朝鮮事宜請於開城平壤建

置重鎭練兵屯田通商惠工省中國輸輓且擇人爲長
帥分署朝鮮八道爲持久計事下朝鮮議其國君臣慮
中國遂井其土疏陳非便乃寢頃之日本封事壞位力
薦參政楊鎬才請付以朝鮮軍務鎬遭父喪又請奪情
視事且薦那玠爲總督帝皆從之位已進禮部尙書改
文淵閣以甘肅破賊叙功加太子太保復以延鎭功進
少保吏部尙書改武英殿三殿災志皐適在告位偕同
列請面慰不許乃請帝引咎須赦勤朝講發章奏躬郊
廟建皇儲錄廢棄容狂直宥細過補缺官減織造停礦

使徵稅監釋繫囚帝優詔報之不能盡行位又言臣等
請停礦稅非遽停之也蓋欲責成撫按使上不虧國下
不累民耳於是給事中張正學劾位遂迎遷就宜斥帝
亦不省位初官翰林聲望甚重朝士冀其大用及入政
府招權示威素望漸衰給事中劉道亨劾位奸貪數十
事位憤力辨遂落道亨三官呂坤張養蒙與孫丕揚交
好而沈思孝徐作劉應秋劉楚先戴士衡楊廷蘭則與
位善各有所左右丕揚訾劾位指道亨爲其黨道亨恥
之劾位以自解已而贊畫主事丁應泰劾楊鎬喪師言
位與鎬密書往來朋黨欺罔鎬拔擢由賄位得之帝怒
下廷議位惶恐奏辨帝猶慰留給事中趙完璧徐觀瀾

復交章論位宰亟奏羣言交攻孤忠可憫臣心無繼毫愧惟上矜察帝怒曰鎬由卿密揭屢薦故奪哀授任今乃朋欺隱慝辱國損威猶云無媿遂奪職閒住無何有獲妖書名憂危竝議者御史趙之翰言位實主謀帝亦疑位怨望有他志詔除名爲民遇赦不宥其親故右都御史徐作侍郎劉楚先祭酒劉應秋給事中楊廷蘭主事萬建崑皆貶黜有差位有才果於自用任氣好矜其敗也廷臣莫之救既卒亦無湔雪之者天啟中復官贈太保謚文莊

朱賡字少欽浙江山陰人父公節泰州知州兄應刑部主事賡登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萬曆六年以侍讀爲日講官官中方興土木治苑囿賡因講宋史極言花石綱之害帝爲悚然歷禮部左右侍郎帝嘗壽宮於大峪山命賡往視中官示帝意欲做永陵制賡言昭陵在望制過之非所安疏入久不下已竟如其言累官禮部尚書遭繼母喪去二十九年秋趙志皐卒沈一貫獨當國請增置閣臣帝素慮大臣植黨欲用林居及久廢者詔賡以故官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遣行人召之再辭不允明年四月莅閣即捐一歲俸助殿工其秋極陳礦稅之害帝不能用既而與一貫及沈鯉共獻

納之不果行三十四年一貫鯉去位賡獨當國年七十有二矣朝政日弛中外解體賡疏揭月數上十不能一下御史宋壯首諷切賡給事中汪若霖繼之賡緣二人言力請帝更新庶政於增閣臣補大寮充言路三事語尤切帝優詔答之而不行賡乃素服詣文華門懇請終不得命賡以老屢引疾閣中空無人帝論簡閣臣而廷臣慮帝出中旨如往年趙志皐張位故事賡力疾請付廷推乃用干慎行李廷機葉向高而召王錫爵於家以爲首輔給事中王元翰胡忻以廷機之用賡實主之疏詆廷機並侵賡賡疏辨帝爲切責言者既而姜士昌及

肅被謫言路謂出賡意益不平禮部主事鄭振先遂劾賡十二大罪且言賡與一貫錫爵爲過去見在未來三身帝怒貶振先三秩俄以言官論救再貶二秩先考選科道吏部擬上七十八人候命踰年不下賡連疏趣之三十六年秋命始下諸人列言路方欲見風采而給事中若霖先嘗忤賡及是見黜適當廢病起入直時衆謂賡修郤攻訐四起先後疏論至五十餘人給事中踰安性者賡里人爲賡上疏言今日政權不由內閣盡移於司禮言者遂交章劾安性復侵賡是時賡已寢疾乞休疏二十餘上言者慮其復起攻不已而賡以十一月卒於官遺疏陳時政語極悲切賡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進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及卒贈太保謚文懿御史彭端吾復疏詆賡給事中胡忻請停其贈謚帝不聽賡醇謹無大過與沈一貫同鄉相比暱給事中陳治則姚文蔚等以故蒙詬病云子敬循官禮部郎中改稽勳前此無正郎改吏部者自敬循始終右通政

贊曰四維等當軸處中頗滋物議其時言路勢張恣爲抨擊是非瞀亂賢否混淆羣相敵仇罔顧國是詬詈日積又烏足爲定論乎然謂光明磊落有大臣之節則斯人亦不能無愧辭焉

明史卷二百十九終

總裁官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兼管吏部事加太保加級奪誥命兼支俸祿臣李廷機
纂修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兼侍讀臣孫慎行
敕修

萬士和　王之誥　劉一儁
吳百朋　劉應節　徐栻
王遴　畢鏞
舒化　李世達
曾同亨　弟乾亨　辛自修
溫純　趙世卿
李汝華

萬士和字思節宜興人父吉桐廬訓導有學術士和成嘉靖二十年進士授禮部主事父喪除乞便養母改南京兵部累遷江西僉事歲栽上供瓷器千計遷貴州提學副使進湖廣參政撫納叛苗二十八砦以功賚銀幣三段工與採木使者旁午士和經畫備至民賴以安遷江西按察使之官踰期劾免起山東按察使再遷廣東左布政使政事故專決於左士和日朝廷設二使如左右手非有軒輊乃約右使分日治事召拜應天府尹道遷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奏請便民六事隆慶初進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尋改禮部進左引疾歸神宗立起南京禮部侍郎署國子監事萬曆元年禮部尚書陸樹聲去位張居正用樹聲言召士和代之條上崇儉數事又以災祲屢見奏乞杜倖門容憨直汰冗員抑干請多犯時忌俺答及所部貢馬邊臣請加官賞士和言賞賚有成額毋徇邊臣額外請從之方士倚焉保求官士和持不可成國公朱希忠殺居正許贈王士和力爭給事中余懋學言事得罪士和言直臣不當斥於是積忤居正給事中朱南雍承風劾之遂謝病去居正歿起南京禮部尚書再疏引年不赴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謚文恭

王之誥字告若石首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吉水知縣遷戶部主事改兵部員外郎出爲河南僉事討師尚詔有功轉參議調大同兵備副使以搗板升功增俸一級進山西右參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大興屯田每營墾田百五十頃役軍四百人列上便宜八事行之召爲兵部右侍郎尋以左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隆慶元年就進右都御史俺答犯石州之諾令山西總兵官申維岳參將劉寶尤月黑雲龍四營兵尾之南下而檄大同總兵官孫吳山西副總兵田世威等出天門關遏其東歸巡撫王繼洛駐代州不出維岳不敢前石州

遂陷殺人數萬所過無子遺大掠十有四日而去事聞維岳世威賣論死繼洛成邊吳落職之詔以還守南山止貶二秩明年詔之詰以左侍郎巡視薊遼保定宣大山西侍郎劉燾巡陝西延綏寧夏甘肅之詰以疾辭代以冀臻已復因給事中張鹵言皆罷不遣三年起督京營進右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以延寧將士搗巢功予一子官遷南京兵部尚書神宗嗣位召拜刑部尚書張居正專政之詰與有連每規切之萬曆三年乞假送母歸蹕時不至被劾會之詰亦奏請終養遂報許後居正喪父奪情杖言者闕下歸葬還闕之詰以召還直

臣收人心爲勳卒贈太子太保謚端襄時有夷陵劉一儒者字孟貞亦居正姻也嘉靖三十八年進士屢官刑部侍郎居正當國嘗貽書規之居正殁親黨皆坐斥一儒獨以高潔名琦拜南京工部尚書甫半歲移疾歸初居正女歸一儒子珠聘一儒悉石之別室不赴召卒於家天啟中追謚莊介

史李一陽請還一儒於朝以厲恬讓帝可其奏一儒竟

吳百朋字維錫義烏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永豐知縣徵拜御史歷按淮揚溯廣擢大理寺丞進右少卿四

十二年夏進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改提督軍務巡撫南贛汀漳與兩廣提督吳桂芳討平河源賊李亞元程鄉賊葉丹樓又會師破倭海豐仍廣東大埔民藍松山余大谷倡亂流劫漳延興泉間官軍擊敗之奔永春與香寮盜蘇阿普范纘祖連兵犯德安爲都指揮耿宗元所敗偽偽撫百朋亦陽罷兵而誘賊黨爲內應先後悉禽之惟三巢未下三巢者和平李文彪據岑岡龍南謝允楨據高沙賴清規據下歷朝廷以倭患棘不討且十年文彪死子珍及江月照繼之益猖獗四十四年秋百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上疏曰三巢僭號稱王旋

撫旋叛廣東和平龍川興寧江西龍南信豐安遠蠭食過半不亟討禍不可言三巢中惟清規跨江廣六縣最逆命用兵必自下歷始帝采部議從之百朋乃命守備蔡汝蘭討禽清規於苦竹嶂羣賊震慴隆慶初吏部以百朋積苦兵間稍遷大理卿給事中歐陽一敬等請留百朋勦賊詔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如故百朋奏春夏用兵妨耕作宜且聽撫帝從之尋擢南京兵部右侍郎父喪歸起改兵部萬曆初奉命閱視宣大山西三鎮百朋以糧餉險隘兵馬器械屯田鹽法番馬逆黨八事核邊臣督撫王

崇古吳兌總兵郭琥以下陞賞黜革有差又進邊圖凡關塞險隘番族部落士馬強弱亭障遠近歷歷如指掌以省母歸起南京右都御史召拜刑部尚書踰年卒

劉應節字子和灌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井陘兵備副使兼轄三關屬井陘道自此始四十三年以山西右參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母喪歸隆慶元年起撫河南俺答寇石州山西騷動詔應節赴援已寇退會順天巡撫耿隨卿坐殺平民充首功逮治改應節代之建議永平西門抵海口距天津止五百里可通漕請募民習海道者赴天津領運同運官出海達永平部議以漕卒冒險不便發山東河南粟十萬石儲天津令永平官民自運焉四年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旋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譚綸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奏罷永平密雲霸州采礦又因御史傅孟春言議諸鎮積貯當計歲豐歉常時以折色便軍可以積粟凶歲以本色濟荒可以積銀又明年建議通漕五萬石於密雲而以本鎮折色三萬五千兩留給京軍則通倉無腐粟京軍沾實惠密雲免僉商一舉而三善備矣報可給事中陳棐以薊鎮多虛伍請核兵省餉應節上疏曰國初設立大寧薊門猶稱內地既大寧內徙三衞反覆一切防禦之計與宣大相埒而額兵不滿三萬倉卒召外兵疲於奔命又半屬弱於是議減客兵募土著而游食之徒饑聚飽颺請勾逃軍而所勾皆老穉又未必安於其伍本鎮西起鎮邊東抵山海因地制兵非三十萬不可今主客兵不過十三萬而已且宣府地方六百里額兵十五萬大同地方千餘里額兵十三萬五千今薊昌地兼二鎮而兵力獨不足援彼倒此何以能守以今上計發精兵二十餘萬恢復大寧控制外邊俾畿輔屏背益厚宣遼聲援相通固有重關庭無近寇此萬年之利也如其不然集兵三十萬分屯列戍使首尾相應此百年之利也又不然則選主客兵十七萬訓練有成不必仰藉鄰鎮亦目前苟安之計今皆不然徵兵如奕棋請餉如乞羅操練如搏沙教戰如談虎邊長兵寡墊襟肘見今爲不得已之計姑勾新軍補主

兵舊額十一萬與入衛客兵分番休息庶軍不告勞稍
定遼計部議行所司清軍而補兵之說卒不行萬曆元
年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如故進南京工部
尚書召爲戎政尚書改刑部錦衣馮邦寧者太監保從
子道遇不引避應節叱下之保不悅會雲南參政羅汝
芳奉表至京應節出郭與談禪給事中周良寅疏論之
遂借汝芳劾罷卒贈太子少保初王宗沐建議海運應
節與工部侍郎徐栻請開膠萊河張居正力主之用栻
兼僉都御史以往議鑿山引泉計費百萬議者爭駁之
召栻還罷其役栻常熟人累官南京工部尚書

王遴字繼津霸州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紹興推官
入爲兵部主事歷員外郎峭直矜節槩不妄交同官楊
繼盛劾嚴嵩及其孫效忠冒功事下部覆世蕃自爲稟
以屬武選郎中周冕冕發之反得罪尚書聶豹懼趣所
司以世蕃稟上遴直前爭豹怒竟覆如世蕃言繼盛論
死遴爲資粮館且以女字其子應箕嵩父子大恚撫他
事下之詔獄事白復官及繼盛死收葬之遷山東僉事
再遷岢嵐兵備副使有威名爲巡撫所忌劾去官民相
率訟冤詔許起用四十五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
寇大入定邊固原總兵官郭江戰歿總督陳其學陝西
巡撫戴才坐免遴貶俸一秩隆慶改元寇六入塞皆失
利去而御史溫如玉論遴不已解官候勘後御史楊鈐
勘上其功遂以故官巡撫宣府總兵官馬芳驍勇寇不
敢深入遴乃大興屯田邊儲賴之秩滿進右副都御史
尋召拜兵部右侍郎省親歸起協理戎政神宗立張居
正秉政遴共同年生然雅不相能會議閱邊遴請行命
往陝西四鎮峻絕餽遺事竣遞移疾歸居正歿始起南
京工部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守備中官邱得用濫
役營軍遴奏禁之因奏行計安留都十二事召拜戶部

命於太倉庫補進遴言陛下歷十餘年之儲積僅三百
餘萬今因一載蠲除即收補於庫計十餘年之積不足
償二年取補之資矧金花額進歲當百萬自六年以後
增進二十萬今合六年計之不啻百萬矣庫積非源泉
歲進不已後將何繼因言京通二倉糧積八百萬石足
供九年之需請量改折百五十萬石三年而止詔許一
年時尚寶丞徐貞明御史徐待開京東水田遴力贊之
議遂決故事戶部銀專供軍國不給他用帝大婚暫取
濟邊銀九萬兩爲織造費至是復欲行之遴執爭未幾
詔取金四千兩爲慈寧宮用遴又力持皆不納已陳理

財七事請崇節儉重農務督通負懲貪墨廣儲蓄飭貢市帝報曰事關朕躬者已知之餘飭所司議行時釋教大盛遵請汰其壯者歸農聚衆修齋者坐左道罪禮部尚書沈鯉請如遵言詔已許后妃宦官多言不便事中止改兵部尚書遵東總兵官李成梁賂遺徧輦轂不敢至遵門遵在戶部頻執爭已爲中官所嫉會帝閱壽宮中官持御批索馬遵以爲題本當鈐印司禮傳奉由科發部無徑下部者援故事執奏帝不悅大學士申時行嘗以管事指揮羅秀屬遵補錦衣僉書遵格不許時行乃調旨責遵擅留御批失敬上體御史因交章劾遵遵乞休去張佳允代之給事中張養蒙言羅秀本太監滕祥奴賄入禁衞往歲營僉書尚書遵持正爲所中傷去未幾秀卽用物議沸騰於是黜秀佳允亦罷遵雖退聲望愈重以年高存問者再三三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恭介

舒化字汝德臨川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衡州推官改補鳳陽擢戶科給事中隆慶初三遷刑科給事中帝任宦官旨多從中下化言法者天下之公大小罪犯宜悉付法司不當則臣等論劾若竟自敕行則喜怒未必當而法司與臣等俱虛設詔是其言冬至郊天聞帝咳聲推論陰陽姤復之漸請法天養微陽詞甚切直有詔言災眚洊至由部院政事不修令厥衞密察化偕同列言厥衞徼巡輦下惟詰奸宄禁盜賊耳駕馭百官乃天

子權而糾察非法則責在臺諫豈厥衛所得干今命之
刺訪將必開羅織之門逞機阱之術禍貽善類使人人
重足累息何以爲治且厥衛非能自廉察必屬之番校
陛下不信大臣反信若屬耶御史劉思賢等亦極陳其
害帝並不從已而事竟寢校尉負屍出北安門兵馬指
揮孫承芳見之疑有奸弊獄鞫訊詞連內官李陽春陽
春懼訴於帝言尉所負非死者出外乃死承芳妄生事
案累積化言主術貴執要不當侵有司徒使人歸過於
上而下反得緣以飾非潞王府小校以事爲兵馬司吏
下法司勘問不納四年熱審請釋累臣鄭履淳李芳及
目所笞帝怒逮吏目下詔獄掠死又罪其捕卒七人化
朝審又請釋李已皆得宥時高拱當國路楷楊順以搆

殺沈鍊論死拱欲爲楷地謂順首禍順死楷可勿坐化
取獄牘示拱曰獄故無鍊名有之自楷始楷誠罪首拱
貴傳帝意宥重辟三十餘人化爭不可詔卒從其議臺
稱病篤乃聽歸卒贈太子少保諡莊僖
又議宥方上王金等罪化言此遺詔意卽欲勿罪宜何
辭忤拱出爲陝西參政再疏致仕歸萬曆初累擢太僕
少卿復以疾歸由南京大理卿召拜刑部左侍郎雲南
緬賊平帝御午門樓受俘化讀奏詞音吐洪亮進止有
隆慶初丁曾祖憂起右通政歷南京太僕卿萬曆二年
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疏浚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未上改撫浙江旋移疾歸起督漕運兼巡撫鳳陽黃河
出天性知府錢若賡知州方復乾以殘酷死成請飭大
小臣僚各遵律例毋淫刑大明律一書高皇帝揭之兩
無手加更定今未經詳斷者或命從重擬議已經定議
南侵淮安告警世達請修石堤捍城寶應汜光湖風濤
險惡歲漂溺請開越河殺水勢俱報可遷南京兵部右

侍郎召改戶部復改吏部進左侍郎擢南京吏部尚書就改兵部參贊機務俄召爲刑部尚書中官張德毆人死世達請置於理刑科唐堯欽亦言之德遂屬吏大典知縣王階坐撻樂舞生下吏帝密遣兩校尉偵之獄日爲巡風主事孫承榮所拒校尉還奏帝怒詰世達世達請並坐拱宸乃革其任命國學肆禮罪人焦文粲法不當死帝怒入之會朝審命戶部尚書宋纁主筆世達言於纁薄文粲罪忤旨詰問復據法以對帝卒不從時帝燕居多暴怒近侍屢以非罪死世達因災異上書以諷浙江饑或請令罪人出粟除罪世達言法不可廢寧赦毋贖赦則恩出於上法猶存贖則力出於下人滋玩識者韙之改左都御史兵馬指揮何佾虐死三人御史劉思瑜庇之世達劾奏帝錦思瑜杖之世達劾罷御史韓介等數人帝深惡言官下詔申飭瑞秩復劾罷御史韓介等數人帝深惡言官下詔申飭責以挾私報復世達言效忠持正者語雖過激心實無他即或心未可知而言不可廢並宜容納惟緘默依阿然後加黜罰則讜言日進邪說漸消報聞二十一年與吏部尚書孫鑨同主京察斥政府私人殆盡考功郎中趙南星破劾貶官世達力爭之反除南星等名遂求去不許其秋吏部侍郎趙用賢以絕婚事被訐世達白其無罪郎中楊應宿鄭材疏誣世達遂連章乞休去歸七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敏肅

曾同亭字于野吉水人父存仁雲南布政使同亭舉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改禮部遷吏部文選主事故事丞簿以下官聽胥吏銓注同亭悉躬親之與陸光祖李世達齊名隆慶初爲文選郎中薦用遺佚幾盡進太常少卿請急去萬曆初起大理少卿歷順天府尹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御史劉臺得罪張居正同亭坐臺姊夫也給事中陳三謨欲並逐之奏同亭贏不任職詔調南京遂移疾歸九年京察拾遺給事中秦耀御史錢岱等復希居正指列同亭名勒休致居正卒起南京太常卿召爲大理卿遷工部右侍郎督治壽宮節浮費三十餘萬由左侍郎進尚書軍器自外輸率不中程奏請半收其直又請減織造之半皆報可汝安王妃乞橋稅同亭拒之帝竟如妃請內府工匠隆慶初數至萬五千八百人尋汰二千五百人而中官濫增不已同亭疏請清釐已得旨中官復奏寢之給事中楊其休疏爭弗納同亭弟乾亨請裁冗員以裕經費京衛諸武臣謂減

已月俸也大譴伺同亨出朝圖而譟之同亨再乞休不
得請九門工成加太子少保力乞去詔乘傳歸起南京
吏部尚書辭不拜久之再起故官累辭乃就職秩使所
在虐民同亨極諫三十三年大計京官與考功郎徐泌
達持正不撓是年北察失執政意中旨留給事中錢夢
皐等南察及同亨自陳疏亦久不下同亨適給由入都
遂引疾詔加太子太保致仕同亨初入吏部嚴嵩其鄉
人尚書吳鵬則父同年也同亨無私謁嵩止宿署舍彌
月不歸雅與羅汝芳耿定向善尚書楊博痛詆僞儒同
亨曰此中多闇修非可槩斥即使陽假名義視呈身進

取恬不知恥者孰愈哉卒年七十有五贈少保謚恭端
弟乾亨字子健從羅洪先學登萬曆五年進士除合肥
知縣調休寧擢御史給事中馮景劾李成梁被謫乾亨
以尚書張學顏右成梁也並劾之帝怒黜爲海州判官
稍遷大名推官歷光祿少卿十八年冬敕兼監察御史
閱視大同邊務劾罷總兵官以下十餘人大同士兵歲
餉萬二千石兵自徵之民不勝擾乾亨議留兵二百餘
盡汰之屢奏邊備事宜輒中機要諸武弁之詬同亨也
大學士王家屏遣諭之曰天下有叛軍寧有叛臣若曹
於禁地辱大臣罪且死諸人乃散去尚書石星言貴臣

考吏部善其言請令撫按舉劾如自修議巡視京營劾
典營務鎮遠侯顧寧協理僉都御史李燧請戒寧罷燧
從之歷遷禮科都給事中誠意伯劉世延不法自修極
論其奸詔革任禁錮隆慶元年給事中胡應嘉言事斥
自修疏救未幾論奪尚書顧可學徐可成侍郎朱隆禧
郭文英贓詔以可成由黃冠文英由工匠可學隆禧俱
以方藥進也擢太僕少卿引疾歸萬曆六年起應天府
丞再遷光祿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奏減均
徭里甲銀六萬兩增築雄任邱二縣堤以禦滹沱水患
每歲防秋巡撫移駐易州徵所部供費防秋已罷徵如

故自修奏已之入歷大理卿兵部左右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御史沈汝梁者巡視下江用傀遺爲名盡括所部贖鍰自修劾奏之帝方欲懲貪吏乃命逮治汝梁而召自修爲左都御史十五年大計京官政府欲庇私人去異已吏部尚書楊巍承意指惟謹自修患之先期上奏請勿以愛憎爲喜怒排抑孤立之人帝善其言而政府不悅有貪競者十餘輩皆政府所厚自修欲去之給事中陳與郊白度不免遂言憲臣將以一眚棄人一舉空國於是自修所欲斥者悉獲免已而御史張鳴岡等拾遺首工部尚書何起鳴起鳴故以督工與中官張誠

厚而雅不善自修遂訐自修挾譽主使與郊及給事中吳之佳助之御史高維崧趙卿張鳴岡左之立不平劾起鳴飾非詭辨帝先入張誠言頗疑自修得疏益不悅曰朝廷每用一人言官輒紛紛排擊今起鳴去爾等舉堪此任者維崧等具疏引罪無他舉帝怒悉出之外給事中張養蒙申救亦奪俸刑部主事王德新復疏爭語侵嬖倖帝下之詔獄酷刑究主者無所承乃創其籍自修不自安亟引疾歸自修之進也非執政意故不爲所容久之起南京刑部尚書復以工部尚書召未上卒贈太子太保謚肅敏德新安福人後起官至光祿丞

溫純字景文三原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由壽光知縣徵爲戶科給事中隆慶三年穆宗既禪除猶不與大臣接純請遵祖制延訪羣工親決章奏報聞屢遷兵科都給事中倭陷廣東廣海衛大殺掠而去總兵劉燾以戰却聞純劾燾欺罔時方召燾督京營遂置不問黜國公沐朝弼有罪詔許其子襲爵純言事未竟不當遽襲中官陳洪請封其父母純執不可言官李已石星獲譴疏救之初趙貞吉更營制三營各統一大將以恭順侯吳繼爵典五軍而都督袁正焦澤典神樞神機繼爵恥與同列固辭帝爲罷二人盡易以勛臣純請廣求將才毋拘世爵不納已復命文臣三人分督之時號六提督純以政令多門極陳不便遂復舊制俺答請貢市高拱定議許之純以爲弛邊備非中國利出爲湖廣參政引疾歸萬曆初用薦起河南參議十二年以大理卿改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入爲戶部左侍郎進右副都御史督倉場每憂去起南京吏部尚書召拜工部尚書父老乞養歸終喪召爲左都御史礦稅使四出有司逮繫纍纍純極論其害請盡釋之不報已諸閹益橫所至剝奪汗人婦女四方無賴奸人蠭起言利有請開雲南塞外寶井者或又言海外呂宋國有機易山素

產金銀歲可得金十萬銀三十萬或言淮揚饒鹽利用其羨歲可得銀五十萬帝並欣然納之遠近駭震純言緬人方伺隙實井一開兵端必起余元俊一鹽犯數千賊不能輸而欲得五十萬金將安取之機易山在海外必無徧地金銀任人往取不過假借詔旨關出禁物與番人市易利歸羣小害貽國家乞盡捕諸奸人付臣等行法而亟撤稅監之害民者亦不報當是時中外爭請罷礦稅帝悉置不省純等憂懼不知所出乃倡諸大臣伏闕泣請帝震怒問誰倡者對曰都御史臣純帝爲霽威遣人慰諭曰疏且下乃退已而卒不行廣東李鳳陝西梁永雲南楊榮並以礦稅激民變純又抗言稅使竊弄陛下威福以十計參隨憑藉稅使聲勢以百計地方奸民竄身爲參隨爪牙以萬計宇內生靈困於水旱困於採辦營運轉輸既嚚然喪其樂生之心安能復勝此千萬虎狼耶願即日罷礦稅逮鳳等竇於理亦不報先是御史顧龍楨巡按廣東與布政使王泮語不合起殿之泮即棄官去純劾罷楨御史于永清按陝西負懼純舉奏倡同列救龍楨顯與純異以勢制純又與都給事中姚文蔚比而傾純純不勝憤上疏盡發永清交搆狀並及文蔚語頗侵首輔沈一貫一貫等疏辨帝爲下

永清文蔚二疏而純劾疏留不下純益憤三疏論之因力丐罷乃謫永清純遂與一貫忤給事中陳治則鍾兆斗皆一貫私人先後劾純御史湯兆京不平疏斥其妄純求去章二十上杜門者九閱月帝雅重純諭留之純不得已強起視事及妖書事起力爲沈鯉郭正域辨誣楚宗人戕殺撫臣純復言無反狀一貫怨益深三十二年大計京朝官純與吏部侍郎楊時喬主之一貫所欲庇者兆斗及錢夢皐等皆在謫中疏入久之忽降旨切責盡留被察科道官而察疏仍不下純求去益力夢皐兆斗既得留則連章訐純楚事言純曲庇叛人且誣以納賄廷臣大駭爭劾夢皐等夢皐等亦再疏劾純求勝俱留中已南京給事中陳嘉訓等極論二人陰有所恃朋比作奸當亟斥之而聽純歸以全大臣之體帝竟批夢皐等前疏子純致仕夢皐兆斗亦罷歸純清白奉公五主南北考察澄汰悉當肅百僚振風紀時稱名臣卒贈少保天啓初追謚恭毅

趙世卿字象賢歷城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張居正當國政尚嚴州縣學取士不得過十五人布按二司以下官雖公事毋許乘驛馬大辟之刑歲有定額徵賦以九分爲率有司不及格者罰又數重謫言事

者世卿奏匡時五要請廣取士之額寬驛傳之禁省大辟緩催科而末極論言路當開言近者臺諫習爲脂韋以希世取寵事關軍國卷舌無聲徒撫不急之務姑塞言責延及數年居然高踞卿貳誇耀士林矣然此諸人豈盡奧詘無節忍負陛下哉亦有所懲而不敢耳如往歲傅應禎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皆以建言遠竄至今與戍卒伍此中才之士所以內自顧恤寧自同於寒蟬也宜特發德音放還諸人使天下曉然知聖天子無惡直言之意則士皆慕義輸誠效忠於陛下矣居正欲重罪之吏部尚書王國光曰罪之適成其名請爲公任怨遂出爲楚府右長史明年京察復坐以不謹落職歸居正死起戶部郎中出爲陝西副使累遷戶部右侍郎督理倉場世卿饒心計凡所條奏酌劑贏縮軍國賴焉戶部尚書陳蕖有疾侍郎張養蒙避不署事帝怒並罷之而進世卿爲尚書時礦稅使四出爲害江西稅監潘相至益肯不納世卿復言脂膏已竭閭井蕭然喪亂可虞揭竿非遠不及今罷之恐後將無及帝亦不省三十二年擅捕繫宗室曩時闖稅所入歲四十餘萬自爲稅使所奪商賈不行數年間減三之一四方雜課亦如之歲入益寡國用不支邊儲告匱而內供日繁歲增金花銀三十萬宮帑日充美世卿請復金花銀百萬故額罷續增數不許乞發內庫銀百萬及太僕馬價五十萬以濟邊儲復忤旨切責世卿又請正潘相罪且偕九卿數陳其害皆不納世卿復言脂膏已竭閭井蕭然喪亂可虞揭竿非遠不及今罷之恐後將無及帝亦不省三十二年蘇松稅監劉成以水災請暫停米稅帝以歲額六萬米稅旋復再征已失大信於天下今成欲免稅額之半而陛下不盡從豈惻隱一念猶有存而陛下反漠然不動心乎不報其夏雷火燬祖陵明樓妖蟲蝕樹又大雨環神道橋梁帝下詔咨實政世卿上疏曰今日實政孰有切於罷礦稅者古明主不貴異物今也聚悖入之財歛蒼生之怨節儉之謂何是爲君德計不可不罷者一多取所以招尤慢藏必將誨盜鹿臺鉅橋足致倒戈之禍是爲宗社計不可不罷者二古者國家無事則預桑土之謀有事則議金湯之策安有鑿四海之山癉三家之市操弓挾矢戕及良民燬室踰垣禍延鷄犬經十數年而不休者是爲國體計不可不罷者三貂璫漁獵奸人之室故恬遁租而遁租繼稽關稅而關稅虧搜庫

藏而庫藏絕課鹽筴而鹽筴薄徵贖鍰而贖鍰消外府
一空司農若埽是爲國課計不可不罷者五天子之令
信如四時二載前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時今年
復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戲言王命委草莽是爲詔令
計不可不罷者六陛下試思服食宮室以至營造征討
上何事不取之民民何事不供之上嗟此赤子曾無負
於國乃民方懽呼以供九重之欲而陛下不少遂其欲
民方奔走以供九重之勞而陛下不少慰其勞民方竭
廢以赴九重之難而陛下不少恤其難返之於心必有
不自安者矣陛下勿謂蠢蠢小民可駕馭自我生殺自

我而不足介意也民之心卽天之心今天譴頻仍雷火
妖蟲淫雨疊至變不虛生其應非遠故今日欲回天意
在恤民心欲恤民心在罷礦稅無煩再計而決者帝優
答之而不行至三十四年三月始詔罷礦使稅亦稍減
然遼東雲南四川稅使自若吏民尤苦之雲南遂變作
楊榮被戕而西北水旱時時見告世卿屢請減租發振
國用益不支踰月復奏請捐內帑百萬佐軍用不從世
卿遂連章求去至十五上竟不許先是福王將婚進部
帑二十七萬帝猶以爲少數遣中使趣之中使出辭語
且劫世卿抗命世卿以爲辱國疏聞於朝帝置不問至

三十六年七公主下嫁宣索至數十萬世卿引故事力
爭詔減三之一世卿復言陛下大婚止七萬長公主下
嫁止十二萬乞陛下再裁損一倣長公主例帝不得已
從之福王新出府第設崇文稅店爭民利世卿亦諫阻
世卿素勵清操當官盡職帝雅重之吏部缺尚書嘗使
兼署推舉無所私惟楚宗人與王相訐世卿力言王非
僞與沈一貫議合李廷機輔政世卿力推之廷臣遂疑
世卿黨比於是給事中杜士全鄒雲霄何士晉胡忻御
史蘇爲霖馬孟禎等先後劾之世卿遂杜門乞去章復
十餘上不報三十八年秋世卿乃拜疏出城候命明年

十月乘柴車徑去廷臣以開帝亦不罪也家居七年卒
贈太子少保

李汝華字茂夫睢州人萬曆八年進士授兗州推官徵
授工科給事中嘗劾戎政尚書鄭洛不職及出閱甘肅
邊務洛方經畧西事主和戎汝華疏洛畏敵貽患且劾
諸將吏伎軍資復請盡墾甘肅閒田還朝歷吏科都給
事中多所糾擿遷太常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
贛稅使四出議括關津諸稅輸內府汝華以稅本餉軍
力爭止之既而詔四方稅務盡領於有司以其半輸稅
監進內府半輸戶部獨江西潘相勒有司悉由已輸汝

華極論相違詔帝竟如相議且推行之四方汝華在藩
十四年威惠甚著進秩兵部右侍郎召拜戶部左侍郎
尚書趙世卿去位遂掌部事福王莊田四萬頃詔旨屢
趣不能及額汝華數偕廷臣執爭僅減四之一及王既
之國詔許自遣使督租所在驛騷內使閻時詣汝州杖
二人死汝華請遵祖制錄有司盡撤還使者不納畿輔
山東大饑因汝華言出倉米平糶且發銀以振汝華復
奏行救荒數事兩地賴之先是山東饑蠲歲賦七十萬
是年盡蠲又百七十餘萬汝華以邊餉不繼講天下稅
課未入內藏者暫留一年補其缺輔臣亦助爲言疏三

上不報已進尚書四十六年鄭繼之去兼攝吏部事畿
輔陝西大饑汝華請振皆不報遼東兵事興繫增餉三
百萬汝華累請發內帑不得則借支南京部帑括天下
庫藏餘積徵宿逋裁工食開事例而遼東巡撫周永春
請益兵加賦汝華議天下田賦自貴州外畝增銀三釐
五毫得餉二百萬明年復議益兵增賦如前又明年四
月兵部以募兵市馬工部以制器再議增賦於是畝增
二釐爲銀百二十萬先後三增賦凡五百二十萬有奇
遂爲歲額當是時內帑山積廷臣請發率不應計臣無
如何遂爲一切苟且之計苛斂百姓而樞臣徵兵乃遠
及蠻方致奢崇明安邦彥相繼反用師連年又割四川
雲南廣西湖廣廣東所加之賦以餉之而遼餉仍不充
天下已不可支矣汝華練達勤敏立朝無黨阿官戶部
久於國計贏縮邊儲虛實與鹽漕屯牧諸大政皆殫心
裁劑歲比不登意常主寬恤獨加賦之議不能力持馴
致萬方虛耗內外交訌天啓元年得疾乞休加太子太
保致仕卒謚恭敏從子夢辰自有傳

贊曰古稱文昌政本七卿之任蓋其重矣萬士和諸人
奉職勤慮異夫依阿保位之流劉應節王邁舒化李世
達尤其卓然者哉李汝華司邦計值兵興餉絀請帑不
應乃不能以去就爭而權宜取濟遂與袁刻聚斂者同
譏時事至此其可歎也夫

總督倉場糧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加級張居正等奉
敕修

袁洪愈子一鶚　譚希思

郭應聘吳文華

王　樵子肯堂

郝　杰抚克儉

張孟男　衛承芳

丁　賓

袁洪愈字抑之吳縣人舉嘉靖二十五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擢禮科給事中劾檢討梁紹儒阿附權要文選郎中白璧招權黨官尚書萬鐘侍郎葛守禮不檢下詔切責鐘守禮下璧詔獄斥紹儒於外紹儒大學士嚴嵩私人也已陳邊務數事詔俱從之嵩屬吏部尚書吳鵬出為福建僉事歷河南參議山東提學副使湖廣參政所在以清節著嵩敗召為南京太僕少卿就遷太常隆慶五年以疾歸萬曆中起故官遷南京工部右侍郎進右都御史掌南院事就改禮部尚書南京御史譚希思疏論中官外戚且請循舊制內閣設綵編納款風村白草諸番久居二十八砦率男婦八千餘人來降復命總兵顯討建昌傀廈洗馬姑宰鐵口諸叛番皆獻首惡出降增俸一級進右副都

御史撫南贛入爲南京大理卿歷兩京戶部左右侍郎以右都御史出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府寶應汜光湖堤蓄水濟運平江伯陳瑄所築也下流無所洩決爲八淺匯成巨灣諸鹽場皆沒淮流復奔入勢益洶湧前巡撫李世達等議開越河避其險廷議承之鑿渠千七百七十六丈爲石閘三減水閘二石堤三千三十六丈子堤五千三百九十丈費公帑二十餘萬八月竣事詔旨褒嘉賜河名弘濟進廷贊戶部尚書巡撫如故尋改南京刑部尚書未上乞歸久之卒贈太子少保兄廷陳見文苑傳

郭應聘字君賓莆田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中出爲南寧知府遷威遠兵備副使轉廣東參政從總督吳桂芳平李元墅別擊賊首張韶南黃仕貢等遷廣西按察使歷左右布政使隆慶四年大破古田賊斬獲七千有奇已從巡撫殷正茂平古田再進秩正茂遷總督遂擢應聘右副都御史代之府江猺反府江上起陽朔下達昭平亘三百餘里諸猺夾江居怙險剽劫成化正德間都御史韓雍胡潮事聞大學士張居正浦永安劫知州楊惟執指揮胡潮事聞大學士張居正奏假便宜寓書應聘曰炎荒瘴癘區役數萬衆不宜淹留速破其巢則餘賊破膽應聘集土漢兵六萬令總兵官李錫進討未行而懷遠猺亦殺知縣馬希武反應聘與正茂議先征府江三閱月悉定乃檄錫討懷遠天大雨雪無功而還懷遠古粘柯地界湖貴靖黎諸州環郭皆猺編氓處其外嘉靖中征之不克知縣寄居府城遙示羈縻而已古田既復猺懾兵威願服屬希武始入其地議築城董作過峻猺遂亂希武見殺及是師出無功應聘益調諸路兵鎮撫白梁黃土大梅青淇峒獞以孤賊勢而錫與諸將連破賊斬其魁懷遠乃下事皆具錫傳初議行師錫以陽朔金寶嶺賊近欲先滅之應聘曰君第往吾自有處錫行數日應聘與按察使吳一介出不意襲殺其魁比懷遠克復陽朔亦定乃分遣諸將門崇文楊照亦孔昭等討洛容上油邊山五叛猺悉平神宗大悅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萬曆二年召爲戶部右侍郎尋以憂歸八年起改兵部兼右僉都御史仍撫廣西時十寨初下應聘與總督劉堯誨奏設三鎮隸賓州以土巡檢守之而統於思恩參將十寨遂安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前總督多受將吏金應聘悉謝絕踰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以吳文華代頃之就拜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久之引疾

歸應聘在廣西奏復陳獻章王守仁祠劉臺謫戍海州
爲僦居供廩餼歿復賻斂歸其喪像祀之官南京與海
瑞敦儉素士大夫不敢侈汰歸七月卒贈太子少保謚
襄靖吳文華字子彬連江人父世澤府江兵備副使有
威名文華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歷
四川右參政與平土官鳳繼祖四遷河南左布政使萬
曆三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討平南鄉陸平周塘
板寨猺及昭平黎福莊父子偕總督凌雲翼征河池哨
咳北三猺三猺未爲逆雲翼喜事殺戮甚恊得廢襲文
華亦受賞遷戶部右侍郎請終養歸起兵部右侍郎兼
右僉都御史仍撫廣西遷總督兩廣軍務巡撫廣東進
右都御史會巡撫吳善總兵呼良朋討平嚴秀珠岑崗
賊李珍江月照拒命久文華購禽月照平珍尋入爲南
京工部尚書就改兵部引疾去仍起南京工部力辭處
位三年以侍卒年七十八贈太子少保謚襄惠

耿定向字在倫黃安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行人擢
御史嚴嵩父子竊政吏部尚書吳鵬附之定向疏鵬六
罪因言鵬壻學士董份總裁會試私鵬子紹宜併斥當
爲營護事竟寢出按甘肅舉劾無所私去任行篋一肩
有以石經餽者留境上而去還督南京學政隆慶初擢

大理右寺丞高拱執政定向嘗識其褊淺無大臣度拱
嗛之及拱掌吏部以考察謫定向橫州判官拱罷量移
衡州推官萬曆中累官右副都御史吏部侍郎陸光祖
爲御史趙之翰所劾光祖已留定向復須光祖賢詆之
翰給事中李以謙言定向擠言官定向求去帝不問歷
刑部左右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御史王藩臣劾應天
巡撫周繼疏發踰月不以白定向怒守故事力爭
自劾求罷且詆藩臣論劾失當因言故江西巡撫陳有
年四川巡撫徐元泰皆賢爲御史方萬山王麟趾劾罷
今宜召用而畀罰藩臣藩臣坐停俸二月於是給事中
許弘綱觀政進士薛敷教南京御史黃仁榮及麟趾連
章劾定向麟趾吉南臺去京師遠章疏先傳人得爲計
如御史孫鳴治論魏國公徐邦瑞陳揚善論主事劉以
煥皆因奏辭豫聞一則貪緣倖免一則招撫被誣故通
來投揭有遲決月者事理宜然非自藩臣始語並侵大
學士許國左都御史吳時來副都御史詹仰庇執政方
惡言者勒敷教還籍省過麟趾仁榮亦停俸時已除定
向戶部尚書督倉場定向因力辭求退章屢上乃許卒
年七十三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定向初立朝有時望後
歷徐階張居正申時行王錫爵四輔皆能無齟齬至居

正夸惰寓書友人譽爲伊尹而貶言者時議訾之其學
本王守仁嘗招晉江李贄于黃安後漸惡之贄亦厭短
定向士大夫好禪者往往從贄遊贄小有才機辨定向
不能勝也贄爲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髮冠服坐堂皇
上官勒令解任居黃安日引士人講學雜以婦女專崇
釋氏卑侮孔孟後北遊通州爲給事中張問達所劾逮
死獄中定向弟定理定力定理終諸生與定向俱講學
專主禪機定力隆慶中進士除工部主事萬曆中累官
右僉都御史督操江疏陳礦使之患再遷南京兵部右
侍郎卒贈尚書

王樵字明遠金壇人父臬兵部主事諫武宗南巡被杖
終山東副使樵舉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行人歷刑部
員外郎著讀律私箋甚精核胡宗憲計降汪直欲赦直
以示信樵言此叛民與他納降異直遂誅遷山東僉事
移疾歸萬曆初張居正柄國雅知樵起補浙江僉事羅
尚寶卿劉臺劾居正居正乞歸諸曹奏留之樵獨請全
諫臣以安大臣畧言自古明主欲開言路言不當猶優
容之大臣欲廣上德人攻已猶薦拔之如宋文彥博于
唐介是也今居正留而臺得罪無乃非仁宗待唐介意
乎居正大恚出爲南京鴻臚卿旋因星變自陳罷之家
居十餘年起南京太僕少卿時年七十餘矣歲中再遷
大理卿毎拜南京刑部右侍郎誠意伯劉世延主使殺
人樵當世延革任尋就擢右都御史給事中盧大中劾
其衰老帝令致仕樵恬澹誠慤溫然長者遷經學易書
春秋皆有纂述卒贈太子少保益恭簡子肯堂字宇泰

舉萬曆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倭寇朝鮮疏陳
十議願假御史銜練兵海上疏留中因引疾歸京察降
調家居久之吏部侍郎楊時喬薦補南京行人司副終
福建參政肯堂好讀書尤精於醫所著證治準繩該博
精粹世競傳之

魏時亮字工甫南昌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
人擢兵科給事中隆慶元年正月七日有詔免朝越三
日復傳免時亮以新政不宜遽怠上疏切諫尋以左給
事中副檢討許國使朝鮮故事王北面聽詔使者西面
時亮爭之乃南面宣詔還進戶科給事中因列上遼東
事宜已請愼起居罷游宴日御便殿省章奏召大臣裁
決報聞與都莊地八千三百頃中官奪民田復增八百
頃立三十六莊帝從撫按奏屬有司徵租還兼併者於
民中官張堯爲請又許之時亮極諫不納帝臨朝拱默

罷帝果問石州破狀中官王本輒從旁詬諸臣欺蔽帝愠曰懾之本猶刺刺語帝不悅而罷時亮劾本無人臣禮大不敬且數其不法數事疏雖不行士論壯之十月初詔停日講時亮率同列言天未沍寒不宜遽輟俄請以薛瑄陳獻章王守仁從祀文廟章下所司又言方春東作宜敕有司釋輕繫停訟獄詔可明年六月言今天下大患三藩祿不給也邊餉不支也公私交困也宗藩有一時之計有百世之計亟立宗學教之禮讓祿萬石者歲捐五之一二千石者十之一千石者三十之一以贍貧宗立爲定制此一時計也各宗聚居一城貧日益蕃削此百世計也邊餉莫要於屯鹽近遼大臣龍尚鵬郁應龍凌儒經理事權雖重頓往河東者兼理四川往江北者兼理山東河南往江南者兼理浙湖雲貴重內地而輕塞下非初旨也且一人領數道曠遠難周請在內地者專責巡撫令尚鵬等三人分任塞下屯事久任責成有功待以不次則利興而邊儲自裕今天下府庫殫虛百姓困瘁而建議者欲罄天下庫藏輸內府以濟旦夕之用脫州郡有變何以待之夫守令以養民爲職要在勸農桑清徭賦重鄉約嚴保甲而簿書獄訟催科

甚宜令就近散處給閒田使耕以代祿奸生之孽重行黜削此百世計也邊餉莫要於屯鹽近遼大臣龍尚鵬郁應龍凌儒經理事權雖重頓往河東者兼理四川往江北者兼理山東河南往江南者兼理浙湖雲貴重內地而輕塞下非初旨也且一人領數道曠遠難周請在內地者專責巡撫令尚鵬等三人分任塞下屯事久任責成有功待以不次則利興而邊儲自裕今天下府庫殫虛百姓困瘁而建議者欲罄天下庫藏輸內府以濟旦夕之用脫州郡有變何以待之夫守令以養民爲職要在勸農桑清徭賦重鄉約嚴保甲而簿書獄訟催科巧拙不與焉疏上多議行其冬復疏言天下可憂在民窮能爲民紓憂者知府而已宜愼重其選治行卓越即擢京卿若巡撫則人自激勸督學者天下名教所繫當擇學行兼懋者毋限以時教行望峻則召爲祭酒或入翰林以示風勵下部議卒不行三年擢太僕少卿初徐階高拱相搆時亮與朝臣攻去拱已而拱復入考察言官排異己者時亮及陳瓚張楨已擢京卿皆被斥時亮坐不謹落職萬曆十二年用邱橓余懋學等薦起南京大理丞累遷右副都御史攝京營戎政陳安攘要務十四事尋請以水利義倉生養賦役清獄弭盜善俗七條

惡瓚爲徐階所引瓚已移疾歸竟坐浮躁謫洛川丞不
赴萬曆中累官刑部左侍郎初瓚爲拱所惡被斥及張
居正柄政亦惡之不召居正死始以薦起會稽縣丞其
後官侍郎稽勳郎顧憲成疏論時弊謫官瓚責大學士
王錫爵曰憲成疏最公何以得譴錫爵曰彼執書生之
言徇道旁之口安知吾輩苦心瓚曰恐書生之言當信
道旁之口當察憲成苦心亦不可不知也錫爵默然瓚
前後忤執政如此卒官贈右都御史謚莊靖櫝見鄒應
龍傳

鄒杰字彥輔蔚州人父銘御史杰舉嘉靖三十五年進
士授行人擢御史隆慶元年巡撫畿輔冬寇大入永平
疏請嚴被掠地徭賦且言比年罰行於文臣而弛於武
弁及於主帥而畧於偏裨請飭法以振國威俱報可已
劾薊督劉燾巡撫耿隨卿觀望寇退則斷死者報首功
又奪遼東將士棒槌厓戰績竝論副使沈應乾遊擊李
信周冕罪帝爲黜應乾下信冕獄敕燾隨卿還籍聽勘
詔遣中官李祐督蘇杭織造工部執奏不從杰言登極
詔書罷織造甫一年敕使復遣非盡一之政且內臣專
恣有司剝下奉之損聖德非小帝終不聽駕幸南海子
命京營諸軍盡從徐階楊博等諫不聽杰復爭之卒不

從刑部侍郎洪朝選以拾遺罷上疏自辨杰等劾其違
制遂削職以嘗論高拱非宰輔器爲所嫉及拱再召杰
遂請急去拱罷起故官旋以私議張居正逐拱非是出
爲陝西副使再遷山東左布政使被劾降遼東苑馬寺
卿兼海道兵備加山東按察使十七年擢右僉都御史
巡撫遼東以督諸將擊敵錄一子官時李成梁爲總兵
官威望甚著然上功不無抵欺寇入塞或斂兵避既退
始尾襲老弱或乘虛搗零部誘殺附塞者充首功習以
爲常督撫諸臣庇之杰獨不與比十九年春成梁用參
將郭夢徵策使副將李寧襲板升於鎮夷堡獲老弱二
百八十餘級師旋爲別部所遮寧先走將士數千人失
亡大半成梁飾功邀敘杰具奏草直言其故要總督蹇
達共奏達匿其草自爲奏論功巡按御史胡克儉馳疏
劾寧詞連成梁亦詆杰兵部置寧罪不議克儉大憤盡
發成梁達隱蔽狀先是十八年冬海州被掠十三日副
將孫守廉不戰成梁亦弗救克儉既劾守廉申時行許
國庇之止令聽勘克儉乃言臣初劾守廉時行以書沮
臣及劾寧又與國諭臣寬其罪徇私背公將壞邊事竝
歷詆一鶚達及兵科給事中張應登朋奸欺罔達置杰
會棄功罪疏不奏遂追數成梁前數年冒功狀帝謂成

梁前功皆由巡按勘報克儉懸度妄議卒置成梁等不問而心以杰爲不欺旋就進右副都御史日本陷朝鮮達遣裨將祖承訓以三千人往皆沒事聞杰亦被劾帝特免之朝鮮王避難將入遼杰請擇境外善地處之且周給其從官衞士報可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召理戎政進右都御史日本封貢議起杰曰平秀吉罪不勝誅顧加以爵命荒外聞之謂中朝無人議不合從南京戶部尚書移疾歸起南京工部尚書就改兵部參贊機務卒官贈太子少保胡克儉字共之光山人萬曆十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巡按山東遼東遂言克儉妄排執法大臣不可居言路謫靳水丞上官以事遣歸里居三十年光宗立起光祿少卿天啟中歷刑部右侍郎五年冬逆黨李恒茂論其衰朽落職歸崇禎初復官卒贈尚書克儉本姓扶冒胡姓久之始復故趙參魯字宗傳鄞人隆慶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萬曆二年慈聖太后立廟涿州祀碧霞元君部科臣執奏不從參魯斥其不經且言南北被寇流害生民興役濬河鑿及妻子陛下發帑治橋建廟已五萬有

奇苟移振貧民植福當更大亦不聽南京中官張進醉辱給事中王頤給事中鄒岳楊節交章論未報參魯復上言進乃守備中官申信黨不併治信無以服人心時信方結馮保朝議遂奪岳等俸謫參魯高安典史遷饒州推官擢福建提學僉事請急歸遭喪服除仍督學福建歷南京太常卿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申嚴海禁戮姦商通倭者遷大理卿召爲刑部左侍郎改兵部旋改吏部日本封貢議起參魯持不可總督顧養謙不悅爭於朝且言參魯熟倭情宜任章下廷臣參魯復持前說因著東封三議辨利害甚悉其後封事卒不成拜南京刑部尚書誠意伯劉世延妄指星象欲起兵勤王被劾下吏參魯當以死南京工部主事趙學仕以侵牟爲侍郎周思敬所劾擬戍學仕移罪家僮法司子輕比御史朱吾弼復劾之並及參魯言學仕乃大學士志皐族父故參魯庇之參魯乞休吏部尚書孫不揚等言參魯履行素高不當聽其去詔留之累加太子太保致仕卒益端簡

張孟男字元嗣中牟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廣平推官稍遷漢中同知入爲順天治中累進尚寶丞高拱以內閣兼吏部其妻孟男姑也自公事外無私語拱憾之

四歲不遷及拱被逐親知皆引匿孟男獨留拱郎爲治裝送之郊張居正用事擢孟男太僕少卿孟男復不附失居正意不調久之居正敗始累遷南京工部右侍郎尋召入以本官掌通政司事萬曆十七年帝不視朝者八月孟男疏諫且言嶺南人訟故都御史李材功蔡人訟故令曹世卿枉章竝留中其人繫兵馬司槖餓不繼莫必其生虧損聖德帝心動乃間一御門其冬改戶部進左侍郎尋拜南京工部尚書就改戶部時留都儲峙耗竭孟男受事粟僅支二年不再歲遂有七年之蓄水衡修倉發公羨二千金助之或謂奈何耘人田孟男曰

公家事乃畫區畔耶南京御史陳所聞劾孟男貪鄙吏部尚書孫鑨言孟男忠誠謹恪臺臣所論事由郎官帝乃留之孟男求去不允再疏請乃聽歸久之召拜故官三十年春有詔罷礦稅已弗果行孟男率同列諫不報加太子少保五上章乞歸不許時礦稅患日劇孟男草遺疏數千言極陳其害言臣備員地官所征天下租稅皆籌男市女胺骨割肉之餘也臣以催科爲職臣得其職而民病矣聚財以病民虐民以搖國有臣如此安所用之臣不勝哀鳴爲陛下杞人憂耳屬其子上之明日遂卒南京尚書趙參魯等奏其清忠贈太子太保衞承芳字君大達州人隆慶二年進士萬曆中累官溫州知府公廉善撫字進浙江副使謝病歸薦起山東參政歷南京鴻臚卿吏部推太常少卿朱敬循爲右通政以承芳貳之敬循大學士賡子也賡言承芳臣同年進士恬潔之操世罕能及臣子不當先帝許焉尋遷南京光祿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嚴絕餽遺屬吏爭自飭入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就拜戶部尚書福王乞蘆洲自江都抵太平南北千餘里自遣內官徵課承芳抗疏爭卒不從萬曆間南京戶部尚書有清名者前有張孟男後則稱承芳壽就改吏部卒官贈太子太保諡清敏

李禎字維卿安化人隆慶五年進士除高平知縣徵授御史萬曆初傅應禎以直言下詔獄禎與同官喬巖給事中徐貞明擁入護視之坐謫長蘆鹽運司知事遷歸德推官禮部主事三遷順天府丞十八年洮河有警極言貢市非策因歷詆邊吏四失帝以納款二十年不當咎始事遂寢其議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言知縣梁道凝循吏反注下考宜懲挾私者以勵其餘薦舉屬吏不應專及高秩下僚如趙蛟楊果者亦當顯旌之蛟果萬曆初以吏員超擢著也詔皆報可召爲左僉都御史再遷戶部右侍郎趙用賢以絕婚事被訐戶部郎中鄭

材復詆之禎駁材荐疏語侵其父洛材憤疏詆禎禎遂乞
休不允御史宋興禎祖請改材他部避禎全大臣體乃出
材南京禎尋調兵部進左侍郎二十四年日本封貢事
儻首輔趙志皐尚書石星俱被劾廷臣議戰守章悉下
兵部禎等言今所議惟戰守封三事封則李宗城雖徼
楊方亨尚在若遽議罷無論中國數百人淪於異域而
我兵食未集勢難遠征宜令方亨靜俟關白來迎則封
不迎則止我以戰守爲實務而相機應之且朝鮮素守
禮王師所屯宜嚴禁擾掠得旨如議而疏內言志皐星

當去詔詰禎止令議戰守事何擅及大臣去留姑勿問
志皐自是不悅禎明年星得罪命禎攝部事禎以平壤
王京釜山皆朝鮮要地請修建大城與屯開鎮且列上
戰守十五策俱允行後又數上方畧四川被寇禎言川
陝接界而松潘向無寇患者以諸番爲屏蔽也自俺答
西牧隴右騷然其後隴右備嚴寇不得逞而禍乃移之
川矣今諸番彊半折入於西部臣閱地圖從北界迤西
問道達蜀地多不隔三舍幸層巖疊嶂屹然天險如鎮
虜堡爲漳臘門戶虹橋關爲松城咽喉關堡之外或嶺
或崖皆可據守守阿玉嶺則不能越唵際而窺堡守黃
勝場則不敢踰寨墩而寇關他如橫山寡石崖尤爲要

害皆當亟議防禦令撫鎮臣計畫以聞報可禎質直方
剛署事規畫頗當有欲卽用爲尚書者志皐以故憾陰
沮之而張位沈一貫雅與經畧邢玠經理楊鎬通亦不
便禎所爲言禎非將材惟蕭大亨堪任帝不聽其後玠
鎬益無功志皐等又請罷禎御史兄上進劾禎庸鄙帝
皆不聽甘肅缺巡撫以劉敏寬名上給事楊應文言
敏寬方坐事勘不當推舉帝以詰禎言前奉詔敏寬
須巡撫缺用臣故舉之帝怒禎不引罪謂之南京後考
察南京言官拾遺及禎遂命致仕久之起南京刑部尚
書踰年復引疾不俟報徑歸帝怒大學士葉向高言禎

實病不可深責十餘年來大臣乞休得請者百無一二
李廷機趙世卿皆羈留數載疏至百餘上今尚書孫丕
揚李化龍又以考察軍政疏不下相率求去若復踵禎
輒實傷國體諸臣求去約有數端疾病當去被言當去
不得其職當去宜曲體其情可留留之不可留則聽之
帝竟奪禎職閒住未幾卒

丁賓字禮原嘉善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句容知縣徵授
御史大學士張居正賓座主也誣劉臺以贓屬賓往逸
東按之賓力辭忤居正意去官萬曆十九年用薦起故
官復以憂去起南京大理丞累遷南京右僉都御史兼

總督總理糧務　經略薊遼兼保兩朝太保太保都督太傅兵部尚書贈太保謚襄毅

敕修

譚綸　俞大猷　王崇古　子謙　孫之楨　之采　李棠

方逢時　吳兌　孫孟明　子邦畿

鄭洛　張學顏

張佳允　殷正茂　李遷

淩雲翼

譚綸字子理宜黃人嘉靖二十二年進士除南京禮部主事歷職方郎中遷台州知府綸沉毅知兵時東南倭患已四年朝議練鄉兵禦賊參將戚繼光請期三年而後用之綸亦練千人立束伍法自神將以下節節相制分數既明進止齊一未久即成精銳倭犯柵浦綸自將擊之三戰三捷倭復由松門遁湖掠旁六縣進圍台州不克而去轉寇仙居臨海綸禽斬殆盡進海道副使益募浙東良家子教之而繼光練兵已及期綸因收之以爲用客兵罷不復調倭自象山突台州綸連破之馬崗何家磹又與繼光共破之蔣埠南灣加右參政會憂去以尚書楊博薦起復將浙兵討饒平賊林朝曦朝曦者大盜張璉餘黨也璉既滅朝曦據巢不下出攻程鄉知

縣徐甫宰嚴兵待而遣主簿梁維棟入賊中諭散其黨
朝曦窮棄巢走綸及廣東兵追禽之尋改官福建乞終
制去繼光數破賊浙東畧定倭轉入福建自福寧至漳
泉千里盡賊窟繼光漸擊定之師前旋其衆復犯邵武
陷興化四十二年春再起綸道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
建倭屯崎頭城都指揮歐陽深搏戰中伏死倭遂據平
海衛陷政和壽寧各扼海道爲歸計綸環柵斷路賊不
得去移營渚林繼光至綸自將中軍總兵官劉顯俞大
猷將左右軍合繼光以中軍薄賊壘左右軍繼之大破
賊復一府二縣詔加右副都御史綸以延建汀邵間殘

破甚請緩征蠲賦又考舊制建水砦五扼海口薦繼光
爲總兵官以鎮守之倭復圍仙遊綸繼光大破賊城下
已而繼光破賊王倉坪蔡不額餘賊走廣東境內悉定
綸上疏請復行服世宗許之四十四年冬起故官巡撫
陝西未上而大足民作亂陷七城詔改綸四川至已破
滅雲南叛酋鳳繼祖通八會理綸會師討平之進兵部
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西招
降岑岡賊江月照等綸練兵事朝廷倚以辦賊遇警輒
調居官無淹歲迫南寇畧平而邊患方未已隆慶元年
給事中吳時來請召綸繼光練兵詔徵綸還部進左侍

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綸上疏曰薊昌
卒不滿十萬而老弱居半分屬諸將散二千里間敵聚
攻我分守衆寡強弱不侔故言者亟請練兵然四難不
去兵終不可練夫敵之長技在騎非召募三萬人勤習
車戰不足以制敵計三萬人月餉歲五十四萬此一難
也燕趙之士銳氣盡於防邊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
人雜教之事必無成臣與繼光召之可立至議者以爲
不可信任之不專此二難也軍事尚嚴而燕趙士素驕
驟兒軍法必大震駭且去京師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
之士掣肘廢功更釀他患此三難也我兵素未當敵戰
而勝之彼不心服能再破乃終身劍而忌嫉易生欲再
舉禍已先至此四難也以今之計請調薊鎮眞定大名
井陘及督撫標兵三萬分爲三營令總兵參遊分將之
而授繼光以總理練兵之職春秋兩防三營兵各移近
邊至則遏之邊外入則決死邊內二者不效臣無所逃
罪又練兵非旦夕可期今秋防已近請速調浙兵二千
以濟緩急三年後邊軍既練還詔悉如所請仍令綸
繼光議分立三營事宜綸因言薊鎮練兵踰十年然竟
不效者任之未專而行之未實也今宜責臣綸繼光令
得專斷勿使巡按巡關御史參與其間自兵事起邊臣

牽制議論不能有爲故綸疏言之而巡撫劉應節果異議巡按御史劉翺巡關御史孫代又劾綸自專穆宗用張居正言悉以兵事委綸而論應節等無撓綸相度邊隘衝緩道里遠近分薊鎮爲十二路路置一小將總立三營東駐建昌備燕河以東中駐三屯備馬蘭松太西駐石匣備曹牆古石諸將以時訓練互爲犄角節制詳明是歲秋薊昌無警異時調陝西河間正定兵防秋至是悉罷綸初至按行塞上謂將佐曰秣馬厲兵角勝負呼吸者宜於南堅壁清野坐制侵軼者宜於北遂與繼光圖上方畧築敵臺三千起居庸至山海控守要害綸縱反間會昌言化已殺化妻計氏勦哭自刎化怒追賊益急搜國相於石子嶺遷潮州府同知仍署縣事竝被旌官爲立祠化舉卓異超擢廣東副使南贛巡撫吳百朋以貪黷劾之削籍巡按御史趙淳薦其知兵乃命以僉事飭惠潮兵備久之考察罷李佑字吉甫貴州清平衛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歷官江西副使

由郎中歷知安慶汝寧二府遷常鎮兵備副使擊倭夏港追殲之靖江從巡撫曹邦輔戰滸墅已偕俞大猷追倭出海累進陝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四十三年改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崇古喜譚兵具知諸邊陬塞身歷行陣修戰守納降附數出兵搗巢寇墮殘他鎮寧夏獨完隆慶初加右副都御史吉囊子吉能據河套爲西陲諸部長別部賓兔駐牧大小松山南擾河湟番族環四鎮皆寇總督陳其學無威畧總兵官郭江黃演等皆敗死陝西巡撫戴才亦坐免其冬進崇古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崇古奏給四鎮旗牌撫臣得用軍法督戰又指畫地圖分授諸大將趙岢雷龍等數有功着力兎行牧河東龍潛出與武襲破其營斬獲多加崇古右都御史吉能犯邊爲防秋兵所遏移營白城子龍等出花馬池長城闕與戰大敗之崇古念因此制俺答則趙全等可除也留之大同慰藉甚至借逢時疏聞於朝曰俺答橫行塞外幾五十年威同邊外吉囊弟俺答昆都力駐牧地也又東薊昌以北吉囊俺答主土蠻居之皆强盛俺答又納叛人趙全等據古豐州地招亡命數萬屋居佃作號曰板升全等尊俺答爲帝爲治城郭宮殿亦自治第制度如王者署其門曰開化府又曰夜教俺答爲兵東入薊昌西掠忻代

遊騎薄平陽靈石至潞安以北起嘉靖辛丑擾邊者三十年邊臣坐失事得罪者甚衆患視陝西四鎮尤劇朝廷募獲全者官都指揮使賞千金卒不能得邊將士率賄寇求和或反爲用諸陷寇自拔歸者輒殺之以冒功賞敵情不可得而軍中動靜敵輒知四年正月詔崇古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崇古禁邊卒闌出而縱其素通寇者深入爲間又撤勢番漢陷寇軍民率衆降及自拔者悉存撫之歸者接踵西番瓦剌黃毛諸種一歲中降者踰二千人其冬把漢那吉來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失父育於俺答妻一克哈屯長娶大成比妓不相得把漢自聘我兒都司女號三娘子即俺答外孫女也俺答見其美奪之把漢恚又聞崇古方納降是年十月率妻子十餘人來歸巡撫方逢時以告崇古念因此制俺答則趙全等可除也留之大同慰藉甚至借逢時疏聞於朝曰俺答橫行塞外幾五十年威制諸部使擾邊圍今神厭凶德骨肉離叛千里來降宜給宅舍授官職豐篚廩服用以悅其心嚴禁出入以虞其詐若俺答歸邊索取則因與爲市責令縛送板升諸逆還被掠人口然後以禮遣歸策之上也若遂棄驚稱兵不可理諭則明示欲殺以撓其志彼望生還必懼我

制其死命志奪氣沮不敢大遑然後徐行吾計策之中也若遂棄而不求則當厚加資養結以恩信其部衆繼降者處之塞下即令把漢統領畧如漢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他日俺答死子辛愛必有其衆因加把漢名號令收集餘衆自爲一部辛愛必忿爭彼兩族相持則兩利俱存若互相讐殺則按兵稱助彼無暇侵陵我遂得休息又一策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俺答日南望侵擾不已又或給配諸將使之隨營立功彼素驕貴不受驅策駕馭苟乖必滋怨望顧生嫌去之心終貽反噬之禍均爲無策奏至朝議紛然御史饒仁侃武尚賢葉夢熊皆言敵情叵測夢熊至引宋受郭藥師張設事爲喻兵部尚書郭乾不能決大學士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議詔授把漢指揮使賜緋衣一襲而默夢熊於外以息異議俺答方掠西番聞變急歸調辛愛兵分道入犯索把漢甚急辛愛佯發兵陰擇便利以故俺答不得志一克哈屯思其孫朝夕哭俺答患之巡撫逢時遣百戶鮑崇德入其營俺答盛氣待之曰自吾用兵而鎮將多死崇德曰鎮將孰與而孫今朝廷待而孫甚厚稱兵是速其死也俺答疑把漢已死及聞言心動使使詗之崇古令把漢緋袍金帶見使者俺答喜過望崇德因說之曰趙全等旦至把漢夕返俺答大喜屏人語曰我不爲亂亂由全等今吾孫降漢是天遣之合也天子幸封我爲王永長北方諸部孰敢爲患卽不幸死我孫當襲封彼受朝廷厚恩豈敢負耶遂遣使與崇德俱來又爲辛愛求官并請互市崇古以聞帝悉報可俺答遂縛全等十餘人以獻崇古亦遣使送把漢歸帝以叛人既得祭告郊廟磔全等於市加崇古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總督如故把漢既歸俺答與其妻撫之泣遣使報謝誓不犯大同崇古令要土蠻昆都力吉能等皆入貢俺答報如約惟土蠻不至崇古念土蠻勢孤薊昌可無患命將士勿燒荒搗巢議通貢市休息邊民朝議復譁尚書郭乾謂馬市先帝明禁不宜許給事中章端甫請勅崇古無邀近功忽遠慮崇古上疏曰先帝既誅仇鸞制復言開市者斬邊臣何敢故違禁旨自陷重辟但敵勢既異昔強我兵亦非昔怯不當援以爲例夫先帝禁開馬市未禁北敵之納款今敵求貢市不過如遼東開原廣寧之規商人自以有無貿易非請復開馬市也俺答父子兄弟橫行四五十年震驚宸嚴流毒畿輔莫收遏劉功者緣議論太多文網牽制使邊臣無所措手足耳昨秋俺答東行京師戒嚴至倡運甎聚灰塞門乘城之計今納款求

貢又必責以久要欲保百年無事否則治首事之罪豈
惟臣等不能逆料他時雖俺答亦恐能保其身不能制
諸部於身後也夫拒敵甚易執先帝禁旨一言可決但
敵既不得請懷憤而去縱以把漢之故不擾宣大而土
蠻三衛歲窺薊遼吉能賓兎侵擾西鄙息警無時財力
殫絀雖智者無以善其後矣昔也先以尅滅馬價而稱
兵忠順王以元裔而封哈密小王子由大同二年三貢
此皆前代封貢故事夫採之時勢既當俯從考之典故
非今創始堂堂天朝容荒服之來王昭聖圖之廣大以
示東西諸部傳天下萬世諸臣何疑憚而不爲耶因條

封貢八事以上詔下廷議定國公徐文璧侍郎張四維
以下二十二人以爲可許英國公張溶尚書張守直以
下十七人以爲不可許尚書朱衡等五人言封貢便互
市不便獨僉都御史李棠極言當許狀郭乾悉上衆議
會帝御經筵閣臣面請外示羈縻內修守備乃詔封俺
答順義王名所居城曰歸化昆都力辛愛等皆授官封
把漢昭勇將軍指揮使如故俺答率諸部受詔甚恭使
使貢馬執趙全餘黨以獻帝嘉其誠賜金幣又雜采紵
古及廷臣議賜王印給食用加撫賞惟貢使不聽入京
河套吉能亦如約請命以事在陝西下總督王之誥議
之詰欲令吉能一二年不犯方許封貢崇古復上疏曰
俺答吉能親爲叔姪首尾相應今收其叔而縱其姪錮
其首而舒其臂俺答必呼吉能之衆就市河東宣大商
販不能給而吉能糾俺答擾陝西四鎮之憂方大矣帝
然其言亦授吉能都督同知崇古乃廣召商賈聽令貿
易布帛菽粟皮革遠自江淮湖廣輻輳塞下因收其稅
以充犒賞其大小部長則官給金緡歲市馬各有數崇
古仍歲詣弘賜堡宣諭威德諸部羅拜無敢譁者自是
邊境休息東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鎮數千里軍民業業
不用兵革歲省費什七詔進太子太保萬曆初召理戎

政給事中劉鉉劾崇古行賄營還詔責鉉妄言已加少
保遷刑部尚書改兵部初俺答諸部嘗越甘肅掠西番
既通款其從孫切盡台吉連歲盜番不得志求俺答西
援崇古每作書止之俺答亦報書謝是年俺答請與三
鎮通事約誓欲西迎佛崇古上言西行非俺答意且以
迎佛爲名不可沮宜飭邊鎮嚴守備而陰泄其謀於番
族以示恩於是鉉及同官彭應時南京御史陳堂交章
論崇古弛防徇敵崇古疏辯乞休帝優詔報之令勿以
人言介意給事中尹瑾御史高維崧再劾之崇古力請
致仕帝乃允歸俺答既死辛愛擁力克相繼襲封十五

年詔以崇古竭忠事三封告成廕一子世錦衣千戶有司以禮存問又二年卒贈太保謚襄毅崇古身歷七鎮勳著邊陲封貢之初廷議紛呶有爲危言撼帝者閣臣力持之乃得成功順義歸款二十年崇古乃殺總督梅友松撫馭失宜西邊始擾而禍已釁於嘉靖時宣大解終太僕少卿孫之楨以廕累官太子太保左都督掌錦衣衞事凡十有七年之采萬曆二十六年進士官兵部右侍郎陝西三邊總督李棠長沙人由吏部郎中累

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僉事諸察討平韶州山賊終南京吏部右侍郎仕宦三十年以介潔稱天啟初追謚恭懿

方逢時字行之嘉魚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授宜興知縣再徙寧津曲周擢戶部主事歷工部郎中遷寧國知府廣東江西盜起詔於粵程鄉安遠武平間築伸威鎮擢逢時廣東兵備副使與參將俞大猷鎮之已而程鄉賊平移巡惠州隆慶初改宣府口北道加右參政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四年正月移大同俺答犯威遠堡別部千餘騎攻靖虜伏兵却之其冬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逢時告總督王崇古曰機不可失也遣中軍康綸率騎五百往受之與崇古定計挾把漢以索叛人趙全等遣百戶鮑崇德出雲石堡語俺答部下五奴柱曰欲還把漢則速納款若以兵來是趣之死矣五奴柱白俺答邀入營說以執趙全易把漢俺答心動遣火力赤致書逢時而全方從臾用兵俺答又惑之令其子辛愛將二萬騎入弘賜堡兄子永邵卜趨威遠堡自率衆犯平虜城逢時曰此必趙全謀也全嘗投書逢時言悔禍思漢欲復歸中國逢時以示俺答大驚有執全意及戰又不利乃引退辛愛猶未知奄至大同逢時使人

持把漢箭示之曰吾已與而父約以報汝辛愛執箭泣曰此吾弟鐵背台吉故物也我來求把漢把漢既授官又有成約當更計之乃遣部下啞都善入見逢時曉以大義犒而遣之辛愛喜因使求幣逢時笑曰台吉豪傑也若納款方重加爵賞何愛此區區損盛名辛愛大慙復遣啞都善來謝曰邊人不知書蒙太師教幸甚俺答使者至故將田世威所世威亦讓之曰爾來求和兵何爲者使者還報俺答召辛愛還辛愛東行宣府總兵官趙苛邊之復由大同北去於是巡按御史姚繼可劾逢時輒通寇使屏人語導之東行嫁禍隣鎮大學士高拱

曰撫臣臨機設策何可洩也但當觀後效不宜先事輒易帝然之俺答乃遣使定約夜召全等計事即帳中縛之送大同逢時受之崇古亦送把漢歸逢時以功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甫拜命以憂歸後崇古入理京營神宗問誰可代者大學士張居正以逢時對萬曆初起故官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始逢時與崇古共決大計而貢市之議崇古獨成之逢時復代崇古乃申明約信兩人首尾共濟邊境遂安逢時分巡口北時親行塞外自龍門盤道墩以東至靖湖堡山梁一百餘里形勢較之鄉時戶部客餉七十餘萬太僕馬價十數萬十纔二三耳而民間耕穫之入市賈之利不與焉所省甚多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夕去守貢之使賞至即歸何有充斥財貨之費有市本有撫賞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誠陵京一藩籬也及赴陽和道居庸出關見邊務修舉欲并遂前計上疏曰獨石在宣府北三面隣敵勢極孤懸懷來與陵寢止限一山所係尤重其地本相屬而經行之路尚在塞外以故聲援不便若設盤道之險舍迂就徑自龍門黑峪以達寧遠經行三十里南山獨石皆可朝發夕至不惟拓地百里亦可漸資屯牧於戰守皆利遂與巡撫吳兌經營修築設兵戍守累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如故加太子少保五年召理戎政時議者爭言貢市利害逢時臨赴闕上疏曰陛下特恩起臣草土中代崇古任賴陛下神武八年以來九邊生

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闢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之樂北部輸誠效貢莫敢渝約歲時請求隨宜與之得一菓餅輒稽首歡笑有掠人要賞如打喇明安兔者告俺答罰治即俛首聽命而異議者或曰敵使充斥爲害或日日益費耗彼欲終不可足或日與寇益狎隱憂叵測此言心則忠矣事機或未覩也夫使者之入多者八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夕去守貢之使賞至即歸何有充斥財貨之費有市本有撫賞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較之鄉時戶部客餉七十餘萬太僕馬價十數萬十纔二三耳而民間耕穫之入市賈之利不與焉所省甚多何有耗費乃若所憂則有之然非隱也方庚午以前三軍暴骨萬姓流離城郭邱墟倥傯糧耗竭邊臣首領不保朝廷爲旰食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矣若使臣等處置乖方悞小費而啓大信使一旦肆行侵掠則前日之憂立見何隱之有哉其所不可知者俺答老矣誠恐數年之後此人既死諸部無所統一其中狡黠互相爭搆假托異辭遂行侵擾此則時變之或然而不可預料者在我處之亦惟罷貢絕市閉關固圉以待仍禁邊將毋得輕舉使曲常在彼而直常在我因機處置顧後人方畧何如耳夫封疆之事無定形亦無定機惟朝廷任用得人

處置適宜何必拘拘焉貢市非而戰守是哉臣又聞之
禦戎無上策征戰禍也和親辱也賂遺恥也今曰貢則
非和親矣曰市則非賂遺矣既貢且市則無征戰矣臣
幸籍威靈制伏强梗得免斧鉞之誅今受命還朝不復
與聞閫外之事誠恐議者謂貢市非計輒有敷陳國是
搖惑內則邊臣畏縮外則部落攜貳事機乖迕後悔無
及臣雖得去而犬馬之心實有不能一日忘者謹列上
五事至京復奏上款貢圖尋代祟古爲尚書署吏部事
加太子太保以平兩廣功進少保累疏致仕歸御書盡
忠字賜之二十四年卒逢時才畧明練處置邊事皆協

機宜其功名與崇古相亞稱方王云

吳兌字君澤紹興山陰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兵部
主事隆慶三年由郎中遷湖廣參議調河南遷荊州兵
備副使五年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兌舉鄉試出
高拱門拱之初罷相也兌獨送至潞河及拱再起兼吏
部遂超擢之釋褐十三年得節鉞前此未有也時俺答
初封貢而昆都力辛愛陰持兩端助其主土蠻爲患兌
有智計操縱馴伏之嘗偵俺答離營獵從五騎直趨其
營守者愕控弦從騎呵之曰太師來犒軍耳皆拜跪迎
導且獻酪兌遍閱廬帳抵暮還市者或潛盜所驚馬兌

使人棓擊之曰後復盜即閉關停市諸部追所奪馬并
執其人以謝辛愛復擾邊俺答曰宣大我市場也戒勿
動然辛愛猶桀驁俺答常以己馬代入貢既得賞賜抵
地不肯受又遣兵掠車夷車夷者不知其所出自嘉靖
中徙至與史夷雜居皆宣鎮保塞屬也辛愛掠之以其
長革固去其二比妓來駐龍門教場兌以史車唇齒車
被掠史益孤奏築堡居之使詰責辛愛令還革固而
勒其比妓遠邊辛愛誘比妓五蘭且沁威兀慎歲益蔦
峪堡器甲牛羊兌皆付三娘子罰治三娘子有盛寵於
俺答辛愛嫉妬數詛詈之三娘子入貢宿兌軍中愬其

事兌贈以八寶冠百鳳雲衣紅骨朵雲裙三娘子以此
爲兌盡力辛愛搤力克相繼襲王皆妻三娘子三娘子
主貢市者三世昆都力嘗求封王會病死其子青把都
擁兵至塞多所要挾兌諭以禍福而耀武震之青把都
懼貢如初其女東桂嫁朶顏都督長昂嘗隨父入貢訴
其貧兌諭其昆弟每一馬分一緡畀之後東桂報土蠻
兌右副都御史貢市畢加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
功加兌右副都御史貢市畢加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
御史五年夏代方逢時總督宣大山西軍務俺答西掠
死刺聲言迎佛寄帑於兌留旗箭爲信尚書王崇古奏

上方畧使兌論俺答繞賀蘭山後行勿道甘肅又陰洩其謀於瓦剌俺答兵遂挫留青海未歸而青把都復附上蠱其部下時入寇大學士張居正令兌趣俺答東還約束之青把都亦罰治其下款貢乃益堅七年秋以左侍郎召還部尋加右都御史仍佐部事九年夏復以本官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兼巡撫順天泰寧速把亥與青把都交通陰入市宣府而歲犯遼東以要款朝廷拒不許兌修義州城備之明年春速把亥來寇總兵官李成梁擊斬之其弟炒花姪老撒卜兒悉遁去詔進兌兵部尚書仍兼右都御史尋進太子少保召拜兵部尚書御

史魏允貞劾兌歷附高拱張居正且饋馮保金千兩封識具存給事王繼光亦言兌受將吏饋遺御史林休徵助之攻帝乃允兌去後數年卒孫孟明襲錦衣千戶佐許顯純理北司刑天啟初獻中書汪文言頗爲之左右顯純怒誣孟明藏匿亡命下本司拷訊創籍歸崇禎初起故官累遷都督同知掌衞事孟明居官貪以附東林頗得時譽子邦輔襲職亦理北司刑崇禎末給事中姜埰行人司副熊開元以言事同日繫詔獄帝欲置之死邦輔故綴其獄帝怒稍解令嚴訊主使者邦輔乃畧訊即具獄上詔予杖百二人由是獲免

鄭洛字禹秀安肅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登州推官徵授御史劾罷嚴嵩黨鄢懋卿萬寀萬虞龍出爲四川參議遷山西參政佐總督王崇古款俺答東還年由浙江左布政使改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移大同加右副都御史入爲兵部右侍郎七年以左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昆都力子滿五大令銀定入犯洛奏停貢市遣使責俺答罰贖駝馬牛羊乃復許款三娘子佐俺答主貢市諸部皆受其約束及辛愛襲封年老且病欲妻三娘子三娘子不從率衆西走辛愛自追之貢市久不至洛計三娘子別屬則辛愛雖王無益乃使人語

之曰夫人能歸王不失恩寵否則塞上一婦人耳三娘子聽命辛愛更名乞慶哈貢市惟謹洛以功加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十四年乞慶哈死子擯力克當襲三娘子以年長自練兵萬人築城別居洛恐貢市無主復諭擯力克曰夫人三世歸順汝能與之匹則王不然封別有屬也擯力克盡逐諸妾復妻三娘子遂以明年嗣封并奏封三娘子忠順夫人洛乃上疏請定市馬數宣府不得踰三萬大同萬四千山西六千而申飭將吏嚴備以防盜竊且無輕遏其部落馳獵者帝嘉納之御史許守恩劾洛乞歸不允自太子少保累加至太子太保

召爲戎政尚書十八年洮河用兵詔兼右都御史經畧陝西延寧甘肅及宣大山西邊務松套賓兔等屢越甘肅侵擾河湟諸番及俺答迎佛又建寺於青海奏賜名仰華留永邵卜別部把爾戶及丙兔火落赤守之俱牧海上他部往來者率取道甘肅甘肅鎮臣以通款弗禁也丙兔死其子眞相進據葬剌川火落赤據捏工川益併吞番族河套都督卜失兔亦遣使邀擯力克擯力克遺洛書以赴仰華爲名洛使從塞外行又論忠順夫人曰彼中撫賞不能多且王家在東恐有內顧憂也擯力克遂行未至把爾戶部卒闖入西寧副總兵李奎方醉單騎馳之卒持鞚自白爲奎所斫遂大譟射奎死火落赤眞相進圍舊洮州副總兵李聯芳敗歿入臨洮河州渭源總兵官劉承嗣失利遊擊李芳等皆死當是時擯力克已至仰華火落赤眞相益挾爲重鬨中大震惟把爾戶不助逆事聞詔洛經畧七鎮以僉事萬世德兵部員外郎梁雲龍隨軍贊畫而停擯力克貢市俄罷總督梅友松命洛兼領其事洛以洮河之禍由縱敵入青海乃馳至甘肅令曰北部自青海歸巢者聽假道自巢入青海者卽勒兵拒之未幾卜失兔至水泉欲趨青海總兵官張臣與相持月餘洛設伏掩擊之卜失兔僅以身免莊秃賴後至聞之亦退去明年洛與雲龍入西寧控扼青海擯力克聞之西徙二百里還洮河所掠人口與忠順夫人輸罪請歸火落赤眞相亦夜去兩川餘黨留葬剌南山洛處諸部約結先遣使趣擯力克北歸別遣雲龍世德收番族以弱其勢而具以狀奏聞言自順義南牧借塗收番子女牛羊皆有之生死唯所制洮河之役遂爲嚮導番戎之勢不分則心腹之患無已臣鼓舞勞來招回諸番八萬餘人皆陛下威德所致且具陳收番有六利是時擯力克覬望不卽歸洛與相羈縻先遣總兵官尤繼先擊走葬剌餘寇督撫魏學曾葉夢熊等請決戰夢熊又騰書都下洛疏持不可夢熊乃調苗兵三千爲選鋒誓洛爲秦檜賈似道會擯力克北歸謝罪乞復貢市洛乃進兵青海走火落赤眞相焚仰華置戍西寧歸德而還尚書石星以宣大事急請速召洛究款戰之計洛旣至與總督蕭大亨巡撫王世揚邢玠等上疏曰擯力克諉罪火落赤眞相桀驁之狀已欵且其部落數千里部長十餘輩在巢保疆者宣鎮則青把都兄弟未嘗東窺薊遵而兀慎擺腰五路之在新平馴服猶故在西行牧者不他失未嘗窺葬捏而大成比妓則又歸巢獨先今以一人之罪棄絕諸部消往日之恩開將

來之隙臣未見其可今史二外叛屢犯邊疆若令順義
王縛獻以著信然後酌議市賞在我固未爲失策也議
遂定尋加少保仍召理戎政順義王果縛史二來獻復
款如故初閣邊給事中張棟言洮河之衂殞將喪師洛
爲其所輕故東西移帳自便太僕寺丞徐琰復詆洛乞
處分以除悞國之罪棟再疏劾洛與岡給事中章尚學
亦請令洛回宣大至是擔力克歸棟又言火真亂首順
義亂階洛宜除兇雪恥乃虛詞誘敵而重利媚之今火
真依海爲窟出沒如故洛輒侈然敘文武勞乞敕所司

毋徇洛請洛乃謝病歸尚書星言洛無重利咯敵事且
有威望不宜久棄逾三年官軍與番人夾擊把爾戶於
西寧大破之星復奏洛收番之功再詔起用當時以洛
有物議卒不推也卒贈太保謚襄敏
張學顏字子愚肥鄉人生九月失母事繼母以孝聞親
喪廬墓有白雀來巢登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由曲沃知
縣入爲工科給事中遷山西參議以總督江東劾去官
事白遷永平兵備副使再調薊州俺答封順義王察罕
土門汗語其下曰俺答奴也而封王吾顧弗如挾三衛
窺邊欲以求王而海建諸部曰強皆建國稱汗大將王
治道郎得功戰死邊人大恐隆慶五年二月邊撫李秋

免大學士高拱欲用學顏或疑之拱曰張生卓犖倜儻
人未之識也置諸盤錯利器當見侍郎魏學曾後至拱
迎問曰邊撫誰可者學曾思良久曰張學顏可拱喜曰
得之矣遂以其名上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遼鎮邊
長二千餘里城砦一百二十所三面隣敵官軍七萬二
千月給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馬則冬春給料月折銀
一錢八分即歲稔不足支數日自嘉靖戊午大饑士馬
逃故者三之二前撫王之誥魏學曾相繼綏輯未復全
盛之半緣以荒旱餓莩枕籍學顏首請振恤實軍伍招
流移治甲仗市戰馬信賞罰黜懦將數人創平賜堡以

通雨河移遊擊於正安堡以衛鎮城戰守具悉就緒晝
大將李成梁敢力戰深入而學顏則以收保爲完策敵
至無所亡失敵退備如初公私力完漸復其舊十一月
與成梁破土蠻卓山進右副都御史明年春土蠻謀入
寇聞有備而止奸民闌出海上踞三十六島閱視侍郎
汪道昆議緝捕學顏謂緝捕非便命李成梁按兵海上
示將加誅別遣使招諭許免差役未半載招還四千四
百餘口積患以消秋建州都督王杲以索降人不得入
掠撫順守將賈汝翼詰責之杲益憾約諸部爲寇副總
兵趙完責汝翼啟學顏奏曰汝翼却杲饋遺懲其違

抗實伸國威苟緣此罷斥是進退邊將皆敵主之矣臣
謂宜諭王杲送還俘掠否則調兵勦殺毋事姑息以蓄
禍趙完懼餽金貂學顏發之詔逮完而宣諭王杲如學
顏策諸部聞大兵且出悉竄匿山谷杲懼十二月約海
西王台等五人學顏因而撫之遼陽鎮東二百餘
里舊有孤山堡巡按御史張鐸增置險山五堡然與遼
鎮聲援不接都御史王之誥奏設險山參將轄六堡一
十二城分守瓊陽又以其地不毛欲移置寬佃以時糾
不果萬曆初李成梁議移孤山堡於張其哈佃移險山
五堡於寬佃長佃雙墩長領散等皆據脊腴扼要害而
邊人苦遠役出怨言工甫興王杲復犯遼殺遊擊裴承
祖巡按御史亟請罷役學顏不可曰如此則示弱也即
日巡塞上撫定王兀堂諸部聽於所在貿易卒築寬佃
斥地二百餘里於是撫順以北清河以南皆遵約束明
年冬發兵誅王杲大破之追奔至紅力寨張居正第學
顏功在總督楊兆上加兵部侍郎五年夏土蠻大集諸
部犯錦州要求封王學顏奏曰敵方憑陵而與之通是
畏之也制和者在彼其和必不可久且無功與有功同
封犯順與效順同賞既取輕諸部亦見笑俺答臣等謹
以正言却之會大雨敵亦引退其冬召爲戎政侍郎加
右都御史未受代而土蠻約泰寧速把亥分犯遼瀋開
原明年正月破敵劈山殺其長阿丑台等五人學顏遂
還部論年拜戶部尚書時張居正當國以學顏精心計
深倚任之學顏揆會計錄以勾稽出納又奏列清文條
例釐兩京山東陝西勳戚莊田清溢額脫漏蒲借諸弊
又通行天下得官民屯收湖畈八十餘萬頃民困賠累
者以其賦抵之自正嘉虛耗之後至萬曆十年閒最稱
富庶學顏有力焉然是時宮闈用度汰侈多所徵索學
顏隨事納諫得停發太倉銀十萬兩減雲南黃金課一
千兩餘多弗能執爭而金花銀歲增二十萬兩遂爲定
額人亦以是少之十一年四月改兵部尚書時方與內
操選內豎二千人雜廝養訓練發太僕寺馬三千給之
學顏執不與馬又請停內操皆不聽其年秋車駕自山
陵還學顏上疏曰皇上恭奉聖母扶櫬前驅拜祀陵園
考卜壽域六軍將士十餘萬部伍齊肅惟內操隨駕軍
士進止自恣前至京水河喧爭無紀律奔逸衝突上動
天顏今車駕已還猶未解散謹稽舊制營軍隨駕郊祀
始受甲於內庫事畢即還宮中惟長陵內侍許佩弓矢
又律不係宿衛軍士持寸刃入宮殿門者絞入皇城門
者戍邊衛祖宗防微弭亂之意甚深且遠今皇城內被

甲乘馬持鋒刃科道不得糾巡臣部不得檢閱又招集
廝養僕隸出入禁苑萬一驟起邪心朋謀倡亂譁於內
則外臣不敢入譁於夜則外兵不及知譁於都城白晝
則曰天子親兵也驅之不肯散捕之莫敢攖正德中西
城練兵之事良可鑒也疏上宦豎皆切齒爲蜚語中傷
之佳允命錦縛八賴將斬而身馳赦之八賴叩頭誓不
敢犯邊後與總督鄭洛計服滿五大入爲兵部右侍郎
大猾桀驁所部八賴掠塞外史車二部總兵官麻錦禽
十年春浙江巡撫吳善言奉詔滅月餉東西二營兵馬
文英劉廷用等搆黨大譟縛毆善言張居正以佳允才
令兼右僉都御史代善言甫入境而杭民以行保甲故
亦亂佳允問告者曰亂兵與亂民合乎曰未也佳允喜
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既至民剝益甚佳允從數卒
佯問民所苦下令除之衆益張夜掠巨室火光燭天佳
允召游擊徐景星諭二營兵令討亂民自贖禽百五十
人斬其三之一乃佯召文英廷用予冠帶而密屬景星
捕七人并文英廷用斬之二亂悉定帝優詔褒美尋以
左侍郎還部錄功加右都御史未幾拜戎政尚書尋兼
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以李成梁擊斬逞加
努功加太子少保成梁破土蠻瀋陽復進太子太保召
還理部事敘勞予一品誥御史許守恩劾佳允營獲本
兵御史徐元復劾之遂三疏謝病歸越二年卒贈少保

梁共事久物論皆以學顏黨於居正成梁御史孫繼先
曾乾亨給事中黃道曦交章論學顏學顏疏辯求去又
請留道曦不聽明年順天府通判周弘禴又論學顏交
通太監張鯨神宗皆黜之於外學顏入疏乞休許致仕
去二十六年卒於家贈少保

張佳允字肖甫銅梁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知滑縣劇
盜高章者詐爲緹騎直入官署劫佳允索帑金佳允色
不變僞書券貸金悉署游徼名召入立禽賊由此知名
擢戶部主事改職方遷禮部郎中以風裁考察謫陳州
還理部事敘勞予一品誥御史許守恩劾佳允營獲本
兵御史徐元復劾之遂三疏謝病歸越二年卒贈少保
同知歷遷按察使隆慶五年冬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
天十府安慶兵變坐勘獄辭不合調南京鴻臚卿就遷
光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道閭喪歸萬曆七年起
故官巡撫陝西未上改宣府時青把都已服其弟滿五
大猶桀驁所部八賴掠塞外史車二部總兵官麻錦禽

天啟初謚襄憲

殷正茂字養實歙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由行人選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倭
科給事中劾罷南京刑部侍郎沈應龍歷廣西雲南湖廣兵備副使遷江西按察使隆慶初古田獞韋銀豹黃
朝猛反銀豹父朝威自弘治中敗官兵於三厄殺副總
兵馬俊參議馬鉉正德中嘗陷洛容嘉靖時銀豹及朝
猛劫殺參政黎民衷提督侍郎吳桂芳遣典史廖元招
降之遷元主簿以守而銀豹數反覆隆慶二年冬廷議
大征擢正茂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正茂與提督李遷
調土漢兵十四萬令總兵俞大猷將之先奪牛河三厄

險諸軍連克東山鳳凰寨蹙之潮水廖元誘獞人斬朝
猛銀豹窮令其黨陰斬豹朝貌類已者以獻捷聞進兵部右
侍郎巡撫如故改古田爲永寧州設副使參將鎮守未
幾僉事金杜捕得銀豹正茂因自劾詔磔銀豹京師置
正茂不問尋代遷提督兩廣軍務當是時羣盜惠州藍
一清賴元爵潮州林道乾鳳諸良寶瓊州李茂處處
屯結廣中日告警倭又數爲害正茂議守巡官畫地分
守而徙瀕海謫戍之民於雲南川湖絕倭艘導乃令總
兵官張元勳參政江一麟等先後殺倭千餘以次盡平
中外三十年不妄取一錢年近七十母終廬墓

淩雲翼字洋山太倉州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南京

工部主事隆慶中累官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疏論衛所兵消耗之弊凡六事多議行萬曆元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三遷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代殷正茂時寇盜畧盡惟林鳳遁去鳳初屯錢澳求撫正茂不許遂自彭湖奔東番魍港爲福建總兵官胡守仁所敗是年冬犯柘林靖海碣石已復犯福建守仁追擊至淡水洋沉其舟二十賊失利復入潮州參政金湝論降其黨馬志善李成等鳳夜遁明年秋把總王望高以呂宋番兵討平之尋進征羅旁羅旁在德慶州上下江界東西兩山間延袤七百里成化中韓雍經畧西山顏安輯惟東山猺阻深箐剽掠有司歲發卒戍守正茂方建議大征會遷去雲翼乃大集兵令兩廣總兵張元勳李錫將之四閱月克巢五百六十俘斬招降四萬二千八百餘人岑溪六十三山七山邪留連城諸處隣境猺獞皆懼賊首潘積善求撫雲翼奏設官戍之論功加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賜飛魚服乃改瀧水縣爲羅定州設監司參將積患頓息六年夏與巡撫吳文華討平河池晒咳北三諸猺又捕斬廣東大廟諸山賊嶺表悉定召爲南京工部尚書就改兵部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河臣潘季馴召入遂兼督河道加太子少保召爲戎政尚書以病歸家居騎縱給事御史連章劾之詔奪官後卒雲翼有幹濟才羅旁之役繼正茂成功然喜事好殺戮爲當時所譏贊曰譚綸王崇古諸人受任巖疆練達兵備可與余子俊秦紘先後比跡考其時蓋張居正當國究心於軍謀邊琐書疏往復洞屬機要委任責成使得展布是以各盡其材事克有濟觀於此而居正之功不可泯也

明史卷二百二十二終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傅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臣張廷玉等奉

敕修

盛應期　朱　衛　翁大立　潘志伊

潘季馴　萬　恭

吳桂芳　傳希摯　王宗沐　子士琦士琇士性　曰　從子士性

劉東星　胡　瓚

徐貞明　伍袁萃

盛應期字思徵吳江人弘治六年進士授都水主事出

歸濟寧諸閘太監李廣家人市私鹽至濟畏應期投鹽

水中去會南京進貢內官誣應期阻薦新船廣從中搆

逮應期及主事范璋下詔獄璋瘐衛河亦忤中貴者也

獄具謫雲南驛丞稍遷祿豐知縣正德初歷雲南僉事

武定知府鳳應死其妻撾府事子朝鳴爲寇應期單車

入其境母子惶怖歸所侵策鳳氏終亂奏降其秩設官

制之寢不行後卒叛與御史張璞副使晁必登抑鎮守

太監梁裕劾三人俱逮下詔獄璞竟拷死會乾清宮

災應期得復職四遷至陝西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

巡撫四川討平天全六番招討使高文林會泉江峽蠻

普法惡作亂富順奸民謝文禮文義附之法惡死指揮

何卿等先後討誅文禮文義應期賚銀幣以憂歸嘉靖

二年起故官巡撫江西寇濠亂後瘡痍未復奏免雜調

緡錢數十萬請留轉輸南京米四十七萬銀二十萬以

食饑民又令諸府積穀備荒至百餘萬尋進兵部右侍

郎總督兩廣軍務將行籍上積穀數帝以廢洪漠代而

獎賚應期後洪漠積益多亦被賚應期至廣偕撫寧侯

朱麒督參將李璋等討平思恩土目劉召復賚銀幣朝

議大征岑猛應期條上方畧七事言廣兵疲弱不可用

麒等恚會御史許中劾應期暴虐麒等因相與爲流言

御史鄭洛書復劾應期賄結權貴應期已遷工部侍郎

引疾歸六年黃河水溢入漕渠決沛北廟道口淤數十里

糧艘爲阻侍郎章拯不能治尚書胡世寧詹事霍韜僉

事江良材請於昭陽湖東別開漕渠爲經久計議未定

以御史吳仲言召拯還卽家拜應期右都御史以往應

期乃議於昭陽湖東北進江家口南出留城口開濬百

四十餘里較疏舊河力省而利永夫六萬五千銀二十

萬兩尅期六月工未成會旱災修省言者多謂開河非

計帝遽令罷役應期請展一月竟其功不聽初應期請

令郎中柯維熊分濬支河維熊力贊新河之議至是亦

言不便應期上章自理帝怒詔與維熊俱奪職世寧言

新河之議倡自臣應期尅期六月今四月功已八九緣

程工促急怨謗煩興維能反覆變詐傾大臣誤國事自
古國家儲大事必責首議臣請與同罷帝不許後更赦
復官致仕卒應期罷後三十年朱衡循新河遺跡成之
運道蒙利焉

朱衡字上南萬安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知尤溪婺源
有治聲遷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爲福建提學副使累官
山東布政使三十九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奏言
比遼左告饑暫弛登萊商禁轉粟濟之猾商遂竊載他
貨往來販易並開青州以西路海島亡命陰相構結禁
之便從之召爲工部右侍郎四十四年進南京刑部尚

書其秋河決沛縣飛雲橋東注昭陽湖運道淤塞百餘
里改衡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衡馳至決
口舊渠已成陸而故都御史盛應期所開新河自南陽
以南東至夏村又東南至留城故址尚在其地高河決
至昭陽湖止不能復東可以通運乃定議開新河築堤
呂孟湖以防潰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爲溶舊渠便
議與衡不合衡持益堅引鮎魚薛沙諸水入新渠築馬
家橋堤以遏飛雲橋決口身自督工劾罷曹濮副使柴
淶重繩吏卒不用命者浮議遂起明年給事中鄭欽劾
衡虐民倖功詔遣給事中何起鳴往勘工垂竣矣及秋

南京織造太監李佑趨辦袍緞千八百餘匹衡因言官
孫枝姚繼可嚴用和駱問禮先後諫再疏請從之帝切
責太監崔敏傳令南京加造緞十餘萬匹衡議停新造
但責歲額得減新造三之二命造鰲山燈計費三萬餘
兩又命建光泰殿瑞祥關於長信門衡皆奏止之及神
宗卽位首命停織造而內臣不卽奉詔且請增織染所
顏料衡奏爭皆得請皇太后傳諭發帑金修涿州碧霞
元君廟衡復爭報聞衡性強直遇事不撓不爲張居正
所喜萬曆二年給事中林景暘劾衡慢衡再疏乞休
詔加太子太保馳驛歸其年夏大雨壞昭陵隆恩殿追

論督工罪奪宮保卒年七十三子維京自有傳翁大立
餘姚人嘉靖十七年進士累官山東左布政使三十八
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蘇州諸府蘇州以倭警募
壯士後兵罷無所歸羣聚剽奪大立得其主名捕甚急
惡少懼夜劫縣衙獄縱囚自隨攻都御史行署大立率
妻子遁知府王道行督兵力拒之乃斬葑門奔入太湖
爲盜命大立戴罪捕賊尋被劾罷久之起故官巡撫山
東遭喪不赴隆慶二年命督河道朱衡旣開新河漕渠
便利大立因頌新河之利有五而請濬囘回亭墓以達鴻
溝引昭陽之水沿鴻溝出留城以溉湖下腴田千頃未

幾又請鑿邵家嶺令水由地浜溝出境山入漕河帝皆
從之三年七月河大決沛縣漕艘阻不進帝從大立請
大行振貸大立又請漕艘後至者貯粟徐州倉平價出
糶詔許以三萬石賚民大立以下民昏墊閭閻愁困狀
帝莫能周知乃繪圖十二以獻且言時事可憂更不止
此東南財賦區而江海泛溢粒米不登京儲可慮一也
邊關千里悉遭洪水墩堡頓頹何恃以守可慮二也畿
輔山東河南霪雨旣久城郭不完寇盜無備可慮三也
江海間颶風鼓浪舟艦戰卒悉入波流海防可慮四也
淮浙鹽場鹹泥盡沒竈戶流移商賈不至國課可慮五
張自清河縣至通濟閘抵淮安城西淤三十餘里決方
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往往崩壞山東
沂莒郯城水溢從沂河直河出邳州人民多溺死大立
奔走經營至四年六月鴻溝境山諸工及淮流疏濬次
第告成帝喜錫賚有差時大立已陞工部右侍郎旋改
兵部爲左會代者陳大賓未至而山東沙薛汶泗諸水
驟漲決仲家淺諸處黃河又暴至茶城復淤已而淮自
泰山廟至七里溝亦淤十餘里其明年遂爲給事中宋

良佐劾罷萬曆二年起南京刑部右侍郎就改吏部明年入爲刑部右侍郎再遷南京兵部尚書六年致仕歸先是隆慶末有錦衣指揮周世臣者外戚慶雲侯裔也家貧無妻獨與婢荷花兒居盜入其室殺世臣去把總張國維入捕盜惟荷花兒及僕王奎在遂誣二人姦弒其主獄成刑部郎中潘志伊疑之久不決及大立以侍郎署部事憤荷花兒弒主趨志伊速決志伊終疑之乃委郎中王三錫徐一忠同讞竟無所平反置極刑踰數年獲眞盜都人競稱荷花兒冤流聞禁中帝大怒欲重譴大立等會給事中周良寅詹彥復劾之乃追奪大立職調一忠三錫於外志伊時已知九江府亦謫知陳州

志伊吳江人進士終廣西右參政歷官有聲

潘季馴字時良烏程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九江推官擢御史巡按廣東行均平里甲法廣人大便臨代去疏請飭後至者守其法帝從之進大理丞四十四年由左少卿進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與朱衡共開新河加右副都御史尋以憂去隆慶四年河決邳州睢寧起故官再理河道塞決口明年工竣坐驅運船入新溜漂沒多爲勘河給事中雒遵劾罷萬曆四年夏再起官巡撫江西明年冬召爲刑部右侍郎是時河決崔鎮黃水北

流清河口淤澱全淮南徙高堰湖堤大壞淮揚高郵寶應間皆爲巨浸大學士張居正深以爲憂河漕尚書吳桂芳議復老黃河故道而總河都御史傅希摯欲塞決口東水歸漕兩人議不合會桂芳卒六年夏命季馴以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代之季馴以故道久湮雖溶復其深廣必不能如今河議築崔鎮以塞決口築遙堤以防潰決又淮清河濁淮弱河強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則居其八非極湍急必至停滯當藉淮之清以刷河之濁築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敵河之強使二水並流則海口自滌即桂芳所開草灣亦可不復修治遂條上六事詔如議明年冬兩河工成又明年春加太子太保進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季馴初至河上歷虞城夏邑商邱相度地勢舊黃河上流自新集經趙家圈蕭縣曲徐州小浮橋極深廣自嘉靖中北徙河深既淺遷徙不常曹單豐沛常苦昏墊上疏請復故河給事中王道成以方築崔鎮高堰役難並舉河南撫按亦陳三難乃止還南京兵部尚書十一年正月召改刑部季馴之再起也以張居正援居正殺家屬盡收繫子敬修自縊死季馴言居正母逾八旬旦暮莫必其命乞降特恩宥釋又以治居正獄太急宣言居正家屬斃獄者已數十人

先是御史李楨江東之讎與大臣申時行楊巍相許季馴力右時行巍痛詆言者交怒楨遂劾季馴黨庇居正落職爲民十三年御史李棟上疏訟曰隆慶間河決崔鎮爲運道梗數年以來民居氓冀河水安流咸曰此潘尚書功也昔先臣宋禮治會通河至於今是賴陛下允督臣萬恭之議予之諡詹今季馴功不在禮下乃當身存之日使與編戶齒寧不寒諸臣任事之心失朝廷報功之典哉御史董子行亦言季馴罪輕責重詔俱奪其俸其後論薦者不已十六年給事中梅國楨復薦遂起季馴右都御史總督河道自吳桂芳後河漕皆總理至是復設專官明年黃水暴漲衝入夏鎮壞田廬居民多溺死季馴復築塞之十九年冬加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季馴凡四奉治河命前後二十七年習知地形險易增築設防置官建閘下及木石椿埽綜理纖悉積勞成病三疏乞休不允二十年泗州大水城中水三尺患及祖陵議者或欲開傅寧湖至六合入江或欲濬周家橋入高寶諸湖或欲開壽州瓦埠河以分淮水上流或欲弛張福堤以洩淮口季馴謂祖陵王氣不宜輕洩而巡撫周采陳子陛巡按高舉謂周家橋在祖陵後百里可疏濬議不合都給事中楊其休請允季

馴去歸三年卒年七十五

萬恭字肅卿南昌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南京文選主事歷考功郎中壽王喪禮上疏訟曰隆慶間河順蓋曰禮不朝后況如乎遂止就遷光祿少卿入改大理四十二年寇通州帝方急兵事以兵部右侍郎蔡汝楠協理戎政侍郎瞻時不勝任謂之南京欲代以鄭曉楊順葛繩手詔問徐階階以曉文士順繩匪人請命吏部推擇帝乃論尚書嚴訥越格求之遂以湖廣參政李燧代時而命恭代汝楠恭列上選兵議將練兵車火器諸事皆報可明年燧罷衆將推恭恭引疾及用趙炳然恭起視事於是給事中胡應嘉劾恭奸欺恭奏辯部議調恭詔勿問恭不自安力請劇邊自效乃命兼僉都御史巡撫山西甫至寇犯龍鬚墩恭伏兵擊却之未幾寇五萬騎至朔州川恭與戰老高墓列車爲陣發火器寇少却忽風起火反焚車寇復大至諸將殊死戰寇乃去事聞賚銀幣巡撫故無旗牌恭請得之濱河州縣患套寇東掠歲鑿冰以防恭爲築牆四十里教人以耕及用水車法民大利之決歲以內艱歸隆慶初給事中岑用賓等拾遺及恭吏部尚書楊博議仍用之邊方暨服闋恭遂不出六年春給事中劉伯燮薦恭異才會河決

邵州運道大阻已遣尚書朱衡經理復命恭以故官總理河道恭與衡築長堤北自磨臍溝迄邵州直河南自離林迄宿遷小河口各延三百七十里費帑金三萬六千日而成高寶諸河夏秋汎濫歲議增堤而水益漲恭緣堤建平水閘二十餘以時洩蓄專令濬湖不復增堤河遂無患恭強毅敏達一時稱才臣治水三年言者劾其不職竟罷歸家居垂二十年卒孫燦自有傳

吳桂芳字子實新建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有崔鑑者年十三忿父妾凌母手刃之桂芳爲著論擬放尚書聞淵曰此董仲舒春秋斷獄柳子厚復讎議也鑑遂得宥及淵入吏部欲任以言職會聞繼母病遽請歸留之不可起補禮部歷遷揚州知府禦倭有功遷俸一級又建議增築外城揚有二城自桂芳始歷浙江左布政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父喪歸起故官撫治鄖陽尋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未任兩廣總督張臬以非軍旅才被劾罷部議罷總督改桂芳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兩廣羣盜河源李亞元程鄉葉丹樓連歲爲患潮州舊倭屯據鄒塘桂芳以淮揚洪澤奔流惟雲梯關一徑入海致海潮橫克三巢焚斬四百餘人帝深嘉之令與南贛提督吳百朋乘勝滅賊而新倭寇福建者爲戚繼光所敗流入境桂芳白朋會調土漢兵乘其初至急擊之倭懼悉奔甲子崎沙奪漁舟入海暴風起皆覆溺死脫者還海豐副總兵湯克寬會斬殆盡因建議海道副使轄東莞以西至瓊州領番夷市舶更設海防僉事巡東莞以東至惠潮專禦倭寇又進討亞元丹樓平之降賊王西橋吳平已撫復叛西橋掠東莞敗都指揮劉世恩兵執肇慶同知郭文通以求撫桂芳禽斬之進討平平初據南澳爲賊繼光俞大猷所敗奔饒平鳳凰山掠民舟出海自陽江奔安南桂芳檄安南萬寧宣撫司進勦遣克寬以舟師會之夾擊平萬橋山下乘風縱火平軍死無算禽斬三百九十餘人參將傅應嘉言平已禽後復云溺死福建巡撫汪道昆奏罔桂芳不肯曰風火交熾時何以知其必死也平黨林道乾復窺南澳時議設參將戍守桂芳言澳中地險而腴元時會設兵戍守戍兵即據以叛此禦盜生盜也不如戍柘林便從之召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尋改北部隆慶初轉左以疾乞歸言官數論薦萬曆三年冬卽家起故官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明年春桂芳以淮揚洪澤奔流惟雲梯關一徑入海致海潮橫沙河流汎溢而與鹽高寶諸州縣所在受災請益開草

灣及老黃河故道以廣入海之路修築高郵東西二堤以蓄湖水皆下所司議行未幾草灣河工告成是年秋河決曹縣徐州桃源給事中劉玆疏議漕河語侵桂芳桂芳疏辯曰草灣之間以高寶水患衝齧疏以拯之非能使上游亦不復漲也今山陽以南諸州縣木落佈種斗米四分則臣斯舉亦既得策矣若徐邳以上非臣所屬臣何與焉因請罷御史邵陛言諸臣以河漲歸咎草灣阻任事氣乞策勵桂芳益底厥績而詰責河臣傅希摯曠職從之其明年希摯議塞崔鎮決口束水歸漕而桂芳欲衝刷成河以爲老黃河入海之道廷議以二人

意見不合改希摯撫陝西以李世達代未幾又改世達他任命桂芳兼理河漕六年正月詔進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居職如故未踰月卒尋以高郵湖堤成贈太子少保傅希摯銜水人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隆慶末戶部以餉乏議裁山東河南民兵希摯爭之而止改總理河道以茶城淤塞開梁山以下寧洋山出右洪口萬曆五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已還戶部右侍郎坐隴右礦賊未靖論罷起總督漕運歷南京戶兵二部尚書召理戎政以老被劾加太子少保致仕

王宗沐字新甫臨海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與同官李攀龍王世貞輩以詩文相友善宗沐尤習吏治歷江西提學副使修白鹿洞書院引諸生講習其中三遷山西右布政使所部歲侵宗沐因入覲上疏曰山西列郡俱荒太原尤甚三年於茲百餘里不聞雞聲父子夫婦互易一飽命曰人市宗沐緣八十五萬累歲缺支饑疫死者幾二百人夫山西京師右掖自故關出眞定自忻代出紫荊皆不過三日宣大之糧雖派各郡而運本色者皆在太原饑民一聚蹂踐劫奪歲供宣大兩鎮六十七萬餉誰爲之辦此可深念者一也四方奏水旱者以十分上部議常裁而爲三所免不過存留者而

已今山西所謂存留者二鎮三關之輸也存留乃反急於起運是山西終不蒙分毫之寬此可深念者二也開疆萬山之中巖阻蟻絕太原民不得至澤潞安望就食他所獨眞定米稍可通然背負車運率二斗而致一斗甫至壽陽則價已三倍矣是可深念者三也饑民相聚爲盜招之不可勢必撲殺小則支庫金大則請內帑與其發帑以賞殺盜之人孰若發帑使不爲盜此可深念者四也近邱富往來誘惑邊民妄傳募人耕田不取租稅愚民何知急不暇擇長邊八百餘里誰要之者彼誘而衆我逃而虛此可深念者五也因請緩征逋賦留河

東新增鹽課以給宗祿尋改廣西左布政使再補山東
隆慶五年給事中李貴和請開膠萊河宗沐以其功難
成不足濟運遺書中朝止之拜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兼巡撫鳳陽極陳運軍之苦請亟優恤又以河決無常
運道終梗欲復海運上疏曰自會通河開濬以來海運
不講已久臣近官山東嘗條斯議巡撫都御史梁夢龍
察拾遺罷不叙居家十餘年卒贈刑部尚書天啓初追
謚襄裕子士崧士琦士昌從子士性皆進士士崧官刑
部主事士琦歷重慶知府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承總
督邢玠檄至松坎撫定之遂進兵備副使治其地尋以
山東參政監軍朝鮮有功超擢河南右布政使坐應龍

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故登舟
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石而成石氣能達於水
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可以佐運河
之窮計無便於此者因條上便宜七事明年三月遂運
米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五月抵天津叙功與夢龍俱進
秩賜金幣而南京給事中張煥言比閒八舟漂沒失米
三千二百石宗沐預計有此私令人糴補夫米可補人
命可補乎宗沐掩飾視聽非大臣誼宗沐疏辨求勘詔
行前議習海道以備緩急未幾海運至卽墨颶風大作
覆七舟都給事中覃三近御史鮑希顏及山東巡撫傅

希摯俱言不便遂寢時萬曆元年也宗沐以徐邳俗獷
悍多姦猾濱海鹽徒出沒六安霍山礦賊竊發奏設守
將又召豪俠巨室三百餘人充義勇責令捕盜後多以
功給冠帶遷南京刑部右侍郎召改工部尋進刑部左
侍郎奉敕閱視宣大山西諸鎮邊務母喪歸九年以京
察拾遺罷不叙居家十餘年卒贈刑部尚書天啓初追
謚襄裕子士崧士琦士昌從子士性皆進士士崧官刑
部主事士琦歷重慶知府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承總
督邢玠檄至松坎撫定之遂進兵備副使治其地尋以
山東參政監軍朝鮮有功超擢河南右布政使坐應龍

復叛降湖廣右參政歷山東右布政使佐余宗濬封順
義王進秩賜金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被劾擬謫未
幾卒上昌由龍谿知縣擢兵科給事中寇犯固原甘肅
方議諸將罪而延綏兩以捷聞兵部議告廟宣捷士昌
奏止之改禮科礦稅興疏言近日御題黃冊遍布關津
聖旨朱牌委褻部屋遂使三家之村雞犬悉盡五都之
市絲粟皆空且秘以店名無異北齊之市肆官從內遣
何啻西苑之斜封不報二十九年帝將冊立東宮而故
緩其期士昌偕同官楊天民極諫謫貴州鎮遠典史屢
遷大理右丞署事與張問達共定張差獄旋進右少卿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歸卒士性字恒叔由確山知縣徵授禮科給事中首陳天下大計言朝廷要務二曰親章奏節財用官司要務三曰有司文網督學科條王官考覈兵戎要務四曰中州武備晉地要害北寇機宜遼左戰功疏凡數千言深切時弊多議行詔製鰲山燈未幾慈寧宮火士性請停前詔帝納之楊巍議黜丁此呂士性劾巍阿輔臣申時行時行納巍邪媚皆失大臣誼寢不行時行士性座主也久之疏言朝廷用人不宜專取容身緘默緩急不足恃者請召還沈思孝吳中行艾穆鄒元標黃道瞻蔡時鼎聞道立顧憲成孫如法姜

應麟馬應圖王德新盧洪春彭遵古諸壽賢顧允成等忤旨不報還吏科給事中出爲四川參議歷太僕少卿河南缺巡撫廷推首王國士性次之帝特用士性士性疏辭言資望不及國帝疑其矯且謂國實使之遂出國於外調士性南京久之就遷鴻臚卿卒

劉東星字子明沁水人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大學士高拱攝吏部以非時考察謫蒲城縣丞徙盧氏知縣累遷湖廣左布政使萬曆二十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時朝鮮以倭難告王師調集悉會天津而天津靜海滄州河間皆被災東星請漕米十萬石平糴民乃濟召爲左副都御史進吏部右侍郎以父老請侍養歸濮行而父卒二十六年河決單之黃堌運道壅阻起工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漕初尚書潘季馴議開黃河上流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出徐州小浮橋即元賈魯所浚故道也朝廷以費鉅未果東星即其地開濬起曲里鋪至三仙臺抵小浮橋又濬漕渠自徐邳至宿計五閱月工竣費僅十萬詔嘉其績進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明年奏開泇河泇界滕嶧間南通淮海引漕甚便前總督翁大立首議開濬後尚書朱衡都御史傅希摯復言之朝廷數遣官視迄無成畫河臣舒應龍嘗鑿韓莊且易黃而漕漕南北七百里以涓涓之泉安能運萬千

有奇之艘使及期飛渡贊東星溶賈魯河故道益治汶
泗間泉數百尋源竟委著泉河史上之瓚治泉一夫濟
一泉各有分地省其勤惰而賞罰之冬則養其餘力不
征於官以疏蓄運道有功增秩一等二十七年督修琉
璃河橋三年橋成省費七萬有奇累官江西左參政子
告歸久之卒

徐貞明字孺東貴溪人父九思見循吏傳貞明舉隆慶
五年進士知浙江山陰縣敏而有惠萬曆三年徵爲工
科給事中會御史傅應禎薦獲罪貞明入獄調護坐貶太
平府知事十三年累遷尚寶司丞初貞明爲給事中上

水利軍班二議謂神京雄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
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強地不足以實廩而練卒
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常以數石
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變運道多梗竊有隱
憂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率
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
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
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爲害散之則爲利今順天眞
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爲沮洳由上流十五河之水
惟泄於猫兒一灣欲其不汎濫而壅塞勢不能也今誠

於上流疏渠濬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
以泄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瀦水稍高者皆如南人
築圩之制則水利興水患亦除矣至於永平灤州抵滄
州慶雲地皆萑葦土實膏腴元虞集欲於京東濱海地
築塘捍水以成稻田若倣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藝北
起遼海南濱青齊皆良田也宜特簡憲臣假以事權毋
阻浮議需以歲月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
任富室而緩其征科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
人許其占籍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陝西庶東南轉
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國計永無絀矣其議軍班則言

東南民素柔脆莫任遠戍今數千里勾軍離其骨肉而
軍壯出於戶丁幫解出於里甲每軍不下百金而軍非
土著志不久安而賂衛官求歸衛官利其賂且可以冒
餉也因而縱之是困東南之民而實無補於軍政也宜
倣匠班例軍戶應出軍者歲徵其錢而召募士著以足
之便事皆下所司兵部尚書譚綸言勾軍之制不可廢
工部尚書郭朝賓則以水田勞民請俟異日事遂寢及
貞明被謫至潞河終以前議可行乃著潞水客談以畢
其說其畧曰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
惟雨暘時若庶樂歲無饑此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

旱潦有備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
盛獨待哺於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餘糧棲畝皆
倉庾之積利二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有一石之
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編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
庶幾稍甦利三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而民居多沒
修復水田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西北地平曠寇騎
得以長驅若溝洫盡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游民輕去
鄉土易於爲亂水利興則業農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
歸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
東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徵之苦以南賦繁而役減

北賦省而徵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徵可減
利八沿邊諸鎮有積貯轉輸不煩利九天下浮戶依富
家爲佃客者何限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屯政舉無不舉
矣利十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
遠募之費甦班戍之勞停攝勾之苦利十一宗祿浩繁
勢將難繼今自中尉以下量祿之田使自食其土爲長
子孫計則宗祿可減利十二修復水利則倣古井田可
限民名田而自昔養民之政漸可舉行利十三民與地
均可倣古比閭族黨之制而敎化漸興風俗自美利十
四也譚綸見而美之曰我歷塞上久知其必可行也已
而順天巡撫張國彥副使顧養謙行之薊州永平豐潤
玉田皆有效及是貞明還朝御史蘇瓚徐待力言其說
可行而給事中王敬民又特疏論薦帝乃進貞明少卿
賜之敕令往會撫按諸臣勘議時瓚方奉命巡關復獻
議曰治水與墾田相濟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墾者畿輔
爲患之水莫如蘆溝滹沱二河蘆溝發源於桑乾滹沱
發源於太戲源遠流長又合深易濡泡沙滋諸水散入
各淀而泉渠溪港悉注其中以故高橋白洋諸淀大者
廣圍一二百里小亦四五十里每當夏秋淫潦膏腴變
爲瀦鹵菽麥化爲萑葦甚可惜也今治水之策有三濬

河以決水之壅疏渠以殺淀之勢撤曲防以均民之利
而已帝竝下貞明貞明乃躬歷京東州縣相原隰度土
宜周覽水泉分合條列事宜以上戶部尚書畢鏘等力
贊之因採貞明疏議爲六事請郡縣有可以墾田勸隋
爲殿最聽貞明舉劾地宜稻者以漸勸率宜黍宜粟者
如故不遽責其成召募南人給示食農具俾以一敎十
能墾田百畝以上卽爲世業子弟得寄籍入學其卓有
明效者倣古孝弟力田科量授鄉遂都鄙之長墾荒無
力者貸以穀秋成還官旱潦則免郡縣民壯役止三月
使疏河芟草而墾田則募專工帝悉從之其年九月遂

命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有司撓者劾治貞明先
詣永平募南人爲倡至明年二月已墾至三萬九千餘
畝又遍歷諸河窮源竟委將大行疏濬而奄人勦戚之
占開田爲業者恐水田興而已失其利也爭言不便爲
蜚語聞於帝帝惑之三月閣臣申時行等以風霾陳時
政力言其利帝意終不釋御史王之棟畿輔人也遂言
水田必不可行且陳開濬沱不便者十二帝乃召見時
行等諭令停役時行等請罷開河專事墾田已工部議
之棟疏亦如閣臣言帝卒罷之而欲追罪建議者用閣
臣言而止貞明乃還故官尋乞假歸十八年卒貞明議

敏才練慨然有經世志京東水田實百世利事初興而
即爲浮議所撓論者惜之初議時吳人伍袁萃謂貞明
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君所言得無太盡耶貞明問故
袁萃曰北人懼東南漕儲派於西北頻言必起矣貞明
默然已而之棟竟劾奏如袁萃言袁萃字聖起吳縣人
舉萬曆五年會試又三年釋褐授貴溪知縣擢兵部主
事進員外郎署職方事李成梁子如楨求爲錦衣大帥
袁萃力爭寢之出爲浙江提學僉事巡撫檄數十人寄
學立却還之歷廣東海北道副使中官李敬轄珠池其
參隨擅殺人袁萃捕論如法請告歸所撰林居漫錄彈

總督薊遼軍務　經略薊鎮李化龍　保和殿大學士趙志皐　武英殿大學士朱賡　禮部尚書孫慎行　趙南星　左都御史高攀龍　楊漣　左光斗　魏大中　周順昌　周起元　周宗建　黃尊素　李應昇　吏部尚書趙南星　文選郎中顧憲成　考功郎中孫丕揚　文選郎中陳泰來　文選郎中夏嘉遇　文選郎中鄒元標　吏部尚書李戴　吏部尚書孫慎行　吏部尚書周嘉謨　吏部尚書王紹徽　吏部尚書趙秉忠　吏部尚書李騰芳　吏部尚書張位　吏部尚書楊時喬　吏部尚書陳有年　吏部尚書蔡國珍　吏部尚書孫丕揚　吏部尚書陸光祖　吏部尚書孫鑨　吏部尚書宋纁　吏部尚書嚴清　總督倉場尚書李汝華　戶部尚書畢自嚴　戶部尚書李長庚　戶部尚書汪應蛟　戶部尚書李世達　戶部尚書楊俊民　戶部尚書梁夢龍　戶部尚書畢自肅　戶部尚書張學顏　戶部尚書王國　戶部尚書王遴　戶部尚書王宗沐　戶部尚書王汝訓　戶部尚書張守直　戶部尚書李汝華　戶部尚書李起元　戶部尚書侯恂　戶部尚書倪元璐　戶部尚書黃道周　戶部尚書劉宇亮　戶部尚書曹珖　戶部尚書程注　戶部尚書畢佐周　戶部尚書王家禎　戶部尚書王維儉　戶部尚書王志道　戶部尚書王佐　戶部尚書王國光　戶部尚書王一鶚　戶部尚書王崇古　戶部尚書王象乾　戶部尚書王遵坦　戶部尚書王國　戶部尚書王紹徽

延臣交薦以故官撫保定獲鹿諸縣饑先振後以聞帝以近畿宜俟命令災重及地遠者便宜振貸餘俱奏聞尋遷南京戶部右侍郎召還部進左收督倉場請減額解贖銀民壯弓兵諸役已裁者勿徵民間工食十四年遷戶部尚書民壯工食已減半復有請盡蠲者繕因并曆日諸費奏裁之有司徵賦懼缺額輾挪取盈繕請有司考成視災傷爲上下山西連歲荒賴社倉獲濟繕請推行天下以紙贖爲羅本不足則勸富人或令民輸粟給冠帶又言邊儲大計最重屯田鹽筴近諸邊年例銀增至二百六十一萬視弘治初八倍宜修屯政商人狠執奏不從潞王將之國復取銀三十萬兩市珠寶繕亦力爭乃減三之一故事金花銀歲進百萬兩帝卽位之六年增二十萬遂以爲常繕三請停加額終不許繕爲戶部五年值四方多災爲酌盈虛籌緩急奏報無需時上下賴之而都御史吳時來以吏部尚書楊巍年老求去忌繕名出己上兩疏劾繕因杜門乞休帝不許及巍去卒以繕代之巍在部不能止吏奸且遇事輒請命政府繕絕請寄奬廉抑貪罪黠吏百餘人於執政一無所關白會文選員外郎缺官繕擬起鄒元標奏不下再疏

荒中鑒帝皆稱善聖節賞賚韶取部帑銀二十萬兩繕執奏不從潞王將之國復取銀三十萬兩市珠寶繕亦力爭乃減三之一故事金花銀歲進百萬兩帝卽位之六年增二十萬遂以爲常繕三請停加額終不許繕爲戶部五年值四方多災爲酌盈虛籌緩急奏報無需時上下賴之而都御史吳時來以吏部尚書楊巍年老求去忌繕名出己上兩疏劾繕因杜門乞休帝不許及巍去卒以繕代之巍在部不能止吏奸且遇事輒請命政府繕絕請寄奬廉抑貪罪黠吏百餘人於執政一無所關白會文選員外郎缺官繕擬起鄒元標奏不下再疏

趣之大學士申時行遂擬旨切責斥元標南京頃之以序班盛名昭註官有誤時行劾奏之序班劉文潤還詹事府錄事時行又劾文潤由輸粟進不當任清秩時殿閣中書無不以貲進者時行獨爭一錄事繕知其意五疏乞休福建僉事李琯言時行庇巡撫秦燿而繕議罷之仇主事高桂而繕議用之以故假小事齮齕使不得安其位帝不納琯言亦不允繕請無何繕卒官詔贈太子太保謚莊敬繕疑重有識議事不苟石星代爲戶部嘗語繕曰某郡有奇羨可濟國需繕曰朝廷錢穀寧蓄久不用勿使搜括無餘主上卽物力充羨則侈心生矣可匱細一旦不繼何所措手中外陳奏帝多不省或直言指斥輒曰此沽名耳不罪于愼行稱帝寬大繕慨然曰言官極論得失要使人主動心縱罪及言官上意猶有所儆省槩置勿問則如瘂瘖不可療矣後果如其言陸光祖字與繩平湖人祖淞父杲皆進士淞光祿卿杲刑部主事光祖年十七與父同舉於鄉尋登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濟縣知縣兵部尚書趙錦檄畿輔民築塞垣光祖言不便錦怒劾之光祖言於巡撫請輸雇值民乃安郡王奪民產光祖裁以法遷南京禮部主事請急

歸禰祠祭主事歷儀制郎中嚴訥爲尚書雅重光祖議無不行及訥改吏部調光祖驗封郎中改考功王崇古張瀚方逢時王一鶚挂物議力雪之既而改文選益務汲引人才登進耆碩幾盡又破格擢廉能吏王化江東邵元善張澤李珙郭文通蔡琮陳永謝侃或由鄉舉貢士或起自書吏由是下僚競勸訥亦推心任之故光祖得行其志左侍郎朱衡銜光祖有後言御史孫丕揚遂以專擅劾光祖時已遷太常少卿坐落職閒住大學士高拱掌吏部謀傾徐階階資客皆避匿光祖獨爲排解及拱罷楊博代爲吏部義之特起南京太僕少卿未上

擢本寺卿又就進大理卿半道丁父艱萬曆五年起故官張居正以奪情杖言者光祖遺書規之及王用汲劾居正居正將中以危禍光祖時入爲大理卿力解得免居正與光祖同年相善欲援爲助光祖無詭隨及遷工部右侍郎以議漕糧改折忤居正御史張一鯤論之光祖遂引歸十一年冬薦起南京兵部右侍郎甫旬日召爲吏部悉引居正所擯老成人布九列李植江東之力求居正罪光祖言居正輔翼功不可泯與言路左植輩以丁此呂故攻尚書楊巍光祖右巍詆言者言者遂羣攻光祖乃由左侍郎出爲南京工部尚書御史周之翰劾光祖附宗人炳得清華帝不問御史楊有仁遂劾光祖受賕請屬巍力保持之事得寢光祖竟引疾去十五年起南京刑部尚書就改吏部率同官劾東廠太監張鯨且乞宥李沂已言國本未定由鯨搆謀請除之以安宗社及帝召還鯨復舉同官極諫入爲刑部尚書帝嘗書其名御屏吏部尚書宋纁卒遂用光祖代而以趙錦代光祖御史王之棟言二人不當用帝怒貶之棟雜職時部權爲內閣所奪纁力矯之遂遭挫光祖不爲攝嘗以事與大學士申時行迕時行不悅光祖卒無所徇時行謝政特旨用趙志皐張位時行所密薦也光祖言輔

臣當廷推不當內降帝命不爲後例二十年大計外吏給事中李春開王道訓何偉王用汲劾皆先光祖遺書規之及王應泰御史劉汝康皆先後例二十年大計外吏爲外吏有物議悉論黜之又舉許孚遠顧憲成等二十二人時論翕然稱焉項之以推用饒伸萬國欽忤旨文選郎王教以下盡逐光祖謂事由己引罪乞休爲郎官祈宥不許及會推閣臣廷臣循故事首光祖名詔報曰卿前請廷推推固宜首卿光祖知不能容日懷去志無何以王時槐蔡悉王樵沈節甫老成魁艾特推薦之給事中喬允遂劾光祖及文選郎鄒觀光光祖遂力求去許馳驛在籍五年卒贈太保謚莊簡光祖清强有

識練達朝章每議大政一言輒定初官禮部將擢尚寶
少卿力讓時槐丕揚劾罷光祖後再居吏部推轂之甚
力趙用賢沈思孝以論此呂事與光祖左後亦數推輓
之御史蔡時鼎陳登雲嘗劾光祖光祖引登雲爲知己
時鼎視鑑兩淮以楚言罷商人訐於南刑部光祖時爲
尚書雪其誣罪妄訴者人服其量
孫鑨字文中父陞字志高都御史燧季子也嘉靖十四
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累官禮部侍郎嚴嵩枋國陞其門
生也獨無所附麗會南京禮部尚書缺衆不欲行陞獨
請往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陞嘗念父死宸濠之難終
身不書寧字亦不爲人作壽文居官不言人過時稱篤
行君子四子鑨鋐鎡鑛鋐南京禮部右侍郎鎡太僕卿
鑛自有傳鑨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武庫主事歷武
選郎中尚書楊博深器之世宗齋居二十年諫者輒獲
罪鑨請朝羣臣且力詆近倖方士引趙高林靈素爲喻
中貴匿不以聞鑨遂引疾歸隆慶元年起南京文選郎
中萬曆初累遷光祿卿引疾歸里居十年坐臥一小樓
賓客罕見其面起故官進大理卿都御史吳時來議律
例多紕繆鑨力爭之帝悉從駁議歷南京吏部尚書尋
改兵部參贊機務命甫下會陸光祖去廷推代者再乃

召爲吏部尚書吏部自宋纁及光祖爲政權始歸部至
鑨守益堅故事冢宰與閣臣遇不避道後牽引避光祖
爭之乃復故然陰戒騶人異道行至鑨益徑直張位等
不能平因欲奪其權建議大僚缺九卿各舉一人類奏
以聽上裁用杜專擅鑨言廷推大臣得共衡可否此爵
人於朝與衆共之義類奏啓倖途非制給事中史孟
麟亦言之詔卒如位議自是吏部權又漸散之九卿矣
二十一年大計京朝官力杜請謁文選員外郎呂允昌
鑨甥也首斥之考功郎中趙南星亦自斥其姻一時公
論所不予者貶黜殆盡大學士趙志皐弟預焉由是執
政皆不悅王錫爵方以首輔還朝欲有所庇比至而察
疏已上庇者在黜中亦不能無憾會言官以拾遺論劾
稽勳員外郎慶淳熙職方郎中楊于廷主事袁黃鑨議
謫黃留淳熙于廷詔黃方贊畫軍務亦留之給事中劉
道隆遂言淳熙于廷不當議留乃下嚴旨責部臣專權
結黨鑨言淳熙臣鄉人安貧好學于廷力任西事尚書
石星極言其才今寧夏方平臣子不敢以功爲罪且既名
議覆不嫌異同若知其無罪以諫官一言而去之自欺
欺君臣誼不忍爲也帝以鑨不引罪奪其俸貶南星三
官淳熙等俱勒罷鑨遂乞休且白南星無罪左都御史

李世達以已同掌察而南星獨被譴亦爲南星淳熙等訟帝皆不聽於是僉都御史王汝訓右通政魏允貞大理少卿曾乾亨郎中于孔兼員外郎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陛賈巖助教薛敷教交章訟南星寃而泰來詞尤切其畧曰臣嘗四更京察其在丁丑張居正以奪情故用御史朱璉謀借星變計吏箝制衆口署部事方逢時考功郎中劉世亨依違其間如蔡文範習孔教輩竝掛察籍不爲衆所服辛巳居正威福已成王國光唯諾惟謹考功郎中孫惟清與吏科秦耀謀盡錮建言諸臣吳中行等今輔臣趙志皐張位撫臣趙世卿亦掛名南同官馬允登之邪議而尚書楊巍素性模棱考功郎徐一槩立調停之畫溷渭失辯亦爲時議所譏獨今春之役旁咨博採覈實稱情邪諂盡屏貪墨必汰乃至龍割渭陽之情南星忍秦晉之好公正無踰此者元輔錫爵兼程赴召人或疑其欲干計典今其親故皆不能庇欲甘心南星久矣故道隆章上而專權結黨之旨旋下夫以吏部議留一二庶僚爲結黨則兩都大僚被拾遺者二十有二人而閣臣議留者六居事劉虞夔以錫爵門生而留獨可謂之非黨耶且部權歸閣自高拱兼攝以來已非一日尚書自張瀚嚴清而外選郎自孫鑨陳有年而外莫不奔走承命其流及於楊巍至劉希孟謝廷寀而掃地盡矣尚書宋纁稍欲振之卒爲故輔申時行齮齕以死尚書陸光祖文選郎王教考功郎鄒觀光矢志澄清輔臣王家屏虛懷以聽銓敘漸清乃時行身雖還里機伏垣牆授意內璫張誠田義及吉路私人教觀光遂不久斥逐今祖其故智借拾遺以激聖怒是內璫與閣臣表裏箝勒部臣而陛下未之察也疏入帝怒譴孔兼泰來等世達又抗疏論救帝怒盡斥南星淳熙于廷黃爲民籠乃上疏言吏部雖以用人爲職然進退去留必待上旨是權固有在非臣部得專也今以留二庶僚爲專權則無往非專矣以留二司屬爲結黨則無往非黨矣如避專權結黨之嫌畏縮選愜使銓職之輕自臣始臣之大罪也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當時後來者且以臣爲戒又大罪也固請賜骸骨仍不允籠遂杜門稱疾疏累上帝猶溫旨慰留賜羊豕酒醬米物且敕侍郎蔡國珍暫署選事以需籠起籠堅臥三月疏至十七上乃許乘傳歸居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清簡籠嘗曰大臣不合惟當引去否則有職業在謹自守足矣其志節如此子如法官刑部主

事以諫阻鄭貴妃進封貶潮陽典史久之移疾歸廷臣累薦悉報寢卒贈光祿少卿

陳有年字登之餘姚人父克宅字卽卿正德九年進士嘉靖中官御史哭爭大禮有大僚欲去克宅扼其項曰奈何先去爲人望其人愧而止俄繫獄廷杖獲釋先後按貴州河南多所彈劾吏部尚書廖紀媚爲所劾罷惡之出爲松潘副使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都勻苗王阿向作亂據凱口圍克宅與總兵官楊仁攻斬阿向論功進秩旋移撫蘇松既行而阿向黨復叛坐罷官候勘巡撫汪珊討平賊推功克宅克宅己卒乃賜卹典有

年舉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吏部歷驗封郎中萬曆元年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錦衣都督希孝賄中官馮保援張懋倒乞賠王大學士張居正主之有年持不可草奏言令典功臣殺公賜王侯賠公子孫襲者生死止本爵懋賠王廷議不可卽希忠父輔亦言之後竟賠非制且希忠無勛伐豈當濫寵左侍郎劉光濟署部事受指居正爲刪易其藁有年力爭竟以原奏上居正不懌有年卽日謝病去十二年起稽勳郎中歷考功文選謝絕請寄除目下中外皆服遷太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尚方所需陶器多奇巧難成後有

詔許量減旣而如故有年引詔旨請不從內閣申時行等固爭乃免十之三南畿浙江大侵詔禁隣境閉糴商舟皆集江西藏人尤衆而江西亦歲儉羣乞有年禁遏有年疏陳濟急六事中請稍弛前禁令江西民得自救南京御史方萬山劾有年違詔帝怒奪職歸薦起督操江累遷吏部右侍郎改兵部又改吏部尚書廖紀左侍郎羅萬化皆鄉里有年力引避朝議不許尋由左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二十一年與吏部尚書溫純共典京察所黜咸當未幾遂代純位其秋鑾謝事召拜吏部尚書止宿公署中見賓則於待漏所引用僚屬極一時選

明年王錫爵將謝政廷推閣臣詔無拘資品有年適在告侍郎趙參魯盛誦文選郎顧憲成往咨之列故大學士王家屏故禮部尚書沈鯉故吏部侍郎鄧以讚少詹事書沈一貫左都御史孫丕揚吏部尚書馬琦七人名上蓋鑾丕揚非輸林爲不拘資琦四品爲不拘品也家屏以爭國本去位帝意雅不欲用又推及吏部尚書左都御史非故事嚴旨責讓謂不拘資品乃昔年陸光祖自爲內閣地今推鑾丕揚顯屬徇私前吏部當兩推閣臣可具錄姓名以上於是備列沈鯉李世達羅萬化陳于陛趙用賢朱賡于愼行石星曾同亨鄧

以讚等而世達故左都御史也帝復不悅謂詔旨不許推都御史何復及世達家屏舊輔臣不當擅議起用乃命于陛一貫入閣而譴憲成及員外郎黃紹王同休主事韋嘉禎黃中色爲雜職錫爵首疏救有年及參譖等疏繼之帝竝不納趙志皐張位亦佯爲言而二人者故不由廷推因謂輔臣當出特簡廷推由陸光祖交通言路爲之不可爲法帝喜隆旨再譴責遂免紹等貶謫但停俸一年給事中盧明誥疏救憲成帝怒貶明誥秩斥憲成爲民有年抗疏言閣臣廷推其來舊矣襲楊巍秉銓臣署文選廷推閣臣六人今元鋪錫爵即是年所推也臣邑前有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呂本竝由廷推官止四品而耿裕聞淵則以吏部尚書居首是廷推與推及吏部皆非自今創也至不拘資品自出聖諭臣敢不仰承因固乞骸骨帝得疏以其詞直溫旨慰答有年自是累疏稱疾乞罷帝倘慰留賚食物羊酒有年請益力最後以身雖退遺賢不可不錄力請帝起嚴帝報閣有年遂杜門不出數月中疏十四上乃予告乘傳歸歸裝書一篋衣一笥而已二十六年正月卒年六十有八四月詔起南京右都御史而有年已前卒贈太子太保謚恭介故事吏部尚書未有以他官起者屠滽掌都察院楊博嚴清掌兵部皆用原衙領之南京兵部尚書楊成起掌南院亦領以故銜有年以右都御史起蓋帝欲用之而政府陰抑之也有年風節高天下兩世臙仕無宅居其妻孥至以油幙障漏其歸自江西故廬火乃僦一樓居妻孥而身栖僧舍其刻苦如此

給事中程文誣劾都御史巡撫保定諸罷事白起故官萬曆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以嚴爲治屬吏皆惴惴按行關隘增置敵樓二百餘所築邊牆萬餘丈錄功進右副都御史中官馮保家在畿內張居正屬爲建坊丕揚拒不應知二人必怒五年春引疾歸其冬大計京官言路希居正指劾之詔起官時調南京用御史按陝西者知保等憾不已密諷西安知府羅織其贓知府遣吏報御史吏爲虎噬及再報則居正已死事乃解起應天府尹召拜大理卿進戶部右侍郎十五年河北大饑丕揚鄉邑友隣縣蒲城同官至採石爲食丕揚傷之進石數升於帝因言今海內困加派其窮非止啖石之民也宜寬賦節用罷額外徵派及諸不急務損上益下以培蒼生大命帝感其言頗有所

減罷尋由左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以病歸召拜刑部尚書丕揚以獄多滯囚由公移牽制議刑部大理各置籍凡獄上刑部次日即詳讞大理大理審允次日即還刑部自是囚無淹繫尋奏五歲方恤刑恐冤獄無所訴請敕天下撫按方春時和令監司按行州縣大錄繫囚按察使則錄會城囚死罪矜疑及流徒以下可原者撫按以達於朝期毋過夏月輕者立遣重者仍聽部裁歲以爲常帝報從之已條上省刑省罰各三十二事帝稱善優詔褒納自是刑獄大減有內豎殺人逃匿禁中不揚奏捕卒論戍改左都御史陳臺規三事請專掌印重巡方久巡城著爲令已又言閭閻民瘼非郡邑莫濟郡邑吏治非撫按監司莫清撫按監司風化非部院莫飭請立約束頒天下獎廉抑貪共勵官箴帝優詔報許二十二年拜吏部尚書丕揚挺勁不撓百僚無敢以私干者獨患中貴請謁乃創爲掣籤法大選急選悉聽其人自掣請寄無所容一時選人盛稱無私然銓政自是一大變矣二十三年大計外吏九江知府沈鐵當爲衡州同知發巡撫秦耀罪江西提學僉事馬貓龍嘗爲刑部主事定御史祝大舟贓賄遂爲庶者所惡考功郎蔣時馨黜之丕揚不能察及時馨爲趙文炳所劾丕揚力

與辨雪謂疑由丁此呂此呂坐逮丕揚又力詆沈思孝於是思孝及員外郎岳元聲連章訐丕揚丕揚請去甚力其冬帝以軍政故貶南京言官三十餘人丕揚猶在告偕九卿力諫弗納已而帝惡大學士陳于陛論救謫諸言官邊方丕揚等復抗疏諫帝益怒盡除其名初帝雖以夙望用丕揚然不甚委信有所推舉率用其次數請起廢輒報罷丕揚以志不行已懷去志及是杜門蹤半歲疏十三上多不報至四月溫旨慰留乃復起視事主事趙學仕者大學士志皐族弟也坐事議調文選郎唐伯元輒注饒州通判俄學仕復以前事被訐給事中劉道亨因劾吏部附勢語侵丕揚博士周獻臣有所陳論亦頗侵之丕揚疑道亨受同官周孔教指獻臣又孔教宗人益疑之復三疏乞休最後貽書大學士張位懇其擬旨允放位如其言丕揚聞則大恚謂位逐己上疏詆位及道亨孔教獻臣恩孝甚力帝得疏不直丕揚位亦疏辯求退帝復詔慰留而位同官陳于陛沈一貫亦爲位解丕揚再被責讓許馳傳去久之起南京吏部尚書辭不就及吏部尚書李戴免帝難其代以侍郎楊時喬攝之時喬數請簡用尚書帝終念丕揚廉直三十六年九月召起故官屢辭不允明年四月始入都年七十

有八矣三十八年大計外吏黜陟咸當又奏舉廉吏布政使汪可受王佐張偲等二十餘人詔不次擢用先是南北言官羣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里居顧憲成謂之東林黨而祭酒湯賓尹諭德顧天埈各收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黨崑以賓尹宣城人天埈崑山人也御史徐兆魁喬應甲劉國縉鄭繼芳劉光復房壯麗給事中王紹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紹吉周永春輩則力排東林與賓尹天埈聲勢相倚大臣多長避之至是繼芳巡按浙江有偽爲其書抵紹徽國縉者中云欲去福清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弟又言秦脉斬斷吾輩皆秦人故曰秦脉蓋小人設爲挑激語以害繼芳輩而其書乃達之丕揚所丕揚不爲意會御史金明時居官不職慮京察見斥先上疏力攻圖井詆御史史記事徐繙芳謂爲圖心腹及圖繙芳疏辯明時再劾之因及繼芳偽書事國繙疑書出繙芳及李邦華李炳恭徐良彥周起元手因目爲五鬼五人皆選授御史候命未下者也當是時諸人日事攻擊議論紛呶帝一無所問則益植黨求勝朝端閧然及明年三月大計京官丕揚與侍

郎蕭雲舉副都御史許弘綱領其事考功郎中王宗賢史科都給事中曹于汴河南道御史湯兆京協理御史喬允升佐之故御史康丕揚徐大化故給事中鍾兆斗陳治則宋一韓姚文蔚主事鄭振先張嘉言及賓尹天埈國縉咸被察又以年例出紹徽應甲於外羣情翕服而諸不得志者深銜之當計典之初舉也兆京謂明時將出疏要挾以激丕揚丕揚果怒先期止明時過部考察特疏劾之旨下議罪而明時辨疏復犯御諱帝怒儳其職其黨大譁謂明時未嘗要挾兆京祗以劾圖一疏實之爲圖報復於是刑部主事秦聚奎力攻丕揚爲賓尹大化圖繙紹徽應甲嘉言辨時部院察疏猶未下丕揚奏趣之因發聚奎前知績溪吳江時貪虐狀帝方向丕揚亦疏聚奎職由是黨人益憤謂丕揚果以爲書故斥紹徽國縉且二人與應甲嘗攻三才元翰故代爲修隙議論洶洶弘綱聞而畏之累請發察疏亦若以丕揚爲過當者黨人藉其言益思撼丕揚禮部主事丁元薦甫入朝慮察疏終寢抗章責弘綱因盡發崑宣黨搆謀狀於是一桂繼芳永春兆魁宗文爭擊元薦爲明時等訟寃賴向高調護至五月察疏乃下給事中彭惟成南京給事中高節御史王萬祚曾成易猶攻許不已丕揚與侍

以人言紛至亦屢疏求去俱詔勉留先是楊時喬掌察
斥科道錢夢皐等十人特旨留任至是丕揚亦奏黜之
羣情益快丕揚以白首趨朝非薦賢無以報國先後推
轂林居耆碩若沈鯉呂坤郭正域邱度蔡悉顧憲成趙
南星鄒元標馮從吾于玉立高攀龍劉元珍龐時雍姜
士昌范淶歐陽東鳳輩帝雅意不用舊人悉寢不報不
揚又請起故御史錢一本等十三人故給事中鍾羽正
等十五人亦報罷丕揚齒隮遘帝重其老成滿德眷遇
益隆而丕陽乞去不已疏復二十餘上既不得請則於
明年二月拜疏徑歸向高閣之急言於上詔令乘傳且

敕所司存問既而丕揚疏謝因陳時政四事帝復優詔
報之家居二年卒年八十三贈太保天啓初追謚恭介
蔡國珍字汝聘奉新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鄉人嚴嵩
當國欲羅致門下國珍不應乞就南爲刑部七事盜七
十餘人久繫獄得其情減釋過半就改吏部進郎中出
爲福建提學副使以侍養歸遭母喪服除遂不出家居
垂二十年張居正既卒朝議大起廢籍萬曆十一年仍
以故官涖福建遷湖廣右參政分守辰沅洞蠻亂將吏
議勦國珍檄論之遂定歷浙江左布政使以右僉都御
史提督操江召爲左副都御史歷吏部左侍郎與尚

書孫鑨陳有年綜核銓政擢南京吏部尚書二十四年
閏八月孫丕揚去國帝久不除代部事盡弛其年十二
月竟廢大選閣臣及言官數爲言明年二月始命國珍
爲吏部尚書三殿災率諸臣請修省旋有詔起廢國珍
列三等八品正大心術光明者文選郎王教等二十四
人才有足錄過無可棄者給事中喬允等三十三人因
人詿誤毀非己作者給事中耿隨龍等三十六人並請
錄用竟報寢明年正月倡廷臣詣文華門請舉皇長子
冊立冠婚言必得請方退帝遣中官諭曰此大典稍需
時耳何相挾若是乃頓首出給事中戴士衡劾文選郎

白所知贓私國珍爲辨且求罷帝不聽除所知名御史
況上進因論國珍八罪帝察其誣不問國珍遂稱疾累
疏乞休先是丕揚坐忤張位去官位欲援同己者爲助
以國珍鄉人汲引甚力及秉銓一守成憲不爲位用位
惡之國珍乃懷去志至是帝忽怒吏部貶黜諸郎二十
二人國珍求去益力許乘傳歸初楊巍爲吏部與內閣
相比得居位八年自宋纁陸光祖力與閣抗權雖歸部
身不見容故自纁至國珍卒未浹歲去惟丕揚閱二年
時咸議閣臣忮而惜纁等用未竟也國珍素以學行稱
風力不及孫鑨陳有年而清操似之均爲時望所屬家

居十三年卒年八十四贈太子太保謚恭靖

楊時喬字宜遷上饒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除工部主事權稅杭州令商人自署所入輸之有司無所預隆慶元年冬上時政要務言幾之當愼者三以日勤朝講爲修德之幾親裁章奏爲出令之幾聽言能斷爲圖事之幾弊之最重者九曰治體怠弛曰法令數易曰賞罰無章曰用度太繁曰罷官太濫曰莊田擾民曰習俗侈靡曰士氣卑弱曰議論虛浮勢之偏重者三宦寺難制也宗祿難繼也邊備難振也疏入帝褒納中外傳誦焉擢禮部員外郎遷南京尚寶丞萬曆初以養親去服除起再告閱十七年始薦起尚寶卿四遷南京太常卿疏請議建文帝諡祠祀死節諸臣就遷通政使秩滿連章乞休不允三十一年冬召拜吏部左侍郎時李戴已致仕時喬至卽署部事絕請謁謝交遊止宿公署苞苴不及門及大計京朝官首輔沈一貫欲庇其所私憚時喬方正將令兵部尚書蕭大亨主之次輔沈鯉不可而止時喬乃與都御史溫純力鋤政府私人若給事中錢夢皐御史張似渠千永清輩咸在察中又以年例出給事中鍾兆斗於外一貫大慍密言於帝留察疏不下夢皐亦假楚王事再攻郭正域謂主察者爲正域驅除帝意果動特留夢皐已盡留科道之被察者而嚴旨責時喬等報復時喬等惶恐奏辨請罷斥帝不問夢皐旣留遂合兆斗累疏攻純并侵時喬時喬求去已而員外郎賀燦然請斥被察科道亦詆純挾權嗣捷顧獨稱時喬又言陛下廢斷躬操非閣臣所能竊弄意蓋爲一貫解時喬以與純共事復疏請貶黜不報及純去夢皐兆斗亦引歸帝復降旨譴讓謂祖宗朝亦常留被察科道何今日揣疑君父誣詆輔臣因責諸臣朋比令時喬策勵供職而盡斥燦然及劉元珍龐時雍輩時喬歎曰主察者逐誤被譴者充滿林下率不獲召時喬乃備列三百餘人三疏請錄用三十四年皇長孫生有詔起廢時喬復列上遷謫鄒元標等九十六人削籍范儁等一百十人帝時中外缺官多不補而羣臣省親養病給假及建言註卒不省明年大計外吏時喬已偕副都御史詹沂受事居數日帝忽命戶部尚書趙世卿代時喬遂中輟蓋去冬所批察疏至是誤發之也輔臣朱賡謂非體立言於帝帝亦覺其誤卽日收還時喬堅辭不肯任吏科陳治則劾其怨懟無人臣禮有旨詰責時喬乃再受事永年

伯王棟卒其子明輔請襲時喬以外戚不當傳世固爭之弗聽時一貫已罷言路爭擊其黨而李廷機者一貫教習門生也閣臣鬬衆多推之惟給事中曾于汴宋一貫全天敘爲侍郎諸攻一貫者益不悅給事中王元翰胡忻遂交劾時喬時喬疏辨力求罷當是時帝委時喬銓柄又不置右侍郎一人獨理部事銓敘平允然堂陛扞格曠官廢事日甚一日而中朝議論方囂動見掣肘時喬官位未崇又勹溫純去久不置都御史益無以鎮壓百僚由是上下相凌紀綱日紊言路得收其柄時喬亦多委蛇議者諒其苦心不甚咎也秉銓凡五年最後起故尚書孫丕揚未至而時喬已卒篋餘一敝裘同列賻襚以殮詔贈吏部尚書益端潔時喬受業永豐呂懷最不喜王守仁之學闢之甚力尤惡羅汝芳官通政時具疏斥之曰佛氏之學初不涸於儒乃汝芳假聖賢仁義心性之言倡爲見性成佛之教謂吾學直捷不假修爲於是以傳註爲支離以經書爲糟粕以躬行實踐爲迂腐以綱紀法度爲桎梏踰閑蕩檢反道亂德莫此爲甚敕所司明禁用彰風教詔從其言

贊曰古者冢宰統百官均四海卽宰相之任也後代政柄始分至明中葉旁撓者衆矣嚴清諸人清公素履秉正無虧彼豈以進退得失動其心哉孫丕揚創掣籤法雖不能辨材任官要之無任心營私之弊苟非其人毋寧任法之爲愈乎蓋與時宜之未可援古義以相難也

明史卷二百二十四終

敕修

張　瀚

梁夢龍

李　戴

鄭繼之

王國光

楊巍

趙煥

張瀚字子文仁和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歷盧州知府改大名俺答圍京師詔遣兵部郎中徵畿輔民兵入衛瀚立閱戶籍三十丁簡一人而以二十九人供其餉得八百人馳至眞定請使者閱兵使者稱其才累遷陝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甫半歲入爲大理卿進刑部右侍郎俄改兵部總督漕運隆慶元年改督兩廣軍務時兩廣各設巡撫官事不關督府瀚請如三邊例乃悉聽節制大盜曾一本寇掠廣州詔切責瀚停總兵官俞大猷郭成俸己一本浮海犯福建官軍迎擊大破之賚銀幣己復犯廣東陷碣石衛叛將周雲翔等殺雷瓊參將耿宗元與賊合廷議鑊瀚一秩調用己而成大破賊獲雲翔詔還瀚秩卽家侯召再撫陝西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工部尚書萬曆元年

吏部尚書楊博罷召瀚代之秩滿加太子少保時廷推吏部尚書首左都御史葛守禮次工部尚書朱衡次瀚居正惡守禮戇厭衡驕故特拔瀚瀚資望淺忽見擢舉朝益趨事居正而瀚進退大臣率奉居正指卽出己意輿論多不協以是爲御史鄭準王希元所劾居正顧之厚不納也御史劉臺劾居正因論瀚撫陝狼籍又睢苕居正狀比居正遭喪謀奪情瀚心非之中旨令瀚諭留居正居正又自爲牘風瀚屬吏以覆旨請瀚佯不喻謂政府奔喪宜予殊典禮部事也何關吏部居正復令客說之不爲動乃傳旨責瀚久不奉詔無人臣禮廷臣惴恐交章留居正瀚獨不與撫膺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怒蔽給事中王道成御史謝思啓摭他事劾之勒致仕歸居正歿帝頗念瀚詔有司給月廩年及八十特賜存問卒贈太子少保謚恭懿

王國光字汝觀陽城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吳江知縣卻饋遺得情調儀封擢兵部主事改武選郎中屢遷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謝病去隆慶四年起刑部左侍郎拜南京刑部尚書未上改戶部再督倉場神宗卽位還理部事時簿牒繁冗自州縣達部有繕書輸解交納諸費公私苦之國光疏請裁併

去繁文十三四時稱簡便戶部十三司自弘治來以公署監惟郎中一人治事員外郎主事止除官日一赴而已郎中力不給則委之吏胥弊益滋國光盡令入署職務得修舉邊餉告匱而諸邊歲出及屯田鹽課無可稽國光請敕邊臣核實且畫經久策以聞廿肅巡撫廖逢節等各條上其數耗蠹爲損萬曆元年奏言國初天下州縣存留夏稅秋糧可一千二百萬石其時議主寬大歲用外計羸銀百萬有餘使有司歲徵無缺則州縣積貯自豐水旱盜賊不能爲災患今一遘兵荒輒留京儲發內帑由有司視存留甚緩苟事催科則謂撓民弊遂至此請行天下撫按官督所司具報出入存留通負之數臣部得通融會計以其餘濟邊有司催徵不力者悉以新令從事制可京軍支糧通州者候伺甚艱國光請遣部郎一人司之名坐糧廳投牒驗發無過三日諸軍便之天下錢穀散隸諸司國光請歸併責成畿輔府州縣歸福建司南畿歸四川司鹽課歸山東司關稅歸貴州司淮徐臨德諸倉歸雲南司御馬象房及二十四馬房芻料歸廣西司遂爲定制三年京察拾遺國光爲南京給事御史所劾再疏乞罷帝特留之明年復固以請乃詔乘傳歸瀕行以所輯條例名萬曆會計錄上之帝嘉其留心國計令戶部訂正及書成詔褒諭焉五年冬吏部尚書張瀚罷起國光代陳永賚政別繁簡責守令佔卑官罷加納數事皆允行尋以考績加太子太保八年當考察外吏請毋限日期詔許之且命註誤者聽從公辯雪明年大計京朝官徇張居正意寘吳中行等五人於察籍國光有才智初掌邦計多所建白及是受制執政聲名損於初給事中商尚忠論國光銓選私所親而給事中張世則出爲河南僉事憾國光劾其謬官黷貨國光再奏辯帝再慰留責世則挾私貶儀眞丞及居正卒御史楊寅秋劾國光六罪帝遂怒落職閒住已念

其勞命復官致仕

梁夢龍字乾吉眞定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首劾吏部尚書李默帝方顧默厚不問出聂陝西軍儲劾故延綏巡撫王輪督糧郎中陳榮等廢斥有差歷吏科都給事中帝怒禮部尚書吳山夢龍惡獨劾山得罪清議乃并吏部尚書吳鵬劾罷之嘗上疏言相臣賢否關治道汚隆請毋拘資格救在廷公舉名德宿望之臣以光聖治帝疑諸臣私有所推引責令陳狀夢龍惶恐謝罪乃奪俸擢順天府丞坐京察拾遺出爲河南副使河決沛縣尚書朱衡議開徐邳新河夢

龍董其役三遷河南右布政使隆慶四年擢右僉都御
史巡撫山東是秋河決宿遷覆漕糧八百餘朝議通海
運以屬夢龍夢龍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
至海倉各有商艘往來其間自膠州至海倉島人及商
賈亦時出入臣等因遣人自淮安轉粟二千石自膠州
轉麥千五百石入海達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由淮
安至天津大要兩旬可達歲五月以前風勢柔順揚帆
尤便況舟由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苟船非朽
敝按占候以行自可無虞較元人殷明略故道安便尤
甚邱濬所稱傍海通運即此是也請以河爲正運海爲
以圖經久又海防綦重沿海衞所玩愒歲久不加繕飭
識者有未然之憂今行海運兼治河防非徒足裨國計
兼於軍事有補章下戶部部議海運久廢猝難盡復請
令漕司量撥糧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以達天津工部給
銀爲海艘經費報可已而海運卒不行事具王宗沐傳
明年冬遷右副都御史移撫河南神宗初張居正當國
夢龍其門下士特愛之召爲戶部右侍郎尋改兵部出
贊遼東有功將士五年以兵部左侍郎進右都御史總
督薊遼保定軍務李成梁大破土蠻於長定堡帝爲告

廟宣捷大行賞賚官夢龍一子已給事中光懋言此乃
保塞內屬之部游擊陶承學誤以爲建州寘之閒散及
降罪兵部尚書方逢時曲爲解夢龍等亦辭免恩蔭及
土蠻三萬騎入東昌堡成梁擊敗之寧前復警夢龍親
率勁卒三千出山海關爲成梁聲援分遣兩參將遮擊
諸捷累賜敕獎勵就加兵部尚書以修築黃花鎮古北
口邊牆加太子少保再麾子至錦衣世千戶召入掌部
務疏陳軍政四事尋錄防邊功加太子太保十年六月
子婿御史鄧練趙楷復劾之遂令致仕家居十九年卒
天啟中趙南星訟其邊功贈少保崇禎末追謚貞敏

居正殺吏部尚書王國光劾罷夢龍代其位踰月御史
江東之劾夢龍免徐爵賄保得吏部以孫女聘保弟爲
楊巍字伯謙海豐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武進知縣
擢兵科給事中操江僉都御史褒善已遷大理卿巍
言東南倭患方劇參贊巡撫俱論罪褒善獨俾免又貴
緣美遷請并吏部罰治帝怒停選司俸還褒善故官巍
既忤吏部遂出爲山西僉事已遷參議分守宣府寇入
犯偕副將馬芳擊斬其部長賚銀幣尋爲陽和兵備副

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錄擒巢功進秩二級踰年以養母歸歸二年召起巡撫陝西增補屯戍軍伍清還屯地之奪於藩府者隆慶初進右副都御史移撫山西所部驛遞銀歲徵五十四萬魏請減四之一修築沿邊城堡檄散大盜李九經黨復乞養母去神宗立起兵部右侍郎萬曆二年改吏部進左又以終養歸母年逾百歲卒十年起南京戶部尚書旋召爲工部尚書有詔營建行宮近功德寺巍爭之乃止明年改戶部遷吏部尚書明制六部分涖天下事內閣不得侵至嚴嵩始陰撓部權迨張居正時部權盡歸內閣遵巡請事如屬吏祖制由此變至是申時行當國巍素厲清操有時望然年耄骫骳多聽其指揮御史丁此呂論科場事時行及余有丁許國輩皆惡之巍論謫此呂爲御史江東之李植等所攻與時行俱乞罷帝從諸大臣請慰留巍等而戒諭言者巍乃起復視事當居正初敗言路張甚帝亦心疑諸大臣朋比欲言官擿發之以杜壅蔽諸大臣懼見攻政府與銓部陰相倚以制言路先是九年京察張居正令吏部盡除異己者十五年復當大計都御史辛自修欲大有所澄汰巍徇政府指持之出身進士耆貶僅三十三人而翰林吏部給事御史無一焉賢否混淆

羣情失望十七年夏帝久不視朝中外疑帝以張鯨不用故託疾巍率同列請以秋日御殿至十月巍等復請帝不悅責以沽名巍初敭歷中外甚有聲及秉銓素望大損然有清操性長厚不爲刻覈行明年以年幾八十屢疏乞歸詔乘傳給廩隸如故事歸十五年年九十二而卒贈少保

李戴字仁夫延津人隆慶二年進士除興化知縣有惠政擢戶科給事中廣東以軍興故增民間稅至萬曆初乱定戴奏正之累遷禮科都給事中出爲陝西右參政進按察使張居正尚名法四方大吏承風刻覈戴獨行之以寬由山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歲凶累請蠲振入爲刑部侍郎累進南京戶部尚書召拜工部尚書以繼母憂去二十六年吏部尚書蔡國珍罷廷推代者七人戴居末帝特擢用之當是時趙志皐沈一貫輔政雖不敢撓部權然大僚缺人九卿及科道掌印者咸得自舉聽上裁而吏部諸曹郎亦由九卿推舉尚書不得自擇其屬在外府佐及州縣正佐官則盡用鉤簽法部權日輕戴視事謹守新令幸無罪而已明年京察編修劉綱中書舍人丁元薦南京評事龍起雷嘗以言事忤當路咸置察中時議頗不直戴而是時國本

未定皇長子冠婚久稽戴每倡廷臣直諫及礦稅害劇
戴率九卿言陳增開礦山東知縣吳宗堯逮李道抽分
湖口知府吳寶秀等又逮天下爲增道者何限有司安
所措手足且今水旱頻仍田里蕭耗重以東征增兵益
餉而西事又見告矣民不聊生奸宄方竊發奈何反爲
發其機速其變哉不報山西稅使張忠奏調夏縣知縣
韓薰簡僻戴以內官不當擅舉刺疏爭之湖廣陳奉屢
奏逮有司戴等又極論且言奉及遼東高淮擅募勁卒
橫民閭尤不可不問帝亦弗聽已復偕同列言自去夏
六月不雨至今路薨相望巡撫汪應蛟所奏饑民十八

萬人加以頻值寇警屢興征討之師按丁增調履畝加
租賦額視二十年前不啻倍之矣癘癘未起而採榷之
害又生不論礦稅有無概勒取之民間此何理也天下
富室無幾奸人肆虐何極指其屋而恐之曰彼有礦則
家立破矣彼漏稅則棄立罄矣持無可究詰之說用無
所顧畏之人蜚蜚小民安得不窮且亂也湖廣激變已
數告而近日武昌尤甚此輩寧不愛性命哉變亦死不
變亦死與其吞聲獨死毋寧與譽家俱糜故一發不可
遏耳陛下可視爲細故耶亦不報三十年二月帝有疾
詔罷礦稅釋繫囚錄建言譴謫諸臣越日帝稍愈命礦
稅採榷如故戴率同官力諫時釋罪起廢二事猶令閣
臣議行戴即欲疏名上請而刑部尚書蕭大亨謂釋罪
必當奏聞方具疏上太僕卿南企仲以二事久稽劾戴
等不能將順帝怒并停前詔戴引罪求罷帝不許自是
請起廢者再率九卿乞停礦稅者四皆不省稽勳郎中
趙邦清素剛介爲給事中張鳳翔所劾疑出文選郎中
鄧光祚驗封郎中侯執躬意辨疏侵之御史沈正隆給
事中田大益交章劾邦清憤盡發光祚執躬私事
光祚亦騰疏力攻部中大闢戴無所裁抑御史左宗郢
李培遂劾戴表率無狀戴引疾乞去帝諭留爲庶邦清

三秩允光祚執躬歸罪戴乃息明年冬妖書事起錦衣
官王之楨等與同官周嘉慶有隙言妖書嘉慶所爲下
詔獄窮治嘉慶戴甥也北會鞫戴引避帝聞而惡之會
王士騏通書事發下部議士騏奏辨帝謂士騏不宜辨
貴戴不能鉗屬官戴引罪而疏紙誤用印復被譴讓罪
共司屬戴疏謝用印如故帝怒令致仕奪郎中以下俸
戴秉銓六年溫然長者然聲望出陸光祖諸人下趙志
皐沈一貫柄政戴不敢爲異以是久於其位而銓政益
頹廢矣卒贈少保
趙煥字文光掖縣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烏城知縣

入爲工部主事改御史萬曆三年中官張宏請遣其黨
權眞定材木煥及給事中侯于趙執奏不從張居正遣
父喪言官交章請留煥獨不署名擢順天府丞累遷左
僉都御史十四年三月風霾求言煥請恢聖度納忠言
謹嗛笑信政令時召大臣商搉治理次第舉行實政弊
在內府者一切報罷而飭戒督府有司務求民瘼帝嘉
納焉尋遷工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乞假去起南京右
都御史以親老辭時煥兄逵東巡撫僉都御史躍亦乞
歸養吏部言二人情同燿爲長子且任封疆久可聽其
歸乃趣煥就職尋召爲刑部尚書議日本貢事力言非

策男子諸龍光訐奏李如松通倭下吏并及其黨陳仲
登咖赤日中滿戍瘴鄉煥以盛暑必斃而二人罪不當
死兩疏力爭忤旨詰責復以議浙江巡按彭應參獄失
帝意遂引疾歸再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吏部尚書皆
不赴家居十六年召拜刑部尚書尋兼署兵部四十年
二月孫丕揚去改署吏部時神宗怠於政事曹署多空
內閣惟葉向高杜門者已三月六卿止一煥在又兼署
吏部吏部無復堂上官兵部尚書李化龍卒召王象乾
未至亦不除侍郎戶禮工三部各止一侍郎而已都察
院自溫純罷去八年無正官故事給事中五十人御史
一百十人至是皆不過十人煥累疏乞除補帝皆不報
其年八月遂用煥爲吏部尚書諸部亦除侍郎四人既
而考選命下補給事中十七人御史五十人言路稱盛
然是時朋黨已成中朝議論角立煥素有清望驟起田
間於朝臣本無所左右顧雅不善東林諸攻東林者乘
間入之所舉措往往不協清議先後爲御史李若星給
事中孫振基所劾帝皆優詔慰留之己兵部主事卜履
吉爲署部事都御史孫瑋所論煥以履吉罪輕擬奪俸
三月給事中趙興邦劾煥狗私煥疏辨再乞罷向高言
今國事艱難人才日寡在野者旣賜環無期在朝者復

屢星無幾乃大小臣工日尋水火甚非國家福也臣願
自今已後共捐成心憂國事議論聽之言官主張聽之
當事使大臣得展布而毋苦言官之掣肘言官得發舒
而毋患當事之擯幾天下事尚可爲也因請諭煥起視
事煥乃出明年春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時熙魏雲
中於外三人嘗力攻湯賓尹熊廷弼者又不移咨都察
院於是御史湯兆京守故事爭且訐煥煥屢疏訐辯杜
門不出詔慰起之兆京以爭不得投劾徑歸其同官李
邦華周起元孫居相及戶部郎中賀烜交章劾煥擅權
請還振基等於言路帝爲奪諸臣俸貶烜官以慰煥煥

請去益力九月遂叩首闕前出城待命帝猶遣諭留給
事中李成名復劾煥伐異黨同煥遂稱疾篤堅不起踰
月乃許乘傳歸四十六年吏部尚書鄭繼之去國時黨
人勢成清流斥逐已盡齊黨亓詩教勢尤張以煥爲鄉
人老而易制力引煥代繼之年七十有七矣比至一聽
帝臨朝議政抵暮始遣中官諭之退而諸軍機要務廢
閣如故煥等復具疏趣之且作危語曰他日薊門蹂躪
敵人叩閽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謝却之乎帝由是嗛

焉考滿當增秩寢不報煥尋卒卿與不及光宗立始賜
如制熹宗初贈太子太保
鄭繼之字伯孝襄陽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除饒干知
縣遷戶部主事歷郎中遷寧國知府進四川副使以養
親歸服除久之不出萬曆十九年用給事中陳尚象薦
起官江西進右參政召爲太僕少卿累遷大理卿東征
師罷吏部尚書李戴議留成兵萬五千令朝鮮供億繼
之曰既留兵自當轉餉奈何疲敝屬國議者韙之爲大
理九年擢南京戶部尚書就改吏部四十一年吏部尚
書趙煥罷時帝雖倦勤特謹銓部選久不除代以繼之

有滿望明年二月乃召之代煥繼之久處散地無黨援
然是時言路持權齊楚浙三黨允橫大僚進退惟其喜
怒繼之故楚產習楚人議論且年八十餘耄而憒遂一
聽黨人意指文選郎中王大智者繼之所倚信其秋以
年例出御史李槃潘之祥給事中張鍵南京給事中張
篤敬於外皆嘗攻湯賓尹熊廷弼者也時定制科道外
遷必會都察院吏科繼之不令與聞比考選科道中書
舍人張光房知縣趙運昌張廷拱曠鳴鸞濮中玉當預
而持議頗右于玉立李三才遂見抑改授部曹大智同
官趙國琦以爲言大智怒搆於繼之繼之逐之去由是御史

孫居相張五典周起元等援年例故事以爭且爲光房
等五人稱枉吏科都給事中李瑾亦以失職抗疏劾大
智御史唐世濟則右吏部誣居相等居相瑾怒交章劾
世濟給事中御史復助世濟排擊居相居相再疏力攻
大智大智乃引疾去繼之亦覺其非不爲辯至明年二
月胡來朝爲文選出兵科都給事中張國儒御史馬孟
楨徐良彥於外復不咨都察院吏科國儒已陪推京卿
法不當出外孟楨良彥則素忤黨人故來朝抑之繼之
不能禁時居相等已去國獨瑾再爭詆繼之來朝甚力
來朝等不能難其黨思以衆力勝之於是諸御史羣起

攻瑾瑾爭之强疏三上來朝等亦三疏詆訐詞頗窮來
朝乃言年例協贊之旨實秉國者調停兩袒非可爲制
乞改前令從事帝一無所處分瑾方奉使自引去其秋
給事中梅之煥御史李若星張五典年例外轉所司復
不預聞吏科韓光裕御史徐養量稍言之然勢孤竟不
能爭也時縉雲李鐩以刑部尚書兼署都察院亦浙黨
所推轂四十五年大計京官繼之與鐩司其事考功郎
中趙士諤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佐之所去留悉出
紹吉等意繼之受成而已一時與黨人異趣者貶黜殆
盡大僚則中以拾遺善類爲空繼之以篤老累疏乞休

帝輒慰留不允明年春稽首闕下出郊待命帝聞命乘
傳歸又數年卒年九十二贈少保
贊曰張瀚王國光梁夢龍皆以才辦稱楊巍趙煥鄭繼
之亦負清望及秉銓政蒙詬議焉於時政府參懷言路
脅制固積重難返然以公滅私之節諸人蓋不能無愧
云

明史卷二百二十五終

總裁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級紀錄隨帶臣
張廷玉等奉
敕修

海瑞　何以尚　邱　撰
呂坤　郭正域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舉鄉試入都即伏闕上平黎策欲
開道置縣以靖鄉土識者壯之署南平教諭御史苗學
宮屬吏咸伏謁瑞獨長揖曰臺謁當以屬禮此堂師長
教士地不當屈遷淳安知縣布袍脫粟令老僕藝蔬自
給總督胡宗憲嘗語人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

矣宗憲子過淳安怒驛吏倒懸之瑞曰曩胡公按部令
所過毋供張今其行裝盛必非胡公子發橐金數千納
之庫馳告宗憲宗憲無以罪都御史鄢懋卿行部過供
具甚薄抗言邑小不足容車馬懋卿恚甚然素聞瑞名
爲欽威去而屬巡鹽御史袁淳論瑞及慈谿知縣霍與
瑕與瑕尚書韜子亦抗直不韶懋卿者也時瑞已擢嘉
興通判坐謫興國州判官久之陸光祖爲文選擢瑞戶
部主事時世宗享國日久不視朝深居西苑專意齋醮
督撫大吏爭上符瑞禮官輒表賀廷臣自楊最楊爵得
罪後無敢言時政者四十五年二月瑞獨上疏曰臣聞

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欲稱其任亦惟
以責寄臣工使盡言而已臣請披瀝肝膽爲陛下陳之
昔漢文帝賢主也賈誼猶痛哭流涕而言非苛責也以
文帝性仁而近柔雖有及民之美將不免於怠廢此誼
所大慮也陛下天資英斷過漢文遠甚然文帝能充其
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使天下貫朽粟陳幾致刑措陛下
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反剛明之質而誤用之至
謂遐舉可得一意修眞遐舉興竭民脂膏濫興土木二十餘年
不視朝法紀弛矣數年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
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

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
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
如乎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一時差快人意然嵩罷
之後猶嵩未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不及漢文帝
遠甚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過賴臣
工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辭表賀
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
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爲陛下正言
者諛之甚也然媿心餒氣退有後言欺君之罪何如夫
天下者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皆所

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意修眞是陛下之心
惑過於苛斷是陛下之情偏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
乎諸臣徇私廢公得一官多以欺敗多以不事事敗實
有不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
而遂謂陛下厭薄臣工是以拒諫執一二之不當疑千
百之皆然陷陛下於過舉而恬不知怪諸臣之罪大矣
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此之謂也且
陛下之誤多矣其大端在於齋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
自古聖賢垂訓修身立命曰順受其正矣未聞有所謂
長生之說堯舜禹湯文武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

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術於陶仲文
以師稱之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
至於仙桃天藥怪妄尤甚昔宋眞宗得天書於乾祐山
孫奭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必製而
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賜者有手
執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爲妄誕以欺陛下而陛下
誤信之以爲實然過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
下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修眞爲無害已乎太
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
非道用人而必欲其唯言莫違此陛下之計左也即覩

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同心今爲讎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然諸臣寧爲嵩之順不爲材之逆得非有以窺陛下之微而潛爲趨避乎卽陛下亦何利於是陛下誠知齋醮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於皐夔伊傅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爲而切切於輕舉度世敝精勞神以求之於縹風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見勞

苦終身而終於無所成也今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臣不勝憤恨是以冒死願盡區區惟陛下垂聽焉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曰趣執之無使得遁宦官黃錦在側曰此人素有癡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亂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僮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日再三爲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帝有疾煩懣不樂召閣臣徐階議內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詈耶遂逮瑞下詔獄究主使者

尋移刑部論死獄上仍留中戶部司務何以尚者揣帝無殺瑞意疏請釋之帝怒命錦衣衛杖之百錮詔獄晝夜掠訊越二月帝崩穆宗立兩人並獲釋帝初崩外庭多未知提牢主事聞狀以瑞且見用設酒餌款之瑞自疑當赴西市恣飲噉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宮車適晏駕先生今卽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卽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隕絕於地終夜哭不絕聲既釋復故官俄改兵部擢尚寶丞調大理隆慶元年徐階爲御史齊康所劾瑞言階事先帝無能救於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憂勤國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乃

甘心鷹犬搏噬善類其罪又浮於高拱人鍵其言歷兩京左右通政三年夏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屬吏憚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勢家朱丹其門聞瑞至黜之中人監織造者爲減輿從瑞毅意興革請濬吳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賴其利素疾大戶兼并力摧豪強撫窮弱貧民田入於富室者率奪還之徐階罷相里居按問至竄他郡以避而奸民多乘機告訐故家大姓時有被誣負屈者又裁節郵傳冗費士大夫出其境率不得供頓由是怨頗興都給事中舒化論瑞迂滯不達政體宜

以南京清秩處之帝猶優詔奬瑞已而給事中戴鳳翔劾瑞庇奸民魚肉搢紳沽名亂政遂改督南京糧儲瑞撫吳莆半歲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酹而哭金爲欲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絕贈太子太保諡忠介瑞生平爲學以剛爲主因自號剛峰天下稱剛峰先生嘗言欲天下治安必謝病歸萬曆初張居正當國亦不樂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視瑞設雞黍相對食居舍蕭然御史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尚可存古人遺意故自爲縣以至巡撫所至力行清丈頒一條鞭法歎息去居正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十二年冬居正已卒吏部擬用左通政帝雅重瑞名畀以前職明年正月召爲南京右僉都御史道改南京吏部右侍郎瑞意主於利民而行事不能無偏云始教瑞者何以尚廣西興業人起家鄉舉出獄擢光祿丞又以劾高拱坐謫拱罷起雷州推官終南京鴻臚卿

邱橓字茂實諸城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由行人擢刑科給事中三十四年七月倭六七十人失道流劫自太平直逼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等閉城不敢出閱二日引去給事御史劾時徹及守備諸臣罪時徹亦上其事詞多隱蔽橓劾其欺罔時徹及侍郎陳洙皆罷帝久不視朝嚴嵩專國橓言權臣不宜獨任朝綱不宜久弛嚴嵩深慨之已劾嵩黨寧夏巡撫謝淮應天府尹孟淮貪駭謝淮坐免是年嵩敗橓劾由嵩進者順天巡撫徐紳等五人帝爲黜其三遷兵科都給事中劾南京兵部尚書李遂鎮守兩廣平江伯陳王謨錦衣指揮魏大經

成以賄進大經下吏王謨革任已又劾罷浙江總兵官
盧鏜寇犯通州總督楊選被逮及寇退樺偕其僚陳善
後事宜指切邊弊帝以樺不早劾遲杖六十斥爲民餘
謫邊方雜職樺歸敝衣一篋圖書一束而已隆慶初起
任禮科不至尋擢南京太常少卿進大理少卿病免神
宗立言官交薦張居正惡之不召萬曆十一年秋起右
通政未上擢左副都御史以一柴車就道既入朝陳吏
治積弊八事言臣去國十餘年士風漸靡吏治轉汙遠
近蕭條日甚一日此非世運適然由風紀不振故也如
京官考滿河南道例書稱職外吏給由撫按官概與保

留以朝廷甄別之典爲人臣交市之資敢徇私而不敢
盡法惡無所懲賢亦安勸此考績之積弊一也御史巡
方未離國門而密屬之姓名已盈私牘甫臨所部而請
事之干牘又滿行臺以豸冠持斧之威束手俯眉聽人
頤指此請托之積弊二也撫按定監司考語必託之有
司有司則不顧是非侈加善考監司德且畏之彼此結
納上下之分蕩然其考守令也亦如是此訪察之積弊
三也貪墨成風生民塗炭而所劾罷者大都單寒軟弱
之流苟百足之蟲傅翼之虎即贓穢狼籍還登薦剡嚴
小吏而寬大吏詳去任而略見任此舉劾之積弊四也
徵貪之法在提問乃財狼見遺狐狸是問徒有其名或
陰縱之使去或累逮而不行或批駁以相延或朦朧以
幸免即或終竟其事亦必博長厚之名而以盡法自嫌
苞苴或累萬金而贓止坐之錄黍草菅或數十命而罰
不傷其毫釐此提問之積弊五也薦舉科劾所以勸儆
有司也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憑藉者不與焉劾
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訾議者罕及焉委專計
出身之途於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行諸
人自分低昂吏民觀瞻頓異助成驕縱之風大喪賢豪
之氣此資格之積弊六也州縣佐貳雖卑亦臨民官也

必待以禮然後可責以法今也役使譴訶無殊輿隸獨
任其污黷害民不屑禁治禮與法兩失之矣學校之職
賢才所關今不問職業而一聽其所爲及至考課則曰
此寒官也概與上考若輩知上官不我重也則因而自
棄知上官必我憐也又從而曰偷此處佐貳教職之積
弊七也科場取士故有門生座主之稱若巡按舉劾其
職也乃劾者不任其怨舉者獨冒爲恩尊之爲舉主而
以門生自居筐篚問遺終身不廢假明揚之典開賄賂
之門無惑乎清白之吏不概見於天下也方今國與民
俱貧而官獨富既以官而得富還以富而市官此饋遺

之積弊八也要此八者敗壞之源不在於外從而轉移亦不在於下也昔齊威王烹一阿大夫封一卽墨大夫而齊國大治陛下誠大奮乾剛痛懲吏弊則風行草偃天下可立治矣疏奏帝稱善敕所司下撫按奉行不如詔者罪頃之言故給事中魏時亮周世選御史張檟李復聘以忤高拱見黜文選郎胡汝桂以忤尚書被傾宜賜甄錄御史于應昌構陷劉臺與王宗載同罪宗載遣戍而應昌止罷官勞堪巡撫福建殺侍郎洪朝選御史張一鯤監應天鄉試王篆子之鼎夤緣中式錢岱監洲廣鄉試先期請居正少子還就試會居正卒不果遂私中篆子之衡曹一夔身居風憲盛稱馮保爲顧命大臣朱璉則結馮保爲父游七爲兄此數人者得罪名教而亦止罷官此綱紀所以不振人心所以不服臣初入臺誓掃除積弊今待罪三月而大吏恣肆小吏貪殘小民怨咨四方賂遺如故臣不職可見請罷斥以儆有位時已遷刑部右侍郎帝優詔報之召時亮世選檟復聘汝桂還削應昌堪一鯤璉籍貶岱三秩未幾偕中官張誠往籍張居正家還轉左侍郎增俸一秩尋拜南京吏部尚書卒官贈太子太保謚簡肅楩彊直好搏擊其清節爲時所稱云

呂坤字叔簡寧陵人萬曆二年進士爲襄垣知縣有異政調大同徵授戶部主事歷郎中遷山東參政山西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居三年召爲左僉都御史歷刑部左右侍郎二十五年五月疏陳天下安危其略曰竊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者以爲亂徵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者也臣敢以救時要務爲陛下陳之自古幸亂之民有四一曰無聊之民飽溫無由身家俱困因惧逞亂之心冀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則淫掠是圖三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徧及四方教主傳頭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乘釁蹈機妄思雄長惟冀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陛下約己愛人損上益下則四民皆赤子否則悉爲寇讐今天下之蒼生貧困可知矣自萬曆十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爲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無兼衣饑腸不再食垣舍弗蔽苦藁未完流移日衆棄地很多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宮之

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
潰幾百萬今大工採木費又各幾百萬矣土不加廣民
不加多非有雨菽湧金安能爲計今國家之防禦疎略
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衛京師也乃馬半羸敝人半老
弱九邊之兵以禦外寇也皆勇於挾上怯於臨戎外衛
之兵以備征調資守禦也伍缺於役占家累於需求皮
骨僅存折衝奚賴設有千騎橫行兵不足用必選民丁
以怨民鬬怨民誰與合戰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今日
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鬬隴氣寒土薄民生實艱
自造花絨比戶困趣逼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
不成一匹他若山西之紬蕪松之錦綺葳額旣盈加造
不已至饒州磁器西域回青不急之須徒累小民敲骨
陛下誠一切停罷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矣以採木言
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深山窮谷蛇虎雜居毒霧常
多人烟絕少寒暑饑渴瘴癘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卧
千夫難移倘遇阻艱必成傷殞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
山五百哀可知也至若海木官價雖一株千兩比來都
下爲費何止萬金臣見楚蜀之人談及採木莫不咂咽
荷損其數增其直多其歲月減其尺寸而川貴湖廣之
人心收矣崇信伯費甲金之貧十廂珠寶之誣皆通國所
知也始誤於科道之風聞嚴追猶未爲過今眞知其枉

萊色未變自責報殷戶而半已驚逃自供應礦夫工食
官兵口糧而多至累死自都御史李盛春嚴旨切責而
撫按畏罪不敢言今礦沙無利責民納銀而奸人仲春
復爲攘奪侵漁之計朝廷得一金郡縣費千倍誠敕下
使者毋散砂責銀有侵奪小民若仲春者誅無赦而四
方之人心收矣官店租銀收解自趙承勛造四千之說
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內官之遣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
貧民求升合絲毫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享萬方之富何
賴於彼且馮保八店爲屋幾何而歲有四千金之課課
既四千徵收何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之今豪家遣
僕設肆居民尚受其殃況特遣中貴賜之敕書以壓卵
之威行竭澤之計民困豈顧問哉陛下撤還內臣責有
司輸課而畿甸之人心收矣天下宗室皆九廟子孫王
守仁王錦襲蓋世神奸籍隔數千里而冒認王弼子孫
事隔三百年而妄稱受寄財產中間僞造絲綸假傳詔
旨明欺聖主暗陷親王有如楚王衡恨自殺陛下何辭
以謝高皇帝之靈乎此兩賊者罪應誅殛乃止令回籍
臣恐萬姓驚疑誠急斬二賊以謝楚王而天下宗藩之
心收矣崇信伯費甲金之貧十廂珠寶之誣皆通國所
知也始誤於科道之風聞嚴追猶未爲過今眞知其枉

又加禁錮實害無辜請還甲金革去之祿復五城廠衛
降斥之官而勳戚之人心收矣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
其輕其重太祖既定爲律列聖又增爲例如輕重可以
就喜怒之情則例不得爲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
矣每見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從重者皆當聖心
如往年陳恕王正甄常照等獄臣等欺天罔人已自廢
法陛下猶以爲輕俱加大辟然則律例又安用乎誠俯
從司寇之平勉就祖宗之法而圖國之人心收矣自古
聖明之君豈樂誹謗之語然而務求言賞諫者知天下
存亡係言路通塞也比來驅逐既多選補皆罷天閽遠
密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照萬里今陛下所
聞皆衆人之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矣一
人孤立萬乘之上舉朝無犯顏逆耳之人快在一時憂
貽他日陛下誠釋曹學程之繫還吳文梓等官凡建言
得罪者悉分別召用而士大夫之心收矣朝鮮密邇東
陲近吾肘腋平壤西鄰鴨綠晉州直對登萊倘倭夷取
而有之籍衆爲兵就地資食進則斷我漕運退則窺我
遼東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國家大憂也乃彼請兵而
二三其說許兵而延緩其期力窮勢屈不折入爲倭不
止陛下誠早決大計并力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矣四

方輸解之物營辦既苦轉運尤艱及入內庫率至朽爛
萬姓脂膏化爲塵土倘歲一稽核苦窳者嚴監收之刑
朽腐者重典守之罪一整頓間而一年可備三年之用
歲省不下百萬而輸解之人心收矣自抄沒法重株連
數多坐以轉寄則並籍家資誣以多贓則互連親識宅
一封而雞豚大半餓死人一出則親戚不敢藏留加以
官吏法嚴兵番搜苦少年婦女亦令解衣臣曾見之掩
目酸鼻此豈盡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
難解奸人又乘機恐嚇挾取資財不足不止半年之內
瘦徧京師陛下知之否乎願慎抄沒之舉釋無辜之繫
而都下之人心收矣列聖在御之時豈少宦官宮妾然
死於箠楚者未之多聞也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盛廣
廷之中狼籍血肉宮禁之內慘戚啼號厲氣冤魂乃聚
禍祥之地今環門守戶之衆皆傷心側目之人外表忠
勤中藏險毒既朝暮不能自保卽九死何愛一身陛下
臥榻之側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臣竊憂
之願少霽威嚴慎用鞭扑而左右之人心收矣祖宗以
來有一日三朝者有一日一朝者陛下不視朝久人心
懈弛已極奸邪窺伺已深守衛官軍祇應故事今乾清
修造逼近御前軍夫往來誰識面貌萬一不測何以應

之臣望發宮鑰於質明放軍夫於日昃自非軍國急務
愼無昏夜傳宣章奏不答先朝未有至於今日强半留中矣人
中設令有國家大事邊警實封揚言於外曰留中矣人
知之乎願自今章疏未及批答者日於御前發一紙下
會極門轉付諸司照察庶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
欺蔽臣觀陛下昔時勵精爲治今當春秋鼎盛皆無夙
夜憂勤之意惟孜孜以患貧爲事不知天下之財止有
此數君欲富則天下貧天下貧而君豈獨富今民生憔
悴極矣乃採辦日增誅求益廣斂萬姓之怨於一言結
九重之讐於四海臣竊痛之使六合一家千年如故即

宮中虛無所有誰忍使陛下獨貧今禁城之內不樂有
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怨讀愁歎難堪入聽陛下聞之
必有食不能咽寢不能安者矣臣老且衰恐不得復見
太平願天卽地齋宿七日敬獻憂危之誠惟陛下密行
臣言翻然若出聖心警悟者則人心自悅天意自回苟
不然者陛下他日雖悔將何及耶疏入不報坤遂稱疾
乞休中旨許之於是給事中戴士衡劾坤機深志險謂
石星大誤東事孫鑛濫殺不辜坤顧不言曲爲附會無
大臣節給事中劉道亨言往年孫丕揚劾張位位疑疏
出坤手故使士衡劾坤位奏辨帝以坤旣罷悉置不問

初坤按察山西時嘗撰閫範圖說內侍購入禁中鄭貴
妃因加十二人且爲製序屬其伯父承恩重刊之士衡
遂劾坤因承恩進書結納宮掖包藏禍心坤持疏力辨
未幾有妄人爲閫範圖說跃名曰憂危竑議畧言坤撰
閫範獨取漢明德后者后由貴人進中宮坤以媚鄭貴
妃也坤疏陳天下憂危無事不言獨不及建儲意自可
見其言絕狂誕將以害坤帝歸罪於士衡等其事遂寢
坤剛介峭直留意正學居家之日與後進講習所著述
多出新意初在朝與吏部尚書孫丕揚善後丕揚復爲
吏部屢推坤左都御史未得命言臣以八十老臣保坤

冀臣得親見用坤之效不效甘坐失舉之罪死且無憾
已丈薦天下三大賢沈鯉郭正域其一卽坤丕揚前後
推薦疏至二十餘上帝終不納福王封國河南賜莊田
四萬頃坤在籍上言國初分封親藩二十有四賜田無
至萬頃者河南已封周趙伊徽鄭唐崇潞八王若皆取
盈四萬占兩河郡縣且半幸聖明裁減復移書執政言
之會廷臣亦力爭得減半卒天啟初贈刑部尚書

鄒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選庶吉士授
編修與修撰唐文獻同爲皇長子講官皆三遷至庶子
不離講帷每講畢諸內侍出相揖惟二人不交一言出

爲南京祭酒諸生納貲許充貢正域奏罷之李成梁孫以都督就婚魏國徐弘基家騎過文廟門學錄李維楨執而扶之李氏蒼頭數十人踢毆門弘基亦至正域曰今天子尚皮弁拜先聖人臣乃走馬廟門外乎且公侯子弟入學習禮亦國子生耳學錄非扶都督也令交相謝而罷三十年徵拜侍郎掌翰林院三十一年三月尚書馮琦卒正域還署部事夏廟饗會日食正域言禮當祭日食牲未殺則廢朔旦宜專救日詰朝享廟從之方澤陪祀者多託疾正域謂祀事不虔由上不躬祀所致請下詔飭厲冬至大

祀上必親行帝然之而不能用初正域之入館也沈一貫爲教習師後服闋授編修不執弟子禮一貫不能無望至是一貫爲首輔沈鯉次之正域與鯉善而心薄一貫會臺官上日食占日日從上食占爲君知佞人用之以亡其國一貫怒而詈之正域曰宰相憂盛危明顧不若瞽史邪一貫聞之怒兩淮稅監曾保請給關防兼督江南浙江織造鯉持不可一貫攝子之正域亦力爭秦王以嫡子久未生請封其庶長子爲世子屢詔趣議前尚書馮琦持不上正域亦執不許王復請封其他子爲郡王又不可一貫使大璫以上命脅之正域榜於門曰

秦王以中尉進封庶子當仍中尉不得爲郡王妃年未五十庶子亦不得爲世子一貫無以難及建議欲奪黃光昇許論呂本論一貫與朱賡皆本同鄉也曰我輩在誰敢奪者正域援筆判曰黃光昇當論是沈鍊當殺也呂本當論是鄢懋卿趙文華皆名臣不當削奪也議上舉朝韙之而卒不行正域既積忤一貫一貫深憾之會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等相許正域復與一貫異議由此幾得危禍先是楚恭王得廢疾隆慶五年薨遺腹宮人胡氏孿生子華奎華壁或云內官郭綸以王妃兄王如言妾尤金梅子爲華奎妃族人如緋奴王玉子爲華壁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之事下撫按王妃持甚堅得寢萬曆八年華奎嗣王華壁亦封宣化王宗人華越者素強獷忤王華越妻如言女也是年遣人訐華奎異姓子也不當立一貫屬通政使沈子木格其疏勿上月餘楚王勃華越疏至乃上之命下部議未幾華越入都訴通政司邀截實封及華奎行賄狀楚宗與名者凡二十九人子木懼召華越令更易月日以上旨并下部正域請敕撫按公勘從之初一貫屬正域毋言通政司匿疏事及華越疏上正域主行勘一貫言親王不當勘但當體訪正域曰事關宗室臺諫當

亦言之一貫微笑曰臺諫斷不言也及帝從勘議楚王懼奉百金爲正域壽且屬毋竟楚事當酬萬金正域嚴拒之已而湖廣巡撫趙可懷巡按應朝卿勘上言詳審無左驗而王氏持之堅諸郡主縣主則云罔知真僞乞特遣官再問詔公卿雜議於西關門日晏乃罷議者三十七人各具一單言人人殊李廷機以左侍郎代正域署部事正域欲盡錄諸人議廷機以辭太繁先撮其要以上一貫遂嗾給事中楊應文御史康丕揚劾禮部舞閙羣議不以實聞正域疏辨且發子木匿疏一貫阻勘及楚王餽遺狀一貫益恚謂正域遣家人導華越上疏議令楚王避位聽勘私庇華越當是時正域右宗人大學士沈鯉右正域尚書趙世卿謝傑祭酒黃汝良則右楚王給事中錢夢皐遂希一貫指論正域詞連次輔鯉應文又言正域父懋嘗笞辱於楚恭王故正域因事陷之正域疏辨留中不報一貫鯉以楚事皆求去廷機復請再問帝以王嗣位二十餘年何至今始發且夫訐妻証不足憑遂罷楚事勿按正域四疏乞休去楚王既得安遂奏劾正域大畧如應文言且訐其不法數事請視正域官詔下部院集議廷機微刺正域而謂其已去可無苛求給事中張問達則謂藩王欲進退大臣不可訓

者一人曰毛尚文數日間銀鐺旁午都城人人自危嘉慶等皆下詔獄嘉慶旋以治無驗令革任回籍令謇故嘗往來正域家達觀亦時時游貴人門嘗爲正域所撻逐尚文則正域僕也一貫丕揚等欲自數人口引正域而化所訐阮明卿則錢夢皐增夢皐大恚上疏顯攻正域言妖書刊播不先不後適在楚王疏入之時益正域乃沈鯉門徒而沈令謇者正域食客胡化又其同鄉同年輩奸結爲死黨乞窮治根本定正域亂楚首惡之罪勒鯉閉住帝令正域還籍聽勘急嚴訊諸所捕者達觀拷死令謇亦幾死皆不承法司迫化引正域及歸德歸

德鯉所居縣也化大呼曰明卿我仇也故訐之正域舉進士二十年不通問何由同作妖書我亦不知誰爲蘄德者帝知化枉釋之都督陳汝忠掠訊尚文遂發卒圍正域舟於楊村盡捕媼婢及傭書者男女十五人與生光雜治終無所得汝忠以錦衣告身誘尚文曰能告賊即得之令引令譽且以乳媼龔氏十歲女爲徵比會訊東廠太監陳矩詰女曰汝兄妖書版有幾曰盈屋矩笑曰妖書僅二三紙版顧盈屋耶詰尚文曰令譽語汝刊書何日尚文曰十一月十六日戎政尚書王世揚曰妖書以初十日獲而十六日又刊將有兩妖書耶拷生光妻妾及十歲兒以鍼刺指爪必欲引正域皆不應生光仰視夢皐丕揚大罵曰死則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妄引郭侍郎乎都御史溫純等力持之事漸解然猶不能具獄光宗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爲欲殺我好講官諸人聞之皆懼詹事唐文獻偕其僚楊道賓等詣一貫爭之李廷機亦力爲之地獄益解刑部尚書蕭大亨具奏書猶欲坐正域郎中王述古抵藥於地大亨乃止遂坐生光極刑釋諸波及者而正域獲免方獄急時邏卒圍鯉舍及正域舟鈴柝達旦又聲言正域且逮迫使自裁正域曰大臣有罪當伏尸都市安能自屏野外既而

幸無事乃歸歸三年巡按御史史學遷勘上楚王所許事無狀給事顧士琦因請召還正域不報正域博通載籍勇於任事有經濟大畧自守介然故人望歸之扼於權相遂不復起家居十年卒後四年贈禮部尚書光宗遺詔加恩舊學贈太子少保謚文毅官其子中書舍人贊曰海瑞秉剛勁之性戇直自遂蓋可希風漢汲黯宋包拯苦節自厲誠爲人所難能邱橓呂坤雖非瑞匹而指陳時政炳炳鑿鑿亮有足稱者郭正域持楚獄與執政異趣險難忽發憬而後免危矣哉以妖書事與坤相首尾故並著焉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終

總理糧儲兼提督薊遼保定軍務兼理糧餉兼贊理戎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兵部尚書諡襄毅李子金保定總督兼巡撫天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兵部尚書諡襄敏張延登

敕修

龐尚鵬　宋儀望

張　岳　李材

陸樹德　蕭廩

賈三近　李頤

朱鴻謨　蕭彥弟雍吾輝

孫維城　謝杰

郭惟賢　萬象春

鍾化民　吳達可

龐尚鵬字少南南海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江西樂平知縣擢御史偕給事中羅嘉賓出覈南京浙江軍餉請罪參將戚繼光張四維而盡發胡宗憲失律貪淫及軍興督撫侵軍需狀還朝出按河南巡撫蔡汝楠欲會疏進白鹿尚鵬不可改按浙江民苦徭役爲舉行一條鞭法按治鄉官呂希周嚴杰茅坤潘仲驂子弟僮奴請奪希周等冠帶詔盡黜爲民尚鵬介直無所倚所至搏擊豪强吏民震慴已督畿輔學政隆慶元年請帝時御便殿延見大臣恤建言得罪者馬從謙等已又申救給事中胡應嘉論大學士郭朴無相臣體擢大理右寺丞

明年春朝議興九邊屯鹽擢尚鵬右僉都御史與副都御史鄒應龍唐繼祿分理尚鵬轄兩淮長蘆山東三運司兼理畿輔河南山東江北遼東屯務抵昌平劾內侍張恩擅殺人兩淮巡鹽孫以仁贓罪皆獲讞其秋應龍等召還命尚鵬兼領九邊屯務疏列鹽政二十事饒利大興乃自江北躬歷九邊先後列上屯政便宜江北者四蓟鎮者九遼東宣大者各十一寧夏者四甘肅者七奏輒報可尚鵬權既重自負經濟才慷慨任事諸御史督鹽政者以事權見奪欲攻去之河東巡鹽郜永春劾尚鵬行事乖違吏部尚書楊博議留之會中官惡博激帝怒譴讓罷博而落尚鵬職汰屯鹽都御史官時三年十二月也明年復坐按浙時驗進宮幣不中程斥爲民神宗立御史計坤亨等交薦保定巡撫宋纁亦白其無罪萬曆四年冬始以故官撫福建奏蠲逋餉銀推行一條鞭法劾罷總兵官胡守仁屬吏咸奉職張居正奪情重譴言者尚鵬移書救居正深銜之會拜左副都御史居正令吏科陳三謨以給由歲月有誤劾之遂罷去家居四年卒浙江福建暨其鄉廣東皆以徭輕故德尚鵬立祠祀天啓中賜謚惠敏

宋儀望字望之吉安永豐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吳縣知縣民輸白糧京師輒破家儀望令諸區各出公田計役授田贍之禁火葬創子游祠建書院惠績甚著徵授御史劾大將軍仇鸞挾寇自重疏留中已陳時務十二策巡鹽河東請開桑乾河通宣大餉道言河發源金龍池下甕城驛古定橋會衆水東流千餘里入盧溝橋其間惟大同卜村有叢石宣府黑龍灣石崖稍險然不踰五十里水淺者猶二三尺疏鑿甚易曩大同巡撫侯鉞嘗乘小艇赴懷來歷卜村黑龍灣安行無虞又自懷來泝流載米三十石達之古定河足利漕可徵時方行

宅運率三十石致一石儀望疏至下廷議兵部尚書聶豹言河成便漕兼制敵騎工部尚書歐陽必進言道遠役重遂報罷儀望尋省母歸還朝發胡宗憲阮鶚奸貪狀鶚被逮二人皆嚴嵩私人嵩由是不悅及受命督三毀門工嵩子世蕃私賈人金屬必進俾與工事儀望執不可工竣敘勞擢大理右寺丞世蕃以爲德儀望請急歸無所謝世蕃益怒會災異考察京官必進遷吏部遂坐以浮躁貶夷陵判官嵩敗擢霸州兵備僉事請城涿州除馬戶逋稅進大名兵備副使改福建與總兵官戚繼光合兵破倭因列海防善後事詔從其請隆慶二年

吏部尚書楊博欲黜儀望考功郎劉一儒持之乃鐫二秩補四川僉事四遷大理少卿萬曆二年張居正當國雅知儀望才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奏減屬郡災賦海警稍定將吏譁言兵儀望與副使王叔果修戰備倭果至禦之黑水洋斬獲多進右副都御史先有詔望薦之朝漸失居正意四年稍遷南京大理卿踰年改北被劾罷歸儀望少師聶豹私淑王守仁又從鄒守益

歐陽德羅洪先遊守仁從祀儀望有力焉家居數年卒張岳字汝宗餘姚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行人擢禮科給事中巡視內府庫藏奏行釐弊八事已又陳時政極言講學者以富貴功名鼓動士大夫談虛論寂靡然成風又今吏治方清獨兵部無振刷推用總兵黃印韓承慶等非庸卽貪曹司條例淆亂無章胥吏朋奸搏噬將校其咎必有所歸時徐階當國爲講學會而楊博在兵部意蓋指二人也博奏辨乞罷帝慰留之博自是惡岳及掌吏部岳已遷工科左給事中遂出爲雲南參議再遷河南參政萬曆初張居正雅知岳用爲太僕少卿

再遷南京右僉都御史督操江甫到官會居正父喪謀
奪情南京尚書潘晟及諸給事御史咸上疏請留居正
岳獨馳疏請令馳驛奔喪居正大怒會大計京官給事
中傅作舟等承風劾岳貶一秩調外岳遂歸久之操江
僉都御史呂坤給事中吳綰知居正憾未釋撫劾岳落
職閒住甫兩月居正死南京御史方萬山薦岳劾作舟
作舟坐斥起岳四川參議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
入爲左僉都御史獻時政四議其一言宗藩宜以世次
遞殺親盡則停俸習四民之業其一言治河之策夏鎮
固當開沽頭亦不可廢並報寢進左副都御史上疏評

議廷臣賢否爲給事中袁國臣等所論時已還刑部右
侍郎坐罷歸
李材字孟誠豐城人尚書遂子也舉嘉靖四十一年進
士授刑部主事素從鄒守益講學自以學未成乞假歸
訪唐樞王畿錢德洪與問難隆慶中還朝由兵部郎中
稍遷廣東僉事羅旁賊猖獗材襲破之周高山設屯以
守賊有三巢在新會境調副總兵梁守愚由恩平遊擊
王瑞由德慶入身出聲慶中道夜半斬賊五百級燬廬
舍千餘空其地募人田之亡何倭五千攻陷電白大掠
而去材追破之石城設伏海口伺其遁而殲之奪還婦
女三千餘會奸人引倭自黃山間道潰而東材聲言大
軍數道至以疑賊而返故道迎擊盡殺之又追襲雷州
倭至英利皆遁去降賊渠許恩於陽江錄功進副使萬
曆初張居正柄國不悅材遂引疾去居正卒起宮山東
以才調遼東開原尋遷雲南洱海參政進按察使備兵
金騰金騰地接緬甸而孟養蠻莫兩土司介其間叛服
不常緬部目曰大曩長曰散奪者率數千人據其地材
謂不收兩土司無以制緬遣人招兩土司來歸而間討
抗命夷阿坡居頓之緬遣兵爭蠻莫材合兩土司兵敗
緬衆殺大曩長逐散奪去緬帥莽應裏益兵至孟養復

擊沈其舟斬其將一人乃退有猛密者地在緬境數爲
緬侵奪舉族內徙有司居之戶碗至是緬勢稍屈材資
遣還故土亡何緬人驟象陣大舉復讐兩土司告急材
遣遊擊劉天俸率把總寇崇德等出威緬渡金沙江與
孟養兵會遮浪迎擊之賊大敗生禽緒衣賊將三人巡
撫劉世曾總兵官沐昌祚以大捷聞詔令覆勘未上而
材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材好講學遣部卒供生徒
役卒多怨叉徇諸生請改參將公署爲學宮參將米萬
春諷門卒梅林等大譟馳入城縱囚毀諸生廬直趨軍
門挾賞銀四千洶洶不解居二日萬春發材更重中不

便十二事令上疏歸罪副使丁惟寧知府沈鈇等材隱忍從之惟寧責數萬春萬春欲殺惟寧跳而免材遂復劾惟寧激變詔下鈇等吏貶惟寧三官材還籍候勘時十五年十一月也御史楊紹程勘萬春首亂宜罪大學士申時行庇之置不問旋調天津善地去而材又以雲南事被訐遂獲重譴初有詔勘征緬功巡按御史蘇鄂言斬馘不及千破城拓地皆無驗猛密地尚爲緬據材天俸等虛張功伐副使陳嚴之與相附和宜並罪帝怒部尚書李世達左都御史吳時來大理少卿李棟等當削世曾籍奪昌祚祿一年材嚴之天俸俱逮下詔獄刑言上下交爲泰今睽隔若此何以劇君德訓萬幾不報屢遷都給事中六年四月詔輟東宮講讀樹德言自四月迄八月爲時甚遥請非盛暑仍御講筵不聽穆宗頗倦勤樹德言日月交蝕旱魃爲災當及時修省及帝不豫又請謹藥餌善保護仲夏亢陽月宜益慎起居帝不悅疏皆留中內臣請祈福戒壇已得旨樹德言戒壇度僧男女擾雜導淫傷化陛下欲保聖躬宜法大禹之惡旨酒成湯之不邇聲色何必奉佛未幾穆宗崩神宗嗣位中官馮保擠司禮孟冲而代之樹德言先帝甫崩忽傳馮保掌司禮監果先帝意何不傳示數日前乃在彌留後果陛下意則哀痛方深萬幾未御何暇念中官疏入保大恨比議祧廟樹德請毋祧宣宗仍祀睿宗世室

格不行已極陳民運白糧之患請領之漕臣從之樹德
居言職三年疏數十上率侃直會樹聲掌禮部乃量遷
尚寶卿歷太常少卿南京太僕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
山東樹德素清嚴約束僚吏屏絕聲伎山東民壯改民
兵戍薊門隆慶末令歲輸銀二萬四千罷其戍役尋命
增輸三萬樹德請如河南例罷之帝不從而爲免增輸
之數德府白雲湖故民田爲王所奪後已還民王復結
中官謀復之樹德爭不得乞休歸久之卒

蕭廩字可發萬安人祖乾元以御史劾劉瑾廷杖下獄
終雲南副使廩舉嘉靖末進士授行人隆慶三年擢御

史因地震請加禮中宮已出聚陝西四鎮兵食斥將吏
隱占卒數萬人歸伍固原州海剌都之地密邇松山爲
楚府牧地廩言楚府封武昌牧地在塞下與寇接王所
收四五百金而妍究窟穴弊甚大宜諭使獻之朝廷詔
可已改巡茶馬七苑牧地養馬八千七百餘匹而占地
五萬五千三百頃有奇廩但給萬二千二百餘頃歲益
課二萬萬曆元年巡按浙江請祀建文朝忠臣十二人
從祀王守仁於文廟尋擢太僕少卿再遷南京太僕卿
九年由光祿卿改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時方夏天下
隱田大吏爭希張居正指增賦廩令如額而止境內同

回部常羣行拾麥穗間或草竊燿州以變告廩撫諭之
數數人變遂定令拾麥毋帶兵器儻偶不得至十人進
右副都御史務撫浙江先以賞貢使歲增造綵幣二千
廩請均之福建及徽寧諸府從之已請減上供織造不
許遷工部右侍郎召改刑部進兵部左侍郎以官卒贖
尚書廩初從歐陽德鄒守益遊制行醇謹故所至有立
貢三近字德修嶧縣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吏
科給事中四年六月疏言善治者守法以宜民去其太
甚而已今廟堂之令不信於郡縣郡縣之令不信於小
民編租矣而催科愈急振濟矣而追逋自如恤刑矣而

寃死相望正額之輸上供之需邊疆之費雖欲損毫釐
不可得形格勢制莫可如何且監司考課多取振作集
事之人而輕寬平和易之士守令雖賢安養之心漸移
於苛察撫字之念日奪於征輸民安得不困乞戒有司
務守法而監司最毋但取旦夕功失悖大之體已復
疏言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
寬也在進士則爲撫字在舉人則爲姑息同一嚴也在
進士則爲精明在舉人則爲苛戾是以爲舉人者非華
顛豁齒不就選人或裹足毀裳息心仕進夫鄉舉豈乏
才良宜令勉就是途因行激勸詔皆俞允再遷左給事

中勘事貴州中道罷遣遂請急歸神宗嗣位起戶科給事中萬曆元年平江伯陳王謨以太后家姻貴緣得鎮湖廣三近劾其垢穢乃不遣給事中雒遵御史景嵩韓必顯劾譚綸被謫三近率同列救之詔增供用庫黃蠟歲二萬五千三近等又諫皆不從時方行海運多覆舟以三近言罷其役肅王縉壻隆慶問用賄以輔國將軍襲封至是又請復莊田三近再疏爭遂弗予初有令征賦以八分爲率不及者議罰三近請地凋敝者減一分詔從之中官溫泰請盡輸關稅鹽課於內庫三近言課稅本饟邊今屯田半蕪開中法壞塞下所資惟此苟歸內帑必誤邊計議乃寢頃之擢太常少卿再遷南京光祿卿請假歸十二年召掌光祿其秋拜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畿輔大饑振貸有方召拜大理卿未上以親老辭不許尋卒

故官荏陝西進河南右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進右副都御史以定亂兵進兵部右侍郎長昂桀驁頤與總兵王保貪其心腹小郎兒等七人賊逢譽已別部伯牙入寇督將士敗之羅文峪進左侍郎久之進右都御史時礦稅使四出馬堂駐天津王忠駐昌平王虎駐保定張曉駐通州頤疏言燕京王氣所鍾去陵寢近開鑿必損靈氣又言畿輔地荒歲儉而敕使誅求不遺織屝恐臨清激變之慘復見輦轂下已遍東稅使高淮誣劾山海同知羅大器頤復言內監外僚初無統攝且遼陽礦稅何預薊門若皆效淮所爲有司將無遺類陛下奉天之權制馭宇內今盡落宦豎手朝奏夕報如聲應聲縱所劾當罪尚非所以爲名何況無辜暴加摧折皆不報頤在鎮十年威望大著中使憚頤廉正畿民少安二十九年以工部右侍郎代劉東星管理河道議上築決口下疏故道爲經久計甫兩月以勞卒贈兵部尚書頤仕宦三十餘年敝車羸馬布衣蔬食初爲御史首請祀胡居仁於文廟寢未行見居仁裔孫希祖幼且貧字以女養之於家弟謙早卒以己庶畀其子

朱鴻謨字文甫益都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吉安推官識鄒元標於諸生厚禮之擢南京御史元標及吳中行等

得罪鴻謨疏救語侵居正斥爲民鴻謨杜門講學不入城市居正卒起故官出按江西奏蠲水災賦請減饒州磁器不報又疏薦建言創籍者忤旨奪俸擢光祿少卿由大理少卿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改撫應天蘇松等差貴游子弟恣里中無賴者與共爲非遠近訛言謂有不軌謀鴻謨盡捕之上疏告變朝議將用兵兵部主事伍袁萃亟言於尚書石星令覆勘乃解鴻謨尋入爲刑部右侍郎卒官不能斂僚屬醵金以辦贈刑部尚書

謚恭介

蕭彥字思學涇縣人隆慶五年進士除杭州推官萬曆三年擢兵科給事中自塞上多警邊吏輒假招降倖賞彥言議招遂黨爲中國通亡設耳乃欲以此招漠北敵人夫李俊滿四等休養百年稱亂一旦降人不可處內地明矣宜一切報罷從之以工科左給事中閱視陝西四鎮邊務還奏訓兵儲餉十事並允行尋進戶科都給事中初行丈量法延寧二鎮益田萬八十餘頃總督高文薦請三年征賦彥言西北墾荒永免科稅祖制也兒二鎮多沙磧奈何定永額使初集流庸懷去志遂除前令詔購金珠已停市而命以其直輸內庫彥言不當虛外府以實內藏不聽尋上言察吏之道不宜視催科爲殿最昨隆慶五年詔征賦不及八分者停有司俸至萬曆四年則又以九分爲及格仍令帶征宿負二分是民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也部議允行未幾浙江巡撫張佳允復以舊例請部又從之彥疏爭乃詔如新令詔取黃金三千二百兩彥請納戶部言減其半不從擢太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都勻苔千巖苗叛土官蒙詔不能制彥檄副使楊寅秋破舍之宣慰安國亨詭言獻大木被賽及徵木無有爲彥所劾國亨懼誣商奪其木訐彥於朝帝怒欲罪彥大學士申時行等言國亨反噬輕朝廷帝乃止改撫雲南時用師隴川副將鄧子龍不善御軍兵大譟守備姜忻撫定之而其兵素驕給餉少緩遂作亂鼓行至永昌趨大理抵瀾滄過會城彥調土漢兵夾攻之斬首八十餘從告撫散事聞賚銀幣自緬甸叛孟養車里二宣慰久不貢至是修貢彥撫納之尋以副都御史撫治鄖陽選兵部右侍郎總制兩廣軍務日本躡朝鮮會選羅入貢其使請勤王尚書石星

因令發兵搗日本彥言選羅處極西去日本萬里安能飛越大海請罷其議星執不從既而暹羅兵卒不出召拜戶部右侍郎尋卒彥從同縣查鐸學有志行服官明習天下事所在見稱後贈右都御史益定肅弟雍廣東按察使宦績亞於彥而學過之時稱二蕭查鐸字子警嘉靖四十五年進士隆慶時爲刑科左給事中忤太學士高拱出爲山西參議萬曆初官廣西副使移疾歸緒水西書院講王畿錢德洪之學後進多歸之

孫維城字宗甫邱縣人隆慶五年進士歷知滄太康任邱三縣萬曆十年擢南京御史初張居正不奔喪寧國諸生吳仕期欲上書諫未發太平同知龍宗武告之操江胡纘以聞於居正會有僞爲海瑞劾居正疏者播之即抄宗武意仕期遂寘獄掠掠七日而卒居正死仕期妻訟冤維城疏言狀纘已擢刑部侍郎宗武湖廣參議皆落職戍邊天下快之中官田玉提督太和山請兼行分守事帝許之維城援祖制力陳不可俄以救言官范

僎奪俸一年忤座主大學士許國出爲永平知府還赤城兵備副使繕亭障二百六十所招史車二部千餘人以功屢進按察使兵備如故部長安兔挾五千騎邀賞維城請於督撫革其市賞而責之戢不敢肆尋以右布政使移守宣府改廣東左布政使二十九年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河套常犯順罷貢市十餘年後復松山築邊城諸部長恐益侵軼至是吉囊卜莊等乞款聞巡撫王見賓當去請益切在寧夏者曰著宰亦請之巡撫楊時寧兩鎮交奏給事中桂有根請聽邊臣自主維城方代見賓時寧亦遷去以黃嘉善代二人並申約束維城又條善後六事款事復堅初維城在宣府與總兵官麻承恩不相能會承恩亦移鎮延綏一日維城見城外積沙及城命餘丁除之承恩紿其衆曰食不宿飽且塞沙可盡乎卒遂譟維城曉之曰除城沙以防寇耳非謂塞上沙也卒悟而散維城因自劾帝慰留維城治譁者然維城竟坐是得疾不數月卒將吏入視其槥僅俸數金賻而歸其喪

謝杰字漢甫長樂人萬曆初進士除行人冊封琉球却其餽其使入謝仍以金餽卒言於朝而返之歷兩京太常少卿南京歲祀懿文太子以祠祭司官代杰言祝版署御名而遺賤者將事於禮爲褻請如哀冲莊敬二太子例遣列侯帝是之乃用南京五府僉書累遷順天府尹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屬吏被薦者以賄謝杰曰賄而後薦干戈之盜薦而後賄友冠之盜人以爲名言

進南京刑部右侍郎二十五年春杰以帝荒於政事疏陳十規言前此兩宮色養維一今則定省久曠慶賀亦疏孝安太后發引並不親送前此太廟時饗皆躬親今則皆遣代前此經筵臨御聖學日勤今則講官徒設講席久虛前此披星視朝今則高拱深居累年不出前此歲旱步禱郊壇今則圜丘大報久缺齋宮告災亦忘修省前此四方旱潦多發帑金今則採礦榷稅前此用財有節今則歲進月輸而江右之磁江南之紵西蜀之扇閩中之絨率取之逾額前此樂聞讜言今則封事甫陳嚴綸隨降但經廢棄永不賜環前此撫卹宗室恩義有加今則楚藩見誣中璫旋出以市井奸宄間骨肉懿親前此官盛任使下無曠職今則大僚屢虛庶官不補是陛下孝親尊祖好學勤政敬天愛民節用聽言親親賢賢皆不克如初矣不報召爲刑部左侍郎擢戶部尚書督倉場時四方遇災率請改折杰請歲運必三百萬以上方許議折從之三十二年卒官初杰父教諭廷袞家居老矣族人假其名逋賦縣令劉禹龍言於御史逮之杰代訊幾斃後撫贛禹龍家居未嘗修隙時服其量

郭惟賢字哲卿晉江人萬曆二年進士自清江知縣拜南京御史張居正既死吳中行趙用賢等猶未錄會皇長子生詔赦天下惟賢因請召諸臣焉保惡其言謫江山丞保敗還故官劾左都御史陳炌希權臣指論罷御史趙耀趙應元不可總憲紀炌罷去又薦王錫爵賈三近孫鑨何源孫丕揚耿定向會同亨詹仰庇皆獲召主事董基諫內操被謫惟賢救之忤旨調南京大理評事給事中阮子孝御史潘惟岳等交章救帝怒奪俸有差惟賢尋遷戶部主事歷順天府丞二十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景王封德安土田倍諸藩國絕賦額猶存及帝弟潞王之國衛輝悉以景賦予王王奏賦不及額帝爲奪監司以下俸責撫按急奏報惟賢言景府賦額皆奸民投獻妄張其數臣爲王履訖增賦二萬五千非復如往者虛數王反稱不足何也且潞去楚遠莫若徽之有司轉輸潞府會典皇莊及勳戚官莊遇災蠲減視民田今襄漢水溢王佃民流亡過半請蠲如例又言長沙寶慶衡州三衛軍戍武岡而永州寧遠諸衛遠戍廣西瘴癘死無數請分番選戍武岡罷其戍廣西者帝悉報許承天守備中官以徵典邸舊賦請罪潛江知縣及諸佃民旨下撫按勾捕惟賢言臣撫楚事無不當問今中官問而臣等爲勾捕臣實不能帝直其言而止尋請

以太和山脊稅充王府遮祿免加派小民又請以周敦
頤父輔成從祀啟聖詔皆從焉入爲左僉都御史言行
取不宜久停言官不宜久缺臺員不宜久缺已復言天
下多故乃自大僚至監司率有缺不補政日廢弛且建
言獲譴者不下百餘人効忠者皆永棄帝不納尋遷左
副都御史請早建皇儲愼簡輔弼亟行考選盡下推舉
諸疏俱不報久之以憂歸起戶部左侍郎未上卒贈右
都御史天啟初謚恭定

萬象春字仁甫無錫人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工
科給事中皇女生詔戶部光祿寺各進銀十萬兩象春
力諫不聽屢還禮科都給事中鄭貴妃有盛寵而帝耽
於酒象春因慈寧宮災疏諫報聞時宗室繁衍歲祿不
繼象春議變通會河南巡撫褚鉄亦奏其事帝卽命象
春遍詣河南山西陝西諸王府計畫以聞象春抵河南
方集議而周府諸宗人疑鉄疏出宗正睦樘意羣毆睦
樘幾死象春以狀聞帝爲奪諸人歲祿象春復以次詣
秦晉諸藩奏上便宜十五事多著爲令眞人張國祥乞
三年一覲象春言左道無民社寄不當在述職之列時
詔許后父永年伯王偉乘肩輿象春言勳戚不乘輿祖
制也固安伯陳景行武清伯李偉太后父衰白封始賜

肩輿定國公徐文璧班首重臣嗣爵久故亦蒙殊典今
偉非三人比乞寢前命皆不許孟秋將享廟帝齋宿宮
中象春言當在便殿不當於內寢帝怒停俸三月已因
災異言外吏貪殘不當遽緹騎逮問宮禁窵密不當宿
重兵廷臣建言貶黜當敎遷內臣有犯當付外廷按治
帝報聞象春在諫垣久前後七十餘疏多關軍國計請
復建文年號加景帝廟謚尤爲時所稱出爲山東參政
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倭躡朝鮮濱海郡邑悉戒嚴
象春捐軍民供饋運應機立辦中使陳增以礦稅至象
春疏論其害福山知縣韋國賢忤增被侵辱象春力保
持之增遂劾國賢沮撓象春黨庶詔逮國賢奪象春俸
遂引疾歸起南京工部右侍郎未上卒贈右都御史

鍾化民字維新仁和人萬曆八年進士授惠安知縣多
異政御史安九域薦於朝以俸未及期移知樂平治復
最徵授御史與同官何卓王愼德交章請建儲不報出
視陝西茶馬言邊塞土寒獨畜馬爲業今慮其闌出爲
厲禁於是民間孳息與境內貿易俱廢公私緩急亦無
所資請聽踰境販鬻特不得入番中又巖寧夏乏餉歲
發萬金易米二萬七千石後所司乾沒濫征之民請以

墾田粟補之永停徵派俱報可巡按山東歲旱請蠲振
先發後聞坐寧夏時取官銀交際爲尚寶丞周弘論所
劾調行人司正累遷儀制郎中藩王瑾堯由支庶嗣請
封其庶子爲郡王化民持不可帝傳諭曰第予虛名令
藉是婚娶耳化民奏曰藩王子與元子孰親王子不即
封慮妨婚娶元子不即立不慮妨豫教乎帝怒以化民
辭直無以難帝命竝封三王化民與顧允成等面詰王
錫爵於朝房尋進光祿丞二十三年河南大饑人相食
命化民兼河南道御史往振荒政具舉民大悅既竣繪
圖以進帝嘉之褒諭者再擢太常少卿二十四年以右

僉都御史巡撫河南討平南陽礦盜夾河賊孀聚數千
人復督兵破之時方采礦抗疏力諫化民短小精悍多
智計居官勤厲所至有聲徧歷八府延父老問疾苦勞
瘁卒官士民相率頌於朝詔贈右副都御史賜祠曰忠
惠

吳達可字安節宜興人尚書儼從孫也萬曆五年進士
歷知會稽上高豐城竝有聲選授御史疏請御經筵勤
學時與大臣臺諫面議政務報聞大學士趙志皐久疾
乞休未得請達可力言志皐衰庸宜罷不納二十八年
正月請因始和布令舉皇長子冊立冠婚禮簡輔臣補

臺諫撤礦稅中使不報視鹽長蘆歲侵繪上饑民十四
先發後聞坐寧夏時取官銀交際爲尚寶丞周弘論所
劾調行人司正累遷儀制郎中藩王瑾堯由支庶嗣請
封其庶子爲郡王化民持不可帝傳諭曰第予虛名令
藉是婚娶耳化民奏曰藩王子與元子孰親王子不即
封慮妨婚娶元子不即立不慮妨豫教乎帝怒以化民
辭直無以難帝命竝封三王化民與顧允成等面詰王
錫爵於朝房尋進光祿丞二十三年河南大饑人相食
命化民兼河南道御史往振荒政具舉民大悅既竣繪
圖以進帝嘉之褒諭者再擢太常少卿二十四年以右
僉都御史巡撫河南討平南陽礦盜夾河賊孀聚數千
人復督兵破之時方采礦抗疏力諫化民短小精悍多
智計居官勤厲所至有聲徧歷八府延父老問疾苦勞
瘁卒官士民相率頌於朝詔贈右副都御史賜祠曰忠
惠

吳達可字安節宜興人尚書儼從孫也萬曆五年進士
歷知會稽上高豐城竝有聲選授御史疏請御經筵勤
學時與大臣臺諫面議政務報聞大學士趙志皐久疾
乞休未得請達可力言志皐衰庸宜罷不納二十八年
正月請因始和布令舉皇長子冊立冠婚禮簡輔臣補

行之增萬曆十六年舉北闈鄉試爲吏部郎中高桂所
攻後七年成進士至是抗相以疆直稱相又請開廣信
鉛塘山採取大木鑿泰和斌姥山石啻達可復極諫不
可閣臣亦爭之乃寢還掌河南道事佐溫純大計京官
尋陳新政要機痛規首輔沈一貫疏留中擢太僕少卿
再遷南京太僕卿召改光祿進通政使鎮撫史晉以罪
罷妄投封章詆朝貴達可封其疏而劾之晉尋得罪奏
請正疏式屏讒邪重駁正懲奸宄究數事帝嘉納焉尋上
疏乞休去卒贈右副都御史

贊曰龐尚鵬諸人歷官中外才諝幹局咸有可稱賈三

近陳時政多長者之言其言資格深中積弊謝杰却屢
史饋亦無愧楊震云

明史卷二百二十七終

明史卷二百二十八 列傳第一百十六

總裁官張廷玉保兼李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理吏部尚書事加一級臣鄂爾泰等奉
敕修

魏學曾 葉夢熊 梅國禎 李化龍 江 鐸

魏學曾字惟貫涇陽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戶部主事遷郎中中官爲商人請支鹽糧銀鉅萬學曾持不可乃已尋擢光祿少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隆慶初土蠻大入永平學曾入駐山海檄諸將王治道等追擊至義院口大捷進右副都御史學曾乃易置將吏招納降附蘆屯田二千餘頃數破敵被賞賚以疾去起兵部右侍郎提督神樞營旋改吏部轉左侍郎穆宗崩大學士高拱欲去馮保屬言官論劾學曾遺書大學士張居正曰外人皆言公與保有謀遺詔亦出公手今日之事不宜復襲此閹居正怒及拱被逐舉朝失色學曾獨大言曰上踐阼伊始輒逐顧命大臣且詔出何人不可不明示百官要諸大臣皆居正鄉爭之諸大臣多不往居正亦辭以疾自是益忤出爲南京右都御史未上給事中宗弘遵希居正指劾之詔以故官候調學曾遂歸居正歿踰年起南京戶部右侍郎召爲右都御史督倉場尋以南京戶部尚書致仕萬曆十八年順義王擯力克

西赴青海火落赤眞相犯兆河副總兵李奎李聯芳先
後被殺朝命尚書鄭洛經畧七鎮兼領總督洛固辭總
督明年春閣臣王錫爵薦學會起兵部尚書總督陝西
延寧甘肅軍務時洛專主款學會至與議不合陝西巡
撫葉夢熊助之初順義王封夢熊以諫沮坐得罪學會
亦爲高拱言不便至是搆力克助叛學會夢熊欲遂討
之誤洛玩寇會搆力克東歸火落赤諸部亦徙去學會
奏搆力克雖歸陰留精兵二萬於嘉峪欲助火落赤眞
相其說本採諸道路朝士乃爭附和之錫爵意悔具疏
言狀又遺書責夢熊而兵部尚書石星以順義既東宣

大事急召洛還定撫議置學會疏不問未幾河套部長
土昧明安入市畢要請增賞學會令總兵官杜桐神木
參將張剛孤山遊擊李紹祖出不意擊斬明安俘戮四
百八十餘級奪馬畜器械稱是學會以功加太子少保
而明安子擺言太聲言復仇號召諸部明年哱拜反遂
煽諸部爲亂拜西部人也嘉靖中得罪其部長父兄皆
見殺拜跳脫來降驍勇屢立戰功前督撫王崇古石茂
華先後奏加副總兵遂多畜亡命子承恩拜夢妖物入
妻施脇而生狠形梟啼性很戾拜老承恩襲父爵十九
年洮河告警御史周弘論舉承恩及指揮士文秀拜義

子哱雲等巡撫黨馨檄文秀西援拜謁經畧鄭洛願與
子承恩從出師聲惡其自薦抑損之拜以故心怨至金
城見諸鎮兵皆出其下比賊退取道塞外還寇騎遇之
皆辟易遂有輕中外心聲數裁拜且按承恩罪箠之二
十雲文秀亦以他故怨馨會戍卒請衣糧久弗給拜遂
嗾軍鋒劉東暘許朝作亂二十年二月殺馨及副使石
繼芳遍總兵官張維忠縊死雲文秀殺遊擊梁琦守備
馬承光東暘稱總兵奉拜爲謀主承恩朝爲左右副總
兵雲文秀爲左右參將承恩遂陷玉泉營中衛廣武河
西望風糜惟文秀狗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賊既

取河西四十七堡且渡河復誘河套著力兔宰僧犯平
虜花馬池全陝皆震動學會檄副總兵李昫率遊擊吳
顯趨靈州別遣遊擊趙武趨鳴沙州沿河扼賊南渡而
自駐花馬池當賊衝昫等渡河賊將多遁去四十七堡
皆復惟寧夏鎮城尚爲賊據著力兔等中外相呼應拜
文秀攻趙武於玉泉雲引著力兔攻平虜如薰設伏射
殺雲昫救武圍亦解四月昫引兵與故總兵牛秉忠抵
鎮城下帝已擢董一奎爲總兵李賁副之已復擢如薰
代一奎而以麻貴代賁未至昫等攻城賊於東西二門
各出驍騎三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爲營官軍擊之奪其

車百輛追奔入湖賊溺死無算副總兵王通戰尤力家丁高益等乘勝入北門後兵不繼被殺通亦負傷榆林遊擊俞尚德戰死翼日朝文秀脅慶王上東城乞暫罷兵詭言願獻首惡會官軍糧盡乃引退休近堡學會日夜趣芻餉調延綏莊浪蘭靖拾騎及榆林兵道回遠所治舟亦未具乃駐花馬池俟軍至移靈州頃之延綏遊擊姜顯謨都司蕭如薰甘州故總兵張傑及麻貴軍皆至復抵鎮城攻之賊計延綏榆林兵出內虛勾黃台吉妻令其子捨達大從子火落赤土賚鐵雷掠舊安邊磚井堡以牽我兵承恩復以間合寇兵伏延漢渠掠糧車二百學克賊殺慶王妃盡掠其宮人金帛牛秉忠戰傷右股乃復退師帝用尚書星言賜學會尚方劍督戰會寧夏巡撫朱正色甘肅巡撫葉夢熊監軍御史梅國禎諸大將劉承嗣董一奎李如松先後至軍六月復攻城連戰不下夢熊字男兆歸善人嘉靖四十年進士由福清知縣入爲戶部主事轉餉寧夏改御史以諫受把漢那吉降敗郃陽丞累遷贛州知府平黃鄉賊遷浙江副使改永平萬曆十七年冬由山東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改陝西進右副都御史以請討播力克與經畧洛議相左廷議方右洛絀其議不用會播力克東歸洛亦還宣大乃移夢熊甘肅與學會共事夢熊有膽決敢任事會拜反上疏自請討賊帝然之以六月至靈州與學會合國禎字克生麻城人少雄傑自喜善騎射舉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固安知縣中官苗國禎請收責於民國禎僞令民鬻妻以償民夫婦哀慟中官爲毀券擢御史會拜反學會師久無功時寧遠伯李成梁方被論廷議欲遣爲大將未敢決國禎獨疏保之乃遣成梁子如松爲提督將遼東宣大山西諸鎮兵以往而國禎監其軍遂與如松至寧夏初學會欲招東賜朝令殺拜父子

贖罪遣卒葉得新往四人方約同死折得新脛置之獄巡撫朱正色以賊詭請降而張傑嘗總寧夏兵故與拜善遣傑入城招之朝乃舁得新見傑得新大罵賊被殺傑亦繫不遣而學會以賊求撫爲之請帝切責及是城中百戶姚欽武生張遐齡射書城外約內應夜半舉火外兵不至賊殺其黨五十人欽纔城出來奔當是時賊外以求撫緩兵而陰結寇爲助然糧盡勢且困七月學會與夢熊國禎定計決黃河大壩水灌之水抵城下時套寇卜失兔莊禿賴以三萬騎犯定邊小鹽池用土昧鐵雷爲前鋒而別遣宰僧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洼口

入爲拜聲援麻貴擊之右溝寇稍挫分趨下馬關及鳴沙洲學會令遊擊龔子敬扼沙胖口而檄延綏總兵官董一元搗土昧鐵雷巢斬首百三十餘級寇大驚引去遇子敬圍之十重子敬死寇亦去賊援遂絕學會益決大壩水八月河決隄壞復繕治之城外水深八九尺東西城崩百餘丈著力冤宰僧復入李剛堡如松貴等擊敗之追奔至賀蘭山賊益懼求款未決會學會得罪罷朝命以夢熊代夢熊遂成功初學會之遣人招東暘朝也留固原十餘日以俟之帝責其玩寇李朠渡河又稍遲松山河套寇先入官軍用是再失利學會嘗上疏令監軍無與兵事帝爲飭國禎如其言國禎頗憾之及至軍劾諸將觀望而頗以玩寇爲學會罪給事中許子偉亦劾學會惑於招撫誤國事國禎又言僉事國士隨府從城上躍下賊令四人下取我軍咫尺不敢前又北寇數萬斷我糧道殺戮無算匿不以奏帝遂大怒逮學會至京然學會逮未踰月城壞而大軍入賊竟以破滅夢熊既代學會亦賜尚方劍時調度靈州獨國禎監軍寧夏賊被圍久食盡無援而城受水浸益大崩國禎挾諸將趨南關秉忠先登國禎大呼諸將畢登賊退據大城攻數日不下國禎使間紿東暘朝承恩互相殺以降黃其罪

三人內猜疑東暘朝遂先誘殺承恩黨文秀承恩亦與其黨周國柱誘東暘朝殺之盡懸東暘朝文秀首城上開門降如松率兵圍拜家拜倉皇縊國室自焚死夢熊正色國禎各上捷奏而俘承恩獻京師自靈州馳至下令盡誅拜黨及降人二千慰問宗室士庶寧夏平夢熊正色國禎各上捷奏而俘承恩獻京師帝御門受賀詔磔承恩於市夢熊正色國禎各廕世官如松功第一如薰貴秉忠等加恩有差學會初奪職爲民敘功以原官致仕學會任事勞勳灌城招降之策本其所建及宣捷帝召見大學士趙志皐張位志皐位力爲學會解尚書星以下多白學會無罪國禎亦上疏言學會應變稍緩臣請責諸將以振士氣而逮學會之命發自臣疏竊自悔恨學會不早雪臣將受萬世議如松亦言學會被逮時三軍雨泣夢熊亦推功學會帝初不聽既而復其官居家數年卒夢熊以功進右都御史初卜失兔爲都督其部長切盡台吉最用事切盡台吉死卜失兔不能制諸部經畧鄭洛專事羈縻學會以洮河之變惡諸部爲逆襲殺明安會拜反著力冤宰僧遂聲言與拜爲一家而卜失兔莊禿賴亦引兵助之及拜誅切盡台吉之比吉率著力冤宰僧莊禿賴等頓首花馬池塞下悔罪求款夢熊爲奏請帝以夢熊初主學會責

其前後異議令要諸部縛叛賊罪著力兔等求款益堅
夢熊乃與巡撫田樂奏上四鎮款戰機宜俟朝議中外
相仗莫敢決卜失兔遂率諸部大入定邊總兵官麻貴
等擊却之夢熊以功加太子少保未幾切盡台吉從子
青把都兒犯甘肅總兵官楊濬副總兵何崇德禦之斬
首六百餘級夢熊復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尋入爲南
京工部尚書而以都御史李汶代自洮河變後寇頗輕
中國招撫議既絕諸部數入犯四鎮遂頻歲用兵云夢
熊雖功多其品望遠出學曾下卒官國禎既招降承恩
以夢熊貪功殺降劾其罪夢熊奏辨言拜所畜家人皆

死士緩一二日東暘朝黨復集必再亂臣寧負殺降名
以絕禍本帝爲下詔和解之論功擢國禎太僕少卿踰
年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久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
宣大山西軍務在鎮三年節省市賞銀十五萬兩有奇
父喪歸未起而卒贈右都御史

李化龍字于田長垣人萬曆二年進士除嵩縣知縣年
甫二十胥吏易之化龍陰察其奸悉召置之法縣中大
治遷南京工部主事歷右通政使二十二年夏擢右僉
都御史巡撫遼東初總兵官李成梁破殺泰寧速把亥
其子把兔兒弟炒花據舊遼陽以北居兩河之中益結

土蠻爲患其年四月把兔兒圍遼陽朵顏小歹青福餘
伯言兒分犯錦義掠清細河巡撫韓取善坐免化龍受
事甫兩月把兔兒與伯言兒等寇鎮武又約土蠻子卜
言台周犯右屯把兔兒先至吳家墳化龍與總兵官董
一元定計先擊把兔伯言兒中流矢死把兔被傷卜言台周至攻右屯不利亦解去於是把兔小歹青
卜言台周益相結謀復前耻化龍與一元嚴備之一元
又出塞搗巢有功而把兔傷重竟死邊塞聾服詳具一
元傳化龍進兵部右侍郎明年小歹青悔禍款塞請開
木市於義州且告朵顏長昂將犯邊已長昂果犯錦義
疏曰環遼皆敵也迤北土蠻種類多不可數近邊者直
寧前則長昂直錦義則小歹青直廣寧遼瀋則把兔炒
花花大直開鐵則伯言煖兔其在東邊海西則猛骨孛
羅那林孛羅卜寨皆與遼地頃背相望並牆圍獵則刁
斗聲相聞蓋肘腋憂也自那卜被勦數年東陲無事去
年把兔伯言戰死炒花花大一敗塗地今伯言子宰賽
受罰入市廣寧遼瀋開鐵間警報漸希所未馴伏者惟
小歹青與長昂耳小歹青素兇狡雄長諸部西助長昂
東助炒花大舉動以數萬人竊則飛騎出沒錦義間自

周之望栢朝翠戰殁無敢以一矢加遺陵河上下方數百里野多暴骨民無寧宇遠慮者每以河西不保爲慮今乃叩關求市臣遍詢將領及彼地居民僉言木市開有五利河西無木皆在邊外叛亂以來仰給河東以邊警又不時至故河西木貴於玉市通則材木不可勝用利一所疑於反青者無信耳彼重市爲生路當市時必不行掠卽今年市而明年掠我已收今年不掠之利矣利二邊東馬市成祖所開無他賞本聽商民與交易木市與馬市等有利於民不費於官利三大舉之害酷而希零竊之害輕而數小反青不掠錦義零竊少矣又西不助長昂東不助炒花則敵勢漸分卽寧前廣寧患亦漸減且大舉先報又得預爲備利四零竊既希邊人益得修備利五疏入從之化龍尋以病去木市亦停止其後總兵官馬林復議開市與巡撫李植相左論久不決

小反青遂復爲寇云二十七年三月化龍起故官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兼巡撫四川討播州叛臣楊應龍應龍之先曰楊鑑明初內附授宣慰使應龍性猜狠嗜殺數從征調恃功驕蹇知川兵脆弱陰有據蜀志間出剽州縣嬖小妻田雌鳳讒殺妻張氏屠其家用誅罰立威所屬五司七姓不堪其虐走貴州告變巡撫葉夢熊疏請大征詔不聽遣敕將兵征倭自效得脫歸復逮不出四川巡撫王繼光發兵討覆於白石應龍誘罪諸苗朝廷命那玠總督值東西用兵勢未能窮治因招撫之應龍益結生苗奪五司七姓地井湖貴四十八屯以畀之歲出侵掠是年二月敗官軍於飛練堡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等皆死已復破殺綦江參將房嘉寵遊擊張良賢投屍蔽江下僞軍師孫時泰請直取重慶搗成都劫蜀王爲質而應龍遷延聲言爭地界冀曲赦如曩時化龍至成都徵兵未至亦謬爲好語縻之帝聞綦江破大怒追視前四川貴州巡撫譚希思江東之職而賜化龍劍假便宜討賊賊焚東坡爛橋梗湖貴路又焚龍泉走都司楊惟忠化龍劾諸大帥不用命者沈尚文逮治童元鎮劉綎皆革職充爲事官諸軍大集化龍先檄水西兵三萬守貴州斷招苗路乃移重慶大誓文武明年二月分八道進兵川師四路總兵官劉綎由綦江總兵官馬孔英由南川總兵官吳廣由合江副將曹希彬受廣節制由永寧黔師三路總兵官童元鎮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使安疆臣由沙溪總兵官李應祥由興隆楚師一路分兩翼總兵官陳璘由偏橋副總兵陳良弼受璘節制由龍泉每路兵

三萬官兵三之土司七之貴州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湖廣巡撫支可大移沅州化龍自將中軍策應帝以楚地遼濶又擢江鐸爲僉都御史巡撫偏沅湖廣設偏沅巡撫自鐸始也推官高折枝先以南川兵進據桑木鎮綏復自綦江入應龍以勁兵二萬屬其子朝棟曰蹋破綦江驢南川盡焚積聚彼無能爲也比抗諸路兵皆大敗應龍頓足歎曰吾不用時泰計今死矣或言水西佐賊化龍詰之疆臣斬賊使二氏支遂絕烏江兵敗續退下元鎮於理諸將益奮綏先入婁山關直抵海龍囤璘疆臣兵亦至賊勢急上囤死守遣使詐降化龍檄諸將斬

使焚書以綏與應龍有舊諭無通賊綏械其人以自明入路兵皆會囤下築長圍困之更番迭攻六月綏破土月二城應龍窘與二妾俱縊明晨官軍入城七子皆被執詔磔應龍屍并子朝棟於市自出師至滅賊凡百有十四日播自唐乾符中入楊氏二十九世八百餘年至應龍而絕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川貴化龍初閩父喪以金革起復至是乞歸終制三十一年四月起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與淮揚巡撫李三才奏開淤河由斋河入泇口抵夏鎮二百六十里避黃河呂梁之險再以憂去未代敘前平播功晉兵部尚書加少保蔭一子世錦衣指揮使三十五年夏起戎政尚書化龍以京營根本奏陳十一濫十二苦十九宜又上屯政十二事皆置不理兵部自二十七年後左右侍郎皆空署未幾尚書蕭大亨亦致仕化龍掌部事三十七年正月京師訛言寇至民爭避匿邊民逃入都門者亦數萬九門晝閉輔臣言兵部尚書惟一人何以應猝變帝亦不報遼戰士二萬餘皆老弱而稅監高淮肆虐邊人切齒化龍請停稅課且增兵萬人又條上兵食款戰之策帝皆不報一品秩滿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保卒官年七十謚襄毅贈少師加贈太師化龍具文武才播州之役以劉綏驕蹇先摧挫之而薦其才故綏爲盡力開河之功爲漕渠永利詳見河渠志江鐸字士振仁和人高祖玳景泰時爲禮科給事中劾石亨怙寵罔上有直聲官至山東參政曾祖瀾正德時南京禮部尚書卒謚文昭祖曉嘉靖中工部侍郎父圻萬曆初廣西提學僉事父母疾嘗藥舐糞居喪寢苫三年經寢室必俯其首妻經夫廬亦然卒門人私謚爲孝端先生自玳至鐸五世皆進士而曉弟暉正德中爲庶吉士與舒芬等諫南巡受杖世宗時由編修出爲河南僉事鐸登第在萬曆二年授刑部主事累官山西按察使擢撫偏沅夾攻楊應龍有功

總督糧儲兼理糧務　經筵講官太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事尚書軍功加一級錫廷等奉
敕修

劉臺馬景隆　傅應禎　孫繼先

王用汲　吳中行子亮元　從子宗達

趙用賢孫士春　艾穆喬壁星　葉春及

沈思孝丁此呂

劉臺字子畏安福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萬曆初改御史巡按遼東坐誤奏捷奉旨詰責四年正月臺上疏劾輔臣張居正曰臣聞進言者皆望陛下以堯舜而不聞責輔臣以皐夔何者陛下有納諫之明而輔臣無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鑒前代之失不設丞相事歸部院勢不相攝而職易稱文皇帝始置內閣參預機務其時官階未峻無專肆之萌二百年來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學士張居正偃然以相自處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諫官因事論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請即以祖宗法正之祖宗進退大臣以禮先帝臨崩居正託疾以逐拱既又文致之王大臣獄及正論籍籍則抵拱書令勿驚死既迫逐以示威又遺書以市德徒使朝廷無

禮於舊臣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非開國元勳生不
公死不王成國公朱希忠生非有奇功也居正違祖訓
賜以王爵給事中陳吾德一言而外遷郎中陳有年一
爭而斥去臣恐公侯之家布賄厚施緣例陳乞將無底
極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用內閣冢宰必由廷推今
居正私薦用張四維張瀚四維在翰林被論者數矣其
始去也不任教習庶吉士也四維之爲人也居正知之
熟矣知之而顧用之夫亦以四維善機權多惡藉自念
親老旦暮不測二三年間謀起復任四維其身後託乎
瀚生平無善狀巡撫陝西賊穢狼籍及驟躐銓衡唯諾

若簿吏官缺必請命居正所指授者非楚人親戚知識
則親戚所援引也非宦楚受恩私故則恩故之黨助也
瀚惟日取四方小吏權其賄賂而其他則徒擁虛名聞
居正貽南京都御史趙錦書臺諫毋議及冢宰則居正
之脅制在朝言官又可知矣祖宗之法如是乎祖宗朝
詔令不便部臣猶訾謷擬之不審今得一嚴旨居正輒
日我力調劑故止是得一溫旨居正又曰我力請而後
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於畏陛下威福自己目無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一切
政事臺省奏陳部院題覆撫按奉行未聞閣臣有舉劾
也居正定令撫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冊一送內閣一送
六科撫按延遲則部臣糾之六部隱蔽則科臣糾之六
科隱蔽則內閣糾之夫部院分理國事科臣封駁奏章
舉劾其職也閣臣銜列翰林止備顧問從容論思而已
居正創爲是說欲脅制科臣拱手聽令祖宗之法若是
乎至於按臣回道考察苟非有大敗類者常不舉行蓋
不欲重挫抑之近日御史俞一貫以不聽指授調之南
京由是巡方短氣莫敢展布所憚獨科臣耳居正於科
臣既噉之以遷轉之速又恐之以考成之遲誰肯舍其
便利甘彼齮齕而盡死言事哉往年趙參魯以諫遷猶
謦視正士祖宗之法如是乎至若爲固寵計則獻白蓮
白燕致詔旨責讓傳笑四方矣規利田宅則誣遼王以
重罪而奪其府地今武岡王又得罪矣爲子弟謀舉鄉
試則許御史舒龍以京堂布政施堯臣以巡撫矣起大
第於江陵費至十萬制擬宮禁遣錦衣官校監治鄉郡
之脂膏盡矣惡黃州生儒議其子弟倖售則假縣令他
事窮治無遺矣編修李維楨偶談及其豪富不旋踵即
外斥矣蓋居正之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內地而

在邊鄙不然輔政未幾卽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宮室輿馬姬妾奉御同於王者又何由致之在朝臣工莫不憤歎而無敢爲陛下明言者積威之劫也臣辜進士居正爲總裁臣任部曹居正薦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竝言攻之者君臣誼重則私恩有不得而顧也願陛下察臣愚悃抑損相權毋俾僨事誤國臣死且不朽疏上居正怒甚廷辯之曰在令巡按不得報軍功去年遼東大捷臺違制妄奏法應降謫臣第請旨戒諭而臺已不勝憤後傳應禎下獄究詰黨與初不知臺與應禎同邑厚善實有所主乃妄自驚疑遂不復顧藉發憤

於臣且臺爲臣所取士二百年來無門生劾師長者計惟一去謝之因辭政伏地泣不肯起帝爲降御座手掖之慰留再三居正强諾猶不出視事帝遣司禮太監孫隆齎手敕宣諭乃起遂捕臺至京師下詔獄命廷杖百遠戍居正陽具疏救乃除名爲民而居正恨不已臺按遼東時與巡撫張學顏不相得至是學顏爲戶部誣臺私贖鍰居正屬御史于應昌巡按遼東毅之而令王宗載巡撫江西廉臺里中事應昌宗載等希居正意貿其事以聞遂戍臺廣西臺父震龍弟國俱坐罪臺至潯州未幾飲於戍主所歸而暴卒是日居正亦卒明年御史

江東之訟臺冤劾宗載應昌詔復臺官罷宗載應昌下所司廉問南京給事中馮景隆因言遼東巡撫周詠與應昌共陷臺應昌已罷詠尚爲薊遼總督亦宜罷南京御史孫繼先亦發學顏陷臺罪帝方嚮學顏以景隆疏中并劾李成梁學顏爲成梁訟繼先又竝劾學顏成梁朋比傾陷皆有狀刑部以故入論奏宗載等遣戍除名降黜有差贈臺光祿少卿蔭一子天啓初追諡毅思焉

召張位習孔教申救御史魏允貞至是謫官後量移南陽推官孫繼先字蔭甫孟人隆慶五年進士居正既敗繼先請召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并及余懋學趙應元傅應禎朱鴻謨孟一脈王用汲又薦魏學曾宋纁張岳毛綱胡執禮王錫爵諸人貶謫終南京吏部主事有年朱光宇趙參魯等諸人既坐遠謫久之安福人隆慶五年進士除零陵知縣殲傅應禎字公善安福人隆慶五年進士除零陵知縣殲洞庭劇寇論殺祁陽巨猾民賴以安調知溧水萬曆三年徵授御史張居正當國應禎其門生也有所感憤疏陳重君德蘇民困開言路三事言還者雷震端門獸吻

京師及四方地震疊告曾未聞發詔修省豈眞以天變不足畏耶眞定抽分中使本非舊典正統間嘗暫行之先帝納李芳言已詔罷遣而陛下顧欲踵行失德之事豈眞以祖宗不足法耶給事中朱東光奏陳保治初非折檻解衣者比乃竟留中不報豈眞以人言不足恤耶此三不足者王安石以之誤宋不可不深戒也陛下登極初自隆慶改元以前逋租悉賜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徵七恩至渥也乃上軫恤己至而下延玩自如曾未有擔負相屬者何哉小民一歲之入僅足給一歲無遺力以償負也近乃定輸不及額者按撫聽糾郡縣聽調諸豈太平之象陛下所樂聞者哉請下明詔自非官吏乾沒竝曠然除之民困既蘇則災沴自弭陛下登極初召臣畏讜督趣倍嚴致流離接踵怨咨愁歎上徹於天是用直臣石星李己臣工無不慶幸近則趙參魯糾中涓而謫爲典史余懋學陳時政而錮之終身他如胡執禮裴應章侯於趙趙煥等封事累上一切置之如初政何臣請擢參魯京職還懋學故官爲人臣進言者勸疏奏居正以疏中王安石語侵己大怒調旨切責以其詞及懋學執下詔獄窮治黨與應禎瀕死無所承乃謫戍定海給事中嚴用和御史劉天衢等疏救不聽方應禎下

獄給事中徐貞明偕御史李禎喬嚴入視之錦衣帥余麐以聞三人亦坐謫十一月用御史孫繼先言召復官帝將幸昌平閱壽宮而薊鎮告警應禎止帝勿行且陳邊備甚悉優詔答之俄擢南京大理寺丞將行奏薦海內知名士三十七人尋移疾歸三年而卒贈本寺右少卿應禎與同邑劉臺同舉進士爲御史同忤居正得禍鄉人竝祠祀之

王用汲字明受晉江人爲諸生時郡被倭客兵橫市中會御史按部至用汲言狀知府曰此何與諸生事用汲曰范希文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矧鄉井之禍乃不關諸生耶舉隆慶二年進士授淮安推官稍遷常德同知入爲戶部員外郎萬曆六年首輔張居正歸葬其親湖廣諸司畢會巡按御史趙應元獨不往居正嗛之及應元事竣得代即以病請僉都御史王篆者居正客也素憾應元且迎合居正意屬都御史陳炌劾應元規避遂除名用汲不勝憤乃上言御史應元以不會葬得罪輔臣遂爲都御史炌所論坐託疾欺罔削籍臣竊恨之夫疾病人所時有今在廷大小諸臣會以病請者何限御史陸萬鍾劉光國陳邦賓皆以巡方事訖引疾與應元不異也炌何不竝劾之即炌當世宗朝亦養病十餘年

後貪緣攀附驟列要津以退爲進宜莫如炯已則行之而反以責人何以服天下陛下但見炯論劾應元以爲恣情趨避罪當罷斥至其意所從來陛下何由知之如昨歲星變考察將以弭災也而所挫抑者半不附宰臣之人如翰林習孔教則以鄒元標之故禮部張程則以劉臺之故刑部浮躁獨多於他部則以艾穆沈思孝而推戈考後劣轉趙志皐又以吳中行趙用賢而遷怒蓋能得輔臣之心則雖屢經論列之潘晟且得以不次蒙恩苟失輔臣之心則雖素負才名之張岳難免以不及論調臣不意陛下省災塞咎之舉僅爲宰臣酬恩報怨哉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臣則謂逢相之惡其罪更大也陛下天縱聖明從諫勿吝諸臣熟知其然爭欲砕首批鱗以自見陛下欲織錦綺則撫臣按臣言之欲採珍異則部臣科臣言之欲取太倉光祿則臺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見嘉納或遂停止或不爲例至若輔臣意之所向不論是否無敢一言以正其非且有先意結其歡望風張其欲者是臣所謂逢也今大臣未有不逢相之惡者炯特其較著者爾以臣觀之天下無事不私無人不私獨陛下一人公耳陛下又不躬自聽斷而委政於衆所阿奉之大臣大臣益得成其私而無所顧忌小臣益苦行私而無所懲告是驅天下而使之奔走乎私門矣陛下何不日取庶政而勤習之內外章奏躬自省覽先以意可否焉然後宣付輔臣俾之商搉閱習既久智慮益弘幾微隱伏之間自無逃於天鑒夫威福者陛下所當自出乾綱者陛下所當獨攬寄之於人不謂之旁落則謂之倒持政柄一移積重難返此又臣所日夜深慮不獨爲應元一事已也疏入居正大怒欲下獄廷杖會次輔呂調陽在告張四維擬削用汲籍帝從之居正以罪輕移怒四維旒色待之者累日用汲歸屏居郭外布衣講授足不踐城市居正死起補刑部未上擢廣東僉事尋召爲尚寶卿進大理少卿會法司議胡積龍宗武殺吳仕期獄傳以謫戍用汲駁奏曰按律刑部及大小官吏不依法律聽從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罪如之蓋謂如上文罪斬妻子爲奴財產入官之律也仕期仕期自斃宜減等獄遂定尋遷順天府丞歷南京刑部尚書致仕用汲爲人剛正遇事敢爲自尹京後累遷皆在南以彊直故也卒贈太子太保謚恭質

吳中行字子道武進人父性兄可行皆進士性尚實承
可行檢討中行甫冠舉鄉試性誠無躁進遂不赴會試
隆慶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大學士張居正中
行座主也萬曆五年居正遭父喪奪情視事御史曾士
楚吏科都給事中陳三謨俱疏奏留舉朝和之中行獨
憤適彗出西南長竟天詔百官修省中行乃首上疏曰
居正父子異地分聲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長棄
數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憑棺一慟必欲其違心
抑情衘哀茹痛於廟堂之上而責以訏謨遠猷調元熙
載豈情也哉居正每自言謹守聖賢義理祖宗法度宰
我欲短喪子曰予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王子請數
月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聖賢之訓何如也在
律雖編氓小吏匿喪有禁惟武人得墨衰從事非所以
處輔弼也即云起復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國門而
遠起視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繫萬古綱常四方視
聽惟今日無過舉然後世無遺議銷變之道無踰此
者疏既上以副封白居正居正愕然曰疏進耶中行曰
未進不敢白也明日趙用賢疏入又明日艾穆沈思孝
疏入居正怒謀於馮保欲廷杖之翰林院侍講趙志皐
張位于慎行張一桂田一儁李長春修撰習孔教沈懋

學俱具疏救格不入學士王錫爵乃會詞臣數十人求
解於居正弗納遂杖中行等四人明日進士鄒元標疏
爭亦廷杖五人者血聲震天下中行用賢並稱吳趙南
京御史朱鴻謨疏救五人亦被斥中行等受杖舉杖尉
以布曳出長安門舁以板扉卽日驅出都城中行氣息
已絕中書舍人秦柱挾醫至投藥一七乃蘇與疾南歸
封去腐肉數十臠大者盈掌深至寸一肢遂空九年大
計京官列五人察籍錮不復敎居正死士楚當按蘇松
憮然曰吾何面目見吳趙二公遂引疾去三謨已擢太
常少卿尋與士楚俱被劾削籍廷臣交薦中行召復故
官進右中允直經筵大學士許國攻李植江東之詆中
行用賢爲其黨中行奏辨因乞罷不許再遷右諭德御
史蔡系周劾植復倚中行中行求去章四上詔賜白金
文綺馳傳歸言者屢薦執政抑不召久之起侍講學士
掌南京翰林院同里僉事徐常吉嘗訟中行事已解給
事中王嘉謨復摭舊事劾之命家居俟召尋卒後贈禮
部右侍郎子亮元從子宗達亮官御史坐累貶官終大
理少卿元江西布政使宗達少傅建極殿大學士亮尚
志節與顧憲成諸人善而元深疾東林所輯吾徵錄詆
毀不遺力兄弟異趣如此

趙用賢字汝師常熟人父承謙廣東參議用賢舉隆慶
五年進士選庶吉士萬曆初授檢討張居正父喪奪情
用賢抗疏曰臣竊怪居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
不能以父子之情少盡於一日臣又竊怪居正之勳望
積以數年而陛下忽敗之一旦莫若如先朝楊溥李賢
故事聽其暫還守制刻期赴闕庶父子音容乖睽阻絕
於十有九年者得區區稍伸其痛於臨穴憑棺之一慟
也國家設臺諫以司法紀任糾繩乃今嘵嘵爲輔臣請
留背公議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創異論臣愚竊懼士氣
之日靡國是之日淆也疏入與中行同杖除名用賢體

素肥肉潰落如掌其妻腊而藏之用賢有女許御史吳
之彥子鎮之彥懼及深結居正得巡撫福建過里門不
爲用賢禮且坐鎮於其弟下曰婢子也以激用賢用賢
怒已察知其受居正纂王篆指遂反幣告絕之彥大喜
居正死之明年用賢復故官進右贊善江東之李植輩
爭嚮之物望皆屬焉而用賢性剛負氣傲物數訾議大
用賢論財逐婿蔑法棄倫用賢疏辨乞休詔禮官平議
尚書羅萬化以之彥其門生引嫌力辭錫爵乃上議曰
絕婚吳之彥者錫爵里人時以僉事論罷使其子鎮訐
用賢輕絕之彥緩發均失也今趙女已嫁難問初盟吳
男未婚無容反坐欲折其衷宜聽用賢引疾而曲貸之
彥詔從之用賢遂免歸戶部郎中楊應宿鄭材復力詆
用賢請據律行法都御史李世達侍郎李楨疏直用賢
斥兩人讒諂遂爲所攻高攀龍吳弘濟譚一召孫繼有
安希范輩皆坐論救褫職自是朋黨論益熾中行用賢
植東之創於前元標南星憲成攀龍繼之言事者益裁

量執政執政日與枝拄水火薄射訖於明亡云用賢長
身聳肩議論風發有經濟大畧蘇松嘉湖諸府財賦敝
天下半民生坐困用賢官庶子時與進士袁黃商榷數
十晝夜條十四事上之時行錫爵以爲吳人不當言吳
事調旨切責寢不行家居四年卒天啓初贈太子少保
禮部尚書謚文毅孫士春士錦崇禎十年同舉進士士
春字景之第三人及第授編修明年兵部尚書楊嗣昌
奪情視事未幾入閣少詹事黃道周劾之下獄士春上
疏曰嗣昌墨縗視事既已罔效陛下簡入綸扉自應力
辭新命乃閱其奏牘徒計歲月久近閒絕無哀痛惻怛

之念何奸悖一至此也陛下破格奪情曰人才不足故
耳不知人才所以不振正由愛功名薄忠孝致之且無
事不講儲材有事輕言破格非用人無弊之道也臣祖
用賢首論故相奪情幾斃杖下腊敗肉示子孫臣敢背
家學負明主坐視綱常掃地哉帝怒謫廣東布政司照
磨祖孫並以攻執政奪情斥士論重之後復故官終左
中允

艾穆字和父平江人以鄉舉署阜城教諭鄰郡諸生趙
南星喬璧星皆就學焉入爲國子助教張居正知穆名
欲用爲詰敕房中書舍人不應萬曆初擢刑部主事進

即欲以法度整齊之何可得耶陛下誠眷居正當愛之以德使奔喪終制以全大節則綱常植而朝廷正而百官萬民莫不一於正災變無不可弭矣時吳中行趙用賢請令居正奔喪葬畢還朝而穆思孝直請令終制故居正尤怒中行用賢杖六十穆思孝皆八十加梏拳置之詔獄越三日以門扉舁出城穆遣戍涼州創重不省人事既而復甦遂詣戍所穆居正鄉人也居正語人曰昔嚴分宜時未有同鄉攻擊者我不得比分宜矣九年大計復寘穆思孝察籍及居正死言官交薦起戶部員外郎遷四川僉事屢遷太僕少卿十九年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故崇陽知縣周應中賓州知州葉春及行義過人穆舉以自代不報既之官有告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者貴州巡撫葉夢熊請征之蜀人多言應龍强未易輕舉穆亦不欲加兵與夢熊異朝命兩撫臣會勘應龍不願赴貴州乃遣至重慶對簿論斬輸贖放之還穆病歸未幾卒後應龍復叛議者追咎穆奪其職喬璧星臨城人官右僉都御史亦巡撫四川葉春及歸善人由鄉舉授福清教諭上書陳時政纚纚三萬言終戶部郎中

沈思孝字純父嘉興人舉隆慶二年進士又三年謁選高拱署吏部欲留爲屬曹思孝辭焉乃授番禺知縣殷正茂總制兩廣欲聽民與番人互市且開海口諸山徵其稅思孝持不可萬曆初舉卓異入爲刑部主事張居正父喪奪情與艾穆合疏諫廷杖戍神電衛居正死召復官進光祿少卿政府惡李植江東之及思孝輩思孝遷太常少卿御史龔仲慶希指詆之思孝遂求去不許尋遷順天府尹坐寬縱冒籍舉人貶三秩視事思孝御三品服自若被劾調南京太僕卿仍貶三秩未幾謝病歸吏部尚書陸光祖起爲南京光祿卿尋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寧夏哱拜叛詔思孝移駐下馬關爲總督

魏學曾聲援思孝以兵少請募浙江及宣大騎卒各五千發內帑供軍并乞宥故都御史李材罪令立功詔思孝近地召募而罷材勿遣思孝與學曾議軍事不合給事中侯慶遠劾思孝舍門戶而守堂與設遲卒以衛妻孥不任封疆事改撫河南辭不赴頃之召爲大理卿中官郝金詐傳懿旨下獄刑部薄其罪思孝駁誅之帝悅進工部左侍郎陝西織羊絨爲民患以思孝奏減十之四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初廷推李禎爲首思孝次之帝特用思孝或疑有與援給事中楊東明鄒廷彥相繼疏劾帝以廷彥受東明指謫東明奪俸二十三年

史部尚書孫丕揚掌外察黜參政丁此呂思孝與東之
素善此呂會御史趙文炳劾文選郎蔣時馨受賄時馨
疑思孝嗾之遂訐思孝先庇此呂後求吏部不得以此
二事憾已遂結江東之劉應秋等令李三才屬文炳帝
惡時馨罷其官思孝等疏辨且求去丕揚言時馨無罪
此呂受賕有狀思孝不當庇因上此呂訪單乞歸訪單
者吏部當察時咨公論以定賢否廷臣因得書所聞以
投掌察者事牽覈實然間有因以中所惡者帝降詔慰
留丕揚遽此呂詰讓思孝御史俞价強思孫從吾給事
中黃運泰祝世祿皆爲時馨訟冤語侵思孝東之給事

中楊天民馬經綸馬文卿又各疏劾思孝大抵言文炳
之疏由思孝藉以搖丕揚也思孝屢乞罷因詆丕揚負
國員外郎岳元聲言大臣相攻宜兩罷似並論丕揚思
孝而其指特攻時馨以及丕揚疏方上文炳忽變其說
謂元聲東之述思孝意迫之救此呂劾時馨非己意也
帝皆置不問思孝素以直節高天下然尚氣好勝動輒
多忤以此呂故頗被物議然時馨此呂皆非端人丕揚
思孝亦各有所左右其明年御史林培請辨忠邪又力
詆思孝東之且言丕揚杜門半載辭疏十上意必得請
而後已思孝則杜門未幾近見從吾運泰等罷謂朝廷
不難去言官五六人以安我此人不去爲朝端害帝顧
思孝厚謫培官乾清宮災思孝請行皇長子冠禮以回
天心又以日本封事大壞請亟修戰守備并論趙志皐
石星誤國其秋丕揚去位思孝亦引疾詔馳傳歸朝端
議論始息久之丕揚復起爲吏部御史史記事復詆思
孝與顧天埈合謀欲搆陷丕揚顧憲成高攀龍力辨其
誣而思孝卒矣天啓中贈太子少保丁此呂字右武新
建人萬曆五年進士由漳州推官徵授御史慈寧宮災
請撤鼇山停織造燒造還建言譴謫諸臣去張居正餘
黨逮笞徐爵游七報閒毒劾禮部侍郎高啓愚命題示
右參政考察論黜復遣官逮之大學士趙志皐等再疏
乞宥且言此呂有氣節未必果貪污丕揚亦言此呂無
逮問條乞免送詔獄帝皆不從逮下鎮撫謫戍邊
贊曰劉臺諸人皆以論張居正得罪罰最重者名亦最
高用汲之免也幸耳平心論之居正爲相於國事不爲
無功諸人論之不無過當然開謗而不知懼忿戾怨毒
務快己意酖盈好還禍釀身後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
於戲難哉

明史卷二百二十九終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級臣張廷玉等奉

敕修

蔡時鼎　饒伸　萬國欽　王教　湯顯祖　李琦　逯中立　盧明誠　楊恂　龔懿熙　朱睿　姜士昌　朱泰　馬孟禎　汪若霖

蔡時鼎字台甫漳浦人萬曆二年進士歷知桐鄉元城爲治清嚴徵授御史太和山提督中官田玉兼分守事被譴時鼎論救語侵楊巍申時行報聞已巡鹽兩淮悉捐其羨爲開河費置屬邑學田還朝會戚畹子弟有求舉不獲者誣順天考官張一桂私其客焉詩章維寧及編修史鈳子記純又濫取冒籍者五人帝怒命詩維寧荷枷解一桂鈳官時行等爲之解帝益怒奪鈳職下詩維寧吏法司廷鞫無驗忤旨被讓卒枷二八一月而調一桂南京時鼎以事初糾發不由外廷徑從中出極言宵人蜚語直達御前其漸不可長且盡疑大臣言官有私則是股肱耳目舉不可信所信者誰也帝怒手札諭

時鼎言不可並及玉不法狀御史丁此呂以劾高啓愚啓愚言不可並及玉不法狀御史丁此呂以劾高啓愚例起之廢籍不報已起太平推官進南京刑部主事就改吏部十八年冬復疏劾時行暑言比年天災民困紀綱紊斁吏治混淆陛下深居宮闕臣民呼籲莫聞然羣工進言猶蒙寬貸乃輔臣時行則樹黨自堅忌言益甚不必明指其失即意向稍左亦輒中傷或顯斥於當時或徐退於後日致天下諛佞成風正氣消沮方且內託之平雅量外託之乎清明此聖賢所以重似是之防嚴亂德之戒也夫營私之念重則奉公之意必衰巧詐之機熟則忠誠之節必退自張居正物故張四維憂去時行即爲首輔慫前專擅矯以謙退鑒昔嚴苛矯以寬平

非不欲示休休之量養和平之福無如患得患失之心
勝而不可則止之義徼貌退讓而心貪競外包容而中
忮刻私僞萌生欲蓋彌著夫居正之禍在徇私滅公然
其持法任事猶足有補於國今也改革其美而紹述其
私盡去其維天下之心而益巧其欺天下之術徒思邀
福一身不顧國禍若而人者尚可俾相天下哉因歷數
其十失勸之省改疏留中尋進南京禮部郎中卒官貧
不具舍驗士大夫賻而治其喪

萬國欽字一愚新建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婺源知縣
徵拜御史言事慷慨不避權貴十八年劾吏部尚書楊

巍被詰讓里居尚書董份大學士申時行王錫爵座主
也屬浙江巡按御史奏請存問國欽言份詔事嚴嵩又
娶尚書吳鵬己字之女居鄉無狀不宜加隆禮事遂寢
初吏部員外郎趙南星戶部主事張士昌疏斥政府私
人給事中李春開以出位糾南星士昌而其黨陳與郊
爲助刑部主事吳正志上疏言春開與郊嬉政府干清
議且論御史林祖述保留大臣之非於是御史赫瀛集
諸御史於朝堂議合疏糾正志以臺體爲辭國欽與周
孔教獨不署名瀛大恚盛氣讓國欽國欽曰冠豸冠服
通市臣不知於國法何如也此三人皆時行私黨故敢
朋奸誤國乃爾因列上時行納賄數事帝謂其淆亂國

奪疏不果上而正志竟謫宜君典史奄人袁進等毆殺
平民國欽再疏劾之十八年夏火落赤諸部頻犯臨洮
肇昌七月帝召見時行等於皇極門咨以方略言邊備
廢弛督撫乏調度欲大有所振飭時行以款貢足恃爲
言帝曰款貢亦不足恃若專務媚敵使心驕意大豈有
醫足時時行等奉諭而退未幾警報狎至乃推鄭洛爲
經畧尚書行邊賀用以主款議也國欽抗疏劾時行曰
陛下以西事孔棘特召輔臣議戰守而輔臣於召對時
乃飾詞欺罔陛下怒賊侵軼則以爲攻抄熟番臨肇果
番地乎陛下責督撫失機則以爲咎在武臣封疆債事
督撫果無與乎陛下言款貢雖恃則云通貢二十年活
生靈百萬西寧之敗肅州之掠獨非生靈乎是陛下意
在戰時行必不欲戰陛下意在絕和時行必欲與和蓋
由九邊將帥歲餽金錢漫無成畫寇已殘城堡殺吏民
猶謂計得三邊總督梅友松意專媚敵前奏順義謝恩
西去矣何又圍我臨鞏後疏盛誇戰績矣何景古城全
軍皆覆甘肅巡撫李廷儀延賊入關不聞奏報反代請
贖罪計馬牛布帛不及三十金而殺掠何止萬計欲仍
通市臣不知於國法何如也此三人皆時行私黨故敢
朋奸誤國乃爾因列上時行納賄數事帝謂其淆亂國

事誣汚大臣謫劍州判官初國欽疏上座主許國責之曰若此舉爲名節乎爲國家乎國欽曰何敢爲名節惟爲國事耳卽言未嘗死生利害聽之國無以難二十年吏部尚書陸光祖擬量移國欽爲建寧推官饒伸爲刑部主事帝以二人皆特貶不宜遽切責光祖而盡罷文選郎中王敎員外郎葉隆光主事唐世堯陳邁璋等大學士趙志皐疏救亦被譴責國欽後歷南京刑部郎中卒王敎淄川人佐光祖澄清吏治給事中胡汝寧承權要旨劾之事旋白竟坐推國欽伸斥爲民

饒伸字抑之進賢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工部主事十六年庶子黃洪憲典順天試大學士王錫爵子衡爲舉首申時行堉李鴻亦預選禮部主事于孔兼疑舉人屠大壯及鴻有私尚書朱賡禮科都給事中苗朝陽欲寢其事禮部郎中高桂遂發憤謫可疑者八人並及衡請得覆試錫爵疏辨與時行並乞罷帝皆慰留之而從桂請命覆試禮部侍郎于慎行以大壯文獨劣擬乙置之都御史吳時來及朝陽不可桂直前力爭乃如慎行議列甲乙以上時行錫爵調旨盡留之且奪桂俸二月衡實有才名錫爵大憤復上疏極詆桂伸乃抗疏言張居正三子連占高科而輔臣子弟遂成故事洪憲更謂一舉不足重居然置之選首子不與試則錄其壻其他私弊不乏聞覆試之日多有不能文者時來岡分優劣蒙面與桂力爭遂滕麗擬請至錫爵時行並杜門求去而乖對君之體錫爵柄用三年放逐賢士援引儉人今又巧護己私欺罔主上勢將爲居正之續時來附權蔑紀不稱憲長請俱賜罷疏既入錫爵時行並杜門求去而許國以典會試入場閣中遂無一人中官送章奏於時行私第時行仍封還帝驚曰閣中竟無人耶乃慰留時行等而下伸詔獄給事中胡汝寧御史林祖述等復劾伸及桂以婿執政御史毛在又侵孔兼謂桂疏其所使孔兼奏辨求罷於是詔諸司嚴約所屬毋出位沽名而削伸籍貶桂三秩調邊方孔兼得免伸旣斥朝士多咎錫爵錫爵不自安屢請敎用起伸南京工部主事改南京吏部引疾歸遂不復出熹宗卽位起南京光祿寺少卿天啓四年累官刑部左侍郎魏忠賢亂政請告歸所輯學海六百餘卷時稱其浩博兄位累官工部右侍郎母年百歲與伸先後以侍養歸先是任邱劉元霖元霖兄弟俱官九列以母年近百歲先後乞養親歸與伸兄弟相類一時皆以爲榮元霖字元東隆慶五年進士由庶吉士萬曆中歷官吏部侍郎天啓中贈禮部尚書謚

文莊元霖萬曆八年進士歷官工部尚書福王開邸洛陽有所營建元霖執奏罷之卒贈太子太保

湯顯祖字若士臨川人少善屬文有時名張居正欲其子及第羅海內名士以張之顯祖及沈懋學名命諸子延致顯祖謝弗往懋學遂與居正子嗣修及第顯祖至萬曆十一年始成進士授南京太常博士就遷禮部主事十八年帝以星變嚴責言官欺蔽並停俸一年顯祖上言曰言官豈盡不肖蓋陛下威福之柄潛爲輔臣所竊故言官向背之情亦爲默移御史丁此呂首發科場欺蔽申時行屬楊巍劾去之御史萬國欽極論封疆欺蔽時行諷同官許國遠謫之一言相侵無不出之於外於是無恥之徒但知自結於執政所得爵祿直以爲執政與之縱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貴矣給事中楊文舉奉詔理荒政徵賄鉅萬抵杭日宴西湖鬻獄市薦以漁厚利輔臣乃及其報命擢首諫垣給事中諫一召孫繼有安希范咸以爭趙用賢之罷被斥中立胡汝寧攻擊饒伸不過權門鷹犬以其私人猥見任用夫陛下方責言官欺蔽而輔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謂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祿植善類今直爲私門蔓桃李是爵祿可惜也羣臣風靡罔識廉恥是人才可惜也輔臣不越例予人富貴不見爲恩是成憲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多欲以羣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之政時行柔而多欲以羣私人靡然壞之此聖政可惜也乞立斥文舉汝寧誠諭輔臣省愆悔過帝怒謫徐聞典史稍遷遂昌知縣二十六年上計京師投劾歸又明年大計主者議黜之李維禎爲監司力爭不得竟奪官家居二十年卒顯祖意氣慷慨善李化龍李三才梅國禎後皆通顯有建豎而顯祖蹭蹬窮老三才督漕淮上遣書迎之謝不往顯祖建言之明年福建僉事李琯奉表入都列時行十罪語侵王錫爵言惟錫爵敢恣睢故時行益貪戾請並斥以謝天下帝怒削其籍甫兩月時行亦罷琯豐城人萬曆五年進士嘗官御史既斥歸家居三十年而卒顯祖子開遠自有傳

遂中立字與權聊城人萬曆十七年進士由行人擢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行人高攀龍御史吳弘濟南部郎諫一召孫繼有安希范咸以爭趙用賢之罷被斥中立抗疏曰諸臣率好修士使詮伏田野誠可惜也陛下怒言者則曰出朕獨斷輔臣王錫爵亦曰至尊親裁臣謂所斥者非正人也則斷自宸衷固陛下去邪之明卹擬自輔臣亦大臣爲國之正若所斥者果正人也出於輔

臣之調旨而有心斥逐者爲妬賢即出於至尊之親裁而不能匡救者爲竊位大臣以人事君之道當如是乎陛下欲安輔臣則罷言者不知言者罷輔臣益不自安疏入忤旨停俸一歲尋進兵科右給事中有詔修國史錫爵舉故詹事劉虞夔爲總裁虞夔錫爵門生也以拾遺劾罷諸御史言不當召而中立詆虞夔尤力並侵錫爵遂寢召命未幾文選郎顧憲成等以會推閣臣事被斥給事中盧明誥救之亦貶秩中立土言兩年以來銓臣相繼屏斥尚書孫鑨去矣陳有年杜門求罷矣文選一署空曹逐者至再三而憲成又繼之臣恐今而後非

如王國光楊巍則不能一日爲冢宰非如徐一貫謝廷寀劉希孟則不能一日爲選郎臧否混淆舉錯倒置使黜陟重典寄之權門用舍斥罰視一時喜怒公議壅閼煩言滋起此人才消長之機理道廢興之漸不可不深慮也且會推閣臣非自十九年始皇祖二十八年廷推六員而張治李本二臣用即今元輔錫爵之入閣亦會推也葢特簡與廷推祖宗並行已久廷推必諮於僉議特簡或由於私援今輔臣趙志皐等不稽故典妄激聖怒即揭救數語譬之強笑而神不偕來欲以動聽難矣方今疆埸交聳公私耗敝羣情思亂議者愾憂乃朝議紛紜若爾豈得不長歎息哉帝怒嚴旨責讓斥明誥爲民而貶中立陝西按察司知事引疾歸家居二十年卒

熹宗時贈光祿少卿盧明誥嘉靖嚴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楊恂字伯純代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刑科給事中錦衣冗官多至二千人請大加裁汰不用累遷戶科都給事中朝鮮用兵冒破帑金不貲恂請嚴敕邊臣而劾武庫郎劉黃裳侵耗罪黃裳卒罷去尋上節財四議格不行王錫爵謝政趙志皐代爲首輔御史柳佐章守誠劾之志皐乞罷不許御史冀體極論志皐不可不去帝怒責對狀體抗辭不屈貶三秩出之外以論救者

衆竟斥爲民恂復論志皐並及張位其畧曰今之議執政者僉曰擬旨失當也貪鄙無爲也是固可憂而所憂有大於是者許茂橚罷閒錦衣厚齎金玉爲奸被人緝獲使大臣清節素孚彼安敢冒昧如此乃緝獲者被責而行賄者不問欲天下澄清其可得耶可憂者一楊應龍負固不服執政貪其重餌與之交通如近日綦江捕獲奸人得所投本兵及提督巡捕私書其餘四緘及黃金五百白金千虎豹皮數十不言所投臣細詢播人始喘喘言曰求票擬耳夫票擬輔臣事也而使小醜得以利動哉可憂者二推陞者吏部職也邇來拋專擅之說

以蠱惑聖聰陛下入其言而疑之於是內託上意外諉廷推或正或陪惟意所欲苟兩者俱無當則駁令更推少不如意譴謫加焉倘謂簡在帝心非政府所預何所用者非梓里姻親則門牆密契也如是而猶曰吏部專擅乎可憂者三言官天子耳目糾繩獻納其職也邇來進朋黨之說以激聖怒陛下納其譖而惡之於是假託天威肆行胸臆非顯斥於建白之時則陰中於遷除之日倘謂斷自宸衷無可挽救何所斥者非宿昔積怨則近日深譬也如是而猶謂言官結黨乎可憂者四首輔志皐日薄西山固無足責位素負物望乃所爲若斯且其機械獨深朋邪日衆將來之禍更有難言者請罷志皐而防位嚴飭陳于陛沈一貫毋效二人所爲疏入忤旨命鐫一級出之外志皐位疏辨且乞宥恂于陛一貫亦論救乃以原品調陝西按察經歷引疾歸久之吏部尚書蔡國珍奉詔起廢及恂未召卒冀體武安人被廢累薦不起卒於家其時以論志皐獲譴者又有朱賡開州人由莊平知縣召爲吏科給事中嘗論時政闕失因疏志皐位寢閣壅蔽罪不報尋切諫三王並封且論救朱維京王如堅等復劾志皐位私同年羅萬化爲吏部坐謫山西按察知事卒於家天啓中贈太僕少卿

姜士昌字仲文丹陽人父寶字廷善嘉靖三十二年進士官編修不附嚴嵩出爲四川提學僉事再轉福建提學副使累遷南京國子監祭酒請罷納粟例復積分法又請令公侯伯子弟及舉人盡入監肄業詔皆從之累官南京禮部尚書嘗割田千畝以贍宗族士昌五歲授書至惟善爲寶以父名報讀拱立師大奇之舉萬曆八年進士除戶部主事進員外郎請帝杜留中錄遺直舉召對崇節儉尋進郎中以省親去還朝言吏部侍郎徐顯卿搆陷張位少詹事黃洪憲力擠趙用賢宜黜之以警官邪主事鄒元標參政呂坤副使李三才素著直讀

宜拔擢以厲士節又請復連坐之法慎巡撫之選旌苦節之士重贓吏之罰疏入給事中李春開劾其出位遂下詔禁諸司毋越職刺舉己因風霾請早建國本貴妃父鄭承憲乞改造父塋詔與五千金士昌言太后兄陳昌言止五百金而妃家乃十之何以示天下弗納稍遷陝西提學副使江西參政三十四年大學士沈一貫沈鯉相繼去國明年秋士昌齎表入都上疏言皇上聽一貫而惜鯉夫一貫招權罔利大壞士風吏道恐天下林居貞士與己齟齬一切阻遏以杜將來即得罪張居正故

拔擢者皆擯不復用甚則借他事處之其直道左遷諸人久經遷轉在告者一貫亦擯不復用在廷守正不阿魁磊老成之彥小有同異亦巧計罷之且空部院以便於擇所欲用空言路以便於恣所欲爲空天下諸曹與不可實力而得志所不欲者輒流涕語人曰吾力不能得之皇上善則歸己過則歸君人人知其不忠夫鯉不肥身家不擇利便惟以衆賢効之君較一貫忠邪遠甚一貫既歸貨財如山金玉堆積鯉家徒壁立貧無餘貲較一貫貪廉遠甚一貫慮鯉邪正相形借妖書事傾害非皇上聖明幾至大悞臣以爲輔臣若一貫檢邪異常直合古今奸臣盧杞章惇而三矣然竟無一人以鯉一貫之賢奸爲皇上正言別白者臣竊痛之且一貫之用由王錫爵所推轂今一貫去以錫爵代首揆是一貫未嘗去也錫爵素有重名非一貫比然器量褊狹嫉善如讐高桂趙南星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高攀龍孫繼有安希范譚一召顧憲成章嘉禎等一黜不復填閣錫爵有疏請錄遺佚謂宜如其所請召還諸臣然後敦趣就道不然恐錫爵無復出理也至論劾一貫諸臣如劉元珍麗時雍陳嘉訓朱吾弼亦亟宜召復以爲盡忠發奸者之勸至於他臣以觸忤被中傷罷去者請皆以次拂拭用之說者謂皇上於諸臣雖三下明詔意若向用寔未欲用者臣獨以爲不然皇上初嘗罷傅應禎余懋學鄒元標艾穆沈思孝吳中行趙用賢朱鴻謨孟一脈趙世卿郭惟賢王用汲等後又嘗詢魏允貞李三才黃道周諸希思周弘禴江東之李植曾乾亨馮景隆馬應圖王德新顧憲成李懋檜華基張鳴岡饒伸郭實諸許賢顧允成彭遵古薛敷教吳正志王之棟等旋皆擢用頃年改調銓曹鄒觀光劉學鍵李曾李復陽羅朝國趙邦柱洪文衡等於南京亦俱漸還清秩而鄒元標起自

戍所累蒙遷擢其後未有一言忤主而開皇上忽復怒之而調之南而錮不復用豈不厚誣皇上也哉益皇上本無不用諸臣之心而輔臣實決不用諸臣之策也說者謂俗流世壞宜用潦清之臣表率之然古今廉相獨推楊綰杜黃裳以其能推賢薦士耳王安石亦有清名乃用其學術驅斥諸賢竟以禍宋爲輔臣者可不鑒於此哉其意以陰諷李廷機廷機大恚疏辨曰人才起用臣等不惟不敢干至尊之權亦何敢使吏部職士昌見疏復貽書規之廷機益不悅然帝尚未有意罪士昌也會朱賡亦疏辨如廷機指帝乃下士昌疏命罪之吏部

侍郎楊時喬副都御史詹沂請薄罰不許詔鐫三秩爲
廣西僉事御史宋燾論救復詆一貫刺廷機帝益怒謫
燾平定判官再謫士昌興安典史士昌好學勵名檢居
恒憤時疾俗欲以身輓之故雖居散僚數有論建竟齟
齬以終士昌謫之明年禮部主事鄭振先劾廢等大罪
十二亦鐫三秩調邊方用宋燾泰安人萬曆二十九年
進士自庶吉士授御史任氣好搏擊出按應天諸府疏
斥首輔朱賡廷臣繼有請皆貴備輔臣其端自燾發也
及坐謫旋請假歸卒於家天啓初贈士昌太常少卿燾
光祿少卿

馬孟禎字泰符桐城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分宜知
縣將內召以征賦不及四分爲戶部尚書趙世卿所劾
詔鐫二秩甫三日而民遮惡完鄒元標萬國欽冀亟稱
之績授御史文選郎王永光儀制郎張嗣誠都給事中
姚文蔚陳治則以附政府擢京卿南京右都御史沈子
木年幾八十未謝政孟禎並疏論之大學士李廷機被
劾奏辨言入仕以來初無大謬孟禎駁之曰廷機在禮
部昵邪妄司官彭遵古而聶雲翰建言忤時則抑之至
死秉政未幾姜士昌宋燾鄭振先皆得罪姚文蔚等濫
授京堂陳用賓等屢擬寬旨猶不謂之謬哉王錫爵辭
召密疏痛詆言者孟禎及南京給事中段然並上疏極
論毒陳僉商之害發工部郎陳民志范鈁驟貨罪又陳
通壅蔽錄直臣決用舍恤民窮急邊餉五事請召用鄒
元標趙南星王德完放廷機還田里皆不報三十九年
夏怡神殿災孟禎言二十年來郊廟朝講召對面議俱
廢通下情者惟章奏而疏入旨出悉由內侍其徹御覽
與果出聖意否不得而知此朝政可慮也臣子分流別
戶入主出奴愛憎由心雌黃信口流言蜚語騰入禁庭
此士習可慮也徽輔山東山西河南比歲旱饑民間賣
女鬻兒食妻啖子挺而走險急何能擇一呼四應則小
盜合羣將爲豪傑之藉此民民情可慮也帝亦不省吏部
侍郎蕭雲舉佐京察有所庇孟禎首疏攻之論者目衆
雲舉引去山海參將李獲陽忤稅監下獄死孟禎爲訟
冤因請貸卞孔時王邦才滿朝薦李副善等之在獄者
且言楚宗一獄死者已多今被錮高燔者誰非高皇帝
子孫乃令至是皆弗聽四十二年冬考選科道中書舍
人張先房知縣趙運昌張廷拱曠鶚候中玉以言論
忤時抑不得與孟禎不平具疏論之是時三黨勢張忌
孟禎讜直出爲廣東副使移疾不赴天啓初起南京光
祿少卿召改太僕以憂歸魏忠賢得志爲御史王業浩

令三皇子竝封王以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臣等伏而思之待之一言有大不可者太子天下本豫定太子所以固本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就見在論是也待將來則非也我朝建儲家法東宮不待嫡元子不竝封廷臣言甚詳皇上槩弗省豈皇上創見有加列聖之上乎有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天子繫乎天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父子一體也主鬯承祧於是乎在不可得而爵今欲竝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係乎無所係則難乎其爲名有所係則難乎其爲實皇上以爲權宜云耳夫權宜者不得已而行之也元子爲太子諸子爲藩王於理順於分稱於情安有何不得已而然乎耦曾鈞大遍所由生皇上以祖訓爲法子孫以皇上爲法皇上不難創其所無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往幸皆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也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凡皇子皆東宮也無乃啟萬世之大患乎皇后與皇上共承宗祧期於宗祧得人而已皇上之元子諸子即皇后之元子諸子恭妃皇貴妃不得而私之統於尊也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須拜皇后爲母而後稱子哉況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而已俄改二十年又改於二十一年然猶可以歲月期也今曰待嫡是

未可以歲月期也命方布而忽更意屢遷而愈緩自竝封命下叩閽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里巷小民亦聚族而竊議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猶責輔臣以擔當錫爵夙夜趣召乃排羣議而順上旨豈所謂擔當必積誠感悟納皇上於無過之地乃眞擔當耳不然皇上且不能如天下何而況錫爵哉皇上神明天縱非蠲寵狎昵之比而不諒者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即臣等亦有不能爲皇上解者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不亦惜乎伏乞令皇元子早正儲位皇弟三子皇第五子各就王爵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宗廟之福社稷之慶悉在是矣憲成又遺書錫爵反覆辨論其後竝封議遂寢二十一年京察吏部尚書孫鑨考功郎中趙南星盡黜執政私人憲成實左右之及南星被斥憲成疏請同罷不報尋遷文選郎中所推舉牽與執政牴牾先是吏部缺尚書錫爵欲用羅萬化憲成不可乃用陳有年後廷推閣臣萬化復不與錫爵等皆恚萬化乃薦推會帝報罷而止及是錫爵將謝政廷推代者憲成舉故大學士王家屏忤帝意削籍歸事具有年傳憲成既廢名益高中外推薦無慮百十疏帝悉不報至三十六年始起南京光祿少卿力辭

外廷臣論救皆不省若霖遂出爲潁州判官卒

贊曰明至中葉以後建言者分曹爲朋率視閣臣爲進退依阿取寵則與之比反是則爭比者不容於清議而爭則名高故其時端揆之地遂爲抨擊之叢而國是淆矣雖然所言之是非閣臣之賢否黑白判然固非私怨惡之所得而加亦非可盡委之沽直好事謂人言之不足恤也

明史卷二百三十終

明史卷二百三十一　列傳第二百十九

總督倉場兼理糧儲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太級隨帶加一等臣張廷玉等奉

敕修

顧憲成　歐陽東鳳　吳炯

顧允成　張納陛　賈巖　諸壽賢　彭遵古　錢一本　子　春

于孔兼　陳泰來　史孟麟

薛敷教

安希范　吳弘胤　譚一召　劉元珍　龐時雍　將orig有

葉茂才

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萬曆四年舉鄉試第一八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大學士張居正病朝士羣爲之禱憲成不可同官代之署名憲成子創去之居正卒改吏部主事請告歸三年補驗封主事十五年大計京朝官都御史辛自修掌計事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自修坐是失執政意給事中陳與郊承風旨並論起鳴自修實以攻自修而庇起鳴於是二人並罷并責御史糾起鳴者四人憲成不平上疏語侵執政被旨切責謫桂陽州判官稍遷處州推官丁母憂服除補泉州推官舉公廉第一擢吏部考功主事歷員外郎會有詔三皇子並封王憲成偕同官上疏曰皇上因祖訓立嫡之條欲暫

舊榮利家居十二年始起故官久之進光祿丞天啟中累遷南京太僕卿魏忠賢私人石三畏追論炯黨庇憲成落職閒住崇禎初復官炯家世素封無子置義田以贍族人鄉中貧士及諸生赴舉者多所資給嘗輸萬金助邊被詔旌獎

顧允成字季時憲成弟性耿介厲名節舉萬曆十一年會試十四年始赴殿試對策中有曰陛下以鄭妃勤於奉侍冊爲皇貴妃廷臣不勝私憂過計請立東宮進封王恭妃非報罷則峻逐或不幸貴妃弄威福其戚屬左右竊而張之內外害可勝言項張居正罔上行私陛下以爲不足信而付之二三匪人恐居正之專尚與陛下二此屬之專遂與陛下一二則易間一難圖也執政駭且恚置末第會南畿督學御史德清人房寰連疏詆都御史海瑞允成不勝憤偕同年生彭遵古諸壽賢抗疏劾之畧言寰妬賢醜正不復知人間羞恥事臣等自幼讀書即知慕瑞以爲當代偉人寰大肆貪汙間瑞之風宜愧且死反敢造言逞誣臣等所爲痛心因劾其欺罔七罪始寰疏出朝野多切齒而政府庇之但疑旨譴讓及得允成等疏謂寰已切讓不當出位妄奏奪三人冠帶還家省愆且令九卿約束辦事進士毋妄言時政南

京太僕卿沈思孝上言二三年來今日以建言防人明日以越職加人罪且移牒諸司約禁而進士觀政者復令堂官鉗束之夫禁其作奸犯科可也而反禁其讜言直諫教其砥行立節可也而反教以緘默取容此風一開流弊何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庶官又不當言大臣持祿養交不言矣小臣又不許言萬一權奸擅朝傾危宗社陛下安從聞之臣歷稽先朝故事練綱鄒智孫磐張璁並以書生建言未聞以爲罪獨奈何錮允成等耶疏入忤旨被責三人遂廢寰復詆瑞及思孝其言絕狂誕自是獲罪清議出爲江西副使給事中張鼎思劾其奸貪寰亦訐鼎思請寄事諸給事中不平連章攻寰寰與鼎思並謫遂不復振久之南京御史陳邦科請錄用允成等不許巡按御史復言之詔許以教授用允成歷任南康保定入爲國子監博士遷禮部主事三王並封制下偕同官張納陛工部主事岳元聲合疏諫曰冊立大典年來無敢再瀆者以奉二十一年舉行之明詔茲既屆期羣臣莫不引領而元輔王錫爵星駕趣朝一見禮部尚書羅萬化儀制郎于孔兼即戒之弗言慨然獨任臣等實喜且慰不意陛下出禁中密扎竟付錫爵私邸而三王並封之議遂成即次輔趙志皐張位亦不

不就四十年卒於家天啟初贈太常卿魏忠賢亂政其黨石三畏追論之遂削奪崇禎初贈吏部右侍郎謚端文憲成姿性絕人幼即有志聖學暨削籍里居益肆精研究力闢王守仁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邑故有東林書院宋楊時講道處也憲成與弟允成偕修之常州知府歐陽東鳳與無錫知縣林宰爲之營構落成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學者稱涇陽先生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學舍至不能容憲成嘗曰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若子無取焉故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既而淮撫李三才被論憲成貽書葉向高孫丕揚爲延譽御史吳亮刻之邸抄中攻三才者大譁而其時于玉立黃正賓輩附麗其間頗有輕浮好事名徐兆魁之徒遂以東林爲口實兆魁騰疏攻憲成恣意誣詆謂游墅有小河東林專其稅爲書院費關使至東林輒以書招之即不赴亦必致厚餽講學所至僕從如雲縣令館穀供億非二百金不辦會時必談時政郡邑行事偶相左必令改圖及受黃正賓賄其言絕無左驗光祿丞吳炯上言爲一一辨因言憲成貽書救三才誠爲出位

臣嘗咎之憲成亦自悔今憲成被誣天下將以講學爲戒絕口不談孔孟之道國家正氣從此而損非細事也疏入不報尋後攻擊者不絕比憲成歿攻者猶未止凡救三才者爭辛亥京察者衛國本者發韓敬科場弊者請行勘熊廷弼者抗論張差梃擊者最後爭移宮紅丸者忤魏忠賢者率指目爲東林排擊無虛日借魏忠賢毒燄一網盡去之殺戮禁錮善類爲一空崇禎立始漸收用而朋黨勢已成小人卒大熾禍中於國迄明亡而後已歐陽東鳳字千仞潛江人年十四喪父哀毀骨立母病嘔血跪而食之舉於鄉縣令憫其貧遺以田二百畝謝不受萬曆十七年成進士除興化知縣大水壞堤請振於上官不應遂自疏於朝坐越奏停俸然竟如所請屢遷南京刑部郎中擢平樂知府撫諭生徭皆相親如子弟因白督學監司擇其俊秀者入學徭漸知禮讓稅使橫行東鳳力抗之以才調常州布帷瓦器胥吏不能牟一錢奸人劇盜且盡憲成講學爲建東林書院居四年謝事歸起山西副使擢南京太僕少卿並辭不就卒於家吳炯字晉明松江華亭人萬曆十七年成進士授杭州推官入爲兵部主事乞假歸恬靜端介不

以進雖格言正論讜議忠謀已類斜封密敬之爲非有
公聽並觀之正況所言公當與天下公言之所言私忠
臣不私奈何援中書之故事啟留中之弊端昭恩怨之
所由示威福之自已所當論者五我國家倣古爲治部
院卽分職之六卿內閣卽論道之三公未聞三公可盡
攬六卿之權歸一人掌握而六卿又頫首屏氣唯唯聽
命於三公必爲講教而後行也所當論者六三公職在
論道師道之教訓今講握經年不御是何師也傅傅之
德義今外帑匱乏私藏充盈不能一爲救正是何傅也
保保其身體今聖躬常年靜攝尚以多疾爲辭是何保

也其兼銜必曰太子之師傅保而冊立皇元子之儀至
今又復改遲臣不知其所兼者何職矣所當論者七翰
林一途謂之儲相累貴躡級循列卿位以覬必得遂使
國家命相之大任僅爲閣臣援引之私物庸者習軟熟
結納之態黠者恣憑陵侵奪之謀外推內引瑞閣表裡
始進不正安望其終故自來內閣之臣一據其位遠者
二十年近者十年不敗不止鑒之鑒不遠而居正蹈之
居正之鑒不遠而時行又蹈之繼其後者庸碌罷懦或
甚於時行禍隘執拘又復爲居正若非大破常格公天
下以選舉相道終未可言所當論者八先民詢芻蕘之

頃聞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元子封王祖宗以來未有此禮錫爵安得專之而陛下安得創之當是時光祿丞朱維京給事中王如堅疏先入帝震怒戍極邊維京同官涂杰王學曾繼之斥爲民及是諫者益衆帝怒不可盡斥但報遵旨行已而竟寢未幾吏部尚書孫鑨等以拾遺事破責允成謂閣臣張位實爲之上疏力詆位因及錫爵納陛亦抗章極論并佞附執政者帝怒謫允成光州判官納陛鄧州判官皆乞假歸不復出納陛字以登宜興人年十六從王畿講學舉萬曆十七年進士由刑部主事改禮部生平尚風節鄉邑有利害輒爲請於有司而後已東林書院之會納陛與焉又與同邑史孟麟吳正志爲麗澤大會東南人士爭赴之時與允成等同以部曹爭三王並封又爭拾遺事者戶部主事滕人賈巖亦貶曹州判官投劾歸卒天啟中贈允成納陛光祿少卿巖尚寶丞諸書壽賢字延之崑山人既釋褐上疏願放歸田力學十年然後從政章下所司寢不奏既斥歸久之起南陽教授入爲國子助教擢禮部主事戚里中貴干請輒拒之遷疾請告歸授徒自給久之卒彭遵古麻城人終光祿少卿

錢一本字國瑞武進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廬陵知縣徵授御史入臺即發原任江西巡按視大舟貪墨狀大舟至遣戍已論請從祀曹端陳真晟羅倫羅洪先於文廟出按廣西帝以張有德請備大禮儀物復更冊立東宮期而申時行柄國不能匡救一本上論相建儲二疏其論相曰昨俞旨下輔臣令輔臣總政夫朝廷之政輔臣安得總之內閣代言擬旨本顧問之遺遇有章奏閣臣宜各擬一旨今一出時行專斷皇上斷者十一時行斷者十九皇上斷謂之聖旨時行斷亦謂之聖旨惟嫌怨所在則以出自聖斷爲言罪何可勝誅所當論者一評事雒于仁進四藥之箴陛下欲見之施行輔臣力勸留中既有言及輔臣之章亦盡留中不下道吾君以遂非文過如此復安望其盡忠補過耶所當論者二科場弊竇汙人齒頰而敢擬原無私弊之旨以欺吾君請執政子弟有中式而被人指摘者除名改廕又與見從仕籍者暫還里居俟父致政乃議進止毋令夫馬報主之心不勝其牛馬子孫之計所當論者三大臣以身殉國安復有家乃以遠臣爲近臣府庫又合遠近之臣爲內閣府庫開門受賂自執政始而歲申餽遺之禁何爲哉所當論者四墨敕斜封前代所患密啟言事先臣弗爲今閣臣或有救援之舉或有密勿之謀類具揭帖

以進雖格言正論讜議忠謀已類斜封密敕之爲非有
公聽竝觀之正況所言公當與天下公言之所言私忠
臣不私奈何援中書之故事啟留中之弊端昭恩怨之
所由示威福之自已所當論者五我國家倣古爲治部
院卽分職之六卿內閣卽論道之三公未聞三公可盡
攬六卿之權歸一人掌握而六卿又頫首屏氣唯唯聽
命於三公必爲請敎而後行也所當論者六三公職在
論道師道之敎訓今講幄經年不御是何師也傅傅之
德義今外帑匱乏私藏充盈不能一爲救正是何傅也
保保其身體今聖躬常年靜攝尚以多疾爲辭是何保

也其兼銜必曰太子之師傅保而冊立皇元子之儀至
今又復改遲臣不知其所兼者何職矣所當論者七翰
林一途謂之儲相累貴躡級循列卿位以覬必得遂使
國家命相之大任僅爲閣臣援引之私物庸者習軟熟
結納之態黠者恣憑陵奪之謀外推內引瑞閣表裡
始進不正安望其終故自來內閣之臣一據其位遠者
二十年近者十年不敗不止鑒之鑒不遠而居正蹈之
居正之鑒不遠而時行又蹈之繼其後者庸碌罷駑或
甚於時行禍隘執拘又復爲居正若非大破常格公天
下以選舉相道終未可言所當論者八先民詢芻蕘之
言明王設誹謗之木今大臣懼人攻已而欲鉗天下之
口不目之爲奸爲邪爲浮薄必詈之爲讒爲誇爲小人
目前之耳目可塗身後之是非難罔所當論者九君臣
之分等於天地今上名之曰總政已亦居之曰總政以
其身居於寵利之極耐彈忍辱必老死於位而後已古
所謂元老大臣乃如是其不知進退存亡者耶大臣既
無難進易退之節天下安有頑廉懦立之風舉一世之
人心風俗靡爛於乞墦登壟之坑滔滔而莫之止是故
陛下之治前數年不勝其操切慘刻而勢焰燥人後數
年不勝其姑息委靡而賢愚共貫前之政自居正總今
之政自時行總而皆不自朝廷總故也所當論者十然
君道莫先論相而取人亦在君身願陛下勿以國本爲
兒戲昔孔子以九經告君而先之修身勸賢大抵讒夫
女謁貨利之交一有惑溺則內之心志決不清明外之
身體決不強固矧以艷處之褒姒而爲善諧之驪姬狐
媚既以蠱其心鹿臺又復移其志陛下之方寸臣知其
不能自持者多矣抑何以貴德賤尊士而修身取人哉其
論國本曰陛下所以遲遲建儲者固欲效皇祖世宗之
爲耳然皇祖中年嘗立莊敬爲太子封皇考爲裕王非
終不立太子也矧今日事體又迥然不同皇貴妃寵過

皇后其處心積慮無一日而不萌奪嫡之心無一日而不思爲援立其子之計此世宗時所無也凡子必依於母皇元子之母壓於皇貴妃之下陛下曰長幼有序皇貴妃曰貴賤有等倘一日遂其奪嫡之心不審陛下何以處此此世宗時所無也景王就封止皇考一人在京今則章服不別名分不正弟既憑母之寵而朝夕近倖母又覬子之立而日夜樹功此世宗時所無也傳問陛下先曾失言於皇貴妃執此爲信及今不斷蠹惑日深剛斷日餒事體日難此世宗時所無也前者有旨不許諸司激擾愈致遲延非陛下頒設機穽以禦天

下言者乎使屆期無一人言及則佯爲不知以冀其遲延有一人言及則禦之曰此來激擾我也改遲一年明年又一人言及則又曰此又來激擾我也又改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而後已庶幾依違遷就以全其祖席昵愛之私而會不顧國本從此動搖天下從此危亂臣以爲陛下之禦人至巧而爲謀則甚拙也此等機智不可以罔匹夫匹婦顧欲以欺天下萬世耶疏入留中時廷臣相繼爭國本惟一本言最懇直帝銜之無何杖給事中孟養浩中旨以養浩所逞之詞根托一本造言誣君搖亂大典遂斥爲民屢薦卒不用一本既罷歸潛心六經濂洛諸書尤研精易學與顧憲成輩分主東林講席學者稱啟新先生里居二十五年預尅卒日賦詩誌之如期而逝天啟初贈太僕寺少卿子春字若木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知高陽獻二縣徵授御史太僕少卿徐兆魁攻李三才因痛詆顧憲成春三疏首發其檢邪出按湖廣請予禮部侍郎郭正域及光祿少卿顧憲成卿典楚宗人以訐僞王事鋤高牆者甚衆春爲訟冤疏復請釋回故宗家屬語甚切至咸寧知縣滿朝薦久繫奏請釋之因請并釋王邦才卞孔時又再疏劾守備中官杜茂且備陳採榷之害言臣不忍皇上聽小人

之謀名出漢桓唐德下爲我明基禍之主帝以湖廣地爲福王莊田春三疏力爭帝降旨切責葉向高致政去方從哲爲首輔春抗疏言今天下人材則朝虛野實貨財則野虛朝實從哲不能救正而第於福王則無事不曲從臣嘗歎皇上有爲堯舜之資而輔佐無人僅得王家屏沈鯉又俱不信用其餘大抵庸惡陋劣奸回媚嫉之徒不意至從哲而風益下臣聞從哲每向人言輒云內相之意是甘爲萬安焦芳會趙志皐沈一貫之不若也從哲疏辨乞去帝慰留而責春妄言瀆奏出爲福建右參議尋丁父艱天啟初起故官召爲尚寶少卿歷遷

光祿卿五年魏忠賢黨門克新劾春倚恃東林父作子述削籍歸崇禎九年召拜通政使遷戶部右侍郎歷尚書總督倉場條行釐弊十事以勞瘁予告未幾起南京戶部尚書疏請皇太子出閣從之累疏引疾不允九年條上戰守之策并論賊三可擊狀帝如議敕行十一年甚有聲及居大僚循職無咎會上疏請改折白糧忤旨罷歸是年卒

于孔兼字元時金壇人萬曆八年進士授九江推官入

爲禮部主事再遷儀制郎中疏論都御史吳時來曉節不終不當諡忠恪因請諡楊霽陳瓚孟秋乃奪時來諡而諡霽忠介大學士王家屏以爭冊立求去孔兼上言陛下徇內嬖之情而搖主器不納輔臣之言反重諫官之罰且移怒吏部削籍三人夫萬國欽獲罪申時行饒伸獲罪王錫爵非獲罪於陛下也輔臣於數千里外能遙制朝權若此毋乃陛下以此示恩欲其復來共成他圖耶自陛下有近日之舉而善類寒心邪臣鼓掌將來逢君必巧豫教無期申生楊廣再見於今此宗廟之不利非直臣等憂也帝得疏怒甚已竟留中明年正

月有詔竝封三王孔兼與員外郎陳泰來合疏爭曰立嫡之訓自古有之然歷考祖宗以來未有虛東宮之位以候嫡子者昔陛下正位東宮年甫六歲仁聖皇太后方在盛年先皇帝曾不少待陛下豈不省記乎地逼則嫌生禮殊則分定願收還新諭建儲封王一時竝舉宗社幸甚未報孔兼又言陛下堅持待嫡之說既疑羣臣謗訕又謂朝綱倒持遂欲坐諫者以無禮於君之罪夫謂元子當立不容緩者君子也此有禮於君者王如堅諸人是也謂竝封可行逢上意者小人也此無禮於君者許夢熊一人是也今欲以無禮之罪而加之有禮於其君者何以服人心昭國法臣又惟巫蠱之謗啟於堯母承乾之誅成於偏愛自古亂臣未有不窺人君之隙而逢迎以遂其奸者始錫爵之兩諭竝擬其負國慢君大矣既不能轉移君心決計於初乃以杜門求去爲計夫前無失策一去可以成名失而後爭爭而不得雖去不足塞責矣人謂錫爵言無不盡特苦陛下聽斷之不行臣則云陛下悔心已萌特憂錫爵感孚之未至若姑云徐徐坐視君父之過舉錫爵縱不爲宗社計獨不爲身名計乎會廷臣多諫者其事竟寢亡何考功郎中趙南星坐京察削籍孔兼泰來各疏救帝積前恨謫孔兼

安吉判官泰來饒平典史孔兼投牒歸家居二十年杜門讀書矩矱整肅鄉人稱之無間言泰來字伯符平湖人年十九舉萬曆五年進士授順天教授進國子博士見執政與言路相水火上書規之坐是五年不調南京禮部郎中馬應圖泰來同邑又同年生也十三年上疏譏切執政又力詆給事中齊世臣御史龔懋賢蔡系周孫愈賢吳定而盛稱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李植諸人忤旨謫大同典史給事中王致祥御史柴祥等希執政意復連章劾應圖且言泰來爲點定奏章帝以應圖既貶不問泰來引疾歸久之起禮部主事進員外郎疏請建儲不報踰年遂卒年三十六天啟中孔兼泰來俱贈光祿少卿于氏爲金壇望族孔兼祖湛戶部侍郎兄文照大名兵備副使再從弟仕廉南京戶部侍郎有清望史孟麟字際明宜興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改吏科給事中疏劾少詹事黃洪憲典試作奸左都御史吳時來沮抑言路執政庇之格不行員外郎趙南星主事姜士昌相繼劾兩人并及副都御史詹仰庇執政滋不說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素附執政屬同官李春開三疏訐南星士昌妄言帝止下春開疏而留南星士昌奏不發給事中王繼光萬自約不平復抗章論時來等

詞甚峻切孟麟亦上疏力攻春開語并侵執政因求罷不許孟麟竟自引歸春開亦謝病去後以考察罷孟麟尋召爲兵科右給事中二十年大學士趙志皐張位言凡會議會推並令廷臣類奏取自上裁用杜專權孟麟疏爭曰自臣通籍以來竊見閣臣侵部院之權言路希閣臣之指官失其守言失其責久矣陛下更置輔臣與天下更始政事歸六部公論付言官天下方欣欣望治奈何忽有此令曩太祖罷中書省分設六部恐其專也而官各有職不相侵越則又惟恐其不專蓋以一事任一官則專不爲害即使敗事亦罪有所歸此祖宗建官之意也今令諸臣各書所見類奏以聽上裁則始以一部之事分而散之於諸司究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於禁密事雖上裁旨由閣擬脫有私意奸其間內託上旨外諉廷言誰執其咎又脫有馬保張居正者貪緣爲奸授意外廷小人趨承扶同罔上朝廷不得察其非當官不能爭其是又誰執其咎臣竊謂政權分之六部不可以爲專惟六部不專即必有專之者是乃收攬威權之漸必不可從也忤旨不納再遷吏科都給事中三王竝封議起孟麟于孔兼等詣王錫爵邸爭之又進或問一篇別白尤力尚書孫鑨考功郎中趙南星掌癸巳京察

孟麟實佐之南星以讒言斥孟麟亦引疾歸召拜太僕少卿復以疾去孟麟素砥名節復與東林講會時望益重家居十五年召起故官督四夷館會靦梃擊事疏請冊立皇太孫絕羣小覬覦之望且救御史劉光復帝怒謫兩浙鹽運判官熹宗立稍遷南京禮部主事累擢太僕卿卒

薛敷教字以身武進人祖應旂字仲常嘉靖十四年進士由慈谿知縣屢遷南京考功郎中主京察大學士嚴嵩嘗爲給事中王曙所劾嵩嘗屬曙嘱尚寶丞諸傑貽書應旂令黜曙應旂反黜傑嵩大怒應旂又黜常州知府符驗嵩

令御史桂榮劾應旂挾私黜郡守請建昌通判歷浙江提學副使應旂雅工場屋文字與王鏊唐順之瞿景淳齊名其閱文所品題百不失一以大計罷歸顧憲成兄弟方少從之學敷教遂與善用風節相期許及舉萬曆十七年進士與高攀龍同出趙南星門益以名教自任會南京御史王藩臣疏劾巡撫周繼不具揭都察院爲安希范字小范無錫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行人遷禮部主事乞便養母改南京吏部二十一年行人高攀龍以趙用賢去國疏爭之與鄭材楊應宿相許攀龍謫揭陽典史御史吳弘濟復爭亦被黜希范上疏曰近年以來正直之臣不安於位趙南星孟化鯉爲選郎秉公持

時行等疏言故事御史建白北京即日投揭臺長南京則以三日薄臣廢故事薄罰未爲過必如數教言將盡抑大臣而後可耶副都御史詹仰庇劾數教煽惑人心淆亂國是詔數教歸省過三年以教職用大學士許國以數教共門生而疏語侵己尤憤白請罷斥因言邇來建言成風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過故人競趨之爲捷徑此風既成莫可救止方今京師訛言東南赤旱臣未爲憂而獨憂此區區者彼止一時之災此則世道之慮也時來亦乞休力詆數教及主事饒伸帝慰留國時來都給事中陳與郊復上疏極詆建言諸臣帝亦不問二

十年夏起數教鳳翔教授旋遷國子助教明年力爭三王並封又上書王錫爵請以救南星謫光州學正省母歸遂不復出數教禔身嚴苦垢衣糲食終身未嘗受人饋家居二十年力持清議大吏有舉動多用數教言而止後與憲成兄弟及攀龍講學卒贈尚寶司丞

安希范字小范無錫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行人遷禮部主事乞便養母改南京吏部二十一年行人高攀龍以趙用賢去國疏爭之與鄭材楊應宿相許攀龍謫揭陽典史御史吳弘濟復爭亦被黜希范上疏曰近年以來正直之臣不安於位趙南星孟化鯉爲選郎秉公持

正乃次第屏黜趙用賢節鑿震天下止以吳鎮豎子一
疏而歸使應宿材得窺意指交章攻擊至如孫繼之清
修公正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禎之孤介廉方並朝廷
儀表籠世達先後去國禎亦堅懷去志天下共惜諸臣
不用而疑閣臣媚嫉不使竟其用也高攀龍一疏正直
和平此陛下忠臣亦輔臣諍友至如應宿辨疏塗面喪
心無復人理明旨下部科勘議未嘗不是攀龍非應宿
及奉處分之詔則應宿僅從薄謫攀龍反竄炎荒輔臣
誤國不忠無甚於此乃動輒自文詖之宸斷坐視君父
過舉弱違補衮之謂何苟俟降斥之後陽為申救以愚

天下耳目而天下早已知其肺腑矣吳弘濟辨別君子
小人較若蒼素乃與攀龍相繼得罪臣之所惜不為二
臣正恐君子皆退小人皆進誰為受其禍者乞陛下立
斥應宿材為小人媚竈之戒復攀龍弘濟官以奬忠良
并嚴諭閣臣王錫爵無挾私植黨仇視正人則相業光
而聖德亦光矣時南京刑部郎中譚一召主事孫繼有
方以劾錫爵被譴希范疏入帝怒斥為民希范恬靜簡
易與東林講學之會蠡宗嗣位將起官先卒贈光祿少
卿吳弘濟宇春陽秀水人希范同年進士由蒲圻知縣
擢御史連劾福建巡撫司汝濟大理卿吳定戎侍郎

郝杰薊遼總督顧養謙不納三王並封詔下偕同官抗
疏爭既而以論應宿攀龍事貶二秩調外王錫爵等疏
救給事御史執政疏每上輒重其罰竟斥為民未幾卒
熹宗時贈官如希范譚一召大庾人孫繼有餘姚人一
召疏曰輔臣錫爵再輔政以來斥逐言者無慮月攀龍
弘濟之黜一何甚也自趙南星秉公考察錫爵含怒積
憤故南星一掛彈章而斥于孔兼薛敷教張納陛等以
申救而斥孟化鯉等以推張棟而斥李世達孫鑨又相
繼罷去矣怒心橫生觸事輒發又安知是非公論耶繼
有疏曰吳弘濟救攀龍則黜黃紀賢吳文梓救弘濟則
罰鄭材傾陷善類而黜罰不加何其舛也今所指為攀
龍罪者以攀龍謂陛下不親一事批答盡出輔臣然疏
內初無此語何以服攀龍心然此猶小者耳本兵經略
安危所係乃以匪人石星宋應昌任之豈不悞國家大
計哉與一召疏益上帝怒曰近罪攀龍出朕獨斷小臣
無狀詆誣閣臣朋奸黨惡不可不罪其除一召名謫繼
有極邊雜職給事中葉繼美疏救二人及希范帝益怒
并除繼有名遣官逮希范一召奪繼美俸一年錫爵力
救詔免逮諸人遂廢於家繼有終知府

劉元珍字伯先無錫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初授南京

禮部主事進郎中親老歸養起南京職方釐汰老弱營軍歲省銀二萬有奇三十三年京察吏部侍郎楊時喬都御史溫純盡黜政府私人錢夢皐等大學士沈一貫密爲地詔給事御史被黜者皆留且不下察疏元珍方服闋需次抗疏言一貫自秉政以來比暱憸人叢集奸慝假至尊之權以售私竊朝廷之思以市德罔上不忠孰大於是近見夢皐有疏每以黨加人從古小人未有不以朋黨之說先空善類者所闢治亂安危之機非細故也疏奏留中一貫亟自辨乞明示獨斷之意以釋羣疑夢皐亦詆元珍爲溫純鷹犬疏皆不報禾幾敕諭廷臣以留用言官之故貶元珍一秩調邊方一貫佯救給事御史侯慶遠葉永盛等亦爭之不從時員外郎賀燦然南京御史朱吾弼相繼論察典而主事龐時雍則直攻一貫欺罔者十誤國者十且曰一貫之富貴日崇陛下之社稷日壞頃南郊雷震正當一貫奏請頒行敕諭之時意者天厭其奸以警悟陛下俾早除讒慝乎帝得疏怒命并元珍燦然貶三秩調極邊頃之慶遠及御史李楨等申救帝益怒奪其俸謫元珍等極邊雜職俄御史周家棟指陳時政語過激帝遷怒元珍等皆除其名然察疏亦下諸被留者皆自免去光宗卽位起元珍光

祿少卿時遼瀋旣沒故贊畫主事劉國縉入南四衞以招撫軍民爲名投牒督餉侍郎令發舟南濟議者欲推爲東路巡撫元珍上疏言國縉乃李成梁義兒成梁棄封疆國縉爲營免遂基禍本楊鎬李如柏喪師國縉甫留且不下察疏元珍方爲贊畫卽奏保二人欲坐杜松以違制創議用遼人旨官帑二十萬金募土兵三萬健官乃忽擁數萬衆欲問道登萊竄處內地萬一敵中間諜闌入其間何以備之疏下兵部巡撫議遂寢未幾元珍卒官初元珍罷歸以講學爲事表節義卹鰥寡行義重於時時雍汶上人萬曆二十年進士知丹徒縣歷戶兵二部主事旣除名未及起用而卒

總裁纂修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兼太子太傅張廷玉等奉

敕修

魏允貞弟允中　劉廷蘭　王　國

余懋衡　李三才

魏允貞字懋忠南樂人萬曆五年進士授荊州推官大
學士張居正歸葬吏趨事恐後允貞獨不赴且扶其
奴治行最徵授御史吏部尚書梁夢龍罷允貞言銓衡
任重往者會推之前所司率受指執政或司禮中官以
故用非其人帝納其言特用嚴溝中外翕服俄劾兵部

尚書吳兌兌引去已陳時弊四事言自居正竊柄吏兵
二部遷除必先關白故所用悉其私人陛下宜與輔臣
精察二部之長而以其職事歸之使輔臣不侵部臣之
權以行其私部臣亦不乘輔臣之間以自行其私則官
方自肅自居正三子連登制科流弊迄今未已請自今
輔臣子弟中式俟致政之後始許廷對庶俾門稍杜自
居正惡聞讜言每遇科道員缺率擇才性便給工諂媚
善逢迎者授之致昌言不聞佞臣得志自今考選時陛
下宜嚴敕所司毋循故轍俺答自通市以來邊備懈弛
三軍月餉既剋其半以充市賞復剋其半以奉要人士
終

無宿飽何能禦寇至邊左戰功尤可駭異軍聲則日振於前生齒則日減於舊奏報失眞遷敘逾格賞罰無章何以能國哉疏入下都察院先是居正既私其子他輔臣呂調陽子與周張四維子泰徵甲徵申時行子用懋皆相繼得舉甲徵用懋將廷對而允貞疏適上四維大慍言臣待罪政府無所不當聞今因前人行私而欲臣不預聞吏兵二部事非制也因爲子白誣且乞骸骨時行亦疏辨帝並慰留而責允貞言過當戶部員外郎李三才奏允貞言是並貶秩調外允貞得許州判官給事中御史周邦傑趙卿等論救不納允貞雖謫然自是輔政缺失言行取諸臣幾經綸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等疏留中以久次進右副都御史二十八年春疏陳時

臣居位其子無復登第者久之累遷右通政二十一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允貞素剛果清操絕俗以所部地瘠民貧力裁冗費及州縣供億以其銀數萬繕亭障建烽堠置器市馬易粟又奏免平陽歲額站銀八萬以所省郵傳羨補之雁門平定軍以通屯糧寬徙允貞奏除其租招令復業寧嵐互市省撫賞銀六萬汾州有兩郡王宗人與軍民雜處知州秩卑不能制奏改爲府自欽市成邊政廢允貞覩要害築邊牆萬有餘丈政聲大著帝亦數嘉其能會詔中官張忠採礦山西允貞抗疏極諫不報已西河王知燧請開解州安邑鋒縣

礦以儀賓督之指揮王守信請開平定稷山諸礦帝並報允貞恐民愈擾請令忠兼領亦不納三殿災詔求直言允貞言咎在輔臣歷數趙志皐張位罪且曰前二臣以二月加恩踰月兩宮災今年又加恩而三殿復災天意昭然位等力辨求罷帝慰留責允貞邊臣不當言朝事因屢推不用遂肆狂言奪俸五月頃之允貞疏舉遺賢請召還王家屏陳有年沈鯉李世達王汝訓及小臣史孟麟張棟萬國欽馬經綸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等疏留中以久次進右副都御史二十八年春疏陳時政缺失言行取諸臣幾經綸薦陛下猶不輕予一官彼皆寢閣甚者嚴譴隨之彼報稅之徒悉無賴奸人鄉黨不齒顧乃朝奏夕報如響應聲臣不解也胥徒入鄉民間猶擾況緹騎四出如虎若狼家室立破如吳寶秀華鉦諸人禍至慘矣而陛下曾不一念及錢穀出入上下相積猶多奸弊敕使手握利權動逾數萬有司不敢問撫按不敢問豈無吮膏血以自肥者而陛下曾不一察及金取於滇不足不止珠取於海不罄不止錦綺取於吳越不極奇巧不止乃元老聽其投閒直臣幾於永錮

是陛下之愛賢士曾不如愛珠玉錦綺也疏奏亦不省
先是張忠以開礦至後孫朝復至榷稅誅求百方允貞
每事裁抑會忠杖死太平典史武三傑朝使者逼殺建
雄縣丞李逢春允貞疏暴其罪朝怒劾允貞抗命阻撓
帝留允貞疏不下而下朝疏於部院吏部尚書李戴都
御史溫純等力稱允貞賢請下允貞疏平議帝竝留中
山西軍民數千恐允貞去相率詣闕懇寃兩京言官亦
連章論救帝乃兩置不問明年忠以夏縣知縣袁應春
抗禮劾貶之允貞請留應春不報允貞父已九十餘允

貞歲歲乞侍養章二十上廷議以救使害民非允貞不
能制固留之其年五月請益力始聽歸士民爲立祠已
閱視者奏允貞守邊勞卽家進兵部右侍郎尋卒天啓
初追謚介肅弟允中允孚允中爲諸生副使王世貞大
器之歲鄉試世貞戒門吏曰非魏允中第一無伐鼓以
傳也已而果然時無錫顧憲成漳浦劉廷蘭竝爲舉首
負儁才時人稱三解元尋與廷蘭舉萬曆八年進士張

而國亦由此顯名還朝薦王錫爵陸樹聲胡執禮耿定
向海瑞胡直顧鯨魏允貞尋出督南畿學政以疾歸起
掌河南道首輔申時行欲寘所不悅者十九人察典吏
部尚書楊巍等依違其間國力持不可時行以御史馬
允登資在國前乃起允登掌察而國佐之諸御史咸集
允登書十九人姓名曰諸人可謂公論不容者矣國孰
視叱曰諸人獨忤執政耳天日監臨何出此語允登意
不回國怒奮前欲毆允登走國環柱逐之同列救
解事聞兩人竝調外國得四川副使移疾歸而十九人
賴國以免久之起故官蒞山西改督河南學政遷山東

參政所在以公廉稱召爲太僕少卿復出爲山西副使歷南京通政使三十七年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歲凶屢上寬恤事宜大盜劉應第董世耀聚衆稱王剽刼遠近督兵討滅之進右都御史巡撫如故國剛介與弟吏部侍郎圖竝負時望爲黨人所忌乞休歸卒

余懋衡字持國婺源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永新知縣徵授御史時以殿工礦稅四出驕橫懋衡上疏言與其騷擾里巷權及雞豚曷若明告天下稍增田賦共襄殿工今避加賦之名而爲竭澤之計其害十倍於加賦忤旨停俸一年巡按陝西稅監梁永輦私物於畿輔役人馬甚衆懋衡奏之永大恨使其黨樂綱賄膳夫毒懋衡再中毒不死拷膳夫獲所予賄及餘蠱遂上疏極論永罪言官亦爭論永帝皆不省永慮軍民爲難召亡命擾甲自衛御史王基洪聲言永必反具陳永斬閻及殺掠吏民狀巡撫顧其志頗爲永諱永乃藉口辨帝疑御史言不實而咸寧長安二知縣持永益急永黨王九功董多私裝恐爲有司所跡託言永遣乘馬結陣馳去縣緹追及之華陰相格鬬已皆被繫懋衡遂以反逆聞永寄甚爪牙盡亡獨綱在乃教永誣劾咸寧知縣滿朝薦朝薦被逮永不久亦撤還閣中始靖懋衡尋以憂歸起掌河南道事擢大理右寺丞引疾去天啓元年起歷大理左少卿進右僉都御史與尚書張世經共理京營戎政進右副都御史改兵部右侍郎俱理戎政三年八月廷推南京吏部尚書以懋衡副李三才推吏部左侍郎以歸明年十月再授前職懋衡以瑠勢方張堅臥不起既而奸黨張訥醜詆講學諸臣以懋衡從吾及孫愼行爲首遂創奪崇禎初復其官

李三才字道甫順天通州人萬曆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中與南樂魏允貞長垣李化龍以經濟相期許及允貞言事忤執政抗疏直之坐謫東昌推官再遷南京禮部郎中會允貞化龍及鄒元標竝官南曹益相與講求經世務名籍甚遷山東僉事所部多大猾積盜廣設方畧悉禽滅之遷河南參議進副使兩督山東山西學政擢南京通政參議召爲大理少卿二十七年以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時礦稅使四出才所部權稅則徐州陳增儀真暨祿鹽課則揚州魯保蘆政則沿江邢隆棋布予里間延引奸徒僞鈐印符所

至若捕叛亡公行攘攸而增尤甚數窘辱長吏獨三才
以氣凌之裁抑其爪牙肆惡者且密令死囚引爲黨飢
捕殺之增爲奪氣然奸民以礦稅故多起爲盜浙人趙
一平用妖術倡亂事覺竄徐州易號古元妄稱宋後與
其黨孟化鯨馬登儒輩聚亡命署僞官期明年二月諸
方竝起謀洩皆就捕一平亡之寶坻見獲三才再疏陳
礦稅之害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
亦戀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財賄而不使小民享升斗
之需欲綿祚萬年而不使小民適朝夕之樂自古未有
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於斯而可幸無亂者今

開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則在溺志貨財臣請渙發德音
罷除天下礦稅欲心既去然後政事可理踰月未報三
才又上言臣爲民請命月餘未得請閭近日章奏凡及
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衆畔土崩小民
皆爲敵國風馳塵驚亂衆麻起陛下塊然獨處卽黃金
盈箱明珠填屋誰爲守之亦不報三十年帝有疾詔罷
礦稅俄止之三才極陳國勢將危請亟下前詔不聽清
口水涸阻漕三才議濬渠建閘費二十萬請留漕粟濟
之督儲侍郎趙世卿力爭三才遂引疾求去帝惡其委
避許之淮揚巡按御史崔邦亮巡漕御史李思孝給事

中曹于汴御史史學遷袁九皐交章乞留而學遷言陛
下以陳增故欲去三才託詞解其官年來中使四出海
內如沸李盛春之去以王虎魏允貞之去以孫朝前漕
臣李誌之去亦以礦稅事他監司守令去者不可勝數
今三才復繼之推上軍民以三才罷欲甘心於增增避
不敢出三才不當去可知疏仍不答三才遂去淮之徐
州連疏請代未得命會侍郎謝杰代世卿督儲復請留
乃命三才供事俟代者帝亦竟不遣代也明年九月復
疏言乃者迅雷擊陵大風拔木洪水滔天天變極矣趙
古元方磔於徐李大榮旋梟於亳而睢州巨盜又復見

告人離極矣陛下每有徵求必曰內府匱乏夫使內府
果乏是社稷之福也所謂貌瘦而天下肥也而其實不
然陛下所謂匱乏者黃金未遍地珠玉未際天耳小民
饕飧不飽重以征求筆楚無時桁楊滿路官惟丐罷民
惟請死陛下寧不惕然警悟邪陛下毋謂臣禍亂之言
爲未必然也若既已然矣將置陛下何地哉亦不報既
而睢盜就獲三才因奏行數事部內晏然歛人程守訓
以貲官中書爲陳增參隨縱橫自恣所至鼓吹盛儀衛
許人告密刑拷及婦孺畏三才不敢至淮三才劾治之
得贓數十萬增懼爲己累并搜獲其奇珍異寶及僭用

龍文服器守訓及其黨俱下吏伏法遠近大快三十四
年皇孫生詔併礦稅釋逮繫起廢滯補言官既而不盡
行三才疑首輔沈一貫尼之上疏陰詆一貫甚力繼又
言恩詔已頒旋復中格道路言前日新政不過乘一時
喜心故旋開旋蔽又謂一貫慮沈鯉朱賡逼己既忌其
有所執爭形已之短又恥其事不由己欲壞其成行賄
左右多方蠱惑致新政阻格帝得疏震怒嚴旨切責奪
俸五月其明年豐祿卒三才因請盡撤天下稅使帝不
從命魯保兼之是時顧憲成里居講學東林好臧否人
物三才與深相結憲成亦深信之三才嘗請補大僚選

科道錄遺佚因言諸臣祇以議論意見一觸當塗遂永
棄不收要之於陛下無忤今乃假天子威以錮諸臣復
假忤主之名以文己過負國負君罪莫大此意爲憲成
諸人發己復極陳朝政廢壞請帝奮然有爲與天下更
始且力言遼左阽危必難永保狀帝皆置不省三才揮
霍有大略在淮久以折稅監得民心及淮徐歲侵又請
振恤鑄馬價淮人深德之屢加至戶部尚書會內閣缺
人建議者謂不當專用詞臣宜與外僚參用意在三才
及都御史缺需次內召由是忌者日衆謗議紛然工部
郎中邵輔忠遂劾三才大奸似忠大詐似直列具貪僞

險橫四大罪御史徐兆魁繼之三才四疏力辨且乞休
給事中馬從龍御史董兆舒彭端吾南京給事中金士
衡相繼爲三才辨大學士葉向高言三才已杜門待罪
宜速定去留爲漕政計皆不報已而南京兵部郎中錢
策南京給事中劉時俊御史劉國縉喬應甲給事中王
紹徽徐紹吉周永春姚宗文朱一桂李瑾南京御史張
邦俊王萬祚復連章幼三才而給事中胡忻曹于汴南
京給事中段然御史史學遷史記事馬孟祚王基洪文
交章論救朝端聚訟迄數月未已憲成乃貽書向高力
稱三才廉直又貽書孫丕揚力辨之御史吳亮素善三
十五上久不得命遂自引去帝亦不罪也三才既家居
忘者慮其復用四十二年御史劉光復劾其盜皇木營
建私第至二十二萬有奇且言三才與于玉立遙執相
權意所欲用銓部輒爲推舉三才疏辨請遣中官按問
給事中劉文炳御史李徵儀工部郎中聶心湯大理丞
王士昌助光復力攻三才徵儀心湯三才嘗舉吏也三
才憤甚自請籍其家工部侍郎林如楚言宜遣使覆勘
光復再疏并言其侵奪官廠爲園囿御史劉廷元遂率

同列繼之而潘汝禎又特疏論劾既而巡按御史顏思
忠亦上疏如光復指三才益憤請諸臣會勘又請帝親
鞫乃詔徵儀階給事中吳亮嗣往其明年光復坐事下
獄三才陽請釋之而復力爲東林辨白曰自沈一貫假
撰妖書擅僇楚宗舉朝正人攻之以去繼湯賓尹韓敬
科場作奸孚由自取於人何尤而今之黨人動與正人
爲讐士昌光復尤爲戎首挺身主盟力爲一貫敬報怨
騰說百端攻擊千狀以大臣之賢者言之則葉向高去
矣王象乾孫瑋王圖許弘綱去矣曹于汴胡忻朱吾弼
葉茂才南企仲朱國祚等去矣近又攻陳薦汪應蛟去

矣以小臣之賢者言之梅之煥孫振基段然吳亮馬孟
禎湯兆京周起元史學遷錢春等去矣李朴鮑應鰲丁
元薦龐時雍吳正志劉宗周等去矣合於己則留不合
則逐陛下第知諸臣之去豈知諸黨人驅之乎今奸黨
讐正之言一曰東林一曰淮撫所謂東林者顧憲成講
書講學之所也從之遊者如高攀龍姜士昌錢一本劉
元珍安希范岳元聲薛敷教並東身厲名行何負國家
哉偶曰東林便成陷穽如鄒元標趙南星等被以此名
即力阻其進所朝上而夕下者惟史繼偕請人耳人才
邪正實國祚攸關惟陛下察焉疏入衆益恨之亮嗣等

既往勘久之無所得第如光復言還報遂落職爲民天
啓元年遼陽失御史房可壯連疏請用三才有詔廷臣
集議通政參議吳殿邦力言不可用至目之爲盜臣御
史劉廷宣復薦三才言國家既惜其才則用之耳又何
議然廣寧已有王化貞不若用之山海帝是其言即欲
變前說及署議元標亦不敢主議竟不決事遂寢三年
起南京戶部尚書未上卒後魏忠賢亂政其黨御史石
三畏追劾之詔削籍奪封誥崇禎初復官三才才大而
好用機權善籠絡朝士櫛進退淮十三年結交遍天下性不
能持廉以故爲衆所毀其後擊三才者若邵輔忠徐兆
魁輩咸以附魏忠賢名麗逆案而推轂三才若顧憲成
鄒元標趙南星劉宗周皆表表爲時名臣故世以三才
爲賢

贊曰朋黨之成也始於矜名而成於惡異名盛則附之
者衆附者衆則不必皆賢而胥引之樂其與己同也名
高則毀之者亦衆毀者不必不賢而怒而斥之惡其與
己異也同異之見岐於中而附者毀者爭勝而不已則
黨日衆而爲禍熾矣魏允貞王國余懋衡皆以卓犖閎

偉之概爲衆望所歸李三才英邁豪儁傾動士大夫皆
負重名當世黨論之盛數人者實爲之魁則好同惡異
之心勝也易曰渙其羣元吉知此者其惟聖人乎

總裁官翰林院掌院事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張廷玉等奉
敕修

姜應麟從子思睿
羅大紘黃正賓
業初春楊其休　蔡
貢名儒張棟　董嗣成
孟養浩
王如堅
張貞觀
謝廷讚兄廷諒
何選馮生虞　任彥葉
朱維京
王學曾徐杰
樊玉衡子鼎遇　維城
孫自一
楊天民

姜應麟字泰符慈谿人父國華嘉靖中進士歷陝西參
議有廉名應麟舉萬曆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科
給事中貴妃鄭氏有殊寵生子常洵詔進封爲皇貴妃
而王恭妃有皇長子已五歲無所益封中外籍籍疑帝
欲立愛十四年二月應麟首抗疏言禮貴別嫌事當愼
始貴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猶亞位中宮恭妃誕育元嗣
翻令居下撰之倫理則不順質之人心則不安傳之天
下萬世則不正非所以重儲貳定衆志也伏請俯察輿
情收還成命其或情不容已請先封恭妃爲皇貴妃而

後及於鄭妃則禮既不遑倩亦不廢然臣所議者末
及其本也陛下誠欲正名定分別嫌明微莫若俯從閣
臣之請冊立元嗣爲東宮以定天下之本則臣民之望
慰宗社之慶長矣疏入帝震怒抵之地徧召大瑞諭曰
冊封貴妃初非爲東宮起見科臣奈何訕朕手擊案者
再諸璫環跪叩首怒稍解遂降旨貴妃敬奉勤勞特加
殊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疑君竇直可降極邊雜職
於是得大同廣昌典史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
如法繼言之竝得罪兩京申救者疏數十上皆不省自
後言者蠭起咸執立儲自有長幼之旨以責信於帝帝
難厭苦之終不能奪也應麟居廣昌四年量移餘干知
縣以父憂歸服闋至京會吏部數以推舉建言諸臣得
重譴應麟遂不復補家居二十年光宗立起太僕少卿
給事中薛鳳翔劾應麟老病失儀遂引疾去崇禎三年
卒贈太常卿從子思睿字顓愚少孤事母孝舉天啓二
年進士授行人崇禎三年擢御史明年春陳天下五大
獘曰加派病民曰郵傳過剏曰搜剔愈精頭緒愈亂曰
懲盜愈甚預廢愈多曰督責愈急蒙蔽愈深忤旨切責
其冬遣宦官監視邊務抗疏切諫已劾首輔周延儒以
家人周文郁爲副將弟素儒爲錦衣叔父人瑞爲中書

受賕行私請罷斥已論救給事中魏呈潤御史李日輔
王績粲巡按雲南陛辭歷指諸弊政而言舉朝拯焚救
溺之精神專用之摘抉細微而以察吏詰戎寧奪大柄
僅付二三閣寺厝火自安不知變計天下安望太平忤
旨切責還朝值帝撤還二部總理諸鎮監視內臣思睿
請竝撤監視京營閫寧者因詆向來秉政大臣阿承將
順之罪意指溫體仁也體仁二子儼伉數請囑提學僉
事黎元寬會元寬以文體險怪論黜遂發其二子私書
思睿劾體仁縱子作奸以元寬揭爲據體仁謂揭不出
元寬手思睿等羣謀排陷元寬上疏證明思睿再劾體
仁以羣謀二字成陷人之阱但知有子不知有君帝怒
奪俸五月出視河東鹽政安邑有故都御史曹于汴講
學書院思睿爲置田構學舍公餘親蒞講授代還乞假
歸里未幾卒

陳登雲字從龍唐山人萬曆五年進士除鄢陵知縣政
最徵授御史出按遼東疏陳安攘十策又請速首功之
賞改巡山西還朝會廷臣方爭建儲登雲謂議不早決
由貴妃家陰沮之十六年六月遂因災異抗疏劾妃父
鄭承憲言承憲懷禍藏奸窺覬儲貳日與貂瑞往來綢
繆杯酌且廣結山人術士緇黃之流曩陛下重懲科場

冒籍承憲妻每揚言事由己發用以恐喝勛貴簧鼓朝紳不但惠安遭其虐焰即中宮與太后家亦謹避其鋒矣陛下享國久長自由敬德所致而承憲每對人言以爲不立東宮之效干撓盛典蓄隱邪謀他日何所不至苟不震奮乾剛斷以大義雖日避嚴撤樂素服停刑恐天心未易格天變未可弭也疏入貴妃承憲皆怒同列亦爲登雲危帝竟留中不下久之疏論吏部尚書陸光祖又論貶四川提學副使馮時可論罷應天巡撫李涷順天巡撫王致祥又論禮部侍郎韓世能尚書羅萬化南京太僕卿徐用檢朝右皆憚之時方考選科道登雲因疏言近歲言官壬午以前怵於威則摧剛爲柔壬午以後昵於情則化直爲佞其間豈無剛直之人而弗勝齟齬多不能安其身二十年來以剛直擢京卿者百止一二耳背公植黨逐嗜乞憐如所謂七豺八狗者言路顧居其半夫臺諫爲天下持是非而使人賤辱至此安望其抗顏直繩爲國家鉏大奸殲巨蠹哉與其悞用而斥之不若慎於始進因條數事以獻出按河南歲大饑人相食副使崔應麟見民啖澤中雁矢襲示登雲登雲即進之於朝帝立遣寺丞鍾化民齎帑金振之登雲巡方者三風裁峻厲以久次當擢京卿累寢不下遂移疾歸尋卒

羅大紘字公廓吉水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行人十九年八月遷禮科給事中甫拜命即上定制書數千言已復言視朝宜勤語皆切直先有詔以二十年春冊立東宮至是工部主事張有德以頒備儀物請帝怒命奪俸閣臣名乞收新命納諸臣請帝益怒首輔申時行方在告開帝怒乃密揭言臣雖列名公疏實不與知帝喜手詔褒答而揭與詔俱發禮科故事閣臣密揭無發科者獨大紘守科使者紿取之及往索時行留不發大紘乃抗疏曰臣奉職無狀謹席藁以待獨念時行受國厚恩乃內外二心藏奸蓄禍誤國賣友罪何可勝言夫時行時行慚懼亟謀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遣使取揭時身雖在告凡翰林遷改之奏皆儼然首列其名何獨於建儲一事深避如此縱陛下赫然震怒加國等以不測之威時行亦當與分過況陛下未嘗怒而乃沮塞廕聰搖動國本苟自獻其乞憐之術而遏主上悔悟之萌此臣之所大恨也假令國等得請將行慶典而恩澤加焉時行亦辭之乎蓋其私心妄意陛下有所牽繫故陽附

廷臣請立之議而陰緩其事以爲自交宮掖之謀使講之而得則明居羽翼之功不得則別爲集菀之計其操此術以愚一世久矣不圖今日乃發露之也疏入帝震怒命貶邊方雜職俄以六科鍾羽正等論救斥爲民羽正等奪俸中書舍人黃正賓復抗疏力詆時行帝怒下獄拷訊斥爲民時行亦不安無何竟引去大紘志行高卓鄉人以配里先達羅倫洪先號爲三羅天啓中贈光祿少卿正賓歙人以貲爲舍人直武英殿聡由貲入官思樹奇節至是遂見推清議後李三才顧憲成咸與遊益有聲士大夫間熹宗立起故官再遷尚寶少卿引病歸魏忠賢下汪文言獄詞連正賓坐贓千金遣戍大同莊烈帝嗣位復官致仕崇禎元年六月魏黨徐大化楊維垣已罷官猶潛居輦下交通奄寺正賓在都抗疏發其奸勒兩人歸田里都人快之而疏有潛通宦寺語帝令指名正賓以趙倫于化龍對帝以其妄斥回籍

李獻可字堯俞同安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武昌推官課最徵授戶科給事中屢遷禮科都給事中二十年正月偕六科諸臣疏請豫教言元子年十有一矣豫教之典當及首春舉行倘謂內庭足可誦讀近侍亦堪輔導則禁闥幽閒豈若外朝之清肅內臣忠敬何如師保之尊嚴疏入帝大怒摘疏中誤書弘治年號責以違旨侮君貶一秩調外餘奪俸半歲大學士王家屏封還御批帝益不悅吏科都給事中鍾羽正言獻可之疏臣實贊成之請與同謫吏科給事中舒弘緒亦言言官可罪豫教必不可不行帝益怒出弘緒南京而羽正及獻可竝以雜職徙邊方大學士趙志皐論救被旨譙讓吏科右給事中陳尚象復爭之坐斥爲民戶科左給事中孟養浩御史鄒德泳戶兵刑工四科都給事中丁懋遜張棟吳之佳楊其休禮科左給事中葉初春各上疏救帝益怒廷杖養浩百除其名德泳懋遜等六人竝貶一秩出之外獻可羽正弘緒亦除名當是時帝一怒而斥諫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駭歎然諫者卒未已禮部員外郎董嗣成御史賈名儒特疏爭之御史陳禹謨吏科左給事中李周策亦偕其寮論諫帝怒加甚奪嗣成職名儒謫邊方德泳懋遜等咸削籍禹謨等停俸有差禮部尚書李長春等亦疏諫帝復詰讓獻可等遂廢於家久之吏部尚書蔡國珍侍郎楊時喬先後請收敘咸報寢天啓初錄先朝言事諸臣獻可已前卒詔贈光祿卿弘緒名儒皆獻可同年進士尚象懋遜之佳初春其休嗣成皆萬曆八年進士弘緒通山人由庶吉士改給事中天啓

中贈光祿少卿尚象都勻人以中書舍人爲給事中嘗
劾罷尚書沈鯉爲士論所非至是以直言去國人始稱
爲天啓中贈官如弘緒懋遷雷化人爲餘姚知縣有治
績入爲吏科給事中既削籍里居三十年光宗立起太
僕少卿累遷工部左侍郎卒贈尚書之佳長洲人初爲
襄陽知縣初春吳縣人初爲願德知縣竝以治行徵至
是與張棟竝斥稱吳中三諫天啓初贈之佳太僕少卿
初春光祿少卿之佳孫适亦兵科給事中内官張德殿殺人帝
城人由蘇州推官擢吏科給事中敢言其休青
令司禮按問蔽罪其下其休乞竝付德法司竟報許帝
數不視朝十七年正月其休以萬邦入覲請臨御以風
勵諸臣他論奏甚衆罷歸卒贈太常少卿嗣成烏程人
祖份禮部尚書父道醇南京給事中仍世貴顯嗣成以
氣節著士論多之名儒眞定人贈官如初春棟字伯任
崑山人萬曆五年進士除新建知縣徵授工科給事中
請盡蠲天下通租格不行時蠲租例相沿但蠲存留不
及起運棟請無拘故事從之再遷刑科左給事中吳中
白糧爲累民承役輒破家棟請令出貲助漕舟附載申
時行王錫爵繩其議棟遂移疾歸起兵科都給事中劾
去南京戶部尚書張西銘刑部侍郎詹仰庇軍政拾遺

劾恭順侯吳繼爵宣城伯衛國本忻城伯趙泰修宣府
總兵官李迎恩繼爵留餘竝罷已言邊臣敘功不宜及
内閣部科帝亦從焉遭視固原邊備時經略鄭洛方議
和棟言擒力克負固不歸卜失兔僻黠如故火落赤眞
相雄據海上不可使洛委責以去因論兵部尚書王一
鶚會一鶚已卒洛亦報擒力克東歸遂寢其奏棟又言
洮河失事陛下赫然震怒命洛視師豈止欲其虛詞媚
敵博一順義東歸畢事耶今火眞依海爲窟出没自如
不宜敘將吏功報聞母卒棟年已六十毀瘠廬墓竟卒
於墓所天啓中贈太常少卿德泳祭酒守益孫養浩羽

正自有傳
孟養浩字義甫湖廣咸寧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行人
擢戶科給事中遷左給事中帝嚴譴李獻可養浩疏諫
曰人臣即至狂悖未有敢於侮君者陛下豈眞以其侮
而罪之耶獻可甫蹔禮垣驟議鉅典一字之悞本屬無
心乃遽蒙顯斥臣愚以爲有五不可元子天下本豫教
之請實爲宗社計陛下不惟不聽且從而罰之是坐忍
元子失學而敝帚宗社也不可者一長幼定序明旨森
嚴天下臣民既曉然豫陛下之無他矣然豫教冊立本
非兩事今日既遲回於豫教安知來歲不游移於冊立

是重啓天下之疑不可者二父子之恩根於天性豫教之請有益元子明甚而陛下罪之非所以示慈愛不可者三古者引裾折檻之事中主能容之陛下量侔天地奈何言及宗社大計反震怒而摧折之天下萬世謂陛下何如主不可者四獻可等所論非二三言官之私言實天下臣民之公言也今加罪獻可是所罪者一人而實失天下人之心不可者五祈陛下收還成命亟行豫教帝大怒言冊立已諭於明年舉行養浩疑君惑衆殊可痛惡令錦衣衛杖之百削籍爲民永不敘用中外交薦悉報寢光宗立起太常少卿半歲中遷至南京刑部

右侍郎未之官卒

朱維京字大可工部尚書衡子也舉萬曆五年進士授大理評事進右寺副九年京察謫汝州同知改知崇德入爲屯田主事再遷光祿丞火落赤敗盟經略鄭洛主和督撫魏學曾葉夢熊主戰維京請召洛還專委學曾等經理及學曾以寧夏事被逮復抗疏救之二十一年三王並封詔下維京首上疏曰往奉聖諭許二十一年冊立廷臣莫不延頸企踵今忽改而爲分封是向者大號之頒徒戲言也何以示天下聖諭謂立嗣以嫡是已但元子既長欲少遲冊立以待中宮正嫡之生則祖宗以來實無此制考英宗之立以宣德二年憲宗之立以正統十四年孝宗之立以成化十一年少者止一二齡多亦不過五六齡耳維時中宮正位嫡嗣皆虛而祖宗會不少待即陛下冊立亦在先帝二年之春近事不遠何不取而證之且聖人爲政必先正名今分封之典三王並舉冠服宮室混而無別車馬儀仗雜而無章府寮庶寀淆而無辨名既不正弊實滋多且令中宮苟躍前星則元子退就藩服嫡庶分定何嫌何疑今預計將來坐格成命是欲愚天下而實以天下爲戲也夫人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陛下雖有並封之意猶不遽行必以家屏之高蹤自在陛下優禮輔臣必無韓瑗來濟之辱也奈何噤無一語若胥吏之承行惟恐或後彼楊素李勣千古罪人其初心豈不知有公論惟是患得患失之心勝遂至不能自持耳帝震怒命謫戍極邊錫爵力救得爲民家居甫二年卒天啓時贈太常少卿

王如堅字介石安福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懷慶推官入爲刑科給事中抗疏爭三王並封其略曰謹按十田年正月聖諭元子幼小冊立事俟二三年舉行是明言

長子之爲元子也又十八年正月詔旨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是明示倫次之不可易也已而十九年八月奉旨冊立之事改於二十一年舉行此則陛下雖怒羣臣激聒輒更定期未嘗遽寢冊立之事乃今已屆期忽傳竝封爲王以待嫡嗣臣始而疑既而駭陛下吉猶在耳豈忘之耶曩者謂二三年舉行已遲至二十年矣二十年舉行又改至二十一年矣今二十一年條改爲竝封是陛下前此灼然之命尚不自堅今日羣臣將何所取信夫立嫡之條祖訓爲廢嫡者戒也今旧有嫡可廢乎且陛下欲待正嫡意非眞待也古王者後宮無偏愛

故適后多後嗣後世愛有所專則天地之交不常泰欲後嗣之繁難矣我祖宗以來中宮誕生者有幾國本早定惟元子是屬或二三齡而立或五六齡而立即陛下春宮受冊時止六齡耳寧有待嫡之議與潞王竝封之詔哉今皇長子且十二齡矣閣臣皇后撫育無間已出元子早定一日即早慰中宮一日之心后素賢明何有舍之物所司未嘗上聞陛下何自聞之毋亦左右小人以奇怪駭聖心也今四方災旱老稚流離啼饑號寒之聲當前之冢嗣而覩幸不可知之數耶宮闈之內祖席之間左右近習之輩見形生疑未必不以他意窺陛下即陛下不聞北敵梟張士卒困苦呻吟嗟怨之狀陛下不聞宗室貧窮饔餐弗給愁困涕洟之態陛下不聞而獨如昨歲冊立之旨方待舉行而宗室中已有竝封之疏安知非機事外洩彼得量朝廷之淺深夫別名號辨嫌

疑禮之善經也元子與衆子共閒冠服之制鹵簿之節恩寵之數接見之儀迥然不齊矣一日竝封而同號則有竝大之嫌逼長之患執狐疑而來讒賊幾微之際不可不愼苟謂演命新頒難於遽改則數年已定之明旨尚可移易今綸言初發何不可中止也帝怒甚命與朱維京皆戍極邊王錫爵疏救免戍爲民尋卒天啓中贈光祿少卿

王學曾字唯吾南海人萬曆五年進士授醴陵知縣調崇陽擢南京御史時吏民有罪輒遣官校逮捕學曾疏請止之不納十三年慈寧宮成諸督工內侍倶蟒錦衣

學曾論其太濫且劾工部尚書楊兆諉諂中官兆惶恐引罪已言龍江關密通蕪湖蕪湖已徵稅龍江不宜復徵格不行光山牛產一犢若麟有司欲以聞巡撫臧惟一不可帝命禮部徵之尚書沈鯉諫惟一亦疏論不聽學曾抗言麟生牛腹次日即斃則祥者已不祥矣不祥之物所司未嘗上聞陛下何自聞之毋亦左右小人以奇怪駭聖心也今四方災旱老稚流離啼饑號寒之聲陛下不聞北敵梟張士卒困苦呻吟嗟怨之狀陛下不聞宗室貧窮饔餐弗給愁困涕洟之態陛下不聞而獨已斃之麟聞彼爲左右者豈誠忠於陛下乎願收還成

命內臣語涉邪妄者卽嚴斥之帝責其要名沽直降與
國判官時御史蔡時鼎亦以言獲罪南京御史王藩臣
給事中王嗣美等交章救兩人帝怒奪俸一級學會累
遷南京刑部主事召爲光祿丞與少卿涂杰合疏爭三
王並封忤旨皆削籍後數年吏部尚書蔡國珍疏請起
用不納卒於家杰新建人隆慶五年進士由龍游知縣
入爲御史擢官光祿熹宗時贈學會光祿少卿杰太僕
少卿

張貞觀字惟誠沛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益都知縣擢
兵科給事中出閱山西邊務五臺奸人張守清招亡命
三千餘人擅開銀礦又締姻潞城新寧二王帝納巡按
御史言敕守清解散徒黨論二王絕姻守清乞輸課於
官開礦如故貞觀力爭乃已前巡撫沈子木李采菲皆
貪子木黨綠爲兵部侍郎貞觀竝追劾之子木坐貶采
菲奪職還進工科右給事中泗州淮水大溢幾齧祖陵
貞觀往視定分黃道淮之策再遷禮科都給事中三王
並封制下貞觀率同列力爭潘王璔堯由郡王進封其
諸弟止應爲將軍璔堯爲營得郡王貞觀及禮部尚書
羅萬化守故事極諫不納時郊廟祭享率遣官代行貞
觀力請帝親祀俄秋享復將遣官貞觀再諫不報明年

正月有詔皇長子出閣講讀而兵部請襲衞工部奏儀
仗禮部進儀注皆留中又止令預告奉先殿朝謁兩宮
他禮皆廢於是貞觀等上言禮官議御門受賀皇長子
兒羣臣之禮載在舊儀卽諸王加冠亦以成禮而賀賀
畢謁見元子初出乃不當諸王一冠乎且謁謝止兩宮
而缺然於陛下及中宮母妃之前非所以教孝賀斬於
二皇子而漠然於兄弟長幼之間非所以序刑疏入忤
旨奪俸一年工科給事中黎道照上言元子初就外傅
陛下宜示之身教乃採辦珠玉珍寶費至三十六萬有
奇又取太僕銀十萬充賞非作法於初之意且貞觀等
秉禮直諫職也不宜罰治給事中趙完璧等亦言之帝
怒奪諸臣俸論貞觀雜職大學士王錫爵等切救乃貶
三秩頃之都給事中許弘綱御史陳惟芝等連章申論
帝竟除貞觀名言官亦停俸中外交薦卒不起天啟中
卒贈太常少卿

樊玉衡字以齊黃岡人萬曆十一年進士由廣信推官
徵授御史京察論無爲判官稍遷全椒知縣二十六年
四月玉衡以冊立久稽上言陛下愛貴妃當圖所以善
處之今天下無不以冊立之稽歸過貴妃者而陛下又
故依違以成其過陛下將何以託貴妃於天下哉由元

子而觀則不慈由貴妃而觀則不智無一可者願早定
大計冊立冠婚諸典次第舉行使天下以元子之安爲
貴妃功豈不並受其福享令名無窮哉疏奏帝及貴妃
怒甚旨一日三四擬禍且不測大學士趙志皐等力救
言自帝卽位未嘗殺諫臣帝乃焚其疏忍而不發再踰
月以憂危竝議連及遂永戍雷州長子鼎遇伏闕請代
者再不許光宗立起南京刑部主事以老辭疏陳親賢
遠奸十事優詔答之尋命以太常少卿致仕卒於家子
繼城舉萬曆四十七年進士除海鹽知縣遷禮部主事
天啟七年坐事謫上林苑典簿莊烈帝卽位魏忠賢未

誅抗疏言高皇帝定律人臣非有大功朦朧奏請封爵
者所司及封受之人俱斬今魏良卿良棟鵬翼白丁乳
臭兒並叨封爵皆當按律誅忠賢所積財半盜內帑籍
還太府可裕九邊數歲之餉因請褒恤楊漣萬燝等一
十四人召還賀逢聖文震孟孫必顯等三十二人亟正
張鼎乾許顯純楊寰等罪其月又言崔呈秀雖死宜剖
棺戮屍五虎五彪之徒乃或賜馳驛或僅令還鄉何以
服人心昭國典末斥吏科陳爾翼請編東林遺孽之非
乞釋御史方震孺罪帝並採納之崇禎元年遷戶部主
事進員外郎歷泉州知府福建副使八年以大計罷歸

十六年黃州城南門哭五日夜衆知禍必至傾城走婦
女多不及行三月二十四日張獻忠破黃岡知縣孫自
一縣丞吳文燮死之賊欲屈維城抗聲大罵刃洞胸而
死賊遂驅婦女墮城稍緩輒斷其腕血淋漓土石間三
日而城平復殺之以實塹焉自一光山人

謝廷讚字曰可金谿人父相由鄉舉爲東安知縣初歲
饑吏僞增戶口冒振繼者遂按籍征賦民困甚相爲請
得減戶千三百奸人殺四人棄其屍獄三年不決相禱
於神得屍所在獄遂成廷讚舉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未
授官卽極論礦稅之害旋授刑部主事先是詔二十八
年春舉行冊立冠婚之禮將屆期都御史溫純禮科給
事中楊天民御史馮應鳳相繼言不報廷讚上疏言閣
員當補臺省當選礦稅當撤冠婚冊立當速詔令當信
持疏跪文華門候命踰時帝震怒遣中官田義詰責越
數日命大學士趙志皐沈一貫擬敕諭令禮部具儀比
擬論進竟不發志皐一貫趣之帝乃言因廷讚出位邀
功以致少待命示諸司靜俟遂礙廷讚職爲民並奪尚
書蕭大亨侍郎邵輔杰董裕俸一歲貶郎中徐如珂員外
郎林燿主事鍾鳴陛曹文偉三秩調極邊是歲冊立之
禮不行廷讚歸僑寓維揚授徒自給久之卒天啟中贈

尚寶卿兄廷諒字友可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帝命李廷機入閣又召王錫爵廷諒言廷機才弱而閣錫爵氣高而揚均不宜用又曰儲君之立爲王也自錫爵始舉人之有考察也自廷機始巡按之久任也自趙世卿始章疏之留中也自申時行始年例之不舉考察之不下也自沈一貫始此皆亂人國者也疏入留中終順慶知府

楊天民字正甫山西太平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朝城知縣調繁諸城有異政擢禮科給事中時方纂修國史與御史牛應元請復建文年號從之二十七年秋道山崩下成池山南湧大小山五天民言平地成山惟唐垂拱間有之而唐遂易爲周今虎狼之使吞噬無窮狗鼠之徒攘敓難厭不市而征稅無礦而輸銀甚且毀廬墳家籍人貲產非法行刑自大吏至守令每被譴逐郡邑不肖者反助虐交歡藉潤私橐嗷嗷之衆益無所歸命懷樂禍心有土崩之勢天心仁愛亟示譴告陛下尚不覺悟翻然與天下更始哉不報文選郎中梅守峻貪黷將擢太常少卿天民劾罷之延綏總兵官趙夢麟潛師襲寇以大捷聞督撫李汶王見賓等咸進秩子蔭寇乃大入殺軍民萬計汶等又妄奏捷天民再疏論之奪見

職夢麟成邊汶亦被譴天民尋進右給事中冊立久稽再疏請不報無何貴妃弟鄭國泰疏請皇長子先冠婚後冊立天民斥其非國泰懼委罪都指揮李承恩奪其俸順天湖廣鄉試文多用二氏語天民請罪考官楊道賓顧天埈等疏留中二十九年五月天民復偕同官上言請早定國本帝大怒謫天民及王士昌雜職餘奪俸一年以士昌亦給事禮科也時御史周盤等公疏請亦奪俸天民得貴州永從典史至九月帝追廷議始立東宮而天民等卒不召天民幽憤卒天啟中贈光祿少卿初天民去諸城民爲立祠其後長吏不職父老率聚哭祠下

何選字靖卿宛平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南昌知縣徵授御史廷臣爭國本多獲譴選語鄭貴妃弟國泰令以朝野公論鄭氏禍福懇言於貴妃貴妃自請國泰猶豫選厲色責之曰若不及今爲身家計吾儕羣擊之悔無及矣國泰懼乃入告於妃且疏請早定以釋危疑帝意不懌已知出選指深銜之未幾吏部擬調驗封員外郎鄒元標於文選疏六曰不下選以爲言帝憶前事謫湖廣布政司照磨稍遷南京通政司經歷刑部缺員外郎吏部擬用選帝憾未釋謂特降官不當推舉切讓尚書

總督倉場戶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侍堯　經筵講官太保保和殿大學士管理吏部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盧洪春　范　儁　董　基　李懋檜

王就學等

李　沂　周弘祚　雒于仁

潘士藻

馬經綸　林熙春　劉　綱

林　培

戴士衡

翁憲祥　曹學程　子正儒

郭　實

盧洪春字思仁東陽人父仲佃廣西布政使洪春舉萬

曆五年進士授旌德知縣擢禮部祠祭主事十四年十

月帝久不視朝洪春上疏曰陛下自九月望後連日免

朝前日又詔頭眩體虛暫罷朝講時享太廟遣官恭代

且云非敢偷逸恐弗成禮臣愚捧讀驚惶欲涕夫禮莫

重於祭而疾莫甚於虛陛下春秋鼎盛諸症皆非所宜

有不宜有而有之上傷聖母之心下駭臣民之聽而又

因以廢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抑臣所聞

更有異者先二十六日傳旨免朝即聞人言籍籍謂陛

下試馬傷額故引疾自諱果如人言則以一時馳騁之

樂而昧周身之防其爲患猶淺倘如聖諭則以目前祖

席之娛而忘保身之術其爲患更深若乃爲聖德之累

則均焉而已且陛下毋謂身居九重外廷莫知天子起
居豈有寂然無聞於人者陛下是將
順之意多而愛敬之心薄也陛下平日遇頗諫必多喜
遇諫諍必多怒一涉宮闈嚴謹立至孰肯觸諱以蹈不
測之禍哉羣臣如是非主上福也願陛下以宗社爲重
毋務矯託以滋疑力制此心愼加防檢勿以深宮燕閒
有所恣縱勿以左右近習有所假借飭躬踐行明示天
下以章律度則天下萬世將慕義無窮較夫挾數用術
文過飾非幾以聲譽天下之耳目者相去何如哉疏入
帝震怒傳諭內閣百餘言極明謹疾遣官之故以洪春
悖妄命擬旨治罪閣臣擬奪官仍論救帝不從廷杖六
十斥爲民諸給事中申救忤旨切讓諸御史疏繼之帝
怒奪俸有差洪春遂廢於家久之卒光宗嗣位贈太僕
少卿御史范儁嘗陳時政帝方疾見儁疏中防人欲語
斥之主事董基以諫內操謫官其後員外郎王就學因
諫帝託疾不送梓宮尋罷去皆與洪春疏相類范儁字

無恐乎不知此皆無當實用設遇健卒勁騎立見披靡
車駕不可恃以輕出也夫此三千人安居美食筋力柔
靡一日使執銳衣堅蒙寒犯暑臣聞頃者竟日演練中
腳瀕死者數人若輩未有不怨者聚三千蓄怨之人於
肘腋危無逾此者且自內操以來賞費已二萬金長此
不已安有殫竭有用之財靡之無用之地誠可惜也疏
入忤旨命貶二秩調邊方九卿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且
請納基言不聽竟謫基萬全都司都事明年兵科給事
中王致祥言祖宗法非宿衛士不得持寸兵今授羣不
逞利器出入禁門禍不細大學士申時行亦嘉司禮監

曰此事繫禁廷諸人擐甲執戈未明而入設奸人竄其中一旦緩急外廷不得聞宿衞不及備此公等剏膚患也中官悚然乘間力言帝乃留致祥疏卽日罷之會謫降官皆量移基亦遷南京禮部主事終南京大理卿致祥忻州人隆慶五年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且不得專達以慰解帝意居王就學字所敬武進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數日帝亦霽威諸疏皆留中而懋檜疏又有保聖躬節三王並封議起朝論大譁就學王錫爵門人也偕同年內供御近習開言路議竊振愼刑罰重擧刺限田制七生錢允元往規之爲流涕會庶吉士李騰芳投錫爵書與就學語相類錫爵悟並封詔得寢就學改禮部進員及建言諸臣懋檜上言庶因世延條奏波及言者欲棄外郎尋調吏部二十四年孝安陳太后梓宮發引帝嫡孝不終豈獨有乖古禮卽聖母也當送門外以有疾遣官代行吏部侍郎孫繼皐言大事今乃斬一擧送致聖之帝怒抵其疏於地就學抗疏曰人子於親惟送死爲心豈能自安於此而不用其情烏乎用其情於此而可忍烏乎不可忍恐難以宣諸詔諭書諸簡冊傳示天下萬世也疏奏不省踰二年詔甄別吏部諸郎斥就學爲民尋卒於家繼皐抗疏未幾給事中劉道亨劾文選員外郎蔡夢麟棄銓政并及繼皐乞罷不報及三殿災大臣自陳皆慰留獨繼皐致仕去卒贈禮部尚書繼皐字以德無錫人萬曆二年進士第一

李懋檜字克蒼安溪人萬曆八年進士除六安知州入爲刑部員外郎十四年三月帝方憂旱命所司條上便宜懋檜及部郎劉復初等爭言皇貴妃及恭妃冊封事章一日並上帝怒欲加重譴言者猶不已閣臣請帝詔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且不得專達以慰解帝意居數日帝亦霽威諸疏皆留中而懋檜疏又有保聖躬節內供御近習開言路議竊振愼刑罰重擧刺限田制七事亦寢不行明年給事中邵庶因論誠意伯劉世延刺及建言諸臣懋檜上言庶因世延條奏波及言者欲棄絕之防人之口甚於防川庶豈不聞斯語哉今天下民窮財殫所在饑饉山陝河南婦子仳離僵仆滿道疾苦危急之狀蓋有鄭俠所不能圖者陛下不得聞且見也邇者雷擊日壇星墜如斗天變示儆於上幾輦之間子弒父僕弒主人情乖離於下庶以爲海內盡無可言已乎夫在廷之臣其爲言官者十僅二三言官不必皆智不爲言官者不必皆愚無論往事卽如邇歲馮保張居正交通亂政其連章保留頌功詡德若陳三謨曾士楚者並出璽垣而請劍引裾杖謫以去者非庶僚則新進書生也果若庶言天下幸無事則可脫有不虞之變陛下何從而知庶復以堂上官禁止司屬爲得計伏覩大

明律百工技藝之人若有可言之事直至御前奏聞但有阻遏者斬大明會典及皇祖臥碑亦屢言之百工技藝之人有言尙不敢阻況諸司百執事乎庶言一出志士解體善言日壅主上不得聞其過羣下無所獻其忠禍天下必自庶始陛下必欲重百官越職之禁不若嚴言官失職之罰當言不言坐以負君誤國之罪輕則記過重則褫官科道當遷一缺其章奏多寡得失爲殿最則言官無不直言庶官無事可言出位之禁無庸太平之效自致矣帝責其沽名命貶一秩科道合救不允庶僉欽亦具疏諫帝獨手沂疏震怒謂沂欲爲馮保張居正報讐立下詔獄嚴鞫時行等乞宥不從獄上詔廷杖六十斥爲民御批至閣時行等欲留御批中使不可持去帝特遣司禮張誠出監杖時行等上疏俱詣會極門候進止帝言沂置貪吏不言而獨謂朕貪謗誣君父罪不可宥竟杖之太常卿李尙智給事中薛三才等抗章論救俱不報國錫曾以言不見用引罪乞歸錫曾言廷杖非正刑祖宗雖問一行之亦未有詔獄廷杖并加於一人者故事惟盜賊大逆則有打問之旨今豈可加之言官帝優詔慰留錫曾卒不聽其言初馮保獲罪實鯨爲之故帝云然或謂鯨罪不至如保張誠掌司禮素德保授意言者發之事秘莫能明也其時周弘禴潘士藻

秩爲湖廣按察司經歷歷禮部主事以憂歸屢薦不起家居二十年始起故官進南京兵部郎中天啟初終太僕少卿

李沂字景魯嘉魚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十六年冬授吏科給事中中官張鯨掌東廠橫肆無憚御史何出光劾鯨死罪八并及其黨錦衣都督劉守有序班邢尙智尙智論死守有除名鯨被切讓而任職如故御史馬象乾復劾鯨詆執政甚力帝下象乾詔獄大學士申時行等力救且封還御批不報許國王錫爵復各申救乃寢前命而鯨竟不罪外議謂鯨以金寶獻帝護免

言官帝優詔慰留錫爵卒不聽其言初馮保獲罪實鯨爲之故帝云然或謂鯨罪不至如保張誠掌司禮素德保授意言者發之事秘莫能明也其時周弘禴潘士藻

皆以忤鯨得罪而沂禍爲烈家居十八年未召而卒光
宗嗣位贈光祿少卿弘禮字元孚麻城人周儀負奇好
射獲舉萬曆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降無爲州同知遷
順天通判十三年春上疏指斥朝貴言兵部尚書張學
顏被論屢矣陛下以學顏故逐一給事中三御史此人
心所共憤也學顏結張鯨爲兄弟言官指論學顏而不
敢及鯨畏其勢耳若李植之論馮保似乎忠讜矣實張
宏門客樂新聲爲謀主其巡按順天納娼爲小妻猖狂
干紀則恃宏爲內援也鯨宏既竊陛下權而植又竊司
禮勢此公論所不容祖訓大小官許至御前言事今吏

科都給事中齊世臣乃請禁部曹建言曩居正竊權臺
省羣頌功德而首發其奸者顧在艾穆沈思孝部曹言
事果何負於國哉居正惡員外郎管志道之建白也御
史龔懋賢因誣以老疾惡主事趙世卿之條奏也尚書
王國光遂錮以王官論者切齒爲其附權奸而棄直言
長壑徹之禍也今學顏植交附鯨宏鯨敢竊柄世臣豈
不聞己不敢言奈何反欲人不言乎前此長吏垣者周
邦傑秦耀當居正時燿則甘心媚犬邦傑則比迹寒蟬
今燿官太常邦傑官太僕矣諫職無補坐陟京卿尚謂
臺省足恃乎而乃禁諸臣言事也夫逐一人之言者其

罪小禁諸臣之言者其罪大往者嚴嵩及居正猶不敢
明立此禁何世臣無忌憚一至此哉乞放學顏植歸里
出燿世傑於外屏張鯨使閉居而奪世臣諫職嚴敕司
禮張誠等止寧內府禮儀毋干政事天下幸甚帝怒謫
代判官再遷南京兵部主事十七年帝始倦勤章奏
多留中不下弘禮疏諫且請早建皇儲不報尋召爲尚
寶丞明年冬命監察御史閱視寧夏邊務巡撫僉都御
史梁問孟巡茶御史鍾化民取官帑銀交際弘禮疏發
之詔褫問孟職調化民於外河東有秦漢二壩弘禮請
以石爲之濬渠北達鴉鵑諸湖大興水利還朝以將材

薦啓承恩王文秀啓雲明年承恩等反坐論謫海典史
投劾歸卒於家天啟初以嘗請建儲贈太僕少卿潘士
藻字去華婺源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溫州推官擢御
史巡視北城慈寧宮近侍侯進忠牛承忠私出禁城狎
婦女遷者執之爲所毆訴於士藻私牒司禮監治之帝
恚曰東廠何事乃自外庭發杖兩閹斃其一鯨方掌東
廠怒會火災修省士藻言今天下之患莫大於君臣之
意不通宜倣祖制及近時平臺暇閣召對故事面議所
當施罷撤大工以俟豐歲徵織造燒造以昭儉德免金
花額外征以佐軍食且時召講讀諸臣問以經史對賢

人君子之時多自能以敬易肆以義奪欲修省之實無過於此鯨乃激帝怒謫廣東布政司照磨科道交章論救不聽尋擢南京吏部主事再遷尚寶卿卒官

雒于仁字少涇涇陽人父遵吏科都給事中神宗初即位馮保竊權帝御殿保輒侍側遵言保一侍從之僕乃敢立天子寶座文武羣工拜天子邪抑拜中官邪欺陛下幼冲無禮至此遵乃大學士高拱門生保疑遵受拱指遂謀逐拱遵疏留中尋劾兵部尚書譚綸因薦海瑞吏部尚書楊博稱綸才誠瑞迂滯疏遂寢頃之綸陪祀日壇咳不止御史景嵩韓必顯劾綸衰病居正素善綸標入朝必首言聖躬次及左右是以明知其賢忌而弗

用獨不思直臣不利於陛下不便於左右深有利於宗社哉陛下之溺此四者不曰操生殺之權人畏之而不敢言則曰居蓬密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幽獨之中指視所集且保祿全軀之士可以威權懼之若懷忠守義者卽鼎鑊何避焉臣今敢以四箴獻若陛下肯用臣言卽立誅臣身臣雖死猶生也

惟陛下垂察酒箴曰耽彼麴蘗昕夕不輟心志內憒威儀外缺神禹疏狄夏治興隆進藥陛下讓酖勿崇色箴曰豔彼妖姬寢興在側啟寵納侮爭妍誤國成湯不邇享有遐壽進藥陛下內嬖勿厚財箴曰競彼錙銖銖

必盡公帑稱盈私家懸罄武散鹿臺八百歸心隋煬剝
利天命難諶進藥陛下貨賄勿侵氣篋日逞彼忿怒恣
睢任情法尚操切政鑿公平虞舜溫恭和以致祥秦皇
暴戾羣怨孔彰進藥陛下舊怨勿藏疏入帝震怒會歲
暮留其疏十日所云十俊蓋十小閹也明年正旦召見
閣臣申時行等於毓德宮手于仁疏授之帝自辨甚悉
將置之重典時行等委曲慰解見帝意不可回乃曰此
疏不可發外恐外人信以爲眞願陛下曲賜優容臣等
卽傳諭寺卿令于仁去位可也帝乃頷之居數日于仁
引疾遂斥爲民久之卒天啟初贈光祿少卿

馬經綸字主一順天通州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肥城
知縣入爲御史二十三年冬兵部考選軍政帝謂中有
副千戶者不宜擅署四品職責部臣徇私兵科不糾發
降武選郎韓范都給事中吳文梓雜職鎸員外郎會偉
芳主事江中信程德陳楚產給事中劉仕瞻三秩調極
邊以御史區大倫俞价强思給事中張同德言事常忤
旨亦鎸三秩而五城御史夏之臣朱鳳翔涂喬遷時借
行楊述中籍中官客用家不稱旨並謫邊遠典史又以
客用貲財匿崇信伯費甲金家刑部拷訊無實謫郎中
徐維濂於外一時嚴旨頻下且不得千戶主名舉朝震

駭時東廠太監張誠失帝意誠家奴錦衣副千戶霍文
炳當遮指揮僉事部臣先已奏請而帝欲尋端罪言官
遂用是爲罪旋移怒兩京科道以爲緘默命掌印者盡
鎸三秩於是給事中耿隨龍鄒廷彥黎道昭孫羽侯黃
運泰毛一公御史李宗延顧際明袁可立蔡才吳禮嘉
王有功李固本南京給事中伍文煥費必興盧大中御
史柳佐聶應科李文熙等十九人俱調外留者並停俸
一年又令吏部列上職名再罷御史馮從吾薛繼茂王
愼德姚三讓四人大學士趙志皐陳于陛沈一貫及九
卿各疏爭尚書石星請罷職以寬諸臣皆不納于陛又
特疏申救帝怒命降諸人雜職悉調邊方尚書孫丕揚
等以詔旨轉嚴再疏乞宥帝益怒盡奪職爲民經綸積
甚抗疏曰頃屢奉嚴旨逐南北言官臣幸蒙恩罰俸
供職今日乃臣諫諍之日矣陛下數年以來深居靜攝
君臣道否中外俱抱隱憂所恃言路諸臣明目張膽爲
國家裁辨邪正皆斤奸雄雖廟堂處分未必盡協輿論
而縉紳公議頗足維持世風此高廟神靈實鑒佑之所
資臺省耳目之用大矣陛下何爲一旦自塗其耳目邪
夫以兵部考察之故而罪兵科是已乃因而蔓及於他
給事又波連於諸御史去者不明署其應得之罪留者

不明署其姑恕之由雖聖意淵微未易窺測而道路傳說嘖有煩言陛下年來厭苦言官動輒罪以潰擾令忽變而以箝口罪之夫以無言罪言官言官何辭臣竊觀陛下所爲罪言官者猶淺之乎罪言官也乃言官今日之箝口不言者有五大罪焉陛下不郊天有年矣曾不能援故典排闔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天者罪一陛下不享祖有年矣曾不能開至誠奉禘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祖者罪二陛下輟朝不御停講不舉言官言之而不能卒復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勤政罪三陛下去邪不決任賢不篤言官言之而不能強得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用人罪四陛下好貨成癖御下少恩肘腋之間叢怨蓄變言官俱慮之而卒不能批鱗諫止是陷陛下甘棄初政而弗穫克終罪五言官負此大罪陛下肯奮然屬精而以五罪罪之豈不當哉奈何責之箝口不言者不於此而於彼也日者廷臣交章論救不惟不肯還職而且落職爲民夫諸臣本出草莽今還初服亦復何憾獨念朝廷之過舉不可遂大臣之忠愍不可拂陛下不聽閣疏之救改降級而爲雜職則輔臣何顏是自離其腹心也不聽部疏之救改雜職而爲編氓則九卿何顏是自戕其股肱也夫君臣一體元首雖明亦賴股肱腹心耳目之用今乃自塞其耳目自離其腹

史經綸慷慨陳言竊意必溫旨褒嘉顧亦從貶斥是以建言罪邪抑以不言罪邪臣等不能解也前所罪者既以不言之故令所罪者又以敢言之故令臣等安所適從哉陛下誠以不言爲溺職則臣等不難進憂危之苦詞誠以直言爲忤旨則臣等不難效喑默之成習但恐廟堂之上率諂佞取容非君上之福也臣等富貴榮辱之念豈與人殊然寧爲此不爲彼者毋亦冰二百餘年養士之恩不負君父且不負此生耳陛下奈何深怒痛疾而折辱至是哉帝益怒謫熙春茶鹽判官加貶經綸爲典史熙春遂引疾去是日御史定興鹿久徵等亦上

疏請與諸臣同罪貶澤州判官二疏列名凡數十人悉
奪俸頃之南京御史東莞林培疏陳時政帝追怒經綸
竟斥爲民既歸杜門却掃凡十年卒門人私謚剛道先
生培由鄉舉爲新化知縣僻陋廣置社學教之民有
死於盜者不得禱於神牌隨蝴蝶所至獲盜時驚爲神徵
授南京御史劾罷伯劉世延竇其爪牙於法已上
書言徐雜濛不當謫陝西織花絨瞞同青擾民宜罷湖
廣以魚鮮江南以織造並奪撫按官俸蘇州通判至以
織造故稅官皆不可訓并論及沈思孝等帝怒萬福建
鹽運知事告歸卒天啟初復經綸官贈太僕少卿培贈
光祿少卿熙春亦還故職屢遷大理卿年老乞罷時李
宗延柳佐輩咸官於朝頗其先朝建言事詔加戶部右
侍郎致仕

劉繩邛州人祖文恂孝子父應辰舉鄉試不仕亦以孝
義聞繩舉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二十五年七
月上疏曰去歲兩宮災詔示天下畧無禹湯罪己之誠
文景蠲租之惠臣已知天心之未厭矣比大工肇興伐
木權稅採石運鑿遠者萬里近者亦數百里小民竭膏
血不足供費絕筋骨不足任勞鬻妻子不能償貸加以
旱魃爲災野無青草人情胥怨所在如讐而天不悔禍

災之伏也請盲死而言積之狀皇長子冠婚冊立久未
舉行是日積典大小臣僚以職事請強半不報是日積
積外之司府有官無人是曰積缺罪斥諸臣繫不錄敘
是曰積才闕外有揚帆之讒中原起揭竿之徒是曰積
寇守邊治河諸臣虛詞罔上恬不爲怪是曰積玩諸所
爲積陛下不能以明斷決元輔趙志皐不能以去就爭
天應隨之毫髮不爽陛下何不召大臣九卿臺諫面議得失
見兎顧犬未爲晚也若必專任志皐處堂相安小之窠
政事而羞士類大之叢民怨而益天怒天下大計奈何
以此匪人當之此不可令關白諸酋聞也帝得疏恚甚

將罪之以方邊殿災留中不報已而授編修居二年京
察坐浮躁調外任遂歸明年卒故事翰林與政府聲氣
相屬繩直攻志皐短故噪之不置假察典中之明世以
庶吉士專疏建言者前惟鄒智後則劉之綸與繩竝四
川人

戴士衡字章尹莆田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新建知縣
擢吏科給事中薊州總兵官王保濫殺南兵士衡極論
其罪已請亟補言官劾石星誤國大罪五山東稅使陳
增請假便宜得舉刺將吏淮撫魯保亦請節制有司士
衡力爭仁聖太后梓宮發引帝不親送士衡言母子至
衡力爭仁聖太后梓宮發引帝不親送士衡言母子至
情送死大事奈何於內庭數武地靳一舉足勞今山陵
竣事願陛下扶杖出迎神主庶少慰聖母之靈答臣民
之望錦衣千戶鄭一麟奏開昌平銀礦士衡以地逼天
壽山抗疏爭皆不報二十五年正月極陳天下大計言
方今事勢不可知者三天意也人心也氣運也大可慮
者五紀綱廢弛也戎狄侵陵也根本動搖也武備疎畧
也府藏殫竭也其切要而當亟正者一則君心也陛下
高拱九重目不睹師保之容耳不聞丞弼之議美麗當
前燕情自佚即欲殫聰明以計安社稷其道無由誠宜
時御便殿召執政大臣講求化理則心清欲寡政事自
修亦不報日本封事敗再劾星及沈惟敬楊方亨且列
上防倭八事多議行俄劾南京工部尚書葉夢熊刑部
侍郎呂坤薊遼總督孫鑛及通政參議李宜春時鑛已
罷宜春自引歸坤亦以直諫去給事中劉道亨右坤力
詆士衡謂其受大學士張位指士衡亦劾道亨與星同
鄉爲星報復帝以言官互爭皆報寢劾罷文選郎中
白所知帝惡吏部郎貶黜者二十二人因詰責吏科朋
比都給事中劉爲楫楊廷蘭張正學林應元及士衡俱
引罪詔貶爲楫一秩與廷蘭等並調外士衡得蘄州判
官無何詔改遠方乃授陝西鹽課副提舉未赴會憂危
竑議起竟坐遣戍先是士衡再劾坤謂潛進閫範圖說
結納宮闈因請舉冊立冠婚諸禮帝不悅至是有詆閫
範後者名曰憂危竑議証坤與貴妃從父鄭承恩戶部
侍郎張養蒙山西巡撫魏允貞吏科給事中程紹吏部
員外郎鄧光祚及道亨所知等同盟結納羽翼貴妃子
承恩大懼以坤道亨所知故與士衡有隙而全椒知縣
樊玉衡方上疏言國本指斥貴妃遂妄指士衡實爲之
玉衡與其謀帝震怒貴妃復泣訴不已夜半傳旨逮下
詔獄拷訊比明命永戍士衡廉州玉衡雷州御史趙之
翰復言是書非出一人主謀者張位奉行者士衡同謀

者右都御史徐作禮部侍郎劉楚先國子祭酒劉應秋故給事中楊廷蘭禮部主事萬建崑也諸臣皆位心腹爪牙宜并斥帝入其言下之部院時位已落職閒住署事侍郎裴應章副都御史郭惟賢力爲作等解不聽奪楚先作官出應秋於外廷蘭建崑謫邊方應章等復論救帝不悅斥位爲民士衡等再更赦皆不原四十五年士衡卒於戍所巡按御史田生金請脫其戍籍釋玉衡生還帝不許天啟中贈太僕少卿

曹學程字希明全州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歷知石首海寧治行最擢御史帝命將援朝鮮已而兵部尚書石星聽沈惟敬言力請封貢乃以李宗城楊方亨爲正副使往行冊封禮未至日本而惟敬言漸不售宗城先逃歸帝復惑星言欲遣給事中一人充使因察視情實學程抗疏言邇者封事大壞而方亨之揭謂封事有緒星方亨表裏應和不足倚信今日計遣科臣往勘則可往封則不可石星很很自用趙志皐碌碌依違東事之潰裂元輔樞臣俱不得辭其責初朝鮮甫陷御史郭實論經畧宋應昌不足任并陳七不可帝以實沮撓謫懷仁典史後已遷刑部主事會封貢議既罷而朝鮮復懇請之帝乃追怒前主議者以實倡首斥爲民并勒石星盡

錄異議者名將大譴責志皐等力解乃已及遣使不得要領因欲別遣已而罷之卽以方亨爲正使矣而學程方督餉輔屯田不知也疏入帝大怒謂有暗囑闕節逮下錦衣衞嚴訊掠掠無所得移刑部定罪尚書蕭大亨請宥帝不許命坐逆臣失節罪斬刑科給事中侯廷佩等訟其冤志皐及陳于陛沈一貫言尤切皆不納自是救者不絕多言其母年九十餘哭子待斃帝卒弗聽數遇赦亦不原其子正儒朝夕不離衍褫見父憔悴骨立嘔血仆地久之乃甦因刺血書奏乞代父死終不省三十四年九月始用朱賡言謫戍湖廣寧遠衞久之放歸

卒天啟初贈太僕少卿崇禎時旌正儒爲孝子郭實字伯華高邑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朝邑知縣選授御史御史王麟趾劾湖廣巡撫秦耀結政府狀謫徐溝丞實復劾耀耀乃罷比去任侵贓贖銀鉅萬爲衡州同知沈鉄所發下吏成邊故事撫按贓贖率貯州縣爲公費自耀及都御史李采菲御史沈汝梁祝大舟咸以自潤敗自是率預減其籍無可稽矣實以論朝鮮事黜久之封貢不成星下吏給事中侯廷佩請還實官不許家居十五年起南京刑部主事終大理右寺丞

翁憲祥字兆隆常熟人萬曆二十年進士爲鄞縣知縣

課最入爲禮科給事中以憂去補吏科疏陳銓政五事其一論鑿鑛法言使盡付之無心則天官之職一吏可代苟爲不然則地本預擬何必於大廷中爲掩飾之術請亟停罷時不能從故事正郎不奉使撫按必俟代至是多反之而江西巡撫許弘綱以父憂徑歸廣西巡撫楊芳亦以憂乞免代憲祥極言非制弘綱貶官芳亦被責言者誣朱賡李廷機輒被譴憲祥疏論已劾雲南巡撫陳用賓兩廣總督戴耀並不報是時大僚多缺而侍郎楊時喬楊道賓旬日間相繼物故吏禮二部長貳遂無一人兵部止一尚書養痾不出戶刑工三部暨都察院堂上官俱以人言註籍通政大理亦無見官憲祥言九卿俱曠甚傷國體因陳補缺官起遺佚數事報聞屢遷刑科都給事中吏部尚書孫丕揚副都御史許弘綱以考察爲言路所攻求去憲祥言一時賢者直道難容相率引避國是如此可爲寒心既而軍政拾遺疏爲錦衣都督王之楨所撓久不下罪人陳用賓等已論死疏亦留中憲祥皆抗章論駁知縣滿朝薦李嗣善同知王邦才以忤稅使繫獄力請釋之會冬至停決囚復請推緩刑德意宥黜臣矜楚獄帝皆不報尋調吏科四十一年命輔臣葉向高典會試給事中會六德以論救被察

官坐貶旨皆從內出憲祥力諫中官黃勳趙祿李朝用胡濙等不法亦連疏彈劾久之擢太常少卿居數年卒

徐大相字覺斯江西安義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東昌推官改武學教授稍遷國子博士四十七年九月朔百僚將早朝司禮中官盧受傳免衆趨出受從後媚侮大相憤歸草二疏一論遼左事一論受奸邪時接疏者即受也見遼事疏曰此小臣亦敢言事及帝閱第二疏顧受曰此即論汝罪者受錯愕叩頭流血請罪曰奴當死疏乃留中是日南京國子學錄喬拱璧亦疏劾受不報明年遷兵部主事天啟二年調吏部稽勳主事移考功明年進驗封員外郎進士薛邦瑞爲其祖蕙請誥大相與尚書張問達議如其請熹宗方惡卿典冗濫鐫大相三秩出之外問達等引罪不問大學士葉向高都御史趙南星等連疏救乃改僉鐫二秩大相方候命羣奄黨受者數十輩持梃譟於門比搜大相橐止俸金七十兩乃閎然散家居杜門讀書里人罕見其面崇禎元年起故官俄改考功遷驗封郎中歷考功文選奏陳遼明旨疏淹滯破請託肅官評正選規重掌篆崇禮讓勵氣節抑僥倖覈吏弊十事帝即命飭行故尚書孫丕揚等二十六人爲魏忠賢削奪大相請復其官帝不許旋以起

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兼理糧餉贈太保兼太子太保兼戶部尚書謚忠毅楊公鎬

敕修

王汝訓　余懋學　張養蒙　孟一脈　何士晉　陸大受　張庭　王德完　李倧　蔣允儀　鄒維璉　吳羽文

王汝訓字古師聊城人隆慶五年進士除元城知縣萬曆初入爲刑部主事改兵部累遷光祿少卿吏科都給事中海寧陳與郊者大學士王錫爵門生又附申時行

恣甚汝訓抗疏數其罪言與郊今日薦巡撫明日薦監司每疏一出受賄狼籍部曹吳正志一發其奸身投荒徼吏部尚書楊巍亦嘗語侍郎趙煥謂爲小人乞速罷謹且科道以言爲職乃默默者顯諂諛者繼直犯乘輿屢荷優容稍涉當塗旋遭擯斥言官不難於批鱗而難於借劒此何爲也天下惟公足以服人今言者不論是非被言者不論邪正模棱兩可曲事調停而曰務存大體是慫議論之紛紜而反致政體之決裂也乞特敕吏部自後遷轉科道毋惡異喜同毋好諛醜正是時巍以政府故方厚與郊聞汝訓言引己且刺之大恚言臣未

嘗詆與郊汝訓以寺臣攻言路正決裂政體之大者乃
謂汝訓南京頃之御史王明復劾與郊并及巍詔奪明
俸擢與郊太常少卿都人爲之語曰欲京堂須彈章與
郊尋以憂去後御史張應揚追劾其交通文選郎劉希
孟考選納賄竝免官未幾其子殺人論死與郊悒悒卒
汝訓入爲太常少卿孟秋饗廟帝不親行汝訓極諫帝
愠甚以其言直不罪也尋進太僕卿調光祿汝訓先爲
少卿寺中歲費二十萬至是濫增四萬有奇汝訓據會
典請盡裁內府冗食不許二十二年改左僉都御史旋
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汝訓性清介方嚴疾惡巡按

御史南昌彭應參亦雅以强直名相與力鋤豪右烏程
故尚書董份祭酒范應期里居不法汝訓將繩之適應
參行部至應期怨家千人遮道陳牒應參持之急檄烏
程知縣張應望按之應期自縊死其妻吳氏訴闕愬冤
帝命逮應參應望詔獄革汝訓職詰吏部都察院任用
非人尚書孫丕揚都御史衷貞吉等引罪且論救帝意
中行沈思孝等之召用二疑交於中故百姁發於外也
夫威福自上則主勢尊植等三臣陛下所親擢者也乃
舉朝臣工百計排之假令政府欲用一人諸臣敢力挫
之乎臣謹以臣工之十盡爲陛下言之今執政大臣一
政之善輒矜贊導之功一事之失輒諉挽回之難是爲

誣上其疏一進用一人執政則曰我所注意也冢宰則曰我所推轂也選郎則曰我所登用也受爵公朝拜恩私室是爲招權其疏二陛下天縱聖明猶虛懷納諫乃二三大僚稍有規正輒奮袂而起惡聲相加是爲諱疾其疏三中外臣工率探政府意向而不恤公論論人則毀譽視其愛憎行政則舉置徇其喜怒是爲承望其疏四君子立身和而不同今當路意有所主則羣相附和敢於抗天子而難於違大臣是爲雷同其疏五我國家諫無專官今他曹稍有建白不曰出位則曰沽名沮忠直之心長壅蔽之漸是爲阻抑其疏六自張居正蒙蔽

主聰道路以目今餘風未殄欺罔日滋如潘季馴之斥大快人心而猶累牘連章爲之申雪是爲欺罔其疏七近中外臣僚或大臣交攻或言官相訐始以自用之私終之好勝之習好勝不已必致忿爭忿爭不已必致黨比唐之牛李宋之洛蜀其初豈不由一言之相失哉是爲競勝其疏八佞諛成風日以寢甚言及大臣則等之伊傅言及邊帥則擬以方召言及中官則誇呂張復出非藉結歡卽因邀賂是爲佞諛其疏九國家設官各有常職近兩京大臣務建白以爲名高侵職掌而聽民訟長告訐之風失具瞻之體是爲乖戾其疏十也懋學夙以直節著稱其摘季馴不無過當然所言好勝之弊必成朋黨後果如其言累遷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理漕儲疏白程任卿江時之兗二人遂得釋二十一年以拾遺論罷卒贈工部尚書天啟初追謚莊穆

張養蒙字泰亨澤州人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歷吏科左給事中少負才名明習天下事居言職慷慨好建白以南北多水旱條上治奸民恤流民愛富民三事帝嘉納之錦衣都指揮羅秀營食書兵部尚書王遵格不行失歡權要而去秀竟貴緣得之養蒙疏發其狀事具

遵傳御史高維崧等言事被譴養蒙偕同官論救復特疏訟之忤旨奪俸尋遷工科都給事中都御史潘季馴奏報河工養蒙上言曰二十年來河幾告患矣當其決隨議塞當其淤隨議濬事竣輒論功夫淤決則委之天災而不任其咎濬塞則歸之人事而共蒙其賞及報成未久懼有後虞急求謝事而繼者復告患矣其故皆由不久任也夫官不久任其弊有三後先異時也人己異見也功罪難執也請倣邊臣例增秩久任斯職守專而可責成功帝深然之有詔潞安進綢二千四百匹未幾復命增五千養蒙率同官力爭且曰從來傳奉織造具

題者內臣擬旨者閣臣抄發者科臣今徑下部非祖制
不從出爲河南右參政尋召爲太僕少卿四遷左副都
御史二十四年極諫時政闕失言邇來殿廷希御上下
不交或疑外臣不可盡信或疑外事未可盡從君臣相
猜政事積廢致市猾得以揣意旨左右得以播威權惟
利是聞禍將胡底謹以三輕二重之弊爲陛下陳之一
部院之體漸輕或虛其位而不補或用其人而不任如
冬官一曹亞卿專署已爲異事乃冢宰何官數月虛位
法司議劉世延罪竟爾留中主事劉冠南疏入卽發何
小臣聽而大臣不聽單疏下而公疏不下哉以至戶曹

三疏諫開礦臣院九疏催行取皆置不報議大事則十
疏而九不行遇廷推則十人而九不用夫大臣師表百
僚奈何輕之至此一科道之職漸輕五科都給事中久
虛不補御史曹學程一繫不釋考選臺諫屢請屢格乃
至服闋補任亦皆廢閣是不欲言路之充也夫政無缺
失何憚人言徒使唯諾風成謇諤意絕國是將何定乎
一撫按之任漸輕如開礦一事撫按有言咸蒙切責於
是鄭一麟以千戶而妄劾李盛春夫閣人武弁得以制
巡撫之命紀綱不倒置乎一礦監得志諸璫效尤撫按斂
手何有於監司從此陛下之赤子將無人拊循矣一進
獻之途漸重下僚捐俸儒士獻資名爲助工實懷覬幸
甚者百戶王守仁以謀復世爵妄搆楚府而使陛下恩
薄於諸親主簿張以述以求復舊秩妄獻白鹿而使陛
下德損於玩物部臣糾之不聽言官糾之不聽業已明
示好惡大開受獻之門將見媚子佞人投秩競起今日
獻靈瑞明日貢珍奇究使敗節文官僨軍武帥憑藉錢
神邀求故物不至如嘉靖末年之濁亂不止也一內差
之勢漸重中使紛然四出乞請之章無日不上批答之
旨無言不溫左右藉武弁以營差武弁藉左右以網利
共搆狂言誑惑天聽陛下方厭外臣沮撓謂欲辦家事
必賴家奴於是有言無不立聽豈武弁皆急君而朝紳
盡誤國乎今奸宄實繁有徒採礦不已必及採珠皇店
不止漸及皇莊繼而營市舶繼而復鎮守內可以謀坐
營外可以謀監軍正德敝風其鑒不遠凡此三輕二重
勢每相因德與財不竝立中與外不兩勝惟陛下早見
而速圖之不報又明年六月兩宮三殿繼災養蒙復上
疏曰近日之災前古未有自非君臣交儆痛革敝風恐
虛文相謾大禍必至臣請陛下躬謁郊廟以謝嚴譴立
御便殿以通物情早建國本以繫人心停銀礦皇店之
役杜四海亂階滅宦官妄之刑彈藩臣陰禍然此皆

應天實事猶非應天實心也罪已不如正己格事不如格心陛下平日成心有四一曰好逸朝享倦於躬臨章奏倦於省覽古帝王乾健不息似不如此一曰好疑疑及外庭則察宷不安於位究且謀以疑敗奸以疑容古帝王至誠馭物似不如此一曰好勝奮厲威嚴以震羣工喜諂諛而惡鯁直厭封駁而樂順從古帝王予違汝弼似不如此一曰好貨以聚斂爲奉公以投獻爲盡節古帝王四海爲家似不如此願陛下戒此四者亟圖更張庶天意可回國祚可保帝亦不省尋遷戶部右侍郎時再用師朝鮮命養蒙督餉事尋予一子官三十年尚書陳蕖稱疾乞罷詔養蒙署事會養蒙亦有疾在告因辭給事中夏子陽劾其托疾遂罷歸卒於家天啟初贈太子少保

孟一脈字淑孔東阿人隆慶五年進士爲平遙知縣以廉能擢南京御史萬曆六年五月上言近上兩宮徽號覃恩內外獨御史傅應禎進士鄒元標部郎艾穆沈思孝投荒萬里遠絕親闈非所以廣錫類溥仁施也疏入忤張居正黜爲民居正死起故官疏陳五事言近再選宮女至九十七人急徵一時輦下甚擾一也中外章奏宜下部臣議覆閣臣擬旨脫有不當臺諫得糾駁之今

乃不任臣工顓取宸斷明旨一出臣下莫敢犯顏二也士習邪正繫世道汚隆今廉恥日喪營求苟且亟宜更化救弊先實行而後才華三也東南財賦之區靡於淫巧民力竭矣非陛下有以倡之乎數年以來御用不給今日取之光祿明日取之太僕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異遇聖節則有壽服元宵則有燈服端陽則有五毒吉服年例則有歲進龍服以至羣恩錫賚小大畢霑調陵犒賜耗費鉅萬錙銖取之泥沙用之於是民間習爲靡侈窮耳目之好竭工藝之能不知紀極夫中人得十金即足供終歲之用今一物而常兼中人數家之產或刻沉檀鏤犀象以珠寶金玉飾之周鼎商彝秦鉏漢鑑皆搜求於海內窮歲月之力專一器之工罄生平之資取一盼之適殊不知財賄易盡嗜欲無窮陛下誠能恭儉節約以先天下禁彼浮淫還之貞樸則財用自裕而風俗亦淳四也邊疆之臣日弛戎備上下蒙蔽莫以實聞由邊臣相繼爲本兵題覆處分盡在其口言出而中傷隨之誰肯爲無益之談自取禍敗哉漁夫舍餌以得魚未聞以餌養魚者也今以中國之文弟綺爲蕃戎常服雖曰貢市實則媚之邊臣假貢市以賂戎戎人肆剽竊而要我彼此相欺以誑君

父幸其不來來則莫禦所謂以餌養魚者也請明詔樞
臣洗心易慮戰守之備一講求付之邊臣使將識敵
情兵識將意庶乎臂指如意國可無虞五也疏入忤旨
謫建昌推官屢遷南京右通政移疾歸四十一年起右
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居三年廷推左副都御史未得命
給事中官應震論其縱子驕恣疏雖留中一脈竟引疾
去年八十一卒一脈初以直諫著聲曉膺節鉞年力已
衰不克有所表樹云
何士晉字武莪宜興人父其孝得士晉晚族子利其資
結黨致之死繼母吳氏匿士晉外家讀書稍懈母輒示

以父血衣士晉感厲與人言未嘗有笑容萬曆二十六
年舉進士持血衣懇之官罪人皆抵法初授寧波推官
擢工科給事中首疏請通章奏緩聚斂俄言衮職有闕
廷臣言雖逆耳每荷優容獨論及輔臣必欲借主威以
洩憤是陛下負拒諫之名輔臣收罔寵之實天下所以
積憤輔臣而不能平也如孫鑨郭子章戴燿沈子木宜
舍不舍公論乖違輔臣廢安得不任其咎無何劾左都
督王之禎久掌錦衣爲內閣爪牙中樞心腹又劾大學
士王錫爵逢君賊善召命宜停戶部尚書趙世卿誤國
無大臣體已復言朝端大政宜及今早行者在放輔臣
以清政地罷大臣被論者以伸公議斥王之禎以絕禍
源釋卞孔時王邦才等以蘇冤獄初皇長孫生有詔起
廢列上二百餘人閱三年止用顧憲成等四人士晉請
大起廢籍瑞王將婚詔典禮視福王費當十九萬初帝
弟潞王婚費不及其半士晉請視潞王帝將崇奉太后
詔建靈應宮士晉以非禮力爭且曰聖母所注念者東
宮出講諸王早婚與遣賢之登進也乃諸臣屢請不應
而不時內降者非中貴之營求卽鬼神之香火何也帝
皆不省未幾有張差梃擊之事王之寀鉤得差供帝遷
延不決士晉三上疏趣之當是時變起非常中外咸疑

謀出鄭國泰然無敢直犯其鋒者郎中陸大受稍及之
國泰大懼急出揭自明人言益籍籍士晉乃抗疏曰陛
下與東宮情親父子勢共安危豈有禍逼蕭牆不少動
念者候命踰期旁疑轉棘竊詳大受之疏未嘗實指國
泰主謀何張皇自疑乃爾因其自疑人益不能無疑然
人之疑國泰不自今日始也陛下試問國泰三王之議
何由起閨範之序何由進妖書之毒何由構此基禍之
疑也孟養浩等何由杖斃士衡等何由成王德完等何
由錮此挑激之疑也南宗順刑餘也而陰募死士千人
謂何順義王外寇也而各宮門守以重兵謂何王曰乾

逆徒也而疏中先有麗保劉成名姓謂何此不軌之疑也三者積疑至今日忽有張差一事正與往者舉措相符安得令人不疑且今日之疑國泰又非張差一事已也恐騎虎難下駭鹿走險一擊不效別有陰謀陛下不急護東宮則東宮爲孤注萬一東宮失護而陛下又轉爲孤注矣國泰欲釋人疑惟明告貴妃力求陛下速執保成下吏如果國泰主謀是乾坤之大逆九廟之罪人非但貴妃不能庇卽陛下亦不能庇也借劒尚方請自臣始或別有主謀無與國泰事請令國泰自任凡皇太子皇長孫起居悉屬國泰保護稍有疎虞罪卽坐之則遠逃或陰鼙張差以冀滅口則罪愈不容誅矣惟聖明裁察疏入帝大怒欲罪之念事已有跡恐益致人言而吏部先以士晉爲東林黨擬出爲浙江僉事候命三年未下至是帝急簡部疏命如前擬吏部言闕官已補請改命帝不許命調前補者吏部又以士晉積資已深秩當參議帝怒切責尚書奪郎中以下俸士晉之官四年移廣西參議光宗立擢尚寶少卿遷太僕天啟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安南入犯督將吏禦擊却之四年擢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明年四月魏忠賢大熾爭梃擊者率獲罪御史田景新希旨誣叛臣安邦彥賄士晉十萬金阻援兵遂除士晉名徵賄助餉士晉憤鬱而卒有司徵贓急家人但輸數百金產已罄會莊烈帝立獲免復官賜恤陸大受字凝遠武進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屢遷戶部郎中福王將之國詔賜莊田四萬頃大受請大減田額因劾鄭國泰驕恣亂法狀疏留中王之寀發張差事大受抗疏言青宮何地張差何人敢白晝持梃直犯儲闈此乾坤何等時耶業承一內官何以不知其名業承一大第何以不知其所彼三老三太互相表裏而霸州武舉高順寧者今皆匿於何地奈何不嚴禁而速斷耶戶部主事蒲州張庭者大受同年生也亦上言奸人突入大內徂擊青宮陛下宜何如震怒立窮主謀乃廷臣交章一無批答何也君側藏奸上下蒙蔽皆由陛下精神偏注皇太子召見甚稀而前此冊立選婚及近時東宮出講郭妃卜葬諸事陛下皆弗勝遲回强而後可彼宮寺者安得不妄生測度陰蓄不逞以僥倖於萬一哉皆不報大受尋出爲撫州知府以清潔著閭居二年徐紹吉韓浚以京察奪其官庭再遷郎中被齮斃引退抑鬱以死又有閻

喜李俸者爲刑部郎中當諸司會鞫時張差語涉逆謀
郎中胡士相等相顧不敢錄俸力爭乃得入獄詞遂爲
鄭氏黨所惡及遷鳳翔知府諸黨人以言懾之竟不敢
之任後復中以京察卒於家天啟初御史張愼言方震
孺魏光緒楊新期交章訟三人冤乃贈庭俸光祿寺少
卿大受起補韶州已都御史高攀龍請加庭俸廕益不
果大受未幾卒

王德完字子醇廣安人萬曆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改
兵科給事中西陲失事德完言諸邊歲糜餉數百萬而
士氣日衰戎備日廢者以三蠹未除二策未審也何爲

三蠹一曰欺邊吏冒上也二曰徇市賞增額也三曰虛
邊防鮮實也何謂二策有目前之策有經久之策謹守
誓盟苟免搏噬此計在目前大修戰具令賊不敢窺邊
則百年可保無事此計在經久今經畧鄭洛主款巡撫
葉夢熊又言戰邊臣不協安望成功帝爲飭二臣石星
爲本兵德完上十議以規時帝納之已請裁李成梁父
子權勢穢黷國公沐昌祚冠服罷巡撫朱孟震貢待問
郭四維少卿楊四知趙卿又發廣東總督劉繼文總兵
官李棟等冒功罪半歲章數十上率軍國大計累遷戶
科都給事中上籌畫邊餉議言諸邊歲例弘正間止四
十三萬至嘉靖則二百七十餘萬而今則三百八十餘
萬惟力行節儉足以補救蓋耗蠹之弊外易剔而內難
除宜嚴劾內府諸庫汰其不急又加意屯田鹽法外開
其源而內節其流庶幾國用可足時弗能用倭寇久躪
朝鮮再議封貢德完言封則必貢貢則必市是沈惟敬
誤經畧經畧誤總督總督誤本兵本兵誤朝廷也後封
果不成德完尋以疾歸二十八年起任工科極陳四川
採木權稅及播州用兵之患又言三殿未營不宜復興
元殿龍舟之役皆不報已劾潤廣稅使陳奉四大罪再
疏極論謂奉必激變奉果爲楚人所攻僅以身免尋因

禱雨言今出虎兒以啣羣黎縱盜賊而吞赤子幽憤沉
結叩訴無從故雨澤緣天怒而屯螟朥因人妖而出願
盡撤礦稅之使釋逮繫之臣省愆曠過用弭災變不報
四川妖人韓應龍奏請權鹽採木尋甸知府蔡如川趙
州知州甘學書以忤稅使被逮德完皆力爭復劾山東
稅使陳增畿輔稅使王虎罪不報已極陳國計匱乏言
近歲寧夏用兵費百八十餘萬朝鮮之役七百八十餘
萬播州之役二百餘萬今皇長子及諸王子冊封冠婚
至九百三十四萬而袍服之費復二百七十餘萬冗費
如此國何以支因請減織造止營建亟完殿工停買珠

寶愼重採辦大發內帑語極切至帝亦不省時帝寵鄭貴妃疎皇后及皇長子生母王恭妃幾殆而皇后亦多疾左右多竊意后崩貴妃卽正中宮位其子爲太子中允黃輝皇長子講官也從內侍微探得其狀謂德完曰此國家大事旦夕不測書之史冊謂朝廷無人乎德完乃屬輝具草十月上疏言道路喧傳謂中宮役使僅數人伊鬱致疾阽危弗自保臣不勝驚疑宮禁嚴祕虛實未審臣卽愚昧決知其不然第臺諫之官得風聞言事果中宮不得於陛下以致疾與則子於父母之怒當號泣幾諫果陛下眷遇中宮有加無替與則子於父母之慈益却坐之議陳其愚誠疏入帝震怒立下詔獄拷訊尙書李戴御史周盤等連疏論救忤旨切責御史奪俸有差大學士沈一貫力疾草奏爲德完解帝亦不釋旋廷杖百除其名復傳諭廷臣諸臣爲皇長子耶抑爲德完耶如爲皇長子愼無擾瀆必欲爲德完則再遲冊立一歲廷臣乃不復言然帝自是懼外廷議論眷禮中宮始終無間矣光宗立召爲太常少卿俄擢左僉都御史天啟元年京師獲間諜詞連司禮中官盧受德完請出受南京初德完直聲震天下及居大僚持論每與鄒元標

貞俱論死而兵部尙書張鶴鳴如故糾之者反獲譴允儀不平疏直其同罪佚罰因言近言官稍進苦口輒見齟齬遷謫未已申之戒諭使諸臣果遵明諭而引裾折檻以甘斥逐天下事猶可爲也使諸臣果遵明諭而箝口結舌以保祿位天下事尙忍言哉頃者恒暘不雨二麥無秋皇上於宮中祈禱反得冰雹之災變不虛生各以類應夫以坤維之厚重而震撼於妖孽以鬚眉之丈夫而交關於婦寺以籍叢煬竈之奸而托之奉公潔己是皆陰脅陽之徵也報聞鶴鳴既屢被劾因詆劾者爲羣奸朋謀而反與前尙書黃嘉善崔景榮並以邊功晉

宮保允儀益憤言鶴鳴既以斬級微功邀三次之賞卽
當以失地大罪伏不赦之辜且以七百里之榆關兼旬
而後至畏縮無丈夫氣偃蹇無人臣禮猶且靦顏哆口
評經撫功罪若身在功罪外者陛下試問鶴鳴爲本兵
功罪殺於邊臣今日經撫俱論辟鶴鳴應得何罪又問
鶴鳴舊日經撫俱論辟嘉善景榮應得何罪赫然震怒
論究如法庶封疆不致破壞帝不用會議紅丸事力詆
方從哲請盡奪官階祿廕其黨惡之徐州舊設參將山
東盜熾以允儀請改設總兵尋疏論四川監司周著林
宰徐如珂等功請優敘而劾總督張我續退縮請罷斥
不從踰月請杜傳宣慎爵賞免立枷除苛政且言向者
丁巳之察凡抗論國本繫籍正人者莫不巧加羅織陰
邪盛而陽氣傷致有今日之禍今計期已迫願當事者
早伐邪謀亟培善類疏入魏忠賢劉朝輩皆不悅以丁
巳主察之人不指名直奏責令罷對允儀言丁巳主察
者鄭繼之李誌也考功科道則趙士喆徐紹吉韓浚也
當日八法之處分臺省之例轉大僚之拾遺黑白顛倒
私意橫行凡抗論建藩催請之國保護先帝有功國本
者靡不痛加摧抑必欲敗其名錮其身盡其倫類而後
快於是方從哲獨居政府元詩教趙興邦等分部要津

凡疆圉重臣皆賄賂請托而得如李維翰楊鎬熊廷弼
李如柏如楨何一不出其保舉迨封疆破壞圖圄充塞
而此輩宴然無恙臣所以痛心遵事追恨前此當軸之
人也中旨將重譴允儀以大學士葉向高言停俸半歲
已復因災祲上言內降當停內操當罷陵工束手非所
以展孝思直臣久廢非所以光聖德東南杼柚已空重
以屢次之加派金吾冒濫已極加以非分之襲封聖心
一轉移天下無不順應區區修禳虛文安能格上穹哉
帝不能用巡按陝西條上籌邊八事太常少卿王紹徽
家居與里人馮從吾不協允儀重從吾薄紹徽魏忠賢
擢紹徽佐都察院用事五年允儀還朝卽出爲湖廣副
使其冬又使給事中蘇兆先劾其爲閹戶渠魁遂削籍
崇禎元年薦起御史言奸黨王紹徽掛點將錄獻之逆
奄其後效之者有同志天監盜柄諂錄清流遂芟刈無
遺乞加削奪爲傾陷忠良之戒從之其冬掌河南道事
陳計吏八則明年佐都御史曹于汴大計京官貶黜者
二百餘人坐不謹者百人仕路爲清尋擢太僕少卿四
年六月以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標兵止五百餘
六千不及一大郡監司且承平久人不知兵而屬城率
庫薄無守具六年流賊將窺湖廣兵部令移鎮襄陽鄖

陽益虛其冬賊大至陷鄖西上津明年陷房縣保康允
儀兵少不能禦上章乞援且請罪會賊入川鄖得少緩
中官陳大金與左良玉來援副使徐景麟見其多擄婦
女疑爲賊用擊之士馬多死大金怒訴諸朝命逮景
麟責允儀陳狀已而并逮允儀下獄戍邊而以盧象昇
代十五年御史楊鶚銘給事中倪仁禎相繼論薦未及
用而卒

鄒維璉字德輝江西新昌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延
平推官耿介有大節巡撫袁一驥以私憾撫布政資子
偶罪維璉以去就爭監司欲爲一驥建生祠維璉抗詞

力阻行取授南京兵部主事進員外郎遷左用兵疏陳
數事尋以憂去天啟三年起官職方進郎中刑部主事
譚謙益薦妖人宋明時能役神兵復遼左地魏忠賢陰
主之維璉極言其妖妄忠賢怒矯旨譴責海內方用師
將帥悉賄進職方尤冗穢維璉素清嚴請寄皆絕因極
論儅帥之弊議切中官大臣吏部尚書趙南星知其賢
調爲稽勳郎中時言路橫恣凡用吏部郎必咨其同鄉
居言路者給事中傅櫆陳良訓章允儒以南星不先咨
已大怒共詆誶維璉及維璉調考功櫆等益怒交章力
攻又以江西有吳羽文例不當用兩人迫羽文去以窘

明史卷二百三十五　列傳一百二十三

黃尾元老九列臣卿安可自處於商輅劉健韓文下疏
入責其讀奏崔呈秀坐贓被劾維璉論成邊諸媚璫者
力別其是非論託拒不聽諸逆黨交憾及趙南星去國
維璉顧與俱夫忠賢即放歸無何張訥劾南星追論維
璉調部非法詔削籍復搆入汪文言獄下吏戍貴州崇
禎初起南京通政參議就遷太僕少卿疏陳卜相久任
納言議監鎮兵五事五年二月擢右僉都御史代熊文
燦巡撫福建海寇劉香亂遣游擊鄭芝龍擊破之海外
紅夷據彭湖挾互市後徙臺灣漸泊廈門維璉屢檄芝
龍防遏之不聽明年夏芝龍勦賊福寧紅夷乘間襲陷

廈門城大掠維璉急發兵水陸進芝龍亦馳援焚其三
舟官軍傷亦衆寇乃泛舟大洋轉掠青港荊嶼石灣諸
將禦之銅山連戰數日始敗去維璉在事二年勞績甚
著會當國者溫體仁輩雅忌維璉而閩人宦京師者騰
謗於朝竟坐罷官八年春敘却賊功詔許起用旋召
拜兵部右侍郎遘疾不赴卒於家吳羽文既謝病歸至
崇禎六年始復出歷考功文選郎中帝以積疑吏部有
尚書馮英以逆案入詔內羽文執止之而議起錢龍錫
私選郎十一人謹默大半遷者三人而已羽文痛絕諸
弊數與溫體仁牴牾賊毀皇陵有詔肆赦體仁令刑部

李邦華等偵事者誣羽文納二人賄下獄羽文用高鳳
翔爲大名知府鳳翔故富小詞言者復謂其倘私坐
謫戍侍郎吳甡等交薦復官未赴卒羽文字長卿南昌
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
贊曰王汝訓諸人建言挺謇誥之節洊歷卿貳不阨厥
問余懋學之言十矗有以哉鄒維璉抗魏奄拒逆黨僅
坐謫戍幸矣

明史卷二百三十五終

總督漕運兼理糧儲經筵講官提督操江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謚文毅李植
敕修

李植羊可立　丁江東之
湯兆京　金士衡
王元翰　孫振基子必顯
丁元薦于玉立　李朴
夏嘉遇

李植字汝培父承式自大同徙居江都官福建布政使
植舉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御史十年冬張居正

卒馮保猶用事其黨錦衣指揮同知徐爵居禁中爲閔
章奏擬詔旨如故居正黨率倚爵以自結於保爵勢益
張而帝雅銜居正保未有以發御史江東之首糾爵奸
并言兵部尚書梁夢龍與爵交驩以得吏部宜斥帝下
爵獄論死夢龍罷去植遂發保十二大罪帝震怒罪保
植東之由是受知於帝明年植巡按畿輔請寬居正所
定百官乘驛之禁從之帝用禮部尚書徐學謨言將卜
壽宮於大峪山植屢行閱視謂其地未善欲借東之疏
爭不果明年植還朝時御史羊可立亦以追論居正受
帝知三人更相結亦頗引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爲重

執政方忌中行用賢且心害植三人寵會爭御史丁此呂事及論學謨卜壽宮之非與申時行等相柱卒被斥去初兵部員外郎稽應科山西提學副使陸樹聲參政戴光啟爲鄉會試考官私居正子嗣修懋修敬修居正敗此呂發其事又言禮部侍郎何雒文代嗣修懋修撰殿試策而侍郎高啟愚主南京試至以舜亦以命禹爲題顯爲勸進大學士申時行余有丁許國皆嗣修等座主也言考官止據文藝安知姓名不宜以此爲罪請敕吏部覈官評以定去留尚書楊巍議黜雒文改調應科檄留啟愚光啟而言此呂不顧經旨陷啟愚大逆此呂坐謫植東之及同官楊四知給事中王士性等不平交章劾巍語侵時行東之疏言時行以二子皆登科不樂此呂言科場事巍雖庇居正實媚時行時行巍並求去帝欲慰留時行召還此呂以兩解之有丁國言不謫此呂無以安時行巍心國反覆詆言者生事指中行用賢爲黨中行用賢疏辨求去語皆侵國用賢語尤峻國避位不出於是左都御史趙錦副都御史石星尚書王遴潘季馴楊兆侍郎沈鯉陸光祖舒化何起鳴褚鈇大理卿溫純及都給事中齊世臣御史劉懷恕等極論時行國巍不宜去主事張正鶴南京郎中汪應蛟御史李

守有解言植等不宜驟遷帝重違大臣意議雖寢心猶欲用植等頃之植劾刑部尚書潘季馴朋黨奸逆誣上欺君季馴坐削籍帝遂手詔吏部擢植太僕少卿東之光祿少卿可立尚寶少卿赴召還此呂以兩解之有丁國言不謫此呂無以安時行巍心國反覆詆言者生事指中行

書謂季馴也疏上未報御史龔懋賢孫愈賢繼之東之發憤上疏曰思孝中行用賢及張岳鄒元標數臣忠義天植之死不移臣實安爲之耑樂從之遊今指植與交歡爲黨則植猶未若臣之密願先罷臣官不允可立亦抗言奸黨懷憑張私惠造不根之辭以傾建言諸臣勢不盡去臣等不止乞罷職章下內閣時行等請詰可立奸黨主名帝仍欲兩爲之解寢閣臣奏而敕都察院自今諫官言事當顧國家大體毋以私滅公犯者必罪植東之求去不許給事御史齊世臣吳定等交章劾可立不當代植辨報曰朕方憂旱諸臣何紛爭乃已七月御

史龔仲慶又劾植中行思孝爲邪臣帝惡其排擠出之外世臣及御史顧鈐等連章論救不聽是時竟用學謨言作壽宮於大峪山八月役既興矣大學士王錫爵植館師東之可立又嘗特薦之於朝錫爵故以面折張居正爲時所重三人念時行去錫爵必爲首輔而壽宮地有石時行以學謨故主之可用是罪也乃合疏上言地果吉則不宜有石有石則宜表請改圖乃學謨以私意主其議時行以親故贊成今鑿石以安壽宮者與襲所立表其地不一朦朧易徙若變棋然非大臣謀國之忠也時行奏辨言車駕初閱時植東之見臣直廬力言

形龍山不如大峪今已二年忽勑此議其借事傾臣明甚帝責三人不宜以葬師術責輔臣奪俸半歲三人以明習葬法薦侍郎張岳太常何源兩人方疏辭錫爵忽奏言恥爲植三人所引義不可留因具奏不平者八事大畧言張馮之獄上志先定言者適投其會而輒自附於用賢等撰鱗折檻之黨且謂舍建言別無人品建言之中舍揉摭張馮舊事別無同志以中人之資乘一言之會超越朝右日尋戈矛大臣如國巍化龍曩舉爲正人一言相左日謀剸刃皆不平之大者御史韓國楨給事中陳與郊王敬民等因迭攻植等帝下敬民疏貶植戶部員外郎東之兵部員外郎可立大理評事張岳以諸臣紛爭具疏評其賢否頗爲植東之可立地講令各宣力一方以全終始於時行國錫爵巍化光祖世臣定愈賢皆褒中寓刺而力詆季馴懋賢系周仲慶惟中行用賢思孝無所譏貶帝責岳頌美大臣且支蔓不足定國是岳坐免帝猶以植言壽宮有石數十丈如屏風其下皆石恐實座將置於石上閱月復躬往視之終謂大峪吉遂調三人於外御史柯梴因自言習葬法力稱大峪之美獲督南畿學政而植同年生給事中盧逵亦承風論正三人罪士論哂之植東之可立自以言事見

知未及三歲而貶植得綏德知州旋引疾歸居十年起
沅州知州屢官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時二十六年也
植墾土積粟得田四萬畝歲穫糧萬石戶部推其法九
邊以倭寇退請固師旋選主客銳卒臨除宿寇概復舊
遼陽詔下總督諸臣詳議不果行奏稅監高淮貪暴請
召還不報後淮激變委阻撓罪於植植疏辨乞休帝慰
留之明年錦義失事巡按御史王業弘劾植及諸將失
律植以却敵開且誣業弘業弘再疏劾植欺蔽詔解官

聽勘勘已命家居聽用竟不召卒贈兵部右侍郎可立
汝陽人由安邑知縣爲御史與植等並擢已由評事調
大名推官終山東僉事
江東之字長信歙人萬曆五年進士由行人擢御史首
發馮保徐爵奸受知於帝僉都御史王宗載嘗承張居
正指與于應昌共陷劉臺東之疏劾之故事御史上封
事必以副封白長官東之持入署宗載迎謂曰江御史
何言曰爲死御史鳴冤問爲誰曰劉臺也宗載失氣反
走遂與應昌俱得罪東之出視畿輔屯政奏駙馬都尉
侯拱宸從父豪奪民田竇於理先是皇子生免天下田
租三之一獨不及皇莊及勛戚莊田東之爲言減免如
制還朝擢光祿少卿改太僕坐爭壽宮事與李植羊可

立皆貶東之得霍州知州以病免久之起鄧州進湖廣
僉事三遷大理寺右少卿二十四年以右僉都御史巡
撫貴州擊高砦叛苗斬首百餘級京察被劾免官復以
遣指揮楊國柱討楊應龍敗績事黜爲民憤根抵家卒
東之官行人時刑部郎舒邦儒閽門病疫死遺孤一歲
人莫敢過其門東之經紀其喪提其孤歸乳之舒氏卒
有後
湯兆京字伯閎宜興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豐城知縣
治最徵授御史連劾禮部侍郎朱國祚劉遵總督萬世
德帝不問巡視西城貴妃宮閽豎塗辱禮部侍郎敖文
禎兆京彈劾杖配南京時礦稅繁興奸人競言利有謂
開海外機易山藏可獲金四百萬者有請徵豫寧諸府
契稅粥高淳諸縣草場者帝意俱嚮之兆京偕同官金
忠士史學遷溫如璋交章力諫不報出按宣府大同請
罷稅使張曁礦使王虎王忠亦不納掌河南道佐孫丕
揚典京察所謫黜皆當而被黜者之黨爭相攻擊兆京
亦十餘疏應之其詞直卒無以奪也詳具丕揚傳中尋
出按順天諸府守陵中官李浚誣軍民盜陵木逮繫無
盧日兆京按宣府時奏之浚亦誣訐兆京帝遣使按驗
事已白而諸被繫者猶未釋兆京悉縱遣之東廠大監

盧愛縱其下橫都市兆京論如法還復掌河南道福王久不之國兆京倡給事御史伏闕固請卒不得命南京缺提學御史吏部尚書趙煥調浙江巡按呂圖南補之尋以年例出三御史於外皆不容都察院兆京引故事爭圖南之調爲給事中周永春所劾棄官歸兆京及御史王時熙汪有功爲圖南申雪語侵永春并及煥二人連章辨兆京亦爭之强帝欲安煥爲稍奪兆京俸兆京以不得其職拜疏徑歸御史李邦華周起元孫居相遂助兆京攻煥帝亦奪其俸然煥亦引去兆京居官廉正遇事慷慨其時黨勢已成正人多見齮齕兆京力維持王元翰言軍國機密不宜抄傳詔併禁章奏末下者由是中朝政事四方寂然不得聞上衡力陳其非便疏多不行帝召王錫爵爲首輔以被劾奏辨語過憤激士衡馳疏劾之尋擢南京通政參議時元翰及李三才先後爲言者所攻士衡並爲申雪三十九年大計京官掌南察者南京吏部侍郎史繼偕齊楚浙人之黨也與孫丕揚北察相反凡助三才元翰者悉斥之士衡亦謫兩浙鹽運副使不赴天啟初起兵部員外郎累遷太僕少卿引疾去卒於家先是楊應龍伏誅貴州宣慰使安疆臣邀據故所侵地總督王象乾不許士衡遂劾象乾起釁後象乾弟象恒巡撫蘇松以兄故頗銜士衡廉知其淸

復上疏曰往者湖廣氷雹順天晝晦豐潤地陷四川星變遼東天鼓震山東山西則牛妖人妖今甘肅天鳴地裂山崩川竭矣陛下明知亂徵而泄泄從事是以天下戲也因極言邊糈告匱宜急出內帑濟餉罷撤稅使毋事掊克引鹿臺西園爲戒帝皆不聽南京督儲尚書王基雲南巡撫陳用賓拾遺被劾給事中錢夢皐御史張以渠等考察被黜爲沈一貫所庇帝皆留之士衡疏爭侍郎周應賓黃汝良李廷機當預推內閣士衡以不協人望抗章論姜士昌宋燾言事得罪並申救之給事中王元翰言軍國機密不宜抄傳詔併禁章奏末下者由不行帝召王錫爵爲首輔以被劾奏辨語過憤激士衡馳疏劾之尋擢南京通政參議時元翰及李三才先後爲言者所攻士衡並爲申雪三十九年大計京官掌南察者南京吏部侍郎史繼偕齊楚浙人之黨也與孫丕揚北察相反凡助三才元翰者悉斥之士衡亦謫兩浙鹽運副使不赴天啟初起兵部員外郎累遷太僕少卿引疾去卒於家先是楊應龍伏誅貴州宣慰使安疆臣邀據故所侵地總督王象乾不許士衡遂劾象乾起釁後象乾弟象恒巡撫蘇松以兄故頗銜士衡廉知其淸

介狀稱說不置云

王元翰字伯舉雲南寧州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選庶吉士三十四年改吏科給事中意氣陵厲以諫諍自任時廷臣習偷惰法度盡弛會推之柄散在九列科道率推京卿每署數倍舊額而建言諸臣一斥不復大臣破彈牽連章誠訐元翰悉疏論其非尋進工科右給事中巡視厰稅極陳惜薪司宦多之害其秋上疏極言時事敗壞請帝眎朝見大臣言官得隨其後日陳四方利病尋復陳時事言輔臣心膂也朱賡輔政三載猶未一覩天顏可痛哭者一九卿強半虛懸甚者圜署無一人監司郡守亦曠年無官或一人綰數符事不切身政自苟且可痛哭者二兩都臺省寥寥幾人行取入都者累年不被命庶常散館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無人威令不行上下胥玩可痛哭者三被廢諸臣久淪山谷近雖奉詔敘錄未見連茹彙征苟更閱數年日漸銷鑠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可痛哭者四九邊歲餉缺至八十餘萬平居凍餒脫巾可虞有事怨憤死綏無望塞北之患未可知也京師十餘萬兵歲糜餉二百餘萬大都市井負販游手而已一旦有急能驅使赴敵哉可痛哭者五天子高拱深居所恃以通下情者祇章疏耳今一切高閣慷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無濟第存此議論耳言路惟空存議論世道何如哉可痛哭者六榷稅使者滿天下致小民怨聲徹天降災召異方且指殿工以爲名借停止以愚衆是天以回祿警陛下陛下反以回祿剝萬民也衆心離叛而猶不知變可痛哭者七郊廟不親則天地祖宗不相饗朝講不御則伏機隱禍不上聞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無事者且青宮輟講亦已經年親宦宮妾而疎正人端士獨奈何不爲宗社計也可痛哭者八帝皆不省武定賊阿克作亂元翰上言民不堪命至殺稅使而徵榷如故貢金請減反增益之衆心憤怒使亂賊假以爲名賊首縱撲滅虐政不除滇之爲滇猶未可保也俄言礦稅之設本爲大工若捐內帑數百萬金工可立竣毋徒苦四方萬姓疏皆不報尋兩疏劾貴州巡撫鄧子章等凡四人言子章曲庇安疆臣堅意割地貽西南大憂且嘗著婦寺論言人主當隔絕廷臣專與宦官宮妾處乃相安無患子章罪當斬不納先是廷推閣臣元翰言李廷機非宰相器已而黃汝良推吏部侍郎全天敘推南京禮部侍郎汝良廷機邑人天敘朱賡同鄉也元翰極論會推之弊議切政府二

人遂不用至是將推兩京兵部尚書蕭大亨孫鑛爲吏部尚書元翰亦疏論二人并言職方郎申用懋爲大亨謀主太常少卿唐鶴徵爲鑛謀主亦當斥尋因災異乞亟罷廣大亨及副都御史詹沂且言近更有二大變大小臣工志期得官不顧嘿笑此一變也陛下不恤人言甚至天地譴告亦悍然弗顧此又一變也有君心之變然後臣工之變因之在今日挽天地洪水寇賊之變易挽君心與臣工之變難又言陛下三十年培養之人才半掃除於申時行王錫爵半禁錮於沈一貫朱賡因薦鄒元標顧憲成等十餘人無何又劾給事中喻安性御

史管橘敗羣蔑稷皆不報掌厥內官王道不法疏暴其罪亦弗聽元翰居諫垣四年力持清議摩主闕柱貴近世服其敢言然銳意搏擊毛舉靡驚舉朝咸畏其口吏科都給事中陳治則與元翰不相能御史鄭繼芳其門人也遂劾元翰盜庫金尅商人貲奸贓數十萬元翰憤甚辨疏詆繼芳北鄙小賊語過激於是繼芳黨劉文炳王紹徽劉國縉等十餘疏並攻之而史記事胡忻史學遷張國儒馬孟禎陳于廷吳亮金士衡高節劉蘭輩則連章論救帝悉不省元翰乃盡出其篋篋昇置國門綴吏士簡括慟哭辭朝而去吏部坐擅離職守謫刑部檢

十七人當授給事中先除禮部主事四十年十月命始下振基得戶科時吏部推舉大僚每患乏才振基力請起廢韓敬者歸安人也受業宣城湯賓尹賓尹分校會試敬卷爲他考官所棄賓尹搜得之强總裁侍郎蕭雲舉王圖錄爲第一榜發士論大譁知貢舉侍郎吳道南欲奏之以雲舉圖資深嫌擠排前輩隱不發及廷對賓尹爲敬黃綠得第一人後賓尹以考察黜官敬亦稱病去事三年矣會進士鄒之麟分較順天鄉試所取童學賢有私於是御史孫居相并賓尹事發之下禮官會吏部都察院議額不及賓尹事振基乃抗疏請並策未得

命禮部侍郎翁正春等議熟學賢謫之麟亦不及賓尹等振基謂議者庶之再疏論劾帝乃下廷臣更議御史王時熙劉策馬孟禎亦疏論其事而南京給事中張篤敬證尤力方賓尹之分較也越房取中五人他考官效之競相搜取凡十七人時賓尹雖廢中朝多其黨欲藉是覓敬正春乃會九卿趙煥及都給事中翁憲祥御史余懋衡等六十三人議坐敬不謹落職閒住御史劉廷元董元儒過庭訓敬同鄉也謂敬關節果真罪非止不謹執不署名意欲遷延爲敬地正春等不從持初議上廷元遂疏劾之公議益憤振基居相篤敬及御史魏雲中等連章論列給事中商周祚亦敬同鄉議并罪道南孟禎以道南發奸不當罪再疏糾駁帝竟如廷元等言敕部更覈廷元黨亓詩教遂劾正春首鼠兩端正春疎引去會熊廷弼之議亦起初賓尹家居嘗奪生員施天德妻爲妾不從投繯死諸生馮應祥芮永籍輩訟於官爲建祠賓尹恥之後永籍又發諸生梅振祚宣祚朋淫狀督學御史熊廷弼素交歡賓尹判牒言此施湯故智欲藉雪賓尹前恥又以所司報永籍及應祥行劣杖殺毋乃已甚乎孟禎遂亦調外凡與敬爲難者朝無一人敬由是得寬典僅謫行人司副蓋七年而事始竣云振基到官尋以憂去卒於家子必顯字克孝萬曆四十四

職候勘時南北臺諫議論方囂各有所左右振基孟禎雲中策及給事李成名麻僖陳伯友御史李邦華崔爾進李若星潘之祥翟鳳翀徐良彥等持勘議甚力而篤敬及給事中官應震姜性吳亮嗣梅之煥元詩教趙興邦御史黃彥士南京御史周遠等駁之疏凡數十上振基及諸給事御史復極言廷弼當勘斥應震等黨庇自是黨論者頗屈帝竟納瑋言令廷弼解職其黨大恨吏部尚書趙煥者惟詩教言是聽乃以年例出振基及雲中時熙於外振基得山東僉事瑋亦引去振基勁直敢言居諫垣僅半歲數有建白既去科場議猶未定策復上疏極論而賓尹黨必欲十七人並罪以寬敬孫慎行代正春復集廷臣議仍坐敬關節而爲十七人昭雪疏竟留中賓尹敬有奧援外廷又多助之故議久不決篤敬復上疏論敬陰詆諸黨人諸黨人旋出之外并逐慎行既而居相策引去之祥外遷孟禎不平疏言廷弼勘一事業逐去一總憲外轉兩言官矣獨介介於之祥敬科場一案亦去兩侍郎兩言官矣復斷斷於篤敬毋乃已甚乎孟禎遂亦調外凡與敬爲難者朝無一人敬由是得寬典僅謫行人司副蓋七年而事始竣云振基到官尋以憂去卒於家子必顯字克孝萬曆四十四

年進士官文選員外郎爲尚書趙南星所重天啟五年
冬魏忠賢羅織清流御史陳賡謨劾其世投門戶遂削
籍崇禎二年起驗封郎中移考功明年移文選尚書王
永光雅不喜東林給事中常自裕因劾其推舉不當數
事且詆以貪汙御史吳履中又劾其紊亂選法必顯兩
疏辨帝不聽謫山西按察司經歷量移南京禮部主事
道出柘城歸德適流賊來犯皆爲設守完其城一時推
知兵歷尚寶司丞大理左寺丞十一年冬都城被兵兵
部兩侍郎皆缺尚書楊嗣昌請不拘常格博推才望者
遷補遂擢必顯右侍郎甫一月無疾而卒

丁元薦字長孺長興人父應詔江西僉事元薦舉萬曆
十四年進士請告歸家居八年始謁選爲中書舍人甫
期月上封事萬言極陳時弊言今日事勢可寒心者三
饑民思亂也武備積弛也日本封貢也可浩歎者七征
斂苛急也賞罰不明也忠賢廢錮也輔臣妬嫉也議論
滋多也士習敗壞也褒功恤忠未備也坐視而不可救
藥者二則紀綱人心也其所言輔臣專斥首輔王錫爵
元薦座主也二十七年京察元薦家居坐浮躁論調閒
十有二年起廣東按察司經歷移禮部主事甫抵官值
皇考死者千人夫人懷必死之心而使處肘腋房闥間倘
因利乘便甘心一逞可不寒心田義本一奸豎陛下寵

信不疑邇者奏牘或下或留推舉或用或否道路籍籍
咸謂義簸弄其間蓋義以陛下爲城社而外廷之檢邪
又以義爲城社黨合謀連其禍難量且陛下一惑於嬖
倖而數年以來問安視膳郊廟朝講一切不行至邊烽
四起禍亂成形猶不足以動憂危之情奪晏安之習是
君身之不修未有甚於今日者矣夫宮庭震驚而陛下
若罔聞何以解兩宮之憂深拱禁中開貪緣之隙致邪
孽侵權而陛下未察其奸何以杜旁落之漸萬國欽戴
未嘗忤主而終於禁錮何以勵骨鯁之臣上下隔越國
議軍機無由參斷而陛下稱旨下令終不出閨闥之間

何以盡大臣之謀忠良多擯邪佞得名何以作羣臣之
氣遠近之民皆疑至尊日求般樂不顧百姓塗炭何以
繫天下之心因力言李如松麻貴不可爲大將鄭洛不
當再起石星不堪爲本兵疏入不報尋進郎中謝病歸
久之起故官康丕揚輩欲以妖書陷郭正域玉立獨左
右之會有言醫人沈令譽實爲妖書者搜其篋得玉立
與吏部郎中王士騏書中及其起官事帝方下吏部按
問而玉立遽疏辨帝怒褫其官玉立倜儻好事海內建
言廢錮諸臣咸以東林爲歸玉立與通聲氣東林名益
盛而攻東林者率謂玉立遙制朝權以是詆病東林玉
立居家久之數被推薦三十七年稍起光祿丞辭不赴
言者猶齮齕不已御史馬孟禎抗章直之帝皆不省又
三年以光祿少卿召終不出天啟初錄先朝罪譴諸臣
玉立已前卒贈尚寶卿

李朴字繼白朝邑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由彭德推官
入爲戶部主事四十年夏朴以朝多朋黨清流廢錮疏
請破奸黨錄遺賢因爲顧憲成于玉立李三才孫丕揚
辨誇而薦呂坤姜士昌鄒元標趙南星帝不聽明年再
遷郎中齊楚浙三黨勢盛稍持議論者羣噪逐之主事

沈正宗賀煇皆與相拄坐貶官朴性憨積憤不平其年
十二月上疏曰朝廷設言官假之權勢本責以糾正諸
司舉刺非法非欲其結黨逞威挾制百僚排斥端人正
士也今乃深結戚畹近侍威制大僚日事請寄廣納賂
遺蓑衣小車遨遊市肆狎比娼優或就飲商賈之家流
連山人之室身則鬼蜮反誣他人此益明欺至尊不覺
章奏大臣柔弱無爲故倡狂恣肆至於此極臣謂此輩
皆可斬也孫肆湯兆京李邦華孫居相周起元各爭職
掌則羣攻之今或去或罰惟存一居相猶謂之黨夫居
相一人耳何能爲彼浙江則姚宗文劉廷元輩湖廣則
官應震吳亮嗣黃彥士輩山東則亓詩教周永春輩四

川則田一甲輩百人合爲一心以擠排善類而趙興邦輩附麗之陛下試思居相一人敵宗文輩百人孰爲有黨耶乃攻東林者今日指爲亂政明日曰爲擅權不知東林居何官操何柄在朝列言路者反謂無權而林下投閒杜門樂道者反謂有權此不可欺三尺豎子而乃以欺陛下哉至若黃克纘賦私鉅萬已敗猶見留顧憲成清風百代已死猶被論而封疆坐死如陳用賓科場作奸如韓敬趙時寧尙如趙煥殺人媚人如熊廷弼猶爲之營護爲之稱冤國典安在哉望俯察臣言立賜威斷先斬臣以謝諸奸然後斬諸奸以謝天下宗社幸甚

疏奏臺諫皆大恨宗文等及其黨力詆并侵居相而一甲且羅織其贓私帝雅不喜言官得朴疏心善之會大學士葉向高方從哲亦謂朴言過當乃下部院議罰而朴再疏發亮嗣應震彥士一甲贓私及宗文廷元庇韓敬興邦媚趙煥狀且言詩教爲羣兇盟主實社稷巨蠹陛下尤不可不察帝爲下詔切責言官畧如朴指黨人益怒排擊無虛日侍郎李汝華亦以屬吏出位妄言幼朴部院議鐫朴三級調外任帝特不下至明年四月吏部奉詔起廢朴名預焉於是黨人益譁再起攻朴并及文選郎郭存謙存謙引罪攻者猶未已朴益憤復陳浙

人空國之由追咎沈一貫誣宗文及毛一鷺甚力以兩人皆浙產也頃之又再疏劾宗文一鷺及其黨董定策等帝皆置不問其年六月始用閣臣言下部院疏藩朴州同知自後黨人益用事遂以京察落其職天啟初起用歷官參議卒贈太僕少卿魏忠賢竊柄御史安伸追論詔奪其贈崇禎初復焉

夏嘉遇字正甫松江華亭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保定推官四十五年用治行徵當擢諫職先注禮部主事帝久倦勤方從哲獨柄國祿祿充位中外章奏悉留中惟言路一攻則其人自去不待詔旨臺諫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則給事中亓詩教周永春御史韓浚楚則給事中官應震吳亮嗣浙則給事中姚宗文御史劉廷元而湯賓尹輩陰爲之主其黨給事中趙興邦張延登徐紹吉商周祚御史駱會過庭訓房壯麗牟志夔唐世濟金汝諧彭宗孟田生金李徵儀董元儒李嵩輩與相倡和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爲事其時考選久稽屢趣不下言路無幾人盤踞益堅後進當入爲臺諫者必鉤致門下以爲羽翼當事大臣莫敢撄其鋒詩教者從哲門生而吏部尚書趙煥鄉人也煥耄昏兩人一聽詩教詩教把持朝局爲諸黨人魁武進鄒

之麟者浙人黨也先坐事謫上林典簿至是爲工部主事附詩教浚求吏部不得大恨反攻之并詆從哲詩教怒煥爲黜之麟時嘉遇及工部主事鍾惺中書舍人尹嘉賓行人魏光國皆以才名當列言職詩教輩以與之故嘉遇不能無怨四十七年麟善抑之俾不與考選以故嘉遇復疏言古人有云見無三月遼東敗書聞嘉遇遂抗疏言遼左三路喪師雖緣楊鎬失策撰厥所由則以縱貸李維翰故夫維翰喪師辱國罪不容誅乃僅令回籍聽勘誰司票擬則閣臣方從哲也誰司糾駁則兵科趙興邦也參貂白鋐賂遺絡繹典邊防因之大壞惟陛下立斷疏入未報從哲力

辨嘉遇再疏劾之并及詩教於是詩教與邦及亮嗣延登壯麗輩交章力攻詩教謂嘉遇不得考選故挾私狂逞嘉遇言詩教於從哲一心擁戴相倚爲奸凡枚卜考選諸大政百方撓阻專務壅蔽遏絕主聰遂致綱紀不張戎馬馳突臣竊痛之今內治盡壞綏日議兵食談戰守究何益於事故臣爲國擊奸冀除禍本雖死不避尚區區計升沉得喪哉時與邦以右給事中掌兵科先有旨俟遼東底寧從優敘錄至是以嘉遇連劾吏部遂立擢爲太常少卿嘉遇益憤疏言四路奏功興邦必將預其賞則今日事敗興邦安得逃其罰且不罰已矣反從而超陟之是臣彈章適爲薦鶚劾國家有如是法紀哉疏奏諸御史復合詞攻嘉遇復疏言古人有云見無禮於君者逐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詩教興邦謂臣不得臺諫而怒夫爵位名秩操之天子人臣何敢干必如所言是考選予奪二臣實專之此無禮於君者一事寧優敘非明旨乎乃竟棄而棄之此無禮於君者二魏光國疏論詩教爲通政沮格夫要截實封者斬自來奸臣不敢爲而詩教爲之此無禮於君者三二奸每事請託一日以七事屬職方郎楊成喬成喬不聽遂逐之去詩教以舊憾欲去其鄉知府考功郎陳顯道不從亦逼之去夫吏兵二部天子所以馭天下也而二奸敢侵越之此無禮於君者四有臣如此臣義豈與俱生哉先是三黨諸魁交甚密後齊與浙漸相貳布衣汪文言者素遊黃正賓于玉立之門習知黨人本末後玉立遣之入都益悉諸黨人所爲策之曰浙人者主兵也齊楚則應兵成功之後主欲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逐此可搆也遂多方設奇間之諸人果相疑而鄒之麟既見惡齊黨亦交鬮其間揚言齊人張鳳翔爲文選必以年例斥宗文廷元於是齊浙之黨大離及是嘉遇五疏力攻詩教輩亦窘而浙人唐世濟董元儒遂助嘉遇排擊自是元

趙之勢頓衰與邦奇不果遷自引去時論快焉光宗立
嘉遇乞改南部就遷吏部員外郎天啟中趙南星秉銓
召爲考功員外郎改文選署選事時左光斗魏大中以
嘉遇與之麟韓敬同年相善頗疑之已見嘉遇公廉亦
皆親善及陳九疇劾謝應祥語連嘉遇鐫三級調外語
具南星傳未幾黨人張訥誣劾南星并及嘉遇遂除名
尋鍛鍊光斗大中獄誣嘉遇嘗行賄逮訊論徒憤恨發
病卒崇禎初贈太常少卿

贊曰李植江東之諸人風節自許矯首抗俗意氣橫厲
抵排羣枉迹不違乎正而質之矜而不爭羣而不黨之
義不能無疚心焉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聖人所
爲致慨於末世之益衰也

明史卷二百三十七 列傳第一百二十五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傅好禮 姜志禮

包見捷 田大益

馮應京 何棟如 王之翰 吳宗堯
卞孔時

吳寶秀 華 鈺 王正志

傅好禮字伯恭固安人萬曆二年進士知涇縣治最入
爲御史嘗陳時政請節游宴停內操罷外戚世封止山
陵行幸又上崇實杜漸諸疏語皆剴直巡按浙江歲大
侵條上荒政行部湖州用便宜發漕折銀萬兩易粟振
饑民改按山東泰安州同知張壽朋當貶秩文選郎謝
廷寀用爲永平推官謂州同知六品而推官七品也好
禮馳疏劾其非制廷寀坐停俸壽朋改調好禮尋謝病
歸召進光祿少卿改太常時稅使四出海內騷然二十
六年冬奸民張禮等僞爲官吏羣小百十人分據近京
要地稅民間雜物弗予捶至死好禮極論其害因言自
朝鮮用兵饑民富者貧貧者死思亂已久奈何又虐征
國家縱貧亦不當頭會箕斂括細民續命之脂膏況奸
徒所得千萬輸朝廷者什一耳陛下何利爲之奏入四

日未報復具疏請帝大怒傳旨鐫三級出之外大理卿吳定疏救帝益怒謫好禮大同廣昌典史定鐫三級調邊方言官復交章論救斥定爲民既而帝思好禮言下其疏命厭衛嚴緝逮禮等二十八人詔獄其害乃除好禮之官未幾請急歸家居十五年卒天啟中贈太常卿姜志禮字立之丹陽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歷建昌衢州推官入爲大理評事三十三年以因多瘐死疏言矸猱之間一日斃十五人積日而計亦何紀極又況海內小民罹災祲而轉死溝壑及爲礦稅所羅織貂璫所攫噬含冤畢命者又復何限乞亟爲矜宥勿久淹繫且盡除礦稅毋使宵人竊弄魁柄賊虐烝黎不報歷刑部員外出爲泉州知府遷廣東副使並有聲進山東右參政分守登萊福王封國河南詔賜田二百萬畝跨山東湖廣境既之國遣中貴徐進督山東賦勢甚張志禮抗疏曰臣所轄二郡民不聊生且與倭鄰不宜有藩府莊田以擾茲土也明甚且自高皇帝迄今累十餘世封王子弟多矣有賜田二百頃延連數十郡者乎繼此而封尚有瑞惠桂三王也倘比例以請將予之乎不予之乎況國祚靈長久且未艾嗣是天家子姓各援今日故事以請臣恐方內土田不足共諸藩分裂也帝大怒貶三秩爲

廣西僉事久之遷江西參議天啟三年由浙江副使入爲尚寶少卿尋進卿河南進玉璽魏忠賢欲志禮疏獻之志禮不可忠賢怒令私人劾其衰老遂乞休加太常少卿致仕已而削奪崇禎初復官志禮性淳樸所居多政績亦以行誼稱於鄉

包見捷雲南臨安衛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屢遷都給事中奸人李本立請採珠廣東帝命中官李敬偕往見捷極言其害不聽時小人蠭起言利千戶李仁請稅湖口商舟命中官李道往主簿田應璧請賣兩淮沒官餘鹽令稅使魯保兼理見捷等並力爭頃之令道保節制有司見捷又陳不便者數事皆不報益都知縣吳宗堯劾稅使陳增不法見捷因請盡罷礦稅無已先撤增還未幾天津稅使王朝死見捷請勿遣代忤旨切責以馬堂代朝見捷又劾堂保及浙江劉忠帝不納益遣高寀暨蘇李鳳楊榷稅於京口儀眞廣東並專救行事又以奸人閻大經言命高淮徵稅遼東見捷等累請停罷至是言遼左神京肩臂視他鎮尤重奸徒敢爲禍首陛下不懲以三尺急罷開採則遼事必不可爲而國步且隨之矣遼東撫按及山海主事吳鍾英相繼爭皆不納時中外爭礦稅者無慮百十疏見捷

言尤數帝心銜之居數日又率司官極論乃謫見捷貴
州布政司都事餘停俸一年大學士沈一貫給事中趙
完璧等先後論救完璧等亦坐停俸見捷尋引疾去三
十四年起與業知縣累遷太僕少卿久之以右僉都御
史巡撫江西光宗卽位召拜吏部右侍郎明年卒官
田大益字博眞四川定遠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鍾祥
知縣擢兵科給事中疏論日本封貢可虞又言東征之
役在將士則當據今日之斬級以論功在主帥則當視
後日之成敗以定議時趨其言毋喪除起補戶科二十
八年十月疏言陛下受命日久驕泰乘之布列豺狼殄

滅善類民無所措廢不蓄怨含憤覩一旦有事願陛下
惕然警覺敬天地嚴祖宗毋輕臣工毋戕民命毋任閹
人毋縱羣小毋務暴刻毋甘怠荒急改敗轍遵治規用
保祖宗無疆之業未幾極陳礦稅六害言內臣務爲劫
奪以應上求礦不必穴而稅不必商民閭邱隴阡陌皆
礦也官吏農工皆入稅之人也公私騷然脂膏竭向
所謂軍國正供反致缺損卽令有司威以刀鋸祇足驅
民而速之亂耳此所謂斂巧必蹶也陛下嘗以礦稅之
役爲裕國愛民然內庫日進不已未嘗少佐軍國之需
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齒而嚢以計智甘言掩天下耳目

其可得乎此所謂名僞必敗也財積而不用祟將隨之
脫巾不已至於揭竿適爲奸雄睥睨之資此時雖家給
人予亦且蹴之覆之而不可及矣此所謂賄聚必散也
夫衆心不可傷也今天下上自簪纓下至耕夫販婦莫
苦含辛搤擊側目而無所控訴者蓋已久矣一旦土崩
勢成家爲讐人爲敵衆心齊倡而海內因以大潰此所
謂怨極必亂也國家全盛二百三十餘年已屬陽九而
東征西討以求快意上之蕩主心下之耗國脈二豎固
而良醫走死氣索而大命傾此所謂禍遲必大也陛下
矜奮自賢沈迷不返以豪璫奸弁爲腹心以金錢珠玉
爲命脈藥石之言襄如充耳卽令逢干剖心皇夔進諫
亦安能解其惑哉此所謂意迷難救也此六者今之大
患臣畏死不言則負陛下拒諫不納則危宗社願
深察而力反之皆不報明年疏論湖廣稅監陳奉救僉
事馮應京忤旨切責時武昌民以應京被逮羣聚鼓譟
欲殺奉奉逃匿楚府以免大益因上言陛下驅率狼虎
飛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剝膚而吸髓重足而翼息以致
天災地坼山崩川竭釁自上開憤由怨積奈何欲塗民
耳目以自解釋護曰權宜哉今楚人以奉故沈使者不
返矣且欲甘心巡撫大臣矣中朝使臣不敢入境偵緩

急踰兩月矣四方觀聽惟在楚人臣意陛下必且曠然
易慮立罷礦稅以靖四方奈何猶戀戀不能自割也夫
天下至貴而金玉珠寶至賤也積金玉珠寶若泰山不
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又何用金玉珠寶爲哉今
四方萬姓見陛下遇楚事而無變志知禍必不解必且
羣起爲變此時即盡戮諸璫以謝天下寧有濟耶帝怒
留中又明年還兵科都給事中時兩京缺尚書三侍郎
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撫三布按監司六十六知府
二十五大益力請簡補亦不聽三十一年江西稅監潘

相請勘合符牒勿經郵傳巡按御史吳達可駁之不聽
大益復守故事力爭竟如相請內使王朝富言近京采
煤歲可獲銀五千乃率京營兵劫掠西山諸處煤戶洶
洶朝以沮撓聞有旨逮治皆入都城訴失業狀沈一貫
等急請罷朝且擬敕諭撫按未得命大益言國家大柄
莫重於兵朝擅役禁軍請急誅爲無將之戒御史沈正
隆給事中楊應文白瑜亦疏諫帝俱不納俄用中官陳
永壽奏乃召朝還遼東稅監高淮擁精騎數百至都城
大益言祖制人臣不得弄兵淮本掃除之役故盜兵權
督薊鎮軍儲以廉幹聞尋改兵部進員外郎二十八年
擢湖廣僉事分巡武昌漢陽黃州三府緬貪墨擢奸豪
風采大著稅監陳奉恣橫巡撫支可大以下唯諾惟謹
泄君臣上下曾無一念及民空言相蒙人怨天怒妖祲
變異罔不畢集乃至皇陵爲發祥之祖而災孝陵爲創
業之祖而災長陵爲奠鼎之祖而亦災天欲驅我國家
章章明矣臣覩十餘年來亂政亟行不可枚舉而病源
止在貨利一念今聖諭補缺官矣釋繫囚矣然礦稅不
撤而羣小猶盈橫閭閻猶脫削則百工之展布實難而

罪罟之羅織必衆缺官雖補繫囚雖釋曾何益哉陛下
中歲以來所以掩聰明之質而甘蹈貪愚暴亂之行者
止爲家計耳不知家之盈者國必喪如夏桀隕於瑤臺
商紂焚於寶玉周厲啓戎於榮夷桓靈絕統於私竇德
宗召難於瓊林道君兆禍於花石覆轍相仍昭然可鑒
陛下邇來亂政不減六代之季一旦變生其何以託身
於天下哉居月餘復以星變乞固根本設防禦罷礦稅
帝皆不省又明年以久次添注太常少卿卒官大益性
骨鯁守官無他營數進危言卒獲免禍蓋時帝倦勤上
章者雖千萬言大率屏置勿閱故也

馮應京字可大盱眙人萬曆二十年進士爲戶部主事
督薊鎮軍儲以廉幹聞尋改兵部進員外郎二十八年
擢湖廣僉事分巡武昌漢陽黃州三府緬貪墨擢奸豪
風采大著稅監陳奉恣橫巡撫支可大以下唯諾惟謹
陛下專志財利自私藏外絕不措意中外羣工因而泄

應京獨以法裁之奉掊克萬端至伐塚毀屋剖孕婦溺嬰兒其年十二月有諸生妻被辱訴上官市民從者萬餘哭聲動地鑾涌入奉廨諸司馳救乃免應京捕治其爪牙奉怒陽餉食而置金其中應京復暴之益慚恨明年正月置酒邀諸司以甲士千人自衛遂舉火箭焚民居民羣擁奉門奉遣人擊之多死碎其屍擲諸途可大噤不敢出聲應京獨抗疏列其九大罪奉亦誣奏應京撓命凌敕使帝怒命貶雜職調邊方給事中田大益御史李以唐等交章劾奉乞宥應京帝益怒除應京名是時襄陽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禦陽縣知縣王之翰亦忤奉被劾詔宅之翰爲民棟如遣逮俄以都給事中楊應文論救遂并逮應京宅之翰三人頃之奉又誣劾武昌同知卞孔時抗拒孔時亦被逮緹騎抵武昌民知應京獲重譴相率痛哭奉乃大書應京名列其罪榜之通衢士民益憤聚數萬人圍奉廨奉窘逃匿楚王府遂執其爪牙六人投之江并傷緹騎詈可大助虐焚其府門可大不敢出奉潛遣參隨三百人引兵追逐射殺數人傷者不可勝計日已晡猶紛拏應京囚服坐檻車曉以大義乃稍稍解散奉匿楚府逾月不敢出亟請還京大學士沈一貫因極言奉罪請立代還言官亦爭以爲請

帝未許俄江西稅監李道亦奏奉侵匿狀乃召還隸其事於承天守備杜茂頃之東廠奏緹騎有死者帝愠甚手詔內閣欲究主謀一貫言民心宜靜請亟遣重臣代可大拊循因以侍郎趙可懷薦帝乃穪可大官令可懷馳往未至可大已遣兵護奉行舟車相銜數里不絕可懷入境亦遣使護之奉得逸選去應京之就逮也士民擁檻車號哭車不得行既去則家爲位祀之三郡父老相率詣闕訴冤帝不省吏科都給事中郭如星刑科給事中陳維春更連章劾奉帝怒謫兩人邊方雜職繫應京等詔獄拷訊久之不釋應京乃於獄中著書昕夕無倦三十二年九月星變修省廷臣多請釋繫因於是應京及宅棟如獲釋之翰先瘐死而孔時繫獄如故應京志操卓犖學求有用不事空言爲淮西士人之冠出獄三年卒天啓初贈太常少卿謚恭節何棟如無錫人居官守正既爲奉所陷襄陽人赴闕訴冤不聽及出獄創籍歸家居十七年天啓初始起南京兵部主事會遼陽陷時議募兵棟如自請行遂齎帑金赴浙江得六千七百人甫至而廣寧復陷又自請出關視形勢乃進太僕少卿充軍前贊畫棟如志銳而才踈初在浙不能無浮費所募兵畏出關多逃亡及兩疏論熊廷弼王化貞功

罪給事中蔡思充朱童蒙御史陳保泰遂交章劾之棟如疏辨因請非時考察京官用清朋黨朝貴大恨遂下詔獄榜掠備至五年秋坐贓戍滁陽崇禎初復官致仕卒王之翰絳州人官襄陽力阻開礦遂被逮拷死天啓時贈光祿少卿孔時既長繫廷臣救者數十上帝皆不省四十一年萬壽節葉向高復以爲言乃削籍放還襄陽歷寺正出爲南康知府湖口稅監李道橫甚寶秀不與宗立起南京刑部員外郎吳寶秀字汝珍平陽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大理評事之舟覆有死者道遣吏捕漕卒寶秀拒不發道怒劾寶秀及星子知縣吳一元青山巡檢程資阻撓稅務詔俱逮治給事中楊應文等請下撫按公勘大學士沈一貫吏部尚書李戴閻子祭酒方從哲等交章爲言俱不報寶秀妻陳氏慟哭請偕行寶秀不可乃括餘貲及簪珥付其妾曰夫子行以爲路費夜自經死寶秀至京下詔獄大學士趙志皐上言頃臣臥病閣中外人情洶洶皆爲礦稅一事南康守吳寶秀逮繫時其妻至投繯自盡閭郡號呼幾成變亂事闕民生向背宗社安危臣不敢以將去之身隱默而不言星子民陳英者方廬墓約儒士熊應鳳等走京師伏闕訟冤乞以身代於是撫按及南北諸臣論救者疏十餘上帝皆不省一日司禮田義稟諸疏進御前帝怒擲地義從容拾起復進之叩首曰

聽使者至民大譁欲殺增宗堯行民哭聲震地既至下詔獄拷訊繫經年禮部郎鮑應鰲等言於沈一貫曰南康守吳寶秀已得安居牖下宗堯何獨不然一貫揭入即釋爲民未幾卒天啓時贈光祿少卿賜祭葬一子

增黨程守訓宗堯邑子也宗堯惡其奸不與通驛丞金子登說增開孟坵山礦宗堯叱其欺罔子登懼搆於增日徵千人鑿山多捶死又誣富民盜礦三日捕繫五百人二十六年九月宗堯盡發增不法事帝得疏意動持不下會給事中包見捷極論增罪請撤還帝責增令檢下見捷同官郝敬復請治增罪帝乃不悅責宗堯狂逞要名已而山東巡撫尹應元劾增背旨虐民二十罪帝遂發怒切責應元劾宗堯籍敬復抗疏諫帝益怒奪俸一年井奪應元俸增遂劾宗堯阻撓礦務且令守訓誣訐之帝既遣逮治御史劉景辰給事中侯慶遠爭之不

閣臣跪候朝門外不奉處分不敢退帝怒稍平取閱閣
臣疏命移獄刑部皇太后亦聞陳氏之死從容爲帝言
至九月與一元等並釋爲民歸家踰年卒初南康士民
建祠特祀陳氏後合實秀祀之天啓中贈太僕少卿賜
祭錄其一子

華鈺字德夫丹徒人萬歷二十三年進士授荆州推官
稅監陳奉僕直馳府署中鈺笞之奉佯謝銜之刺骨奉
所受敕止江稅乃故移之市又倍徵之稍與辨輒毀
擊破面商賈怖匿負擔者不敢出其途鈺白御史嚴戢
奉益恨奉欲權沙市稅沙市人羣起逐之奉疑鈺所使

已欲權黃州團風鎮稅復爲鎮民所逐奉又疑經歷車
重任敎之遂上疏極論鈺重任阻撓罪并及巡按御史
曹楷襄陽知府李商耕黃州知府趙文煥荆門知州高
則巽等數十人帝切責楷耿商耕等三人官鈺重任皆
被逮時二十七年八月也既至下鎮撫獄訊治俾引御
史楷鈺堅不承繫獄中初吳宗堯吳寶秀皆不久卽釋
帝欲痛折辱以懼之於是鈺與馮應京王正志等先後
十餘人悉長繫廷臣論救章數上皆不報獄中有鳥形
類鶴而小怪鳴則逮者至一夕鳥鳴甚哀鈺起坐俟之
則應京至居久之語鈺以主靜窮理之學日相與研究

三十二年六月長陵災肆赦鈺與重任並釋爲民家居
四年卒天啓中贈尚寶少卿賜祭錄一子王正志祥符
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除富平知縣二十八年稅使梁
永趙欽肆虐正志捕其黨李英杖殺之因極論二人不
法罪欽亦以李英事訐奏帝怒命逮之給事中陳惟春
言正志劾欽罪多宜提訊欽所劾正志事宜下撫按覈
實免其逮繫御史李時華亦言近日所逮吳應鴻勞養
魁蔡如川甘學書及正志等俱宜敕下撫按勘虛實不
得以一人單詞枉害良善皆不報未幾梁永亦訐正志
帝命諸抗違欺隱者悉指名劾奏重治之宦官益張長
賄祭廕子皆斥鈺自礦稅興中使四出跡籍有司謗書
一聞駕帖立下二十四年則遼東參將梁心二十五年
則山東福山知縣韋國賢二十六年則山東益都知縣
吳宗堯二十七年則江西南康知府吳寶秀星子知縣
吳一元山東臨清守備王煬二十八年則廣東新會在
籍通判吳應鴻舉人勞養魁鍾聲朝梁斗輝雲南尋甸
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及正志二十九年則湖
廣按察僉事馮應京襄陽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棗陽
知縣王之翰武昌同知卞孔時江西饒州通判陳奇可

三十年則鳳陽臨淮知縣林鋹三十四年則陝西咸陽知縣宗時際三十五年則陝西咸寧知縣滿朝薦三十七年則遼東海防同知王邦才參將李獲陽皆幽繫詔獄久者至十餘年煬應鴻獲陽斃獄中其他削籍貶官有差至士民幽繫死亡者尤不可勝紀也

贊曰神宗二十四年軍府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大工遂命戶部錦衣官各一人同仲春開採給事中程紹言嘉靖中採礦費帑金三萬餘得礦銀二萬八千五百得不償失因罷其役給事中楊應文繼言之皆不納由是卑秩冗僚下至市井黠棨奮起言利而璫使四出毒流海內民不聊生至三十三年乃罷嗣是軍興徵發加派再三府庫未充膏脂已竭明室之亡於是決矣

明史卷二百三十八　列傳一百二十六

總督漕運副都御史楊一魁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加太保諡文毅李汝華

牧修

李成梁　子如松　如柏　如楨

如樟　如梅

麻貴　兄　鋐等

李成梁字汝契高祖英自朝鮮內附授世襲指揮僉事遂家焉成梁英毅驍健有大將才家貧不能襲職年四十猶爲諸生巡按御史器之資入京乃得襲積功爲遼東險山參將隆慶元年土蠻大入永平成梁赴援有功進副總兵仍守險山尋協守遼陽三年四月張擺失等屯塞下成梁迎擊斬之殲其卒百六十有奇餘衆遠徙遂空其地錄功進秩一等四年九月辛愛大入遼東總兵官王治道戰死擢成梁署都督僉事代之當是時俺答雖款塞而插漢部長土蠻與從父黑石炭弟委正大委正從弟煖兎拱兎子卜言台周從子黃台吉勢方強泰寧部長速把亥炒花朶顏部長董狐狸長昂佐之東則王杲王兀堂清佳砦楊吉砦之屬亦時窺塞下十年之間殷尚質楊照王治道三大將皆戰死成梁乃大修戎備甄拔將校收召四方健兒給以厚餼用爲選鋒軍聲始振明年五月敵犯盤山驛指揮蘇成勛擊走

之無何土蠻大入成梁遇於卓山麾副將趙完等夾擊斷其首尾乘勝抵巢戚部長二人斬首五百八十餘級進署都督同知世廕千戶又明年十月土蠻六百騎營舊遼陽北河去邊二百餘里俟衆集大舉成梁擊走之萬曆元年又擊走之前屯已又破走之鐵嶺鎮西諸堡增秩二等朶顏兀魯思罕以四千騎毀牆入成梁禦却之建州都指揮王杲故與撫順通馬市及是誘殺備禦裴承祖成梁謀討之明年十月杲復大舉入成梁檄副將楊騰游擊王惟屏分屯要害而令參將曹簠挑戰請軍四面起敵大奔盡聚杲寨寨地高杲深溝堅壘以自固成梁用火器攻之破數柵矢石雨下把總于志文秦得倚先登諸將繼之杲走高臺射殺志文會大風起縱火焚之先後斬戢于一百餘級毀其營壘而還進左都督世廕都指揮同知杲大創不能軍走匿阿哈納寨曹簠勒精騎往杲走南關都督王台執以獻斬之三年春土蠻犯長勇堡擊敗之其冬炒花大會黑石炭黃台吉卜言台周以兒鄧煖兔拱兔塔剌兒等二萬餘騎從平虜堡南掠副將曹簠馳擊遂轉掠瀋陽見城外列營乃據西北高墩成梁邀戰發火器敵大潰棄輜重走追至河溝乘勝渡河擊斬以千計加太子太保世廕錦衣千

如懋言兵部尚書方逢時督撫梁夢龍周詠先與承嘉同叙功力爲解卒如御史奏盡奪諸臣恩命六月敵犯鎮靜堡復擊退之十二月速把亥炒花煖兔拱兔會土蠻黃台吉大小委正卜兒亥慌忽太等三萬餘騎壁遼河攻東昌堡深入至耀州成梁遣諸將分屯要害以遏之而親提銳卒出塞二百餘里直搗圍山斬首八百四十及其長九人獲馬千二百匹敵聞之皆倉皇走出塞論功封寧遠伯蔭祿八百石是時土蠻數求貢市關吏不許大恨七年十月復以四萬騎自前屯錦川營深入成梁命諸將堅壁自督參將楊粟等遏其衝會戚繼光

亦來援敵遂退俄又與速把亥合壁紅土城聲言入海州而分兵入錦義成梁踰塞二百餘里直抵紅土城擊敗之獲首功四百七十有奇遁東都督王兀堂故通市寬奠後參將徐國輔弟國臣強抑市價兀堂乃與趙鎖羅骨數遣零騎侵邊明年三月以六百騎犯曖陽及黃岡嶺指揮王宗義戰死復以千餘騎從永奠入成梁擊走之追出塞二百里敵以騎卒拒而步卒登山鼓譟成梁大敗之斬首七百五十盡毀其營壘捷聞并錄紅土城功于成梁世襲其秋兀堂復犯寬奠副將姚大節擊破之兀堂由是不振土蠻數侵邊不得志忿甚益徵諸部兵分犯錦義及右屯大凌河以城堡堅不可克而成梁及薊鎮兵亦集乃引去無何復以二萬餘騎從大鎮堡入攻錦州參將熊朝臣固守而遣部將周之望王應榮出戰頗有斬獲矢盡皆戰死敵乃分掠小凌河松山杏山成梁馳援始出境九年正月土蠻復與黑石炭大小委正卜言台周腦毛大黃台吉以兒鄧愛兎拱兎炒戶兒聚兵塞下謀入廣寧成梁帥輕騎從大寧堡出去塞四百餘里至襖郎兎大戰自辰迄未敵不支敗走官軍將還敵來追成梁逆擊且戰且行先後斬首三百四十及其長八人錄功增歲祿百石世廕一等四月黑石

炭以兒鄧小友青卜言兎入遼陽副將曹簠追至長安堡遇伏失千總陳鵬以下三百十七人馬死者四百六十匹遂大掠人畜而去簠等下吏成梁不問十月土蠻復連速把亥等十餘萬騎攻圍廣寧不克轉掠圍山堡盤山驛及十三山驛攻義州成梁禦卻之十年三月速把亥率弟炒花子卜言兎入犯義州成梁禦之鎮夷堡世廕錦衣指揮使初王杲死其子阿台走依王台長子設伏待之速把亥入參將李平胡射中其脅墜馬蒼頭李有名前斬之寇大奔追殲百餘級炒花等慟哭去速把亥爲遼左患二十年至是死帝大喜詔賜甲第京師虎兒罕以王台獻其父嘗欲報之王台死虎兒罕勢衰阿台遂附北關合攻虎兒罕又數犯孤山汎河成梁出塞遇於曹子谷斬首一千有奇獲馬五百阿台復糾阿海連兵入抵瀋陽城南渾河大掠去成梁從撫順出塞百餘里火攻古勒寨射死阿台連破阿海寨擊殺之獻俘二千三百杲部遂滅錄功增歲祿百石世廕指揮僉事北關清佳砦楊吉砦素讐南關王台沒屢侵台季子猛骨孛羅且藉土蠻煖兎慌忽太兵侵邊境其年十二月巡撫李松使備禦霍九皐許之貢市清佳砦楊吉砦率二千餘騎詣鎮北關謁松九皐見其兵盛簡襄之則

以三百騎入松先伏甲於旁約二人不受撫則礦舉甲
起頃之二人抵關據鞍不遜松叱之九皐麾使下其徒
遽拔刀擊九皐并殺侍卒十餘人於是軍中礦鳴伏發
起擊斬二人并其從騎與清佳磐子兀孫孛羅楊吉磐
子哈兒哈麻盡殲焉成梁聞礦急出塞擊其留騎斬首
千五百有奇餘衆刑白馬攃刀誓永受約束乃旋師錄
功增歲祿二百石改前薊指揮僉事爲錦衣衛指揮使
方成梁之出塞也炒花等以數萬騎入蒲河及大寧堡
將士防禦六日始出塞十三年二月把兒欲報父速
把亥之怨借從父炒花姑壻花大糾西部以兒鄧等以

數萬騎入掠瀋陽既退駐牧遼河聲犯開原鐵嶺成梁
與巡撫李松潛爲浮橋濟師踰塞百五十里疾掩其帳
寇已先覺整衆逆戰成梁爲疊陣親督前陣擊而松以
後陣繼之斬首八百有奇捷聞增歲祿百石改蟒錦衣
指揮使爲都指揮使其年五月敵犯瀋陽伏精騎塞下
誘官軍游擊韓元功追襲之敗死閏九月諸部長復犯
蒲河殺碑將數人大剽掠而西部銀燈亦窺遼瀋成梁
令部將李平胡出塞三百五十里搗破銀燈營斬首一
百八級諸部長聞之始引去十四年二月土蠻部長一
克厌正糾把兒兒炒花花大等三萬騎約土蠻諸子共

馳遼陽挾賞成梁偵得之率副將楊燮參將李寧李興
孫守廉以輕騎出鎮邊堡晝伏夜行二百餘里至可可
毋林大風雷敵不覺既至風日晴朗敵大驚發矢如雨
將士冒死陷陣獲首功九百斬其長二十四人其年十
月敵七八萬騎犯鎮夷諸堡閱五日始去十五年春東
始出北關既被創後清佳磐子卜寨與楊吉磐子那林
孛羅漸强盛數與南關虎兒罕子歹商搆兵成梁以南
關勢弱謀討北關以輔胡之明年五月率師直搗其巢
西部連營入犯其秋八月復以七八萬騎犯鎮夷堡十
月把漢大成糾土蠻十萬騎由鎮夷大清二堡入數日
卜寨走與那林孛羅合憑城守城四重攻之不下用巨
礮擊之碎其外郭遂拔二城斬馘五百餘級卜寨等請
降設誓不復叛乃班師十七年三月敵犯義州復入太
平堡把總朱永壽等一軍盡沒九月腦毛大合白洪大
長昂三萬騎復犯平虜堡備禦李有年把總馮文昇皆
戰死成梁選鋒没者數百人敵大掠瀋陽蒲河榆林八
月始去明年二月卜言台周黃台吉大小委正結西部
又漢塔兒五萬餘騎復深入遼瀋海蓋成梁潛遣兵
出塞襲之遇伏死者千人成梁乃報首功二百八十得
增祿蟒土蠻族弟土墨台豬借西部青把都恰不慎及

長昂滾兔十萬騎深入海州成梁不敢擊縱掠數日而去十九年閏二月成梁乘給事侯先春閱視謀邀搗巢功使副將李寧等出鎮夷堡潛襲板升殺二百八十人師還遇敵死者數千人成梁及總督蹇達不以聞巡按御史胡克儉盡發其先後欺罔狀語多侵政府疏雖不行成梁由是不安於位及先春還朝詆尤力帝意頗動成梁再疏辭疾言者亦踵至其年十一月帝竟從御史張鶴鳴言解成梁任以寧遠伯奉朝請明年哱拜反寧夏御史梅國楨請用成梁給事中王德完持不可乃寢成梁鎮遼二十二年先後奏大捷者十帝輒祭告郊廟受廷臣賀錫衣金綵歲賜稠疊邊帥武功之盛二百年來未有也其始銳意封拜師出必捷威振絕域已而位望益隆子弟盡列崇階僕隸無不榮顯貴極而驕奢侈無度軍貲馬價鹽課市賞歲乾沒不貲全遼商民之利盡籠入己以是灌輸權門結納朝士中外要人無不飽其重賕爲之左右每一奏捷內自閣部外自督撫而下大者進官廕子小亦增俸賚金恩施優渥震耀當世而其戰功率在塞外易爲緣飾若敵入內地則以堅壁清野爲詞擁兵觀望甚或掩敗爲功殺良民冒級閣部共爲蒙蔽督撫監司稍忤意輒排去之不得稟其法先後

巡按陳登雲許守恩廉得其殺降冒功狀擬論奏之爲原廣寧之前復開馬木二市諸部耽市賞利爭就款以故成梁復鎮八年遼左少事以閱視叙勞加至太傅當萬曆初元時兵部侍郎汪道昆閱邊成梁獻議移建孤山堡於寬佃沿江新安四堡於長佃長嶺諸處仍以孤山險山二參將戍之可拓地七八百里益收耕牧之利道昆上於朝報可自是生聚日繁至六萬四千餘戶及三十四年成梁以地孤懸難守與督撫戴達趙楫建議棄之盡徙居民於內地居民戀家室則以大軍驅迫之死者狼籍成梁等反以招復逃人功增秩受賞兵科給事中宋一韓力言棄地非策巡

按御史熊廷弼奏如一韓言一韓復連章極論帝素眷成梁悉留中不下久之卒年九十弟成材參將子如松如柏如楨如樟如梅皆總兵官如梓如梧如桂如楠亦皆至參將

如松字子茂成梁長子以父廕爲都指揮同知充寧遠伯勳衞曉果敢戰少從父諳兵機再遷署都督僉事爲神機營右副將萬曆十一年出爲山西總兵官給事中黃道瞻等數言如松父子不當並居重鎭大學士申時行請保全之乃召僉書右府尋提督京城巡捕給事中邵庶嘗劾如松及其弟副總兵如柏不法且請稍抑以全終始不納十五年復以總兵官鎭宣府巡撫許守謙閱操如松引坐與並參政王學書却之語不相下幾擾臂巡按御史王之棟因劾如松驕橫并詆學書帝爲兩奪其俸已復被論給事中葉初春請改調之乃命與山西李迎恩更鎭其後軍政拾遺給事中閔視數遺論劾帝終眷之不爲動召僉書中府二十年卒拜反寧夏御史梅國楨薦如松大將才其弟如梅如樟並年少英傑宜令討賊乃命如松爲提督陝西討逆軍務總兵官卽以國楨監之武臣有提督自如松始也已命盡統遼東邊西以大同江爲界如松叱惟敬檢邪欲斬之參謀李應試曰藉惟敬紿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如松以爲然乃置惟敬於營誓師渡江二十一年正月四日師次肅

朝乞貸死於是如松先登如藁及麻貴劉承嗣等繼之盡滅拜族錄功進都督世廕錦衣指揮同知會朝鮮倭患棘詔如松提督薊遼保定山東諸軍赴期東征弟如柏如梅並率師援勦如松新立功氣益驕與經畧宋應昌不相下故事大帥初見督師甲冑庭謁出易冠帶始加禮貌如松用監司謁督撫儀素服側坐而已十二月如松至軍沈惟敬自倭歸言倭酋行長願封請退平壤邊西以大同江爲界如松叱惟敬檢邪欲斬之參謀李應試曰藉惟敬紿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如松以爲然乃置惟敬於營誓師渡江二十一年正月四日師次肅

寧館行長以爲封使將至遣牙將二十人來迎如松檄
游擊李寧生縛之倭猝起格鬬僅獲三人餘走還行長
大駭復遣所親信小西飛來謁如松慰遣之六日次平
壤行長猶以爲封使也訝風月樓以待羣倭花衣夾道
迎如松分布諸軍抵平壤城諸將逡巡未入形大露倭
悉登陴拒守是夜襲如柏營擊却之明旦如松下令諸
軍無割首級攻圍缺東面以倭素易朝鮮軍令副將祖
承訓詭爲其裝潛伏西南令游擊吳惟忠攻迤北牡丹
峯而如松親提大軍直抵城下攻其東南倭礮矢如雨
軍少却如松斬先退者以徇募死士援鉤梯直上倭方

輕南面朝鮮軍承訓等乃知封貢事及碧蹄敗衂如松氣大
捍拒如松已督副將楊元等軍自小西門先登如柏等
亦從大西門入火器並發烟燄蔽空惟忠中礮傷胸猶
奮呼督戰如松馬斃於礮易馬馳墮墜躍而上麾兵益
進將士無不一當百遂克之獲首功千二百有奇倭退
保風月樓夜半行長渡大同江遁還龍山寧及參將查
大受率精卒三千潛伏東江間道復斬級三百六十乘
勝逐北十九日如柏遂復開城所失黃海平安京畿江
源四道並復酋清正據咸鏡亦遁還王京官軍既連勝
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再進師朝鮮人以賊棄王京告如
松信之將輕騎趨碧蹄館距王京三十里猝遇倭圍數
重如松督部下鏖戰一金甲倭搏如松急指揮李有聲
殊死救被殺如柏寧等奮前夾擊如梅射金甲倭墮馬
楊元兵亦至斫重圍入倭乃退官軍喪失甚多會天久
雨騎入稻畦中不得逞倭背岳山面漢水聯營城中廣
樹飛樓箭礮不絕官軍乃退駐開城二月既望諜報倭
以二十萬衆入寇如松令元軍平壤扼大同江接餉道
如柏等軍寶山諸處爲聲援大受軍臨津留寧承訓軍
開城而身自東西調度聞倭將平秀嘉據龍山倉積粟
數十萬密令大受率死士從間焚之倭遂乏食初官軍

捷平壤聲銳甚不復問封貢事及碧蹄敗衂如松氣大
索應昌如松急欲休息而倭亦芻糧並絕且懲平壤之
敗有歸志於是惟敬款議復行四月十八日倭棄王京
遁如松與應昌入城遣兵渡漢江尾倭後將擊其惰歸
倭步步爲營分番迭休官軍不敢擊倭乃結營釜山爲
久留計時兵部尚書石星力主封貢議撤兵獨留劉綎
拒守如松乃以十二月班師論功加太子太保增歲祿
百石言者詆其和親辱國屢攻擊之帝不問二十五年
冬遼東總兵董一元罷廷推者三中旨特用如松言路
復交章力爭帝置不報如松感帝知氣益奮明年四月

土蠻寇犯遼東如松率輕騎遠出搗巢中伏力戰死帝
痛悼令具衣冠歸葬贈少保寧遠伯立祠謚忠烈以其
弟如梅代爲總兵官授長子世忠錦衣衞指揮使世襲
鎮撫司仍充寧遠伯勳衞復廕一子本衞指揮使世襲
恤典優渥皆出特恩云世忠未久卒無子弟顯忠由廕
歷遼東副總兵當嗣爵朝臣方惡李氏無爲言者至崇
禎中如松妻武氏憩於朝章下部議竟寢後莊烈帝念
成梁功顯忠子尊祖得嗣寧遠伯闖賊陷京師遇難
如柏字子貞成梁第二子由父廕爲錦衣千戶嘗與客
會飲磯聲徹大內下吏免官再以廕爲指揮僉事數從

父出塞有功歷密雲游擊黃花嶺參將薊鎮副總兵萬
曆十六年御史任養心言李氏兵權太盛姻親厮養分
操兵柄環神京數千里縱橫蟠據不可動搖如柏貪淫
跋扈尤甚不早爲計恐生他變帝乃解如柏任於是成
梁上書乞罷并請盡罷子弟官帝慰留不許久之起故
官署宣府參將引疾歸如松之禦倭朝鮮也詔如柏署
都督僉事先率師赴援既扳牛壤如柏疾趨開城攻克
之斬首百六十有奇師旋進都督同知爲五軍營副將
尋出爲貴州總兵官二十三年改鎮寧夏著力殄犯平
虜橫城如柏邀之大獲斬首二百七十有奇進右都督

再以疾歸家居二十餘年會遼東總兵官張承廕戰歿
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惟賢等合疏薦如柏詔以故官鎮
遼東蒙古炒花入犯督諸將擊却之始成梁如松爲將
厚畜健兒故所向克捷至是父兄故部曲已無復存而
如柏暨諸弟放情酒色亦無復少年英銳特以李氏世
將起自廢籍中顧如柏中情怯惟左次避敵而已我
大清師臨河如柏故引軍防諡路及楊鎬四路出師令
如柏以一軍出鴉鶻關甫抵虎攔路鎬聞杜松馬林兩
軍已覆急檄如柏還
大清哨兵二十人見之登山鳴螺作大軍追擊狀如柏

軍大驚奔走相蹴死者千餘人御史給事中交章論劾
給事中李奇珍連疏爭尤力帝終念李氏詔還候勘既
入都言者不已如柏懼遂自裁
如楨成梁第三子由父廕爲指揮使屢加至右都督莅
在錦衣嘗掌南北鎮撫司提督西司房列環衞者四十
年最後軍政拾遺部議罷職章久留不下如楨雖將家
子然未歷行陣不知兵及兄如柏革任遼人請李氏世
鎮遼東邊人憚服非再用李氏不可巡撫周永春以爲
言而是時如柏兄弟獨如楨在兵部尚書黃嘉善遂徇
其請以如楨名上帝卽可之時萬曆四十七年四月也

如楨藉父兄勢又自以錦衣近臣不肯居人下未出關卽遣使與總督汪可受講釣禮朝議譁然嘉善亦特疏言之如楨始怏怏去旣抵遼經畧楊鎬使守鐵嶺鐵嶺者悉隨之而西城中爲空後鎬以孤城難守令如楨還屯瀋陽僅以參將丁碧等防守力益弱

大淸兵臨城如楨擁兵不救城遂失言官交章論劾經畧熊廷弼亦論如楨十不堪乃罷任天啓初言者復力攻下獄論死崇禎四年帝念成梁勛特免死充軍

如樟亦由父蔭歷都指揮僉事從兄如松征寧夏先登有功累進都督僉事歷廣西延綏總兵官

如梅字子淸亦由父蔭歷都指揮僉事從兄如松征日本副總兵二十四年炒花卜言兔本却敵先登屢遷遼東副總兵二十四年炒花卜言兔將入犯如梅謀先襲之督部將方時新等出塞三百里直搗其廬帳斬首百餘級而還明年如梅與參政楊鎬謀復從鎭西堡出塞潛襲敵營失利損部將十人士卒百六十人如梅以血戰重創免罪日本封事敗其年八月進署都督僉事充禦倭副總兵赴朝鮮援剿時麻貴三路進師令如梅將左軍與右軍共攻蔚山如梅偕參將楊登山騎兵先進設伏海濱而令遊擊羅賢以輕騎誘賊斬首四百有奇餘賊遁歸島山副將陳寅冒矢石奮呼上破柵兩重至第三柵垂拔楊鎬爲總理宿與如梅嚅不欲寅功出其上遽鳴金收軍翊日如梅至攻之不能拔已而賊援至如梅軍先奔諸軍亦相繼潰贊畫主事丁應泰劾鎬幷劾如梅當斬者二當罪者十帝不納旋用爲禦倭總兵官會其兄如松戰歿卽命如梅馳代之踰年坐擁兵畏敵劾罷久之起僉書左府四十年鎬巡撫遼東力薦如梅爲帥不得至以死爭給事中麻僖御史楊州鶴力持不可乃止成梁諸子如松最果敢有父風其次稱如梅然躁動非大將才獨楊鎬深信後復倚任其兄如柏卒以致敗

麻貴大同右衛人父祿嘉靖中爲大同參將從鎭帥劉漢襲板升大獲俺答圍右衛祿與副將尚表固守乘間擊斬其部長寇乃引退辛愛犯京東祿以宣府副總兵入衛與子遊擊錦竝有却敵功貴由舍人從軍積功至都指揮僉事充宣府遊擊將軍隆慶中遷大同新平堡參將寇大入掠山陰懷仁應州將吏竝獲罪獨貴與兄副將錦拒戰有功受賞萬曆初再遷大同副總兵十年冬以都督僉事充寧夏總兵官無何徙鎭大同時諸部納款久搪力克襲封順義王奉中國益虔貴頻以安邊

勞蒙賜賚十九年爲閹視少卿曾乾亨所劾謫戍邊明年寧夏哱拜反廷議貴健將知兵且多畜家丁乃起戍中爲副將總兵討賊屢攻城不克其五月哱拜以套寇五百騎圍平虜堡貴選精卒三百問道馳却之俄以總督魏學曾命撫著力免銀定宰僧於橫城啖以重利皆不應貴乃還攻城寧夏總兵董一奎攻其南固原總兵李煦攻其西故總兵劉承嗣攻其北牛秉忠攻其東貴以游兵主策應哱拜自北門出戰將往勾套部貴逐之入城別遣將馬孔英麻承詔等擊套寇援兵俘斬百二十人拜初與套部深相結諸部長稱之爲王日坐著力兔帳中主籌畫至是不敢復出俄朝命蕭如薰代董一奎盡將諸道援兵以貴爲副而李如松軍亦至攻益急賊奉黃金繡蟒于卜失兔等請急狥靈州先據下馬關沮饋道卜失兔與莊秃賴果合兵犯定邊而宰僧從花馬池西沙涯入貴迎擊挫宰僧於石溝會董一元搗土昧巢諸部長俱解去賊復乞援於著力兔擁衆大入如松率勁騎迎戰張亮堡自卯迄巳敵銳甚會貴及李如樟等兵至夾擊之寇乃却逐北至賀蘭山獲首級百二十餘持示賊賊益恟懼無何城破賊盡平貴以功增秩于廕尋擢總兵官鎮守延綏二十二年七月卜失兔糾

諸部深入定邊營張春井貴乘虛搗其帳於套中斬首二百五十有奇還自寧塞復邀其零騎會寇留內地久轉掠至下馬關寧夏總兵蕭如薰不能禦總督葉夢熊急檄貴赴援督副將蕭如蘭等連戰曬馬臺薛家窪斬首二百三十有奇獲畜產萬五千帝爲告廟宣捷進署都督同知予世廕明年卜失兔復入寨掠八日而還順義王擯力克約之納款不從復擬大入貴勒兵萬五千人遊擊閻逢時等出紅山爲中軍參將師以律等出高家堡神木孤山爲左軍參將孫朝梁等出定邊安邊平山爲右軍而自以大軍當一面銜枚疾趨踰塞六十里寇莫知所防大潰俘斬四百有奇獲馬駝牛羊千五百再進秩予廕尋以病歸二十五年日本封事敗起貴備倭總兵官赴朝鮮已加提督盡統南北諸軍貴馳至王京倭已入慶州據閑山島圍南原守將楊元遁全州守將陳愚衷亦遁倭乘勢逼王京貴別遣副將解生守稷山朝鮮亦令都體察使李元翼出忠清道遮賊鋒生頗有斬獲功參將彭友德亦破賊青山倭將行長退屯井邑清正還慶州經畧邢玠經理楊鎬先後至分兵三協左李如梅右李芳春解生中高策貴與鎬督左右協兵專攻清正策駐宜寧東援兩協西扼行長諸軍至慶州

倭悉退屯蔚山如梅誘敗之清正退保島山築三砦自固遊擊茅國器率死士拔其砦斬馘六百五十諸軍遂進圍其城城新築以石堅甚將士仰攻多死圍十日倭襲敗生兵明年正月二日行長來援九將兵俱潰賊張旗幟江上鎬大懼倉皇撤師以捷奏既而敗狀聞帝罷鎬責貴以功贖與劉綎陳璘董一元分四路貴居東當清正數戰有功會平秀吉死官軍益力攻十一月清正先遁貴遂入島山西浦諸路共俘斬二千二百有奇明年三月旋師進右都督予世蔭三十八年命貴鎮遼東泰寧炒花素桀驁九子各將兵他部宰賽煖兔又助之邊將畏戰但以增歲賞爲事寇益無所忌明年臨邊要賞將士出不意擊之拔營道徙額力素居焉其地忽天鳴地震炒花驚懼再徙渡老河去邊幾四百里其第三子色特哂之南移可可毋林伺隙入犯貴伏兵敗之追北至白雲山斬馘三百四十有奇色特憤謀復讐糾宰賽以兒鄧皆不應乃東糾卜言顧伯要兒西糾哈剌漢乃蠻合犯清河皆潰以兒鄧等懼代炒花求款邊境乃寧明年插漢虎墩兔以三萬騎入掠穆家堡禦之敗去其夏貴引病乞罷詔乘傳歸貴果毅驍捷善用兵東西並著功伐先後承特賜者七錫世廕者六及殁子祭葬

稱一時良將焉兄錦少從父行陣有戰功累官千總協力閩後起援遼東屢退避下獄當死詔內馬八百匹免罪其家遂破承詔寧夏參將從平哱拜有功後爲蒼頭所弒承訓薊鎮副總兵承宗遼東副總兵天啓初戰死沙嶺麻氏多將才人以方鐵嶺李氏擅戰功至剖符受封震耀一時倘亦有天幸歟麻貴宣力東西勳閥可稱兩家子弟多歷要鎮是以時論以李麻並列然列戟擁麾世傳將種而恇怯退避褒其家聲語曰將門有將諸人得無愧乎

明史卷二百三十九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總督薊遼保定軍務　經略薊遼保定山東河南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太保謚襄敏太子太保兼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居正等奉

敕修

張臣子承廕　孫應昌　曾孫一元　王保
全昌　德昌　董

杜桐弟松子文煥　蕭如薰
孫弘域

達雲尤繼先　官秉忠

柴國柱　李懷信

張臣榆林衛人起行伍爲隊長驕捷精悍搏戰好陷堅從千總劉朋守黃甫川朋遇寇喪馬被圍臣單騎馳救射中其魁奪馬載朋歸由此知名旋代朋職屢戰跨馬酒歡呼歌飲寇莫測所爲不敢登臣夜決圍出取他道以歸上官壯之擢延綏入衛遊擊將軍隆慶元年九月土蠻大入昌黎撫寧樂亭盧龍遊騎至灤河諸將莫敢戰臣獨勒兵赴之遮帥王治道曰敵衆我寡往必無利臣不顧率所部千人擐甲直馳呼聲震山谷寇以數騎嘗奮前斬之追至棒槌崖斬首百十餘級墜崖死傷者無算事寧薊鎮諸將悉獲罪臣以功增秩二級無何寇潛入場子嶺參將吳昂被殺命臣代之尋進副總兵領

總督標下事改守劄鎮西協萬曆初錄秋防功進署都督僉事炒蠻潛入古北口參將苑宗儒追至十八盤山戰歿餘衆被圍臣急偕遊擊高廷禮等馳救寇始去坐鐫一秩五年春以總兵官鎮守寧夏順義王俺答報怨死刺欲取道賀蘭臣不可俺答恚語不遜臣夜決漢唐二渠水道不通復陳兵赤水口俺答乃從山後去三歲互市毋敢譁者閱邊給事中以苛禮責望劾罷之十一年小阿卜戶犯黑峪關守將陳文治以下俱逮繫詔起臣副總兵駐守馬蘭峪會朶顏長昂屢擾邊劄鎮總兵官楊四畏不能禦乃調四畏保定而徙臣代之長昂雅可眞者俺答弟老把都棄妾也坐與小阿卜戶犯黑峪關罷歲賞既納款復猖獗以褻詞報邊臣而令大小叛只代爲謝罪大小叛只者順義王乞慶哈棄妾也臣等測其詐令將士出塞捕二十三人繫之獄令還我被掠人猛可眞以所愛者五人在俘中許獻還所掠親叩關索故賞臣等并召大小叛只入演武場譙責甚厲兩婦叩頭請死乃貸之先後獻還八十餘人中有被拘數十年者臣以功紀錄優敘尋進署都督同知召僉書左府事出爲陝西總兵官鎮守固原十八年春移鎮甘肅火落赤犯洮河卜失兔將往助之其母泣沮不從遂攜妻女行由永昌宋家莊穴牆入臣逆戰水泉三道溝手格殺數人奪其坐纛卜失兔及其黨炒胡兒竝中流矢走臣亦被創將士斬級以百數生獲其愛女及牛馬羊萬八百有奇卜失兔仰天大慟曰傷哉我女悔不用母言以至此也自是不敢歸巢與宰僧匿西海已屬宰僧謝罪其母及順義王亦代爲言乃還其女而使歸套臣以功進秩爲眞時諸部長榮駕甚經畧鄭洛專主款臣以爲不足恃上書陳八難五要大畧云邊薄兵寡餉絀寇驕諸部順逆難明宜復額兵嚴勾卒足糧餉分敵勢明賞罰且以創重乞歸帝不許後二年謝病去臣更歷四鎮名著塞垣爲一時良將子承廕中父廕積功至延綏副總兵勇而有謀尤精騎射數鏖戰未嘗挫衂萬曆三十七年代王威爲延綏總兵官沙計及猛克什力數犯邊是年冬復犯波羅神木承廕邀卻之追斬八十餘人沙計欲修貢守臣惡其反覆拒之益徙近邊以數千騎犯雙山堡承廕擊走之俘斬百二十有奇四十年沙計復入塞承廕遮擊之嚮水斬首百七十餘級積前功進署都督同知世廕本衞副千戶是歲遼東總兵官麻貴罷敕承廕馳代之蟒金諸部近寧前守將祖天壽間出獵被圍

曹莊將士死者二百三十人被掠者六百餘人天壽以數騎免事聞論死承蔭初抵任獲免敖克等犯中後所拒斬其二長餘走出塞時虎墩兔炒花煖兔宰賽逼處邊境無歲不犯邊承蔭未至時虎墩兔以三萬騎犯穆家堡參將郎名忠等遏斬其四十餘騎及再舉守將梁汝貴襲破其營已而乃蠱諸部連犯中後所連山驛副總兵李繼功等力戰殪其魁徐引去自是虎墩兔所屬貴英哈等三十餘部悉奉約束遼西得少安承蔭旋以病去甫歲餘起守薊鎮未至復改鎮遼東四十六年四月我

太祖高皇帝起兵抜撫順巡撫李維翰趣承蔭赴援承蔭急率副將頗廷相參將蒲世芳遊擊梁汝貴等諸營並發次撫順承蔭據山險分軍三立營浚濠布列火器前交鋒

大清兵蹴之大潰承蔭世芳皆戰死廷相汝貴已潰圍出見失主將亦陷陣死將士死者萬人生還者十無一二舉朝震駭既而撫安三岔兒白家衝三堡連失詔逮維翰贈承蔭少保左都督立祠曰精忠世蔭指揮僉事廷相以下贈蔭有差承蔭子應昌全昌德昌應昌嗣祖臣職當爲指揮僉事以父陣亡增三秩爲都司僉書經畧楊鎬用爲左翼遊擊四路出師使從李如柏天啟元年遷大同井坪參將調延綏二年秋河套入犯不能禦免歸督師孫承宗召置麾下命駐錦州承宗去高第盡撤松錦守具應昌亦歸崇禎二年總督楊鶴檄應昌署定邊鎮將事河套入寇擊斬百二十餘級擢昌平副總兵鶴遂薦應昌以副將鎮定邊四年春神一元陷保安應昌偕左光先破斬一元其弟一魁代領其衆圍慶陽應昌及杜文煥趨戰圍始解不沾泥圍米脂應昌偕王承恩擊走之楊鶴撫一魁處之寧塞而殺其黨茹成名賊黨張孟金黃友才懼挾一魁以叛延綏巡撫張福臻令應昌及馬科擊之斬首千七百餘級友才走一魁守不下其冬洪承疇代鶴命參政戴君恩總兵曹文詔同應昌討之數敗賊賊棄城走文詔偕應昌擊敗之駙馬溝明年春應昌禽友才混天猴陷宜君鄜州襲靖邊應昌追敗之射傷賊將白廣恩八月山西總兵官馬士麟病免擢應昌都督僉事代之言者謂寧武卒善逃宜令應昌率所部三千人以從報可王之臣陷臨縣其地倚黃雲山榆林河水出焉入於黃河城三面峭壁西阻水巡撫許鼎臣總督張宗衡督兵攻賊與土寇田福田科等相倚久不拔會王自用陷遼州逼會城鼎臣還專以

恢復責應昌六年春賊約福劫官軍撫標中軍陳國威
因僞稱之臣往逆斬福頭懸城下急擊賊始降應昌在
關中成名甚著及是選倪逗撓務與賊相避總督宗衡
五檄之不赴奏諸朝限應昌與文詔三月平賊應昌避
賊不擊殺良民冒功僞爲巡按御史李嵩兵科祝世美所
劾帝乃遣近侍僞應昌內中軍七月部卒潰鳴謙驛監
視中官劉允中劾其避賊帝猶貸之令會勦畿南賊久
之擊賊平山僞報首功連爲允中及巡按御史馮明玠
眞定巡撫周堪賡所劾帝令圖功自贖七年春追賊霆
竇稍有功已擊賊均州五嶺山敗績身中一矢退還河

南其弟全昌爲宣府總兵官宣府有警令應昌援又無
功命解職候勘八年洪承疇出師河南令率私家士馬
以從三月抵信陽會賊大入秦承疇命應昌及鄧玘尤
翟文防漢江南北玘死承疇以賊必由鳳縣棧道直入
襄陽改命應昌翟文自鄖陽轉赴興安漢中以會左光
先趙光遠諸軍至六月艾萬年曹文詔相繼戰殺賊盡
趨西安承疇急檄應昌及光先還救八月李自成陷咸
陽越二日應昌光先兵至擊斬四百四十餘級獲軍師
一人及全昌兵敗陷賊其潰卒歸關中掠沿河州縣山
西巡撫吳甡請令應昌收置麾下應昌已得疾不能軍

無何卒全昌由廕敘歷官靈州參將崇禎四年與同官
趙大允擊黠燈子於中部已連戰卻福頭懸城下急擊賊始降應昌在
撫練國事請加二將副將銜大允駐耀州富平間扼賊
西路全昌駐韓城卻陽間扼賊東路五年七月代應昌
爲定邊副總兵曹文詔追賊隴州平鳳界全昌及馬科
率千人應之殄滅殆盡明年五月擢署都督僉事充總
兵官鎮守宣府應昌方鎮山西兄弟接壤爲大帥明年
七月
大清兵西征插漢旋師入其境攻圍龍門新城赤城克
保安州薄鎮城全昌嬰城固守已而

大清兵西行全昌進兵應州帝以其孤軍敕吳襄尤世
威赴援不應全昌至渾源以捷聞還軍葛峪羊房口襄
等復不援八月
大清兵再入其境閏八月四日克萬全右衞他城堡多
失守既解嚴兄應昌以罪解職命全昌并將其軍兵科
常自裕言文臣張宗衡等重論而武臣輕貸非法於是
全昌與文詔並戍邊用山西巡撫吳甡請命全昌文詔
爲援勦總兵官與猛如虎等大破高加計八年春會洪
承疇於汝寧擊敗汝州賊俄西入關與祖大弼敗賊涇
陽未幾敗賊醴泉五月與賀人龍敗老回於秦王嶺

尋解鳳翔圍走賊秦州敗之張家川已而都司田應龍
張應龍戰死艾萬年曹文詔相繼歿官軍益衰賊盡趨
西安承疇急檄全昌及曹變蛟先赴渭華格其前親督
軍尾其後却賊紅鄉溝賊乃南入商雒承疇又命全昌
及趙光遠提兵三千截潼關大峪口部卒大譁關入衆
澤劫庫殺人河南巡撫元默請急援盧氏不聽光遠擅
歸關中全昌遁至潁州九月中追蝎子塊於沈邱瓦
店戰敗被執賊扶之攻鄲黃全昌因代賊求撫總理盧
象昇不許責全昌喪師辱國曰賊果欲降可滅其黨示
信賊不聽命久之全昌脫歸謁象昇陽和象昇令募兵

山陝尋薦之朝令赴軍前立功帝不許十年四月以楊
嗣昌言逮付法司論戍邊衛德昌崇禎初爲清水營守
備三年夏勦王嘉胤屢被傷坐奪官久之起歷保定參將
連破土寇仁義王十四年春總督楊文岳命從虎大威
以五千人援開封不敢進其冬擢保定副總兵仍從文
岳數有功十六年卒贈特進榮祿大夫左都督

董一元宣府前衛人父暘嘉靖中爲宣府遊擊將軍俺
答犯滴水崖力戰死贈官錫廕春秋世祀兄一奎都督
僉事歷鎮山西延綏寧夏三邊以勇敢著一元勇如兄
而智畧過之嘉靖時歷薊鎮遊擊將軍土蠻黑石炭等
以萬餘騎犯一片石總兵官胡鎮禦之一元功最超俸
三級遷石門寨參將隆慶初破敵棒槌崖功復最再進
二級遷副總兵駐防古北口移守宣府萬曆十一年以
都督僉事爲昌平總兵官尋徙宣府十五年徙薊州久
之劾罷鄭洛經畧洮河命一元練兵西寧火落赤入犯
一元擊之西川多所斬獲尋以副總兵協守寧夏擢延
綏總兵官哱拜之亂套中諸部長悉助之一元乘其西
掠輕騎搗土昧巢獲首功百三十驅其畜產而還寇內
頓引去進署都督同知入爲中府僉事遼東白李成梁
後代以楊紹勳一歲三失事尤繼先繼之半歲病去廷

議擇帥乃以命一元泰寧速把亥爲官軍所殺其次子
把兔兒常欲復讐從父炒花及始堪花大助之勢益强
西部卜言台周故插漢土蠻子也部衆十餘萬與把兔
兒東西相倚數侵邊至是卜言合一克灰正腦毛大諸
部登犯廣寧而把兔兒以炒花花大煖兔伯言兒之衆
營薊遼陽將入掠鎮武錦義一元與巡撫李化龍策曰
卜言雖衆然去邊遠我特患把兔兒及炒花耳今其衆
不過萬騎破之則西部將不戰走乃遣副將孫守廉馳
右屯禦西部而親將大軍匿鎮武外爲空營待之寇騎
馳入營大笑以爲怯乃深入官軍忽從中起奮呼陷陣

自午至酉寇大奔逐北七十餘里至白沙堝俘斬五百
四十有奇獲馬駝二千計伯言兒中矢死把兒亦傷
餘衆終夜馳天明駐馬環哭其明日卜言台周入右屯
攻五日夜守廉等固守乃引去時二十二年十月也捷
聞帝大喜祭告郊廟宣捷行賞進一元左都督加太子
太保蔭本衛世指揮使兵部尚書石星以下亦進秩有
差伯言兒最慓悍諸部倚以爲强嘗誘殺慶雲守備王
鳳翔坐革歲賞至是被殲諸部爲奪氣其部下遂納款
把兒炒花及卜言台周瓜兔兒歹青復臨邊駐牧期
以明年正月畧遼瀋東西一元慮歲晏不備爲寇所乘

乃先西巡以遏其鋒化龍亦留弱卒廣寧數西發以疑
寇一元提健卒踏氷渡河監軍楊鎬與之俱度墾山天
大雪將士氣益奮行四百里三日夜乃抵其巢斬首百
二十級獲牛馬甲仗無算全師而還把兒以鎮武創
重歎曰我竟不獲報父讐乎未幾死其衆散亂諸部悉
遠遁一元以功進世蔭二秩久之以病歸命王保代朝
鮮再用師詔一元隸總督邢玠麾下參贊軍事尋代李
如梅爲禦倭總兵官時兵分四路一元由中路禦石曼
子於泗州先拔晉州下望晉乘勝濟江連毀永春昆陽
二寨賊退保泗州老營攻下之遊擊盧得功陣殁前逼

新寨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爲濠海艘泊寨下千
計築金海固城爲左右翼一元分馬步夾攻步兵遊擊
彭信古用大梧擊寨碎其數處衆軍進逼賊濠毀其柵
忽營中礮裂煙焰漲天賊乘勢衝擊固城援賊亦至騎
兵諸將先奔一元亦還晉州事聞詔斬遊擊馬呈文郝
三聘落信古等職充爲事官一元亦奪宮保貶秩三等
會關白死倭遁走石曼子爲陳璘所殲一元得還故秩
資銀幣久之卒一元歷鎮衝邊竝著勞績與麻貴張臣
杜桐達雲爲邊將選云王保榆林衞人驍勇絶倫起行
伍積功爲延綏參將萬曆十六年遷延綏定邊副總兵
十九年冬擢署都督僉事充昌平總兵官尋改山西薊
鎮總兵官張邦奇被劾命保與易任自嘉靖庚戌後薊
鎮重於他鎮穆宗有詔獲大小部長者破格酬他鎮不
得比迨俺答款塞宣大山西三鎮烽煙寂然陝西四鎮
以火落赤敗盟始復用兵然寇弱易禦獨泰寧插漢諸
部時時犯遼東而薊門密邇王畿與遼帥俱慎選以保
有威望用之衆顏長昂當張臣鎮薊時納款居五六年
復連寇石門路木馬略花場谷遂罷其市賞後偕銀燈
寇山海關已又馳喜峰口要賞邦奇佯許增市誘殺其
通事二十五人長昂益怒犯大青山頃之遣其黨小郎

兒等潛伏喜峰口射殺偵卒會保已至遂禽之長昂每
賚小郎兒籌策懼而謝罪獻還被掠人畜保乃釋還小
郎兒長昂補五貢邊吏始補二貢互市如初御史陳遇
文援穆宗詔以請進保署都督同知副將張守愚以下
皆進秩蔪三協南營兵戚繼光所募也謂攻朝鮮撤還
道石門鼓譟挾增月餉保誘令赴演武場擊之殺數百
人以反聞給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時言南兵未嘗反
保縱意擊殺請遣官按問巡關御史馬文卿庇保言南
兵大逆有十尚書石星附會之遂以定變功進保秩爲
眞蔭子督撫孫鑛李顯等亦進官受賜時論尤之二十

三年冬順義王擴力克弟趕兔率三軍犯白馬關及東
西臺爲守備徐光啓副將李芳春戴延春所却明年秋
復偕部長倒布犯黑谷頂敗而去保度其再至分營开
連口及橫河兒寇果馳橫河官軍夜半疾抵石塘嶺襲
其營寇大驚潰乘勢追出塞其冬復犯羅文峪敗去詔
代一元鎭遼東朝鮮再用師救保防海卒於海州贈左
都督子學書宣府總兵官學詩學禮並副總兵學書既
里居守榆林城拒李自成不屈死
杜桐字來儀崑山人徙延安衞萬曆初由世廕累官清
懼乞款詞甚哀三十年二鎭撫臣孫維城黃嘉善協謀
撫之乃復貢市論功文臣自內閣以下悉進官桐以先
參將用總督梁夢龍薦擢延綏副總兵十四年就拜署
都督僉事充總兵官時卜失兔以都督同知爲套中主
威令不行其下各雄長志常叵測朔漠素無痘症自嘉
靖庚戌深入石州染此症犯者輒死打兒漢者卜失兔
祖吉能部落也數將命奉貢累官指揮同知一日互市
臨邊要賞聲犯內地桐與巡撫賈仁元計先出兵襲之
乃令參將張劉自神木遊擊李紹祖自孤山桐率輕騎

自榆林三道並出遇寇力戰大破之斬首四百七十餘
級敵明安而還延綏自吉能納款塞上息肩二十年自
此兵端復開明安子擺言太日思報復寇鈔無已時矣
桐先被劾罷以是役功超授右都督僉書後府二十一
年以總兵官鎭保定二十四年徙延綏明年再徙鎭寧
夏著力免宰僧入犯逆戰水塘溝俘斬百二十寇益糾
諸部連犯平虜興武桐督諸將馬孔英鄧鳳蕭如薰等
連破之斬首二百餘級而延綏將士亦數搗巢諸部長
懼乞款詞甚哀三十年二鎭撫臣孫維城黃嘉善協謀
撫之乃復貢市論功文臣自內閣以下悉進官桐以先

去職但賚銀幣許復用而已久之卒於家桐自偏裨至大帥積首功一千八百時服其勇弟松字來清有膽智勇健絕倫由舍人從軍累功爲寧夏守備萬曆二十二年卜失兎掠張春井大入下馬關松偕遊擊史見李經以二千餘騎邀擊馬蓮井小勝誤入伏中見戰死松經皆重傷士卒死過半麻貴援軍至松復裹創力戰寇始敗走時松已進遊擊將軍論功遷延綏參將貴大舉搗巢松以右軍出清平塞多所斬獲進副總兵尋以本官改寧夏東路松爲將廉尚氣不能容物常因小忿雖髮爲僧部議聽其歸尋起孤山副總兵三十三年擢署都

督僉事代李如樟鎮延綏明年套寇犯安邊懷遠松大破之改鎮薊州三十六年夏代李成梁鎮遼東十二月敗敵連山驛賴暈友者朶顏長昂子也狡黠爲邊患與從父蟒金潛入薊鎮河流口大掠去復結黃台吉謀犯喜峰口松受總督王象乾指潛搗黃台吉帳以牽薊寇乃從寧遠中左所夜馳至哈流兎掩殺拱兎部落百四十餘級以大捷聞邀重賞副使馬拯謂拱兎內屬不當剿彼且復讐與松相訐松忿邀賞愈急詔予之拱兎果以無罪見剿怒小友青又數激之乃以五千騎攻陷大勝堡執守將耿尚仁支解之深入小凌河肆焚掠遊擊

于守志遇於山口大敗死千餘人守志亦重創松駐大凌河不敢救遼人多咎松朝議謂松前僅抵錦州邊十里未嘗出塞所殺乃保塞部落悉縛殺之非陣斬松愈言撫按諸臣附會馬拯害其奇功自提兵出塞將搗巢以雪前恥而所得止五級士馬多陷大凌河松益憾憤數欲自經盡焚其鎧冑器仗置一切疆事弗問兵部以聞乃勒松歸里而以王威代之松既廢時多惜其勇然惡其債事無推轂之者至四十三年河套寇大入令松以輕騎搗火落赤營獲首功二百有奇復敘用逾二年薊遼多事特設總兵官鎮山海關以松任之四十六年張承廕戰歿詔松馳援遼陽明年二月楊鎬議四路出師以撫順最衝令松以六萬兵當之故總兵趙夢麟保定總兵王宣爲佐期三月二日抵二道關會李如柏等竝進松勇而無謀剛愎使氣二十九日夜出撫順關日馳百餘里抵渾河半渡河流急不能盡渡松醉趣之將士多溺河中松遂以前鋒進連克二小砦松喜三月朔乘勢趨撒爾滸谷口時

大清方築城界凡山上役夫萬五千以精騎四百護之聞松軍至精騎則盡伏谷口以待松軍過將半伏兵尾擊之追至界凡渡口與築城夫合據山旁吉林崖明日

松引大軍圍崖別遣將營撒爾湖山上松軍攻崖方戰大清益千人助之已又續遣六旗兵攻松別將於撒爾湖山明日六旗兵大戰破撒爾湖山軍死者相枕藉所遺助吉林崖者自山馳下擊松軍二旗兵亦直前夾擊松兵大敗松與蔓麟宣皆殺於陣橫屍亘山野流血成渠

大清兵逐北二十里至勺琴山而還時車營五百尚阻渾河而松已敗頃之馬林劉綎兩軍亦敗獨李如柏一軍遁還事聞朝議多咎松輕進天啓初贈少保左都督世廕千戶立祠賜祭宣亦贈官立祠世廕指揮僉事宣皆贈官立祠世廕指揮僉事

楡林人蔓麟見父尚傳桐子文煥字啟武由廕敘歷延綏遊擊將軍累進參將副總兵四十三年擢署都督僉事寧夏總兵官秉忠鎮延綏屢敗寇安邊保寧長樂斬首三百有奇西路火落赤卜言太懼相率降沙計數盜邊爲文煥所敗遂納款既而復與吉能明愛合駐高家柏林邊要封王補賞十事文煥襲其營斬首百五十火落赤諸部攢刀立誓獻罰九九九者部落中罰駝馬牛羊數也已沙計又伏兵沙溝誘殺都指揮王國安糾猛克什力犯雙山堡復犯波羅文煥擊破之追奔二十餘里當是

時套寇號十萬然其衆分四十二枝多者二三千少不及千騎屢不得志沙計乃與吉能明愛猛克什力相繼納款延綏遂少事文煥尋以疾歸天啓元年再鎮延綏詔文煥援遼文煥乃遣兵出河套搗巢以致寇諸部大恨深入固原慶陽圍延安揚言必縛文煥掠十餘日始去命解職候勘奢崇明圍成都總督張我續請令文煥赴救至則圍已解偕諸軍復重慶崇明遁永寧文煥頓不進尋擢總理盡統川貴湖廣軍度不能制賊謝病去坐延綏失事罪戍邊七年起鎮寧夏寧錦告警詔文煥馳援俄令分鎮寧遠進右都督調守關門尋引疾去崇禎元年錄重慶功廕指揮僉事三年陝西羣盜起五鎮總兵並以勤王行總督楊鶴請令文煥署延鎮事兼督固原軍數敗賊賊亦日益多會山西總兵王國樑擊王嘉允於河曲大敗賊入據其城部議設一大將兼統山陝軍協討乃令文煥爲提督偕曹文詔馳至河曲絕饟道以困之神一元陷寧塞文煥家破遂留文詔令文煥西還四年御史吳甡劾其殺延川難民冒功給事中張承詔復劾之下獄褫職十五年用總督楊文岳薦以故官討賊無功復謝病歸子弘域天啓初歷延綏副總兵七年夏文煥援遼卽擢總兵官代鎮寧夏積資至右都

督崇禎中提督池河浦口二營練兵遏賊南渡頗有功
十三年移鎮浙江尋謝病去國變後文煥父子歸原籍
崑山卒
蕭如薰字季馨延安衛人萬曆中由世廕百戶歷官寧
夏參將守平虜城二十年春哱拜劉東暘據寧夏鎮城
反遣其黨四出畧地拜子承恩徇玉泉營遊擊傅桓拒
守爲其下所執賊已徇中衛及廣武參將熊國臣等棄
城奔列城皆風靡賊黨土文秀徇平虜獨如薰堅守不
下如薰妻楊氏故尚書兆女也賢而有智贊夫死守日
具牛酒犒士拜養子雲最驍勇引河套蕃力免急攻如

薰伏兵南關佯敗誘賊入射雲死餘衆敗去又襲蕃力
免營獲人畜甚多著力免憤復來攻爲麻貴所却城獲
全初帝聞如薰孤城抗賊大喜厚賚銀幣擢官副總兵
六月遂以都督僉事爲寧夏總兵官盡統延綏甘肅固
原諸援軍其秋竟與李如松等共平賊再進署都督同
知廕錦衣世指揮僉事妻楊氏亦被旌二十二年八月
卜失兔西犯定邊關入固原塞副將姜直不能禦遂由
沙梁牆入直抵下馬關縱橫內地幾一月如薰免官
直下吏尋復以總兵官鎮守固原套寇入犯擊却之青
海寇糾番族犯洮岷如薰及臨洮總兵孫仁禦之禽斬
三百四十有奇撫叛番五千人獲駝馬甲仗無算再鎮
寧夏銀定反成數入犯輒挫鋭去徙鎮薊州久之罷歸
再起故官鎮延綏天啓初廷議京軍不足用召邊將分
營訓練如薰典神機營陛見帝賜食加獎勞焉明年出
鎮徐州俄召還京復以總兵官鎮守保定五年夏魏忠
賢黨劾其與李三才聯姻遂奪職崇禎初卒賜恤如制
如薰爲將持重更歷七鎮所在見稱自隆慶後款市既
成烽燧少警蓋下視鎮帥爲外府山人雜流乞朝士尺
牘往者無不饜所欲薊鎮戚繼光有能詩名尤好延文
士傾貲結納取足軍府如薰亦能詩士趨之若鶩賓座
常滿妻楊氏繼妻南氏皆貴家女至脫簪珥供客猶不
給軍中患苦之如薰莫能却也一時風會所尚諸邊物
力爲耗識者歎焉如薰祖漢涼州副總兵都督僉事父
文奎京營副將都督同知兄如蘭陝西副總兵都督僉
事前府僉書如蕙寧夏總兵官都督同知如芷提督南
京教場都督僉事
達雲涼州衞人勇悍饒智略萬曆中嗣世職指揮僉事
擢守備進肅州遊擊將軍炒胡兒入犯偕參將楊濬擊
敗之遷西寧參將永邵卜者順義王俺荅從子也部衆
強盛先嘗授都督同知再進龍虎將軍自以貢市在宣

府守臣遇己厚不可逞乃隨俺答西迎活佛留據青海與瓦剌他卜囊歲爲西寧患嘗誘殺副將李魁邊臣不能報益有輕中國心二十三年九月九日度將士必燕飲擁勁騎直入南川屬番偵告雲設兵要害令番人繞出朶爾硤口外潛扼其背而己提精卒二千與戰方合伏忽起寇首尾不相顧番人夾擊大敗之雲手馘其帥一人斬首六百八十餘級其走峽外者又爲番人所殲獲駝馬戎器無算爲西陲戰功第一所馘把都爾哈即前殺李魁者其地即魁陣亡處時又皆九月也先是副將李聯芳爲寇所殺總兵尤繼先生獲其讐邊人以此

二事爲快雲既勝度寇必復至厚集以待踰月寇果連兵相火落赤諸部先圍番剌卜爾寨以誘官軍番不能支合於寇寇遂逼西川雲督諸軍營康纙溝寇悉衆圍之矢石如雨雲左右衝擊自辰至申戰數十合寇死傷無算乃以長鎗鉤杆專犯西寧軍西寧軍堅不可破寇始遁追奔數十里而還捷聞帝大喜遣官告郊廟宣捷大學士趙志皐以下悉進官雲擢都督同知廕本衛世指揮使寇歲掠諸番番不敢則折而入寇及寇敗遠徙雲急招番復業者七千餘戶永邵卜連犯明沙上谷雲並擊走之初南川奏捷雲已進副總兵至是命以總兵官鎮守延綏未幾鎮甘肅二十六年永邵卜復犯西寧參將趙希雲等陣歿雲坐停俸甘寧間有松山賓兔阿赤兔宰僧著力兔等居之屢爲兩鎮患巡撫田樂決策恢復雲偕副將甘州馬應龍涼州姜河永昌王鐵塊等分道襲之寇遠竄盡拔其巢擾地五百里雲以功進右都督廕世指揮僉事無何青海寇糾衆分犯河西五道俱有備獻首功百七十有奇松山既復爲築邊垣分屯置戍錄功進左都督寇戀其故巢乘官軍撤防時潛兵入犯雲據險邀擊之寇大敗斬首百六十加雲太子少保寇益糾其黨犯鎮番雲及諸將葛賴等大破之斬首三百七十餘級帝爲告廟行賞進雲世廕二秩寇復入犯雲破走之是時寇失松山走據賀蘭山後連青海諸部寇鈔不已銀定歹成尤桀驁三十三年連營犯鎮番雲遣副將柴國柱擊之寇大敗去未幾青海寇復大入將士分道遮擊生禽其長沙賴餘酋敗奔三十五年敘功雲增勳廕是年松山青海二寇復連兵犯涼州雲逆戰紅崖大獲斬首百三十有奇雲爲將先登陷陣所至未嘗挫衄名震西陲爲一時邊將之冠以秋防卒於軍贈太子太保子奇勛萬曆末爲昌平總兵官尤繼先榆林衞人萬曆中積功爲大同副總兵十八年火落赤眞相

犯洮河副總兵李聯芳等戰死詔進署都督僉事充總
兵官代劉承嗣鎮守固原寇據莽剌捏工二川日蠶食
番族且擾西寧聞官軍大集卜失兔又敗於水泉乃乘
冰堅渡黃河北走留其黨可卜列宗塔兒等五百餘人
牧莽剌川南山南山卽石門大山口走烏思藏門戶也
屬番來告繼先乃令番以八百人前導與故總兵承嗣
遊擊原進學吳顯等疾馳七百里直抵南山奮擊大破
之斬首百五十有奇生獲十二人而拜巴爾的者可卜
列從子前殺聯芳至是被禽師旋寇尾至撒川見有備
乃夜走他寇犯鎮羌西寧石羊亦俱敗火落赤遂徙帳

西海錄功進秩爲眞總增世廕一秩尋以病歸起僉中軍
府事二十一年冬爲遼東總兵官炒花二千騎入韓家
路繼先督諸軍奮擊寇乃去再引疾歸二十四年起鎮
薊州自戚繼光鎮守十年諸部雖叛服不常然邊警頗
稀寇嘗一入青山口輒敗去最後長昂導班白二部長
入犯道石門闖山海關京東民盡逃入通州繼先出關
寇已縱掠寧前去總督蕙達怒繼先不追擊而繼先方
收召降丁八百人欲倚爲用達乃疏言番情難馭恐遺
後憂請調繼先別鎮俾降丁隨往部議以延綏杜松與
易任巡撫劉四科爭之達復疏言守邊在自強繼先獨

言惟藉降丁去歲出關何竟不得降丁力羽書仰至邊
隘虛實久爲所窺呼吸變生安所措手兵科宋一韓等
力主達議且劾繼先他事繼先遂罷卒於家繼先耿介
日習兵敢戰時稱獨日將軍
官秉忠榆林衞人萬曆中起世廕歷官固原參將擢寧
夏甘肅副總兵嘗與主將達雲大破寇於紅崖銀定友
成屢破挫去移守薊鎮東協積功加署都督同知四十
年五月擢總兵官代張承廕鎮延綏套寇犯保寧秉忠
督參將杜文煥等敗之白土澗一日再捷俘斬二百五
十馘其長十二人無何旗牌撒勒犯長樂秉忠將輕騎
追襲之大獲猛克什力犯保寧秉忠又破之已而猛克
挾賞不獲再寇保寧及懷遠秉忠隨所向以勁騎遮擊
先後斬首二百二十有奇猛克及旗牌復以千餘騎犯
波羅遙見保寧軍遂遁出塞吉能者卜失兔子爲套中
之主土馬雄諸部見卜失兔襲順義王補其五年市賞
遂挾求封王且還八年市賞邊臣不許則大怨會他部
入寇東道高家大柏油神木柏林中道波羅西道磚井寧塞諸城堡盡被蹂躪副
將孫洪謨禦之大柏油中伏被圍遊擊萬化宇等不救

士卒死傷過半洪謨遂降秉忠開寇入急遣遊擊張榜
潛劫其營又敗死四百餘人會故帥杜松寧夏帥杜文
煥援軍至並破敵而秉忠所部亦有斬獲寇始退然猶
駐塞下時鈔掠秉忠亦屢出襲擊多獲首功竟以前負
被劾去官方候代沙計謀從雙山建安入犯秉忠設伏
出師也令秉忠防守鎮城無何辭疾歸久之卒子撫民
亦爲寧夏總兵官

柴國柱西寧衞人萬曆中由世廕歷西寧守備驍猛善
射從參將達雲擊寇南川勇冠軍錄功進都指揮僉事
寇盜邊輒爲國柱所挫屢進涼州副總兵松山既復方
建堡置堠寇數來擾國柱頻擊却之銀定反成連兵寇
鎮番國柱馳救斬首二百有奇獲馬駝甲仗無算青海
寇大掠鎮羌黑古城諸堡守備楊國珍不能禦國柱急
率遊擊王允中等擊走之銀定反成復犯河西國柱遊
擊獲首功百一十擢署都督僉事陝西總兵官三十六
年春改鎮甘肅銀定反成屢不得志益寇鈔永昌國柱
馳與大戰敗之追至麻山湖斬首百六十有奇其部落
復入寇守備鄭崇雅等戰歿國柱坐奪俸一年河套松

山諸部長合兵入寇國柱檄諸將分道擊復斬首百六
十屢加右都督世廕指揮僉事久之罷官四十六年夏
召僉書都督府事無何代杜松鎮山海關松敗歿虎墩
兔乘機犯邊國柱等力遏之尋移鎮瀋陽謝病歸天啓
初追錄邊功加左都督卒賜恤如制

李懷信大同人由世廕歷都指揮僉事掌山西都司廉
勤數被推薦萬曆中遷延綏中路參將進定邊副總兵
卜失兔火落赤鐵雷擺言太等歲擾邊定邊居延綏西
被患尤棘懷信勇敢有謀寇入輒敗其先後鎮帥杜松
王威張承廕官秉忠又皆一時選故邊患雖劇而士氣
不衰四十三年擢甘肅總兵官延人爲立生祠松山寇
人掠蘆溝敬諸處懷信邀擊大敗之斬首三百有奇獲
駝馬甲仗無算已復分三道犯鎮番諸堡懷信亦分遏
之寇引還將士尾其後獲首功百九十有奇自後寇入
多失利去威名著河西先是陝西止設四鎮自西寧多
警增設臨洮總兵官遂爲五鎮然惟甘延最當敵衝故
擇帥常慎而甘肅北有松山南臨青海諸部落環居其
外尤難禦懷信在鎮邊人恃以無恐四十七年遼東急
詔充援剿總兵官馳赴遼東時熊廷弼爲經畧令懷信
偕柴國柱賀世賢以四萬人守瀋陽援兔炒花謀入犯

廷弼急移懷信戍首山寇不敢入俄泛懿有警檄懷信禦却之遼事益急諸老將多引避廷弼復負氣凌諸將懷信不能堪亦堅臥引疾去天啓二年起鎮大同明年罷已追錄邊功進左都督久之卒於家

贊曰張臣諸人勇畧自奮著效邊陲均一時良將選也董一元白沙堝墨山之捷奇偉不下王越至承蔭與松以將門子捐軀報國視世所稱東李西麻者相去何等也

明史卷二百三十九終

總督薊遼軍務 經筵講官太保兼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襄毅王崇古 敕修

葉向高 劉一燝 兄一焜 一煜

韓爌 朱國祚 朱國禎

何宗彥 孫如游 孫慎行 孫嘉績

葉向高字進卿福清人父朝榮養利知州向高甫妊母避倭難生道旁敗廁中數濒死輒有神相之舉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進編修遷南京國子司業改左中允仍視司業事二十六年召爲左庶子充皇長子侍班官礦稅橫行向高上疏引東漢西邸聚錢事爲鑑不報尋擢南京禮部右侍郎久之改吏部再陳礦稅之害又請罷遼東稅監高淮語皆切至妖書獄興移書沈一貫力諫一貫不悅以故滯南京九年後一貫罷沈鯉亦去朱賡獨當國帝命增閣臣三十五年五月擢向高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王錫爵于慎行李廷機並命十一月向高入朝慎行已先卒錫爵堅辭不出明年首輔賡亦卒次輔廷機以人言久杜門向高遂獨相當是時帝在位日久倦勤朝事多廢弛大察或空署士大夫推擇遷轉之命往往不下上下乖隔甚廷臣部黨勢漸成

而中官榷稅開礦大爲民害帝又寵鄭貴妃福王不肯之國向高用宿望居相位憂國奉公每事執爭效忠藎帝心重向高體貌優厚然其言大抵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東宮輟講者五年廷臣屢請不得命三十七年二月向高擇吉以請亦不報自是歲春秋必懇請帝皆不納貴妃王氏太子生母也薨四日不發喪向高以爲言乃發喪而禮官上其儀注稽五日不行向高復爭之疏乃下福王府第成工部以之國請向高擬旨上帝不發改明春及期迫向高請先飭儀衛舟車帝不納四十一年春廷臣交章請復諭改明春已忽傳旨莊田非

四萬頃不行廷臣大駭向高因進曰田四萬頃必不能足之國且無日明旨又不信於天下矣且王疏引祖制而祖制無有是事曩惟世宗時景王有之景王久不之國皇考在裕邸危疑不安此何可效也帝報曰莊田自有成例且今大分已定何猜向高因疏謝言皇考時名位雖未正然講讀不輟情意通今東宮輟講八年且不奉天顏久而福王一日兩見以故不能無疑惟堅守明春期而無以莊田藉口天下疑自釋帝報福王無一日兩見事向高有裁斷善處大事錦衣百戶王曰乾者京師奸人也與孔學趙宗舜趙聖等相訐告刑官獄未竟曰乾乃入皇城放礮上疏刑官大驚將擬曰乾死罪曰乾遂訐奏鄭妃內侍姜嚴山與學等及妖人王三詔用厭勝術詛咒皇太后皇太子死擁立福王帝震怒遣殿行半日曰此大變事宰相何無言內侍即跪上向高奏奏言此事大類往年妖書然妖書匿名難詰今兩造具在一訊即情得陛下當靜處之稍張皇則中外大擾至其詞牽引貴妃福王尤可痛恨臣與九卿所見皆同敢以聞帝讀竟太息曰吾父子兄弟全矣明日向高又言曰乾疏不宜發發則上驚聖母下驚東宮貴妃福王皆不安宜留中而別諭法司治諸奸人罪且速定明春之

國期以息羣喙則天下帖然無事帝盡用其言太子福王得相安貴妃終不欲福王之國言明年冬太后七十壽王宜留慶賀帝令內閣宣諭向高留上諭弗宣請今冬預行慶壽禮如期之國帝遣中使至向高私邸必欲下前諭向高言外廷喧傳陛下欲假賀壽名留福王約千人伏闕請今果有此諭人情益疑駭將信王曰乾妖言朝端必不靜聖母聞之亦必不樂且潞王聖母愛子福王乃之國向高嘗上疏言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蓋有數端而災傷寇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廊廟空虛一也

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一舉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即在廟堂之上也其言絕痛切帝知其忠愛不能行初向高入閣未幾陳用人理財策力請補缺官罷礦稅見帝不能從乃陳上下乖離之病兩疏乞罷帝不允向高自獨相即請增閣臣帝不聽及吏部尚書孫丕揚以薦賢不用求去向高堅臥益久即家擬旨如前論者以爲非體向高亦自言其非堅乞去帝卒不命他相遣鴻臚官慰留至帝萬壽節始起視事其後向高主癸丑會試章奏皆送閣臣屢求去輒蒙慰諭留顧臣不在一身去留而在國家

治亂今天下所在災傷死亡畿輔中州齊魯流移載道加中外空虛人才俱盡罪不在他人臣何可不去且陛下用臣則當行其言今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臣微誠不能上達留何益誠用臣言不徙蘖臣身臣流先朝露有餘幸矣帝不省京師大水四方多奏水旱向高又言自閣臣至九卿臺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陛下萬事不理以爲天下長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也帝亦不省四十年春向高以歷代帝王享國四十年以上者自三代迄今止十君勸帝力行新政因復以用人行政請亦不報向高志不行無月不求去帝輒優旨勉留向高復言臣進退可置不問而百寮必不可盡空臺諫必不可盡廢諸方巡按必不可不代中外離心輦轂肘腋間怨聲憤盈禍機不測而陛下務與臣下隔絕帷幄不得關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爲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先是向高疾閣中無人章奏就其家擬旨者一月及是向高堅臥益久即家擬旨如前論者以爲非體向高亦自言其非堅乞去帝卒不命他相遣鴻臚官慰留至帝萬壽節始起視事其後向高主癸丑會試章奏皆送閣

中尤異事云帝考選科道七十餘人命久不下向高懇請數十疏越二年乃下言官既多攻擊紛起帝心厭之章悉留中向高請盡付所司定其去留因言大臣者小臣之綱今六卿止趙煥一人而都御史十年不補彈壓無人人心何由戢帝但責言官妄言而大僚迄不補向高請增置閣臣章至百餘上帝始用方從哲吳道南向高疏謝因引退優詔不允四十二年二月皇太后崩三月福王之國向高乞歸益數章十餘上至八月允其去向高以三載考績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敘延綏戰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一品三

載滿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吏部尚書建極殿至是命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賜白金百彩幣四表裏大紅坐蟒一襲遣行人護歸向高在相位務調劑羣情輯和異同然其時黨論已大起御史鄭繼芳力攻給事中王元翰左右兩人者相角向高請盡下諸疏救部院評曲直罪其論議顛倒者一二人以警其餘帝不報諸臣既無所見得失益樹黨相攻未幾又爭李三才之事黨勢乃成無錫顧憲成家居講學東林書院朝士爭慕與游三才被攻憲成貽書向高暨尚書孫丕揚訟其賢會辛亥京察攻三才者劉國縉以他過掛察典喬應甲亦用年例出外其黨大譁向高以大體持之察典得無撓而兩黨之爭遂不可解及後齊楚浙黨人攻東林殆盡浸尋至天啟時王紹徽等撰所爲東林黜將錄令魏忠賢按氏名逐朝士以向高嘗右東林指目爲黨魁云向高歸六年光宗立特詔召還未幾熹宗立復賜敕趣之屢辭不得命天啟元年十月還朝復爲首輔言臣事皇祖八年章奏必發臣擬即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傳諭事有不可臣力爭皇祖多曲聽不欲中出一旨陛下虛懷恭己信任輔臣然間有宣傳滋疑議宜慎重綸音凡事令臣下布政司府州縣庫藏盡輸京師者向高言郡邑藏已竭藩庫稍餘倘盡括之猝有如山東白蓮教之亂何以

西用兵之需熹宗初政羣賢滿朝天下欣欣望治然帝本冲年不能辨忠佞魏忠賢客氏漸竊威福搆殺太監王安以次逐吏部尚書周嘉謨及言官倪思輝等大學士劉一燝亦力求去向高言客氏出復入而一燝顧命大臣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於奧突不可知之地其漸當防忠賢見向高疏刺已恨甚既而刑部尚書王紀削籍禮部尚書孫慎行都御史鄒元標先後被攻致仕去向高爭不得因請與元標同罷帝不聽而忠賢益恨向高向高爲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類再入相事冲主不能審直如神宗時然猶數有匡救給事中章允儒請減上供袍服奄人激帝怒命廷杖向高論救者再乃奪俸一年御史帥衆指斥宮禁奄人請帝出之外以向高救免給事中傅櫆救王紀將貶謫亦以向高言僅奪俸紀既罷去御史吳甡王祚昌薦之部議以故官召忠賢怒將重譴文選郎向高亦救免給事中陳良訓疏議罷奄忠賢摘其疏中國運將終語命下詔獄窮治主使向高以去就爭乃奪俸而止熊廷弼王化貞論死言官勸帝速決向高請俟法司覆奏帝從之有請括天下布政司府州縣庫藏盡輸京師者向高言郡邑藏已竭藩庫稍餘倘盡括之猝有如山東白蓮教之亂何以

應之帝皆不納忠賢既黜恨向高而其時朝士與忠賢抗者卒倚向高忠賢乃時毛舉細故責向高以困之向高數求去四年四月給事中傅櫆劾左光斗魏大中交通汪文言招權納賄命下文言詔獄向高言文言內閣辦事實臣具題光斗等交文言事駿昧臣用文言顯然乞陛下止罪臣而稍寬其他以消緡紳之禍因力求速罷當是時忠賢欲大逞憚衆正盈朝伺隙動得櫆疏喜甚欲藉是羅織東林終憚向高舊臣并光斗等不罪止罪文言然東林禍自此起至六月楊漣上疏劾忠賢二十四大罪向高謂事且決裂深以爲非廷臣相繼抗章至數十上或勸向高下其事可決勝也向高念忠賢未易除閣臣從中挽回猶冀無大禍乃具奏稱忠賢勤勞朝廷寵待厚盛滿難居宜解事權聽歸私第保全終始忠賢不悅矯帝旨敘己功勤累百餘言向高駁曰此非奄人所能必有代爲草者探之則徐大化也忠賢雖憤猶以外廷勢盛未敢加害其黨有導以興大獄者忠賢意遂決於是工部郎中萬燝以劾忠賢廷杖向高力救不從死杖下無何御史林汝翥亦以忤奄命廷杖汝翥懼投遵化巡撫所或言汝翥向高甥也羣奄圍其邸大譟向高以時事不可爲乞歸已二十餘疏至是請益力

乃命加太傅遣行人護歸所給賜視葬典有加尋聽辭太傅有司月給米五石與夫八向高既罷去韓爌朱國祚相繼爲首輔未久皆罷居政府者皆小人清流無所依倚忠賢首誅殺漣光斗等次第戮辱貶削朝士之異已者善類爲一空云熹宗崩向高亦以是月卒年六十有九崇禎初贈太師謚文忠

劉一燝字季晦南昌人父曰材嘉靖中進士陝西左布政使萬曆十六年一燝與兄一焜一煜並舉於鄉越七年又與一煜竝舉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一焜爲考功郎掌京察大學士沈一貫欲庇其私人錢夔舉鍾兆斗等屬一燝爲請一燝謝不可夔舉等竟以中旨留由是忤一貫意尋歷祭酒詹事掌翰林院事四十五年春京察黨人用事謀逐孫承宗繆昌期等一燝力保持得免故事掌院無滿歲不遷者一燝居四年始遷禮部右侍郎敬習庶吉士光宗卽位擢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偕何宗彥韓爌並命時內閣止方從哲一人萬曆末年神宗欲用史繼偕沈淮兩人方在籍帝命召之未及至帝復命宗彥一燝明日復命朱國祚及舊輔葉向高而宗彥國祚向高亦皆在籍惟一燝入直甫拜命帝已得疾一燝偕諸臣召見乾清宮明年九月

朔帝崩諸臣入臨畢一燦詰羣奄皇長子當柩前卽位
今不在何也羣奄東西走不對東宮伴讀王安前曰爲
李選侍所匿耳一燦大聲言誰敢匿新天子者安曰徐
之公等愼勿退遂趨入白選侍選侍頷之復中悔挽皇
長子裾安直前擁抱疾趨出一燦見之急趨前呼萬歲
捧皇長子左手英國公張惟賢捧右手掖升輦及門宮
中厲聲呼哥兒却還使使追躡者三輩一燦傍聲疾行
翼升文華殿先卽東宮位羣臣叩頭呼萬歲事稍定選
侍猶趨還乾淸時選侍居乾淸一燦曰乾淸不可居殿
下宜暫居慈慶皇長子心憚選侍然之一燦語安曰主

上冲年無母后外庭有事吾受過宮中起居公等不得
辭責明日嘉謨及左光斗疏請移宮時首輔從哲徘徊
其間已又欲緩移宮一燦曰本朝故事仁聖嫡母也移
慈慶慈聖生母也移慈寧今何日可姑緩耶初五日偕
同官請卽日降旨竝立宮門以俟選侍不得已移噦鸞
宮天子復還乾淸事始大定帝旣踐阼從哲被劾在告
一燦遂當國與熾相得甚歡念內廷惟王安力衞新天
子乃引與共事安亦傾心嚮之所奏請無不從發內帑
抑近倖搜遺逸舊德宿齒布滿九列中外欣欣望治焉
明年天啟改元瀋陽失廷臣多請復用熊廷弼一燦亦
言廷弼守遼一載殘疆宴然不知何故剪除及下廷議
又皆畏懼不敢異同嗣後軍國大事陛下當毅然主持
敕諸臣洗心滌慮悉破雷同附和共憂國奉公帝優旨
褒答尋有詔盡謫前排廷弼者姚宗文等官言路多怨
一燦一燦嘗言任天下事者惟六官言路張則六官無
實政善治天下者俾六官任事言路得絕其忿言官陳
事政府得裁其是則天下治於是一切條奏悉下部議
有不經者詔格之初選侍將移宮其內豎李進忠劉朝
田詔等盜內府祕藏過乾淸門仆金寶墮地帝怒悉下
法司案治甚急羣奄懼搆輩語言帝薄先朝妃嬪致選

侍移宮日跣足投井以搖惑外廷御史賈繼春遂上安
選侍書刑部尚書黃克纘給事中李春曄御史王業浩
輩張大其辭欲脫盜奄罪帝惡繼春妄言且疑其有黨
將嚴譴之一燦謂天子新卽位輒疑臣下朋黨異時奸
人乘間士大夫必受其禍乃具疏開帝意爲繼春解而
反覆言朋黨無實繼春得削籍去御史張愼言高弘圖
疏救繼春帝欲并罪亦以一燦言而止帝憾選侍甚必
欲誅盜奄王安爲司禮亦惡之諸奄百方救卒不得久
而帝漸忘前事安亦爲魏忠賢排死諸奄乃厚賄忠賢
爲地而上疏辨冤帝果免朝詔死下其疏法司一燦執

奏詔等議誅久無可雪疏直下部前無此制帝不得已
下其疏於閣一燝復言此疏外不由通政司內不由會
極門例不當擬旨謹封還原疏由是忠賢輩大恨朝等
亦竟免死益任用定陵工成忠賢欲以爲功一燝援故
事內臣非司禮掌印及提督陵工不得濫廕止擬加恩
三等諸言官論客氏被謫者一燝皆疏救又請出客氏
於外及言官交章論沈潅潅疑一燝主之與忠賢客氏
等比而齮一燝一燝持大體不徇言路意言路願怨又
密窺魏客等漸用事一燝勢孤是年四月候補御史劉
重慶遂力詆一燝不可用帝怒謫重慶一燝再論救不

聽而職方郎中余大成御史安伸給事中韋藩霍維華
交章劾一燝帝不問既而維華外轉其同官孫杰疑一
燝屬嘉謨爲之上疏力攻一燝疏辨求罷帝已慰
留給事中侯震暘御史陳九疇復劾之并刺其結納王
安於是一燝四疏乞歸忠賢從中主之傳旨允其去先
是從哲數稱一燝爲首輔一燝不敢當虛位俟葉向高
及向高至入謁言謂一燝尼已至是知其無他力稱一
燝有翼衞功不可去帝復慰留一燝堅臥不起二年正
月疏十二上乃令乘傳歸既歸兵部尚書張鶴鳴與奸
細杜茂劉一燝獄欲指一燝爲一燝族株連之刑部尚

書王紀不可遂被斥去而一燝得白鶴鳴一燝向所推
轂者也已而忠賢大熾矯旨責一燝誤用廷弼削官追
奪誥命勒令養馬崇禎改元詔復官遣官存問一燝在
位累加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八年
卒贈少師福王時追謚文端一焜字元丙萬曆三十年
進士授行人歷考功郎中佐吏部楊時喬典京察盡斥
執政私人己改文選遷太常少卿以憂去久之由故官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帝遣中官曹奉建鎮海寺於
普陀山一焜借巡按李邦華爭不可不聽織造中官劉
成卒一焜屢疏請勿遣代已得請會命中官呂貴護成

遣裝奸人遂請留貴督織造疏直達禁中一焜與邦華
極論其罪帝卒命貴代之一焜復疏爭不報貴既任條
行十事多侵擾一焜疏駁且禁治其爪牙貴爲斂威一
焜以暇築龕山海塘千二百丈濬復餘杭南湖民賴其
利御史沈珣誣許其贓私一焜自引去卒贈工部右侍
郎一焜兵部郎中
韓爌字象雲蒲州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進編
修歷少詹事充東宮講官四十五年擢禮部右侍郎協
理詹事府久之命教習庶吉士泰昌元年八月光宗嗣
位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未幾光宗疾

大漸與方從哲劉一燝同受顧命時官府危疑燝竭誠翼衛中外倚以爲重大帥李如柏如楨兄弟有罪當逮治中旨寬之燝與一燝執奏逮如律以登極恩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從哲去一燝當國燝協心佐理天啟元年正月兩人以帝爲皇孫時未嘗出閤讀書請於十二日即開經筵自後日講不輟從之遊陽失都城震驚燝一燝以人情偷玩擬御札戒勵百官共圖實效帝納之廷臣以兵餉大絀合詞請發帑燝一燝亦以爲言詔發百萬兩大婚禮成加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廕一子尚寶司丞未幾以貴州平苗功加科十三道復連署爭皆不納燝一燝引祖制爲言乃命俟梓宮發引擇日出宮二年四月禮部尚書孫慎行劾方從哲用李可灼紅丸藥罪同弒逆廷議紛然一燝已去位燝特疏白其事曰先帝以去年八月朔踐阼臣及一燝以二十四日入閣適鴻臚寺官李可灼云有仙丹欲進從哲愕然出所具問安揭有進藥十分宜愼語臣等深以爲然即諭之去二十七日召見羣臣先帝自言不用藥已二十餘日至二十九日遇兩內臣言帝疾已

大漸有鴻臚寺官李可灼來思善門進藥從哲及臣等皆言彼稱仙丹便不敢信是日仍召見諸臣問安畢先帝即顧皇上命臣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壽宮臣等以先帝山陵對則云是朕壽宮因問有鴻臚官進藥從哲奏云李可灼自謂仙丹臣等未敢信先帝即命傳宣臣等出移時可灼至同入診視言病源及治法甚合先帝喜命速進臣等復出令與諸醫商確一燝語臣其鄉兩人用此損益參半諸臣相視竟未敢明言宜否須臾先帝趣和藥臣等復同入可灼調以進先帝喜曰忠臣忠臣等出少頃中使傳聖體服藥後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比申末可灼出云聖上恐藥力不繼欲再進一丸諸醫言不宜驟乃傳趣益急因再進芫臣等問再服復何狀答言平善如初此本日情事也次日臣等趨朝而先帝已於卯刻上賓矣痛哉方先帝召見羣臣時被褒憑几儼然顧命皇上焦顏侍側臣等環跪徬徨操藥而前額天以禱臣子際此慨不身代凡今所謂宜愼宜止者豈不慮於心實未出於口抑且不以萌諸心念先帝臨御雖止旬月恩膏實被九垓爲臣子者宜何如頌揚何如紀述乃禮臣忠憤之激談與遠邇驚疑之紛議不知當時若何倩景而進藥始末實止如

此若不據實詳剖直舉非命之凶稱加諸考終之令主
恐先帝在天之靈不無惆怨皇上終天之念何以爲懷
乞渙發綸音布告中外俾議法者勿以小疑成大疑編
摹者勿以信史爲謗史文震孟建言護論救甚力三
年以山東平妖賊功加少師太子太師時葉向高當國
嬪汝之及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忠賢頗懼求援
於嬪嬪不應忠賢深銜之既向高罷嬪爲首輔每事持
正爲善類所倚然向高有智術籠絡羣奄嬪惟廉直自
持勢不能敵而同官魏廣微又深結忠賢遍引邪黨其
冬忠賢假會推事逐趙南星高攀龍嬪急率朱國禎等

上言陛下一日去兩大臣臣民失望且中旨徑宣不復
到閣而攀龍一疏經臣等擬上者又復更易大駭聽聞
有傷國體忠賢益不悅傳旨切責未幾又逐楊漣左光
斗陳于廷朝政大變忠賢勢益張故事閣中秉筆止首
輔一人廣微欲分其柄囑忠賢傳旨諭嬪同寅協恭而
責次輔毋伴食嬪惶懼即抗疏乞休畧言臣備位綸扉
咎愆日積如詰戎宜先營衛而觀兵禁掖無能紓宵旰
憂忠直尚稽召還而搒掠朝堂無能回震霆怒後先諸
臣之罷斥諭旨中出之紛更不能先時深念有謂剿之
方又不能臨事執持爲封還之藪皆臣罪之大者皇上

釋此不問責臣以協恭責同官以協贊同官奉詔以從
事臣欲補過無由矣乞亟賜罷斥以謝天下忠賢聞之
旨卿親承顧命當竭忠盡職乃歸非於上退有後言今
復悻悻求去可馳驛還籍諸輔臣請如故事加以體貌
不報嬪疏謝有左右前後務近端良重綸綍以重仕途
肅紀綱以肅朝宁語忠賢及其黨益恨嬪去朱國禎爲
首輔李蕃攻去之顧秉謙代其位公卿庶僚皆忠賢私
人矣五年七月逆黨李魯生劾嬪創籍除名又假他事
坐贓二千餘其家人於獄嬪鬻田宅貸親故以償乃棲
止先墓上莊烈帝登極復故官崇禎元年言者爭請召

用爲逆黨楊維垣等所扼但賜敕存問官其一子至五
月始遣行人召之十二月還朝復爲首輔帝御文華後
殿閱章奏召嬪等諭以擬旨務消異同開誠和衷期於
至當嬪等頓首謝退言上所諭甚善而密勿政機諸臣
參互擬議不必顯言分合至臣等晨夕入直勢不能報
謝賓客商政事者宜相見於朝房而一切禁私邸交際
帝即諭百寮遵行二年正月大學士劉鴻訓以張慶臻
救書事被重譴嬪疏救不聽溫體仁許錢謙益御史任
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召見廷臣體仁力詆贊化及御史
毛羽健爲謙益死黨帝怒切責贊化嬪請寬贊化以安

體仁帝因謂進言者不憂國而植黨自名東林於朝事何補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黜陟之若戈矛妄起於朝堂眇域橫分於宮府非國之福也又率同官力救贊化不納皇長子生請盡蠲天下積逋報可時大治忠賢黨爌與李標錢龍錫主之列上二百六十二人罪分六等名曰欽定逆案頒行天下言者爭擊吏部尚書王永光南京禮部主事王永吉言之尤力帝怒將罪之爌等言永吉不宥永光必不安乃止奪俸一年工部尚書張鳳翔奏厥庫積弊帝怒召對廷臣詰責巡視科道王都高賚明二人力辨帝命錦衣官執之爌標龍錫並救解而是日永光以羽健疏劾請帝究主使者爌退申救都等因言永光不宜請究言官帝不納然羽健卒獲免初熊廷弼既死傳首九邊屍不得歸葬至是其子詣闕疏請爌等因言廷弼之死由逆奄欲殺楊漣魏大中誣以行賄因盡殺漣等復懸坐廷弼贓銀十七萬刑及妻孥寃之甚者帝乃許收葬時遼事急朝議汰各鎮兵又以兵科給事中劉懋疏議裁驛卒帝以問爌爌言汰兵止當清占冒及增設冗兵爾衝地額兵不可減以甦民困其所節省仍還之民帝然之御史高捷史孳以罪免永光力引之都御史曹于汴持不可永光再疏爭爌言故事當聽都察院咨用帝方眷永光不從九月以將行慶典請停秋決亦不從時逆案雖定永光及袁弘勛捷孳輩日爲翻案計至十月

大清兵入畿甸都城戒嚴初袁崇煥入朝嘗與錢龍錫語邊事龍錫東林黨魁也永光等謀因崇煥興大獄可盡傾東林倡言

大清兵之入由崇煥殺毛文龍所致捷遂首攻龍錫逐之明年正月中書舍人加光尚寶卿原抱奇故由翰貲進亦劾爌主款誤國招寇欺君郡邑殘破宗社阽危不能設一策救一人坐視成敗以人國僥倖宜與龍錫並斥其言主款者以爌崇煥座主也帝重去爌貶抱奇秩無何左庶子丁進以遷擢愆期怨爌亦劾之而工部主事李逢申劾疏引疾詔賜白金彩幣馳驛遣行人護歸悉如彝典進逢申並爌會試所舉士也爌先後作相老成慎重引正人抑邪黨天下稱其賢獨嘗庇王永光云十七年春李自成陷蒲州迫爌出見不從賊執其孫以脅爌止一孫乃出見賊釋其孫爌歸憤鬱而卒年八十矣

朱國祚字兆隆秀水人萬曆十一年進士第一授修撰進洗馬爲皇長子侍班官尋進諭德日本陷朝鮮石星惑沈惟敬言力主封貢國祚面詰星此我鄉曲無賴因緣爲奸利耳公獨不計辱國乎星不能用二十六年超擢禮部右侍郎湖廣稅監陳奉橫甚國祚貽書巡按御史曹楷令發其狀帝怒幾逮楷奉亦因此撤去尚書余繼登卒國祚攝部事時皇長子儲位未定冠婚踰期國祚屢疏諫啟臣鄭國泰請先冠婚後册立國祚抗疏言本朝外戚不得與政事册立大典非國泰所宜言況先册立後冠婚其儀仗冠服之制視醮敕戒之辭陛降坐立之位朝賀拜舞之節因名制分因分制禮甚嚴且辨一失其序名分大乖違累朝祖制背皇上明綸犯天下清議皆此言也又言册立之事理不可緩初謂小臣激聒故遲之後羣臣勿言則曰待嫡及中宮久無所出則曰皇長子體弱須其强今又待兩宮落成矣自三殿災朝廷大政令率御文華殿三禮之行在殿不在宮頃歲趣辦珠寶戶部所進視陛下大婚數倍之遠近疑陛下借珠寶之未備以遲典禮且詔旨採辦珠寶額二千四百萬而天下賦稅之額乃止四百萬即不充國用不給邊需猶當六年乃足必待取盈而後舉大禮幾無時矣已又言太祖成祖仁宗即位初即建儲貳宣宗英宗册爲皇太子時止二歲憲宗孝宗止六歲陛下亦以六歲未問年十九而不册立者國祚攝尚書近二年爭國本至數十疏儲位卒定陝西秋道山崩其南湧小山五國祚請修省社稷壇枯樹生烟復陳安人心收人望通下情清濫獄四事雲南巡撫陳用賓進土物國祚劾之尋轉左侍郎改吏部御史湯兆京劾其縱酒踰檢帝不問國祚遂引疾歸光宗即位以國祚嘗侍潛邸特旨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參機務天啓元年六月還朝尋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國祚素行清慎事持大體稱長者明年會試故事總裁止用內閣一人是科用何宗彥及國祚有譏其中旨特用者國祚既竣事即求罷優詔不允都御史鄒元標侍經筵而躓帝遣中使問狀國祚進曰元標在先朝直言受杖故步履猶艱帝爲之改容刑部尚書王紀爲魏忠賢所逐國祚合疏救復具私揭爭之紀爲禮部侍郎時嘗以事忤國祚者也三年朝廷大政令率御文華殿三禮之行在殿不在宮頃歲進少保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改武英殿十三疏乞休詔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乘傳歸明年卒贈太傅謚文恪從子大啓文選郎中終刑部左侍郎同時朱國禎字文寧烏程人萬曆十七年進士累官祭酒謝病歸久不出天

啓元年擢禮部右侍郎未上三年正月拜禮部尚書兼
東閣大學士與顧秉謙朱延禧魏廣微並命閣中已有
葉向高韓爌何宗彥朱國祚史繼偕又驟增四人直房
幾不容坐六月國禎還朝秉謙延禧以列名在後謙居
其次改文淵閣大學士累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魏忠賢
竊國柄國禎佐向高多所調護四年夏楊漣劾忠賢廷
臣多勸向高出疏至有詬者向高慍甚國禎請容之及
向高密奏忤忠賢決計去謂國禎曰我去蒲州更非其
敵公亦當早歸蒲州謂爌也向高罷爌爲首輔爌罷國
禎爲首輔廣微與忠賢表裏爲奸視國禎蔑如其冬爲

逆黨李蕃所劾三疏引疾忠賢謂其黨曰此老亦邪人
但不作惡可令善去乃加少傅賜銀幣廕子中書舍人
遣行人送歸月廩與夫皆如制崇禎五年卒贈太傅謚
文肅

何宗彥字君美其父由金谿客隨州遂家焉宗彥舉萬
曆二十三年進士累官詹事四十二年遷禮部右侍郎
署部事福王之國河南請求無已宗彥上疏言可慮者
有六帝不聽又屢疏請東宮講學皇孫就傅及瑞惠桂
三王婚禮太子生母王貴妃薨不置守墳內官又不置
墳戶贍地宗彥力爭之梃擊事起宗彥因言天下疑陛
下薄太子久太子處積輕之勢致慈慶宮門止守以耄
年二內侍中門則寂無一人乞亟下張差廷訊凡青宮
諸典禮悉允臣部施行宗社幸甚不報尋轉左侍郎署
部如故四十四年冬隆德殿災宗彥請通下情修廢政
補曠官明年皇長孫年十三未就傅宗彥再疏力言自
年秋遼事益棘宗彥率僚屬上言白三路喪師開原鐵
嶺相繼沒瀋陽孤危請陛下臨朝與臣等面籌兵食大
計帝亦不報宗彥清修有執攝尚書事六年遇事侃侃

敷奏時望甚隆其年十二月會推閣臣廷臣多首宗彥
獨吏科給事中張延登不署名遂不獲與宗彥旋乞假
去御史薛敷政蕭毅中左光斗李徵儀倪應春彭際遇
張新詔等交章惜之而延登同官亓詩教薛凰翔又屢
疏糾駁其時齊黨勢盛非同類率排去之宗彥無所附
麗故終不安其位明年神宗崩光宗立卽家拜禮部尚
書兼東閣大學士天啓元年夏還朝屢加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四年正月卒官贈太傅
謚文毅弟宗聖由鄉舉歷官工部左侍郎以附魏忠賢驟
加本部右侍郎崇禎初削籍論配名麗逆案

孫如游字景文餘姚人都御史燧會孫也萬曆二十三年進士累官禮部右侍郎四十七年冬左侍郎何宗彥去位署印無人大學士方從哲屢以如游請明年三月始得命部事叢積如游決遣無滯時白蓮無爲諸邪教橫行宗彥嘗疏請嚴禁如游復申其說帝從之七月帝疾大漸偕諸大臣受顧命帝崩鄭貴妃懼禍深結李選侍爲請封后選侍喜亦爲請封太后以悅之楊漣語如游曰皇長子非選侍所愛選侍后嫡矣他日將若何豈極三日公卽援詔以請如游白執政用遺詔舉册立登極三日如游請建東宮帝納之俄然之八月朔光宗卽位三日如游請建東宮帝納之俄遵遺旨諭閣臣封貴妃爲皇太后如游奏曰考累朝典禮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祖宗以來豈無抱衾之愛而終引去席之嫌此禮所不載也先帝念貴妃勞不在無名之位號陛下體先帝志亦不在非分之尊崇若義所不可則遵命非孝遵禮爲孝臣不敢曲徇自蹈不忠之罪疏入未報如游諄進本部尚書帝旣命建東宮又言皇長子體質清弱稍緩册立期如游力持不可二十三日命封選侍爲皇貴妃期已定矣越三日帝又趣之如游奏曰先奉諭上孝端皇后孝靖皇太后尊謚又封郭元妃王才人爲皇后禮皆

未竣貴妃之封宜在後旣聖諭諄切且有保護聖儲功卽如先所定期亦無不可帝許之選侍以貴妃爲未足必欲得皇后二十九日再召廷臣選侍迫皇長子言之如游曰上欲封選侍爲皇貴妃當卽具儀進帝漫應曰諾選侍聞大不悅明日帝崩朝事大變如游請改册封期報可熹宗爲皇孫時未就傅卽位七日如游卽請開講筵亦報可十月命以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言者詆其不由廷推交章論列如游亦屢乞去帝輒勉留天啓元年二月上疏言祖宗任用閣臣多由特簡遠者無論在世廟則有張璁桂萼方獻夫夏言徐階袁煒嚴訥李春芳在穆廟則有陳以勤張居正趙貞吉在神廟則有許國趙志皐張位卽皇考之用朱國祚亦特簡也今陛下冲齡臣才品又非諸臣比有累至尊知人之明乞速賜骸骨還田里帝仍留之如游十四疏乞去乃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遣官護送廕子給賜悉如奠典家居四年卒贈少保謚文恭孫嘉績字碩膚崇禎十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召改兵部大清兵薄都城按警不動衆莫測嘉績曰此待後至者卽舉衆南下爾越三日蒙古兵數萬果從青山口入卽日南下於是尚書楊嗣昌以嘉績知兵調爲職方員外

明史卷二百四十一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張 等奉

敕修

周嘉謨　張問達　陸夢龍　傅梅

汪應蛟　王紀　楊東明

孫瑋　鍾羽正

陳道亨 子弘緒

周嘉謨字明卿漢川人隆慶五年進士除戶部主事歷韶州知府萬曆十年遷四川副使分巡瀘州窮治大猾楊騰霄置之死建武所兵燹總兵官沈思學擁軍車諭不聽徐石麒爲刑部尚書具爰書奏乃釋之福王時起九江兵備僉事未赴魯王監國紹興擢右僉都御史累進東閣大學士王航海嘉

績從至舟山其年遘疾卒

贊曰熹宗初葉向高以宿望召起海內正人倚以爲重卒不能有所匡救葢政柄內移非一日之積勢固無如何也劉一燝韓爌諸人雖居端揆之地而宵小比肩權璫擊肘紛撓杌橛幾不自全朱國祚何宗彥繩於黨人孫如游又皆以中旨特用爲外廷所詬於是而知明良相遭誠千載之一遇也夫

明史卷二百四十終

尚書尋召拜工部尚書孝定后喪內廷宣索不貲嘉謨言喪禮有中制不當信左右言妄耗國帑不納俄改吏部尚書四十八年七月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卽位鄭貴妃據乾淸宮且邀封皇太后嘉謨從言官楊漣左光斗等言以大義責貴妃進侍姬八人致之令皇長子諭外廷傳聞不可信諸臣乃退二十九日帝疾大漸嘉謨偕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等受顧命其夕帝崩質明九月乙亥朔光宗遺詔皇長子嗣位帝得疾二十六日嘉謨因召見以寡欲進規帝注視久之令皇長子諭外廷傳聞不可信諸臣乃退二十九日帝疾大漸嘉謨偕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等受顧命其夕帝崩質明九月乙亥朔光宗遺詔皇長子嗣位

而李選侍專制宮中勢頗張廷臣慮不測旣入臨請見皇長子呼萬歲奉至文華殿受朝送居慈慶宮嘉謨奏言殿下之身社稷是託出入不宜輕脫大小臣朝暮臨須臾等至乃發皇長子頷之諸大臣定議皇長子以九月六日卽位選侍居乾淸自如且欲挾皇長子同居嘉謨亟草疏率廷臣請移宮光斗連繼之五日選侍始移噪聲宮時大故頻仍國勢杌隉首輔從哲首鼠兩端一煽熾又新秉政嘉謨正色立朝力持大議中外倚以爲重神宗末齊楚浙三黨爲政黜陟之權吏部不能主及嘉謨秉銓惟才是任光熹相繼踐祚嘉謨大起廢籍考頑滿朝向稱三黨之魁及朋奸亂政者亦漸自引去中朝爲淸已極陳吏治敝壞請責成撫按監司上官注考率用四六儷語多失實嘉謨請以六事定官評一曰守二曰才三曰心四曰政五曰年六曰貌各注其實毋飾虛詞帝稱善行之天啓元年御史賈繼春得罪其同官張愼言高弘圖疏救帝欲並罪之嘉謨等力爲解乃奪愼言弘圖俸而止朱欽相倪思輝被謫嘉謨亦申救給事中霍維華希魏忠賢指劾王安置之死嘉謨惡之出維華於外忠賢怒嗾給事中孫杰劾嘉謨受劉一燝屬爲安報讐且以用袁應泰佟卜年等爲嘉謨罪嘉謨求退忠賢矯旨許之大學士葉向高等請留嘉謨竣大計事不聽明年廣寧陷嘉謨憂憤馳疏劾兵部尚書張鶴鳴主戰悞國罪五年秋忠賢黨周維持復劾嘉謨曲庇王安遂削籍崇禎元年薦起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明年卒官年八十四贈少保

張問達字德允涇陽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歷知高平濰二縣有惠政徵授刑科給事中寧夏用兵請盡蠲全陝逋賦從之父喪除起故官歷工科左給事中帝方營建兩宮中官利乾沒復興他役問達力請停止不納俄陳礦稅之害言關尹一朝衝命輒敢糾彈郡守甚且糾撫

按重臣而孫朝所攜程守訓陳保輩至筆殺命吏毀室
廬掘墳墓不一按問若萬方怨恫何典試山東疏陳道
中饑饉流離狀請亟罷天下礦稅皆不報已巡視廠庫
故事令商人辦內府器物僉名以進謂之僉商而諸高
貲者率賄近幸求免帝輒許之問達兩疏爭執又極論
守訓罪並寢不行進禮科都給事中劾晉江李贄邪說
惑衆逮死獄中贊事具耿定向傳三十年十月星變復
請盡罷礦稅時比年日食皆在四月問達以純陽之月
其變尤大先後疏請修省語極危切帝終不納尋遷太
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所部水災數請蠲貸
方拮据民免重困久之召拜刑部右侍郎署部事兼署
都察院事四十三年五月獻問張差梃擊事問達從員
外郎陸夢龍言令十三司會訊詞連鄭貴妃宮監龐保
劉成中外籍籍疑貴妃弟國泰爲之問達等奏上差獄
帝見保成名留疏不下尋召方從哲吳道南及問達等
於慈寧宮命並磔二人甫還宮帝意復變乃先戮差令
九卿三法司會訊保成於文華門保成供原姓名曰鄭
進劉登雲而不承罪方鞫時東宮傳諭曰張差情實風
癲誤入宮門擊傷內侍罪不赦後招保成係內官欲謀

害本宮彼何益當以讐誣從輕擬罪問達等以鞫審未
盡上疏曰奸人闖宮事關宗社今差已死二四易抵飾
文華門尊嚴之地臣等不敢刑訊何由得情二四偏詞
何足爲據差雖死所供詞故在其同謀馬三道等亦皆
有詞在案孰得而滅之況慈寧召對面諭並決煌煌天
語通國共聞若不付之外庭會官嚴鞫安肯輸情既不
輸情安從正法祖宗二百年來未有罪四不付法司輒
令擬罪者且二人係內臣法行自近陛下尤當嚴其衛
轡而置之重辟奈何任彼展辨不與天下共棄之也帝
以二四涉鄭氏付外庭議益滋乃潛鑿之於內言皆以

創重身死而馬三道等五人命予輕比坐流配其事遂
止是年解都察院事久之遷戶部尚書督倉場尋兼署
刑部拜左都御史光宗疾大漸同受顧命天啓元年冬
代周嘉謨爲吏部尚書連掌內外大計悉叶公論當是
時萬曆中建言註誤獲譴諸臣棄林下久死者已過半
問達等定議以廷杖繫獄遣戍者爲一等贓官廕子貶
竄削籍者爲一等但贓官獲恤者七十五人會孫慎行
鄒元標追論紅丸力攻方從哲詔廷臣集議與議者百
十餘人問達既集衆議乃會戶部尚書汪應蛟等上疏
曰按慎行奏首罪李可灼進紅丸可灼先見從哲臣等

初未知及奉召進乾清宮候於丹墀從哲與臣等共言李可灼進藥俱慎重未決俄宣臣等至宮內跪御前先帝自言朕躬虛弱語及壽宮並諭輔陛下篤堯舜因問可灼安在可灼趨入和藥以進少頃又進聖躬安舒就寢此進藥始末從哲及文武諸臣所共見者是時羣情倉惶悽然共切弒逆二字何可忍言在諸臣固諒從哲無是心卽慎行疏中亦已相諒若可灼輕易進藥非但從哲未能止臣與衆人亦未能止臣等均有罪焉及御史王安舜等疏論可灼從哲自應重擬乃先止罰俸繼令養疾則失之太輕今不重罪可灼何以慰先帝而服中外之心宜提付法司正以刑辟若崔文昇妄投涼藥罪亦當詠請並下法司與可灼並按從哲則應如其自請削去官階爲法任咎此亦大臣引罪之道宜然而非臣等所敢議也至選侍欲垂簾聽政羣臣初入臨闥者阻不容入羣臣排闥而進哭臨畢奉聖躬至文華殿行朝謁嵩呼禮復奉駕還慈慶宮因議新主登極選侍不當復居乾清九卿卽公疏請移言官繼之從哲始具揭奏請選侍遂卽日移宮然輿論猶憾從哲之奏不報然爲百僚倡倘非諸臣共挾大義連章急趨則乾清何地猶然混居令得假竊魁柄將如陛下登極還宮何疏入

帝謂從哲心跡自明不當輕議止逮可灼下吏文昇已安置南京弗問問達歷更大任梃擊紅丸移宮三大案並經其手持議平允不激不隨先以秩滿加太子太保至是乞休疏十三上詔加少保乘傳歸五年魏忠賢擅國御史周維持劾問達力引王之寀植黨亂政遂削奪御史牟志夔復誣問達贓私請下吏按問命捐貲十萬助軍興頃之問達卒以巡撫張維樞言免其半問達家遂破崇禎初贈太保子官維持志夔咸名挂逆案陞夢龍字君啓會稽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張差擊起引凡向宮殿射箭放彈投磚石等律當以斬獄具提牢主事王之寀奏差口詞甚悉乞敕會問大理丞王士昌亦上疏趣之時夢龍以典試廣東杜門主事邢臺傅梅過之曰人情庇奸而甘心儲皇吾雖恤刑山右當上疏極論君能共事乎夢龍曰張公遇我厚遽上疏若張公何當力爭之耳乃偕見問達時郎中胡士相等不欲再鞫趣問達具疏請旨以疏入必留中其事可遂寢夢龍得其情止勿復請衆曰提馬三爺李外父輩非得旨不可夢龍曰堂堂法司不能捕一編氓須天子詔耶差所供必當訊實問達以爲然明日會訊士相永嘉會禎夢龍梅之衆及鄒紹先凡七人惟

之衆梅與夢龍合將訊衆咸囁嚅夢龍呼刑具三無應者擊案大呼始具差長身駢脅睨視傲語無風癲狀夢龍呼紙筆命畫所從入路梅問汝何由識路差言我薊州人非有導者安得入問導者誰曰大老公龐公小老公劉公且曰豢我三年矣子我金銀壺各一夢龍曰何爲曰打小爺於是士相立推坐起曰此不可問矣遂罷訊夢龍必欲得內豎名越數日問達再令十三司會審差供逆謀及龐保劉成名一無所隱士相主筆躊躇不敢下郎中馬德澧趣之永嘉復以爲難夢龍咈然曰陸員外不肯匿誰敢匿獄乃具給事中何士晉遂疏誣鄭國泰帝於是斃保成於內而棄差市梅慮其潛易躬請監刑當是時自夢龍之家梅德澧外鮮不爲鄭氏地者已而之衆德澧悉被罪梅以京察罷官夢龍賴問達力獲免由郎中歷副使天啓四年貴州賊未靖總督蔡復一薦夢龍知兵改右參政監軍討賊安邦彥犯普定夢龍偕總兵黃鉞以三千人禦之曉行大霧中直前薄賊賊大敗三山苗叛思州告急夢龍夜遣中軍吳家相進搗賊巢擣苗鼓聲振山谷苗大奔潰焚其巢而還尋改湖廣監軍遷廣東按察使上官建忠賢祠列夢龍名疏請止之忤旨切責朝鮮事寧移撫保定歲旱蝗振恤甚力已極言畿民困敝請盡罷礦稅會奸人柳勝秋等妄言括畿輔稅可得銀十有三萬應蛟三疏力爭然僅得任三年起副使以故官分巡東兗道盜起曹濮間討斬其魁餘衆悉降遷右參政守固原夢龍慷慨好談兵以廊清羣盜自負七年夏賊來犯擊却之閏八月賊陷隆德殺知縣費彥芳遂圍靜海州夢龍牽遊擊賀奇勳都司石崇德禦之抵老虎溝賊初不滿千已而大至夢龍所將止三百餘人被圍數重賊矢石如雨突圍不得出二將抱夢龍泣夢龍揮之曰何作此婦孺態大呼奮擊手馘數人與二將俱戰死事聞贈太僕卿而傅梅崇禎中歷台州知府解職歸十五年冬捐金佐知府吉孔嘉守城城破殉難贈太常少卿

汪應蛟字潛夫婺源人萬曆二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歷南京禮部郎中給由入都值吏部侍郎陸光祖與御史江東之等相訐應蛟不直光祖抗疏劾之於政府多所譏切累遷山西按察使治兵易州陳礦使王虎貪恣狀不報朝鮮再用兵移應蛟天津及天津巡撫萬世德經畧朝鮮即擢應蛟右僉都御史代之屢上兵食事宜扼險列屯軍聲甚振稅使王朝死帝將遣代應蛟疏請止之忤旨切責朝鮮事寧移撫保定歲旱蝗振恤甚力已極言畿民困敝請盡罷礦稅會奸人柳勝秋等妄言括畿輔稅可得銀十有三萬應蛟三疏力爭然僅得

減半而已三十年春帝命停礦稅俄中止應蛟復力爭不納應蛟在天津見葛沽白塘諸田盡爲汗萊詢之土人咸言斥鹵不可耕應蛟念地無水則鹹得水則潤若營作水田當必有利乃募民墾田五千畝爲水田者十之四畝收至四五石田利大興及移保定乃上疏曰天津屯兵四千費餉六萬俱斂諸民間留兵則民告病恤民則軍不給計惟屯田可以足食今荒土連封蒿萊彌望若開渠置堰規以爲田可七千頃頃得穀三百石近鎮年例可以兼資非獨天津之餉足取給也因條畫墾田丁夫及稅額多寡以請得旨允行已請廣興水利略

言臣境內諸川易水可以溉金臺濤水可以溉恒山滹水可以溉襄國漳水來自鄴下西門豹嘗用之瀛海當諸河下流視江南澤國不異其他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咸得引以溉田請通渠築防量發軍夫一準南方水田之法行之所部六府可得田數萬頃歲益穀千萬石畿民從此饒給無旱潦之患年帝將册立東宮數遞延不決紀抗疏極論其冬禮成耀光祿少卿引疾去四十一年自太常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連歲水旱紀設法救荒甚備稅監張曼請征恩詔已蠲諸稅紀兩疏力爭曼竟取中旨行之紀劾曼抗違詔書沮格成命皆不報居四年部內大

治遷戶部右侍郎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府歲大凶振救如畿輔光宗立召拜戶部尚書督倉場天啓二年代黃克纘爲刑部尚書時方會議紅丸事紀偕侍郎楊東明署議言方從哲知有貴妃不知有君父李可灼進藥駕崩反慰以恩論賚之銀幣國典安在不逮可灼無以服天下不逮崔文昇無以服可灼不削奪從哲官階祿廕無以洩天地神人之憤議出羣情甚竦主事徐大化者素無賴日走魏忠賢門搆陷善類又顯劾給事中周朝瑞惠世揚紀憤甚劾大化溺職狀因言大化誠爲

朝廷擊賊則大臣中有交結權璫誅鋤正士如宋蔡京者何不登彈文而與正人日尋水火其言大臣指大學士沈淮也大化由此罷去天而淮及忠賢深恨之御史楊維垣與大化有連且素附淮遂助淮誣紀言紀所劾大臣無主名請令指實紀遂直攻淮言淮與京生不同時而事實相類其結納魏忠賢與京之契合童貫同也乞哀童羽宸與京之懇款陳瓘同也要盟死友邵輔忠孫杰與京之固結吳居厚同也逐顧命元臣劉一燝周嘉謨與安置呂大防蘇軾同也斥逐言官江秉謙熊德陽侯震暘與貶謫安常民任伯雨同也至於賄交婦寺竊弄威權中旨頻傳而上不悟朝柄陰握而下不知此又

京述國朝上百世合符者客魏聞之怒爲淮泣愬帝前帝謂紀煩言加譴責焉初李維翰熊廷弼王化貞下吏紀皆置之重辟而與都御史大理卿上廷弼王化貞爰書微露兩人有可矜狀而言不測特恩非法官所敢輕議有千總杜茂者齎登萊巡撫陶朗先千金行募兵金盡而兵未募不敢歸返薊州僧舍爲邏者所獲詞連佟卜年卜年遼陽人舉進士歷知南皮河間遷夔州同知未行經畧廷弼薦爲登萊監軍僉事邏者搒掠茂言嘗客於卜年河間署中三月與言謀叛因挾其二僕往通李永芳行邊尚書張鶴鳴以聞鶴鳴故與廷弼有隙欲藉獄移刑部紀疑之以問諸曹郎員外郎顧大章曰茂既與二僕往來三千里乃拷訊垂斃終不知二僕姓名其誣服何疑卜年雖非間諜然實佟養真族子流三千里可也紀議從之邏者又獲奸細劉一燝忠賢與京之契合童貫同也乞昆弟欲立誅一燝與卜年因一燝以植忠孫杰連一燝紀皆執不可淮遂劾紀護廷弼緩卜年等獄爲二大罪帝責紀陳狀遂斥爲民以侍郎楊東明署部事坐卜年流二千里獄三上三却給事中成明樞張鵬雲沈惟炳卜年同年生也爲發憤撫他事連劾東明卜年獲長繫瘐死而

東明遂引疾去紀旣斥大學士葉向高何宗彥史繼偕論救皆不聽後閹黨羅織善類紀先卒乃免崇禎元年復官贈少保廕一子謚莊毅楊東明字啓修虞城人官給事中請定國本出閤豫教早朝勤政酌宋應昌李如松功罪之平上河南饑民圖蔦寺丞鍾化民往振掌吏科協孫丕揚主大計後以劾沈思孝與相詆貶三官爲陝西布政司照磨里居二十六年光宗立起太常少卿天啓中累遷刑部右侍郎旣歸遂卒崇禎初贈刑部尚書

孫瑋字純玉渭南人萬曆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劾中官魏朝及東廠辦事官鄭如金罪如金坐下詔獄二人皆馮保心腹也初張居正以刑部侍郎同安洪朝選輕遼王罪衡之後勢堪巡撫福建希居正意諷同安知縣金枝捃摭朝選事堪飛章奏之命未下捕置之獄絕其飯食三日死禁勿殮屍腐獄中堪尋召爲左副都御史未至京而居正卒朝選子都察院檢校競訴冤闕下堪復飛書抵馮保削競籍廷杖遣歸至是瑋白發其事並及堪諸貪虐狀堪免官未幾朝選妻訴冤邱橚亦爲訟競復援胡槓王宗載事請與堪俱死乃遣堪戍當是時厥衛承馮保餘威濫受民訟撫按訪察奸猾多累無辜有司斷獄往往罪外加罰帝好用立枷重三百餘斤犯者立死瑋皆極陳其害詔立枷如故餘從瑋言以母病不候命擅歸坐謫桃源主簿久之歷遷太常卿三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朝鮮用兵置軍天津月餉六萬悉派之民間先任巡撫汪應蛟役軍大治水田以所入充餉瑋踵行之田益墾遂免加派歲比不登旱蝗大水相繼瑋多方振救帝亦時出內帑佐之所條荒政奉報允畿輔礦使倍他省礦已竭而搜鑿不已至歲責民賠納瑋累疏陳其害且列天津稅使馬堂六大罪皆不省就進兵部侍郎召爲右都御史督倉場進戶部尚書督倉場如故大僚多缺命署戎政已又兼署兵部瑋言陛下以羣黎三印悉畀之臣豈眞國無人耶臣所知大僚則有呂坤劉元震汪應蛟庶僚則有鄒元標孟一脈趙南星姜士昌劉九經臺諫則有王德完馮從吾輩皆德立行修足備任使苟更閱數年陛下卽欲用之不可得矣弗聽都御史自溫純去後八年不置代至四十年十二月外計期迫始命瑋以兵部尚書掌左都御史事瑋素負時望方欲振風紀而是時朋黨勢成言路大橫會南畿巡按御史荊養喬與提學御史熊廷弼相訐瑋議廷弼解職候勘廷弼黨官應震吳亮嗣輩

遂連章攻瑋瑋累疏乞休帝皆慰留無何吏部以年例
出兩御史于外不關都察院瑋以失職求去益力疏十
餘上明年七月稽首文華門出郭候命至十月始予告
歸天啟改元起南京吏部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三年
召拜刑部尚書因繫囚獄舍至不能容瑋請近畿者就
州縣分繫內使王文進殺人下司禮議罪其餘黨付法
司瑋言一獄不可分兩地請并文進下吏不聽其冬以
吏部尚書再掌左都御史事累以老疾辭不允明年秋
疾篤上疏曰今者天災迭見民不聊生內而城社可憂
外而牖戶未固法紀凌遲人心瓦解陛下欲圖治平莫

如固結人心欲固結人心莫如登用善類舊輔臣劉一
燝憲臣鄒元標尚書周嘉謨王紀孫愼行盛以弘鍾羽
正等侍郎曹于汴詞臣文震孟科臣侯震暘臺臣江秉
謙寺臣滿朝薦部臣徐大相並老成蹇諤詮伏草野良
可歎惜倘蒙簡擢必能昭德塞違爲陛下收拾人心尤
望寡欲以保聖躬勤學以進主德優容以廣言路明斷
以攬大權臣遘疾危篤報主無期敢竭微忱用當屍諫
遂卒贈太子太保魏忠賢用事陝西巡撫喬應甲劾瑋
素黨李三才趙南星不當叨冒恩恤詔追誥命奪其廕
崇禎初復之後謚莊毅

鍾羽正字叔濂益都人萬曆八年進士除滑縣知縣甫
弱冠多惠政徵授禮科給事中疏言朝講不宜輟張鯨
不宜赦不報遷工科左給事中出視宣府邊務晻刺慎
老把都諸部挾增市賞二十七萬有奇羽正建議裁之
與參政王象乾謬以利害莫敢動兵部左侍郎許守謙
先撫宣府以賄聞羽正劾去之又劾罷副總兵張充實
等而悉置諸侵盜軍資者於理還爲吏科都給事中劾
禮部侍郎韓世能薊遼總督蹇達大理少卿楊四知洪
聲遠不職四知聲遠坐貶謫時當朝覲請禁餽遺言臣
罪莫大于貪然使內臣貪而外臣不應外臣貪而內臣

帝善其言敕所司禁之且命閣部大臣公事議於朝房
毋私邸接賓客吏部推孟一脈應天府丞蔡時鼎江西
提學副以呂興周馬猶龍帝惡一脈時鼎嘗建言皆用
副者羽正率同列上言陛下不用一脈時鼎中外謂建
白之臣不惟一時見斥而且復進無階銷忠直之氣結
諫諍之舌非國家福疏入忤旨奪俸有差二十年正月
偕同官李獻可等請皇長子出閣豫教帝怒謫獻可官
羽正以已實主議請與同謫竟斥爲民杜門讀書十大

夫往來其地率辭不見林居幾三十年光宗立起太僕少卿未至進本寺卿天啟二年吏部將用爲左副都御史羽正辭曰馬公從吾僉院已久吾後入先之是長競也西臺何地可以是風有位乎乃受僉都御史而讓從吾爲副甫入署即言方從哲進藥議謚封后移宮無謀鮮斷似佞似欺宜免其官秩使爲法受過沈潅結內援招權賄宜遠決其去羣小多不悅熊廷弼王化貞之獄衆議紛呶羽正言向者開原鐵嶺之罪不明致失遼陽遼陽之罪不明致失廣寧朝廷疆土堪幾番敗壞由是二人皆坐大辟會朱童蒙以講學擊鄒元標及從吾羽正言書院之設實爲京師首善勸不當議禁因自劾乞休頃之代從吾爲左副都御史俄改戶部右侍郎督倉場明年春拜工部尚書故事奄人冬衣隔歲一給是夏六月羣奄千餘人請預給纔擁入署碎公座殿掾吏肆罵而去蓋忌羽正者嗾奄使發難也羽正疏聞因求罷詔可禮太監杖調羣奄而論羽正出視事羽正求去益堅因言今帑藏殫虛九邊壯士日夜荷戈寢甲弗獲一飽慶陵工卒負重乘高暴炎風赤日中求傭錢不得而獨內官請乞朝至夕從此輩聞之其誰不含憤臣奉職不稱義當罷黜復三疏自引歸踰年逆黨霍維華追理

三案言羽正委身門戶遂削奪崇禎初復官久之卒贈太子太保

陳道亨字孟起新建人萬曆十四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南京吏部郎中同里鄧以讚衷貞吉亦官南都人號江右三清遭母喪家燬于火僦屋以居窮冬無幃妻御葛裳與子拾遺薪爇以禦寒或有贈遺拒弗受由湖廣參政遷山東按察使右布政使轉福建爲左所至不私一錢以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光宗立進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天啟二年妖賊徐鴻儒作亂道亨守濟寧扼諸要害以衛漕舟事平增俸賜銀幣尋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楊漣等羣擊魏忠賢被譴責道亨憤借九卿上言高皇帝定令內臣止供埽除不得典兵預政陛下徒念忠賢微勞舉魁柄授之恣所欲爲舉朝忠諫皆不納何重視宦豎輕天下士大夫至此疏入不納道亨遂連疏求去詔許乘傳歸踰年卒道亨貞亮有守自參政至尚書不以家累自隨一蒼頭執爨而已崇禎初贈太子少保謚清襄子弘緒字士業爲晉州知州以文名贊曰光熹之際朝廷多故又承神宗頹廢之餘政體怠弛六曹罔修厥職周嘉謨張問達諸人懇懇奉公詩所稱不懈于位者蓋庶幾焉汪應蛟持國計謹出納水田

之議鑿鑿可見施行孫瑋請登用善類鍾羽正請禁飽遺韙哉救時之良規也

明史卷二百四十一終

明史卷二百四十二 列傳一 列傳第一百三十

總督兩廣軍務 兼理糧儲 提督保勦李大保 保勦殿 贊理軍務 兼管吏部尚書事 加太保 保勦殿 贊理軍務 兼管吏部尚書事 加太保 保勦殿 贊理軍務 兼管吏部尚書事 加太

部右侍郎未上改兵部進左天啓二年五月疏陳四事中言客氏既出復入乃陛下過舉輔臣不封還內降引義固爭致罪謫言者再蹈拒諫之失其何解於人言疏入忤旨譴譲尋兼戶工二部侍郎專理軍需明年卒官詔贈尚書邦瞻好學敦風節服官三十年吏議不及舉懋康字孟侯歙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以中書舍人授御史言內閣不當專用詞臣邊臣失律者宜重按部郎田大年賀盛瑞中書舍人丁元薦以忤權要廢當雪疏留中視鹽長蘆幾輔多河渠湮廢不治懋康言保定清河其源發於滿城抵清苑而南十里則湯家口爲上閘又十里則清楊爲下閘順流東下直抵天津旁近易安諸州新安雄完唐慶都諸縣竝通舟楫仰其利二閘創自永樂初日久頹圮急宜修復歲漕臨德二倉二十萬石餉保定易州紫荊諸軍足使士卒宿飽往者密雲昌平故不通漕萬曆初總督劉應節楊兆疏潮白二河陵泉諸水漕粟以餉二鎮二鎮之軍賴之此可倣而行也詔從之巡按陝西疏陳邊政十事劾罷副總兵王學書等七人請建宗學如郡縣學制報可改按山東擢順天府丞以憂去天啓四年起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懋康雅負器局敭歷中外與族兄懋良竝有清譽稱二畢

懋良字師皐先懋康舉進士由萬載知縣擢南京吏部主事歷副使至左布政使俱在福建振饑民減加派撫降海寇以善績稱懋康爲巡撫之歲懋良亦自順天府引欲去之御史王際遠劾其附麗邪黨遂削籍而懋良亦以不附忠賢爲御史張訥所論落職閒住兄弟相繼去國士論更以爲榮崇禎初起懋康南京通政使越二年召拜兵部右侍郎尋罷而懋良亦起兵部左侍郎會京師戒嚴尚書張鳳翔以下皆獲罪懋良得原致仕去懋康再起南京戶部右侍郎督糧儲旋引疾歸兄弟皆卒於家

蕭近高字抑之廬陵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禮科給事中甫拜官卽上疏言罷礦稅釋繫囚起廢棄三事明詔已頒不可中止帝怒奪俸一年頃之論江西稅使潘相擅刑宗人罪不報旣而停礦分稅之詔下相失利擅移駐景德鎮請專理窑務帝卽可之近高復力爭後江西撫按竝劾相以爲近高主之疏詆甚力近高疏辨復劾相疏雖不行相不久自引去屢遷刑科都給事中知縣滿朝薦諸生王大義等皆忤中使繫獄三年近高請釋之不報遼東稅使高淮激民變近高

劾其罪請撤還帝不納又以淮誣奏逮同知王邦才參將李獲陽近高復論救會廷臣多劾淮者帝不得已徵還而邦才等繫如故無何極陳言路不通耳目壅蔽之患未幾又言王錫爵密揭行私宜止勿召朱賡被彈六十餘疏不當更留皆不報故事六科都給事中內外遞轉人情輕外率規避近高自請外補吏部侍郎楊時喬請亟許以成其美乃用爲浙江右參政進按察使以病歸起浙江左布政使所至以清操聞秦昌元年召爲太僕卿廷議紅丸之案近高言崔文昇李可灼當斬方從哲當勒還故里張差謀逆有據不可蔽以瘋癲歷工部左右侍郎天啓二年冬引疾去御史黃尊素因言近高不欲出遷延久之給事中程紹字公業德州人祖瑤江西右布政使紹舉萬曆十七年進士除汝寧推官徵授戶科給事中巡視京營副將佟養正等五人行賄求遷皆劾置於理帝遣使採礦河南紹兩疏言宜罷皆不報再遷吏科左給事中會大計京官御史許聞造訐戶部侍郎張養蒙等語侵吏部侍郎裴應章紹言聞造挾吏部以避計典且附會閣臣

天麟交章劾養性不軌瑜以鄭氏得罪先朝而交通事實誣乃會都御史趙南星大理卿陳于廷等讞上其獄請抵奴誣告罪勒養性居遠方制可明年進左侍郎卒

張位聞造乃貶邊方主事趙世德考察貶官廷議征楊應龍兵部舉世德知兵紹駁止之又劾文選郎楊守峻自引去饒州通判沈榜貶官貪緣稅監潘相得留紹極言非法山西稅使張忠以夏縣知縣韓薰忤已奏調之僻地紹又爭之帝怒斥爲民以沈一貫救詔鐫一秩出之外給事中李應策御史李炳等爭之帝益怒并薰斥爲民而奪應策等俸紹家居二十年光宗卽位起太常少卿天啓四年歷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宗室居儀封者爲盜窟紹列上其狀廢徙高牆臨漳民耕地漳濱得玉璽龍紐龜形方四寸厚三寸文曰受命於天旣不任戰鳳翀奏請益兵易置健將開原始有備又請所

壽永昌以獻紹紹聞之於朝畧言秦璽不足徵久矣今璽出適在臣疆旣不當復埋地下又不合私私人間欲遣官恭進闕廷跡涉貢媚且至尊所寶在德不在璽故先馳奏聞俟命進止昔王孫圉不寶玉珩齊威王不寶照乘前史美之陛下儻賢愛士野無留良尚有一代名賢如鄒元標馮從吾王紀周嘉謨盛以弘孫愼行鍾羽正余懋衡曹于汴等皆憂國奉公白首魁艾其他詞林臺諫一綱不起者竝皇國禎祥盛朝珍寶臣不能汲汲致明廷徒獻符瑞臣竊羞之願陛下惟賢是寶在朝之忠直勿事虛拘在野之老成亟圖登進彼區區秦璽之眞僞又安足計哉魏忠賢方主事趙世德考察貶官廷議征楊應龍兵部舉世德知兵紹駁止之又劾文選郎楊守峻自引去饒州通判沈榜貶官貪緣稅監潘相得留二年以年老四疏乞休去卒贈本部尚書

翟鳳翀字凌元益都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知吳橋任邱有治聲徵授御史疏薦鍾羽正趙南星鄒元標等因言宋季邪諂之徒終日請禁僞學信口詆諆近年號講學者不幸類此出按遼東宰賽援免二十四營環開原而居歲爲邊患宰賽尤桀驁數敗官軍殺守將因挾邊吏增賞慶雲參將陳洪範所統止贏卒二千又悍怯不任戰鳳翀奏請益兵易置健將開原始有備又請所

東大饑以鳳翀疏遣御史過庭訓齎十六萬金振之中
官呂貴假奸民奏留督浙江織造再登提督九門誣奏
市民毆門卒下兵馬指揮歐相之吏邢洪辱御史淩漢
翀於朝給事中郭尚賓等劾之帝釋洪不問漢翀爲廢
將淩應登所毆洪復曲庇應登鳳翀抗疏極論貴登洪
三人罪且曰大臣造膝無從小臣叩閽無路宦寺浸用
政令多違實開羣小假借之端成太阿倒持之勢帝大
怒譴山西按察使經歷而是時尚賓亦上疏極言比來
擬旨不由內閣託以親裁言官稍涉同類輒云黨附將
使大臣不肯盡言小臣不敢抗論天下事尚可爲哉乞
陛下明詔閣臣封還內降容納直諫以保治安忤旨譴
江西布政使檢校閣臣及言官論救皆不納帝於章疏
多不省故廷臣直諫者久不被譴至是二人同日譴官
時稱二諫鳳翀既譴三遷天啓初爲南京光祿少卿四
年以大理少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魏忠賢黨御
史卓邁汪若極連章論之遂創籍崇禎二年起兵部右
侍郎尋出撫天津以疾歸卒贈兵部尚書尚賓字朝薦
南海人鳳翀同年進士自吉安推官授刑科給事中遇
事輒諫諍尤憤中官之橫嘗因事論稅使李鳳高案潘
相頗稱敢言已竟譴官光宗時乃復起累官刑部右侍

郎亦以不附忠賢削籍崇禎初爲兵部右侍郎卒贈尚
書
洪文衡字平仲歙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帝
將封皇長子爲王偕同官賈巖合疏爭尋改禮部與郎
中何喬遠善喬遠坐註誤被譴文衡已遷考功主事竟
引病歸起補南京工部歷郎中力按舊章杜中貴橫索
節冗費爲多官工部九年進光祿少卿改太常督四夷
館中外競請起廢帝率報寢久之乃特起顧憲成憲成
已辭疾忌者猶憚其進用御史徐兆魁首疏力攻之文
衡應帝威兆魁言抗章申雪因言今兩都九列强半無
人仁賢空虛識者浩歎所堪選擇而使者祇此起廢一
途今憲成尚在田間已嬰羅網俾聖心愈疑連茹無望
貽禍賢者流毒國家實兆魁一疏塞之矣尋進大理少
卿以憂去泰昌元年起太常卿光宗既崩議升祔文衡
請祧睿宗曰此肅宗一時崇奉之情不合古誼且睿宗
嘗爲武宗臣矣一旦加諸其上禮既不合情亦未安當
時臣子過於將順因循至今未改夫情隆於一時禮垂於萬
世更定之舉正在今時疏格不行未幾卒贈工部右侍
郎文衡天性孝友居喪斷酒肉不處內者三年生平不
妄取一介喬遠字稚孝晉江人萬曆十四年進士除刑

部主事歷禮部儀制郎中神宗欲封皇長子爲王喬遠
力爭不可同官陳泰來等言事被謫抗疏救之石星主
封倭而朝鮮使臣金睟泣言李如松沈惟敬之誤致國
人束手受刃者六萬餘人喬遠即以聞因進累朝馭倭
故事帝頗心動而星堅持已說疏竟不行坐累謫廣西
布政使經歷以事歸里居二十餘年中外交薦不起光
宗立召爲光祿少卿移太僕王化貞駐兵廣寧主戰喬
遠晝守禦策力言不宜輕舉無何廣寧竟棄天啓二年
進左通政鄒元標建首善書院朱童蒙等劾之喬遠言
書院上梁文實出臣手義當并罷語侵童蒙進光祿卿

通政使五疏引疾以戶部右侍郎致仕崇禎二年起南
京工部右侍郎給事中盧兆龍劾其衰庸自引去喬遠
博覽好著書嘗輯明十三朝遺事爲名山藏又纂閩書
百五十卷頗行於世然援据多舛云
陳伯友字仲悟濟寧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行人擢
刑科給事中甫拜命卽劾罷河南巡撫李思孝俄論鄒
之麟科場弊宜勘奄豎辱駙馬冉興讓宜置之法楚宗
英嫵蘊鈁良吏滿朝薦王邦才等宜釋已又言陛下清
明之心不幸中年爲利所惑皇皇焉若不足以致財賄
民艱家成徹骨之貧人抱傷心之痛今天下所以杌隉
傾危而不可救藥者此也又言李廷機去國操縱不出
上裁至外而撫按內而庶僚去留無所斷決士大夫意
見分岐議論各異陛下漫無批答曷若盡付外廷公議
於以平曲直定國是乎帝皆不省熊廷弼爲荊養喬所
訐伯友與李成名等力主行勘既又陳時政四事言擬
旨必由內閣昨科臣曾六德之處分閣臣葉向高之典
試悉由內降而福王之國之旨亦於他疏批行非獨褒
天言抑且貽陰禍法者天下所共黜國公沐昌祚請令
其孫啓元代鎮已非法矣乃撫按據法請勘而以內批
免之疑中有隱情御史吕圖南改提學此爭爲賢彼爭
爲不肖盍息兩家戈矛共圖軍國大計福王久應之國
今春催請不下數百疏何以忽易期疏亦留中尋以艱
去及服除廷議多排東林遂不出至四十六年以年例
卽家除河南副使天啓四年屢遷太常寺卿治少卿事
楊漣劾魏忠賢伯友亦偕卿胡世賞等抗疏極論明年
十二月御史張楹劾其倚附東林遂削奪莊烈帝卽位
詔復官未及用而卒成名字寰知太原衞人祖應時南
京戶部員外郎以清白著成名舉萬曆三十二年進士
授中書舍人擢吏科給事中疏陳銓政失平語侵尚書
趙煥俄請釋黨臣滿朝薦言朝薦不釋則諸璫日肆國

家患無已吏部侍郎方從哲中旨起官成名抗疏劾之并及其子恣橫狀從哲求去帝不許是時黨人日攻東林成名遂移疾歸家居五年起山東副使天啓初遷湖廣參政入爲太僕少卿四年春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魏忠賢以成名爲趙南星所用因所屬給由犯御諱除其名爲巡撫止八月上民利祀焉崇禎改元召拜戶部右侍郎以左侍郎專理邊餉京師戒嚴改兵部帝召對平臺區畫兵事甚悉數月而罷卒於家

董應舉字崇相閩縣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除廣州教授與稅監李鳳爭學俸壖地鳳舍人馳騎文廟前縶其至揚州疏請蠲正鹽規議商人補行積引增輸銀視正引之半爲部議所格應舉方奏析而巡鹽御史陸世科惡其侵官劾之魏忠賢傳旨詰讓御史徐揚先遂希指再劾落職閒住崇禎初復官應舉好學善文其居官慷慨任事在家好興利捍患比沒海濱人祠祀之

林材字謹任閩縣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舒城知縣擢工科給事中吏部推鄭洛戎政尚書起張九一貴州巡撫材極言兩人不當用九一遂罷王錫爵赴召材疏論并及趙志皐張位再請建儲豫教又爭三王竝封之謬屢遷吏科都給事中劾罷南京尚書郝杰徐元泰經略宋應昌惑沈惟敬力請封貢材乞斬應昌惟敬不報志

舉位擬旨失當材抗疏駁之二十二年夏六月西華門
災材偕同官上言切指時政缺失帝慍甚以方修省不
罪吏部推顧養謙總理河道材論止之兵部將大敘平
壞功材力詆石星岡上星乃不敢濫敘其冬復率同官
言成憲不當爲祭酒馮夢禎不當爲詹事劉元震不當
爲吏部侍郎帝積前怒言材屢借言事誣謗大臣今復
暗傷善類乃貶三官餘停俸一歲會御史崔景榮等論
救再貶程鄉典史材遂歸里不出光宗即位始起尚寶
丞再遷太僕少卿還朝未幾即乞歸天啓中起南京通
政使卒崇禎初贈右都御史

朱吾弼字諧卿高安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寧國推官
徵授南京御史大學士趙志皐弟學仕爲南京工部主
事以臧敗南京刑部因志皐故輕其罪議調饒州通判
吾弼疏論竟謫戍之奏請建國本簡閣臣補言官罷礦
稅不報山西巡撫魏允貞爲稅使孫朝所訐吾弼乞治
朝欺罔罪廣東稅使李鳳乾汊奸人王遇桂誣秘江南
田契吾弼皆疏論其罪時無賴子鑾起言利廷臣輒連
章力爭帝雖不盡從不容其切直雷震皇陵吾弼請帝廷見大臣講求祖宗典制次第舉行與天下更
始尋復言陛下孝敬疏於郊廟惕厲弛於朝講土木盛

宮苑榛蕪遍殿廷羣小橫中外正士困囹圄闇闇以礦
稅竭郵傳以輸輓疲流亡以水旱增郡縣以徵求困草
澤生心衣冠喪氣公卿不能補牘臺諫無從引裾不可
不深察而改圖也末言禮部侍郎郭正域疾惡嚴居己
峻不可以楚事棄先是楚假王議起首輔沈一貫陰左
右王以正域請行勘蔟其黨錢夢皐輩逐之去舉朝無
敢留正域及言楚事者吾弼獨抗章申理而御史林秉
漢以楚宗人戕殺巡撫亦請詳勘且言王既非假何憚
於勘吾弼秉漢遂爲一貫等所惡會夢皐京察將黜遂
許秉漢爲正域腐犬語侯沈鯉楊時喬溫純秉漢坐貶
謹吾弼復疏直元珍請黜夢皐因力詆一貫亦忤旨停
俸一年遂移疾去居三年起南京光祿少卿召爲大理
右丞齊楚浙三黨用事吾弼復辭疾歸熹宗立召還屢
遷南京太僕卿天啓五年爲御史吳裕中劾罷秉漢字
伯昭長泰人按廣東亦再疏劾李鳳既謫尋移疾歸卒

於家天啓中贈太僕少卿

張光前字爾荷澤州人萬曆二十八年進士授蒲圻知
縣補安肅南四月擢吏部驗封主事歷文選員外郎稽
勳郎中乞假去天啓四年趙南星爲尚書起爲文選郎

中甫視事魏忠賢欲逐南星假廷推謝應祥事矯旨切責南星時與推應祥者員外郎夏嘉遇非光前也光前抗疏爭之曰南星人品事業昭灼人耳目忽奉嚴旨責以不公忠臣竊惑之選郎諸曹領袖尚書臂指南星所甄別進退臣實佐之功罪與共乞先賜罷斥亦被旨切責未幾以推喬允升等代南星忤忠賢意削侍郎陳于廷及楊漣左光斗籍光前又抗疏曰會推尚書于廷主議臣執筆謹席藁待罪遂貶三秩調外任光前操行清嚴峻却請謁知縣石三畏賊私狼籍得與援將授臺諫側目明年光前兄右布政使光縉治兵道化爲奄黨門克新所劾亦削籍兄弟竝以忤奄去見稱於世崇禎元年起光祿少卿不赴三年起太常已進大理少卿累疏乞休及家而卒

贊曰朝政弛則士大夫騰空言而少實用若陳邦瞻畢懋康翟鳳翀董應舉尚思有所建立惜不逢明作之朝故所表見止此耳蕭近高洪文衡諸人皆以清素自矢白瑜論鄭氏獄能持平固卿貳之錚錚者歟

明史卷二百四十三終

校勘官臣高攀龍　經筵講官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禮吏部尚書臣朱軾等奉

敕修

趙南星　鄒元標

孫慎行　盛以弘

馮從吾　高攀龍

趙南星字夢白高邑人萬曆二年進士除汝寧推官治行廉平稱遷戶部主事張居正寢疾朝士羣禱南星與顧憲成姜士昌戒弗往居正歿調吏部考功引疾歸起歷文選員外郎疏陳天下四大害言楊巍乞休左都御史吳時來謀代之忌戶部尚書宋纁聲望連疏排擠副都御史詹仰庇力謀吏兵二部侍郎大臣如此何以責小臣是謂干進之害禮部尚書沈鯉侍郎張位論德吳中行南京太僕卿沈思孝相繼自免獨南京禮部侍郎趙用賢在詞臣黃洪憲輩每陰讒之言官唐堯欽孫愈賢蔡系周復顯爲詆誣衆正不容宵人得志是謂傾危之害州縣長吏選授太輕部寺之官計日而取郡守不問才行而撫按論人贓私有據不曰未甚則曰任淺概止降調其意以爲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吏治日汙民生日瘁是謂州縣之害鄉官之權大於守令橫行無

忌莫敢誰何如渭南知縣張棟治行無雙裁抑鄉官被讒不獲行取是謂鄉官之害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疏出朝論韙之而中所抨擊悉時相所庇於是給事中王繼光史孟麟萬自約部曹姜士昌吳正志竝助南星詆春開且發時來仰庇洪憲讒箚狀春開氣沮然南星卒以病歸再起歷考功郎中二十一年大計京官與尚書孫鑨秉公澄汰首黜所親都給事中王三餘及鑨甥文選員外郎呂胤昌他附麗政府及大學士趙志皐弟皆不免政府大不堪給事中劉道隆因劾吏部議留拾遺庶僚非法得旨南星等專權植黨貶三官俄因李世達等疏救斥南星爲民後論救者悉被譴鑨亦去位一時善類幾空事具鑨傳南星里居名益高與鄒元標顧憲成海內擬之三君中外論薦者百十疏卒不起光宗立起太常少卿俄改右通政進太常卿至刑部工部右侍郎居數月拜左都御史慨然以整齊天下爲任天啓三年大計京官以故給事中元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先朝結黨亂政議黜之吏科都給事中魏應嘉力持不可南星著四凶論卒與考功郎程正己置四人不謹他所澄汰一如爲考功時浙江巡按張素養薦部內人材及姚宗文邵輔忠劉廷元南星劾其謬素養坐奪俸先是巡方者有提薦之例南星已奏止之而陝西高弘圖山西徐揚先宣大李思啓河東劉大受復踵行如故南星竝劾奏之巡方者始知畏法尋代張問達爲吏部尚書當是時人務奔競苞苴恣行言路橫尤甚每文選郎出輒邀之半道爲人求官不得則加以惡聲或逐之去選郎即公正無如何尚書亦太息而已南星素疾其弊銳意澄清獨行己志政府及中貴亦不得有所干請諸人憚其剛嚴不敢犯有給事爲貲郎求鹽運司即注貲郎王府而出給事於外知縣石三畏素貪黷緣將行取介一中書贄見南星麾之去嘗竝坐弘政門選通政司參議正色告忠賢曰主上冲齡我輩內外臣子宜各努力爲善忠賢默然怒形於色大學士魏廣微南星友允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廣微入內閣嘗三至南星門拒勿見又嘗嘆曰見泉無子見泉允貞別號也廣微恨刺骨與忠賢比而齮南星東林勢盛衆正盈朝南星益搜舉遺佚布之庶位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李騰芳陳于廷佐銓魏大中袁化中長科道鄭三俊李邦華孫

南星亦置之王府時進士無爲王官者南星不樂也魏忠賢雅重之嘗於帝前稱其任事一日遣姪子傳應星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廣微入內閣嘗三至南星門拒勿見又嘗嘆曰見泉允貞別號也廣微恨刺骨與忠賢比而齮南星東林勢盛衆正盈朝南星益搜舉遺佚布之庶位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李騰芳陳于廷佐銓魏大中袁化中長科道鄭三俊李邦華孫

居相饒伸王之寀輩悉置卿貳而四司之屬郤維璉夏嘉遇張光前程國祥劉廷諫亦皆民譽中外忻忻望治而小人側目滋欲去南星給事中傳櫆以維璉改吏部已不與聞首假汪文言發難劾南星案舊制植私人維璉引去南星奏留之小人愈恨會連劾忠賢疏上宮府益水火南星遂杜門乞休不許攀龍之劾崔呈秀也南星議戍之呈秀窘夜走忠賢郎叩頭乞哀言不去南星及攀龍連等我兩人未知死所忠賢大以為然遂與定謀會山西缺巡撫河南布政使郭尚友求之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有清望首列以請既得旨而御史陳九疇

受廣徵指言應祥嘗知嘉善大中出其門大中以師故謀於文選郎嘉遇而用之徇私當斥大中嘉遇疏辯語侵九疇九疇再疏力詆並下部議南星攀龍極言應祥以人望推舉大中嘉遇無私九疇妄言不可聽忠賢大怒矯旨黜大中嘉遇并黜九疇而責南星等朋謀結黨南星遽引罪求去忠賢復矯旨切責放歸明日攀龍亦引去給事中沈惟炳論救亦出之外俄以會推忤忠賢意并斥于廷璉光斗化中引南星所擯徐兆魁喬應甲王紹徽等盟要地小人競進天下大柄盡歸忠賢矣忠賢及其黨惡南星甚每矯敕論必目為元凶於是御史張訥劾南星十大罪并劾維璉國祥嘉遇及王允成得旨並削籍令再奏南星私黨訥復列上邦華及孫鼎相等十四人並貶黜自是為南星擯棄者無不拔擢其素所推獎者率遭奇禍諸干進速化之徒一擊南星輒遂所欲而石三畏亦起為御史疏攻南星及李三才顧憲成孫丕揚王圖等十五人死者皆削奪縉紳禍益烈壽以汪文言獄詞連及南星下撫按提問適郭尚友巡撫保定而巡按馬逢皇亦憾南星乃相與庭辱之笞其子清衡及外孫王鍾麗繫之獄坐南星贓萬五千南星家素貧親故捐助始獲竣卒戍南星代州清衡莊浪鍾麗牟志夔忠賢黨也故遲遣之竟卒於戍所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謚忠毅櫆呈秀廣徵九疇兆魁應甲紹徽訥三畏尚友志夔俱名麗逆案為世大僇焉

永昌嫡母馮氏生母李氏並哀慟而卒子生七齡驚怖死南星抵戍所處之怡然莊烈帝登極有詔赦還巡撫

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九歲通五經泰和胡直嘉靖中進士官至福建按察使師歐陽德羅洪先得王守仁之傳元標弱冠從直遊即有志為學舉萬曆五年進士觀政刑部張居正奪情元標抗疏切諫且曰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欲為自用

太甚其設施乖張者如州縣入學限以十五六人有司希指更損其數是進賢未廣也諸道決囚亦有定額所司懼罰數必取盈是斷刑太濫也大臣持祿苟容小臣畏罪緘默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獲譴者是言路未通也黃河泛濫爲灾民有駕蒿爲巢啜水爲餐者而有司不以聞是民隱未周也其他用刻深之吏沮豪傑之材又不可枚數矣伏讀敕諭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隳陛下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弼成聖學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艱猶可挽留脫不幸遂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臣觀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若以奔喪爲常事而不屑爲者不知人惟盡此五常之道然後謂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親死而不奔猶自號於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爲喪心則以爲禽獸可謂之非常人哉疏就懷之入朝適廷杖吳中行等元標俟杖畢取疏授中官紿曰此乞假疏也及入居正大怒亦廷杖八十謫戍都勻衛衛在萬山中夷獠與居元標處之怡然益究心理學學以大進巡按御史暴死元標行次鎮遠一夕御史暴死元標行次鎮遠一夕御史承居正指將害

爲言帝怒詰責纏謫文燦選於外而調元標南京刑部
尚書石星論救亦被譴讓元標居南京三年移疾歸久
之起本部郎中不赴旋遭母憂里居講學從游者日衆
名高天下中外疏薦遺佚凡數十百上莫不以元標爲
首卒不用家食垂三十年光宗立召拜大理卿未至進
刑部右侍郎天啓元年四月還朝首進和衷之說言今
日國事皆二十年諸臣釀成往者不以進賢讓能爲事日錮賢逐能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氣專務分門
立戶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和天地之
和自應向之論人論事者各懷偏見偏生迷迷生執執
而爲我不復知有人禍且移於國今與諸臣約論二人
當惟公惟平毋輕搖筆端論一事當懲前慮後毋輕試
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則議論
公而國家自享安靜和平之福因薦涂宗濬李邦華等
十八人帝優詔褒納居二日復陳扶茅闢幽理財振武
數事及保泰四規且請召用葉茂才趙南星高攀龍劉
宗周丁元薦而恤錄羅大紘雒于仁等十五人帝亦褒
納初元標立朝以方嚴見憚晚節務爲和易或議其遜

初仕時元標笑曰大臣與言官異風裁蹕絕言官事也
大臣非大利害卽當護持國體可如少年悻動耶時朋
黨方盛元標心惡之思矯其弊故其所薦引不專一途
嘗欲舉用李三才因言路不與元標卽中止王德完讒
之起本部郎中不赴旋遭母憂里居講學從游者日衆
其首鼠元標亦不較南京御史王允成等以兩人不和
請帝諭解元標言臣與德完初無讎忿此必有人交搆
其間臣嘗語朝士曰方今上在冲歲敵在門庭祇有同
心共濟倘復黨同伐異在國則不忠在家則不孝世自
有無偏無黨之路奈何從室內起戈矛耶帝嗣位已久
而先朝廢死諸臣猶未賅卹元標再陳闢幽之典言益
懇切其年十二月改吏部左侍郎卽未到官拜左都御史
明年典外察去留惟公御史潘汝禎汪若泉過庭訓雅有物議
及庭訓秩滿汝禎注考溢美元標疏論之兩人並引疾
去已言丁巳京察不公專禁錮異己請收錄章家禎丁
元薦史記事沈正宗等二十二人由是諸臣多護昭雪
又言明詔收召遺佚而諸老臣所處猶是三十年前應
得之官宜添注三品崇秩昭陛下褒尊耆舊至意帝納
其言於是兩京太常太僕光祿三卿各增二員孫愼行
之論紅丸也元標亦上疏曰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
常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臣去年舟過南中南中
士大夫爭言先帝猝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初
不謂然及旣入都爲人言先帝盛德宜速登信史諸臣

日言及先帝彌留大事令人閣筆誰敢領此臣始有疑於前日之言元輔方從哲不伸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卽謂無其心何以自解於世且從哲秉政七年未聞建樹何事但聞馬上一日三趣戰喪我十萬師徒訊問誰秉國成而使先帝震驚奸人闖宮財狼當路檢邪亂政從哲何詞以對從來懲戒亂賊全在信史失今不成安所底止時刑部尚書黃克纘希內廷意羣小和之而從哲世居京師黨附者衆崔文昇黨復彌縫於內格慎行與衆議皆不得伸未幾慎行及王紀借逐元標疏救不聽元標自還朝以來不爲危言激論與物無猜然小人以其東林也猶忌之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慮明年京察不利已潛謀驅逐會元標與馮從吾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童蒙首請禁之元標疏辨求去帝已慰留允厚復疏劾語尤妄誕而魏忠賢方竊柄傳旨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葉向高力辨且乞同去乃得溫旨興治及允厚復交章力攻興治至比之山東妖賊元標連疏請益力詔加太子少保乘傳歸陛辭上老臣去國情深疏歷陳軍國大計而以寡欲進規人爲傳誦四年卒於家明年御史張納請毀天下講壇力詆元標忠賢遂矯旨削奪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介童蒙等既劾元標遂得罪清議尋以年例外遷及忠賢得志二人竝召還歲餘允厚至戶部尚書太子太保童蒙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母死不持服爲忠賢建生祠與治亦加至太僕卿忠賢敗三人竝罷逆案云

孫慎行字閩斯武進人幼習聞外祖唐順之緒論卽嗜學萬曆二十三年舉進士第三人授編修累官左庶子數請假里居鍵戶息交覃精理學當事請見率不納有以政事詢者不答四十一年五月由少詹事擢禮部右侍郎署部事當是時郊廟大享諸禮帝二十餘年不躬親東宮輟講至八年皇長孫九齡未就外傅瑞王二十三未婚楚宗人久錮未釋代王廢長立幼久不更正臣僚章奏一切留中福府莊田取盈四萬頃慎行竝切諫已念東宮開講皇孫出閤係宗社安危疏至七八上代王廢長子鼎濕立愛子鼎泩李廷機爲侍郎時主之其後羣臣爭者百餘疏帝皆不省慎行屢疏爭乃獲更置楚宗人擊殺巡撫趙可懷爲首六人論死復錮英嬬等二十三人於高牆禁蘊鈁等二十三人於遠地慎行力白其非叛諸人由此獲釋皇太子儲位雖定福王尚留京師須莊田四萬頃乃行宵小多窺伺廷臣請之國者

愈衆帝愈運之愼行疏十餘上不見省最後貴妃復請
帝留王慶太后七旬壽節羣議益籍籍愼行乃合文武
諸臣伏闕力請大學士葉向高亦爭之强帝不得已許
明年季春之國羣情始安韓敬科場之議愼行擬黜敬
而家居時素講學東林敬黨尤忌之會吏部缺侍郎廷
議改右侍郎李鎰於左而以愼行爲右命俱未下御史
過廷訓因言鎰未履任何復推愼行給事中元詩教和
之愼行隨四疏乞歸出城候命帝乃許之已而京察御
史韓浚等以趣福王之國謂愼行邀功列之拾遺疏中
帝察其無罪獲免熹宗立召拜禮部尚書初光宗大漸

鴻臚寺丞李可灼以紅鉛丸藥進俄帝崩廷臣交章劾
之大學士方從哲擬旨令引疾歸賚以金幣天啓元年
四月愼行還朝上疏曰先帝驟崩雖云夙疾實緣醫人
用藥不審閣臣報知李可灼以紅丸乃首輔方從哲所進
夫可灼官非太醫紅丸不知何藥乃敢突然以進昔許
悼公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卽自殺春秋猶書之爲弑然
則從哲宜何居速引劍自裁以謝先帝義之上也合門
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悍然不顧至舉朝共攻可
灼僅令回籍調理豈不以己實薦之恐與同罪與臣以
爲從哲縱無弑之事欲辭弑之名難免弑之

爾時從哲濡遲不進科臣趣之則云遲數日無害任婦
寺之縱橫忍君父之杌隉爲大臣者宜爾乎臣在禮言
禮其罪惡逆天蔑無可生之路若其他督戰悞國罔上
行私縱情蔑法干犯天下之名義釀成國家之禍患者
臣不能悉數也陛下宜急討此賊雪不共之仇毋詢近
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諱忌諱卽從哲所布
置也并急誅李可灼以洩神人之憤時朝野方惡從哲
愼行論雖過刻然爭讜其言顧近習多爲從哲地帝乃
報曰舊輔素忠愼可灼進藥本先帝意卿言雖忠愛事
屬傳聞并進封移宮事當日九卿臺諫官親見者當據

實會奏用釋羣疑於是從哲疏辨刑部尚書黃克纘右
從哲亦曲爲辨慎行復疏折之曰由前則過信可灼有
輕進藥之罪由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均
無辭乎弢也從哲謂移宮有揭但諸臣之請在初二從
哲之請在初五爾時章疏入乾清不入慈慶者已三日
國政幾於中斷非他輔臣訪知與羣臣力請其害可勝
言哉伏讀聖諭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今似此景象
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安在又云朕
凌虐不堪晝夜涕泣六七日夫從哲爲顧命元臣使少
肯義形於色何至令至尊憂危如此惟阿婦寺之意多

戴聖明之意少故敢於凌虐皇祖悖皇考而欺陛下也末
復力言克繼之謬章竝下廷議既而議上惟可灼下吏
成邊從哲置不問山東巡撫奏五月中日中月星竝見
慎行以爲大異疏請修省語極危切秦王誼澞由旁枝
進封其四子法不當封郡王厚賄近倖遂得溫旨慎行
堅不奉詔三疏力爭不得二年七月謝病去其冬廷推
閣臣以慎行爲首吏部侍郎盛以弘文之魏忠賢抑不
用用顧秉謙朱國禎朱延禧魏廣微朝論大駭葉向高
連疏請用兩人竟不得命已忠賢大熾議修三朝要典
斥一空大臣則孫鑨李世達趙南星疏曰近見朝宁之上善類擯

削奪未幾劉志選復兩疏追劾詔撫按提問遣戍寧夏
未行莊烈帝嗣位以赦免崇禎元年命以故官協理詹
事府力辭不就慎行操行峻潔爲一時搢紳冠朝士數
推穀入閣吏部尚書王永光力排之迄不獲用八年廷
推閣臣屢不稱旨最後以慎行及劉宗周林釬名上帝
卽召之慎行已得疾甫入都卒贈太子太保謚文介盛
以弘字子寬潼關衛人父訥字敏叔訥父德世職指揮
也討洛南盜戰死訥號泣請於當事水漿不入口者數
日爲發兵討斬之久之舉隆慶五年進士由庶吉士累
官吏部右侍郎與尚書陳有年左侍郎趙參魯共蘧銓

政毋憂歸以篤孝聞卒贈禮部尚書天啓初謚文定以
弘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累官禮部尚書天啓
三年謝病歸魏忠賢亂政落其職崇禎初起故官協理
詹事府卒官明世衞所世職用儒業顯者訥父子而已
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少讀書輒有志程朱之學舉萬
曆十七年進士授行人四川僉事張世則進所著大學
初義誤程朱章句請頒天下攀龍抗疏力駁其謬其書
遂不行侍郎趙用賢都御史李世達被訐去位朝論多
咎大學士王錫爵攀龍上疏曰近見朝宁之上善類擯

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賈巖斥矣遏
者李禎曾乾亨復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選郎孟化鯉又
以推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逐矣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
需才甚亟廢斥如此後將焉繼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彈
冠世道人心何可勝慨且今陛下朝講久輟廷臣不獲
望見顏色天言傳布雖曰聖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故
中外羣言不曰輔臣欲除不附已則曰近侍不利用正
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諸臣賢否陳於左右而陛
下於諸臣亦嘗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爲皆由聖怒
則諸臣自孟化鯉而外未聞忤旨何以皆罷斥即使批

鱗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嘗收錄何獨於諸臣不然臣
恐陛下有祛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借以行媚嫉之私陛
下有容言之盛心而臣工反遏以拒諫諍之諸傳之四
海垂諸史冊爲聖德累不小輔臣王錫爵等跡其自待
若愈於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心何以異於五十步笑
百步即如諸臣罷斥果以爲當然則是非邪正恒人能
辨何忍坐視至尊之過舉得毋內洩其私憤而利於斥
逐之盡乎末力詆鄭材楊應宿讒諂宜黜應宿亦疏訐
攀龍語極妄誕疏並下部院議講薄罰兩臣稍示懲創
帝不許鐫應宿二秩謫攀龍揭陽添注典史御史吳弘
濟等論救并薦趙參龍之官七月以事歸尋遭親喪遂
不出家居垂三十年言者屢薦帝悉不省熹宗立起光
祿丞天啓元年進少卿明年四月疏劾魏鄭養性言
張差梃擊實養性父國泰主謀令人言籍籍咸疑養性
交關奸究別懷異謀積疑不解當思善全之術至劉保
謀逆中官盧受主之劉于簡獄詞具在受本鄭氏私人
而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計陷名將失地喪師于簡原
供明言李永芳約如楨內應若崔文昇素爲鄭氏腹心
知先帝症虛故用泄藥罪在不赦陛下僅行斥逐而文
昇猶潛住都城宜勒養性還故里急正如楨文昇典刑
用章國法疏入責攀龍多言然卒遣養性還籍孫慎行
以紅丸事攻舊輔方從哲下廷議攀龍引春秋首惡之
誅歸獄從哲給事中王志道爲從哲解攀龍遺書切責
之尋改太常少卿疏陳務學之要因言從哲之罪非止
紅丸其最大者在交結鄭國泰父子所以謀危先
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梃繼以美姝之進終以文昇之
藥而從哲實左右之力扶其爲鄭氏者力鋤其不爲鄭
氏者一時人心若狂但知鄭氏不知東宮此賊臣也討
賊則爲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爲先帝隱諱則爲孝此
大亂之道也陛下念聖母則宣選侍之罪念皇考則隆

遲侍之恩仁之至義之盡也而說者乃曰爲聖母隱諱則爲孝明如聖諭目爲假託忠如楊漣謗爲居功人臣避居功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觀此大亂之道也惑於其說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忠孝皆可變亂何事不可妄爲故從哲養性不容不討奈何猶令居藩轂下時從哲與奧援甚固摘疏中不孝語激帝怒將加嚴譴葉向高力救乃奪祿一年旋改大理少卿鄒元標建書院攀龍與焉元標被攻攀龍請與同罷詔留之進太僕卿擢刑部右侍郎四年八月拜左都御史楊漣等羣擊魏忠賢勢已不兩立及向高去國魏廣微日導忠賢爲惡而攀龍爲趙南星門生並居要地御史崔呈秀按淮揚還攀龍發其贓狀南星讓戍之呈秀窘急走忠賢所乞爲義兒遂撫謝應祥事謂攀龍黨南星嚴旨詰責攀龍遽引罪去頃之南京御史游鳳翔出爲知府訐攀龍挾私排擠詔復鳳翔故官削攀龍籍呈秀憾不已必欲殺之竄名李實劾周起元疏中遣緹騎往逮攀龍晨謁宋儒楊龜山祠以文告之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聞周順昌已就逮笑曰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入與夫人語如平時出書二紙告二孫曰明日以付官校因遺之出

扃戶移時諸子排戶入一燈熒然則已衣冠自沈於池矣發所封紙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爲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復別門人華允誠書云一生學問至此亦少得力時年六十五遠近聞其死莫不傷之呈秀惄猶未釋矯詔下其子世儒吏刑部坐世儒不能防閑其父謫爲徒崇禎初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授世儒官初海內學者率宗王守仁攀龍心非之與顧憲成同講學東林書院以靜爲主操履篤實粹然一出於正爲一時儒者之宗海內士大夫識與不識稱高顧無異詞攀龍削官之秋詔毀東林書院莊烈帝嗣位學者更修復之

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巡視中城閹人修刺謁拒却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傾邪狡猾累劾不去從吾發其奸遂調外時當大計從吾嚴選偵苞苴絕跡二十年正月抗章言陛下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留中不發試觀戊子以前四裔效順海不揚波己丑以後南倭告警北寇渝盟天變人妖疊出累告勵精之效如彼怠敕之患如此近頒敕諭謂聖體違和欲借此自掩不知諸臣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鑿

杖下外庭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乎願陛下勿以
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勿以目前晏安爲
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爲可忽宗社幸甚帝大怒欲廷杖
之會仁聖太后壽辰閣臣力解得免尋告歸起巡長蘆
鹽政潔己惠商奸究歛迹既還朝適帝以軍政大黜兩
京言官從吾亦削籍猶以前疏故也從吾生而純慈長
志濂洛之學受業許孚遠罷官歸杜門謝客取先正格
言體驗身心造詣益邃家居二十五年光宗踐阼起尚
寶卿進太僕少卿竝以兄喪未赴俄改大理天啓二年
擢左僉都御史甫兩月進左副都御史廷議三案從吾

言李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當國何心至梃擊
之獄與發奸諸臣爲難者卽奸人也由是羣小惡之已
與鄒元標共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其中給事中朱
童蒙遂疏詆之從吾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
學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皇太子出閤皆講
學也臣子以此望君而已則不爲可乎先臣守仁當兵
事倥傯不廢講學卒成大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而
爲此也因再稱疾求罷帝溫詔慰留而給事中郭允厚
郭興治復相繼詆元標甚力從吾又上言臣壯歲登朝
卽與楊起元孟化鯉陶望齡輩立講學會自臣告歸乃
廢京師講學昔已有之何至今日遂爲詬厲因再疏引
歸四年春起南京右都御史累辭未上召拜工部尚書
會趙南星高攀龍相繼去國連疏力辭予致仕明年秋
魏忠賢黨張訥疏詆從吾削籍鄉人王紹徽素銜從吾
及爲吏部使僑應甲撫陝招撫百方無所得乃毀書院
曳先聖像擲之城隅從吾不勝憤悒得疾卒崇禎初復
官贈太子太保謚恭定

贊曰趙南星諸人持名檢勵風節嚴氣正性侃侃立朝
天下望之如泰山喬嶽詩有之邦之司直其斯人謂歟
權枉盈廷謫相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悲夫

明史卷二百四十三終

職官總督事務　經筵官兼侍東宮官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謚文端楊公榮李公東陽劉公健謝公遷梁公儲楊公廷和費公宏楊公一清張公璁桂公萼李公時張公孚敬

敕修

楊漣

魏大中子學洢　學濂

袁化中

王之寀

左光斗弟光先

周朝瑞

顧大章弟大韶

楊漣字文孺應山人舊落負奇節萬曆三十五年成進士除常熟知縣舉廉吏第一擢戶科給事中轉兵科右給事中四十八年神宗疾不食且半月皇太子未得見漣偕諸給事御史走謁大學士方從哲御史左光斗趣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即問左右不敢傳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毋有他志速下中書行法公誠曰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當宿閣中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訶史志聰此何時尚問故事邪越二日從哲始率廷臣入問及帝疾亟太子尚躊躇宮門外漣光斗遣人語東宮伴讀王安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薄暮始還太子深納之無何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越

四日不豫都人喧言鄭貴妃進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昇投以利劑帝一晝夜三四十起而是時貴妃據乾清宮與帝所寵李選侍相結貴妃爲選侍請皇后封選侍亦請封貴妃爲皇太后帝外家王郭二戚畹徧謁朝士泣懇宮禁危狀謂帝疾必不起文昇藥故也非誤也鄭李交甚固包藏禍心廷臣聞其語憂甚而帝果趣禮部封貴妃爲皇太后漣光斗及倡言於朝共詰責鄭養性令貴妃移宮貴妃即移慈寧漣遂劾崔文昇用藥無狀請推問之且曰外廷流言謂陛下與居無節侍御盡貳必文昇藉口以掩其用藥之奸文昇之黨煽布以預杜外廷之口既損聖躬又虧聖德罪不容死至貴妃封號尤乖典常尊以嫡母若大行皇后何尊以生母若本生太后何請亟寢前命疏上越三日丁卯帝召見大臣并及漣且宣錦衣官校衆謂漣疏忤旨必廷杖囑從哲爲解從哲勸漣引罪漣抗聲曰死即死耳漣何罪及入帝溫言久之數目漣語外廷毋信流言遂遂文昇停封太后命再召大臣皆及漣漣自以小臣預顧命感激誓以死報九月乙亥朔昧爽帝崩廷臣趨入諸大臣周嘉謨張問達李汝華等慮皇長子無嫡母生母勢孤子甚欲共託之李選侍漣曰天子寧可託婦人且選侍昨於

先帝召對羣臣時强上入復推之出是豈可託幼主者
請亟見儲皇即呼萬歲擁出乾清暫居慈慶語未畢大
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至漣趣諸大臣共趨乾清宮
閽人持挺不容入漣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
若曹不聽入欲何爲閽人却乃入臨羣臣呼萬歲請於
初六日登極而奉駕至文華殿受羣臣賀呼駕甫至中
宮內豎從寢閣出大呼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有攜
衣欲奪遷者漣格而訶之曰殿下羣臣之主四海九州
莫非臣子復畏何人乃擁至文華殿禮畢奉駕入慈慶
宮當是時李選侍居乾清一燝奏曰殿下暫居此俟選
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羣臣遂退議登極期語紛紛未
定有請改初三者有請於即日午時者漣曰今海宇清
晏內無嫡庶之嫌父死之謂何含斂未畢衰絰臨朝非
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
暮處之得宜即朝委裘何害議定出過文華殿太僕少
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至責漣悅大事唯其面曰事脫
不濟汝死肉足食乎漣爲竦然乃與光斗從周嘉謨於
朝房言選侍無恩德必不可同居明日嘉謨光斗各上
疏請選侍移宮初四日得俞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計必
欲皇長子同居惡光斗疏中武氏語議召皇長子加光

元等極詆熊廷弼連疏論其事獨持平旋劾兵部尚書
黃嘉善八大罪嘉善罷去當選侍之移宮也漣即言於
諸大臣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天子既移宮又當有
以安選侍是在諸公調護無使中官取快私讐既而諸
奄果爲流言御史賈繼春遂上書內閣謂不當於新君
御極之初首勤主上以違忤先帝逼逐庶母表裏交搆
羅織不休俾先帝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女葢是時
選侍宮奴劉逊劉朝田朝等以盜寶繫獄詞連選侍父
諸奄計無所出則妄言選侍投繯皇八妹入井以熒惑
朝士繼春藉其言首發難於是光斗上疏述移宮事而

帝降諭言選侍氣毆聖母及要挾傳封皇后與即日徙
垂簾聽政語又言今奉養李氏於噉鴦宮尊敬不敢怠
大學士從哲封還上諭帝復降諭言選侍過惡而自白
贍養優厚俾廷臣知未幾噉鴦宮災帝諭內閣言選侍
暨皇八妹無恙而是時給事中周朝瑞謂繼春生事繼
春與相詆祺乃復上書內閣有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
憐嫡寡之未亡人雖經莫訴語朝瑞與辨駁者再漣恐
繼春說遂滋亦上敬述移宮始末疏且言選侍自裁皇
八妹入井蜚語何自臣安敢無言臣寧使今日忤選侍
無寧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獨覽文書稱制垂簾
之事帝優詔褒漣志安社稷復降諭備述宮掖情事繼
春及其黨益忌漣詆漣結王安圖封拜漣不勝憤冬十
二月抗章乞去即出城候命帝復褒其忠直而許之歸
大啟元年春繼春按江西還抵家見帝諸論乃具疏陳
上書之實帝切責罷其官漣繼春先後去移宮論始息
天啟二年起漣禮科都給事中旋擢太常少卿明年冬
拜左僉都御史又明年春進左副都御史而是時魏忠
賢已用事羣小附之憚衆正盈朝不敢大肆漣益與趙
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輩激揚風議務植善類抑檢邪忠
賢及其黨銜次骨遂與汪文言獄將羅織諸人事雖獲

解然正人勢日危其年六月漣遂抗疏劾忠賢列其二
十四大罪言高皇帝定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祖供掖
廷洒埽違者法無赦聖明在御乃有肆無忌憚濁亂朝
常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敢列其罪狀爲陛下言之忠
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竄入內地初猶諂爲小忠小
信以俾思繼乃敢爲大奸大惡以製亂政祖制以擬旨專
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二
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劉一燦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
賢令孫杰論去急於翦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
大罪二先帝賓天實有隱恨孫愼行鄒元標以公義發

憤忠賢悉排去之顧於黨護選侍之沈潅曲意綢繆終
加蟒玉親亂賊而譬忠義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先年功
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
忠賢搆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
四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
慎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眞欲門生宰相乎
大罪五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
陪推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顚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
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
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

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
大罪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宮中
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
託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
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妊傳封中外方爲慶幸忠賢
惡其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
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焉告
殞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
其子矣大罪十先帝青宮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
王安耳即陛下倉卒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

忠賢以私忿矯旨殺於南苑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
先帝之老奴況其他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
幾千百也大罪十一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
言屢褒近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
雲插漢又不止塋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廢
中書明日蟒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詰敕之館目不
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其甥傅應星
等濫襲恩廕褻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戚畹家
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持
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生員

章士魁坐爭煤窯託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
杯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
五王思敬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阱恣
意掠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給事中周士樸執糾
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
司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
不善鍛鍊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
之律令不敢不遵大罪十八給事中魏大中遵旨莅任
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褒王言毋論
玩言官於股掌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

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受事日以快私警行傾陷爲事
縱野子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教輩投匭設阱片語稍違
駕帖立下勢必與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
息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
實主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
成未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
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灌創立內操數匿奸宄安
知無大盜刺客爲敵國窺伺者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
腋可爲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
塵墊道人以爲大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
蓋夾護環遮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効謀叩馬獻策者
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哉大罪二十三夫

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殺
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
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
不可收拾奈何養虎貽兕於肘腋間乎此又寸磔忠賢不
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
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間戈奸狀敗
露則又有奉聖夫人爲之彌縫甚至無恥之徒攀附枝
葉依託門牆更相表裏迭爲呼應積威所劫致掖廷之

中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
不知有陛下卽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政務必星
夜馳請待其旣旋詔旨始下天顏咫尺忽慢至此陛下
之威靈尚爭於忠賢否邪陛下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
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幺麽小醜令中外大小惴惴莫
必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敕刑部嚴訊以正
國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忠賢
初閹疏懼甚其黨王體乾及客氏力爲保持遂令魏廣
微調旨切責漣先是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
恐再宿機洩遂於會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爲計漣愈憤
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詗知遏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
羣閽數百人衷甲夾陛立敕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止
自是忠賢日謀殺漣至十月吏部尚書趙南星旣逐廷
推代者漣注籍不與忠賢矯旨責漣大不敬無人臣禮
偕吏部侍郎陳于廷僉都御史左光斗竝削籍忠賢恨
不已再興汪文言獄將羅織殺漣五年其黨大理丞徐
大化劾漣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逮文言下獄鞫
之許顯純嚴鞫文言使引漣納熊廷弼賄文言仰天大
呼曰世豈有貪贓楊大洪哉者漣別字
也顯純乃自爲獄詞坐漣贓二萬遂逮漣士民數萬人

擁道攀號所歷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漣生還比下詔獄顯純酷法拷訊體無完膚其年七月遂於夜中斃之年五十四漣素貧產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二子至乞食以養徽賊令急鄉人競出貲助之下至賣菜傭亦爲輸助其節義感人如此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忠烈官其一子

左光斗字遺直桐城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除中書舍人選授御史巡視中城捕治吏部豪惡吏獲假印七十餘假官一百餘人輩下震慄出理屯田言北人不知水利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欲

使旱不爲災澇不爲害惟有興水利一法因條上三因十四議曰因天之時因地之利因人之情曰議濬川議疏渠議引流議設壩議建閘議陂議相地議築塘議招徠議擇人議擇將議兵屯議力田設科議富民拜爵其法犁然具備詔悉允行水利大興北人始知藝稻鄒元標嘗曰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稻草何物今所在皆稻種水田利也閹人劉朝稱東宮令旨索戚畹廢莊光斗不啟封還之曰尺土皆殿下有今日安敢私受閹人憤而去光宗崩李選侍據乾清宮迫皇長子封皇后光斗不宜避選侍故臣於初二日具疏宮中震怒禍幾不測賴皇上保全發臣疏於內閣初

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尊居正宮而殿下乃退處慈慶不得守凡筵行大禮名分謂何選侍事先皇無脫簪戒旦之德於殿下無捫摩養育之恩此其人豈可以託聖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況兄虐哲初開正宜不見可欲何必託於婦人女子之手及今不早斷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於今將來有不忍言者時選侍欲專大權廷臣箋奏令先進乾清然後進慈慶得光斗殿大怒將加嚴譴數遣使宣召光斗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輩何爲者選侍益怒遣寘宗至乾清議之熹宗不肯往使使取其牋視之心以爲善趣擇日移宮光斗乃免當是時宮府危疑人情危懼光斗與楊漣協心建議排闥奴扶冲主宸極獲正兩人力爲多由是朝野並稱爲楊左未幾御史賈繼春上書內閣言帝不當薄待庶母光斗閱之卽上言先帝宴駕大臣從乾清宮奉皇上出居慈慶宮臣等以爲不宜避選侍故臣於初二日具慎守典禮肅清宮禁一疏宮中震怒禍幾不測賴皇上保全發臣疏於內閣初上言內廷有乾清宮猶外廷有皇極殿惟天子御天得

五日閣臣具揭再催奉旨移宮至初六日皇上登極駕還乾清宮禁肅然內外寧謐夫皇上既當還宮則選侍之當移其理明曰易曉惟是移宮以後自宜存大體捐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卽於國體有損乞立誅盜寶宮奴劉遜等而盡寬其餘帝乃宣諭百官備述選侍凌虐聖母諸狀及召見又言朕與選侍有仇讎春用是得罪去時廷臣議改元或議削泰昌弗紀或議去萬曆四十八年卽以今年爲泰昌或議以明年爲泰昌後年爲天啟光斗力排其說請從今年八月以前爲萬曆以後爲泰昌議遂定孫如游由中旨入閣抗疏爭之言廷臣應嘉等光斗獨抗疏爭之言廷弼才優而量不宏昔以守遼則有餘今以復遼則不足已而廷弼竟敗三年秋疏請召還文震孟滿朝薦毛士龍徐大相等并乞召繼春及范濟世濟世亦論移宮事與光斗異者疏上不納其年擢大理丞進少卿明年二月拜左僉都御史是時韓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鄭三俊李邦華魏大中諸人咸居要地光斗與相得務爲危言覈論甄別流品正人咸賴之而忌者浸不能容光斗與給事中阮大鋮同里招之入京會吏科都給事中缺當遷者首周士樸次大鋮次大中士樸邀中旨勒士樸不遷以爲己地趙南星惡之欲倒轉大鋮大鋮疑光斗發其謀恨甚熊明遇徐良彥皆欲得僉都御史而南星引光斗爲之兩人亦恨光斗江西人又以他故銜大中遂共嗾給事中傅櫆劾光斗大中與汪文言比而爲奸光斗疏辨且詆櫆結東廠理刑傅繼教爲昆弟櫆恚再疏許光斗光斗乞罷事得解楊漣劾魏忠賢光斗與其謀又與攀龍共發崔呈秀臧私忠賢竟咸怒及忠賢逐南星攀龍大中次將及漣光斗光斗憤甚草奏劾忠賢及魏廣微三十二斬罪擬十一月二日上之先遣妻子南還忠賢詗知先二日假會推事與漣俱削籍羣小恨不已復搆文言獄入光斗名遣使往逮父老子弟擁馬首號哭聲震原野緹騎亦爲雪涕至則下詔獄酷訊許顯純誣以受楊鎬熊廷弼賄漣等初不承已而恐以不承爲酷刑所斃冀下法司得少緩死爲後圖諸人俱自誣服光斗坐贓二萬忠賢乃矯旨仍令顯純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諸人始悔失計容城孫奇逢者節俠士也與定興鹿正以光斗有德於畿輔倡議醵金諸生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輸緩其獄而光斗與漣已同日爲獄卒所斃時五年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年五十一光斗

既死贓猶未竟忠賢令撫按嚴追繫其羣從十四人長
兄光霽坐累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應秋循以所司
承追不力疏趣之由是諸人家族盡破及忠賢定三朝
要典移宮一案以逮光斗爲罪魁議開棺僇屍有解之
者乃免忠賢既誅贈光斗右都御史錄其一子已再贈
太子少保福王時追諡忠毅弟光先由鄉舉官御史巡
按浙江任滿既出境許都反東陽光先聞變疾返討平
之福王既立馬士英薦阮大鋮光先爭不可後大鋮得
志逮光先亂亟道阻光先間行走徽嶺緹騎索不得乃
止

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自爲諸生讀書砥行從高攀龍
受業家酷貧意豁如也舉於鄉家人易新衣冠怒而毀
之第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官行人數奉使秋毫無所稽
天啟元年擢工科給事中楊鎬李如楨既論大辟以貪
都御史王德完言大學士韓爌遙擬旨誅死大中憤抗
疏力爭詆德完晚節不振盡喪典型語并侵爌帝爲詰
貴大中而德完恚甚言曩不舉李三才爲大中所怒兩
人互詆訐疏屢上爌亦引咎辭位御史周宗建徐揚先
張捷徐景濂溫皐謨給事中朱欽相右德完交章論大
魏忠賢既殺安府丞郤輔忠遂劾文言褫其監生既出
都復遣下吏得末減益游公卿間與馬嘗眞溢戶外大
中久而後定明年偕同官周朝瑞等兩疏劾大學士沈
淮語侵魏進忠客氏及議紅丸事力請誅方從哲崔文
昇李可灼且追論鄭國泰傾害東宮罪持議峻切大爲
邪黨所仄目太常少卿王紹徽素與東林爲難督求巡
撫大中惡其人特疏請斥紹徽紹徽卒自引去再遷禮
科左給事中是時恤典冒濫每大臣卒其子弟貲緣要
路以請無不如志大中素疾之一切裁以典制四年遷
吏科都給事中大中居官不以家自隨二蒼頭給爨而
已入朝則鍵其戶寂無一人有外吏以苞苴至舉發之
自是無敢及大中門者吏部尚書趙南星知其賢事多
咨訪朝士不能得南星意牽怨大中而是時鉥排東林

者多屏廢方恨南星輩大哥東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
大中嘗駁蘇松巡撫王象恒恤典山東人居言路者咸
怒及駁浙江巡撫劉一焜江西人亦大怒給事中章允
儒江西人也性尤忮嗾其同官傅櫆假汪文言發難文
言者欲人初爲縣吏智巧任術負俠氣于玉立遣入京
刺事輸貨爲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察東宮伴讀王
安賢而知書傾心結納與談當世流品光熹之際外廷
倚劉一燝而安居中以次行諸善政文言交關力爲多
魏忠賢既殺安府丞郤輔忠遂劾文言褫其監生既出
都復遣下吏得末減益游公卿間與馬嘗眞溢戶外大

學士葉向高用爲內閣中書大中及韓爌趙南星楊漣
左光斗與往來頗有迹會給事中阮大鋮與光斗大中
有隙遂與允儒定計嚇樾劾文言并劾大中魏陋心險
色取行違與光斗等交通文言肆爲奸利疏入忠賢大
喜立下文言詔獄大中時方遷吏科上疏力辨詔許履
任御史袁化中給事中甄淑等相繼爲大中光斗辨大
學士葉向高以舉用文言亦引罪求罷獄方急御史黃
尊素語鎮撫劉僑曰文言無足惜不可使搢紳禍由此
起僑領之獄辭無所連文言廷杖褫職逐及考獲免大
中乃遵旨履任明日鴻臚報名面恩忠賢忽矯旨責大

中互訐未竣不得赴新任故事鴻臚報名狀無批論旨
者舉朝駭愕樾亦言中旨不宜旁出大中乃復視事未
幾楊漣疏劾忠賢大中亦率同官上言從古君側之奸
非遂能禍人國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其君
不悟乃至於不可救今忠賢擅威福結黨與首殺王安
以樹威於內繼逐劉一燝周嘉謨王紀以樹威於外近
且斃三戚畹家人以樹威於三宮深結保姆客氏伺陛
下起居廣布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輩通朝中聲息人
怨於下天怒於上故漣不惜粉身碎首爲陛下力陳今
忠賢種種罪狀陛下悉引爲親裁代之任咎恐忠賢所

以得溫旨即出忠賢手而漣之疏陛下且未及省覽也
陛下貴爲天子致三宮列嬪盡寄性命於忠賢客氏能
不寒心陛下謂宮禁嚴密外廷安知枚乘有言欲人弗
知莫若弗爲未有爲其事而他人不知者又謂左右屏
而聖躬將孤立夫陛下一身大小臣工所擁衛何藉於
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恐禁廷左右悉忠賢客氏
之人非陛下之人陛下眞孤立於上耳忠賢得疏大怒
矯旨切讓尚未有以罪也大學士魏廣微結納忠賢表
裏爲奸大中每欲糾之會孟冬時享廣微偃蹇後至大
中遂抗疏劾之廣微慍益與忠賢合忠賢勢益張以廷
臣交攻陽示欲戢且曲從諸臣所奏請而陰伺其隙逆吏
部推謝應祥巡撫山西廣微遂嗾所親陳九疇劾大中
出應祥門推舉不公貶三秩出之外盡逐諸正人吏部
尚書趙南星等天下大權一歸於忠賢明年逆黨梁夢
環復劾文言再下詔獄鎮撫許顯純自削牘以上南星
漣光斗大中及李若星毛士龍袁化中繆昌期鄒維璉
鄧漢儀盧化蒼錢七晉夏之令王之寀徐良彥熊明遇周
朝瑞黃龍光顧大章李三才惠世揚施天德黃正賓輩
無所不牽引而以漣光斗大中化中朝瑞大章爲受楊
鎬熊廷弼賄大中坐二千鎬旨俱逮下詔獄鄉人聞大

中逮去號泣送者數千人比入鎮撫司顯純酷刑拷訊
血肉狼籍其年七月獄卒受指與蓮光斗同夕斃之故
遲數日始報大中屍潰敗至不可識莊烈帝嗣位忠賢
被誅廣微櫬九疇夢環竝麗逆案大中贈太常卿謚忠
節錄其一子長子學洊字子敬爲諸生好學工文有至
性大中被逮學洊號慟欲隨行大中曰父子俱碎無爲
也乃微服間行刺探起居既抵都邏卒四布變姓名匿
旅舍晝伏夜出稱貸以完父騷騷未竟而大中斃學洊
慟幾絕扶櫬歸晨夕號泣遂病家人以漿進輒麾去曰
詔獄中誰半夜進一漿者竟號泣死崇禎初有司以狀

聞詔旌爲孝子次子學濂有盛名舉崇禎十六年進士
擢庶吉士明年李自成逼京師與同官吳爾壇慷慨有
所論建大學士范景文以聞莊烈帝特召見兩人將任
用之無何京師陷不能死受賊戶部司務職贓其家聲
既而自慚賦絕命詞二章縊死去帝殉社稷時四十日
矣文言之再下詔獄也顯純迫令引連等文言備受五
毒不承顯純乃手作文言供狀文言垂死張目大呼曰
爾莫妄書異時吾當與面質顯純遂卽日斃之連大中
等逮至無可質者賊懸坐而已諸所誣趙南星繆昌期
輩亦竝令撫按追贓衣冠之禍由此徧天下始熊廷弼
論死久帝以孫承宗講有詔待以不死刑部尚書喬允
升等遂欲因朝審寬其罪大中力持不可及忠賢殺大
中乃坐以納廷弼賄云
周朝瑞字思永臨清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中書舍
人光宗嗣位擢吏科給事中疏請收錄先朝遺直俄陳
愼初三要曰信仁賢廣德澤遠邪佞因請留上供金花
銀以佐軍興詞多斥中貴中貴皆惡之激帝怒貶秩調
外時列諫垣前四日也未出都而熹宗立詔復故官疏
請容納直言又陳考選諸弊日講將舉進君臣交警之
規帝竝褒納賈繼春之請安李選侍也朝瑞力駁之與

繼春往復者數四天啟元年再遷禮科左給事中時遼
事方棘朝瑞請於閣臣中推通曉兵事者二人專司其
事而以職方郎一人專理機宜給事中二人專主封駁
帝可之雄縣知縣王納諫爲閹人所誣中旨鐫秩給事
中毛士龍以糾駁閹人爲府丞郤輔忠所陷中旨除名
朝瑞竝抗疏論列十二月辛巳日上有一物覆壓忽大
風揚沙天盡赤都人駭愕所司不以聞朝瑞請帝修省
而嚴敕內外臣工毋鬬爭愼國更詰責所司不奏報之
罪帝納之時帝踐祚踰歲餘未嘗親政權多旁落朝瑞請
帝躬覽萬機帝降旨言政委閣臣祖宗舊制不可紊然

其時政權故不在閣也明年二月廣寧失詔停經筵日講朝瑞等上言此果出聖意輔臣當引義爭如輔臣阿中涓意則其過滋大且主上冲齡志意未定獨賴朝講不輟諸臣得一覲天顏共白指鹿之奸今常朝已漸傳免倘併講筵廢之九閽既隔無謁見時司馬門之報格不入呂大防之貶不及知國家大事去矣會禮部亦以爲言乃命日講如故已偪諸給事御史惠世揚左光斗等極論大學士沈淮結中官練兵爲肘腋之賊淮疏辨朝瑞等盡發其賄交魏進忠盧受劉朝客氏而末復侵其私人邵輔忠徐大化語過激奪疏首世揚俸大化嘗承要人指力攻熊廷弼朝瑞惡之無何王化貞棄廣寧逃大化又請立誅廷弼朝瑞以廷弼才可用請令帶罪守山海疏四上竝抑不行大化遂力詆朝瑞朝瑞憤亦醜詆大化所司爲兩解之朝瑞方擢太僕少卿而大化爲魏忠賢腹心必欲殺朝瑞竄其名汪文言獄中與楊漣等五人竝逮下鎮撫獄坐妄議移宮及受廷弼賄萬金五日再訊拷掠備至竟斃之獄崇禎初贈大理卿子一子官福王時謚忠毅

袁化中字民諧武定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歷知內黃涇陽有善政泰昌元年擢御史時熹宗冲齡踐阼上無

母后宮府危疑化中上疏劾輔臣方從哲報聞天啟元年二月疏陳時事可憂者八曰宮禁漸弛曰言路漸輕曰法紀漸替曰賄賂漸章曰邊疆漸壞曰職掌漸失曰宦官漸盛曰人心漸離語皆剴切出按宣大以憂歸服除起掌河南道楊漣劾魏忠賢化中亦率同官上疏曰忠賢障日蔽月逞威作福視大臣如奴隸斥言宮若孤孀殺內廷外廷如草菅朝野共危神人胥憤特陛下未之知故忠賢猶有畏心今漣已侃詞入告矣陛下念潛即微勞或貸忠賢以不死而忠賢實自懼一死懼死之念深將挺而走險騎虎難下臣恐其橫逞之毒不在揣人日侍左右而不爲防制哉疏入忠賢大恨錦衣陳居恭者忠賢爪牙也爲漣所論及亦攻忠賢自解化中特疏劾之落其職毛文龍獻俘十二人而稚兒童女居其八化中力請釋之因言文龍敗功之濫忠賢素庇文龍益不悅崔呈秀按淮揚贓私狼籍回道考覈化中據實上之崔呈秀大恨會謝應祥廷推被訐化中與其事呈秀遂嗾忠賢貶化中秩調之外已竄入汪文言獄詞中逮下詔獄呈秀令許顯純坐以楊鎬熊廷弼賄六千酷刑拷掠於獄中斃之崇禎初贈太僕卿官其一子福王

時追諡忠愍

顧大章字伯欽常熟人父雲程南京太常卿大章與弟大韶學生子也大章舉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泉州推官乞改常州教授父喪除值朝中朋黨角立正士日摧大章慨然曰昔賈彪不入顧厨之目卒西行以解其難余向與東林疏可以彪自況也乃入都補國子博士與朝士通往來陰察其交關宵綮清流賴之稍遷刑部主事以奉使歸還朝天啟已改元進員外郎尚書王紀令署山東司事司轄輦轂最難任自遼陽失五城及京營巡捕日以邏奸細爲事稍有蹤迹牽論死絶無左驗者

二百餘人所司莫敢獻多徙官去囚未死者僅四之一大章言於紀曰以一身易五十人命且甘之矧一官乎即日會獻繫三人餘悉移大理釋放紀大嗟服佟卜年未上而紀斥侍郎楊東明之獄紀用大章言擬流卜年大章力爭卒擬流忤旨詰責竟論卜年辟瘐死獄中魏忠賢欲借劉一燝株累劉一燝大章力辨其非忠賢大恨卜年一燝事具紀一燝傳中熊廷弼諸屬二十八人共讞多有議弼王化貞之下吏也法司諸屬二十八人共讞多有議寬廷弼者大章因援議能議勞例言化貞宜誅廷弼宜論成然二人卒坐死大章亦遷兵部去無異議也會王

外人始聞比對簿大章詞氣不撓刑部尚書李養正等一如鎮撫原詞以移宮事牽合封疆坐六人大辟愛書既上忠賢大喜矯詔布告四方仍移大章鎮撫大章慨然曰吾安可再入此獄呼酒與大韶訣趣和藥飲之不死投繯而卒崇禎初贈太僕卿官其一子福王時追諡裕愍初大章等被逮祝獄中忽生黃芝光彩遠映及六人畢入適成六瓣或以爲祥大章嘆曰芝瑞物也而辱於此吾輩其有幸乎已而果然大韶字仲恭老於諸生通經史百家及內典於詩禮儀禮周官多所發明他辨駁者復數萬言嘗以爲宋元以來述者之事備學者但

當誦而不述將死始繕所箋詩禮莊子曰炳燭齋隨筆云

王之寀字心一朝邑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除清苑知縣遷刑部主事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梃入慈慶宮門擊傷守門內侍李鑑至前殿檐下爲內侍韓本用等所執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收之慈慶宮者皇太子所居宮也明日皇太子奏聞帝命法司按問巡城御史劉廷元鞫奏犯名張差薊州人止稱吃齋討封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瘋癲稽其貌實係黠猾請下法司嚴訊時東宮雖久定帝待

之薄中外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顧未得事端而方從哲輩亦頗關通威畹以自固差被執舉朝駭駭廷元以瘋癲奏刑部山東司郎中胡士相偕員外郎趙會楨勞永嘉共訊一如廷元指言差積柴草爲人所燒氣憤發癲於四月內訴寃入京遇不知名男子二人給令執梃作寃狀乃由東華門入直至慈慶宮門按律當斬加等立決欒定未上山東司主治京師事署印侍郎張問達以屬之而士相永嘉與廷元皆浙人士相又廷元姻也瘋癲具獄之寀心疑其非是月十一日之寀值提牢散飯獄中末至差私詰其實初言告狀復言掠死罷已無用之寀令置飯差前吐實與飯否則斂死塵左右出留二吏扶問之始言小名張五兒有馬三舅李外父令隨不知姓名一老公說事成與汝地幾畝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飯我云汝先衝一遭遇人輒打死死了我們救汝畀我棗木棍導我由後宰門直至宮門上擊門者墮地老公多遂被執之寀備揭其語因問達以聞且言差不癲不狂有心有膽乞縛兇犯於文華殿前朝審或救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疏入未下大理丞王士昌行人司正陸大受戶部主事張庭給事中姚永濟等連上疏趣之而大受疏有奸戚二字帝

惡之與之寀疏俱不報廷元復請速檢諸疏下法司訊斷御史過庭訓言禍生肘腋宜亟剪亦俱不報庭訓遂移文薊州蹤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癲始末言貴妃遣瑞建佛寺瑞置陶造甕居民多醫薪獲利者差責田貿薪往市於瑞土人忌之焚其薪差訟於瑞爲所責不勝憤持梃欲告御狀於是原問諸臣據爲口實矣二十一日刑部會十三司司官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光曾日唯趙會禎勞永嘉王之寀吳養源曾之可柯文羅光鼎曾道唯劉繼禮吳孟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澧朱瑞鳳等再審差供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

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麗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
大宅之劉成二人令我打上宮門打得小爺喫有著有
小爺者內監所稱皇太子者也又言有姊夫孔道同謀
凡五人於是刑部行薊州道提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
麗保劉成對鞫而給事中何士晉與從哲等亦俱以爲
言帝乃諭究主使會法司擬罪是日刑部據薊州回文
以上已復諭嚴刑鞫審速正典刑時中外籍籍語多侵
國泰國泰出揭自白士晉復疏攻國泰語具士晉傳先
是百戶王日乾上變言奸人孔學等爲巫蠱將不利於
皇太子詞已連劉成成與保皆貴妃宮中內侍也至是

復涉成帝心動諭貴妃善爲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自
明無它帝亦數慰諭俾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連
貴妃大懼乃緣帝及貴妃意期速結二十八日帝親御
慈寧宮皇太子侍御座右三皇孫鵬行立左階下召大
學士方從哲吳道南暨文武諸臣入責以離間父子諭
令磔張差麗保劉成無他及因執太子手曰此兒極孝
我極愛惜既又手約太子體諭曰自襁褓養成丈夫使
我有別意何不早更置且福王已之國去此數千里自
非宣召能翼而至乎因命內侍引三皇孫至石級上令
諸臣熟視曰朕諸孫俱長成更何說顧問皇太子有何

語與諸臣悉言無應皇太子具言瘋癲之人宜速決毋
株連又責諸臣云我父子何等親愛而外廷議論紛如
國等爲無君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帝又謂諸臣曰爾
等聽皇太子語否復連聲重申之諸臣跪聽叩頭出遂
命法司決差明日磔於市又明日司禮監會廷臣鞫保
孔道帝從之而斃保成於內廷其事遂止當是時帝不
兒羣臣二十有五年矣以之寀發保成事特一出以釋
羣臣疑且調劑貴妃太子念其事似有跡故不遽罪之

寀也四十五年京察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用拾遺
劾之寀貪遂削其籍天啟初廷臣多爲之訟寃召復故
官二年二月上復讐疏曰禮君父之讐不共戴天齊襄
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襲李選侍氣毆聖母陛下再
三播告中外停其貴妃之封聖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
而日暝者此復讐一大義也乃先帝一生遺逢多難彌
留之際飲恨以崩試問李可灼之誤用藥引進者誰崔
文昇之故用藥主使者誰恐方從哲之罪不在可灼文
昇下此先帝大讐未復者一也張差持梃犯宮安危止
在呼吸此乾坤何等時乃劉廷元曲蓋奸謀以瘋癲具

獄矣胡士相等改注口語以賣薪成招矣其後復譏差
供同謀舉事內外設伏多人守才三道亦供結黨連謀
而士相輩惡抹去之當時有內應有外援一夫作難九
廟震驚何物兇徒玫肆行不道乃爾緣外戚鄭國泰私
及此先帝大譽未復者二也總之用藥之術即梃擊之
謀擊不中而促之藥是文昇之藥慘於張差之梃也張
差之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乏劉成臣見陛下之孤
立於上矣又言郎中胡士相等主瘋癲者也堂官張問
達調停瘋癲者也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評無隻字
訟多溢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允瘋癲後寬奸
究勞永嘉岳駿聲等同惡相濟張差招有三十六頭兒
則胡士相閣筆招有東邊一起幹事則岳駿聲言波及
無辜招有紅封票高真人則勢禾嘉言不及究紅封教
今高一奎見監薊州係鎮朔衛人蓋高一奎主持紅封
教者也馬三道管給紅票者也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教
多人撒棍者也諸奸增減會審公單大逆不道疏入帝
不問而先主瘋癲者恨女骨未幾之寀遷尚寶少卿踰
年遷太僕少卿尋轉本寺卿廷元及岳駿聲會道唯以
之寀侵己先後疏辨之寀亦連疏力折并發諸人前議
差獄時分金紅廟中及居間主名甚悉事雖不行諸人
益疾之四年秋拜刑部右侍郎明年二月魏忠賢勢大
張其黨楊維垣首翻梃擊之案力詆之寀坐除名俄入
之汪文言獄中下撫按提問岳駿聲復訐之且言其逼
取鄭國泰二萬金有詔追治及修三朝要典其梃擊事
以之寀爲罪首府尹劉志選復重劾之遂逮下詔獄坐
贓八千之寀竟瘐死崇禎初復官賜卹自梃擊之議起
而紅丸移宮二事繼之兩黨是非爭勝禍患相尋迄明
亡而後已

賛曰國之將亡也先自戕其善類而水旱盜賊乘之故
禍亂之端士君子恒先被其毒異哉明之所稱三案者
舉朝士大夫喋喋不去口而元惡大憝因用以剪除善
類卒致楊左諸人身填牢戶與東漢季年若蹈一轍國
安得不亡乎

明史卷二百四十四終

總裁官總理纂修事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周起元　繆昌期　周順昌子茂蘭　朱祖文　顏佩韋等　周宗建　蔣　英　黃尊素　李應昇　萬　燝　丁乾學等

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萬曆二十八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歷知浮梁南昌以廉惠稱行取入都注湖廣道御史方候命值京察御史劉國縉疑鄭繼芳假書出起元及李邦華李炳恭徐縉芳徐良彥手遂目爲五鬼繼芳且入之疏中起元憤上章自明居二年御史命始下會太僕少卿徐兆魁以攻東林爲御史錢春所劾起元亦疏訐劾春由中旨起官起元力言不可遂遁去吏部侍郎方從哲亦交章論列且下令捕世學世學并刺給事中亓詩教周永春吏部侍郎李養正郭士望等吏部尚書趙煥出雲中時熙於外起元劾其背旨擅權坐停俸煥去鄭繼之代又出之祥及張鍵起元亦抗疏糾駁因言張光房等五人不當擯之部曹與黨人牴牾忌者益衆尋巡按陝西風采甚著卒以東林故出爲廣西參議分守右江道柳州大饑羣盜蠭起起元單騎招劇賊而振恤饑民甚至移四川副使未上會遼陽破廷議通州重地宜設監司乃命起元以參政涖之天啟三年入爲太僕少卿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十府公廉愛民絲粟無所取過大水百方拯卹民忘其困織造中官李寶素貪橫妄增定額恣誅求蘇州同知楊姜署府事實惡其不屈撫他事劾之起元至卽爲姜辨冤且上去寶七事語多侵寶寶欲姜行屬吏禮再疏詆逮之起元再疏雪姜更切直魏忠賢庇寶取嚴旨責起元令速上姜貪劣狀起元益頌姜廉謹訐實誣毀因引罪乞罷忠賢大怒矯旨斥姜爲民起元復劾寶貪恣不法數事而爲姜求寬寶以此欲威而忠賢遂銜起元不置分守參政朱童蒙者先爲兵科都給事中以攻鄒元標講學外遷失志狂暴每行道輒鞭撲數十人血肉狼籍起元欲糾之童蒙遂稱病去起元乃列其貪虐狀以聞忠賢遂矯旨削起元籍擢童蒙京卿六年二月忠賢欲殺高攀龍周順昌繆昌期黃尊素李應昇周宗建六人

取實空印疏令其黨李永貞李朝欽誣起元爲巡撫時
乾沒帑金十餘萬日與攀龍輩往來講學因行居問矯
旨逮起元至則順昌等已斃獄中許顯純酷掠掠竟如
實疏懸賊十萬罄貲不足親故多破其家九月斃之獄
中吳士民及其鄉人無不垂涕者莊烈帝嗣位贈兵部
右侍郎官一子福王時追諡忠惠

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爲諸生有盛名舉萬曆四十一
年進士改庶吉士年五十有二矣有同年生忌之揚言
爲于玉立所薦自是有東林之目張差梃擊事劉廷元
倡言瘋癲劉光復和之疏詆發訐者謂不當詫之爲奇
貨居之爲元功昌期憤語朝士曰奸徒徂擊青宮此何
等事乃以瘋癲二字庇天下亂臣賊子以奇貨元功四
字没天下忠臣義士哉廷元輩聞其語深疾之給事中
劉文炳劾大學士吳道南遂陰誣昌期時方授檢討文
炳再疏顯攻昌期即移疾去既而京察廷元輩復思中
之學士劉一燝力持乃免天啟元年還朝一燝以次輔
當國其冬首輔葉向高至小人問一燝於向高謂欲汨
其來向高不悅會給事中孫杰承魏忠賢指劾一燝及
周嘉謨忠賢遽傳旨允放昌期急詣向高力言二人顧
命重臣不可輕逐內傳不可奉向高怫然曰上所傳何
敢不奉昌期曰公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力爭必
可得也若一傳而放兩大臣異日天子手滑不復可止
矣向高默然昌期因備言一燝質直無他腸向高意少
解會顧大章亦爲向高言之一燝乃得善去兩人故向
高門下士也昌期尋遷左贊善進諭德楊漣劾忠賢疏
上昌期適過向高向高曰楊君此疏太率易其人於上
前時有匡正鳥飛入宮上乘梯手攫之其人挽衣不得
上有小璫賜緋者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得衣也其強
直如此是疏行安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昌期
憬然曰誰爲此言以誤公可斬也向高色變昌期徐起

去語聞於漣漣怒向高亦內慙密具揭請帝允忠賢辭
忠賢大慍會有言漣疏乃昌期代草者忠賢遂深怒不
可解及向高去韓爌秉政忠賢逐趙南星高攀龍魏大
中及漣光斗爌皆具揭懇留忠賢及其黨謂昌期實左
右之而昌期於諸人去國率送之郊外執手太息由是
忠賢益恨昌期知勢不可留具疏乞假遂落職閒住五
年春以汪文言獄詞連及削職提問忠賢恨不置明年
二月復於他疏責昌期已削籍猶冠蓋延賓令緹騎逮
問踰月復入之李實疏中下詔獄昌期慷慨對簿詞氣
不撓竟坐贓三千五毒備至四月晦斃於獄莊烈帝即

位贈詹事兼侍讀學士錄其一子紹并予謚而是時姚
希孟以詞臣持物論雅不善左光斗周宗建力尼之遂
并昌期及周起元李應昇黃尊素周朝瑞袁化中顧大
章皆不獲謚福王時始予謚文貞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福州推
官捕治稅監高寀爪牙不少貸寀激民變劾辱巡撫袁
一驥質其二子并質副使呂純如或議以順昌代順昌
不可純如以此銜順昌擢吏部稽勳主事天啟中歷文
選員外郎署選事力杜請寄抑僥倖清操皦然乞假歸
順昌爲人剛方貞介疾惡如讐巡撫周起元忤魏忠賢

削籍順昌爲文送之指斥無所諱魏大中被逮道吳門
順昌出餞與同卧起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旂尉屢
趨行順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
忠賢我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因戟手呼忠賢名罵不絕
口旂尉歸以告忠賢御史倪文煥者忠賢義子也誣劾
同官夏之令致之死順昌嘗語人他日倪御史當償夏
御史命文煥大恚遂承忠賢指劾順昌與罪人婚且誣
以贓賄忠賢即矯旨削奪先所忤副使呂純如順昌同
郡人以京卿家居挾前恨數譖於織造中官李寶及巡
撫毛一鷺已實追論周起元遂誣順昌請囑有所乾沒
與起元等並逮順昌好爲德於鄉有冤抑及郡中大利
害輒爲所司陳說以故士民德順昌甚及聞逮者至衆
咸憤怒號冤者塞道至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咸
執香爲周吏部乞命諸生文震亨楊廷樞王節劉羽翰
等前謁一鷺及巡按御史徐吉請以民情上聞旂尉厲
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因安在手擲銀錨於
地聲琅然衆益憤曰始吾以爲天子命乃東廠耶鑾擁
大呼勢如山崩旂尉東西竄衆縱橫毆擊斃一人餘負
重傷踰垣走一驚吉不能語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素
得民曲爲解論衆始散順昌乃自詣吏又三日北行一

驚飛章告變東廠刺事者言吳人盡反謀斷水道劫漕
舟忠賢大懼已而一驚言縛得倡亂者顏佩韋馬傑沈
揚楊念如周文元等亂已定忠賢乃安然白是緹騎不
出國門矣順昌至京師下詔獄許顯純鍛鍊坐贓三千
五日一酷掠每掠治必大罵忠賢顯純椎落其齒自起
問曰復能罵魏上公否順昌嘆血唾其面罵益厲遂於
夜中潛斃之時六年六月十有七日也明年莊烈帝即
位文煥伏誅實下吏一驚吉坐建忠賢祠純如坐頌瑞
並麗逆案順昌贈太常卿官其一子給事中瞿式耜訟
諸臣冤稱順昌及楊漣魏大中清忠尤著詔謚忠介長

子茂蘭字子佩刺血書疏詣闕懇寃詔以所贈官推及其祖父茂蘭更上疏請給三世誥命建祠賜額帝悉報可且命先後慘死諸臣咸視此倒茂蘭好學砥行不就廕敘國變後隱居不出以壽終諸生朱祖文者都督先之孫當順昌被逮間行詣都爲納饘粥湯藥及徵賊令急奔走稱貸諸公間順昌櫬歸祖文哀慟發病死佩韋等皆市人文元則順昌輿隸也論大辟臨刑五人延頸就刃語寇愼曰公好官知我等好義非亂也監司張孝流涕而斬之吳人感其義合葬之虎邱傍題曰五人之墓其地卽一鷺所建忠賢普惠祠址也

周宗建字季侯吳江人尚書用曾孫也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武康知縣調繁仁和有異政入爲御史天啓元年爲顧存仁王世貞陶望齡顧憲成請謚追論萬曆朝小人歷數錢夢皐康丕揚元詩教趙興邦亂政罪并詆李三才王圖時邊事方棘上疏責備輔臣無何潘陽破宗建責當事大臣益急因請破格用人召還熊廷弼已論兵部尚書崔景榮不當信奸人劉保輔臣劉一燝不當抑言路因刺右通政林材光祿卿李本固材本固移疾去魏大中劾王德完庇楊鎬李如楨宗建爲德完力攻大中其持論數與東林左會是歲冬奉聖夫人客氏既出宮復入宗建首抗疏極諫中言天子成言有同兒戲法宮禁地僅類民家聖朝舉動有乖內外防閑盡廢此輩一叨隆恩便思踰分狎溺無紀漸成驕恣豐孽日萌後患難杜王聖朱娥陸令蓳之覆轍可爲殷鑒忤旨詰責清議由此重之明年廣寧失廷臣多庇王化貞欲甚能廷弼罪宗建不平爲剖兩人罪案頗右廷弼諸庇化貞者乃深疾宗建京師久旱五月雨電宗建謂陰盛陽衰之徵歷陳四事一專議大學士沈淮一請寬建言廢黜諸臣一言廷弼已有定案不當因此羅織朝士陰刺兵部尚書張鶴鳴給事中郭擎一則專攻魏進忠畧言近日政事外廷嘖嘖咸謂與之下有物焉如魏進忠者目不識一丁而陛下假之頴笑日與相親一切用人行政墮於其說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況內廷之借端與外廷之投合互相扶同離間之漸將起於蠅營狗苟之衆必生於長舌其爲隱禍可勝言哉進忠者魏忠賢故名也時方結客氏爲對食廷臣多陰附之其勢漸熾兒宗建疏銜次骨未發也鄒元標建首善書院宗建實司其事元標罷宗建乞與俱罷不從巡視光祿與給事中羅尚忠力剔奸弊節省爲多尋請核上供器物中官怒取旨詰責宗

建等再疏力持中人滋不悅給事中郭巽者先以劾廷
弼被謫廷弼敗復官遂深結進忠知進忠最惡宗建乃
疏詆廷弼因詆朝廷之薦廷弼者而宗建與焉其鋒鋭
甚南京御史涂世業和之詆宗建誤廷弼且誤封疆宗
建憤疏駁世業語侵巽抉其結納忠賢事巽亦憤上疏
數千言詆宗建益力并及劉一燝鄒元標周嘉謨楊漣
周朝瑞毛士龍方震孺江秉謙熊德陽輩數十人悉指
爲廷弼逆黨宗建益憤抗疏力駁其謬且曰李維翰楊
鎬袁應泰王化貞皆壞封疆之人也亓詩教力主催戰
趙興邦賄賣遼臣皆誤封疆之人也其他薦維翰鎬
苛求廷弼且詆薦廷弼者爲逆黨哉當是時忠賢勢益
盛宗建慮內外合謀其禍將大三年二月遂抗疏直攻
忠賢畧言臣於去歲指名劾奏進忠無一日忘臣於是
乘私人郭巽入都嗾以傾臣并傾諸異己者巽乃掇爲
新幽大幽之說把持察典編廷臣數十人姓名爲一冊
思一網中之又爲匿名書羅織五十餘人投之道左給
事中則劉弘化爲首次及周朝瑞熊德陽輩若而人御
史則方震孺爲首次及江秉謙若而人而臣亦其中
一人也既欲羅諸臣以快報復之私更欲獨中臣以釋

進忠之恨是察典不出於朝廷乃巽及進忠之察典也
幸直道在人輩說不行始別借廷弼欲一穽陷之輩又
因臣論及王安笑臣有何瓜葛陛下亦知安之所以死
乎身首異處肉飽烏鳶骨投黃犬古今未有之慘也輩
即心讋進忠何至背公滅理且牽連劉一燝周嘉謨楊
漣毛士龍輩謂盡安黨請陛下窮究安死果出何人傾
害則此事即進忠一大罪案輩之媚進忠即此可爲証
據矣先朝汪直劉瑾雖皆梟獍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絕
故非久即敗今權璫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言官聲勢反
借權璫以重數月以來熊德陽江秉謙侯震暘王紀滿
朝薦斥矣鄒元標馮從吾罷矣文震孟鄭鄤逐矣近且
抏孫愼行盛以弘而絕其援路摘瓜抱蔓正人重足舉
朝各愛一死無敢明犯其鋒者臣若尚顧微軀不爲入
告將內有進忠爲之指揮旁有客氏爲之羽翼外有劉
朝輩爲典兵示威而又有輩輩蟻附蠅集內外交通驅
除善類天下事尚忍言哉疏入進忠益怒率劉朝等環
泣帝前乞自斃以激帝怒乃令宗建陳交通實狀將加
重譴宗建回奏益侃直進忠議廷杖之閣臣力爭乃止
奪俸會給事中劉弘化御史方大任等交章助宗建攻
進忠輩輩復力詆諸人詔下諸疏平議廷臣爲兩解之

乃嚴旨切責奪鞏宗建俸三月是時劉朝典內操遂謀
行邊廷臣微聞之莫敢言宗建曰鞏自謂未嘗通內今
誠能出片紙過朝吾請爲洗交結之名鞏喋不敢發宗
建乃抗疏極諫歷陳三不可九害會朝與進忠有隙事
亦中寢其冬出按湖廣以憂歸五年三月大學士馮銓
衔御史張慎言嘗論己屬其門生曹欽程誣劾而以宗
建爲首并及李應昇黃尊素忠賢遂矯詔削籍下撫按
追贓明年以所司具獄緩追緹騎逮治俄入之李實疏
中下詔獄毒氛許顯純厲聲罵曰復能詈魏上公一丁
不識乎竟坐納廷賄贓數千饒之獄宗建既死微贓
益急其所親副使蔣英代之輸亦坐削籍忠賢敗詔贈
宗建太僕寺卿官其一子福王時追謚忠毅蔣英嘉善
人舉進士歷知松溪漳浦宜興天啓時由南京驗封郎
中出爲福建副使遂遭瑞禍忠賢敗以故官分巡蘇松
坐事貶秩未行而宜興民變上官以英先治宜興得民
心檄之撫治宜興非英所轄辭不得則單騎往諭懲豪
家僮客數人令亂民自獻其首惡亂遂定宜興故多豪
家修揆陳於泰編修陳於鼎兄弟尤橫遂激民變鞏執
兵鼓譟勢洶洶賴英事旋定而周延儒方枋國與陳氏
有連銜英再貶兩秩遂歸鞏還安人以附忠賢驟遷至

兵部侍郎莊烈帝定逆案削籍論配戍
黃尊素字眞長餘姚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除寧國推
官精敏彊執天啓二年擢御史適明年冬還朝疏
請召還余懋衡曹於汴劉宗周洪漠王紀鄒元標馮
從吾而劾尚書趙秉忠侍郎牛應元通政丁啓睿頑鈍
秉忠應元俱引去山東妖賊既平餘黨復煽巡撫王惟
儉不能撫馭尊素疏論之因言巡撫本內外兼用今盡

用京卿不若敭歷外服者之練習又數陳邊事力詆大
將馬世龍怍樞輔孫承宗意時帝在位數年未嘗一召
見大臣尊素請復便殿召對故事面決大政否則講筵
之暇令大臣面商可否帝不能用四年二月大風揚沙
晝晦天鼓鳴如是者十日三月朔京師地震三乾清宮
尤甚適帝體違和人情惶懼尊素力陳時政十失末言
家僮客數人令亂民自獻其首惡亂遂有剽竊皮毛莫犯中扃者
今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敵國
廷無謀幄邊無折衝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誤國者護恥
敗之局不於此進賢退不肖而疾剛方正直之士如仇

譬陛下獨不爲社稷計乎疏入魏忠賢大怒謀廷杖之韓爌力救乃奪俸一年既而楊漣劾忠賢被旨譴讓尊素憤抗疏繼之畧言天下有政歸近倖威福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洶洶無不欲食其肉而可置之左右者乎陛下必以爲曲謹可用不知不小曲謹不大無忌必以爲惟吾駕馭不知不可駕馭則不可收拾矣陛下登極以來公卿臺諫纍纍罷歸致在位者無固志不於此稱孤立乃以去一近侍爲孤立耶今忠賢不法狀廷臣已發露無餘陛下若不早斷彼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忠賢必不肯收其已縱之轡而淨滌其腸胃忠賢之私人必不肯回其已往之棹而默消其氷山始猶與士大夫爲讐繼將以至尊爲讐柴柵既固毒螫誰何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卽千戈取之亦難矣忠賢得疏愈恨萬燾既廷杖又欲杖御史林汝翥諸言官詣閣爭之小璫數百人擁入閣中攘臂肆罵諸閣臣俯首不敢語尊素厲聲曰內閣絲綸地卽司禮非奉詔不敢至若輩無禮至此乃稍稍散去無何燾以創重卒尊素上言律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今以披肝瀝胆之忠臣竟殞於磨牙礪齒之兒豎此輩必欣欣相告吾儕借天子威柄可鞭笞百僚後世有秉董狐筆繼朱子綱目者書曰某月某日郎中萬燾以言事廷杖死豈不上累聖德哉進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世王振劉瑾爲之世祖神宗之朝張璁嚴嵩張居正爲之奸人欲有所逞憚忠臣義士擊其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蒙拒諫之名已受乘權之實而仁賢且有抱蔓之形於是乎爲所欲爲莫有顧忌而禍卽移之國家燼今已矣辱士殺士漸不可開乞復故官破格賜卹俾遺孤得扶櫬還鄉燾死且不朽疏入益忤忠賢意八月河南進玉璽忠賢欲倣其事命由大明門進行受璽禮百僚表賀尊素上言昔宋哲宗得璽蔡確等競言祥瑞改年元符宋祚此祖宗故事宜從事獲中止五年春遣視陝西茶馬甫出都逆黨曹欽程劾其專擊善類助高拳龍魏大中虐燄遂削籍尊素謇諤敢言尤有深識遠慮初入臺鄒元標實援之卽進規曰都門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於前矣元標不能用楊漣將擊忠賢魏大中以告尊素曰除君側者必有內援楊公有之乎一不中吾儕無噍類矣萬燾死尊素諷漣去漣不從卒及於禍大中將劾魏廣微尊素曰廣微小人之包羞者也攻之急則挺而走險矣大中不從廣微益合於忠賢以興大難是時東林

盈朝自以鄉里分朋黨江西章允儒陳良訓與大中有隙而大中欲駁尚書南師仲恤典秦人亦多不悅尊素急言於大中止之最後山西尹同皐潘雲翼欲用其座主郭尚友爲山西巡撫大中以尚友數問遺朝貴執不可尊素引杜征南數遺洛中貴要爲言大中卒不可議用謝應祥難端遂作汪文言初下獄忠賢卽欲羅織諸人已知爲尊素所解恨甚其黨亦以尊素多智慮欲殺之會吳中訛言尊素欲效楊一清誅劉瑾用李實爲張永授以秘計忠賢大懼遣刺事者至吳中凡四輩侍郎烏程沈演家居奏記忠賢曰事有迹矣於是日遣使譙訶實取其空印白疏入尊素等七人姓名遂被逮使者至蘇州適城中擊殺逮周順昌旂尉其城外人并擊逮尊素者逮者失駕帖不敢至尊素聞卽囚服詣吏自投詔獄許顯純崔應元榜掠備至勒贓二千八百五日一追比已知獄卒將害已叩首謝君父賦詩一章遂死時六年閏六月朔日也年四十三崇禎初贈太僕卿任一子福王時追諡忠端

李應昇字仲達江陰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南康推官出無辜十九人於死冀大猾數人重辟士民服其公廉爲之謠曰前林後李清和無比林謂晉江林學曾卒官南京戶部侍郎以清慎著稱者也九江南康間有柯陳二大族相傳陳友諒苗裔負固强梗嘗拒捕有司議兵之應昇單騎往諭皆叩頭聽命出所匿罪人一方以定天啓二年徵授御史謁假歸明年秋還朝時天子闇弱庶政怠弛應昇上疏曰方今遼土淪沒黔蜀用兵紅夷之燄未息西部之賞日增逃兵肆掠於畿輔窮民待盡於催科逗遛習慣大將畏敵而不敢前法紀陵夷驕兵鼓譟而弗能問在在增官日日會議覆疏衍爲故套嚴旨等若空言陛下不先振刷精神發皇志氣羣臣孰肯任怨以破情面之世界者祖宗有早午晚三朝猶時御便殿咨訪時政願俯納臣言奮然力行天下事尚可爲也報聞頃之復陳時政畧曰今天下敝壞極矣在君臣奮興而力圖之陛下振紀綱則片紙若霆大臣捐私曲則千里運掌臺諫任糾彈則百司飲冰今動議增官爲人營窟紛紜遷徙名實乖張自登萊增巡撫而侵冒又十餘萬邊關內地將領如蟻剝軍侵饟又不知幾十萬增置總督何補塞垣增置京堂何裨政事樞貳添注矣孰慊以行邊司空添注矣孰拮据以儲備大將添注矣祇工媒孽而縱逋逃禮兵司屬添注二三十人矣誰儲邊才而精典禮濫開

邊俸捷徑燃灰則吏治日壞白衣攘臂邪人入幕則奸弁充斥臣請斷自聖心一切報罷又言今事下部曹十九寢閣宜重申國典明正將領之罪錦衣旂尉半歸權要宜遣官巡視如京營之制衛官襲職比試不嚴宜申明舊章無使倖進將校蠶食逃軍不招私募乞兒半分其饟宜力爲創懲窮民敲扑號哭滿庭奸吏侵漁福堂安坐宜嚴其法制時不能用俄劾南京都御史王永光庇部郎范得志顛倒公論永光尋自引去四年正月疏陳外番內盜及小人三患讒切近習魏忠賢惡之已復疏陳民隱言有十害宜急去帝爲戒飭所言官得罪輔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奈何比言官路馬

斥爲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者必別與一輩爲緣乞陛下戒諭廣微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他日庶可見乃父地下廣微益怒謀之忠賢將鐫秩首輔韓爌力救乃奪祿一年其月趙南星等悉被逐朝事大變明年三月工部主事曹欽程劾應昇護法東林遂削籍忠賢恨未已六年三月假李實劾周起元疏入應昇名遂逮下詔獄酷掠坐贓三千尋於閏六月二日斃之年甫三十四崇禎初贈太僕卿錄一子福王時追謚忠毅

萬燝字闇夫南昌人兵部侍郎恭孫也少好學砥礪名

行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嘗疏論刑獄干
和天啓初元兵事棘工部需才謂燦工部營繕主事督
治九門垣塘市銅江南皆勤於其職遷虞衡員外郎司
鼓鑄時慶陵大工未竣費不貲燦知內府廢銅山積可
發以助鑄移牒內官監言之魏忠賢怒不發燦遂具疏
以請忠賢益怒假中旨詰責燦旋進屯田郎中督陵務
其時忠賢益肆廷臣楊漣等交擊率被嚴旨燦憤抗章
極論畧言人主有政權有利權不可委臣下況刑餘寺
人哉忠賢性狡而貪膽麤而大口銜天憲手握王爵所
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痏麾子弟則一世再世賚賤則
翥雖受杖幸不死而是時丁乾學夏之令吳裕中劉鐸

千金萬金毒痛士庶斃百餘人威加搢紳空十數署一
切生殺予奪之權盡爲忠賢所竊陛下猶不覺悟乎且
忠賢固供事先帝者也陛下之寵忠賢亦以忠賢曾供
事先帝也乃於先帝陵工畧不厝念臣嘗屢請銅斬不
肯予間過香山碧雲寺見忠賢自營墳墓其規制弘敞
擬於陵寢前列生祠又前建佛宇璇題耀日珠網懸星
費金錢幾百萬爲己墳墓則如此爲先帝陵寢則如彼
可勝誅哉今忠賢已盡竊陛下權致內廷外朝止知有
忠賢不知有陛下尚可一日留左右耶疏入忠賢大怒
矯旨廷杖一百斥爲民執政言官論救皆不聽當是時

吳懷賢蘇繼歐張汶諸人皆忤忠賢致死乾學浙江山
陰人寄籍京師官檢討天啓四年偕給事中郝土膏典
試江西發策刺忠賢忠賢怒矯旨鐫三秩復除其名已
使人詐爲校尉往逮挫辱之竟憤鬱而卒崇禎初贈侍
讀學士之令光山人知攸歙二縣徵授御史嘗疏論邊
事力詆毛文龍不足恃忠賢庇文龍傳旨削之令籍閣
臣救免及巡皇城內使馮忠等犯法劾治之益爲忠賢
所銜崔呈秀亦以事銜之遂屬御史卓邁劾之令黨比
熊廷弼有詔削奪項之御史倪文煥復劾之令計陷文
龍幾悞疆事遂逮下詔獄坐贓拷死裕中江夏人爲順

德知縣徵授御史大學士丁紹軾陷熊廷弼死裕中有
疏詆紹軾忠賢傳旨詰裕中爲廷弼姻戚代之報讐廷
杖一百創重卒崇禎初賜贈廕鐸廬陵人由刑部郎中
爲揚州知府憤忠賢亂政作詩書僧扇有陰霾國事非
句偵者得之聞於忠賢倪文煥者揚州人也素銜鐸遂
嗾忠賢逮治之鐸雅善忠賢子良卿事獲解許還故官
良卿從容問鐸曩錦衣往逮索金幾何曰三千金耳良
卿令錦衣還之其人怒日夜伺鐸隙言鐸繫獄時與囚
方震孺同謀居問遂再下獄會鐸家人有夜醮者參將
張體乾誣鐸呪詛忠賢刑部尚書薛貞坐以大辟忠賢

誅貞體乾竝抵罪鐸贈太僕少卿懷賢休寧人由國子
監生授內閣中書舍人同官傅應昇者忠賢甥也懷賢
遇之無加禮應昇恨之楊漣劾忠賢疏出懷賢書其上
日宜如韓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即時遣戍又與工部主
事吳昌期書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語忠賢偵知之大
怒曰何物小吏亦敢謗我遂矯旨下詔獄坐以結納汪
文言爲左光斗魏大中鷹犬拷掠死崇禎初贈工部主
事繼歐許州人歷知元氏真定柏鄉入爲吏部稽勳主
事累遷考功郎中將調文選中旨謂爲楊漣私黨削籍
歸時緹騎四出同里副使孫織錦素附忠賢遣人怵繼
歐曰逮者至矣繼歐自經死崇禎初贈太常寺卿汶邯
鄲人尚書國彥曾孫也由廕叙爲後軍都督府經歷嘗
被酒詆忠賢下獄拷掠死亦獲贈恤
贊曰自古閹宦之甘心善類者莫甚於漢唐之季然皆
倉卒一時爲自救計耳魏忠賢之殺諸人也揚毒燄以
快其私肆無忌憚蓋主荒政粗之餘公道淪亡人心敗
壞凶氣參會羣邪翕謀故搢紳之禍烈於前古諸人之
受禍也酷矣哉

明史卷二百四十五終